

釋宗金書





禪宗全書

# 史傳部二十

( 20 )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禪宗全書 / 藍吉富主編. — 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4.12

ISBN 7-5013-2602-9

I. 禪… II. 藍… III. 禪宗—文獻—匯編 IV. 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4) 第 103681 號

責任編輯: 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 許冬麗

ISBN 7-5013-2602-9



9 787501 326020 >

本書原名為《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編，經北京版權代理有限公司代理，授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獨家出版發行。

書名 禪宗全書 (全 101 冊)

著者 藍吉富 主編

---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傳真),  
66126156 (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 (投稿) btsfxb@nlc.gov.cn (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書號 ISBN 7-5013-2602-9/B · 108

定價 18000 圓

# 祖燈大統中

清・淨符  
編

(卷十五～卷五十一)



# 目次

祖燈大統(卷十五—卷五十一)

卷十五.....六二五

仰山慧寂——睦州道明

卷十六.....六四〇

臨濟義玄——日容遠

卷十七.....六五八

德山宣鑑——涑清

卷十八.....六七四

洞山良价——徑山道欽

卷十九.....六九〇

西塔光穆——巖頭全齋

卷二十.....七〇八

雪峯義存——張拙

卷二十一.....七二六

雲居道膺——白馬適儒

卷二十二.....七四三

乾峯——烏窠道林

卷二十三.....七六一

資福如寶——玄沙師備

卷二十四.....七七九

長慶慧稜——龍井通

卷二十五.....七九五

保福從展——法相行修

卷二十六.....八一〇

南臺仁——歸宗澹權

卷二十七.....八二四

同安丕——瑞龍幼璋

卷二十八.....八四一

疎山證——穎橋安

卷二十九.....八五九

南嶽橫龍——國清師靜

卷三十.....八七四

招慶道匡——佛嶼知默

卷三十一.....八八九

白鹿師貴——黃檗法濟

卷三十二.....九〇六

洞山守初——佛手行因

卷三十三.....九二三

東汀——羅漢義

卷三十四.....九三九

清涼文益——龍興裕

卷三十五.....九五二

大歷——雲頂德敷

卷三十六.....九七〇

汾陽善昭——黃龍二世

卷三十七.....九八二

天台德韶——道峯慧炬

卷三十八.....九九七

清涼泰欽——洞山曉聰

卷三十九……………一〇一一

德山志先——南禪聰

卷四十……………一〇二九

石霜楚圓——英公夏竦

卷四十一……………一〇四六

華嚴道隆——永安道原

卷四十二……………一〇六一

保明道誠——稱心省倬

卷四十三……………一〇七九

承天傳宗——乾明機聰

卷四十四……………一〇九六

投子義青——金鑾善

卷四十五……………一一一二

定慧超信——大寧慶璉

卷四十六……………一一三一

堯峯顥暹——楊傑

卷四十七……………一一五〇

慧日堯——龍蟠曇廣



卷四十八……………一一六五

黃龍祖心——四祖法演

卷四十九……………一一八〇

五祖曉常——比部孫

卷五十……………一一九四

大瀉慕詰——法興期

卷五十一……………一二〇八

法雲善本——定慧遵式

祖燈大統卷第十五

△少林第十一世之一

祖燈大統卷第十五 少林第十一世之一 嵩山祐禪師法嗣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瀉山祐禪師法嗣

袁州府仰山通智慧寂禪師。韶州懷化葉氏子。九歲投南華通公出家。十四父母復逼以婚。師斷二指。跪父母前。願求正法。以答劬勞。父母乃許。再詣通處得度。未登具。即往謁耽源。有悟。耽源謂師曰。國師當時傳得與老僧。乃曰。吾滅後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到來。大興此教。次第傳受。無令斷絕。我今付汝。汝當奉持。遂將原本與師。師接覽。便火却源。一日問前來諸相。甚宜祕惜。師曰。當時便燒却也。源曰。吾此法門。無人能會。唯先師及諸祖師。諸大聖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師曰。慧寂一覽。已知其意。但用得即是。豈在執本。源曰。然。於子即得。奈後人何。師曰。和尚要。不難。即重集一本。還上。更無遺失。源然之。耽源上堂。師出衆。作此○相。以手拓呈了。却又手立。源以兩手相交。作拳示之。師進前三步。作女人拜。源點頭。師便禮拜。後參瀉山。瀉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主在甚麼處。師從西過東立。瀉異之。師問。如何是真佛住處。瀉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眞佛如如。師於言下頓悟。執侍一十五載。次謁巖頭。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頭拈拂子置背後。師將坐具搭肩上便出。頭曰。我不肯汝放。祇肯汝收。掃地次。瀉問。塵非掃得。空不自生。如何是塵非掃得。師掃地一下。瀉曰。如何是空不自生。師指自身。又指瀉。瀉曰。塵非掃得。空不自生。離此二途。速道速道。師又掃地一下。又指自身。并指瀉。瀉一日指田問。者丘田。那頭高。者頭低。師曰。却是者頭高。那頭低。瀉曰。你不信中間立看。師曰。不必立中間。亦莫住兩頭。瀉曰。若如是。着水看。水能平物。師曰。水亦無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瀉便休。有施主送絹與瀉山。師問。和尚受施主如是供養。將何報答。瀉敲禪牀示之。師曰。和尚何得將衆人物作自己用。在瀉山作務歸。瀉問。甚處去來。師曰。田中來。瀉曰。田中多少人。師插鋤叉手而立。瀉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在。師拔鋤便行。在瀉山牧牛次。踢天泰問。一毛頭師子現。即不問。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又作麼生。師騎牛便歸。侍

立瀉山次。舉前話了。適值泰來。師曰。便是者上座。瀉遂問。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豈不是上座道。泰曰。是。師曰。正當現時。毛前現。毛後現。泰曰。現時不說前後。瀉山大笑。師曰。師子腰折也。便下去。一日。第一座舉起拂子曰。若人作得道理。卽與之。師曰。某甲作得道理。還得否。座曰。但作得道理便得。師掣將拂子便去。雨下次。天性上座謂師曰。好雨。師曰。好在甚麼處。性無語。師曰。某甲却道得。性曰。好在甚麼處。師指雨。性又無語。師曰。何得大智而默。瀉山曰。忽有人問汝。汝作麼生祇對。師曰。東寺師叔若在某甲不致寂寞。瀉曰。放汝一個不祇對罪。師曰。生之與殺。祇在一言。瀉曰。不負汝見。別有人不肯。師曰。阿誰。瀉指露柱曰。者箇。師曰。道甚麼。瀉曰。道甚麼。師曰。白鼠推遷。銀臺不變。問瀉山。大用現前。請師辨白。瀉下座。歸方丈。師隨後入。瀉曰。子適來問甚麼話。師再舉。瀉曰。還記得吾答語否。師曰。記得。瀉曰。你試舉看。師便珍重出去。瀉曰。錯。師回首曰。閑師弟若來。莫道某甲無語好。問東寺。借一路過那邊。還得否。寺曰。大凡沙門不可祇一路也。別更有麼。師良久。寺却問。借一路過那邊得否。師曰。大凡沙門不可祇一路也。別更有麼。寺曰。祇有此。師曰。大唐天子決定姓金。在瀉山前坡牧牛。見一僧上山。不久便下來。師乃問。上座何不且留山中。僧曰。祇爲因緣不契。師曰。有何因緣。試舉看。曰。和尚問某名甚麼。某答歸真。和尚曰。真歸何在。某甲無對。師曰。上座却回。向和尚道。某甲道得也。和尚問作麼生道。但曰。眼裏耳裏鼻裏。僧回。一如所教。瀉曰。脫空謾語漢。此是五百人善知識語。一日臥次。夢入彌勒內院。堂衆皆足。惟空第二位。師遂就座。有一尊者白椎曰。今當第二座說法。師起白椎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衆皆散去。及覺。舉似瀉。瀉曰。子已入聖位。師便禮拜。侍瀉山行次。見前面塵起。瀉曰。面前是甚麼。師近前看了。却作此事相。瀉乃點頭。瀉山曰。一切衆生皆無。



佛性。鹽官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鹽官會下有二僧致疑。特往探問。既到瀉山。聞瀉舉揚。莫測其涯。因易之。及與師言話。乃曰。師兄須是勤學佛法。不得容易。師乃作此○相。以手拓呈了。拋向背後。却展兩手。就二僧索。二僧罔措。師曰。師兄直須勤學佛法。不得容易。便起去。二僧辭回鹽官。行三十里。其一忽有省。乃曰。當知瀉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信矣。不錯。便回瀉山。其一更行數里。因過水。亦有省。乃歎曰。瀉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灼然有他。怎麼道。亦回瀉山。同瀉山牧牛次。瀉曰。此中還有菩薩也無。師曰。有。瀉曰。汝見那箇是。試指出看。師曰。和尚疑那箇不是。試指出看。瀉便休。送果子上瀉山。瀉接得。問子甚處得來。師曰。家園底。瀉曰。堪喫也未。師曰。未敢嘗。先獻和尚。瀉便喫曰。猶帶酸澀在。師曰。酸澀莫非自知。瀉不答。赤干行者聞鐘聲。乃問。有耳打鐘。無耳打鐘。師曰。汝但問。莫愁我答不得。干曰。早箇問了也。師喝曰。去。古有行者隨法師入佛殿。向佛而睡。法師叱曰。少去就。何以睡佛。行者曰。將無佛處來與某甲睡。法師無語。瀉山曰。仁者卻不仁者。不仁者卻仁者。師代云。但睡行者。行者若有語。卽向道。還我無行者處來。夏末。問訊瀉山。瀉曰。子一夏在下面作何所務。師曰。某甲在下面鋤得一片畬。下得一籬種。瀉曰。子今夏不虛過。師却問。和尚一夏之中。作何所務。瀉曰。日中一食。夜後一寢。師曰。和尚今夏亦不虛過。道了。乃吐舌。瀉曰。寂子何得自傷己命。瀉山一日見師來。以兩手相交過。各撥三下。却豎一指。師亦以兩手相交過。各撥三下。却向胸前仰一手。覆一手。以目瞻視。瀉休去。瀉山餵鴉生飯。回頭見師。乃曰。今日爲伊上堂一上。師曰。某甲隨例得聞。瀉曰。聞底事作麼生。師曰。鴉作鴉鳴。鵲作鵲噪。瀉曰。爭奈聲色何。師曰。和尚適來道甚麼。瀉曰。我祇道爲伊上堂一上。師曰。爲甚麼喚作聲色。瀉曰。雖然如此。驗過也無妨。師曰。大事因緣。又作麼生驗。瀉豎起拳。師曰。終

是指東畫西。滄曰：子適來問甚麼。師曰：問和尚大事因緣。滄曰：爲甚麼喚作指東畫西。師曰：爲著聲色故。某甲所以問過。滄曰：並未曉了此事。師曰：如何得曉了此事。滄曰：寂子聲色。老僧東西。師曰：一月千江。體不分水。滄曰：應須與麼始得。師曰：如金與金。終無異色。豈有異名。滄曰：作麼生。は無異名底道理。師曰：瓶盤鈎鈎。券孟盆。滄曰：寂子說禪。如師子吼。驚散狐狼野干之屬。後開法王莽山。次遷仰山。問僧：近離甚麼處。曰：廬山。師曰：曾到五老峯麼。曰：不曾到。師曰：閣黎不曾遊山。上堂：汝諸人各自同光返照。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麤識。如將黃葉止啼。有甚麼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寶作一鋪貨賣。祇擬輕重來機。所以道：石頭是真金鋪。我者裏是雜貨鋪。有人來覓鼠糞。我亦拈與他。來覓真金。我亦拈與他。時有僧問：鼠糞即不要。請和尚真金。師曰：齧鐵擬開口。驢年亦不會。僧無對。師曰：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我。若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豈況有五百七百衆邪。我若東說西說。則爭頭向前采拾。如將空拳誑小兒。多無實處。我今分明向汝說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不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汝豈不見滄山和尚云：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卽如如佛。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以手於空作此<sup>佛</sup>相示之。僧無語。謂第一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作麼生。座曰：正恁麼時。是某甲放身命處。師曰：何不問老僧。座曰：正恁麼時。不見有和尚。師曰：扶我教不起。一日：歸省滄山。滄問：子旣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的。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師曰：慧寂有個驗處。見僧來。但豎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者個不。說者個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滄嘆曰：此是從上宗。

門中牙爪。瀉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闍黎。僧回首。師曰。和尚者個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瀉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問僧。甚處來。曰。幽州。師曰。我恰要個幽州信。米作麼價。曰。某甲來時。無端從市中過。踏折他橋梁。師便休。見僧來。豎起拂子。僧便喝。師曰。喝卽不無。且道老僧過在甚處。曰。和尚不合將境示人。師便打。有梵僧從空至。師曰。近離甚處。曰。西天。師曰。幾時離彼。曰。今早。師曰。何太遲生。曰。遊山翫水。師曰。神通遊戲則不無。闍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曰。特來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與師。作禮乘空而去。住韶州東平時。瀉山遣僧送鏡與師。師上堂提起曰。且道是瀉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鏡。實是瀉山送來。若道是瀉山鏡。又在東平手裏。道得則留取。道不得則撲破。衆無語。師乃撲破。僧參問。和尚還識字否。師曰。隨分。僧畫○相拓呈。師以衣袖拂之。僧又作○相拓呈。師以兩手作背拋勢。僧目視之。師低頭。僧遶師一匝。師便打。僧遂出去。坐次。有僧來作禮。師不顧。其僧乃問。師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乃右旋一匝曰。是什麼字。師於地上畫十字。酬之。僧又左旋一匝曰。是什麼字。師改十字作卩。僧畫○相。以兩手拓。如脩羅掌日月勢。曰。是什麼字。師乃畫卩相對之。僧乃作婁至德勢。師曰。如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善自護持。其僧禮謝。騰空而去。問僧。近離甚處。曰。南方。師舉拄杖曰。彼中老宿還說者個麼。曰。不說。師曰。旣不說者個。還說那個否。曰。不說。師召大德。僧應諾。師曰。參堂去。僧便出。師復召曰。大德。僧回首。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以拄杖頭上點一下曰。去。侍御劉公問了心之旨。可得聞乎。師曰。若要了心。無心可了。無了之心。是名眞了。一日。在法堂上坐。見僧從外來。問訊了。向東邊叉手立。以目視師。師乃垂左足。僧却過西邊。

叉手立。師垂右足。僧向中間叉手立。師收雙足。僧禮拜。師曰。老僧自住此。未曾打着一人。拈拄杖便打。僧遽騰空而去。希聲陸公欲謁師。先作○相封呈。師開封於相外書云。不思而知。落第二頭。思而知之。落第三首。遂封回。公見。卽入山。師門迎。公纔見。便問。三門俱開。從何門入。師曰。從信門入。公至法堂。又問。不出魔界。便入佛界時如何。師以拂子倒點三下。公禮拜。又問。和尚還持戒否。師曰。不持戒。曰。還坐禪否。師曰。不坐禪。公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聽老僧一頌。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禪。釀茶三兩碗。意在鑊頭邊。師却問。承聞相公看經得悟。是否。曰。弟子看涅槃經。云。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得個安樂處。師豎起拂子曰。祇如者個作麼生入。曰。入之一字也不消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爲相公。公便起去。龐公問。久嚮仰山。到來爲甚麼却覆。師豎起拂子。公曰。恰是。師曰。是仰是覆。公乃打露柱曰。雖然無人。也要露柱證明。師擲拂子曰。若到諸方。一任舉似。師指雪師子問衆云。還有過得此色者麼。衆無對。問雙峯。你近日見處如何。曰。據某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汝解猶在境。曰。某祇如此。師兄如何。師曰。汝豈不知無一法可當情者。滄山聞曰。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臥次。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甚麼處。師推出枕头。滄山聞曰。寂子用劍刃上事。師閉目坐次。有僧潛來身邊立。師開目於地上作○相。顧視其僧。僧無語。問僧。汝會甚麼。曰。會卜。師提起拂子曰。者個六十四卦中。阿那卦收。僧無對。師自代云。適來是雷天大壯。如今變爲地火明夷。問僧。名甚麼。曰。靈通。師曰。便請入燈籠。曰。早個入了也。師便打。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禪牀是色。請和尚離却色。指學人心。師曰。那個是禪牀。指出來看。問。如何是毘盧師。師乃叱之。僧曰。如何是和尙師。師曰。莫無禮。共僧語話次。旁僧曰。語底是文殊。默底是維摩。師曰。不語不默底莫。



是汝否。僧默然。師曰：何不現神通？曰：不辭現神通，祇恐和尚收作教。師曰：鑒汝來處，未有教外底眼。問：天堂地獄，相去幾何？師將拄杖畫地一畫。思鄧問：禪宗頓悟，畢竟如何入門？師曰：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自能一聞千悟，得大總持。其有根微智劣，若不安禪靜慮，到者裏總須茫然。曰：除此一路，別更有入處否？師曰：有。曰：如何？師曰：汝是甚處人？曰：幽州人。師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師曰：能思者是心，所思者是境。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反思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曰：某甲到者裏，總不見有。師曰：汝解猶在心，信位即得人位未？曰：除却者個，別更有意也無？師曰：別有別無，即不堪也。曰：到者裏作麼生？師曰：據汝所解，祇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再遷東平，將順寂，數僧侍立。師以偈示之曰：一二三子，平日復仰視兩口一無舌，即是吾宗旨。至日午，陞座辭衆，復說偈曰：年滿七十七，老去在今日。日輪正當午，兩手攀屈膝。言訖，以兩手抱膝而終。閱明年，南塔涌公遷靈骨歸仰山，塔于集雲峯下。敕謚智通禪師，妙光之塔。南陽府香嚴智閑禪師，青州人，在百丈時，性識聰敏，艱於參禪。泊丈遷化，參焉。山問：我聞汝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師被問，直得茫然。歸寮，徧檢平日看過底語句，竟無一言可對。乃自嘆曰：畫餅不可充飢。屢乞焉。山說破。山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在。師遂將平昔所看文字盡焚之。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個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乃泣辭焉。山直抵南陽，觀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一日，芟除草木，偶拋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焉。山曰：和尚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有今日事耶？乃有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焉聞謂仰山曰：此子徹也。仰曰：且未可信。待某甲勸過始得。

仰見師曰。和尚謂師弟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師舉前頌。仰曰。此是夙習記持。有正悟別更說看。師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仰曰。如來禪許師弟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師復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乃報瀉山曰。閑師弟會祖師禪也。初開堂。瀉山令僧送書并拄杖至。師接得便哭。蒼天蒼天。僧曰。和尚爲甚麼如此。師曰。祇爲春行秋令。上堂。道由悟達。不在語言。況是密密堂堂。曾無間隔。不勞心意。暫借回光。日用全功。迷徒自背。僧問。如何是香嚴境。師曰。華木不滋。問。如何是僊陀婆。師敲禪牀曰。過者裏來。問。如何是現在學。師以扇子旋轉示之曰。見麼。僧無語。問。如何是正命食。師以手撮而示之。問。如何是無表戒。師曰。待闍黎作俗卽說。問。如何是聲色外相見。一句。師曰。如老僧未住香巖時。且道在甚麼處。曰。恁麼。則亦不敢道有所在。師曰。如幻人心心所法。問。如何是直截根源。佛所印。師拋下拄杖。散手而去。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年霜降早。蕎麥總不收。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以手入懷。作拳展開與之。僧乃跪膝以兩手作受勢。師曰。是甚麼。僧無對。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師曰。獵師前不得說本師戒。上堂。若論此事。如人在千尺懸崖。口銜樹枝。脚無所踢。手無所攀。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所問。若對他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卽得。時有虎頭招上座出衆云。樹上卽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師乃呵呵大笑。問僧。甚麼處來。曰。瀉山來。師曰。和尚近日有何言句。曰。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和尚豎起拂子。師曰。衆中兄弟作麼生會。曰。衆中商量道。卽色明心。附物顯理。師曰。會卽便會。著甚死急。僧却問。師意如何。師亦豎起拂子。有偈曰。子啐母啄。子覺母殼。子母俱亡。應無錯。同道唱和。妙云獨脚。師凡示學徒。語多簡直。有偈頌二百餘篇。隨緣對機。不拘聲律。諸

方盛行。後謚襲燈禪師。

襄陽府延慶山法端禪師。僧問。蚯蚓斬爲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展兩手。洞山別云。問底在阿那一頭。師滅後。敕謚紹真禪師。塔曰明金。

杭州府徑山第三世洪譚禪師。吳興吳氏子。十九投本州無上出家。廿二受戒回。以講論自矜。上以入海算沙。於理無益語激之。且問。汝時中將何報答四恩。師窘無以對。乃辭參雲巖。次參馮山。值會昌沙汰。大中初。還故里西峯院。咸通乙酉。省本師無上於徑山。明年無上寂。師遂繼其席。僧問。掩息如灰時如何。師曰。猶是時人功幹。曰。幹後如何。師曰。耕人田不種。曰。畢竟如何。師曰。禾熟不臨場。問。龍門不假風雷勢。便透得者如何。師曰。猶是一品二品。曰。此既是階級。向上事如何。師曰。吾不知有汝龍門。問。如霜如雪時如何。師曰。猶是污染。曰。不污染時如何。師曰。不同色。問。一毫穿衆穴時如何。師曰。光靴任汝光靴。結果任汝結果。問。如何是長。師曰。千聖不能量。如何是短。師曰。蠅螟眼裏著不滿。其僧不肯。便去。舉似石霜。霜曰。祇爲太近實頭。僧却問霜。如何是長。霜曰。不屈曲。如何是短。霜曰。雙陸盤中不喝彩。佛曰。長老過訪。師問。伏承長老獨化一方。何以薦遊峯頂。曰。朗月當空挂。冰霜不自寒。師曰。莫是長老家風也無。曰。峭峙萬重關。於中含寶月。師曰。此猶是文言。作麼生是長老家風。曰。今日賴遇佛。曰。却問。隱密全真。時人知有道不得。太省無辜。時人知有道得。於此二途。猶是時人升降處。未審和尚親道自道。如何道。師曰。我家道處無可道。曰。如來路上無私曲。便請玄音和一場。師曰。任汝二輪更互照。碧潭雲外不相關。曰。爲報白頭無限客。此同年少莫歸鄉。師曰。老少同輪無向背。我家玄路勿參差。曰。一言定天下。四句爲誰留。師曰。汝言有三。

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師因有偈曰。東西不相顧。南北與誰留。汝言有三四。我道一也。無。光化三年九月二十八日。白衆而化。

成都府應天禪師。曾問。人人盡有佛性。如何是和尙佛性。師曰。汝喚甚麼作佛性。曰。怎麼。則和尙無佛性也。師乃叫快活快活。

福州府九峯慈慧禪師。初在瀉山。山上堂曰。汝等諸人。祇得大機。不得大用。師便抽身出去。瀉召之。師更不回顧。瀉曰。此子堪爲法器。一日。辭瀉山曰。某甲暫違和尙入嶺。千里之外。不離左右。瀉動容曰。善爲。

西安府米和尙。亦謂七師。罷參歸受業寺。有老宿問。月中斷井索。時人喚作蛇。未審七師見佛。喚作甚麼。師曰。若有佛見。卽同衆生。老宿曰。千年桃核。師令僧問仰山。今時還假悟也。無。仰曰。悟卽不無。爭奈落在第

二頭。師深肯之。又令僧問洞山。那箇究竟作麼生。洞曰。却須問他始得。師亦肯之。問。自古上賢。還達眞

正理也。無。師曰。達曰。祇如眞正理作麼生。達曰。當時霍光賣假銀城與單于。契書是甚麼人做。曰。某甲直得杜口無言。師曰。平地教人作保。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醜陋任君嫌。不挂雲霞色。

平陽府霍山和尙。因仰山一僧到。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參。師乃喚維那打鐘著。大禪佛驟步而去。

元康禪師。因訪石樓。樓見來。便收足坐。師曰。得恁麼威儀周足。樓曰。汝適來見箇甚麼。師曰。無端被人領過。樓曰。須是與麼。始爲眞見。師曰。苦哉。賺殺幾人來。樓便起身。師曰。見則見矣。動則不動。樓曰。盡力道不出定也。師拊掌三下。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天下人斷者。兩箇漢是非不得。若斷得。與他同參。



滁州定山神英禪師。因裨樹省行脚時參問。不落數量。請師道。師提起數珠曰。是落不落。樹曰。圓珠三竅。時人知有。請師圓前話。師便打。樹拂袖便出。師曰。三十年後槌胸大哭去在。樹住後。示衆曰。老僧三十年前至定山。被他熱謾一上。不同小小。見首座洗衣。師問。作甚麼。座提起衣示之。師曰。洗底是甚衣。座曰。關中使鐵錢。師喚維那移下座挂搭著。

黃州府蘄州三角山法遇菴主。因荒亂。魁師

因師原誤師茲據五燈會元改正

入山。執刃而問。和尚有甚財寶。師曰。僧家之

寶。非君所宜。魁曰。是何寶。師震聲一喝。魁不悟。以刃加之。

襄陽府王敬初常侍。視事次。米七師至。公舉筆示之。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乃擲筆入宅。更不復出。米致疑。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偵伺。供養主纔坐。便問。昨日米和尚有甚麼言句。便不相見。公曰。師子較人。韓獪逐塊。米聞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曰。會即不無。你試道看。米曰。請常侍舉。公乃豎起一隻筍。米曰。者野狐精。公曰。者漢徹也。問僧。一切衆生還有佛性也無。曰。有。公指壁上畫狗子曰。者箇還有也無。僧無對。公乃代曰。看敵著汝。

黃檗運禪師法嗣之一

嚴州府龍興道明禪師。江南陳氏之後也。生時紅光滿室。祥雲蓋空。旬日方散。目有重瞳。面列七星。形相奇特。與衆奪倫。因往開元寺。見僧如故知。歸白父母。父母許爲僧。學通三藏。旨契黃檗。後出世住觀音院。學者叩激。隨問遽答。既非循轍。故淺機流。往往莫窺。唯玄學性敏者欽伏。諸方咸以尊宿稱。後回開元。居一房。織蒲鞋養母。故有陳蒲鞋之號。會巢寇入境。師標大草屨於城門。巢欲棄之。竭力不能舉。咸歎曰。睦州有大聖。

人。遂舍城而去。晚參。謂衆曰。汝等諸人。還得個入頭處也未。若未得個入頭。須覓個入頭。若得個入頭。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出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孤負我了也。明明向汝道。尙自不會。何況益覆將來。示衆。老僧在此住持。不曾見箇無事人到來。汝等何不近前。時有一僧方近前。師曰。維那不在。三十棒自領去。三門外打。曰。某甲過在甚麼處。師曰。枷上更著杻。尋常見衲僧來。卽閉門。或見講僧來。乃召座主。主應諾。師曰。擔板漢。或曰。者裏有桶與我取水。一日在廊階上立。有僧問。陳尊宿房在何處。師脫草履。驚頭打。僧便走。師召大德。僧回首。師指曰。却從那邊去。天使問。三門俱開。從那門入。師喚尙書。使應諾。師曰。從者門入。使又見畫壁。問曰。二尊者對譚何事。師擲露柱曰。三身中那箇不說法。座主參。師問。莫是講唯識論主否。曰。不敢。師曰。朝去西天。暮歸唐土。會麼。曰。不會。師曰。咩咩。五戒不持。問一長老。了卽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長老作麼生。曰。問阿誰。師曰。問長老。曰。何不領話。師曰。汝不領話。我不領話。見僧來。乃曰。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曰。某甲如是。師曰。三門頭金剛。爲甚麼舉拳。曰。金剛尙乃如是。師便打。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要道有甚麼難。曰。請師道。師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問。以一重去一重卽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瓜。問。如何是曹谿的的意。師曰。老僧愛喫不愛喜。曰。爲甚麼如是。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說詩。問僧甚麼處來。曰。瀏陽。師曰。彼中老宿祇對佛法大意道甚麼。曰。徧地行無路。師曰。老宿實有此語否。曰。實有。師拈拄杖打曰。者念言語漢。問一長老。或有兄弟來。爲何祇對。曰。待他來。師曰。何不道。曰。和尚欠少甚麼。師曰。請不煩葛藤。僧參。師曰。汝豈不是行脚僧。曰。是。師曰。禮佛也未。曰。禮那土堆作麼。師曰。自領出去。問。某甲講兼行脚。不會教意時如何。師曰。灼



然實語當懺悔。曰。乞師指示。師曰。汝若不問。老僧卽緘口無言。汝既問。老僧不可緘口去也。曰。請師便道。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問。一句道盡時如何。師曰。義墮也。曰。甚麼處是學人義墮處。師曰。三十棒教誰喫。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昨日有人問。趁出了也。曰。和尚恐某甲不實那。師曰。拄杖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上堂。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眾纔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眾。衆回首。乃云。是甚麼。有甚麼共話處。又黃檗上堂。大眾纔集。以拄杖一時打散。復召大眾。衆回首。乃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問僧。近離甚麼處。僧便喝。師曰。老僧被你一喝。僧又喝。師曰。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無語。師便打曰。者掠虛漢。秀才來訪。稱會二十四家書法。師以拄杖空中點一點。曰。會麼。秀才罔措。師曰。又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示衆。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既明。如喪考妣。上堂。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時有僧問。如何是裂開。師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眞如解脫。卽心卽佛。我且與麼道。你又作麼生。曰。某甲不與麼道。師曰。蓋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曰。如何是捏聚。師乃斂手而坐。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曰。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曰。如何是青山。師曰。還我一滴雨來。曰。道不得。請師道。師曰。法華鋒前陣。涅槃句後收。問僧。今夏在甚麼處。曰。待和尚有住處卽說。師曰。狐非師子類。燈非日月明。問僧。甚麼處來。僧瞪目視之。師曰。驢前馬後漢。曰。請師鑒。師曰。驢前馬後漢。道將一句來。僧無對。看經次。陳操尙書問。和尚看甚麼經。師曰。金剛經。曰。六朝翻譯。此當第幾。師舉起經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問僧。今夏在甚麼處。曰。徑山。師曰。多少人。曰。四百人。師曰。者喫夜飯漢。曰。尊宿叢林。何言喫夜飯。師連棒趁出。聞一老宿最難親近。躬往相訪。纔入方丈。宿便喝。師側掌曰。兩重公案。宿曰。過在甚麼處。師曰。者野狐精。便退。問僧。近離甚麼處。曰。江西。師曰。

踏破多少草鞋。僧無對。與講僧喫茶次。師曰。我救汝不得也。曰。某甲不曉。乞師垂示。師拈油餅曰。者箇是甚麼。曰。色法。師曰。者入鑊湯漢。紫衣大德到禮拜。師拈帽子帶問曰。者箇喚作甚麼。曰。朝天帽。師曰。怎麼則老僧不卸也。復問。所習何業。曰。唯識。師曰。作麼生說。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指門扇曰。者箇是甚麼。曰。是色法。師曰。簾前賜紫。對御譚經。何得不持五戒。德無對。問。某甲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你不解問。曰。和尚作麼生。師曰。放汝三十棒。自領出去。問。教意請師提綱。師曰。但問將來。與你道。曰。請和尚道。師曰。佛殿裏燒香。三門頭合掌。問。秀才先輩治甚經。才曰。治易。師曰。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不知箇甚麼。才曰。不知其道。師曰。作麼生是道。才無對。問。如何是展演之言。師曰。量才補職。曰。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師曰。伏惟尚饗。問。一氣還轉得一大藏教也無。師曰。有甚罽羅鎚子。快下將來。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上大人。丘乙己。問。如何是禪。師曰。猛火著油煎。僧參。師問。汝是新到否。曰。是。師曰。且放下葛藤。會麼。曰。不會。師曰。擔枷陳狀。自領出去。僧便出。師曰。來來。我實問你甚處來。曰。江西。師曰。泐潭和尚在汝背後。怕你亂道。見麼。僧無對。問。僧幾人新到。曰。五人。師曰。瓦解冰消。曰。和尚未曾有問。師曰。賊把賊爲驗。問。寺門前金剛。拓卽乾坤大地。不拓。卽絲髮不逢時。如何。師曰。咩咩。我不曾見此。却問僧。先跳三千。倒退八百。你合作麼生。僧曰。諾。師曰。先責一紙罪狀好。便打。其僧擬出。師曰。來。我共你葛藤。拓卽乾坤大地。你且道洞庭湖水深多少。曰。不曾量度。師曰。洞庭湖又作麼生。曰。祇爲今時。師曰。祇者葛藤。尙不會。便打。問。如何是觸途無滯底句。師曰。我不恁麼道。曰。師作麼生道。師曰。箭過西天十萬里。却向大唐國裏等候。看華嚴經次。僧問。看甚麼經。師曰。大光明雲。青色光明雲。紫色光明雲。却指面前曰。那邊是甚麼雲。曰。南邊是黑雲。師曰。今

日須有雨。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何章句。師彈指一聲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上來講讚。無限勝因。蝦蟆踣跳上天。蚯蚓走過東海。問僧。近離甚處。曰。河北。師曰。彼中有趙州。你會到否。曰。某甲近離彼中。師曰。趙州有何言句。僧舉喫茶話。師乃呵呵大笑曰。慚愧。却問趙州。意作麼生。曰。祇是一期方便。師曰。苦哉。趙州被你將一杓屎潑了也。便打。師却問沙彌。你作麼生會。彌便設拜。師亦打。其僧往沙彌處問。適來和尚打你作甚麼。彌曰。若不是我和尚。不打某甲。問僧。甚處來。僧曰。那邊。師曰。老僧屈。曰。和尚即得。師曰。擔枷過狀。擗脊便打。新到參。方禮拜。師叱曰。闍黎因何偷常住果子喫。曰。學人纔到。和尚爲甚麼道偷果子。師曰。賊物見在。問僧。近離甚處。曰。仰山。師曰。五戒也不持。曰。某甲甚麼處是妄語。師曰。者裏不著沙彌。師臨終。召門人曰。此處緣息。吾當逝矣。乃跏趺而寂。郡人以香薪焚之。舍利如雨。乃收靈骨建塔于寺。壽九十八。臘七十六。

祖燈大統卷第十五終

祖燈大統卷第十六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十一世之二

黃檗運禪師法嗣之二

眞定府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邢氏子。幼負出塵志。及落髮進具。便慕禪宗。初在黃檗日。時第一座睦州。

間上座在此多少時。師曰：三年。州曰：曾參問否。師曰：不曾。不知問箇甚麼。卽得。州曰：何不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便上方丈。問聲未絕。檠便打。師下來。州曰：問話作麼生。師曰：義玄問聲未絕。和尚便打。義玄不會。州曰：但更去問。師又問。檠又打。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師乃白州曰：早承激勸問法。累蒙和尚賜棒。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州曰：汝若去。須辭和尚。師禮退。州先語檠曰：問話上座雖是後生。却甚奇特。來辭。幸方便接之。已後爲一株大樹。覆蔭天下人去在。師辭檠。檠曰：不須他去。祇往高安灘頭參大愚。必爲汝說。師到大愚。愚曰：甚處來。師曰：黃檠。愚曰：黃檠有何言句。師曰：義玄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義玄有過無過。愚曰：黃檠與麼老婆心切。爲汝得徹困。更來者。裏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乃曰：元來黃檠佛法無多子。愚擲住曰：者尿牀鬼子。適來問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檠佛法無多子。你見箇甚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檠。非干我事。師辭却回黃檠。檠見便問：者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師曰：祇爲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檠問：甚處去來。師曰：昨蒙和尚慈旨。令參大愚去來。檠曰：大愚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檠曰：大愚老婆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隨後便與檠一掌。檠曰：者風顛漢。來者裏捋虎鬚。師便喝。檠喚侍者曰：引者風顛漢參堂去。一日。普請次。師隨檠後行。檠回頭見師空手。乃問：鑊頭響。師曰：有一人將去了也。檠曰：近前來。共汝商量箇事。師近前。檠豎起鑊曰：祇者箇天下人拈掇不起。師就手掣得豎起曰：爲甚麼却在某甲手裏。檠曰：今日自有人普請。便回。普請鉏地次。見黃檠來。乃拄鑊而立。檠曰：者漢困那。師曰：鑊也未舉。困箇甚麼。檠便打。師接棒一送。送倒。檠呼維那。扶起我來。維那爲扶起曰：和尚爭容得者風顛漢無禮。檠纔起。便打維那。師鑊地曰：諸方火葬我者。裏活埋。在僧堂裏睡。檠入堂見。



以拄杖打板頭一下。師舉首見是檠。却又睡。檠又打板頭一下。却往上間。見首座坐禪。乃曰。下間後生却坐禪。汝在者裏妄想作麼。座曰。者老漢作甚麼。檠又打板頭一下。便出去。栽松次。檠曰。深山裏栽許多松作甚麼。師曰。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將鑊頭壓地三下。檠曰。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師又壓地三下。噓一噓。檠曰。吾宗到汝。當大興於世。黃檗因入廚。問飯頭作甚麼。頭曰。揀衆僧飯米。檠曰。一頓喫多少。頭曰。二石五。檠曰。莫太多麼。頭曰。猶恐少在。檠便打。頭舉似師。師曰。我與汝勘者老漢。纔到侍立。檠舉前話。師曰。飯頭不會。請和尚代一轉語。檠曰。汝但舉。師曰。莫太多麼。檠曰。來日更喫一頓。師曰。說甚麼來。日便隨後打檠一掌。檠曰。者風顛漢。又來者裏捋虎鬚。師喝一喝。便出。半夏上黃檗。見檠看經。師曰。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是指黑豆的老漢。住數日。乃辭。檠曰。汝破夏來。何不終夏去。師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尚。檠便打趁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却回終夏。夏滿。辭檠。檠曰。甚處去。師曰。不是河南便歸河北。檠便打。師約住曰。者老漢莫盲加瞎棒。已後錯打人去在。遂與一掌。檠大笑。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師曰。侍者將火來。檠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到龍光。值上堂。師出問。不展鋒銑。如何得勝。光據座。師曰。大善知識。豈無方便。光瞪目曰。噯。師以手指曰。者老漢今日納敗缺也。到三峯。峯問。甚處來。師曰。黃檗。峯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蹤。峯曰。金風吹玉管。那箇是知音。師曰。直透萬重關。不住青霄內。峯曰。子者一問太高生。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峯曰。且坐喫茶。又問。近離甚處。師曰。龍光。峯曰。龍光近日何如。師便出去。往鳳林。路逢一婆子。婆問。甚處去。師曰。鳳林去。婆曰。恰值鳳林不在。師曰。甚處去也。婆便行。師召婆。婆回首。師便行。到鳳林。林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何得

剗肉作瘡。林曰：海月澄無影，遊魚獨自迷。師曰：海月既無影，遊魚何得迷。林曰：觀風知浪起，翫水野帆飄。師曰：孤蟾獨耀江山靜，長嘯一聲天地秋。林曰：任張三寸揮天地，一句臨機試道着。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林便休。到大慈師問：端居丈室時如何。慈曰：寒松一色千年別，野老拈花萬國春。師曰：今古永超圓智體，三山鎖斷萬重關。慈便喝。師亦喝。慈曰：作麼。師拂袖便出。到華嚴嚴倚杖作睡勢。師曰：老和尚瞌睡作麼。嚴曰：作家禪客，宛爾不同。師曰：侍者點茶來與老和尚喫。嚴乃喚維那，第三位安排者上座。到翠峯，峯問甚處來。師曰：黃檗來。峯曰：黃檗有何言句示人。師曰：黃檗無言句。峯曰：爲甚麼無。師曰：設有亦無舉處。峯曰：但舉看。師曰：一箭過西天。到象田，師問：不凡不聖，請師速道。田曰：老僧祇與麼。師便喝曰：許多禿子在者裏覓甚麼碗。到明化，化問來來去去作甚麼。師曰：祇徒踏破草鞋。化曰：畢竟作麼生。師曰：老漢話頭也不識。到初祖塔頭，塔主曰：長老先禮佛，先禮祖。師曰：佛祖俱不禮。主曰：佛祖與長老是什麼冤家。師便拂袖而出。到金牛，牛見師來，橫按拄杖當門踞坐。師以手敲拄杖三下，却歸堂中第一位坐。牛下來見，乃問：夫賓主相看，各具威儀，上座從何而來。太無禮生。師曰：老和尚道甚麼。牛擬開口，師便打一坐具。牛作倒勢。師又打一坐具。牛曰：今日不著便，遂歸方丈。爲黃檗馳書到潯山，時仰山作知客，接書便問者個是黃檗底，那個是專使底。師便掌。仰山約住曰：老兄知是般事便休。同去見潯山。潯問：黃檗師兄多少衆。師曰：七百衆。潯曰：什麼人爲導首。師曰：適來已達書了也。師却問潯和尚此間多少衆。潯曰：一千五百衆。師曰：太多生。潯曰：黃檗師兄亦不少。師辭仰山送出曰：汝向後北去有個住處。師曰：豈有與麼事。仰曰：但去。已後有一人佐輔老兄在此，人祇是有頭無尾，有始無終。後住鎮州臨濟，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

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且成禪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和尚三日前說甚麼。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前日打普化作甚麼。師亦打。至晚。小參曰。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僧問。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乞師開示。師曰。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卽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真正道人。念念心不間斷。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祇是覓箇不受惑底人。二祖於大師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祖佛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祖佛爲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爲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僧便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如何是第三句。師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乃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謂僧曰。我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示衆。凡參學人。大須子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個膠盆子。善知識不辯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便被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祇隨學人問處卽奪。學人被奪。抵死不肯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個清淨境。出善知識前。知識辯得是境。把得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卽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辯。喚作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辯魔揀異。知其邪正。問洛浦。從上來。一人行棒。



一人行喝。阿那箇親。曰。總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浦便喝。師便打。上堂。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問院主。甚處去來。曰。州中糴黃米來。師曰。糴得盡麼。曰。糴得盡。師以杖畫一畫。曰。還糴得者箇麼。主便喝。師便打。典座至。師舉前話。座曰。院主不會和尚意。師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師亦打。上堂。一人在孤峯頂上無出身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不作維摩詰。不作傅大士。珍重。有一老宿參。乃曰。禮拜卽是不禮拜。卽是。師便喝。宿便拜。師曰。好箇草賊。宿曰。賊賊。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時首座侍立。師曰。還有過也無。座曰。有。師曰。賓家過。主家過。曰。二俱有過。師曰。過在甚麼處。座便出去。師曰。莫道無好事。陞堂。有僧出。師便喝。僧亦喝。便禮拜。師便打。趙州游方到院。洗脚次。師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恰遇山僧洗脚。師近前作聽勢。州曰。會。卽便會。啗啄作什麼。師便歸方丈。州曰。三十年行脚。今日錯爲人下註脚。問僧。甚處來。曰。定州來。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僧不肯。師曰。已後遇明眼人去在。僧後到三聖。舉前話。聖便打。僧擬議。聖又打。師應機多用喝。會下參。徒亦學。師喝。師曰。汝等總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者裏分得賓主麼。若分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喝。示衆。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照。有法在。照用同時。驅耕夫牛。奪饑人食。敲骨取髓。痛下針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合水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舉已前。撩起便行。猶較些子。麻谷問。十二面觀音。那箇是正面。師下禪牀。擒住。曰。十二面觀音。甚處去也。速道速道。谷轉身擬坐。師便打。谷接住棒。相捉歸方丈。拈餠餅示洛浦。曰。萬種千般。不離者箇。其理不二。浦曰。如何是不二之理。師再拈餠餅示之。浦曰。與麼。則

萬種千般也。師曰：「屙屎見解。」浦曰：「羅公照鏡。」見僧來，舉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又僧來，師亦舉拂子，僧不顧。師亦打。又僧來，師舉拂子，僧曰：「謝和尚指示。」師亦打。麻谷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搗住曰：「大悲千手眼，作麼生？」是正眼。速道速道。谷拽師下禪牀，却坐。師問訊曰：「不審。」谷擬議。師便喝。拽谷下禪牀，却坐。谷便出。上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豎起拂子，僧便喝。師便打。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亦豎拂子，僧便喝。師亦喝。僧擬議。師便打。乃曰：「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爲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師以拄杖度與僧擬接。師便打。同普化赴施家齋次。師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是法爾如然？」化趯倒飯牀。師曰：「太龕生。」曰：「者裏是甚麼所在？」說龕說細。次日，又同赴齋。師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趯倒飯牀。師曰：「得即得。」太龕生。化喝曰：「瞎漢。」佛法說甚麼龕細。師乃吐舌。與王常侍到僧堂。王問：「者一堂僧還看經麼？」師曰：「不看經。」曰：「還習禪麼？」師曰：「不習禪。」曰：「既不看經，又不習禪，畢竟作箇甚麼？」師曰：「總教伊成佛作祖去。」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師曰：「我將謂你只是箇俗漢。」上堂次，兩堂首席相見，同時下喝。僧問：「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師召衆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席。」師後居大名府興化寺東堂。咸通七年丙戌四月十日甲申，將示滅。說傳法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復謂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喝。師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却。言訖，端坐而逝。塔全身于府西北隅。敕諡慧照大師。塔曰：「澄靈。」

杭州府千頃山慈雲楚南禪師。福州張氏子。投開元謫公出家。秉戒五臺。以玄機未了。初參芙蓉。蓉見曰。吾非汝師。汝師江外黃檗是也。師禮辭。遂參黃檗。檗問。子未現三界影像時如何。師曰。卽今豈是有邪。檗曰。有無且置。卽今如何。師曰。非今古。檗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值武宗廢教。師爲深隱。宣宗時。裴休請黃檗出山。師由茲抵姑蘇報恩寺。精修禪定者二十餘年。頃郡守請住寶林及支硎山。未住千頃。住後上堂。諸子設使解得三世佛教。如餅注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修無漏道。免被人天因果繫絆。時有僧問。無漏道如何修。師曰。未有闍黎時體取。曰。未有某甲時。教誰體。師曰。體者亦無。問。如何是易。師曰。著衣喫飯。不用讀經看教。不用行道禮拜。燒身煉頂。豈不易邪。曰。如何是難。師曰。微有念生。便具五陰三界。輪回生死。皆從汝一念生。所以佛教諸菩薩。云佛所護念。師雖應機無倦。而常寂然處定。或逾月。或浹旬。光啓丁未。錢王請下山供養。僖宗就賜紫衣。文德戊申五月遷化。壽七十六。臘五十六。塔于院之西隅。昭宗大順辛亥。宣州孫儒寇錢塘。發塔。覩師全身儼然。爪髮俱長。拜謝而去。

福州府烏石山靈觀禪師。尋常扃戶。人罕見之。唯一信士。每至食時送供。方開。一日。雪峯伺便扣門。師開門。峯驚胸搗住。曰。是凡是聖。師睡曰。者野狐精。便推出。閉却門。峯曰。也祇要識得你。剗草次。問僧。汝何處去。曰。禮拜西院去。師指竹上青蛇曰。欲識西院老野狐精。祇者便是。問西院。此一片地。堪著甚麼物。院曰。好著箇無相佛。師曰。好片地。被兒放不淨污了也。引麪次。僧參。師引麪示之。僧便去。師至暮。問小師。適來僧在何處。小師曰。當時便去也。師曰。是卽是。祇得一槪。問。如何是佛。師出舌示之。其僧禮謝。師曰。住住。你見甚麼便禮拜。曰。謝和尚慈悲。出舌相示。師曰。老僧近日舌上生瘡。僧到。敲門。行者開門。便出去。僧入禮拜。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適來出去者。是甚麼人。僧擬近前。師便推出。閉却門。曹山行脚時。問。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師曰。我若向你道。卽別有也。曹山舉似洞山。洞曰。好箇話頭。祇欠進語。何不問爲甚麼不道。曹却來進前語。師曰。若言我不道。卽瘥却我口。若言我道。卽謬却我舌。曹山歸報洞山。洞深肯之。

杭州府羅漢院宗徹禪師。湖州吳氏子。秉具依黃檗。後之杭州。牧立精舍。府西號羅漢。請師住持。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骨剉也。問。如何是南宗北宗。師曰。心爲宗。曰。還可看教也無。師曰。教是心。問。性地多昏。如何了悟。師曰。煩雲風卷。太虛廓清。曰。如何得明去。師曰。一輪皎潔。萬里騰光。寂後。門人塔于院之北隅。梁貞明己卯。錢王廣其院爲安國羅漢寺。移師塔于大慈山塢。今寺塔並存。

相國裴休居士。字公美。河東聞喜人。守新安日。屬運公初於嶺南黃檗山。捨衆入大安精舍。混迹勞侶。掃灑殿堂。公入寺燒香。主事祇接。因觀壁畫。乃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僧真儀。公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主事無對。公曰。此間有禪客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曰。請來相見。於是請檗至。公覩之。欣然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吝辭。今請上人代禱一語。檗曰。請相公垂問。公舉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檗朗聲曰。裴休。公應諾。檗曰。在甚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曰。吾師示人。剋的若是。真善知識也。何滯此乎。於是延入府署。執弟子禮。復請住黃檗山。薦興祖道。或躬入山。或請入州中。唯道是務。公旣通徹祖意。博綜教相。諸方咸謂公不浪出黃檗之門也。至遷鎮宣城。思艱瞻禮。仍創精藍。迎檗居之。雖圭峯素爲所重。未若在黃檗尤爲服膺者。其撰圭峯碑云。休與師於法爲昆仲。於義爲交友。於恩爲善知識。於教爲內外護。斯可見矣。其所著禪源詮。原人論。圓覺疏注。法界觀。公皆爲序之。仍集黃檗語要。親書序引。冠於編首。公篤志內典。深入法會。有



發願文傳世。

長慶安禪師法嗣

成都府彭縣大隋法真禪師。梓州王氏子。妙齡出家。慧義寺。圓具後。南遊。初見藥山。道吾。雲巖。洞山。次至嶺外。大滙數載。食不至充。臥不求暖。滙器之一日。問。闍黎在老僧此間。不曾問一轉話。師曰。教某甲向甚麼處下口。滙曰。何不道。如何是佛。師便以手掩滙口。滙歎曰。子真得其髓。後還蜀。寄錫天彭。壩口山龍懷寺。寺後山有古院。號大隋。羣峯矗秀。中有一樹。圍四丈餘。中空。南開一門。宛然一室。時呼爲木禪菴。師居十餘載。影不出山。上堂。此性本來清淨。具足萬德。但以染淨二緣。而有差別。故諸聖悟之一向淨用。而成覺道。凡夫迷之一向染用。沒溺輪回。其體不二。故般若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者箇壞不壞。師曰。壞。曰。怎麼。則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僧不肯。後到投子。舉前話。子遂裝香遙禮曰。西川古佛出世。謂其僧曰。汝速回去懺悔。僧回大隋。師已歿。僧再至投子。子亦遷化。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肚上不貼榜。問僧。甚麼處去。曰。西山住菴去。師曰。我向東山頭喚汝。汝便來得麼。曰。不然。師曰。汝住菴未得。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遇茶喫茶。遇飯喫飯。曰。誰受供養。師曰。合取鉢盂。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者箇衆生爲甚麼裹皮。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燒畚次。見一蛇。以杖挑向火中。咄曰。者箇形骸。猶自不放捨。你向者裏死。如暗得燈。時有僧問。正當恁麼時。還有罪也無。師曰。石虎叫時。山谷響。木人吼處。鐵牛驚。問。如何是諸佛法要。師舉拂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麈尾拂子。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是我自己。曰。爲甚麼却是和尚自己。師曰。是汝自己。問。如何是大隋一面事。師曰。東西南北。問。佛法徧在一切。

處教學人向甚麼處駐足。師曰：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問：父子至親，岐路各別時如何。師曰：爲有父子。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高五尺。曰：學人不會。師曰：鶻崙瓢。問：和尚百年後，法付何人。師曰：露柱。火鑪曰：還受也無。師曰：火鑪露柱。行者領衆參。師問：參得底人，喚東作甚麼。曰：不可喚作東。師咄曰：臭驢漢，不喚作東，喚作甚麼者無語。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赤土畫簸箕。曰：未審此理如何。師曰：簸箕有唇，米跳不出。問僧：講甚麼教法。曰：百法論。師拈杖曰：從何而起。曰：從緣而起。師曰：苦哉苦哉。問僧：甚麼處去。曰：峨嵋禮普賢去。師舉拂子曰：文殊普賢總在者裏。僧作圓相，拋向後，乃禮拜。師喚侍者：取一貼茶與者僧。衆僧參次。師以口作患風勢，曰：還有人醫得吾口麼。衆僧競送藥，以至俗士聞之，亦多送藥。師並不受。七日後，師自擗口令正。乃曰：如許多時鼓者兩片皮，至今無人醫得。卽端坐而逝。蜀主遣使屢徵不起。署神照大師。福州府靈雲志勤禪師，本州長谿人也。初在瀉山，因見桃華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瀉覽偈，詰其所悟，與己符契。乃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衆疑此語。沙問地藏：我怎麼道。汝作麼生會。藏云：不是桂琛，卽走殺天下人。住後，上堂：諸仁者，所有長短，盡是不常。且觀四時草木，葉落華開，何況塵劫來。天人七趣，地水火風，成壞輪轉，因果將盡，三惡道苦，毛髮不曾添減。唯根蒂神識常存。上根者遇善友，仲明當處解脫，便是道場。中下癡愚，不能覺照，沈迷三界，流轉生死。釋尊爲伊天上人間，設教證明，顯發智道。汝等還會麼。僧問：如何得出離生老病死。師曰：青山元不動，浮雲任去來。問：君王出陣時如何。師曰：春明門外，不問長安。曰：如何得覲天子。師曰：白鶴下清池，魚從腳底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曰：學人不會。師

曰。彩氣夜常動。精靈日少逢。雪峯有偈送雙峯。末句云。雷罷不停聲。師別云。雷震不聞聲。峯聞。乃曰。靈雲山頭古月現。峯後問曰。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師曰。水中魚。天上鳥。峯曰。意作麼生。師曰。高可射兮。深可釣。僧問。諸方悉皆雜食。未審和尚如何。師曰。獨有閩中異。雄雄鎮海涯。問。久戰沙場。爲甚麼功名不就。師曰。君王有道三邊靜。何勞萬里築長城。曰。罷却干戈。束手歸朝時如何。師曰。慈雲普潤無邊刹。枯樹無華爭奈何。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含生何來。師曰。如霧柱懷胎。曰。分後如何。師曰。如片雲點太清。曰。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師不答。曰。恁麼。則含生不來也。師亦不答。曰。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眞常流注。曰。如何是眞常流注。師曰。似鏡長明。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井底種林檎。曰。學人不曾。師曰。今年桃李貴。一顆直千金。問。摩尼珠不隨衆色。未審作何色。師曰。白色。曰。恁麼。則隨衆色也。師曰。趙璧本無瑕。相如誑秦主。問。君王出陣時如何。師曰。只才葬虎耳。曰。其事如何。師曰。坐見白衣天。曰。王今何在。師曰。莫觸龍顏。問。僧甚處去。曰。雪峯去。師曰。我有一信寄雪峯。得麼。曰。便請。師脫隻履拋向面前。僧便去。至雪峯。峯問甚處來。曰。靈雲來。峯曰。靈雲安否。曰。有一信相寄。峯曰。在那裏。僧脫隻履拋向峯面前。峯休去。

韶州府靈樹如敏禪師。閩川人。廣主劉氏。奕世欽重。署知聖大師。僧問。佛法至理如何。師展手而已。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千年田。八百主。曰。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師曰。郎當屋舍沒人脩。問。是甚麼得恁麼難會。師曰。火官頭上風車子。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童子莫僇兒。曰。乞師指示。師曰。汝從虔州來。有送盃鉢與師者。師拓起。問衆曰。者箇出在甚處。曰。出在定州。師乃撲破。衆無對。問。和尚年多少。師曰。今日生來。



朝死。又問和尚生緣甚麼處。師曰日出東月落西。師四十餘年化被嶺表頗有異迹。廣主將興兵躬入院請師決臧否。師先知遽怡然坐化。主怒問知事曰和尚何時得疾。對曰不曾有疾。適封一函子令呈大王。主開函得一帖子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主悟師旨遂寢兵乃召第一座開堂說法卽雲門也。龕塔葬儀並廣主具辦。謚靈樹禪師眞身塔焉。

福州府壽山師解禪師嘗參洞山山問闍黎生緣何處。師曰和尚若實問某甲卽是閩中人曰汝父名甚麼。師曰今日蒙和尚致此一問直得忘前失後。上堂諸上座幸有眞實言語相勸諸兄弟各自體悉。凡聖情盡體露眞常。但一時卸却從前虛妄攀緣塵垢心如虛空相似他時後日合得些子好惡。閩帥問壽山年多少。師曰與虛空齊年。曰虛空年多少。師曰與壽山齊年。

饒州府嶢山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仲冬嚴寒。問如何是和尙深深處。師曰待汝舌頭落地卽向汝道。問如何是丈六金身。師曰判官斷案相公改。長慶問從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師曰有願不負先聖。慶曰不負先聖作麼生。師曰不露。慶曰恁麼則請師領話。師曰甚麼處去來。慶曰祇者甚麼處去來。師噓一噓。

泉州府國歡崇福院慧日文矩禪師福州侯官黃氏子生而有異及長爲縣獄卒。每每棄役往神光觀西院安二處更不能禁。後謁譚空落髮不披衣不受具唯以雜綵爲挂子。復謁觀觀曰我非汝師汝禮西院去。師攜一小青竹杖入西院法堂院遙見笑曰入涅槃堂去。師應諾輪竹杖而入。時有五百許僧染時疾師以杖次第點之各各隨點而起。閩王禮重創國歡禪院居之靈跡頗多非所要錄。唐昭宗乾寧中示滅。

台州府浮江禪師。雪峯領衆到。曰。即今有二百人寄此過夏。得麼。師將拄杖畫地一畫云。著不得。即道。峯休去。

潞安府淶水和尙。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還見庭前華藥欄麼。僧無語。

廣州府文殊院圓明禪師。福州陳氏子。參大滌得旨。後造雪峯。嘗遊五臺。觀文殊化現。嗣後隨方建院。皆以文殊爲額。開寶中。前樞密使李崇矩巡護南方。因入院。觀地藏菩薩像。問僧。地藏何以展手。僧曰。手中珠被賊偷却也。李却問師。既是地藏。爲甚麼遭賊。師曰。今日捉下也。李禮謝之。淳化元年示滅。壽一百三十有六。

### 關南常禪師法嗣

襄陽府關南道吾禪師。始經村墅。聞巫者樂神云。識神無。忽然省悟。後參前關南。得印所解。復參德山。法味彌著。住後。凡上堂。載蓮華笠。披欄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神。識神不識神。神從空裏來。却往空裏去。便下座。有時曰。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以簡揖曰。喏。有時執木劍橫肩上。作舞。僧問。手中劍。甚處得來。師擲於地。僧却置師手中。師曰。甚處得來。僧無對。師曰。容汝三日內。下取一轉語。其僧亦無對。師自代拈劍橫肩上。作舞曰。須恁麼。始得。趙州來訪。師乃著豹皮褌。執吉獠棒。在三門下。翹一足等候。纔見州。便高聲唱喏而立。州曰。小心祇候著。師又唱喏一聲而去。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曰。謝子遠來。無可祇待。問。灌溪作麼生。谿曰。無位。師曰。莫同虛空麼。溪曰。者屠兒。師曰。有生可殺。即不倦。

漳州府羅漢禪師。初參前關南。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南打一拳。師遂有省。乃爲歌曰。咸通七載初。參道到處。

逢言不識言。心裏疑團若桮棬。三春不樂止林泉。忽遇法王氈上坐。便陳疑懇向師前。師從氈上那伽起。袒膊當胸打一拳。駭散疑團獋狃落。舉頭看見日初圓。從茲蹬蹬以碣碣。直至如今常快活。只知肚裏飽膨脝。更不東西去持鉢。又述偈曰。宇內爲閑客。人中作野僧。任從他笑我。隨處自騰騰。

### 杭州天龍和尚法嗣

金華府金華山俱胝禪師。初住庵時。有實際尼來。戴笠子。執錫。遶師三匝曰。道得。卽下笠子。如是不問。師皆無對。際便去。師曰。何不且住。際曰。道得。卽住。師又無對。際竟去。師歎曰。我雖處丈夫。而無丈夫意氣。不如棄庵。往諸方參請去。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將有肉身菩薩來爲說法。逾旬。果天龍到。師乃迎禮。具陳前事。龍豎一指示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學者參問。師唯舉一指。無別提唱。有一供過童子。每見人問事。亦唯豎指祇對。人謂師曰。和尚童子亦會佛法。師一日。潛袖刀子。問童子曰。聞你會佛法。是否。童子曰。是。師曰。如何。童子豎起指頭。師以刀斷其指。童叫喚走出。師召童子。童回首。師曰。如何。童子舉手不見指頭。豁然大悟。師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

### 高安大愚禪師法嗣

瑞州府末山了然禪師。灌谿閑遊方時。嘗到。問曰。若相當。卽住。不然。卽推倒禪牀。師遣侍者問。上座遊山來。爲佛法來。溪曰。爲佛法來。師乃陞座。溪上參。師問。上座今日離何處。曰。路口。師曰。何不蓋却。溪無對。始禮拜。問。如何。是末山。師曰。不露頂。曰。如何。是末山主。師曰。非男女相。溪乃喝曰。何不變去。師曰。不是神。不是鬼。變箇甚麼。溪於是伏膺。作園頭三載。僧到參。師曰。太縊縊生。曰。雖然如此。且是師子兒。師曰。既是師子兒。爲

甚麼被文殊騎。僧無對。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世界傾壞。曰。世界爲甚麼傾壞。師曰。寧無我身。

### 長沙岑禪師法嗣

寧波府雪竇常通禪師。邢州李氏子。出家鵲山。受具開元寺。習經律凡七載。一日致疑曰。摩騰入漢。譯梵成華。達磨來梁。復爲何事。遂棄走。參長沙。沙問何處人。師曰。邢州人。沙曰。我道汝不從彼來。師曰。和尚還曾住此否。沙然之。乃容入室。次參洞山。石霜。咸通末。宣城郡守以謝仙山奏置瑞聖院。請居焉。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不通風信。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諸聖求覩不見。僧作禮。師曰。千佛不能思。萬聖不能議。乾坤壞不壞。虛空包不包。一切無比倫。三世唱不起。問。如何是三世諸佛出身處。師曰。伊不肯知。有汝三世。僧良久。師曰。薦否。不然者。且向著佛不得處體取。時中常在。識盡功忘。警然而起。卽是傷他。而況言句乎。光啓中。羣盜起。師領徒至四明。大順辛亥。郡守請居雪竇。天祐乙丑七月示疾。集衆焚香。付囑訖。合掌而化。壽七十二。八月七日塔于寺西南隅。

### 趙州諗禪師法嗣

南昌府武寧新興嚴陽善信禪師。初參趙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着。師曰。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州曰。放不下。擔取去。師於言下大悟。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塊。曰。如何是法。師曰。地動也。曰。如何是僧。師曰。喫粥喫飯。問。如何是新興水。師曰。面前江裏。問。如何是應物現形。師曰。與我拈牀子過來。師常有一蛇一虎隨從。手中與食。

楊州府城東光孝院慧覺禪師。僧問。覺華纔綻。徧滿娑婆。祖印西來。合談何事。師曰。情生智隔。曰。此是教意。

師曰。汝披甚麼衣服。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困即歇去。問。相國宋齊丘曰。還會道麼。宋曰。若是道也。著不得。師曰。是有著不得。是無著不得。宋曰。總不恁麼。師曰。著不得底聲。宋無對。領衆出。見露柱。乃合掌曰。不審世尊。僧曰。和尚。是露柱。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舟次。僧問。遠遠投師。師意如何。師曰。官家嚴切。不許安排。曰。豈無方便。師曰。且向火倉裏一宿。到崇壽。法眼問。近離甚處。師曰。趙州。眼曰。承聞趙州有庭前柏樹子話。是否。師曰。無。眼曰。往來皆謂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答曰。庭前柏樹子。上座何得言無。師曰。先師實無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俗士問。某甲平生殺牛。還有罪否。師曰。無罪。曰。爲甚麼無罪。師曰。殺一箇還一箇。

鳳翔府隴州國清院奉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雨滋三草秀。春風不裏頭。曰。畢竟是一是二。師曰。祥雲競起。巖洞不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臺盤椅子。火爐窗牖。問。如何是出家人。師曰。銅頭鐵額。鳥柴鹿身。曰。如何是出家人本分事。師曰。早起不審。夜間珍重。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花。師曰。如陝府人。送錢財與鐵牛。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花。師曰。木馬投明行八百。問。十二時中如何降伏其心。師曰。敲冰求火。論劫不逢。問。十二分教。是止啼之義。離却止啼。請師一句。師曰。孤峯頂上雙角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釋迦是牛頭獄卒。祖師是馬面阿旁。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東壁打西壁。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師曰。不隔毫釐。時人遠嚮。

金華府木陳從朗禪師。僧問。放鶴出籠。和雪去時如何。師曰。我道不一色。因金剛倒。僧問。既是金剛不壞身。爲甚麼却倒地。師敲禪牀曰。行住坐臥。師將歸寂。有偈曰。三十年來住木陳。時中無一假功成。有人問。



我西來意。兩道眉毛挂眼睛。

金華府新建禪師。不度小師。有僧問。和尚年老。何不畜一童子侍奉。師曰。有眼暗耳聾口瘡底。爲我討一箇來。僧辭。師問。甚處去。曰。府下開元寺去。師曰。我有一信。附與了寺主。汝將去。得否。曰。便請。師曰。想汝也不奈何。

杭州府多福禪師。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曰。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大有人疑著在。曰。爲甚麼如是。師曰。月裏藏頭。

成都府西睦禪師。上堂。有俗士舉手曰。和尚便是一頭驢。師曰。老僧被汝騎。士無語。後三日。再來曰。某甲三日前著賊。師拈棒趁出。有時驀喚侍者。者應諾。師曰。更深夜靜。不許商量。

### 茱萸和尚法嗣

石梯禪師。因侍者請浴。師曰。既不洗塵。亦不洗體。汝作麼生。者曰。和尚先去。某甲將皂角來。師乃呵呵大笑。新到於師前立。少頃便出。師曰。有甚麼辨白處。僧再回。師曰。辨得也。曰。辨後如何。師曰。埋却着。曰。蒼天蒼天。師曰。適來却恁麼。如今還不當。僧乃出去。見侍者拓鉢赴堂。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甚處去。者曰。上堂齋去。師曰。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者曰。除此外。別道箇甚麼。師曰。我祇問汝本分事。者曰。若問本分事。某甲實是上堂齋去。師曰。汝不謬爲吾侍者。

### 子湖蹤禪師法嗣

台州府勝光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福州荔枝。泉州刺桐。問。如何是佛法。師曰。穿耳胡僧笑點



頭。龍華照來。師把住曰。作麼生。照曰。莫錯。師乃放手。照曰。久嚮勝光。師默然。照辭。師門送曰。自此一別。甚麼處相見。照呵呵大笑而去。

漳州府浮石禪師。上堂。山僧開箇卜舖。能斷人貧富。定人生死。僧問。離却生死貧富。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曰。金木水火土。

紫桐禪師。僧問。如何是紫桐境。師曰。汝眼裏著沙得麼。曰。大好紫桐境也不識。師曰。老僧不諱此事。其僧擬出去。師下禪牀擒住曰。今日好箇公案。老僧未得分文入手。曰。賴遇某甲是僧。師拓開曰。禍不單行。日容遠禪師。因齏上座參。師拊掌三下曰。猛虎當軒。誰是敵者。齏曰。俊鷄衝天。阿誰捉得。師曰。彼此難當。齏曰。且休。未要斷者公案。師將拄杖舞歸方丈。齏無語。師曰。死却者漢也。

祖燈大統卷第十六終

祖燈大統卷第十七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十一世之三

龍潭信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宣鑒禪師。劍南簡州周氏子。少歲出家。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旨趣。無不貫通。常講金剛般若。最爲得意。時號周金剛。嘗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聞南方

禪席之盛。氣頗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撲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青龍疏鈔。出蜀直往龍潭。至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出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棲止焉。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遽吹滅。師忽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甚麼。便禮拜。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潭陞座。謂衆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同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師遂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辨。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乃焚之。於是禮辭。抵瀉山。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左右曰。有麼有麼。山坐次。殊不顧盼。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也不得艸艸。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瀉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何在。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艸屨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艸庵。呵佛罵祖去在。師住豐陽三十年。屬唐武宗廢教。避難於浮丘山之石室。宣宗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號古德禪院。堅請居之。宗風由是大闡。上堂。若也於己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非真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自然虛而靈。寂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爲無益。上堂。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因甚便打。師曰。你是甚處人。曰。新羅人。師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示衆。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臨濟聞之。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爲甚麼也三十棒。待伊打汝。便接住送一送。看伊作。

麼生。浦到。如教而問。師便打。浦接住送一送。師便歸方丈。浦回。舉似臨濟。濟曰。我從來疑着者漢。雖然如是。你還識德山麼。浦擬議。濟便打。上堂。問。即有過。不問猶乖。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纔禮拜。爲甚便打。師曰。待汝開口。堪作甚麼。令侍者喚義存。存到。師曰。我喚義存。汝來作甚麼。存無對。示衆。有言時騎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覲露機鋒。如同電拂。示衆。你諸子從朝至暮。有甚麼事。莫要逞驢唇馬嘴。問德山老漢麼。近來末法時代。多有鬼神羣隊傍家走。言我是禪師。你學得多少禪道。說似老漢看。你諸方老秃奴。教汝修行。作佛傍家走。成得幾箇佛。你若無可學。又走作甚麼。若有學。你將取學得底來。呈似老漢看。一句不相當。須喫痛棒始得。你被他諸方老秃奴魔魅著。便道我是修行人。打硬作模作樣。恰似得道底人面孔。莫取次用心。萬劫千生。輪迴三界。皆爲有心。何以故。心生則種種法生。若能一念不生。則永脫生死。不被生死纏縛。要行即行。要坐即坐。更有甚麼事。諸仁者。我見你諸人。到處發心。向老秃奴會下。學佛法。不惜身命。皆被伊釘却。諸子眼睛。斷諸子命根。三二百箇姪女相似。道我主化。建立法幢。爲後人開眼目。自救得麼。仁者。如此說修行。你豈不聞道。老胡經三大阿僧祇劫修行。即今何在。八十年後死去。與你何別。諸子莫狂。勸你不如休歇去。無事去。你瞥起一念心。便是魔家眷屬。破戒俗人。你見德山出世。十箇五箇總擬聚頭來難問。待教結舌無言。你是傻儂兒。今何不出來。破布袋裏盛錐子。不出頭是好手。我要問你實底。莫錯。仁者。波波地傍家走。道我解禪解道。點胸點肋。稱楊稱鄭。到者裏須盡吐却。始得無事。你但外不著聲色。內無能所知解。體無凡聖。更學甚麼。設學得百千妙義。只是箇喫瘡疣鬼。總是精魅。我者箇虛空。道有且不是有。道無且不是無。言凡不凡。言聖不聖。一切處安著他不得。與你萬法爲師者。箇老漢不敢謗他。所以

老胡吐出許多方便涕唾。教你無事去。莫向外求。你更不肯。欲得採集殊勝言句。蘊在胸襟。巧說言辭。以舌頭取辦。高著布裙。貴圖人知道我是禪師。要出頭處。若作如此見解。打那鬼骨臀。入拔舌地獄。有日在。到處覓人。道我是祖師。門下客。却被他問著本分事。口似木楔。便却與他說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廣引三藏言教。是禪是道。誑他閭閻。有甚麼交涉。謗我先祖。德山老漢見處。即不然。者裏佛也無。法也無。達磨是老臊胡。文殊普賢是擔糞漢。等妙二覺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瘡膿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墓鬼。自救得也無。佛是老胡屎橛。仁者莫錯。身被瘡疣衣。學甚麼事。飽喫飯了。說真如涅槃。皮下還有血麼。須是箇丈夫始得。汝莫愛聖。聖是空名。向三界十方世間。若有一塵一法可得。與你執取生解。保任貴重者。盡落天魔外道。是有學得底。亦是依艸附木。精魅野狐。諸子老漢此間。無一法與你。諸子作解會。自己亦不會禪。老漢亦不是善知識。百無所解。只是屙矢放尿。吃飯穿衣。更有甚麼事。德山老漢勸你。不如本分去。早休歇去。莫學顛狂。每人擔箇死屍。浩浩地去。到處向老禿奴口裏。愛他涕唾。喫便道我是人。三界修蘊積行。長養聖胎。願成佛果。如斯等輩。德山老漢見之。似毒箭入心。花針亂眼。辜負先祖。帶累我宗。圖他道我是出家兒。如此消他十方施主。水也消不得。莫算道敢向他國王地上行。父母不供甘旨。豈爲無事。莫錯用心。閻羅王徵你艸鞵錢。有日在。穿你鼻孔。纜著橛上。償他宿債。莫言老漢不道。是你諸人。大似有福。遇著德山出世。與你解去繩索。脫却籠頭。卸却背馱。作箇好人去。三界六道。收攝你不得。更無別法。是箇烜赫虛空。無礙自在。不是你莊嚴得底物。從佛從祖。皆傳此法。而得出離。一大藏教。只是整理你今時人。諸子莫向別處求覓。乃至達磨小碧眼胡僧到此來。也只是教你無事去。教你莫造作。著衣喫飯。屙矢送尿。更



無生死可怖。亦無涅槃可得。無菩提可證。只是尋常一箇無事人。第一莫拱手作禪師。覓箇出頭處。巧言語。魔魅後生。欲得人喚作長老。自己分上。都無交涉。徒知心識浩浩地。日夜捏怪不休。稱楊稱鄭。我是江西馬大師宗徒。德山老漢。且不是你羣隊人。我見石頭和尚。不識好惡。老漢所以罵伊。諸子。你但莫著聲色名言。句義境致。機關道理。善惡凡聖。取捨攀緣。染淨明暗。有無諸念。可中無一可得。方是箇無事人。佛亦不如你。祖亦不如你。仁者。莫走蹋汝脚板闊去。別無禪道可學。若有學得者。即是二頭三首。外道見解。亦無神通變現可得。汝道神通是聖。諸天龍神。五通神仙。外道修羅。亦有神通。應可是佛也。孤峯獨宿。一食卯齋。長坐不臥。六時禮念。疑他生死。老胡有言。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若言入定。凝神靜慮得者。尼乾子等諸外道師。亦入得八萬劫大定。莫是佛否。明知邪見精魅。仁者。老胡不是聖。佛是老胡矢橛。且要仁者辨取好惡。莫著人我。免被諸聖。菩提。解脫。殊勝。名言妙義。沒溺繫縛。汝何以故。一念妄心不盡。即是生死相續。仁者。時不待人。莫因循過日。時光可惜。老漢不圖你田舍奴。負若肯。即信取。若不肯。每人有箇矢鉢。擔取去。老漢亦不求你。諸方大有老禿奴。取一方處所。說禪說道。你急去學。取抄取。我此間終無一法與你諸人。仁者。問取學。取以爲知解。老漢不能入拔舌地獄。若有一塵一法。示諸人。說言有佛有法。有三界可出者。皆是野狐精魅。諸仁者。欲得識麼。只是箇虛空。尚無纖塵可得。處處清淨光明。洞達表裏。瑩徹無事。無依無棲泊處。有甚麼事。老漢從生至死。只是箇老比丘。雖在三界生。而無垢染。欲得出離。何處去。設有去處。亦是籠檻。魔得其便。仁者。莫用身心無可得。只要一切時中。莫用他聲色。應是從前行履處。一時放却。頓脫羈鎖。永離蓋纏。一念不生。即前後際斷。無思無念。無一法可當情。仁者作麼生。擬下口嘴。你多知解。還會識渠面孔麼。出家兒乃

至十地滿心菩薩。覓他蹤跡不著。所以諸天歡喜。地神捧足。十方諸佛讚嘆。魔王啼哭。何以故。緣此虛空活鱗鱗地。無根株。無住處。若到者裏。眼孔定動。卽沒交涉。仁者。莫求佛。佛是大殺人賊。賺多少人入姪魔坑。莫求文殊普賢。是田舍奴。可惜許。堂堂一箇丈夫兒。喫他毒藥了。便擬作禪師面孔。見神見鬼。向後狂亂。傍家走覓。師婆打瓦卜去。被無知老禿奴。便卽與卜道。教你禮祖師鬼。佛鬼。菩提涅槃鬼。是小姪女子。不會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者老禿奴。便打禪牀。作境致。豎拂子曰。好晴好雨。好燈籠。巧述言詞。強生節目。言有玄路。鳥道展手。若取如是說。如將寶器。貯於不淨。如將人糞。作栴檀香。仁者。彼既丈夫。我亦爾。怯弱於誰。竟日就他諸方老禿奴口嘴。接他涕唾。喫了。無慚無愧。苦哉苦哉。狂却子去。因果分明。水牯牛牽犁拽耙。眼睛突出。氣力不登。大棒打你脊。却佛衣食。道我修行行了也。若不明大理。饒你去佛肚裏過來。只是箇能行底矢。概不曾遇着好人。便卽認得六根門頭光影。向口裏說取露布。是。隱言妙句。光彩尖新。爭奈你自家無分。仁者。是別人涕唾。更有一輩。三三兩兩。聚頭商量。甚麼處無事。好經冬過夏。快說禪道。有知解。會義理。仁者。總作如此見解。覓便宜。豈有如此道理。入地獄有日在。莫道不向諸子說。到處菜不擇一莖。柴不搬一束。一朝福盡。只是喫艸去。虛消信施。濫稱參學。更作禪師模樣。無益於人。自己分上。十二時中行履處。心常附物。見人只欲妖媚掉尾子。指東話西。眼裏口邊。果然不見。只欲將相似語。勸當解處。老漢與你諸人何別。耶。君子。莫取一期眼下口快。喫他毒藥了。似貪姪女人。不持齋戒。瞎禿奴。羣羊僧。顛却他人入地獄。仁者。莫取次看冊子。尋句義。覓勝負。一遞一口。何時休歇。老漢相勸。不是惡事。切須自帶眼目。辨取清濁。是佛語。是魔語。莫受人惑。所以殊勝名言。皆是老胡一期方便施設。切須休歇去。莫倚一物。領他言語作解會。揀擇親疎。浮虛詐。



僞。記他閑言長語。皆是比量。仁者老漢只恐諸子墮坑落塹。作薄福業事。褫唇嘴。得少爲足。向靜處立。不肯進前。自惑諸境。亂走他人。由巡萬法。蓋爲不信虛空。本來無事。增減他不得。你諸人好似老鴉。身在虛空。心在糞堆上。只覓死物喫。諸子莫道德山老漢。不曾入叢林商量。高聲罵取。無人情。不怕業。只爲諸子不守分。馳騁四方。傍他門戶。恰似女姑鬼。傳言送語。依事作解。心跡不忘。自猶不立。常負死屍。擔枷帶鎖。五百一千里。來到德山面前。八字立地。如欠伊禪道相似。和尚須爲我說。指示我。老漢全體作用。大棒鎧遮。田舍奴罵賊矢。孔面不識好惡。到我者裏。恰似遇澧州人。煮魚羹爛臠一頓。且圖你放下重擔。去却枷鎖。作箇好人去。還肯麼。若肯。卽住。不肯。一任擔去。珍重。僧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祇恁麼。僧良久。師曰。汝更問。僧擬再問。師乃喝出。師凡見僧入門。便棒。臨濟侍立次。師曰。困。濟曰。老漢竊語作麼。師便打。濟掀倒禪牀。師休去。問維那。今日幾人新到。曰。八人。師曰。喚來一時生按過。龍牙問。學人仗鎧。鄒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師引頸近前曰。因。牙曰。頭落也。師呵呵大笑。牙後到洞山。舉前話。山曰。德山道甚麼。牙曰。德山無語。洞曰。莫道無語。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牙方省。便懺謝。有僧舉似師。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者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甚麼用處。問。如何是菩提。師打曰。出去。莫向者裏。問。如何是佛。師曰。佛是西天老比丘。雪峯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師打一棒曰。道甚麼。曰。不會。明日復上請益。師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峯於此有省。巖頭聞之曰。德山老人一條脊梁骨。硬似鐵。拗不折。然雖如此。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僧相看。乃近前作相撲勢。師曰。與麼無禮。合喫山僧手裏棒。僧拂袖便出。師曰。饒汝如是。也祇得一半。僧轉身一喝。師打曰。須是我打你始得。曰。諸方有明眼人在。師曰。天然有眼。僧擘開眼。

曰。貓便出。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見僧來。乃閉卻門。僧敲門。師曰。阿誰。曰。師子兒。師乃開門。僧禮拜。師騎僧項曰。者畜生。甚處去來。雪峯問。南泉斬貓。意旨如何。師乃打趁。却喚曰。會麼。峯曰。不會。師曰。我怎麼老婆。猶不會。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便喝。師示疾。僧問。還有不病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阿唧阿唧。師復告衆曰。捫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竟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當唐懿宗咸通乙酉十二月三日也。壽八十四。臘六十五。敕諡見性大師。建塔本山。僅半里許。

南昌府泐潭寶峯和尚。問新到。其中事。卽易道。不落其中事。始終難道。你作麼生。僧曰。某甲在途中。便知和尚有此一問。師曰。更與二十年行脚。也不較多。曰。莫不契和尚意麼。師曰。苦瓜那堪待客。問僧。古人有一路接後進初心。汝還知否。曰。請師指出古人一路。師曰。怎麼。則闍黎知了也。曰。頭上更安頭。師曰。寶峯不合問仁者。曰。問又何妨。師曰。者裏從不曾有人亂說道理。出去。有僧從巖頭來。師豎起拂子曰。落在此機底人。未具眼在。僧擬近前。師曰。恰落在此機。僧回。舉似巖頭。頭曰。我當時若見。奪却拂子。看他作麼生。師聞。乃曰。我豎起拂子。從伊奪。總不將物時。又作麼生。巖頭聞曰。無星秤子。有甚辨處。

### 翠微學禪師法嗣

武昌府清平山安樂院令遵禪師。東平王氏子。咸通乙酉。依本州菩提寺落髮。後詣滑州開元受具。攻律學。知算沙。非所志。造江陵白馬。會勸公指示。得參翠微。便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微曰。待無人。卽向汝說。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下禪牀。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指竹曰。者竿得怎麼長。那竿得怎麼短。師領旨。文德戊申。出住大通。上堂。舉初見翠微語。謂衆曰。先師入泥入水爲我。自是不識好惡。

師自此盛弘化導。次于光化年遷清平。上堂。諸上座。夫出家人。須會佛意始得。若會佛意。不論僧俗男女貴賤。但隨家豐儉。安樂便得。諸上座。盡是久處叢林。徧參尊宿。且作麼生會佛意。試出來大家商量。莫空氣高。至後一事無成。一生空度。若未會佛意。直饒頭上出水。足下出火。燒身煉臂。聰慧多辯。聚徒一千二千。說法如雲如雨。講得天華亂墜。祇成得箇邪說。爭競是非。去佛法大遠在。諸人幸是色身安健。不值諸難。何妨近前著些工夫。體取佛意好。問。如何是清平家風。師曰。一斗麪作三箇蒸餅。問。如何是大乘。師曰。井索。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貫。問。如何是禪。師曰。猢猻上樹尾連顛。問。如何是有漏。師曰。笊籬。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曰。覲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分付與典座。自餘逗機方便。靡徇時情。逆順卷舒。語超格量。天祐丙寅正月二十五日午時。終于本山。壽七十五。周顯德敕諡法喜禪師。塔曰善應。

安慶府桐城投子山大同禪師。本州懷寧劉氏子。幼依洛下保唐滿公出家。習安般。觀閱華嚴教。發明性海。後謁翠微。頓明宗旨。由是放意周遊。末旋故土。結茅投子。一日。出山。遇趙州於桐城途中。州問。莫便是投子山主麼。師曰。茶鹽錢布施我。州乃先至庵。師後歸。手攜油餅。州曰。久嚮投子。到來祇見箇賣油翁。師曰。汝祇識賣油翁。且不識投子。州曰。如何是投子。師提起油餅曰。油油。州又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州曰。我早候白。伊更候黑。上堂。汝諸人來者裏。擬覓新鮮語句。攢華四六。圖口裏有可道。我老兒氣力稍劣。唇舌遲鈍。亦無閑言語與汝。汝若問我。便隨汝答。也無玄妙與汝。亦不教汝墮根。終不說向上向下。有佛有法。有凡有聖。亦不存坐繫縛汝。諸人變現千般。總是汝自生見解。擔帶將來。自作自受。我者裏無可與汝。也無表無裏。諸人還知麼。僧問。表裏不收時如何。師曰。汝擬向者裏墮根。便下座。問。一

大藏教。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奇特事。師曰。演出一大藏教。問。如何是眼未開時事。師曰。目淨脩廣如青蓮。問。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以是名字。汝當奉持。問。枯木中還有龍吟也無。師曰。我道觸體裏有師子吼。問。一法普潤一切羣生。如何是一法。師曰。雨下也。問。一塵含法界時如何。師曰。早是數塵也。問。學人擬欲修行時如何。師曰。虛空不曾爛壞。巨榮禪客參次。師曰。老僧未曾有一言半句。挂諸方脣齒。何用要見老僧。榮曰。到者裏不施三拜。要且不甘。師曰。出家兒得恁麼沒碑記。榮乃遶禪牀一匝而去。師曰。有眼無耳。六月火邊坐。問。一切聲。是佛聲。是不。師曰。是。曰。和尚莫尿沸。怨鳴聲。師便打。曰。蠡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不。師曰。是。曰。喚和尚作頭驢。得麼。師便打。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下禪牀立。又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亦下禪牀立。師指庵前一塊石。謂雪峯曰。三世諸佛。總在裏許。峯曰。須知有不在裏許者。師曰。不快漆桶。偕雪峯遊龍眠。至兩路口。峯問。那箇是龍眠路。師以杖指之。峯曰。東去西去。師曰。不快漆桶。問。一槌便就時如何。師曰。不是性燥漢。曰。不假一槌時如何。師曰。不快漆桶。峯問。此間還有人參也無。師將鑊頭拋向峯面前。峯曰。恁麼。則當處掘去也。師曰。不快漆桶。峯辭。師送出門。召曰。道者。峯回首應諾。師曰。途中善爲。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涉二途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涉二途者。師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問。依稀似半月。彷彿若三星。乾坤收不得。師於何處明。師曰。道甚麼。曰。想師祇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師曰。閑言語。問。類中來時如何。師曰。人類中來。馬類中來。問。祖相傳傳箇甚麼。師曰。老僧不解妄語。問。如何是出門不見佛。師曰。無所覩。曰。如何是入室別爺孃。師曰。無所生。問。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最初明不得。問。如何是火燄裏藏身。師曰。有甚麼掩處。曰。如何是炭。



堆裏藏身。師曰。我道汝黑似漆。問。從苗辨地。因語識人。未審將何辨識。師曰。引不著。問。院中有三百人。還有不在數者麼。師曰。一百年前。五十年後。看取。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爲棟梁材。曰。怎麼則不。和無出身處也。師曰。擔帶卽玲嶢辛苦。曰。不擔帶時如何。師曰。不教汝抱璞投師。更請雕琢。問。僧久嚮踈山薑頭。莫便是否。僧無對。問。那吒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如何是那吒本來身。師放下拄杖。叉手。問。佛法二字。如何辨得清濁。師曰。佛法清濁。曰。學人不曾。師曰。汝適來問甚麼。問。一等是水。爲甚麼海鹹河淡。師曰。天上星。地下木。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彌勒覓箇受記處不得。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師作色曰。者箇師僧。好發業殺人。問。和尚自住此山。有何境界。師曰。丫角女子白頭絲。問。如何是毘盧。師曰。已有名字。曰。如何是毘盧師。師曰。未有毘盧時會取。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五蘊皆空。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師曰。眞箇謾語。問。學人。一問。卽和尚答。忽若干問。萬問時如何。師曰。如雞抱卵。問。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如何是我。師曰。推倒者老胡。有甚麼罪過。問。如何是和尙師。師曰。迎之不見其首。隨之罔眺其後。問。鑄像未成。身在甚麼處。師曰。莫亂造作。曰。爭奈現不現何。師曰。隱在甚麼處。問。無目底人。如何進步。師曰。徧十方。曰。無目爲甚麼徧十方。師曰。還更著得目也無。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吞却三箇四箇。曰。圓後如何。師曰。吐却七箇八箇。問。日月未明。佛與衆生在甚麼處。師曰。見老僧。便道。見老僧喜。便道喜。問。僧甚處去來。曰。東西山禮祖師來。師曰。祖師不在東西山。僧無語。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與人爲師。曰。見後如何。師曰。不與人爲師。問。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師曰。尹司空請老僧開堂。問。如何是佛。師曰。幻不可求。問。千里投師。乞師一接。師曰。今日老僧腰痛。菜頭請益。師曰。且去。待無人時來。頭明日



伺得無人。又來。師曰：「近前來。」頭近前。師曰：「輒不得舉似於人。」問：「併却咽喉唇吻，請師道。」師曰：「汝祇要我道不得。」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徧天徧地。」曰：「來後如何？」師曰：「蓋覆不得。」問：「和尚未見翠微時如何？」師曰：「通身不奈何。」曰：「見後如何？」師曰：「通身撲不碎。」曰：「還從師得也無？」師曰：「終不相孤負。」曰：「怎麼則從師得也？」師曰：「得箇甚麼？」曰：「怎麼則孤負先師也？」師曰：「非但孤負先師，亦乃孤負老僧。」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無者箇音響。」曰：「鳴後如何？」師曰：「各自知時。」問：「七佛是文殊弟子，文殊還有師也無？」師曰：「適來怎麼道，也大似屈己推人。」問：「師子是獸中之王，爲甚麼被六塵吞？」師曰：「不作大，無人我。」問：「三身中那一身說法？」師曰：「彈指一下。」師居投子山三十餘載，縱以無畏之辯，隨問遽答，啐啄同時，微言頗多，今錄但少分耳。唐僖宗中和年，巢寇暴起，天下喪亂，有狂徒持刃問師曰：「住此何爲？」師乃隨宜說法，渠魁聞而拜伏，脫身服施之而去。乾化甲戌四月六日，示微疾。衆請醫，師曰：「四大動作，聚散常程，汝等勿慮，吾自保矣。」言訖，跏趺而寂。壽九十有六。詔謚慈濟大師。塔曰眞寂。

湖州府道場山如訥禪師。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汝自看。」僧禮拜。師曰：「明月鋪霄漢，山川勢自分。」問：「如何得聞性不隨緣去？」師曰：「汝聽看。」僧禮拜。師曰：「聾人也唱胡笳調，好惡高低自不聞。」曰：「怎麼則聞性宛然也？」師曰：「石從空裏立，火向水中焚。」問：「虛空還有邊際否？」師曰：「汝也太多知。」僧禮拜。師曰：「三尺杖頭挑日月，一塵飛起任遮天。」問：「如何是道人？」師曰：「任運無蹤跡，起坐絕人知。」曰：「如何即是？」師曰：「玉爐炭盡無煙燄，萬頃平田水不流。」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曰：「透出龍門雲雨合，山川大地入無蹤。」師目有重瞳，手垂過膝，自翠微受訣止于此山。薙艸卓庵，學徒四至，廣闡法化，遂成叢社焉。寂後有壞衲三事，及開山拄杖、木屐，今在影堂。

中。

建寧府白雲約禪師。初住江州東禪。晚移白雲。僧問。不坐偏空堂。不居無學位。此人合向甚麼處安置。師曰。青天無電影。韶國師謁。師問甚麼處來。韶曰。江北來。師曰。船來陸來。曰。船來。師曰。還逢見魚鼈麼。曰。往往遇之。師曰。遇時作麼生。韶曰。咄。縮頭去。師大笑。

孝義空禪師法嗣

徽州府茂源禪師。因平田來謁。師欲起身。田乃把住曰。開口卽失。閉口卽喪。去此二途。請師速道。師以手掩耳。田放手曰。一步易。兩步難。師曰。着甚麼死急。田曰。若非此箇阿師。不免諸方點檢。師不對。

□□府棗山光仁禪師。上堂。衆集。師於座前謂衆曰。不負平生行脚眼目。致個問來。還有麼。衆無對。師曰。若無。卽陞座去也。便登座。僧出禮拜。師曰。負我且從。爭奈大衆何。便歸方丈。翌日。有僧請辨前語意旨如何。師曰。齋時有飯與汝喫。夜後有牀與汝眠。一向煎迫我作甚麼。僧禮拜。師曰。苦苦。僧曰。請師直指。師乃垂足曰。舒縮一任老僧。

道吾智禪師法嗣

長沙府石霜山慶諸禪師。臨江新淦陳氏子。年十三。依洪井西山鑾公落髮。二十三嵩嶽受具。詣洛下學毘尼。知聽制終爲漸宗。回抵潯山。典米頭。一日。篩米次。潯曰。施主物。莫拋撒。師曰。不拋撒。潯於地上拾一粒曰。汝道不拋撒者箇擲。師無對。潯曰。莫輕者一粒。百千粒盡從者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者一粒生。未審者一粒。從甚麼處生。潯呵呵大笑。歸方丈。至晚上堂曰。大衆。米裏有蟲。諸人好看。師後參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苦。

提。吾喚沙彌。彌應諾。吾曰。添淨瓶水著。良久。却問師。汝適來問甚麼。師擬舉。吾便起去。師於此有省。吾將順世。垂語曰。我心中有有一物。久而爲患。誰能爲我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吾曰。賢哉賢哉。師後避世。混俗。長沙瀏陽陶家坊。朝遊夕處。人莫能識。一日。有僧自洞山來。師問。洞山和尚有何言句示徒。僧曰。解夏上堂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艸處去。良久曰。祇如萬里無寸艸處作麼生去。師曰。有人下語否。曰。無。師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艸。僧回。舉似洞山。山曰。大唐國裏能有幾人。因茲囊錫始露。於是衆以石霜請師住持。上堂。汝等諸人。自有本分事。不用馳求。無你是非處。無你較嚼處。一代時教。整理時人脚手。凡有言說。皆落今時。直至法身非身。此亦教家極則。我輩沙門。全無肯路。若分則差。不分則坐著泥水。但由心意。妄說見聞。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空中一片石。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賴汝不會。若會。即打破汝頭。問。如何是和尙本分事。師曰。石頭還汗出麼。問。到者裏爲甚麼却道不得。師曰。脚底著口。問。真身還出世也無。師曰。不出世。曰。爭奈真身何。師曰。瑠璃餅子口。僧在窗外問。咫尺之間。爲甚麼不覩師顏。師曰。徧界不曾藏。僧舉問雪峯。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峯曰。甚麼處不是石霜。僧回。舉似師。師曰。者老漢著甚死急。峯聞曰。老僧罪過。問。如何是和尙深深處。師曰。無鬚鎖子兩頭搖。雲蓋問。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師曰。堂中事。作麼生。蓋經半年。方對曰。無人接得渠。師曰。道即太煞道。祇道得八成。蓋曰。和尚又作麼生道。師曰。無人識得渠。蓋大悟。相國裴公參。師拈裴手中笏。問。在天子手中爲珪。在官人手中爲笏。在老僧手中。且道喚作甚麼。裴無對。師乃留下笏。示衆。初機未覩大事。先須識取頭。其尾自至。疎山仁便問。如何是頭。師曰。直須知有。曰。如何是尾。師曰。盡却今時。曰。有頭無尾時如何。師曰。吐得黃

金堪作甚麼。曰。有尾無頭時。如何。師曰。猶有依倚在。曰。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師曰。渠不作箇解會。亦未許渠在。僧辭。師問。船去。陸去。曰。遇船卽船。遇陸卽陸。師曰。我道半途稍難。僧無對。問。一毫穿衆穴時。如何。霜曰。直須萬年去。萬年後如何。霜曰。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汝拔萃。問。三千里外。遠聞石霜有箇不顧。師曰。是。曰。祇如萬象歷然。是顧。不顧。師曰。我道不驚衆。曰。不驚衆。是與萬象合。如何。是不顧。師曰。徧界不曾藏。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乃齧齒示之。僧不會。後問九峯曰。先師齧齒。意旨如何。峯曰。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又問雲蓋。蓋曰。我與先師有甚麼冤讎。問僧。近離甚處。曰。審道。師於面前畫一畫曰。汝刺脚與麼來。還審得者箇麼。曰。審不得。師曰。汝衲衣與麼厚。爲甚却審者箇不得。曰。某甲衲衣雖厚。爭奈審者箇不得。師曰。與麼。則七佛出世。也救你不得。曰。說甚七佛。千佛出世。也救某甲不得。師曰。太懵懂生。曰。爭奈聲。師曰。參堂去。僧曰。喏喏。問童子。不坐白雲牀時。如何。師曰。不打水。魚自驚。問。向前一箇童子。甚了事。如今向甚處去也。師曰。火焰上泊不得。却歸清涼世界去也。問。佛性如虛空。是否。師曰。臥時卽有。坐時卽無。問。忘收一足時。如何。師曰。不共汝同盤。問。風生浪起時。如何。師曰。湖南城裏太煞鬧。有人不肯過江西。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落花隨水去。曰。意旨如何。師曰。脩竹引風來。問。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冬天則有。夏天則無。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貴裔非常種。天生位自尊。曰。如何是朝生王子。師曰。白衣爲上輔。直指禁庭中。曰。如何是末生王子。師曰。循途方覺貴。漸進不知尊。曰。如何是化生王子。師曰。政威無比況。神用莫能儔。曰。如何是內生王子。師曰。重帷休勝負。金殿臥清風。師嘗有頌發揮其旨。誕生曰。天然貴胤本非功。德合乾坤育勢隆。始末一朝無雜種。分宮六宅不他宗。上和下睦陰陽順。共氣連枝器量同。欲識誕生王子父。



鶴騰霄漢出銀籠。朝生曰。苦學論情世莫羣。出來凡事已超倫。詩成五字三冬雪。筆落分毫四海雲。萬卷積功彰聖代。一心忠孝輔明君。鹽梅不是生知得。金榜何勞顯至勳。末生曰。久棲巖壑用工夫。艸榻柴扉守志孤。十載見聞心自委。一身冬夏衣縑無。澄凝含笑三秋思。清苦高名上哲圖。業就高科酬志極。比來臣相不當途。化生曰。傍分帝命爲傳持。萬里山河布政威。紅影日輪凝下界。碧油風冷暑炎時。高低豈廢尊卑奉。五袴蘇途遠近知。妙印手持煙塞靜。當陽那肯露纖機。內生曰。九重密處復何宣。挂弊由來顯妙傳。祇奉一人天地貴。從他諸道自分權。紫羅帳合君臣隔。黃閣簾垂禁制全。爲汝方隅宮屬戀。遂將黃葉止啼錢。師居石霜山二十年間。學衆有長坐不臥。屹若株杌。天下謂之枯木衆也。唐僖宗遣使賜紫衣。師讓不受。文德戊申二月己亥告寂。壽八十二。臘五十九。三月十五葬于院之西北隅。敕諡普會大師。塔曰見相。

長沙府漸源仲興禪師。在道吾爲侍者。因過茶與吾。吾提起蓋曰。是邪是正。師又手近前。目視吾。吾曰。邪則總邪。正則總正。師曰。某甲不恁麼道。吾曰。汝作麼生。師奪蓋子。提起曰。是邪是正。吾曰。汝不虛爲吾侍者。師便禮拜。一日。侍吾往檀越家弔慰。師拊棺曰。生邪死邪。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爲甚麼不道。吾曰。不道不道。歸至中路。師曰。和尚今日須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吾曰。打卽任打。道卽不道。師便打。吾歸院。恐知事知。令師且去。師乃禮辭。隱于村院。三年。一日。聞童子念經。至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卽現比丘身而爲說法處。有省。遂焚香遙禮曰。信知先師遺言。終不虛發。自是不會。却怨先師。先師旣沒。唯石霜嫡嗣。必爲證明。乃造石霜。霜見。便問。離道吾後。到甚處來。師曰。祇在村院寄足。霜曰。前來打先師因緣。會也未。師起身進前曰。却請和尚道一轉語。霜曰。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大悟。遂禮拜。設齋懺悔。他日持鉢。



復到石霜。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曰。作麼。師曰。覓先師靈骨。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先師靈骨。師曰。正好著力。霜曰。者裏針筭不入。著甚麼力。源持鋤肩。上便出。出住漸源。一日。在紙帳內坐。有僧來撥開帳。曰。不審。師以目視之。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七佛已前事。爲甚麼不會。僧舉似石霜。霜曰。如人解射。箭不中。一日。寶蓋約姪來訪。師乃捲起簾子。在方丈內坐。蓋一見。乃下却簾。便歸客位。師令侍者傳語曰。長老還涉不易。猶隔津在。蓋擒住侍者。與一掌。者曰。有堂頭和尚在。莫打某甲。蓋曰。爲有堂頭老漢。所以打你。者回。舉似師。師曰。猶隔津在。

淥清禪師。僧問。不落道。吾機請師別道。師曰。庭前紅莧樹。生葉不生華。良久。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正是道吾機。因甚麼不會。僧禮拜。師便打。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問。如何是無相。師曰。山青水綠。僧參。師以目視之。僧曰。者箇機關。於某甲分上用不著。師彈指三下。僧遶禪牀一匝。依位立。師曰。參堂去。僧出。師便喝。僧却以目視之。師曰。灼然用不著。

祖燈大統卷第十七終

祖燈大統卷第十八

△少林第十一世之四

雲巖晟禪師法嗣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瑞州府高安洞山廣利悟本良价禪師。會稽俞氏子。幼從師讀般若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以手捫面。問某甲有眼耳鼻舌。經何故言無。其師異之曰。吾非汝師。且送往五洩默公處披剃。廿一秉戒嵩山。首謁南泉。值設馬祖諱日齋。泉問衆曰。來日設馬祖齋。未審馬祖還來否。衆無對。師出對曰。待有伴卽來。泉曰。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師曰。和尚莫壓良爲賤。次參滄山。乃問。頃聞南陽有無情說法話。某甲未究其微。滄曰。闍黎試舉一徧看。師遂次第舉之。滄曰。我者裏亦有。祇是罕遇其人。師曰。乞師指示。滄豎起拂子曰。會麼。師曰。不會。請和尚說。滄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滄曰。此去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艸瞻風。必爲子之所重。師遂辭。徑造雲巖。舉前因緣了。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巖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巖曰。我若聞。汝卽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巖豎起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巖曰。我說法。汝尙不聞。豈況無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巖曰。豈不見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於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時方得知。巖乃問。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巖曰。還歡喜也無。師曰。歡喜則不無。如糞掃堆頭。拾得一顆明珠。問雲巖。擬欲相見時如何。曰。問取通事舍人。師曰。見問次。曰。向汝道甚麼。辭雲巖。巖曰。甚麼處去。師曰。雖離和尚。未卜所止。曰。莫湖南去麼。師曰。無。曰。莫歸鄉去麼。師曰。無。曰。早晚却回。師曰。待和尚有住處。卽來。曰。自此一別。難得相見。師曰。自此一別。難得不相見。臨行。又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真否。如何祇對。巖良久曰。祇者是。師沈吟。巖曰。价闍黎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以偈明之曰。切莫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

契如如。供養雲巖真次。僧問。先師道。祇者是。莫便是否。師曰。是。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在泐潭。見初首座示衆曰。也大奇。也大奇。佛界道界不思議。師遂問。佛界道界。卽且置。祇如說佛界道界底。是甚麼人。初久無對。師曰。何不速道。初曰。爭卽不得。師曰。道也未曾道。說甚麼爭卽不得。初又無對。師曰。佛之與道。俱是名言。何不引教。初曰。教道甚麼。師曰。得意忘言。初曰。猶將教意。向心頭作病在。師曰。說佛界道界底病大小。初又無對。初因此遂遷化。時咸以師爲問殺首座云。自唐宣宗大中年。開法新豐山。厥後盛化高安洞山。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闡一音。廣弘萬品。橫抽寶劍。剪除諸見稠林。妙叶弘通。截斷萬端穿鑿。又得本寂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由是洞上玄風。播於天下。故諸方共推尊之曰。曹洞宗。因雲巖諱曰。營齋。僧問。和尚於雲巖處。得何指示。師曰。雖在彼中。不蒙指示。曰。旣不蒙指示。又用設齋作甚麼。師曰。爭敢違背他。曰。和尚初見南泉。爲甚麼却與雲巖設齋。師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佛法。祇重他不爲我說破。又因設忌齋。僧問。和尚爲先師設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曰。爲甚麼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卽孤負先師。問。欲見和尚本來師。如何得見。師曰。年牙相似。卽無阻矣。僧擬進語。師曰。不躡前蹤。別請一問。僧無對。雲居膺曰。恁麼則不見和尚本來師也。問。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師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師曰。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上堂。還有不報四恩三有者麼。衆無對。乃曰。若不體此意。何能超始終之患。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無間斷。始得相應。切宜努力。莫閑過日。問僧。甚處來。曰。遊山來。師曰。還到頂麼。曰。到。師曰。頂上還有人麼。曰。無人。師曰。恁麼則闍黎不到頂也。曰。若不到頂。爭知無人。師曰。何不且住。

曰某甲不辭住西天。有人不肯。師曰我疑你在。與泰首座冬節喫果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泰曰過在動用中。師喚侍者。掇退果桌。問雪峯。從甚麼處來。曰天台來。師曰見智者否。曰義存喫鐵棒有分。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大似駭雞犀。問蛇吞蝦蟆。救則是不救。則是不救。師曰救則雙目不睹。不救則形影不彰。有僧不安。求師見。師遂至彼。僧曰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師曰你是甚麼人家男女。曰某甲是大闡提人家男女。師默之。僧曰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老僧日前也向人家屋簷下過來。曰回互不回互。師曰不回互。曰教某甲向甚麼處去。師曰粟畚裏去。僧噓一聲曰珍重。便坐脫。師以拄杖敲頭三下曰汝祇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夜參不點燈。有僧出問話退。師令侍者點燈。乃召適來問話僧出來。其僧近前。師喚侍者曰將取三兩粉來。與者上座。其僧拂袖便出。忽有省發。遂罄捨衣資。設齋留三年。一日辭師。師曰善爲時。雪峯侍立。問祇如者僧辭去。幾時却來。師曰他祇知一去不解再來。僧歸堂。就衣鉢下坐化。峯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雪峯上問訊。師曰入門來須有語。不得道早箇入了也。峯曰某甲無口。師曰無口且從還我眼來。峯無語。般柴次。雪峯於師前拋下一束。師曰重多少。峯曰盡大地人提不起。師曰爭得到者裏。峯無語。問僧甚麼處來。曰三祖塔頭來。師曰既從祖師處來。又要見老僧作甚麼。曰祖師卽別。學人與和尚不別。師曰老僧欲見闍黎本來師。還得否。曰亦須待和尚自出頭來始得。師曰老僧適來暫時不在。官人問有人修行否。師曰待公作男子卽修行。僧問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乃合掌頂戴。問僧何方來。曰德山來。師曰來作甚麼。曰孝順和尚。師曰世間甚麼物最孝順。僧無對。上堂有一人在千人萬人中。不肯一人。不向一人。你道此人具何面目。雲



居出曰某甲參堂去。有時曰體得佛向上事方有些子語話分。僧便問如何是語話。師曰語話時。闍黎不聞。曰和尚還聞否。師曰待我不語話時。即聞。問如何是正問正答。師曰不從口裏道。曰若有人問師還答否。師曰也未曾問。問如何是從門入者非寶。師曰便休便休。問和尚出世幾人肯。師曰並無一人肯。曰爲甚麼無人肯。師曰爲他箇箇氣字如王。師問講維摩經僧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喚作甚麼語。曰讚法身語。師曰法身是讚何用更讚。問時時勤拂拭爲甚麼不得他衣鉢。師曰直饒本來無一物也未合得他衣鉢。曰未審甚麼人合得。師曰不入門者。曰祇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師曰雖然如此不得不與他。却問僧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合得他衣鉢。汝道甚麼人合得。時有僧下九十六轉語並不契。末後一語始愜師意。師曰闍黎何不早恁麼道。別有一僧密聽不聞後一語遂請益其僧。僧恪不說。三年相從終不爲舉。一日持刀迫曰若不爲某舉殺上座去也。僧乃曰直饒將來亦無處著。其僧禮謝。有庵主不安。凡見僧便曰相救相救。下語者皆不契。師乃過庵訪之。主亦曰相救。師曰甚麼相救。主曰莫是藥山之孫雲巖嫡子麼。師曰不敢。主乃合掌曰却煩大家相送。便遷化。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火後一莖茆。問和尚尋常教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私。曰祇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闍黎因甚顛倒。曰甚處是學人顛倒。師曰若不顛倒因甚喚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師謂衆曰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語話分。僧便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非佛。因與密師伯過水。乃問過水事作麼生。伯曰不濕脚。師曰老老大大作者箇語話。伯曰你又作麼生。師曰脚不濕。問僧甚處去來。曰製鞵來。師曰自解依他。曰依他。師曰他還指教汝也無。曰尤即不違。僧問茱萸如何是沙



門行。莫曰：行則不無，有覺卽乖。別有僧舉似師，師曰：他何不道？未審是甚麼行。僧遂進此語。莫曰：佛行佛行。僧回舉似師，師曰：幽州猶似可，最苦是新羅。僧却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頭長三尺，頸長二寸。師令侍者持此語問三聖。聖於侍者手上掐一指。侍者回舉似師，師肯之。見幽上座來，遽起向禪牀後立。幽曰：和尚爲甚麼回避學人？師曰：將謂闍黎不見老僧。問：如何是玄中又玄？師曰：如死人舌。洗鉢次，見兩鳥爭蝦蟆，有僧便問：者箇因甚麼到恁麼地？師曰：祇爲闍黎。問：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師曰：禾莖粟穀。問：三身中阿那身不墮衆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僧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作麼生？山曰：要頭便斫去。又問雪峯，峯以拄杖劈口打曰：我亦曾到洞山來。問文殊普賢來參時如何？師曰：趕向水牯牛隊裏去。曰：和尚入地獄如箭射？師曰：全得他力。有官人謂師曰：三祖信心銘，弟子擬註。師曰：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官人作麼生註？官人無語。看稻次，見朗上座牽牛。師曰：者箇牛須好看，恐吃稻去。朗曰：若是好牛，應不喫稻。問：如何是青山白雲父？師曰：不森森者是。曰：如何是白雲青山兒？師曰：不辨東西者是。曰：如何是白雲終日倚？師曰：去離不得。曰：如何是青山總不知？師曰：不顧視者是。問：清河彼岸是甚麼艸？師曰：是不萌之艸。五位正偏頌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覲面別無真，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還同火裏蓮，宛然自有衝天志。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終歸炭裏坐。上堂：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共功時作麼生？功功時作麼生？僧便問：如何是向？師曰：喫飯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奉？師曰：背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功？師曰：放下饅頭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共功？師曰：不得。

色曰。如何是功。師曰。不共。仍示以頌。向曰。聖主由來法帝堯。御人以禮曲龍腰。有時開市頭邊過。到處文明賀聖朝。奉曰。淨洗濃粧爲阿誰。子規聲裏勸人歸。百花落盡啼無盡。更向亂峯深處啼。功曰。枯木花開劫外春。倒騎玉象趁麒麟。而今高隱千峯外。月皎風清好日辰。共功曰。衆生諸佛不相侵。山自高兮水自深。萬別千差明底事。鷓鴣啼處百花新。功曰。頭角纔生已不堪。擬心求佛好羞慚。迢迢空劫無人識。肯向南詢五十三。因曹山辭師。囑曰。吾在雲巖。親印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付於汝。其詞曰。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護。銀盃盛雪。明月藏鷺。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動成窠臼。差落顧佇。背觸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卽屬染污。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爲物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爲。不是無語。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不得物。語未正故。如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如莖<sub>徒結</sub>艸味。如金剛杵。正中妙挾。敲唱雙舉。通宗通塗。挾帶挾路。錯然則吉。不可犯忤。天真而妙。不屬迷悟。因緣時節。寂然昭著。細入無間。大絕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卽是規矩。宗通趣極。眞常流注。外寂中搖。係駒伏鼠。先聖悲之。爲法檀度。隨其顛倒。以緇爲素。顛倒想滅。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鼻。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狸奴白牯。羿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直。巧力何豫。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又曰。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辯驗眞僞。有三種滲漏。一曰。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曰。情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枯。三曰。語滲漏。究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於此三種。子宜知之。綱要偈三首。一。敲唱

俱行。金針雙鎖備。叶路隱全該。寶印當風妙。重重錦縫開。二。金鎖玄路。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忘進退。金鎖網鞵鞵。三。不墮凡聖。事理俱不涉。同照絕幽微。背風無巧拙。電火爍難追。上堂。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箇中意。一老一不老。示衆。欲知此事。如人家養三子。以一著州中。一著村中。一著縣中。其一家中錢物。其一用外處錢物。有一不得家中錢物。亦不得外處錢物。且道那一箇合在州中。那一箇合在縣中。那一箇合在村中。有僧便問。三箇莫明輕重否。師曰。是。曰。如何是此人出身處。師曰。知有却不知有。是此人出身處。曰。未審此人。從今日去也無。師曰。亦從今日去。曰。怎麼則屬功也。師曰。是。曰。喚作甚麼功。師曰。喚作功就之功。曰。此人還知有州中人否。師曰。知有始解舉重。曰。怎麼則村中人全明過也。師曰。是。曰。如何是此人過處。師曰。不知有。喚作閑人。是此人過處。不見先師道。今時學道之人。須知有轉身處始得。問僧。世間何物最苦。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與密師伯行次。指路傍院。曰。裏面有人說心說性。密曰。是誰。師曰。被師伯一問。直得去死十分。密曰。說心說性底誰。師曰。死中得活。問僧。名甚麼。曰。某甲。師曰。阿那箇是闍黎主人公。曰。見祇對次。師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祇認得驢前馬後底。將爲自己。佛法平沈。此其是也。賓中主。尙未分。如何辨得主中主。僧便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闍黎自道取。曰。某甲道得。卽是賓中主。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怎麼道卽易。相續也大難。遂示頌曰。嗟見今時學道流。千千萬萬認門頭。恰似入京朝聖主。祇到潼關便卽休。師不安。令沙彌傳語雲居。乃囑曰。他或問和尚安樂否。但道雲巖路相次絕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他打汝。沙彌領旨去。傳語聲未絕。早被雲居打一棒。沙彌無語。師將示寂。謂衆曰。吾有閑名在世。誰人爲吾除得。衆皆無對。時沙彌出曰。請和尚法號。師曰。吾閑名。

已謝。問和尚違和。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師曰。老僧看他有分。曰。未審和尚看他時如何。師曰。老僧看時。卽不見有病。師乃問僧。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與吾相見。僧無對。師示頌曰。學者恆沙無一悟。過在尋他舌頭路。欲得忘形泯蹤跡。努力慙慙空裏步。乃命剃髮澡身。披衣聲鐘。辭衆。儼然坐化。時大衆號慟。移晷不止。師忽開目。謂衆曰。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真修行。勞生息死。於悲何有。復令主事辦愚癡齋。衆猶慕戀不已。延七日。食具方備。師亦隨衆。齋畢。乃曰。僧家無事。大率臨行之際。勿須喧動。遂歸丈室。端坐長往。當唐懿宗咸通己丑三月八日。壽六十三。臘四十三。敕諡悟本禪師。塔曰慧覺。

順天府涿州杏山鑒洪禪師。臨濟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咩咩。濟曰。瘞却杏山口。師曰。老兄作麼生。濟曰。者畜生。師便休。師五詠十秀。皆暢玄風。滅後茶毘。收五色舍利建塔焉。

長沙府神山僧密禪師。師在南泉打羅次。泉問。作甚麼。師曰。打羅。曰。手打脚打。師曰。却請和尚道。泉曰。分明記取。向後遇明眼作家。但恁麼舉似。與洞山渡水。山曰。莫錯下脚。師曰。錯卽過不得也。山曰。不錯底事作麼生。師曰。共長老過水。與洞山鉏茶園。山擲下鑊頭。曰。我今日一點氣力也無。師曰。若無氣力。爭解恁麼道。山曰。汝將謂有氣力底是那。師休去。問。一地不見二地時如何。師曰。汝莫錯否。汝是何地。問。生死事大。乞師一言。師曰。汝何時生死去來。曰。某甲不會。請師說。師曰。不會。須死一場始得。與洞山行次。見一兔子從艸中躍出。師曰。俊哉。大似白衣拜相。洞曰。老老大大作者。箇說話。師曰。你又作麼生。洞曰。積代簪纓。暫時落魄。問洞山。知識所通。莫不遊踐。徑截處。乞師一言。洞曰。師伯意。何得取功。師因斯頓覺。下語非常。把針次。洞山問。作甚麼。師曰。把針。洞曰。把針事作麼生。師曰。針針相似。洞曰。二十年同行。作者箇語話。師曰。



長老又作麼生。洞曰：如大地火發。與洞山過獨木橋。洞先過了。拈起木橋曰：過來。師喚价闍黎。洞乃放下橋木。

幽谿和尚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起身。遶禪牀一匝而坐。僧擬進語。師與一踢。僧歸位而立。師曰：汝恁麼。我不恁麼。汝不恁麼。我却恁麼。僧再擬進語。師又與一踢曰：三十年後。吾道大行。問：如何。是祖師禪。師曰：泥牛步步出人前。問：處處該不得時。如何。師曰：夜半石人無影像。縱橫不辨往來源。

### 船子誠禪師法嗣

岳州府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峴亭廖氏子。九歲出家。龍牙山。依年受戒。聽習經論。該練三學。出住潤州鶴林。因道吾勸發。往見船子。得師資道契焉。唐咸通庚寅。開法夾山。上堂。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今。以佛祖言句爲人師範。如此却成狂人無智人去。他只指示汝。無法本是道。道無一法。無佛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取。無法可捨。所以老僧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具眼在。何故。皆屬所依。不得自在。本祇爲生死茫茫。識性無自由分。千里萬里。求善知識。須具正眼。求脫虛謬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爲復實有。爲復實無。若人定得。許汝出頭。上根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器。波波浪走。何不向生死中定當取。何處更疑。佛疑祖。替汝生死。有智人笑汝。汝若不會。更聽一頌。勞持生死法。唯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浮漚。僧問：從上立祖意教意。和尚此間。爲甚麼却言無。師曰：三年不喫飯。目前無饑人。曰：既是無饑人。某甲爲甚麼不悟。師曰：祇爲悟。迷却闍黎。復示偈曰：明明無悟法。悟法却迷人。長舒兩脚睡。無僞亦無真。問：十二分教及祖意。和尚爲甚麼不許人問。師曰：是老僧坐具。曰：和尚以何法示人。師曰：虛空無挂針之



路。子虛徒撚線之功。又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金粟之苗裔。舍利之眞身。罔象之玄談。是野狐之窟宅。上堂。不知天曉。悟不由師。龍門躍鱗。不墮漁人之手。但意不寄私緣。舌不親玄旨。正好知音。此名俱生話。若向玄旨疑去。賺殺闍黎。困魚止灤。鈍鳥棲蘆。雲水非闍黎。闍黎非雲水。老僧於雲水而得自在。闍黎又作麼生。上堂。明不越戶。穴不棲巢。目不顧他位裏。脚不踏他位裏。六戶不掩。四衢無蹤。學不亭午。意不立玄。千劫眼不借舌頭底。萬劫舌頭不顧眼中明。峻機不假鋒鋌。事到者裏。有甚麼事。闍黎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西川座主罷講。徧參到白馬。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白馬曰。如車二輪。如鳥二翼。主曰。將爲禪門別有長處。元來不出教乘。遂歸蜀。後仰師名。令小師持此語。往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雕砂無鏤玉之談。結艸乖道人之意。主聞舉。乃遙禮曰。元來禪門中別有長處。問。如何是道。師曰。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曰。不會。師曰。清清之水。遊魚自迷。上堂。聞中生解。意下丹青。目前卽美。久蘊成病。青山與白雲。從來不相到。機絲不挂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嘉祥一路。智者知疏。瑞艸無根。賢者不貴。問。如何是本。師曰。飲水不迷源。問。古人布髮掩泥。當爲何事。師曰。九鳥射盡。一翳猶存。一箭墮地。天下黯黑。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僧又問。石霜撥塵見佛時。如何。霜曰。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問。舉似師。師上堂。舉了。乃曰。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風吹荷葉滿池青。十里行人較一程。問。兩鏡相照時。如何。師曰。蚌呈無價寶。龍吐腹中珠。問。如何是寂默中事。師曰。寢殿無人。有小師侍師日久。師令行脚徧參。一日歸省曰。和尚。有如是奇特事。何不早向某甲說。師曰。汝蒸飯。吾著火。汝行益。吾展鉢。甚處不是向汝說處。小師忽悟入。師喫茶了。自烹一碗。過與侍者。者

擬接。師乃縮手曰：是甚麼者？無對。座主問：若是教意，某甲卽不疑。祇如禪門中事，如何？師曰：老僧祇解變生爲熟。問：如何是實際之理？師曰：石長無根樹，山含不動雲。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虛空無影像，足下野雲生。在瀉山作典座。瀉問：今日喫甚麼？師曰：兩年同一春。瀉曰：好好修事著。師曰：龍宿鳳巢。問：如何識得家中寶？師曰：忙中爭得作閑人。問：如何是相似句？師曰：荷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似錐。復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問：如何是一老一不老？師曰：青山元不動，澗水鎮長流。上堂：金烏玉兔，交互爭輝。坐却日頭，天下黯黑。上脣與下脣，從來不相識。明明向君道，莫令眼顧著。何也？日月未足爲明，天地未足爲大，空中不運斤，巧匠不遺蹤。見性不留佛，悟道不存師。尋常老僧道，目覩瞿曇，猶如黃葉。一大藏教，是老僧坐具。祖師玄旨，是破艸鞋。寧可赤脚，不著最好。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此間無賓主。曰：尋常與甚麼人對談？師曰：文殊與吾攜水去，普賢猶未折花來。上堂：我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僧便問：承和尚有言，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是否？師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師休去。至明日普請，掘一坑，令侍者請昨日問話僧至。曰：老僧二十年說無義語，今日請上座打殺老僧，埋向坑裏，便請便請。若不打殺老僧，上座自著打殺，埋在坑裏始得。其僧歸堂，束裝潛去。上堂：百艸頭薦取老僧，闌市裏識取天子。虎頭上座參。師問：甚處來？曰：湖南來。師曰：曾到石霜麼？曰：要路經過，爭得不到。師曰：聞石霜有毬子話，是否？曰：和尚也須急著眼始得。師曰：作麼生是毬子？曰：跳不出。師曰：作麼生是毬杖？曰：沒手足。師曰：且去。老僧未與闍黎相見。明日，陞座曰：昨日新到在麼？虎頭出，應諾。師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頭曰：今日雖問，要且不是。師曰：片月難明，非關天地。頭曰：莫尿沸，便作掀禪牀勢。師

曰。且緩緩。虧著上座甚麼處。頭豎起拳曰。目前還著得者箇麼。師曰。作家作家。頭又作掀禪牀勢。師曰。大眾看者一員戰將。若是門庭布列。山僧不如他。若據入理深談。也較山僧一級地。上堂。眼不挂戶。意不停玄。直得靈艸不生。猶是五天之位。珠光月魄。不是出頭時。畢竟作麼生。即得良久曰。此間無老僧。五路頭無闍黎。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華落碧巖前。問僧。甚麼處來。曰。洞山來。師曰。洞山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有三路接人。師曰。何者三路。曰。玄路。鳥道。展手。師曰。實有此語否。曰。實有。師曰。軌持千里鈔。林下道人悲。唐僖宗中和辛丑十一月七日。召主事曰。吾與衆僧話道累歲。佛法深旨。各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即去。汝等善自保護。如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輒生惆悵。言訖。奄然而逝。其月二十九日。塔于本山。壽七十七。臘五十七。敕謚傳明大師。塔曰永濟。

遂州圓禪師法嗣

西安府終南山圭峯宗密禪師。果州西充何氏子。家本豪盛通儒。冠歲探釋典。唐元和丁亥。將赴試。偶造遂州法席。若有宿契。披剃進具。一日。隨衆僧齋于任灌家。居下位。以次受經。得圓覺十二章。覽未終軸。感悟流涕。歸以所悟告遂。遂撫之曰。汝當大弘圓頓之教。此諸佛授汝耳。行矣。無滯一隅。師奉命辭去。因謁南印忠。忠曰。子傳教人也。當宣導於帝都。復走洛陽。見奉國照。照曰。子菩薩人也。誰能識之。尋抵襄漢。因僧授澄觀。所撰華嚴疏。一覽便能講演。自慶所遇。曰。吾禪遇南宗。教逢圓覺。今復遇茲絕筆。罄竭于懷。何幸如之。講終。思見疏主。乃先通書。遙敘師資。後乃上都見觀。觀曰。毘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由是豫觀之室。日新其德。北遊清涼山。回住鄆縣草堂寺。未幾。復入終南圭峯。太和中。文宗帝徵入內。賜紫。問法。相國裴公休。尤能

深入堂奧。師以禪教學者互相非毀。著禪源諸詮。寫錄諸家所述。詮表禪門根源。集爲一藏。其都序略曰。禪是天竺之語。具云禪那。此云思惟修。亦云靜慮。皆定慧之通稱也。源者是一切衆生本覺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名爲禪。此性是禪之本源。故云禪源。亦名禪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故云理行。然今所集諸家述作。多譚禪理。少說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今時有人。但目真性爲禪者。是不達理行之旨。又不辨華竺之音也。然非離真性別有禪體。但衆生迷真合塵。卽名散亂。背塵合真。方名禪定。若直論本性。卽非真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誰言禪乎。况此真性。非唯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衆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藏識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地。萬行不出六波羅蜜。禪者但是六中之一。當其第五。豈可都目真性爲一禪行哉。然禪定一行。最爲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用。萬行萬德。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人欲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路。至於念佛求生淨土。亦修十六觀禪。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等也。又真性卽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門則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禪。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卽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磨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嶽天台。令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唯達磨所傳者。頓同佛。



體迥異諸門。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卽成聖。疾證菩提。失卽成邪。速入塗炭。先祖革昧防失。故且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泊乎法久成弊。錯謬者多。故經論學人。疑謗亦衆。原夫佛說頓教漸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二門。各相符契。今講者。偏彰漸義。禪者。偏播頓宗。禪講相逢。胡越之隔。宗密不知宿生何作。熏得此心。自未解脫。欲解他縛。爲法忘於軀命。愍人切於神情。每歎人與法差。法爲人病。故別撰經律論疏。大開戒定慧門。顯頓悟資於漸修。證師說符於佛意。意旣本末而委示。文乃浩博而難尋。汎學雖多。秉志者少。况迹涉名相。誰辨金鑰。徒自疲勞。未見機感。雖佛說悲增是行。而自慮愛見難防。遂捨衆入山。習定均慧。前後息慮。相繼十年。微細習情。起滅彰於靜慧。差別法義。羅列現於空心。虛隙日光。纖埃擾擾。清潭水底。影像昭昭。豈比夫空守默之癡禪。但尋文之狂慧者也。然本因了自心。而辨諸教。故懇情於心宗。又因辨諸教。而解修心。故虔誠於教義。教也者。諸佛菩薩所留經論也。禪也者。諸善知識所述句偈也。但佛經開張。羅大千八部之衆。禪偈撮略。就此方一類之機。羅衆則莽蕩難依。就機則指的易用。今之纂集。意在斯焉。有答史山人十問書。及答山南溫造尙書問道書。皆徹見佛祖心髓。發洩無遺。會昌辛酉正月六日。於興福院誠門人。令昇屍施鳥獸。焚骨散之。勿得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講道七日。其餘住持儀則。當合律科。違者非吾弟子。言訖。坐滅。二十二日。道俗等奉全身于圭峯。二月十三日。茶毘。得舍利。明白潤大。後門人泣而求之。皆得於煨燼。乃藏之石室。暨宣宗再闢眞教。追諡定慧禪師。塔曰青蓮。壽六十二。臘三十四。

牛頭忠禪師法嗣

台州府天台山佛窟巖。惟則禪師。京兆長孫氏。初謁忠。大悟玄旨。後隱天台瀑布之西巖。憲宗元和中。慕道。



者日至。弟子可素營辦。漸成法席。稱佛窟焉。一日。示衆曰。天地無物也。物我無物也。雖無物也。而未嘗無物也。如此。則聖人如影。百姓如夢。孰爲死生哉。至人以是能獨照。能爲萬物主。吾知之矣。汝等知之乎。僧問。如何是那羅延箭。師曰。中的也。忽一日。告門人曰。汝當自勉。吾何言哉。閱二日。跏趺而寂。壽八十。臘五十。有八。後三年。塔全身于本山。唐韓文公撰碑。文存國清寺。

### 鶴林素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國一道欽禪師。蘇州崑山朱氏子。年二十八。遇鶴林。躬與落髮。乃戒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卽止。師南邁。抵臨安。見東北一山。問樵者。知爲徑山。乃駐錫焉。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山上有鯉魚。海底有蓬塵。馬祖令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緘。於圓相中著一點。却封回。忠國師聞。乃曰。欽師猶被馬師惑。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師曰。待吾滅後。卽向汝說。馬祖令智藏來問。十二時中。以何爲境。師曰。待汝回去。時有信。藏曰。如今便回去。師曰。傳語却須問取曹溪。崔趙公問。弟子今欲出家。得否。師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公於是有省。唐大曆戊申。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瞻禮。一日。同忠國師在內庭坐次。見帝駕來。師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謂國師曰。欲錫欽師一名。國師欣然奉詔。乃賜號國一焉。後辭歸本山。於德宗貞元壬申十二月示疾。說法而逝。諡大覺禪師。

### 祖燈大統卷第十八終

祖燈大統卷第十九

△少林第十二世之一

仰山寂禪師法嗣

袁州府仰山第二世西塔光穆禪師。僧問。如何是正聞。師曰。不從耳入。曰。作麼生。師良久曰。還聞麼。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同別且置。汝道瓶漿裏甚麼物出來入去。問。如何是頓。師作圓相示之。曰。如何是漸。師以手空中撥三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無佛性。

平陽府霍山景通禪師。初在歸宗會下。忽一夜連叫曰。我大悟也。衆駭之。明日上堂。衆集。宗曰。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曰。某甲。宗曰。汝見甚麼道理。便言大悟。師曰。師姑元是女人作。宗異之。師辭去。宗門送與笠子。師接笠戴頭上便行。更不同頭。次參仰山。值山閉目坐。師乃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唐土六祖亦如是。天下老和尚亦如是。景通亦如是。語訖。向右邊翹一足而立。山下禪牀打四藤條。師因此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住後。有行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禮拜者曰。和尚爲甚麼禮俗人。師曰。汝不見道。尊重弟子。問僧。甚麼處來。僧提起坐具。師曰。龍頭蛇尾。問。如何是佛。師便打。僧亦打。師曰。汝打我有道理。我打汝無道理。僧無對。師連棒趁出。祕魔巖常持一木叉曰。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速道速道。罕有契其機者。師聞。乃躬往勸之。既見。不禮拜。便攬入懷裏。巖乃拊師背三下。師起。拍手曰。三千里外賺我來。三千里外賺我來。便回。後居臺山法華寺。化緣將畢。先備薪於郊野。徧辭檀信。食訖。至薪所。

謂弟子曰。日午當來報。至日午。師自執炬。登積薪上。說偈曰。舉手攀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以笠置頂。後作圓光相。手執拄杖。作降魔杵勢。立終於紅燄中。

杭州府龍泉無著文喜禪師。嘉禾語溪朱氏子。七歲依本邑常樂寺國清出家。剃染後。習律聽教。屬會昌沙汰。反服韜晦。大中初。例重懺度。於鹽官齊峯寺。後謁大慈。慈俾師徧參。咸通壬午。參仰山于洪州觀音。頓明心法。充典座。文殊嘗現粥鉢上。師以攪粥筯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殊乃說偈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一日。有異僧來求齋食。師減己分饋之。仰山預知。問曰。適來果位人至。汝給食否。師曰。輟己回施。仰曰。汝大利益。後旋浙。止千頃山。會巢寇亂。避湖州仁王院。光啓乙巳。錢王請主龍泉。僧問。如何是涅槃相。師曰。香烟盡處驗。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喚院主來。者師僧患顛。問。如何是自己。師默然。僧罔措。再問。師曰。青天蒙昧夜。不向月邊飛。大順庚戌。錢王奏賜紫衣。丁巳。署無著禪師號。光化庚申冬。示疾。十月二十七日。子夜。告衆曰。三界心盡。卽是涅槃。言訖。跏趺而終。白光照室。竹樹同色。壽八十。臘六十。塔于靈隱西塢。天復壬戌。田頴許再思之亂。寇發。師塔。觀肉身不壞。爪髮俱長。武肅錢王異之。遣裨將邵志重加封瘞。至宋寧宗嘉定庚辰。遷于大慈山智覺壽塔左。清順治七年庚寅。又遷于勝果山右肩上。

新羅國五觀山了悟順支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豎拂子。僧曰。莫者箇便是麼。師放下拂子。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甚麼字。師作圓相示之。有僧於師前作五花圓相。師畫破。作一圓相。袁州府仰山南塔光涌禪師。豫章豐城章氏子。母乳之夕。神光照庭。廐馬皆驚。因以光涌名之。少甚俊敏。依

仰山剃度北游。謁臨濟。復歸侍山。山曰。汝來作甚麼。師曰。省覲和尚。山曰。還見和尚麼。師曰。見。山曰。和尚何似一頭驢。師曰。某甲見和尚亦不似佛。山曰。若不似佛。似箇甚麼。師曰。若有所似。與驢何別。山大驚曰。凡聖兩忘。情盡體露。吾以此驗人二十年。無決了者。子善保任之。山每指謂人曰。此子肉身佛也。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文殊還有師否。師曰。遇緣卽有。曰。如何是文殊師。師豎起拂子。僧曰。莫祇者是麼。師放下拂子。叉手。問。如何是妙用一句。師曰。水到渠成。問。眞佛住在何處。師曰。言下無相。也不在別處。袁州府仰山東塔和尚。僧問。如何是君王劍。師曰。落纜不采功。曰。用者如何。師曰。不落人手。問。法王與君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掌無私。曰。見後如何。師曰。中間絕像。

香嚴閑禪師法嗣

吉安府止觀和尚。僧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攔胸與一拓。問。如何是頓。師曰。非梁陳。

鳳陽府壽州紹宗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有官人謂師曰。見說江西不立宗。師曰。遇緣卽立。曰。遇緣立箇甚麼。師曰。江西不立宗。

成都府南禪無染禪師。僧問。無句之句。師還答也無。師曰。從來祇明恁麼事。曰。畢竟如何。師曰。且問看。成都府長平山禪師。僧問。視瞬不及處。如何。師曰。我眨眼也沒工夫。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西天來。唐土去。

成都府崇福演教禪師。僧問。如何是寬廓之言。師曰。無口道得。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今日明日。德安府大安山清幹禪師。僧問。從上諸聖。從何而證。師乃斫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羊頭車子推。

明月。

西安府終南山豐德寺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觸事面牆。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終不更問人。襄陽府均州武當山佛巖暉禪師。僧問。某甲頃年有疾。又中毒藥。請師醫。師曰。二宜湯一碗。問。如何是佛向上事。曰。螺髻子。曰。如何是佛向下事。師曰。蓮華座。九江府廬山雙谿田道者。僧問。如何是啐啄之機。師以手作啄勢。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甚麼處得箇問頭來。

### 徑山誣禪師法嗣

南昌府米嶺和尚。常語曰。莫過於此。僧問。未審是甚麼莫過於此。師曰。不出是。僧後問長慶。爲甚麼不出是。慶曰。汝擬喚作甚麼。

### 雙峯和尚法嗣

福州府雙峯古禪師。本業講。因參先雙峯。峯問。大德甚麼處住。曰。城裏。峯曰。尋常還思老僧否。曰。常思和尚。無由禮覲。峯曰。祇者思底便是大德。師從此領旨。卽罷講。入山執侍數年。後到石霜。但隨衆而已。更不參請。衆謂古侍者嘗受雙峯印記。往往聞于石霜。霜欲詰其所悟。而未得便。因師辭。霜將拂子門送。召曰。古侍者。師回首。霜曰。擬著卽差。是著卽乖。不擬不是。亦莫作箇會。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好去好去。師應喏喏。卽前邁。尋屬雙峯示寂。師繼其席。僧問。和尚當時辭石霜。石霜怎麼道。意作麼生。師曰。祇教我不著是非。

### 睦州明禪師法嗣

祖燈大統卷第十九 少林第十二世之一

徑山誣禪師法嗣

雙峯和尚法嗣

睦州明禪師法嗣

一百四十七



睦州刺史陳操尚書齋次。拈起餠餅問僧。江西湖南還有者箇麼。曰。尚書適來喫箇甚麼。公曰。敲鐘謝響。又齋僧次。躬自行餅。一僧展手擬接。公却縮手。僧無語。公曰。果然果然。問僧。有箇事與上座商量得麼。曰。合取狗口。公自攔口曰。某甲罪過。曰。知過必改。公曰。恁麼。則乞上座口喫飯得麼。齋僧自行食次。乃曰。上座施食。僧曰。三德六味。公曰。錯。僧無對。與僚屬登樓次。見數僧行來。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脚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曰。待來勘過。須臾。僧至樓前。公驚喚上座。僧皆舉首。公謂諸官曰。不信道。公到資福。福見來。便畫一圓相。公曰。弟子與麼來。早是不着便。更畫圓相作麼。福於中着一點。公曰。將謂是南番舶主。福便歸方丈。閉却門。與禪者頌曰。禪者有玄機。機玄是復非。欲了機前旨。咸於句下違。

臨濟玄禪師法嗣之一

長沙府灌谿志閑禪師。魏府館陶史氏子。幼從柏巖披剃受具。首參臨濟。濟驚胸擲住。師曰。領領。濟拓開曰。且放汝一頓。師離濟。訪末山。住後。上堂曰。我在臨濟。爺爺處得半杓。末山孃孃處得半杓。共成一杓。喫了直至如今飽不饑。僧問。請師不借借。師曰。滿口道不得。又曰。大庾嶺頭佛不會。黃梅路上沒衆生。會下一僧去參石霜。霜問甚處來。曰。灌谿。霜曰。我南山不如他北山。僧無對。僧回。舉似師。師曰。何不道灌谿修涅槃堂了也。問。久嚮灌谿。到來祇見漚麻池。師曰。汝祇見漚麻池。且不見灌谿。曰。如何是灌谿。師曰。劈箭急。問。如何是古人骨。師曰。安置不得。曰。爲甚麼安置不得。師曰。金烏那教下碧天。問。金鎖斷後如何。師曰。正是法汝處。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鉢裏盛飯。鑊裏盛羹。曰。學人不會。師曰。饑則食。飽則休。上堂。十方無壁落。四畔亦無門。露裸裸。赤灑灑。無可把。便下座。問。如何是一色。師曰。不隨。曰。一色後如何。師曰。有。

闍黎承當分也無。問。今日一會。抵敵何人。師曰。不爲凡聖。問。一句如何。師曰。不落千聖機。問。如何是洞中水。師曰。不洗人。唐昭宗乾寧乙卯五月二十九日。問侍者曰。坐死者誰。曰。僧伽。師曰。立死者誰。曰。僧會。師乃行六七步。垂手而逝。

順天府譚空和尚。鎮州牧有姑爲尼。行脚回。欲開堂爲人。牧令師勘過。師問。見說汝欲開堂爲人。是否。尼曰。是。師曰。尼是五障之身。汝作麼生爲人。尼曰。龍女八歲。南方無垢世界成等正覺。又作麼生。師曰。龍女有十八變。你試一變看。尼曰。設使變得。也祇是箇野狐精。師便打。牧聞舉。乃曰。和尚棒折那。僧問。德山棒。臨濟喝。未審那箇最親。師曰。已前在衆時。老僧也曾商量來。僧便喝。師曰。却是汝會。僧曰。錯。師便打。上堂。僧出曰。擬問不問時如何。師曰。噯。僧便喝。師曰。因。僧又喝。師拈拄杖。僧曰。瞎。師拋下拄杖曰。今日失利。僧曰。草賊大敗。便歸衆。師以手向空點一點曰。大衆。還有人辯得麼。若有辯得者。出來對衆道看。師良久曰。頂門上眼。也鑒不破。便下座。寶壽問。除却中上二根人來時。師兄作麼生。師曰。汝適來舉。早錯也。壽曰。師兄也不得無過。師曰。汝却與我作師兄。壽側掌曰。者老賊。

眞定府寶壽第一世沼禪師。僧問。萬境來侵時如何。師曰。莫管他。僧禮拜。師曰。不要動著。動著卽打折汝腰。僧入方丈問訊次。師曰。百千諸聖。盡不出此方丈內。曰。祇如古人道。大千沙界海中漚。未審此方丈向甚麼處著。師曰。千聖現在。曰。阿誰證明。師便擲下拂子。僧從西過。東立。師便打。僧曰。若不久參。焉知端的。師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問僧。甚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獼猴麼。曰。見。師曰。作甚麼伎倆。曰。見某甲一箇伎倆也作不得。師便打。趙州來。師在禪牀背面而坐。州展具禮拜。師起。入方丈。州收坐具而出。胡釘鉸參。師

問。汝莫是胡釘鉸麼。曰。不敢。師曰。還釘得虛空麼。曰。請和尚打破來。師便打。胡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你點破在。胡後到趙州。舉前話。州曰。汝因甚麼被他打。胡曰。不知過在甚麼處。州曰。祇者一縫。尚不奈何。胡於此有省。問。萬里無雲時如何。師曰。青天也須喫棒。曰。未審青天有甚麼過。師便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面黑眼睛白。西院來參。問。踏倒化城來時如何。師曰。不斬死漢。院曰。斬。師便打。院連道斬。斬。師隨聲連打。師却回方丈曰。適來者僧。將赤肉抵他乾棒。有甚死急。師將順世。謂門人曰。汝還知我行履處麼。對曰。知和尚一生坐不臥。師曰。近前來。門人近前。師曰。去。非吾眷屬。言訖而化。大名府大覺禪師。參臨濟。濟見。豎拂子。師展坐具。濟擲下拂子。師收坐具。參堂去。時僧衆曰。此僧莫是和尙親故。不禮拜。又不喫棒。濟聞。令侍者喚師。師隨至。濟曰。大眾道汝來參長老。又不禮拜。又不喫棒。莫是長老親故。師乃珍重下去。師住後。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頭枕衡山。腳踏北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良馬不窺鞭。側耳知人意。問。如何是鎮國寶。師曰。穿耳賣不售。問。香草未生時如何。師曰。喫著腦裂。曰。生後如何。師曰。腦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十字街頭。望空啓告。問。如何是大覺。師曰。惡覺。曰。乖極。師便打。問。忽來忽去時如何。師曰。風吹柳絮。毛毬走。曰。不來不去時如何。師曰。華嶽三峯頭。指天。問。一飽忘百饑時如何。師曰。縱遇臨岐食。隨分納些些。臨終。謂衆曰。我有一隻箭。要付與人。時一僧出曰。請和尚箭。師曰。汝喚甚麼作箭。僧喝。師打數下。便歸方丈。却喚其僧入來。問。汝適來會麼。曰。不會。師又打數下。擲却拄杖曰。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便乃告寂。眞定府三聖院慧然禪師。自臨濟記薊後。遍歷叢林。至仰山。山問。汝名甚麼。師曰。慧寂。山曰。慧寂是我名。師

曰。我名慧然。山大笑而已。仰山因有官人相訪。山問。官居何位。曰。推官。山豎起拂子曰。還推得者箇麼。官人無對。山令衆下語。皆不契。時師不安。在涅槃堂將息。山令侍者去請下語。師曰。但道和尚今日有事。山又令侍者問。未審有甚麼事。師曰。再犯不容。到香嚴嚴問。甚處來。師曰。臨濟。嚴曰。將得臨濟喝來麼。師以坐具驀口打。到德山。纔展坐具。山曰。莫展炊巾者。裏無殘羹餽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山便打。師接住棒。推山向禪牀上。山大笑。師哭蒼天。便下參堂。堂中首座號踢天泰。問。行脚高士。須得本道公驗。作麼生是本道公驗。師曰。道甚麼。座再問。師打一坐具。曰。者漆桶。前後觸忤多少賢良。座擬人事。師便過第二座人事。到關南。南預知。以緋抹額。持神杖於門下立。師曰。小心祇候。南應喏。師參堂了。再上人事。南具威儀。方丈內坐。師纔近前。南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也是適來野狐精。便出去。住後。上堂。我逢人卽出。出則不爲人。便下座。興化云。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臭肉來蠅。問僧。近離甚麼處。僧便喝。師亦喝。僧又喝。師又喝。僧曰。行棒卽瞎。便喝。師拈棒。僧乃轉身作受棒勢。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打。僧曰。者賊。便出去。師遂拋下棒。時有僧問。適來爭容得者僧。師曰。是伊見先師來。大名府興化存獎禪師。在臨濟爲侍者。洛浦來參。濟問。甚處來。浦曰。鑾城來。濟曰。有事相借問。得麼。浦曰。新戒不會。濟曰。打破大唐國。覓箇不會底人也無。參堂去。師隨後問曰。適來新到。是成褫他。不成褫他。濟曰。我誰管你成褫不成褫。師曰。和尚祇解將死雀就地彈。不解將一轉語蓋覆却。濟曰。你又作麼生。師曰。請和尚作新到。濟遂曰。新戒不會。師曰。却是老僧罪過。濟曰。你語藏鋒。師擬議。濟便打。至晚。濟又曰。我今日問新到。是將死雀就地彈。就窠子裏打。及至你出得語。又喝起向青雲裏打。師曰。草賊大敗。濟便打。在三聖爲首。



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着一箇會佛法底人。三聖聞得。問曰。你具箇甚麼眼。便怎麼道。師便喝。聖曰。須是你始得。大覺聞舉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來。師後到大覺爲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着一箇會佛法底。你憑箇甚麼道理。敢與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者兩喝。師又喝。覺又打。師再喝。覺又打。師曰。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存獎箇安樂法門。覺曰。者瞎漢來者裏納敗缺。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開堂日拈香。乃曰。此一炷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大孤。本爲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有時喚僧。僧應諾。師曰。點卽不到。又喚一僧。僧應諾。師曰。到卽不點。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師曰。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驢避得過。問僧。甚處來。曰。崔禪來。師曰。將得崔禪的喝來麼。曰。不將得來。師曰。怎麼。則不從崔禪處來。僧便喝。師便打。示衆。我聞前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子。汝莫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半天裏。却撲下來。一點氣也無。待我蘇息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珍珠與汝諸人去在。胡喝亂喝作麼。雲居住三峯菴時。師問。權借一問。以爲影草時如何。居無對。師云。想和尚答者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二十年後。居云。如今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後有化主到師處。師問。和尚住三峯菴時。老僧問伊話。如今道得也未。主舉前話。師云。雲居二十年。祇道得箇何必。興化卽不然。爭如道箇不必。一日。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賓曰。不入者保社。師曰。你會了不入。不會不入。曰。總不與麼。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



錢伍貫。設饋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椎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出院。問。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師曰。一盲引衆盲。同參來。纔上法堂。師便喝。同參亦喝。師又喝。同參亦喝。師近前拈棒。同參又喝。師曰。你看者瞎漢猶作主在。同參擬議。師直打下法堂。侍者問。適來那僧有甚觸忤和尚。師曰。他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者裏却去不得。似者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侍者禮拜。問。寶劍知師藏已久。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不借。曰。爲甚麼不借。師曰。不是張華眼。徒窺射斗光。曰。用者如何。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僧便作引頸勢。師曰。噯。僧曰。喏。便歸衆。後唐莊宗車駕幸河北。回至魏府行宮。詔師問曰。朕收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幘頭脚。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龍顏大悅。賜紫衣師號。師皆不受。乃賜馬。師一日持木拐子。遶院行。問僧曰。汝等還識老僧麼。曰。爭得不識和尚。師曰。蹶脚法師說得行不得。又至法堂。令維那聲鐘集衆。師曰。還識老僧麼。衆無對。師擲下拐子。端然而逝。敕諡廣濟大師。塔曰通寂。當後唐莊宗同光乙酉。

真定府定州善崔禪師。州將王令公於衙署張座。請師說法。師陞座。拈拄杖曰。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僧出曰。崔禪師。擲下拄杖曰。久立令公。伏惟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定州瓷器似鐘鳴。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口口分明沒喎斜。

真定府萬壽和尚。僧問。如何是迦葉上行衣。師曰。鶴飛千點雪。雲鎖萬重山。問。大衆上來。合譚何事。師曰。序品第一。問。僧家畢竟事如何。師曰。本來只是吹灰法。却向壇頭卸却衣。問。如何是丈六金身。師曰。袖頭打領。腋下剗襟。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請人裁。一日。訪寶壽。壽坐不起。師展坐具。壽下禪牀。師却坐。壽

驟入方丈。閉却門。知事見師坐不起。曰。請和尚庫下喫茶。師乃歸院。翌日。寶壽來復謁。師踞禪牀。壽展坐具。師亦下禪牀。壽却坐。師歸方丈。閉却門。壽入侍者寮。取灰圍却方丈門。便歸去。師開門見曰。我不恁麼。他却恁麼。

雲山和尚。有僧從西京來。師問。還將得西京主人書來否。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有在。曰。殘羹餽飯誰喫。師曰。獨有闍黎不甘喫。其僧乃作吐勢。師喚侍者曰。扶出者病僧著。僧便出去。見僧來。作起勢。僧便出去。師曰。得恁麼靈利。僧喝曰。作者箇眼目。承嗣臨濟也太屈哉。師曰。且望闍黎善傳。僧回首。師喝曰。作者箇眼目。錯判諸方。隨後便打。

桐峯菴主。因僧問者裏忽遇大蟲。作麼生。師便作大蟲吼。僧作怖勢。師大笑。僧曰。者老賊。師曰。爭奈老僧何。有僧到菴前便去。師召闍黎。僧回首便喝。師良久。僧曰。死却者老漢。師便打。僧無語。師呵呵大笑。有僧入菴。便劈胸攔住師。師叫殺人殺人。僧拓開曰。叫喚作麼。師曰。誰。僧喝。師便打。僧出外回首曰。且待且待。師大笑。有老人入山參。師曰。住在甚處。老人不語。師曰。善能對機。老人地上拈一枝草示師。師便喝。老人禮拜。師便歸菴。老人曰。與麼。疑殺一切人在。

杉洋菴主。有僧到參。師問阿誰。曰。杉洋菴主。師曰。杉洋菴主是我。僧便喝。師作噓聲。僧曰。猶要棒喫在。師便打。僧問。菴主得甚麼道理。便住此山。師曰。也欲通箇來由。又恐遭人點檢。僧曰。又爭免得。師便喝。僧曰。恰是。師便打。僧大笑而出。師曰。今日大敗。

順天府涿州紙衣克符禪師。亦稱道者。初問臨濟。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濟曰。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

如絲。師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濟曰。王令已行天下遍。將軍塞外絕烟塵。師曰。如何是人境俱奪。濟曰。并汾絕信。獨處一方。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濟曰。王登寶殿。野老謳謠。師於言下領旨。乃各爲頌之。奪人不奪境。緣自帶誦訛。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磨。驪珠光燦爛。蟾桂影婆娑。覲面無差互。還應滯網羅。奪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真。問禪禪是妄。究理理非親。日照寒光澹。山搖翠色新。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人境兩俱奪。從來正令行。不論佛與祖。那說聖凡情。擬犯吹毛劍。還如值木盲。進前求妙會。特地斬精靈。人境俱不奪。思量意不偏。主賓言少異。問答理俱全。踏破澄潭月。穿開碧落天。不能明妙用。淪溺在無緣。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倚門傍戶。猶如醉。出言吐氣。不慚惶。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口念彌陀。雙拄杖。目瞽瞳人。不出頭。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高提祖印。當機用。利物應知語。帶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橫按鎧鎗。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曰。既是太平寰宇。爲甚麼却斬癡頑。師曰。不許衣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虎谿菴主。僧到相看。師不顧。僧曰。早知菴主有此機鋒。師鳴指一下。僧曰。是何宗旨。師便搥。僧曰。知道今日落人便宜。師曰。猶要棒喫在。僧問。菴主在者裏多少少年也。師曰。祇見冬凋夏長。年代總不記得。曰。大好不記得。師曰。汝道我在者裏得多少少年也。曰。冬凋夏長。師曰。鬧市裏虎。僧纔入門。師便喝。僧默然。師便打。僧却喝。師曰。好箇草賊。僧參。近前曰。不審。師曰。阿誰。僧喝。師曰。得恁麼無賓主。曰。猶要第二喝在。師便喝。僧問。和尚何處人。師曰。隴西人。曰。承聞隴西出鸚鵡。是否。師曰。是。曰。和尚莫不是否。師便作鸚鵡聲。僧曰。好箇鸚鵡。師便打。覆盆菴主。問僧。甚處來。僧曰。覆盆山下來。師曰。還見菴主麼。僧便喝。師便打。僧曰。作甚麼。師靠棒。僧擬議。師

又打。有僧從山下哭上。師閉却門。僧於門上畫一圓相。門外立地。師從菴後出。却從山下哭上。僧喝曰。猶作者箇去就在。師便換手。搥胸曰。可惜先師一場埋沒。僧曰。苦苦。師曰。菴主被謾。

襄陽府歷村和尚。僧問。如何是觀其音聲而得解脫。師將火筋敲柴曰。汝還聞麼。曰。聞。師曰。誰不解脫。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舉起茶匙。僧曰。莫祇者便當否。師擲向火中。

河間府滄州米倉和尚。州牧請師與寶壽入廳供養。令人傳語。請二長老譚論佛法。壽曰。請師兄答話。師便喝。壽曰。某甲尚未借問。何便行喝。師曰。猶嫌少在。壽却與一喝。

齊聳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老僧並不知。曰。和尚是大善知識。爲甚麼不知。師曰。老僧不曾接下機。問。如何是道。師曰。往來無障礙。復曰。忽遇大海作麼生過。僧擬議。師便打。

常州府善權山徹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冬寒夏熱。曰。此意如何。師曰。炎天宜散袒。冬後更深藏。

金沙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聽。曰。怎麼。則大衆側聆。師曰。十萬八千。

新羅國智異山禪師。示衆曰。冬不寒。臘後看。便下座。定上座。初參臨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下禪牀。擒住。師擬議。濟與一掌。師佇思。傍僧曰。定上座何不禮拜。師方作禮。忽然大悟。後南游。路逢巖頭雪峯欽山三人。巖頭問。上座甚處來。師曰。臨濟來。巖曰。和尚萬福。師曰。和尚已順世也。巖曰。某甲三人特去禮拜。薄福不遇。不知和尚在日。有何言句。請上座舉一兩則。師遂舉臨濟上堂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禪牀。擗住曰。道道。僧擬議。濟拓開曰。無位真



人是甚麼乾屎橛。巖頭不覺吐舌。雪峯曰。臨濟大似白拈賊。欽山曰。何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真人。師便擒住曰。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欽山被擒。直得面黃面青。巖頭雪峯曰。者新戒不識好惡。觸忤上座。師曰。若不是你兩箇老漢。壓殺者尿牀鬼子。在鎮府齋回。到橋上坐次。逢三座主。一問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到底。師擒住。擬拋向橋下。二座主近前諫曰。莫怪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你兩箇座主。直教他窮到底。

齋上座離臨濟參德山。山纔見。下禪牀。作拙坐具勢。師曰。者箇且置。或遇心境一如底人來。向伊道箇甚麼。免被諸方檢責。山曰。猶較昔日三步在。別作箇主人公來。師便喝。山默然。師曰。塞却者老漢咽喉也。拂袖便出。到百丈。丈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幸自非言。何須諮謹。丈曰。收得安南。又憂塞北。師擘開胸曰。與麼不與麼。丈曰。要且難搆。師曰。知卽得。

### 光孝覺禪師法嗣

江寧府長慶道巘禪師。廬州劉氏子。初侍光孝得領微言。旋於湖南大光山剃度。出住長慶。上堂。彌勒朝入伽藍。暮成正覺。說偈曰。三界上下法。我說皆是心。離於諸心法。更無有可得。看他怎麼道。也太殺惺惺。若比吾徒。猶是鈍漢。所以一念見道。三世情盡。如印印泥。更無前後。諸子。生死事大。快須薦取。莫爲等閑。業識茫茫。蓋爲迷已逐物。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再轉法輪。世尊咄曰。吾四十九年住世。不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然今時衆中。建立箇賓主問答。事不獲已。蓋爲初心耳。僧問。如何是長慶境。師曰。闍黎履踐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日三月三日。學人不曾。師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便下座。宋真



祖燈大統卷第十九 少林第十二世之一 光孝覺禪師法嗣 德山鑒禪師法嗣之一  
宗咸平己亥示寂。

一百五十八

### 德山鑒禪師法嗣之一

武昌府巖頭全齋禪師。泉州柯氏子。少禮青原誼落髮。稟戒于長安寶壽。罷習經律。優遊禪苑。與雪峯欽山爲友。自杭大慈邇迤造仰山。纔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取拂子擬舉。師曰。不妨好手。後參德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山曰。作麼。師便喝。山曰。老僧過在甚處。師曰。兩重公案。便下參堂。山曰。者箇師僧稍似箇行脚人。至來日上問訊。山曰。闍黎是昨日新到否。師曰。是。山曰。甚麼處學得者虛頭來。師曰。全齋終不自謾。山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一日。上方丈。纔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便禮拜。有僧舉似洞山。山曰。若不是齋公。大難承當。師聞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搯。雪峯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山拓鉢至法堂前。時峯方曬飯巾。見曰。者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甚麼處去。山便低頭歸方丈。峯舉似師。師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山聞。令侍者喚師至。曰。你不肯老僧那。師密啓其意。山乃休。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師於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也。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也祇得三年活。山果三年後示滅。與雪峯欽山聚話次。峯驀指一盃水。欽曰。水清月現。峯曰。水清月不現。師踢却水盃而去。與存公同辭德山。山問。甚麼處去。師曰。暫辭和尚下山去。山曰。子他後作麼生。師曰。不忘。山曰。子憑何有此語。師曰。豈不聞智過於師。方堪傳受。智與師齊。減師半德。山曰。如是如是。當善護持。存返閩。居雪峯。師住鄂州。巖頭值會昌沙汰。乃於鄂渚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挂一板。有欲渡者。擊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後菴于洞庭臥龍山。徒侶萃集。僧問。無師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聲前古義爛。

問。堂堂來時如何。師曰。刺破眼睛。上堂。吾嘗究涅槃經觀三兩段義。似衲僧說話。又曰。休休。時有僧出禮拜。請師舉。師曰。吾教意如。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段義。又曰。吾教意如摩醯首羅摩開面門豎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此是第三段義。時小巖上座問。如何是塗毒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嚴無語。夾山下一僧到石霜。纔跨門。便道不審。霜曰。不必關黎。僧曰。恁麼則珍重。乃到師處。如前曰。不審。師噓一噓。僧曰。恁麼則珍重。方回步。師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夾山。山上堂曰。前日到巖頭石霜底。阿師出來。如法舉似前話。僧出舉話了。山曰。大眾還會麼。衆無對。山曰。若無人道得。山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曰。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巖頭亦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劍。與羅山下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回顧曰。作麼。山舉手指曰。者裏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又行數里。憩息次。山禮拜問。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而不肯洞山麼。師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嗣德山又不肯德山麼。師曰。是。山曰。不肯德山。卽且置。祇如洞山有何虧闕。師良久曰。洞山好佛。祇是無光。山禮拜。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麼。曰。收得。師引頸近前。作受刃勢。曰。因。僧曰。師頭落也。師呵呵大笑。僧後到雪峯。峯問。甚處來。曰。巖頭來。峯曰。巖頭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峯便打三十棒。趁出。僧問。利劍斬天下。誰是當頭者。師曰。暗。僧擬再問。師咄曰。者鈍漢出去。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俱錯。問。不歷古今時如何。師曰。卓朔地。曰。古今事如何。師曰。任爛。有僧問雪峯。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峯打三棒。僧後舉前話問師。師與三擲。問。如何是三界主。師

曰。汝還解喫鐵棒麼。德山一日謂師曰。我者裏有兩僧住菴多時。汝試去看看。師遂持一斧去。值兩僧菴內坐。師乃拈起斧曰。道得也。一斧。道不得也。一斧。二僧殊不顧。師擲下斧曰。作家作家。歸舉似德山。山曰。汝道他如何。師曰。洞山門下不道全無。德山門下未夢見在。僧參於左邊作一圓相。右邊作一圓相。又於中心作一圓相。欲成未成間。師遽以手一撥。僧無語。師便喝出。僧纔出跨門。師却喚回曰。汝是洪州觀音來否。曰。是。師曰。祇如適來左邊一圓相作麼生。曰。是有句。師曰。右邊圓相響。曰。是無句。師曰。中心圓相作麼生。曰。是不有不無句。師曰。祇如吾與麼道。又作麼生。曰。如刀畫水。師便打。瑞巖問。如何是毘盧師。師曰。道甚麼。巖再問。師曰。汝年十七八未。問。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去。問。如何是巖中的意。師曰。謝指示。曰。請和尚答話。師曰。珍重。問。三界競起時如何。師曰。坐却著。曰。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移取廬山來。卽向汝道。羅山問。起滅不停時如何。師喝曰。是誰起滅。山有省。問。輪中不得轉時如何。師曰。澀。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拶。問。如何是道。師曰。破艸鞋與拋向湖裏著。問。萬丈井中如何得到底。師曰。咩。僧再問。師曰。脚下過也。問。塵中如何辨主。師曰。銅砂鑼裏滿盛油。問。古帆未挂時如何。師曰。小魚吞大魚。又僧如前問。師曰。後園驢喫草。或有問。佛問法問道問禪者。師皆作噓噓聲。示衆。夫大統綱宗。要須識句。若不識句。難爲話會。甚麼是句。百不思時。喚作正句。亦云居頂。亦云得住。亦云歷歷。亦云惺惺。亦云的。亦云佛未生時。亦云得地。亦云與麼時。將與麼時等破一切是非。纔與麼便不與麼。轉轉轉地。若也看不過。纔被人刺著。眼眈瞪地。如殺不死底羊相似。古人道。沉昏不好。須轉得始得。觸著便轉。纔與麼便不與麼。是句亦剗。非句亦剗。自然轉轉轉。自然目前露。保保地。飽飽地。不解却。不解。不見道。却物爲上。逐物爲下。瞥起微情。早落。

地上。若是。齧猪狗。眼赫赤。有人問。如何是禪。向伊道。合取屎孔著。却有些子氣息。便知深淺硬糾糾地。汝識取者箇狸奴面孔。與麼時。不要故操伊。不要稱量伊。於中有一般漢。撞著物不解轉。刺著屙漉漉地。者般底。椎殺萬箇亦無罪過。若是本色底。撥著便上。齧人火急。刺蟬子相似。未觸著時。自弄毛羽。可憐生。纔有人撥著。便嗔斗哂地。無你近傍處。若也未得與麼蕩蕩地。喚作依句修行。有則便須等破。與麼時。一物不存。信知從來學得一切言句。隘在胸中。有甚麼用處。不見道。辟觀辟句。外不放入。內不放出。截斷兩頭。自然光煇煇地。不與一物作對。便是無諍三昧。兄弟。若欲得易會。但向根本明取。欲出不出。便須轉一口。齧斷後。不用尋伊去住底遠近。但放却。自然露倮倮地。不用思搭著。昏昏地纔有所重。便成窠臼。古人喚作貼體衣病。最難治。是我向前行脚時。參著一兩處尊宿。只教日夜管帶。坐得骨腎生胝。口裏水漉漉地。初向然燈佛肚裏黑。泰泰地。道我坐禪守取。與麼時。猶有欲在。不見道。無依無欲。便是能仁。古人道。置毒藥安乳中。乃至醍醐亦能殺人。者箇不是汝習學得底。者箇不是汝去住底。不是汝色裏底。莫錯認門頭戶口。賺汝臘月三十日赤。闌闌地。無益當莫造作捏怪。但知著衣喫飯。屙屎送尿。隨分遣時。莫亂統詐稱道者。一片衣不敢將出曬。恐人見。怕失道者名。圖人讚歎。作甚麼不中心行。兄弟。切不要信他繩牀上老櫓。屙屎漉漉地。將謂好誑人。別造地獄着汝在。信知古風大好。不見道。有卽是無。無卽是有。與麼送出來。時便知深淺。者箇是古格。於中有一般漢。信彩吐出來。有甚麼碑記。但知喚作禪道。但知喚作一句子。軟嫩嫩地。真是無孔鐵椎。聚得一萬箇有甚麼用處。若是有筋骨底。不用多。諸處行脚。也須帶眼始得。莫被人謾。不見道。依法生解。猶落魔界。夫唱教須一一從自己胸襟中吐得出來。與人爲榜樣。今時還有與麼漢麼。第一切須識取左右句。者箇是出。



頭處。識取去底。識取住底。者箇是兩頭句。亦是左右句。亦喚作是非句。纔生便較。自然無事。兄弟見與麼說。還會麼。莫終日闕闕地。亦無了期。欲得易會。但知於聲色前不被萬境惑亂。自然露倮倮地。自然無事。送向聲色前蕩蕩地。恰似一團火燄相似。觸着便燒。更有甚麼事。不見道。非是塵不侵。自是無我心。時熱珍重。師嘗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了一聲去。後中原盜起。衆皆避地。師端居晏如也。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欲加害。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其聲聞數十里。當光啓丁未四月八日也。門人請茶毘。獲舍利四十九粒。衆爲起塔。壽八十。僖宗敕諡清嚴大師。塔曰出塵。

祖燈大統卷第十九終

祖燈大統卷第二十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十二世之二

德山鑒禪師法嗣之二

福州府雪峯義存禪師。泉州南安曾氏子。生惡葷茹。襁褓中。聞鐘梵聲。見幡花像設。必爲動容。年十二。從父遊莆田玉澗寺。見慶玄律師。遽拜曰。我師也。遂留侍。十七落髮。謁芙蓉照。照器之。嗣于幽州寶刹寺受戒。久歷禪會。緣契德山。唐咸通中。回閩居雪峯。懿宗錫號眞覺禪師。仍賜紫袈裟。初與巖頭欽山至澧州鼇山鎮阻雪。頭日只打睡。師唯坐禪。一日。喚曰。師兄且起來。頭曰。作甚麼。師曰。今生不著便。共文遂箇漢行脚。到



處被他帶累。今日到此。又祇管打睡。頭喝曰。瞋眠去。每日床上坐。恰似七家村裏土地。他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自點胸曰。我者裏未穩。不敢自謾。頭曰。將謂你他日向孤峯頂上。盤結艸菴。播揚大教。猶作者箇語話。師曰。我實未穩。頭乃曰。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剗却。師曰。我初到鹽官見上堂。舉色空義。得箇入處。頭曰。此去三十年。切忌舉著。又見洞山過水。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頭曰。若與麼。自救也未徹在。師又曰。後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曰。道甚麼。我當時如桶底脫相似。頭喝曰。你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他後如何。即是。頭曰。他後若欲播揚大教。直須一一從自己胸襟中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師於言下大悟。作禮起。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龍山成道。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山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師曰。沙米一時去。山曰。大衆喫箇甚麼。師遂覆却盆。山曰。據子因緣。合在德山。洞山一日問師。作甚麼來。師曰。斫槽來。山曰。幾斧斫成。師曰。一斧斫成。山曰。猶是者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曰。直得無下手處。山曰。猶是者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休去。師辭洞山。山曰。子甚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山曰。當時從甚麼路出。師曰。從飛猿嶺出。山曰。今回向甚麼路去。師曰。從飛猿嶺去。山曰。有一人不從飛猿嶺去。子還識麼。師曰。不識。山曰。爲甚麼不識。師曰。他無面目。山曰。子既不識。爭知無面目。師無對。住後。僧問。和尚見德山。得箇甚麼。便休去。師曰。我當時空手去。空手歸。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雷聲震地。室內不聞。又曰。闍黎行脚。爲甚麼事。問。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時。如何。師曰。迷逢達磨。曰。我眼何在。師曰。得不從師。問。剃髮染衣。受佛依蔭。爲甚麼不許認佛。師曰。好事不如無。問。座主。如是兩字。盡是科文。作麼生是本文。主無對。問。如何是佛。師曰。寐語作

麼。問。如何是覲面事。師曰。千里未是遠。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瞻仰有分。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義墮也。問。寂然無依時如何。師曰。猶是病。曰。轉後如何。師曰。斷頭船子下揚州。問。纔有言句盡是錯。未審如何得不錯。師曰。眼向什麼處去。問。僧見說大德曾爲天使來。是否。僧曰。不敢。師曰。又爭解怎麼來。僧曰。仰慕道德。豈憚關山。師曰。汝猶醉在。出去。僧便出。師召大德。僧回首。師曰。是甚麼。僧亦曰。是甚麼。師曰。者漆桶。僧無語。師顧謂鏡清曰。好箇師僧向漆桶裏折倒。清曰。和尚豈不是據款結案。師曰。也是我尋常用底。忽若喚回。向伊道是甚麼被他道者。漆桶又作麼生。清曰。成何道理。師曰。我與麼及伊。汝又道據款結案。伊與麼及我。汝又道成何道理。一等是怎麼時節。其間有得有不得。清曰。不見道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問。承古有言。師便作臥勢。良久起曰。問甚麼。僧再舉。師曰。虛生浪死漢。問。箭頭露鋒時如何。師曰。好手不中的。曰。盡眼沒標的時如何。師曰。不妨隨分好手。問。古人道。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喫茶去。問。僧甚麼處來。曰。神光。師曰。晝喚作日光。夜喚作火光。作麼生是神光。僧無對。師自代曰。日光火光。栖典座問。古人有言。知有佛向上事。方有語話分。如何是語話。師把住曰。道道。栖無對。師遂踢倒。栖當下汗流。問。僧甚麼處來。曰。近離浙中。師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涉。師曰。爭得到者裏。曰。有甚麼隔礙。師便打。僧過十年後再來。師又問。甚麼處來。曰。湖南。師曰。湖南與者裏相去多少。曰。不隔。師豎拂子曰。還隔者箇麼。曰。若隔。怎得到者裏。師又打趁出。僧不肯住。後凡見人便罵雪峯。一日。有同行聞。特往訪問其故。僧舉前兩段話。同行細爲點破。者僧乃悲淚。嘗向中夜焚香望雪峯禮拜。問。古人道。覲面相呈時如何。師曰。是。曰。如何是覲面相呈。師曰。蒼天蒼天。謂衆曰。此箇水牯牛年多少。衆皆無對。師自代曰。七

十九也。僧曰：和尚爲甚麼作水牯牛去？師曰：有甚麼罪過？問僧：甚麼處去？曰：禮拜徑山去。師曰：徑山若問汝此間佛法，汝作麼生祇對？曰：待問卽道。師便打。後舉問鏡清者，僧過在甚麼處？清曰：問得徑山徹困。師曰：徑山在浙中，因甚麼問得徹困？清曰：不見道遠問近對。師曰：如是如是。一日，謂長慶曰：吾見滄山問仰山，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他道或在天上，或在人間，汝道仰山意作麼生？慶曰：若問諸聖出沒處，恁麼道卽不可。師曰：汝渾不肯，忽有人問汝，汝作麼生道？慶曰：但道錯。師曰：是汝不錯。慶曰：何異於錯？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寧自碎身如微塵，終不肯瞎一僧眼。問：四十九年後事卽不問，四十九年前事如何？師以拂子驀口打。僧辭去。參靈雲，問：佛未出世時如何？雲舉拂子曰：出世後如何？雲亦舉拂子，其僧却問。師曰：返太速乎？曰：某甲到彼問佛法不契，乃回。師曰：汝作麼生問？僧舉前話。師曰：汝問我，我爲汝道。僧便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舉起拂子，出世後如何？師放下拂子，僧乃禮拜。師便打。舉六祖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話。曰：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拄杖。時太原孚侍立，不覺齧齒。師曰：我適來恁麼道，也好喫二十拄杖。行脚時，參烏石觀，纔敲門，石問誰。師曰：鳳凰兒。石曰：來作甚麼？師曰：來啗老觀。石便開門，把住曰：道道。師擬議，石拓開，閉却門。師住後，示衆曰：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你者一隊噇酒糟漢，向甚麼處摸索？問慧全：汝得入處作麼生？全曰：共和和尚商量了。師曰：甚麼處商量？曰：和尚甚麼處去來？師曰：汝得入處，又作麼生？全無對。師便打。全坦問：平田淺艸，麀鹿成羣，如何射得麀中主？師喚全坦，坦應諾。師曰：喫茶去。問僧：甚麼處來？曰：滄山來。師曰：滄山有何言句？曰：某甲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滄但據坐。師曰：汝肯他否？曰：某甲不肯他。師曰：滄山古佛，汝速去懺悔。玄沙曰：山頭老漢，蹉過滄山。閩王問：擬欲蓋一所佛殿時，如

何。師曰。大王何不蓋取一所空王殿。曰。請師樣子。師展兩手。問。學人道不得處。請師道。師曰。我爲法惜人。舉拂子示一僧。其僧便出去。長慶舉問王延彬曰。此僧合喚轉。與一頓棒。王曰。和尚是甚麼心行。曰。幾乎放過。問長慶。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作麼生。慶便出去。問僧。甚麼處來。曰。藍田來。師曰。何不入艸。上堂。南山有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攬向師前。作怕勢。有僧舉似玄沙。沙曰。須是稜兄始得。雖然如是。我卽不然。曰。和尚作麼生。沙曰。用南山作麼。有兩僧來。師以手拓菴門。放身出曰。是甚麼。僧亦曰。是甚麼。師便低頭歸菴。僧辭去。師問。甚麼處去。曰。湖南。師曰。我有箇同行住巖頭。附汝一書去。書曰。某一自鼇山成道後。迄至于今。飽不飢。同參某書上。僧到巖頭。頭問。甚麼處來。曰。雪峯來。乃以書呈上。頭接了。問。別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頭曰。他道甚麼。曰。他無語低頭歸菴。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至夏末。請益前話。頭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易。頭曰。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祇者是。上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長慶問雲門曰。老漢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麼。門曰。有。曰。作麼生。門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識得卽知去處。師曰。你是了事人。亂走作麼。曰。和尚莫塗汙人好。師曰。我卽不塗汙你。古人吹布毛作麼生。與我說來看。曰。殘羹餽飯。已有人喫了。師休去。有菴主卓庵山下。多年不剃頭。畜一長柄杓。溪邊舀水。曾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主曰。溪深杓柄長。師聞乃曰。也甚奇怪。一日。攜侍者袖剃刀去訪。纔見便舉前話。問是菴主語否。主曰。是。師曰。若道得卽不剃你頭。主便洗頭。胡跪師前。師卽與剃却。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師曰。待汝出得網來。卽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人善。



知識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示衆：此事如一片田地相似。一任諸人耕種，無有不承此恩力者。玄沙曰：且作麼生是者？片田地。師曰：看。沙曰：是即是。某甲不與麼。師曰：你作麼生。沙曰：祇是人人底。上堂。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一僧出曰：和尚怪某甲不得。又僧曰：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用入作甚麼。師便打。玄沙曰：某甲如今大用去。和尚作麼生。師將三箇木毬一時拋出。沙作斫牌勢。師曰：你親在靈山方得如此。沙曰：也是自家事。一日，陞座。衆集定。師輟出木毬。玄沙遂捉來安舊處。一日，在僧堂內燒火。閉却前後門。乃叫曰：救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窗櫺中拋入。師便開門。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瞪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師曰：不從口入。僧舉似趙州。州曰：不從口入，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聞，乃曰：趙州古佛，遙望趙州作禮。自此不答話。因閩王封柑橘各一顆，遣使送至。東問：既是一般顏色，爲甚名字不同。師遂依舊封回。王復馳問玄沙。沙將一張紙蓋却。問僧：近離甚處。曰：覆船。師曰：生死海未渡，爲甚麼覆却船。僧無語。乃回，舉似覆船。船曰：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進此語。師曰：此不是汝語。曰：是覆船。怎麼道。師曰：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閣黎事。問：大事作麼生。師執僧手曰：上座將此問誰。有僧禮拜。師打五棒。僧曰：過在甚麼處。師又打五棒。喝出。問僧：甚處來。曰：嶺外來。師曰：還逢達磨也無。曰：青天白日。師曰：自己作麼生。曰：更作麼生。師便打。送僧出行三五步。召曰：上座。僧回首。師曰：途中善爲。問：拈椎豎拂，不當宗乘。未審和尚如何。師豎起拂子。僧乃低頭出去。師不顧。問：三乘十二分教，爲凡夫開演，不爲凡夫開演。師曰：不消一曲楊柳枝。上堂。舉拂子曰：者箇爲中下人。僧問：上上人來時如何。師舉拂子。僧曰：者箇爲中下。師便打。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



師乃起入方丈。問僧。今夏在甚處。曰。涌泉。師曰。常時涌。暫時涌。曰。和尚問不著。師曰。是我問不着。那僧曰。是。師乃打出。普請次。路逢一獼猴。師曰。人人有一面古鏡。者箇獼猴亦有一面古鏡。三聖曰。曠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師曰。瑕生也。聖曰。者老漢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閩帥施銀交牀。僧問。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拓地曰。輕打我。輕打我。僧持問疎山仁。雪峯道。輕打我。意作麼生。仁曰。頭上插瓜齏。垂尾脚跟齊。問。吞盡毘盧時如何。師曰。福唐歸來。還平善否。上堂。我若東道西道。汝則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挂角。汝向甚麼處捫摸。僧問。保福。祇如雪峯有甚麼言教。便似羚羊挂角時。福曰。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師法席常千五百衆。後梁開平戊辰三月示疾。閩帥命醫診視。師曰。吾非疾也。竟不服藥。遺偈付法。五月二日遊藍田歸。澡身中夜入滅。壽八十七。臘五十九。塔全身于本院方丈。

台州府天台瑞龍慧恭禪師。福州羅氏子。十七舉進士。隨赴京師。因遊終南山奉日寺。觀祖師遺像。遂出家。廿二秉具。首謁德山。山問。會麼。師曰。作麼。山曰。請相見。師曰。識麼。山大笑。遂許入室。泊山順世。乃開法瑞龍。

唐天復癸亥臘月二日午。命衆聲鐘。顧左右曰。去。遽跏趺而化。壽八十四。臘六十二。

泉州府瓦棺禪師。在德山爲侍者。一日。同入山斫木。山將水一椀與師。師接得。便喫却。山曰。會麼。師曰。不會。山又將水一椀與師。師接得。又喫却。山曰。會麼。師曰。不會。山曰。何不成禪。取不會底。師曰。不會。又成禪。箇甚麼。山曰。子大似箇鐵櫬。住後。雲峯來訪。茶話次。峯問。當時在德山斫木。因緣作麼生。師曰。先師當時肯我。峯曰。和尚離師太早。時面前偶有一椀水。峯曰。將水來。師便度與。峯接得。便潑却。

襄陽府高亭簡禪師。參德山。隔江纔見。便云。不審。山乃搖扇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顧。

南昌府大寧感潭資國禪師。白兆問。家內停喪。請師慰問。師曰。蒼天蒼天。曰。死却爺。死却孃。師打了趁出。師凡接機類如此。

### 清平遵禪師法嗣

黃州府蘄州三角山令珪禪師。初參清平。平問。來作什麼。師曰。特來禮拜。平曰。禮拜阿誰。師曰。和尚。平咄曰。者鈍根阿師。師拜下。平以手斫師頸一下。師從此領悟。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明日來向汝道。如今不道。

### 投子同禪師法嗣

安慶府桐城投子第二世感溫禪師。僧問。師登寶座。接示何人。師曰。明月赴千溪。曰。怎麼。則滿地不虧也。師曰。莫怎麼道。問。父不投。爲甚麼却投子。師曰。豈是別人屋裏事。曰。父與子還屬功也無。師曰。不屬。曰。不屬功底如何。師曰。父子各自脫。曰。爲甚麼如此。師曰。汝與我會。遊山次。見蟬蛻。侍者問曰。殼在者裏。蟬向甚麼處去也。師拈殼就耳畔搖。作蟬鳴聲。侍者於是開悟。

福州府牛頭微禪師。上堂。三世諸佛。用一點伎倆不得。天下老師。口似匾擔。諸人作麼生。大不容易。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山畚脫粟飯。野菜澹黃齏。曰。忽遇上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喫卽從君喫。不喫任東西。問。不問驪龍領下珠。如何識得家中寶。師曰。忙中爭得作閑人。

成都府青城香山澄照禪師。僧問。諸佛有難。向火燄裏藏身。未審衲僧有難。向甚麼處藏身。師曰。水精甕裏著波斯。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太半人不見。

鳳翔府天福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無滴水。華嶽總平沈。

鳳陽府思明禪師。在衆時。僧問。如何是上座沙彌童行。師曰。諾。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屎裏蛆兒頭出頭沒。

鳳翔府招福禪師。僧問。東牙烏牙皆出隊。和尚爲甚麼不出隊。師曰。住持各不同。闍黎爭得怪。

漢中府中梁山遵古禪師。僧問。空劫無人能問法。卽今有問法何安。師曰。大悲菩薩裏坐。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士擔漏卮。

襄陽府谷隱禪師。僧問。如何是不觸白雲機。師曰。鶴帶鴉顏。浮生不棄。

德安府孝感九巖山禪師。僧問。遠聞九巖。及乎到來祇見一巖。師曰。闍黎祇見一巖。不見九巖。曰。如何是九巖。師曰。水急浪花麤。問。如何是佛。師曰。卽汝是。

順天府薊州盤山第二世禪師。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曰。在裏頭來多少時邪。曰。如何出得。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問。承教有言。如化人煩惱。如石女兒。此理如何。師曰。闍黎直如石女兒去。

德安府九巖山敬慧禪師。僧問。解脫深坑如何過得。師曰。不求過。曰。不求如何得過。師曰。求過亦非。

開封府觀音院巖俊禪師。邢臺廉氏子。初參祖席。徧歷衡廬岷蜀。嘗經鳳林深谷。觀珍寶發現。同行取之。師曰。古人鋤金不顧。况吾輩乎。遂捨去。謁投子。子問。昨夜宿何處。師曰。在不動道場。子曰。旣言不動。曷由至此。師曰。至此豈是動邪。子曰。元來宿不著處。子默許之。尋抵東京。會梁少保李資捨宅建院。曰觀音。請師居之。衆常數百。周高祖世宗二帝潛隱時。每登方丈。必施跪禮。及卽位。特賜紫衣。署淨戒大師。宋乾德丙寅春示疾。垂誠門人訖。怡顏而逝。壽八十五。臘六十五。塔于東郊豐臺村。

# 石霜諸禪師法嗣

平陽府蒲州南際山僧一禪師。僧問。幸獲親近。乞師指示。師曰。我若指示。卽屈著汝。曰。教學人作麼生。卽是。師曰。切忌是非。問。如何是衲僧氣息。師曰。還曾薰著汝也無。問。如何是毘盧師。師曰。不超越。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不過來。問。同類卽不問。如何是異類。師曰。要頭卽一任斫將去。師開法末山。後閩帥請主長慶。寂後。謚本淨大師。塔曰無塵。

長沙府大光山居誨禪師。京兆王氏子。初造石霜。常坐不臥。麻衣草屨。忘身爲法。霜嘗令主性空塔院。一日。霜知緣熟。欲試所得。問曰。國家每年放舉人及第。朝門還得拜也無。師曰。有一人不求進。霜曰。憑何。師曰。他且不爲名。霜曰。除却今日。別更有時也無。師曰。渠亦不道。今日是霜然之。如是者盤桓二十餘祀。出世大光。僧問。祇如達磨還是祖否。師曰。不是祖。曰。旣不是祖。又來作甚麼。師曰。祇爲汝不薦。曰。薦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一代時教阿誰敍。上堂。一代時教。祇是整理時人手脚。直饒剝盡到底。也祇成得箇了事人。不可將當衲衣下事。所以道。四十九年明不盡。標不起。到者裏合作麼生。更若忤忤。恐成負累。珍重。唐昭宗天復癸亥九月三日歸寂。壽六十有七。

南康府廬山棲賢懷祐禪師。泉州僊遊人。受業于九座陳公。尋預石霜之室。居謝山。復遷棲賢。僧問。如何是五老峯前事。師曰。萬古千秋。曰。怎麼莫成嗣絕也無。師曰。躊躇欲與誰。問。自遠趨風。請師激發。師曰。他不憑時。曰。請師憑時。師曰。我亦不換。問。如何是法法無差。師曰。雪上更加霜。上堂。若論此箇事。無有下口處。便下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井底寒蟾。天中明月。師終于廬山。謚玄悟大師。塔曰傳燈。



瑞州府九峯道虔禪師。福州侯官劉氏子。嘗爲石霜侍者。泊霜歸寂。衆請首座繼席。師白衆曰。須明得先師意始可。座曰。先師有甚麼意。師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其餘則不問。如何是一條白練去。座曰。者箇祇是明一色邊事。師曰。與麼則未會先師意在。座曰。你不肯我那。但裝香來。香煙斷處若去不得。卽不會先師意。遂焚香。香煙未斷。座已脫去。師乃拊座背曰。坐脫立亡。卽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住後。示衆。僧問。無間中人行甚麼行。師曰。畜生行。曰。畜生復行甚麼行。師曰。無間行。曰。此猶是長生路上人。師曰。汝須知有不共命者。曰。不共甚麼命。師曰。長生氣不常。乃曰。諸兄弟還委悉麼。你須知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涌。是文殊境界。一瓦晴空。是普賢牀榻。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於中事。是話月。從上宗門中事。如節度使信旗。且如諸方先德。未建許多名目。指陳已前。諸兄弟約甚麼體格商量。到者裏。不假三寸。試話會看。不假耳。試采聽看。不假眼。試辨白看。所以道。聲前拋不出。句後不藏形。盡乾坤大地。都來是汝當人箇體。向甚麼處安眼耳鼻舌。莫但向意根下圖度作解。盡未來際。亦未有休歇分。所以洞山道。擬將心意學玄宗。大似西行却向東。珍重。僧問。九重無信。恩赦何來。師曰。流光雖徧。閭內不周。曰。流光與閭內。相去多少。師曰。綠水騰波。青山秀色。問。承古有言。向外紹則臣位。向內紹則王種。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外紹。師曰。若不知事極頭。祇得了事。喚作外紹。是爲臣種。曰。如何是內紹。師曰。知向裏許承當擔荷。是爲內紹。曰。如何是王種。師曰。須見無承當底人。無擔荷底人。始得同一色。同一色了。所以借爲誕生。是爲王種。曰。恁麼則內紹亦須得轉。師曰。灼然有承當擔荷。爭得不轉。汝道內紹便是人王種。你且道如今還有紹底道理麼。所以古人道。紹是功。紹了非是功。轉功就位了。始喚作人王種。曰。未審外紹



還轉也無。師曰：外紹全未知有。且教渠知有。曰：如何是知有。師曰：天明不覺曉。問：如何是外紹。師曰：不借別人家裏事。曰：如何是內紹。師曰：推爺向裏頭。曰：二語之中，那語最親。師曰：臣在門裏，王不出門。曰：怎麼則不出門者。不落二邊。師曰：渠也不獨坐世界裏。紹王種，名外紹王種姓。所以道：紹是功名臣，是偏中正。紹了轉功名君，是正中偏。問：誕生還更知聞也無。師曰：更知聞阿誰。曰：怎麼則莫便是否。師曰：若是古人爲甚麼道誕生猶有父。曰：既有父，爲甚麼不知聞。師曰：同時不識祖。問：洞山道：直得不怎麼來者，猶是兒孫，意旨如何。師曰：猶守珍御在。曰：如何是父。師曰：無家可坐，無世可興。問：諸聖問出，祇是箇傳語底人，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曰：祇如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爲甚麼喚作傳語人。師曰：爲他指天指地，所以喚作傳語底人。僧禮拜而退。問：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和尚將何拯濟。師曰：汝道巨嶽還曾乏寸土也無。曰：怎麼則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誰。曰：便怎麼承當時如何。師曰：須彌頭更戴須彌。問：祖祖相傳，復傳何事。師曰：釋迦慳。迦葉富。曰：如何是釋迦慳。師曰：無物與人。曰：如何是迦葉富。師曰：國內孟嘗君。曰：畢竟傳底事作麼生。師曰：百歲老人分夜燈。問：諸佛非我道，如何是我道。師曰：我道非諸佛。曰：旣非諸佛，爲甚麼却立我道。師曰：適間暫喚來，如今却遣出。曰：爲甚麼却遣出。師曰：若不遣出，眼裏塵生。問：一切處覓不得，豈不是聖。師曰：是甚麼聖。曰：牛頭未見四祖時，豈不是聖。師曰：是聖境未忘。曰：二聖相去幾何。師曰：塵中雖有隱形術，爭奈全身在帝鄉。問：古人道：因真立妄，從妄顯真，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真。心。師曰：不雜食。曰：如何是安心。師曰：攀緣起倒。曰：離此二途，如何是本體。師曰：本體不離。曰：爲甚麼

不離。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問。盡乾坤都來是箇眼。如何是乾坤眼。師曰。乾坤在裏許。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眼。曰。還照矚也無。師曰。不借三光勢。曰。既不借三光勢。憑何喚作乾坤眼。師曰。若不如是。觸髅前見鬼人無數。問。一筆丹青爲甚麼。邈誌公真不得。師曰。僧繇却許誌公。曰。未審僧繇得甚麼人證旨。却許誌公。師曰。烏龜稽首須彌柱。問。動容沈古路。身沒乃方知。此意如何。師曰。偷佛錢買佛香。曰。學人不曾。師曰。不曾。卽燒香供養本爺孃。師後住泐潭而終。諡大覺禪師。塔曰圓寂。

台州府涌泉景欣禪師。泉州仙遊人。受業白雲。得石霜開示。而止丹丘之涌泉。一日。不披袈裟喫飯。有僧問。莫成俗否。師曰。卽今豈是僧邪。一日。騎牛次。彊德二禪客遇于途。不知爲師。因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鑒。師驟牛而去。彊德憩樹下煎茶。師回。却下牛問曰。二禪客近離甚處。彊曰。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生。彊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者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彊無對。師曰。莫道騎者不鑒好。上堂。我四十九年在者裏。尙自有時走作。汝等諸人。莫開大口。見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見解言語總要知通。若識不盡。敢道輪回去在。爲何如此。蓋爲識漏未盡。汝但盡却今時。始得成立。亦喚作立中功。轉功就他去。亦喚作就中功。親他去。我所以道。親人不得度。渠不度親人。恁麼譬喻。尙不會薦取。渾崙底。但管取性亂動舌頭。不見洞山道。相續也大難。汝須知有此事。若不知有。啼哭有日在。上堂。拍盲不見佛。開眼遇途人。借問途中事。渠無丈六身。不從五天來。漢地不曾踏。不是張家生。誰云李家子。三人挂一杖。臥一牀。似伊不似伊。拈來搭肩上。爲他十八兒。論不奈伊何。

長沙府雲蓋山圓淨志元禪師。遊方時。問雲居曰。志元不奈何時。如何。居曰。祇爲闍黎功力不到。師不禮拜。

直造石霜。亦如前問。霜曰。非但闍黎。老僧亦不奈何。師曰。和尚爲甚麼不奈何。霜曰。老僧若奈何拈過。汝不奈何。師便禮拜。嗣於石霜無人接得渠語下。頓明大旨。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黃面底是。曰。如何是法。師曰。藏裏是。問。然燈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昧不得。問。蛇子爲甚麼吞蛇。師曰。通身色不同。問。如何是衲僧。師曰。參尋訪道。潭州道正表聞馬王。乞師論議。王請師上殿相見。茶罷。師就王乞劍。王與劍。師握劍問道正曰。你本教中道。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是何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是何精。道得不斬。道不得卽斬。道正茫然。便禮拜懺悔。師謂王曰。還識此人否。王曰。識。師曰。是誰。王曰。道正。師曰。不是。其道若正。合對得臣僧。此祇是箇無主孤魂。因茲道士不敢紛紜。

長沙府谷山藏禪師。僧問。法尙應捨。何況非法。如何是法尙應捨。師曰。空裏撒醍醐。曰。如何是非法。師曰。嵩山道士詐明頭。問。逼迫出來時如何。師曰。還曾拶著汝麼。問。祖意教意。是一是二。師曰。青天白日。夜半濃霜。

福州府覆船山洪薦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閉目吐舌。又開目吐舌示之。曰。本來有許多面目耶。師曰。適來見甚麼。僧無語。問。如何是師子。師曰。善哮吼。僧拊掌曰。好子好手。師曰。青天白日。却被鬼迷。僧作掀禪牀勢。師便打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曰。灼然作家。僧拂袖便出。師曰。將甌盛水。擬比大洋。問。如何是玄妙。師曰。未問已前。道吾問。久嚮和尚會禪是否。師曰。蒼天蒼天。吾近前掩師口曰。低聲低聲。師與一掌。吾曰。蒼天蒼天。師把住曰。得怎麼無禮。吾却與一掌。師曰。老僧罪過。吾拂袖便行。師呵呵大笑曰。早知如是不見如是。僧參。師作起勢。僧便出。師曰。闍黎且來人事。僧回。作抽坐具勢。師却歸方丈。僧曰。蒼天蒼天。

師曰。龍頭蛇尾。僧近前叉手立。師曰。敗將投王。不存性命。問抱璞投師。師還接否。師以手拍香臺。僧禮拜。師曰。禮拜則不無。其中事作麼生。僧却拍香臺。師曰。舌頭不出口。師將示寂。三日前。令侍者喚第一座來。師臥。出氣一聲。座喚侍者曰。和尚渴。要湯水喫。師乃面壁而臥。臨終。令集衆。乃展兩手。出舌示之。時第三座曰。諸人。和尚舌根硬也。師曰。苦哉苦哉。誠如第三座所言。舌根硬去也。言訖而寂。諡紹隆大師。塔曰廣濟。常德府德山第六世慧空存德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更請問。問。如何是和尙仙陀婆。師曰。昨夜三更見月明。

吉安府崇恩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少林雖有月。葱嶺不穿雲。問。如何是類。師曰。奈何橋畔嘶聲切。劍樹林中去復來。

長沙府石霜第三世暉禪師。僧問。世尊出世。先度五俱輪。和尚出世。先度何人。師曰。總不度。曰。爲甚麼不度。師曰。爲伊不是五俱輪。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竹箸瓦椀。

安陸府芭蕉禪師。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已被人冷眼覷破了。問。不落諸緣。請師直指。師曰。有問有答。問。如何是和尙爲人一句。師曰。祇恐闍黎不問。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董家稚子聲聲哭。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枯木驪龍露爪牙。

長沙府肥田慧覺伏禪師。僧問。如何是未出世邊事。師曰。髻中珠未解。石女斂雙眉。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靈龜呈卦兆。失却自家身。問。此地何名。師曰。肥田。曰。宜種甚麼。師便打。嘗有偈曰。修多好句枉工夫。返本還源是大愚。祖佛不從修證得。縱行玄路也崎嶇。



長沙府鹿苑暉禪師。僧問。不假諸緣。請師爲道。師敲火爐示之。曰。親切處更請一言。師曰。瞌睡漢。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如月在水。曰。見後如何。師曰。如水在月。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汝問我。我問汝。曰。怎麼則縑素不分也。師曰。甚麼處去來。

長沙府寶蓋約禪師。僧問。寶蓋高高挂。其中事若何。請師言外旨。一句不消多。師曰。寶蓋挂空中。有路不曾通。儻求言外旨。便是有西東。

紹興府雲門山拯迷海晏禪師。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如較硬石頭。問。如何是古寺一爐香。師曰。歷代無人喫。曰。喫者如何。師曰。六根俱不到。問。久嚮拯迷到來爲甚麼不見拯迷。師曰。闍黎不識拯迷。

長沙府文殊禪師。僧問。僧繇爲甚麼邈誌公眞不得。師曰。非但僧繇。誌公也邈不得。曰。誌公爲甚麼邈不得。師曰。彩繪不將來。曰。和尚還邈得也無。師曰。我亦邈不得。曰。和尚爲甚麼邈不得。師曰。渠不以苟我顏色。教我作麼生邈。問。如何是密室。師曰。緊不就。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不坐上色牛。

鳳翔府石柱禪師。遊方時。到洞山。第三世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箇是其人。師出衆對曰。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者。祇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祇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祇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此是石女兒披枷帶鎖。山曰。闍黎分上作麼生。師曰。該通會上卓卓寧彰。山曰。祇如海上明公秀又作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長沙府中雲蓋禪師。僧問。和尚開堂。當爲何事。師曰。爲汝驢漢。曰。諸佛出世。當爲何事。師曰。爲汝驢漢。問。



祖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像不得。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闍黎也須側身始得。問。如何是向上一句。師曰。文殊失却口。曰。如何是門頭一句。師曰。頭上插花子。問。如何是超百億。師曰。超人不得肯。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月中藏玉兔。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日裏背金烏。問。不可以情測時如何。師曰。無舌童兒機智盡。風穴參。師問。石角穿雲路。攜筇意若何。穴曰。紅霞籠玉象。擁幃照川源。師曰。相隨來也。穴曰。和尚也須低聲。師曰。且坐喫茶。

平陽府蒲州棲巖山大通存壽禪師。俗姓梅。初事講。後入石霜之室。頓忘筌蹄。住後。僧問。如何是和尙得力處。師曰。不居無理位。豈坐白牛車。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汝莫問出水後蓮華事麼。僧無語。師平居罕言。叩之始應。壽九十三。諡真寂禪師。

衡州府南嶽玄泰禪師。沉靜寡言。未嘗衣帛。時謂之泰布衲。陞德山堂。入石霜室。掌翰二十年。與貫休齊已爲友。後居衡山七寶臺。不立門徒。四方依附者。皆以友禮待。因衡山被山民斬伐燒畬爲害。乃作畬山謠曰。畬山兒。畬山兒。無所知。年年斫斷青山帽。就中最好衡嶽色。杉松利斧摧貞枝。靈禽野鶴無因依。白雲回避青煙飛。猿猱路絕巖崖出。芝朮失根茅艸肥。年年斫罷仍再鋤。千秋終是難復初。又道今年種不多。來年更斫當陽坡。國家壽嶽尙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傳達九重。有詔禁止。嶽山無復延燎。師之力也。將示滅。乃召僧令備薪蒸。且說偈曰。今年六十五。四大將離主。其道自玄玄。箇中無佛祖。不用剃頭。不須澡浴。一堆猛火。千足萬足。偈終。端坐垂一足而逝。闍維。收舍利。建塔於迎雲亭側。壽六十有五。邵武府龍湖普聞禪師。唐僖宗太子也。幼不苟葷。僖宗鍾愛之。然以其無經世意。百計陶寫。終不能回。中和

初傳宗幸蜀。師斷髮逸遊。人無知者。造石霜便問。祖師別傳事。肯以相付乎。霜曰。莫謗祖師好。師曰。天下宗旨盛大。豈皆妄爲邪。霜曰。是實事邪。師曰。師意如何。霜曰。待案山點頭。卽向汝道。師於言下頓省。辭去至邵武城外。見山鬱然可愛。遂撥艸深入。至煙起處。有一苦行。苦行見師至。乃曰。上人當興此。遂去。師居焉。一日。有老人拜謁曰。吾住此山。非人也。龍也行。雨不職。上天有罰。當死。願垂救護。師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力。然可易形來。俄失老人。座旁有小蛇入袖。至暮。雷電震山。風雨交作。師危坐達旦。垂袖蛇去。有頃。老人拜而泣曰。非大士慈悲。爲血腥穢此山矣。念何以報。乃穴巖下爲泉。曰。此泉爲他日衆多之設。今號龍湖。邦人聞其事。相與建寺。衲子雲趨。師闡化三十餘年。臨示寂。聲鐘集衆說偈曰。我逃世難來出家。宗師指示箇歇處。住山聚衆三十年。尋常不欲輕分付。今日分明說似君。我斂日時齊聽取。偈畢。安然而逝。塔于本山。謚圓覺禪師。

張拙秀才。因禪月指。參石霜。霜問。秀才何姓。曰。姓張。名拙。霜曰。覓巧尙不可得。拙自何來。拙忽有省。乃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眞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

祖燈大統卷第二十終

祖燈大統卷第二十一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十二世之三

洞山价禪師法嗣之一

南康府建昌雲居弘覺道膺禪師。幽州玉田王氏子。童丱出家。范陽延壽寺。二十五成大僧。本師令習聲聞。篇聚。非其好。棄之遊方。至翠微。會有僧自豫章來。盛稱洞山法席。師遂造焉。山問甚處來。師曰。翠微來。山曰。翠微有何言句示徒。師曰。翠微供養羅漢。某甲問。供養羅漢。羅漢還來否。微曰。你每日噉箇甚麼。山曰。實有此語否。師曰。實有。山曰。不虛參見作家來。山問。汝名甚麼。師曰。道膺。山曰。向上更道。師曰。向上道卽不名道膺。山領之。乃曰。與老僧在雲巖時祇對無異。師問。如何是祖師意。山曰。闍黎他後有把茅蓋頭。忽有人問你。作麼生祇對。師曰。道膺罪過。山謂師曰。吾聞思大和尚生倭國作王。是否。師曰。若是思大。佛亦不作。山然之。一日。山問。師甚處去來。師曰。蹋山來。山曰。阿那箇山堪住。師曰。那箇山不堪住。山曰。怎麼則國內總被闍黎占却也。師曰。不然。山曰。怎麼。則子得箇入路。師曰。無路。山曰。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師曰。若有路。卽與和尚隔山去也。山乃曰。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去在。隨洞山渡水次。山問。水深多少。師曰。不濕。山曰。龜人。師曰。請師道。山曰。不乾。一日。舉南泉問座主。講甚麼經。曰。彌勒下生經。泉曰。彌勒幾時下生。曰。見在天宮當來下生。泉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話問洞山曰。既是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當時誰與安名。山曰。膺闍黎。吾今日被子一問。直得禪床震動。結庵三峯時。經旬不赴堂。洞山問。子近日何不

赴齋。師曰：自有天神送食。山曰：我將謂汝是箇人，猶作者箇見解在。至晚，山召膺庵主。師應諾。山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是甚麼。師回庵寂然宴坐。天神自此竟不可覓。如是三日，乃絕。洞山問：大闡提人作七遮罪，孝養何在。師曰：始成孝養。自爾，山許爲室中領袖。後開法雲居。上堂：舉先師道，三途地獄未是苦，向此衣線下不明大事，始是苦。汝等既在者箇行隊，十分去九，不較多也。更著些子精彩，便是上座。不屈平生行脚，不孤負叢林。古人道：欲得保任此事，須向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方有些子氣息。汝若大事未辦，且須履踐玄途。上堂：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惡。從天降下則貧窮，從地湧出則富貴。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迥出，獨拔當時。言語不要多，多則無用處。僧便問：如何是從天降下則貧窮。師曰：不貴得。曰：如何是從地湧出則富貴。師曰：無中忽有。劉禹端公問：雨從何來。師曰：從端公問處來。公歡喜讚歎。師却問公：問從何來。公無語。問：如何是沙門所重。師曰：心識不到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古路不逢人。問：佛與祖還有階級否。師曰：灼然階級。問：如何是一法。師曰：如何是萬法。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一法是你本心，萬法是你本性。且道：心與性是一是二。僧禮拜。師示頌曰：一法諸法宗，萬法一法通。唯心與唯性，不說異兼同。問：如何是口訣。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擲拂子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趁雀兒也不會。僧問：有人身衣錦繡入來，見和尚後爲甚寸絲不挂。師曰：直得瑤璃殿上行，撲倒也須粉碎。問：馬祖出八十四員善知識，未審和尚出多少人。師展兩手示之。問：如何是向上人行履處。師曰：天下太平。問：遊子到家時如何。師曰：且喜歸來。曰：將何奉獻。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問：如何是諸佛師。師喝曰：者田庫兒。僧禮拜。師曰：你作麼生會。僧喝曰：者老和尚。師曰：元來不會。僧作

舞出去。師曰。沿臺盤乞兒。嘗令侍者送袴與一住庵道者。道者曰。自有孃生袴。竟不受。師再令侍者問。孃未生時。著箇甚麼。道者無語。後遷化。有舍利持以似師。師曰。直饒得八斛四斗。不如當時下得一轉語好。在洞山作務。悞剗殺蚯蚓。山曰。者箇聲。師曰。他不死。山曰。二祖往鄴都。又作麼生。師不對。後有僧問。和尚在洞山。剗殺蚯蚓。因緣和尚豈不是無語。師曰。當時有語。祇是無人證明。問。山河大地。從何而有。師曰。從妄想有。曰。與某甲想出一錠金得麼。師便休去。僧不領。問。雪峯門外雪消也未。曰。一片也無。消箇甚麼。師曰。消也。問。一齊包裹時如何。師曰。旋風千匝。上堂。佛法有甚麼多事。行得即是。但知心是佛。莫愁佛不解語。欲得如是事。還須如是人。若是如是人。愁箇什麼。所云如是事。自古先德醇素任真。元來無巧。有問如何是道。或答甌磚。或答木頭。或答作麼。皆重元來。以他根本脚下實有力。即是不思議人。握土成金。若無如是事。饒汝說得簇花簇錦。直道我放光動地。世間更無過者。盡說了。合殺頭人。總不信受。元來自家脚下虛無力。譬如獵狗。但尋得有蹤跡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蹤跡。氣息也無。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挂角後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蹤跡。其僧舉似趙州。州曰。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挂角後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得恁麼難會。州曰。有甚麼難會。曰。請和尚指示。州曰。新羅新羅。又問。長慶。羚羊挂角時如何。慶曰。艸裏漢。曰。挂後如何。慶曰。亂叫喚。曰。畢竟未去。馬事到來。問。學人擬欲歸鄉時如何。師曰。祇者是。新羅僧問。佛陀波利見文殊。爲甚麼却回去。師曰。祇爲不將來。所以却回去。問。如何是佛。師曰。讚歎不及。曰。莫祇者便是否。師曰。不勞讚歎。問。教中道。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即爲消滅。此意如何。師曰。動則應墮惡道。靜則爲人輕賤。問。香積飯。甚麼人得喫。師曰。須知得喫底人。入口還須抉出。僧念經次。師問。上座念者是甚麼經。



僧曰。維摩經。師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甚麼經。其僧從此得入。問僧。孤迥迥。峭巍巍。是箇什麼。曰。某甲不會。師曰。面前案子也不會。新羅僧問。是甚麼。得怎麼難道。師曰。有甚麼難道。曰。便請和尚道。師曰。新羅新羅。問。明眼人爲甚麼黑如漆。師曰。何怪。節度使成汭問。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召尙書。書應諾。師曰。會麼。書曰。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問。纔生爲甚麼不知有。師曰。不同生。曰。未生時如何。師曰。不曾滅。曰。未生時在甚麼處。師曰。有處不收。曰。甚麼人不受滅。師曰。是滅不得者。上堂。師僧家發言吐氣。須有來由。莫當等閑。者裏是甚麼所在。爭受容易。凡問箇事。也須識些子好惡。若不識。尊卑良賤。不知觸犯。信口亂道。傍家行脚。到處覓相似語。有甚利益。所以尋常向兄弟道。莫怪不相似。恐同學太多去。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言語也須看前頭。八十老人入場屋。不是小兒嬉。不是因循事。一言參差。卽千里萬里難爲收攝。敲骨打髓。須有來由。言語如鉗。如夾。如鉤。如鎖。須教相續不斷。始得頭頭上具。物物上明。豈不是得妙底事。一種學。大須子細研窮。直須諦當的的無差。到者裏有甚麼蹊跳處。有甚麼擬議處。向去底人。常須慘悚戢翼始得。若是知有底人。自解護惜。終不取次。十度發言。九度休去。爲甚麼如此。恐怕無利益體得底人。如獵月扇子。直得口邊醜出。不是強爲任運。如此欲得怎麼事。須是恁麼人。既是恁麼人。不愁恁麼事。恁麼事卽難得。示衆。了無所有。得無所圖。言無所是。行無所依。心無所託。及盡始得無過。在衆如無衆。無衆如在衆。在身如無身。處世如無世。豈不是無燒其德。超於萬類。脫一切羈鎖。千人萬人得。尙道不當自己。如今若得共起初一般。古人曰。體得那邊事。却來者邊行履。那邊有什麼事。者邊又作麼生行履。所以道。有也莫將來。無也莫將去。現在底是誰家事。示衆。欲體此事。直似一息。

不來底人。方與那箇人相應。若體得者。箇人意。方有少許說話分。方有少許行履分。暫時不在。如同死人。豈况如今論年論月不在。如人常在。愁什麼家事不辦。欲知久遠事。祇在如今。如今若得。久遠亦得。如人千鄉萬里歸家。行到即是。是即一切總不是。是即一切總不是。直得頂上光燄生。亦不是。能爲一切。一切不爲。終日貪前頭事。失却背後事。若見背後事。失却前頭事。如人不前後。有什麼事。上堂。汝等諸人。直饒學得佛邊事。早是錯用心。饒你講得天花落。石點頭。亦不干自己事。自餘是甚麼。閑擬將有限身心。向無限中用。方木逗圓孔。多少誦訛。饒你攢花簇錦。亦無用處。未離情識在。一切事須向者裏及盡。若有一毫去不盡。即被他累。豈况更多。差之毫釐。過犯山嶽。不見古人道。學處不玄。盡是流俗。閨閣中物。捨不得。俱爲滲漏。直須向者裏及盡去。及去及來。併盡一切事。始得無過。如人頭頭上了。物物上通。祇喚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別。便是世間極重極貴物。不得將來向尊貴邊。須知不可思議。不當好心。所以古人道。猶如雙鏡光光相對。光明相照。更無虧盈。豈不是一般。猶喚作影像邊事。如日出時。光照世間。明朗是一半。那一半喚作甚麼。如今人未認得。光影門頭。戶底。蟲淺底事。將作屋裏事。又爭得。師住持三十年。道徧天下。衆至千五百人。南昌鍾王師尊之。願以爲世世師。唐昭宗天復辛酉秋。示微疾。十二月二十八日。爲大衆開最後方便。敍出世始末之意。衆皆愴然。越明年正月三日。問侍者。今日是幾。對曰。初三。師曰。三十年後。但曰祇者是。乃端然告寂。敕諡弘覺禪師。塔曰圓寂。

撫州府曹山寶積元證本寂禪師。泉州莆田黃氏子。少業儒。年十九。從福州靈石出家。二十五登戒。尋謁洞山。山問。闍黎名甚麼。師曰。本寂。山曰。向上更道。師曰。不道。山曰。爲什麼不道。師曰。不名本寂。山深器之。自此

入室。密印所解。相依數載。一日辭去。山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山曰。不變異處豈有去邪。師曰。去亦不變異。山授以宗旨。師受已。遂往曹溪禮祖塔。同抵撫州。衆請開法。宜黃荷玉山。師志慕六祖。因改名曹山。由是法席大興。學者雲萃。宗風至此爲盛焉。僧問。學人通身是病。請師醫。師曰。不醫。曰。爲甚麼不醫。師曰。教汝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問。沙門豈不是具大慈悲底人。師曰。是。曰。忽遇六賊來時如何。師曰。亦須具大慈悲。曰。如何是具的大慈悲。師曰。一劍揮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始得和同。問。五位對賓時如何。師曰。汝卽今問那一位。曰。學人從偏位中來。請師向正位中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恐落偏位中去。師却問僧。祇如不接。是對賓。是不對賓。曰。早是對賓了也。師曰。如是如是。問。萬法從何而生。師曰。從顛倒生。曰。不顛倒時。萬法何在。師曰。在。曰。在甚麼處。師曰。顛倒作麼。問。不萌之艸。爲甚麼能藏香象。師曰。闍黎幸是作家。又問。曹山作麼。問。三界擾擾。六趣昏昏。如何辨色。師曰。不辨色。曰。爲甚麼不辨色。師曰。若辨色卽昏也。聞鐘聲。乃曰。阿啍阿啍。僧問。和尚作甚麼。師曰。打着我心。僧無對。五祖戒代曰。作賊人心虛。問。維那甚處來。曰。牽醋槽去來。師曰。或到險處作麼生牽。那無對。雲居代曰。正好著力。問。金峯作甚麼來。曰。蓋屋來。師曰。了也未。曰。者邊則了。師曰。那邊事作麼生。曰。候下工日白和尚。師默之。一日。入僧堂向火。僧曰。今日好寒。師曰。須知有不寒者。曰。誰是不寒者。師筴火示之。僧曰。莫道無人好。師拋下火。僧曰。某甲到者裏却不會。師曰。日照寒潭明更明。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汝道洪州城裏如許多人。甚麼處去也。問。眉與目還相識也無。師曰。不相識。曰。爲甚麼不相識。師曰。爲同在一處。曰。恁麼則不分去也。師曰。眉且不是目。曰。如何是目。師曰。端的去。曰。如何是眉。師曰。曹山却疑。曰。和尚爲甚麼却疑。師曰。若不疑。端的去。

也。問。如何是無刃劍。師曰。非淬鍊所成。曰。用者如何。師曰。逢者皆喪。曰。不逢者如何。師曰。亦須頭落。曰。逢者皆喪。則固是不逢者爲甚麼也。頭落。師曰。不見道。能盡一切。曰。盡後如何。師曰。方知有此劍。問。於相何真。師曰。卽相卽真。曰。當何顯示。師豎起拂子。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曰。不能盡底去。曰。爲甚麼不能盡底去。師曰。賊是家親。問。卽心卽佛。卽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兔角不用無。牛角不用有。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恰遇曹山暫出。曰。如何是常不在底人。師曰。難得。問。擬豈不是類。師曰。直是不擬亦是類。曰。如何是異。師曰。莫不識痛痒好。問。清稅孤貧。乞師賑濟。師召稅闍黎。稅應諾。師曰。清原白家酒。三盞喫了。猶道未沾唇。鏡清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理卽如此。事作麼生。曰。如理如事。師曰。謾曹山一人。卽得爭奈諸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爭鑑得箇不恁麼。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雲門問。不改易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曹山無恁麼閑工夫。問。古人云。人人盡有。弟子在塵蒙還有也無。師曰。過手來。其僧過手。師乃點指曰。一二三四五。足。問。魯祖面壁。用表何事。師以手掩耳。問。承古有言。未有一人倒地。不因地而起。如何是倒。師曰。肯卽是。曰。如何是起。師曰。起也。問。子歸就父。爲甚麼父全不顧。師曰。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師曰。始成父子之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師曰。刀斧斫不開。問。靈衣不挂時如何。師曰。曹山孝滿。曰。孝滿後如何。師曰。曹山好顛酒。問。教中道。大海不宿死屍。如何是大海。師曰。包含萬有。曰。爲甚麼不宿死屍。師曰。絕氣息者不著。曰。既是包含萬有。爲甚麼絕氣息者不著。師曰。萬有非其功。絕氣息者有其德。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道有道無。卽且從爭奈龍王按劍何。問。具何知解。善能問難。師曰。不呈句。曰。問難箇甚麼。師曰。刀斧斫不入。曰。能恁麼問難。還有不肯者麼。師曰。有。曰。是誰。師曰。曹山。問。世間甚麼



物最貴。師曰：死猫兒頭最貴。曰：爲甚麼死猫兒頭最貴。師曰：無人著價。問：無言如何顯。師曰：莫向者裏顯。曰：向甚麼處顯。師曰：昨夜床頭失却三文錢。問：日未出時如何。師曰：曹山也曾恁麼來。曰：出後如何。師曰：猶較曹山半月程。問：僧作甚麼。曰：掃地。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鞞鞋來。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雕琢。曰：爲甚麼不雕琢。師曰：須知曹山好手。問：古德道：盡大地唯有此人。未審是甚麼人。師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如何是第二月。師曰：也要你自己定當。曰：作麼生是第一月。師曰：險問德上座。菩薩在定。聞香象渡河。出甚麼經。曰：出涅槃經。師曰：定前聞。定後聞。曰：和尚流也。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一半。曰：和尚如何。師曰：灘下接取。問：如何是曹山眷屬。師曰：白髮連頭戴。頂上一枝花。問：學人十二時中如何保任。師曰：如經蠱毒之鄉。水也不得沾著一滴。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謂秦無人。曰：者箇莫便是否。師曰：斬。問：親何道伴。即得常聞於未聞。師曰：同共一被蓋。曰：此猶是和尙得聞。如何是常聞於未聞。師曰：不同於木石。曰：何者在先。何者在後。師曰：不見道：常聞於未聞。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曹山曰：擬殺何人。師曰：一切總殺。曰：忽逢本生父母。又作麼生。師曰：揀甚麼。曰：爭奈自己何。師曰：誰奈我何。曰：何不自殺。師曰：無下手處。問：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時。如何。師曰：曹山解忌口。問：常在生死海中沉沒者。是甚麼人。師曰：第二月。曰：還求出也無。師曰：也求出。祇是無路。曰：未審甚麼人接得伊。師曰：擔鐵枷者。問：雪覆千山。爲甚麼孤峯不白。師曰：須知有異中異。曰：如何是異中異。師曰：不墮諸山色。紙衣道者參。師問：莫是紙衣道者否。者曰：不敢。師曰：如何是紙衣下事。者曰：一裘纔挂體。萬法悉皆如。師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者。近前應諾。便立脫。師曰：汝祇解恁麼去。不解恁麼來。者忽開眼問曰：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師曰：



未是妙。曰。如何是妙。師曰。不借借者。珍重便化。師示頌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疎親。念異便於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爲鄰。情分萬法沉前境。識鑒多端喪本真。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問。強上座曰。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曰。如驢覷井。師曰。道則太煞道。祇道得八成。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如井覷驢。僧舉藥山問僧。年多少。曰。七十二。山曰。是七十二那。曰。是山便打。此意如何。師曰。前箭猶似可。後箭射人深。曰。如何免得此棒。師曰。王敕旣行。諸侯避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填溝塞壑。問。如何是師子。師曰。衆獸近不得。曰。如何是師子兒。師曰。能吞父母者。曰。旣是衆獸近不得。爲甚麼却被兒吞。師曰。豈不見道。子若哮吼。祖父俱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全身歸父。曰。未審祖盡時。父歸何所。師曰。所亦盡。曰。前來爲甚麼道全身歸父。師曰。譬如王子能成一國之事。又曰。闍黎。此事不得孤滯。直須枯木上更撒些子華。雲門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喫常住苗稼者是。曰。便怎麼去時如何。師曰。你還畜得麼。曰。畜得。師曰。你作麼生畜。曰。著衣喫飯。有甚麼難。師曰。何不道披毛戴角。門便禮拜。陸亘大夫問南泉。姓甚麼。泉曰。姓王。曰。王還有眷屬也無。泉曰。四臣不昧。曰。王居何位。泉曰。玉殿苔生後。僧舉問師。玉殿苔生。意旨如何。師曰。不居正位。曰。八方來朝時如何。師曰。他不受禮。曰。若是。則何用來朝。師曰。違則斬。曰。違是臣分上。未審君意如何。師曰。樞密不得旨。曰。怎麼則變理之功。全歸臣相也。師曰。你還知君意麼。曰。外方不敢論量。師曰。如是如是。問。纔有是非。紛然失心時如何。師曰。斬斬。僧舉西園自燒浴次。有問何不使沙彌園。乃撫掌三下。話呈師。師曰。一等是拍手撫掌。就中西園奇怪俱抵一指頭禪。蓋爲承當處不諦當。僧便問。西園撫掌。豈不是奴兒婢子邊事。師曰。是。僧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者

奴兒婢子。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曰。枯木裏龍吟。曰。如何是道中人。嚴曰。觜裏眼睛。僧不領。乃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曰。猶帶喜在。曰。如何是觜裏眼睛。霜曰。猶帶識在。又不領。乃問師。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血脈不斷。曰。如何是觜裏眼睛。師曰。乾不盡。曰。未審還有得聞者麼。師曰。盡大地未有一人不聞。曰。未審枯木裏龍吟。是何章句。師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遂示偈曰。枯木龍吟真見道。觜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塔下漢。曰。請師接上塔。師曰。月落後來相見。僧問五位君臣旨訣。師乃示之曰。正位卽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卽色界。有萬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舍事入理。兼帶者。冥應衆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真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當詳審辯明。君爲正位。臣爲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帶語。僧問。如何是君。師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虛。曰。如何是臣。師曰。靈機弘聖道。眞智利羣生。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不墮諸異趣。凝情望聖容。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泯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直言是也。此吾法宗要。乃作偈曰。學者先須識自宗。莫將眞際雜頑空。妙明體盡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出語直教燒不着。潛行須與古人同。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復作五相圖。一。君相。偈曰。渾然藏理事。朕兆卒難明。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二。臣相。偈曰。王宮初降日。玉兔不能離。未得無功旨。人天何太遲。三。臣向君相。偈曰。白衣須拜相。此事不爲奇。積代簪纓者。休言落魄時。四。君視臣相。偈曰。子時當正位。明正在君臣。未離兜率界。烏雞雪上行。五。君臣道合相。偈曰。燄裏寒冰結。楊花九月飛。泥牛吼水面。木馬逐

風嘶。稠布衲問披毛帶角是甚麼墮。師曰是類墮。曰不斷聲色是甚麼墮。師曰是隨墮。曰不受食是甚麼墮。師曰是尊貴墮。乃曰食者即是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貴墮。若執初心知有自己及聖位。故曰類墮。若初心知有己事回光之時。擯却色聲香味觸法得寧謐。即成功勳後。却不執六塵等事。隨分而昧。任之則礙。所以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即是正命食也。亦是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祇是不被他染污將爲墮。且不是同向前均他。本分事尙不取。豈況其餘事邪。師凡言墮。謂混不得類不齊。凡言初心者。所謂悟了同未悟。四禁偈曰。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示衆。諸方盡把格則。何不與他道。却令他不疑去。雲門出問。密密處爲甚麼不知有。師曰只爲密密。所以不知有。門曰此人如何親近。師曰莫向密密處親近。門曰不向密密處時如何。師曰始解親近。門曰喏喏。示衆。僧家在此衣線下理會。須通向上事。莫作等閑。若也承當處分明。即能轉他諸聖。向自己背後。方得自由。若也轉不得。直饒學得十成。却須向他背後叉手。說什麼大話。若轉得自己。則一切纍重境來。皆與他作得主宰。假如泥裏倒地。亦不走作。如有僧問藥山。三乘教中還有祖意也無。曰有。既有。達磨又來作麼。曰只爲有。所以來。豈非作得主宰。轉得歸自己乎。經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謂之十成。亦曰斷滲漏也。以不忘大果。故曰守住耽著。名爲取次承當。不分貴賤。我常見叢林好論一般兩般。還能成立得事麼。此等但是說向去事。露布。汝不見南泉道。饒汝十成。猶較王老師一線。道也大難事。到此直須子細。始得明白自在。不論天堂地獄。餓鬼畜生。但是一切處不移易。元是舊時人。只是不行舊時路。若有忻心還成滯著。古德曰。只恐不得輪迴。汝道作麼生。只如今人說箇淨潔處。愛說向去事。此病最難治。若是世間纍重事。却輕。淨潔病最爲重。只如

佛味祖味。盡爲滯著。先師曰。擬心是犯戒。若也得味是破齋。且喚什麼作味。只是佛味祖味。纔有忻心。便是犯戒也。若如今說破齋破戒。卽今三羯磨時早破了也。祖師出世。亦只爲者箇。不獨爲汝。今時莫作等閑。鰲奴白牯修行却快。他不曾有禪有道。不似汝種種馳求。覓佛覓祖。乃至菩提涅槃。幾時得休歇成辦去。以汝皆是用生滅心。所以不如鰲奴白牯。兀兀無知。不知佛。不知祖。乃至菩提涅槃。及以善惡因果。但飢來喫艸。渴來飲水。汝輩若能恁麼。不愁不成辦。不見道。計較不成。是以知有。乃能披毛戴角。牽犁拽耒。得此便宜。始較些子。不見彌勒阿閼及諸妙喜等世界。被他向上人喚作無慚愧懈怠菩薩。亦曰。變易生死。尙恐是小懈怠。在本分事合作麼生。大須子細始得。人人有一坐具地。佛出世侵他不得。須知此事。饒你成佛成祖去也。只者是。便墮三塗地獄六道去也。只者是。雖然。沒用處要且離他不得。須與他作主宰始得。若與他作得主宰。卽是不變易。若作主宰不得。便是變易也。不見永嘉道。莽莽蕩蕩招殃禍。問。如何是莽莽蕩蕩招殃禍。曰。只者箇總是問。如何免得。曰。知有卽得。用免作麼。但是菩提涅槃煩惱無明等。總不要免。乃至世間蠱重之事。但知有使得免。卽同變易去也。乃至成佛成祖菩提涅槃。此等殃禍爲不小。因什麼如此。只爲變易。若不變易。自然觸處自由。師於唐昭宗天復辛酉夏夜。問知事曰。今日是幾何日月。曰。六月十五。師曰。曹山平生行脚。到處祇管九十日爲一夏。明日辰時行脚去。及時焚香宴坐而化。閱世六十二。臘三十七。葬全身於山之西阿。敕諡元證禪師。塔曰福圓。皇朝順治丁酉八月七日重修。坐丁向癸。

瑞州府洞山第二世道全禪師。問先洞山。如何是出離之要。山曰。闍黎足下煙生。師當下契悟。更不他遊。雲居進語曰。終不敢孤負和尚足下煙生。山曰。步步玄者卽是功到。暨洞山圓寂。衆請踵迹住持。僧問。佛入



王宮。豈不是大聖再來。師曰。護明不下生。曰。爭奈六年苦行何。師曰。幻人呈幻事。曰。非幻者如何。師曰。王宮覓不得。問。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時如何。師曰。度盡無遺影。還他越涅槃。問。極目千里。是甚麼風範。師曰。是闍黎風範。曰。未審和尚風範如何。師曰。不布婆婆眼。

長沙府龍牙山證空居遁禪師。建昌南城郭氏子。十四出家于吉州滿田寺。秉具嵩嶽。首參翠微。問。學人自到和尚法席。月餘不蒙示誨。意在於何。微曰。嫌甚麼。又謁德山。問。遠聞德山佛法。及乎到來。未曾見和尚說一句。德山亦曰。嫌什麼。師不肯。乃造洞山。如前問。山曰。爭怪得老僧。師復舉德山頭落底語。因自省過。遂依止洞山。隨衆參請。一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曰。待洞水逆流。卽向汝道。師始悟厥旨。服勤八稔。湖南

馬氏請住龍牙。

上堂。夫參玄人。須透過祖佛關始得。新豐和尚道。祖佛言教似生冤家。始有參學分。若透

不得。卽被祖佛謾去。僧問。祖佛還有謾人之心也無。師曰。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心也無。乃曰。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爲時人過不得。江湖成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祖佛雖無謾人之心。爲時人透不得。祖佛成謾人去。不得道。祖佛不謾人。若透得祖佛關過。此人過却祖佛。若能如是。始體得佛祖意。方與向上人同。如未透得。但學佛學祖。則萬劫無有出期。僧曰。如何得不被祖佛謾去。師曰。道者直須自悟去始得。師在翠微時。問。如何是祖師意。微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過禪板。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意。住後。有僧問。和尚行脚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道眼明也未。師曰。明卽明也。要且無祖師意。僧問。十二時中。如何著力。師曰。如無手人欲行拳。始得。問。終日區區。如何頓息。師曰。如孝子喪却父母。始得。問。如何



是道。師曰：無異人心是。乃曰：若人體得道，無異人心，始是道人。若是言說，則沒交涉道者。汝知行底道人否？十二時中，除却著衣喫飯，無絲髮異於人心，無誑人心，此箇始是道人。若道我得我會，則沒交涉，大不容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石烏龜解語，卽向汝道。曰：石烏龜語也。師曰：向汝道甚麼？問：古人得箇甚麼，便休去？師曰：如賊入空室。問：無邊身菩薩爲甚麼不見如來頂相？師曰：汝道如來還有頂相麼？問：大庾嶺頭提不起時，如何？師曰：六祖爲甚麼將得去？問：二鼠侵藤時，如何？師曰：須有隱身術始得。曰：如何是隱身術？師曰：還見儂家麼？問：維摩掌擎世界，未審維摩向甚麼處立？師曰：道者，汝道維摩掌擎世界那？問：知有底人，爲甚麼却有生死？師曰：恰似道者未悟時。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此一問最苦。問：祖意教意，是多是別？師曰：祖師在後來。問：如何是無事沙門？師曰：若是沙門，不得無事。曰：爲甚麼不得無事？師曰：覓一箇也難得。問：蟾蜍無反照之功，玉兔無伴月之意時，如何？師曰：堯舜之君，猶有化在。問：如何得此身安去？師曰：不被別身謾始得。師于後唐莊宗同光癸未秋，示微疾。九月十三夜半，忽大星隕方丈前。詰旦，端坐而逝。壽八十有九。

西安府華州終南華嚴寺休靜禪師。在洛浦典維那。一日，白槌普請曰：上間般柴，下間鋤地。第一座問：聖僧作甚麼？師曰：當堂慵正坐，不赴兩頭機。次參洞山，問：學人無箇理路，未免情識。山曰：汝還見有理路也無？師曰：見無理路。山曰：甚處得情識來？師曰：學人實問。山曰：恁麼，則直須向萬里無寸艸處去。師曰：萬里無寸艸處，還許某甲去也無？山曰：直須恁麼去。般柴次，洞山把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師曰：反側反側。山曰：汝記吾言，向南住，有一千人；若向北住，止三百而已。師初住福州東山之華嚴，衆滿一千。後唐莊宗徵入，輦下。

其徒果止三百。莊宗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探盡龍宮藏，衆義不能詮。問：大悟底人，爲甚麼却迷。師曰：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問：大軍設天王齋求勝，賊軍亦設天王齋求勝，未審天王赴阿誰願。師曰：天垂雨露，不揀榮枯。莊宗請入內齋，齋畢，大師大德皆轉經，唯師與徒衆默然端坐。帝問：師爲甚麼不看經。師曰：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帝曰：師一人卽得，徒衆爲甚麼也不看經。師曰：獅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帝曰：大師大德爲甚麼却看經。師曰：水母元無眼，求食須賴鰕。帝曰：既是後生爲甚麼却稱長老。師曰：三歲閣中龍鳳子，百年殿下老朝臣。莊宗於是益加敬禮。後遊河朔，於平陽示滅。茶毘獲舍利，建四浮圖。一晉州，一房州，一終南山逍遙園，一終南山華嚴寺。敕諡寶智禪師，無爲之塔。

蜺子禪師，姓氏未詳，事迹頗異。自印心洞山，混俗閩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冬夏唯披一衲，日唯沿江岸，採掇鰕蜺以充其腹。暮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爲蜺子和尙。華嚴靜欲決真僞，乃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嚴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生。嚴後赴莊宗詔，入長安。師亦先至，歌唱自若，泥雪去來，俱無蹤跡。厥後不知所終。舊載京兆爲師住處，據機語當作福州東山，乃是詳具辨訛中。

瑞州府九峯普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東生明月，西落金烏。曰：非師不委。師曰：理當則行。僧禮拜。師便打。僧曰：仁義道中，禮拜何咎。師曰：來處不明，須行嚴令。問：眼不到色塵時，如何。師指香臺曰：面前是甚麼。曰：請師子細。師曰：不妨遭人檢點。問：僧近離甚麼處。曰：粵中。師曰：跋涉不易。曰：親師豈辭跋涉。師曰：有不跋涉者麼。曰：有。師曰：試請相見看。僧無對。師便打趁出。問：對境心不動時，如何。師曰：汝無大人力。曰：如何是大人力。師曰：對境心不動。曰：適來爲甚麼道無大人力。師曰：在舍祇言爲客易，臨川方覺取魚難。問：

如何是道。師曰。見通車馬。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便打。僧作禮。師喝。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無心合道。曰。畢竟如何。師曰。土上加泥。猶似可。離波求水。實堪悲。問。如何是不壞身。師曰。正是。曰。學人不會。請師直指。師曰。適來曲多少。問。九峯一路。今古咸知。向上宗乘。請師提唱。師豎起拂子。僧曰。大衆側聆。願垂方便。師曰。清波不覩魚龍現。迅浪風高下底鉤。曰。若不久參。那知今日。師曰。人生無定止。像沒鏡中圓。台州府幽棲道幽禪師。鏡清問。如何是少父。師曰。無標的。曰。無標的。以爲少父邪。師曰。有甚麼過。曰。祇如少父作麼生。師曰。道者是甚麼心行。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信是衆生。曰。學人大信。師曰。若作勝解。卽受羣邪。問。如何是道。師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解驅雲裏信。一日齋時。師入堂。白槌曰。白大衆。衆舉頭。師曰。肚若饑且喫飯。將示滅。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迢然迢然。言訖坐化。

德安府隨州青林師虔禪師。初參洞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武陵。曰。武陵法道何似此間。師曰。胡地冬抽笋。山曰。別甑炊香飯。供養此人。師拂袖便出。山曰。此子向後。走殺天下人在。在洞山栽松次。有劉翁者。從師求偈。師作偈曰。長長三尺餘。鬱鬱覆青艸。不知何代人。得見此松老。劉得偈。呈洞山。山曰。此是第三代洞山主人。師辭洞山。山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金輪不隱的。徧界絕紅塵。山曰。善自保任。師珍重而出。洞山門送。謂師曰。恁麼去。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步步踏紅塵。通身無影像。山良久。師曰。老和尚何不速道。山曰。子得恁麼性急。師曰。某甲罪過。便禮辭。至山南府青銖山住庵。經十年。忽記洞山遺言。乃曰。當利羣蒙。豈拘小節。遂出世隨州青林。後遷洞山。凡有新到。先令般柴三轉。然後參堂。有一僧不肯。問師曰。三轉內卽不問。三

轉外如何。師曰。鐵輪天子。寰中旨。僧無對。師便打。趁出。僧問。昔年病苦。又中毒藥。請師醫。師曰。金錘撥破腦。頂上灌醍醐。曰。怎麼。則謝師醫也。師便打。上堂。祖師門下。鳥道玄微。功窮皆轉。不究難明。汝等諸人。直須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方可保任。若不如是。非吾弟子。問。久負不逢時。如何。師曰。古皇尺一寸。問。請師答話。師曰。修羅掌於日月。上堂。祖師宗旨。今日施行。法令已彰。復有何事。僧問。正法眼藏。祖祖相傳。未審和尙傳付何人。師曰。靈苗生有地。大悟不存師。問。如何是道。師曰。白牛尋遠澗。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擁雪首揚眉。問。學人徑往時。如何。師曰。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曰。當頭時。如何。師曰。喪子命根。曰。不當頭者。如何。師曰。亦無回避處。曰。正當怎麼時。如何。師曰。失却也。曰。向甚麼處去。師曰。艸深無覓處。曰。和尙也須隄防。始得。師拊掌曰。一等是箇毒氣。問。千差路別。如何頓曉。師曰。足下背驪珠。空怨長天月。河南府白馬遁儒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曰。十道不通風。瘧子傳遠信。曰。傳甚麼信。師乃合掌頂戴。問。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纔生不可得。不貴未生時。曰。是箇甚麼。不貴未生時。師曰。是汝阿爺。問。三千里外。嚮白馬。及乎到來。爲甚麼不見。師曰。是汝不見。不干老僧事。曰。請和尙指示。師曰。指卽沒交涉。問。如何是學人急切處。師曰。俊鳥猶嫌鈍。瞥然早是遲。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昨夜三更日正午。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點額猢猻探月波。

祖燈大統卷第二十一終



祖燈大統卷第二十二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十二世之四

洞山价禪師法嗣之二

紹興府乾峯和尚。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雲門出問。菴內人爲甚麼不知菴外事。師呵呵大笑。門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子是甚麼心行。門曰。也要和尚相委。師曰。真須與麼。始解穩坐。門應喏喏。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師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問僧。甚麼處來。曰。天台。師曰。見說石橋作兩段。是否。曰。和尚甚麼處得者消息來。師曰。將謂華頂峯前客。元是平田莊裏人。雲門曰。請和尚答話。師曰。到老僧也未。門曰。怎麼則文偃在遲也。師曰。怎麼那。怎麼那。門曰。將謂侯白。更有侯黑。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喚院主來。趁出者僧着。垂語曰。輪迴六趣的人。具甚麼眼。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老僧問。寧曰。和尚問。則且置。師曰。老僧問。尙自不會。說甚麼超佛越祖。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師以拄杖畫一畫。曰。在者裏。僧後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曰。扇子踈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

吉安府安福禾山禪師。僧問。學人欲伸一問。師還答否。師曰。昨日答汝了也。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禾山大頂。問。無言童子居何國土。師曰。當軒木馬嘶風切。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八面青山起白雲。曰。或

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滿盤無味。醒醐果。

甯波府天童咸啓禪師。出家徑山。禮無上爲師。後受洞山記荊。開法蘇州寶華山。次遷天童。問新到。甚處來。

曰。伏龍來。師曰。龍還曾伏得麼。曰。不曾伏者畜生。師曰。且坐喫茶。簡大德問。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師

曰。我者裏一廂便了。有甚麼卓卓的。曰。和尚恁麼答話。更須買艸鞋行脚。師曰。近前來。簡近前。師曰。祇如

老僧恁麼答話。過在甚處。簡無對。師便打。問。如何是眞常流注。師曰。涓滴無遺。問。如何是本來無物。師

曰。石潤元含玉。鑛異自生金。

長沙府寶蓋山禪師。僧問。一間無漏舍。合是何人居。師曰。無名不挂體。曰。還有位也無。師曰。不處。問。如何

是寶蓋。師曰。不從人天得。曰。如何是寶蓋中人。師曰。不許時人知。曰。佛來時如何。師曰。覓他路不得。問。世

界壞時。此物何處去。師曰。千聖尋不得。曰。時人如何歸向。師曰。直須似他去。曰。還有的當也無。師曰。不立標

則。問。不居正位底人。如何行履。師曰。紅焰叢中駿馬嘶。問。切切時爲甚麼不立人。師曰。歸亦踢不著。曰。

恁麼時如何成立。師曰。不與時人知。

成都府北院通禪師。初參夾山。值山上堂。曰。坐斷主人公。不落第二見。師出衆曰。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山曰。

猶是第二見。師便掀倒禪牀。山曰。子又作麼生。師曰。待某甲舌頭爛。卽向和尚道。一日。又問。目前無法。意在

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山曰。是。師又掀倒禪牀。叉手立地。山起來。打一拄杖。師便

下去。次參洞山。隨衆參請有年。一日辭山。擬入嶺。山曰。善爲。飛猿嶺峻好看。師沉吟良久。山乃召通闍黎。

師應諾。山曰。何不入嶺去。師忽大悟。更不入嶺。住後上堂。諸上座。有甚麼事。出來論量取。若上上根機。不

假如斯。若是中下之流。直須剗削門頭戶底。時中空索索地。莫教入泥入水。第一要省事。直須無心去。若不如是。直饒學得千般萬般。祇成知解。與衲僧門下有甚交涉。僧便問。如何是無心。師曰。不管繫。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卽失。曰。不失者如何。師曰。還我珠來。問。如何是佛。師曰。峭壁本無苔。灑墨圖斑駁。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無點污。問。轉不得時如何。師曰。功不到。問。如何是大富貴底人。師曰。如輪王寶藏。曰。如何是赤窮底人。師曰。如酒店腰帶。問。水灑不著時如何。師曰。乾剝剝地。問。一槌便成時如何。師曰。不是偶然。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壁上畫枯松。遊蜂競采藥。示滅後。敕證證真禪師。瑞州府高安白水本仁禪師。受記荊洞山後。于唐天復中。止洪井高安白水院。因設先洞山忌齋。僧問。供養先師。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更下一分供養著。上堂。老僧尋常不欲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僧便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曰。喚作色得麼。曰。如何是色。不是色。師曰。喚作聲得麼。僧作禮。師曰。且道爲汝說。答汝話。若向者裏會得。有箇入處。上堂。眼裏着沙不得。耳裏着水不得。僧便問。如何是眼裏着沙不得。師曰。應真無比。曰。如何是耳裏着水不得。師曰。白淨無垢。問。文殊與普賢。萬法悉同源。文殊普賢卽不問。如何是同源底法。師曰。却須問取文殊普賢。曰。如何是文殊普賢。師曰。一釣便上。鏡清到參。師曰。時寒道者。清曰。不敢。師曰。還有臥單也無。曰。設有。亦無展底工夫。師曰。直饒道者滴水滴凍。亦不干他事。曰。滴水冰生。事不相涉。師曰。是。曰。此人意作麼生。師曰。此人不落意。曰。不落意。此人響。師曰。高山頂上。無可與道者。喲啄。長生然。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還見庭前杉檟樹麼。曰。恁麼。則和尚今日因學人致得是非。師曰。多口座主。然去後。師知是雪峯子。乃曰。盜法之人。終不成器。然住後。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

然曰。不可爲闍黎一人。荒却長生山也。玄沙曰。然師兄佛法卽大行。受記之緣亦就。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落花隨流水。明月上孤岑。將順世。焚香白衆曰。香煙絕處。是吾涅槃時也。言訖。跏趺而坐。息隨煙滅。撫州府疎山匡仁禪師。新淦人。投本州元政出家。一日。往東都聽習。未經歲月。忽曰。尋行數墨。語不如默。捨己求人。假不如真。遂造潭州。參大潯祐。值祐示衆曰。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裏睡眠。聲色裏坐臥始得。師出問。如何是不落聲色句。祐豎起拂子。師曰。此是落聲色句。祐放下拂子。歸方丈。師不契。乃辭香嚴。嚴曰。何不且住。師曰。某甲與和尚無緣。嚴曰。有何因緣。試舉看。師遂舉前話。嚴曰。某甲有箇語。師曰。道甚麼。嚴曰。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師曰。元來此中有人。遂囑香嚴曰。向後有住處。某甲却來相見。便去。祐問嚴曰。問聲色話底。矮闍黎在麼。嚴曰。已去也。祐曰。曾舉向子麼。嚴曰。某甲亦曾對他來。祐曰。試舉看。嚴舉前話。祐曰。他道甚麼。嚴曰。深肯某甲。祐失笑曰。我將謂者矮子有長處。元來祇在者裏。此子向去若有箇住處。近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長慶安繼席潯山時。嘗有示衆語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聞。特入嶺參安。值安泥壁。便問。承聞和尚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是否。安曰。是。師曰。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安放下泥槃。呵呵大笑。歸方丈。師曰。某甲三千里賣却布單。特爲此事而來。和尚何得相弄。安喚侍者。取錢二百與者上座去。遂囑曰。向後有獨眼龍。爲子點破在。安次日上堂。師出問。法身之理。理絕玄微。不奪是非之境。猶是法身邊事。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安舉起拂子。師曰。此猶是法身邊事。安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奪拂子。摺折擲向地上。便歸衆。安曰。龍蛇易辨。衲子難瞞。後參婺州明招謙。招問甚處來。師曰。閩中來。招曰。曾到大潯否。師曰。到。招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招曰。大潯可謂頭正尾正。祇是不遇知音。師亦不省。復問。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招曰。却使



潞山笑轉新。師於言下大悟。乃曰。大潞元來笑裏有刀。遙望禮拜悔過。招一日間。虎生七子。那箇無尾巴。師曰。第七箇無尾巴。聞香巖出世。師不爽前約。往訪之。巖上堂。僧問。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巖曰。萬機休罷。千聖不攜。師在衆作嘔聲曰。是何言歟。巖聞。便下座。召師曰。適對此僧語。必有不是。致招師叔如是。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萬機休罷。猶有物在。千聖不攜。亦從人得。如何無過。巖曰。却請師叔追。師曰。若教某甲道。須還師資禮始得。巖乃禮拜。躡前問曰。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師曰。何不道。肯諾不得全。巖曰。肯又肯箇甚麼。諾又諾於阿誰。師曰。肯即肯他千聖。諾即諾於己靈。巖曰。師叔怎麼道。向去倒屣三十年在。到夾山。山上堂。師出問。承師有言。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如何是非目前法。山曰。夜月流輝。澄潭無影。師作掀禪牀勢。山曰。闍黎作麼生。師曰。目前無法。了不可得。山曰。大衆看取者一員戰將。到巖頭。頭見來。乃低頭佯睡。師近前而立。頭不顧。師拍禪牀一下。頭回首曰。作甚麼。師曰。和尚且瞌睡。拂袖便行。頭呵呵大笑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後參洞山。值山早參。師出問。未有之言。請師示誨。山曰。不諾無人肯。師曰。還可功也無。山曰。你即今還功得麼。師曰。功不得。即無諱處。山他日上堂曰。欲知此事。直須如枯木生花。方與他合。師問。一切處不乖。時如何。山曰。闍黎。此是功勳邊事。幸有無功之功。子何不問。師曰。無功之功。豈不是那邊人。山曰。大有人笑子怎麼問。師曰。怎麼。則迢然去也。山曰。迢然非迢然。非不迢然。師曰。如何是迢然。山曰。喚作那邊人。即不得。師曰。如何是非迢然。山曰。無辨處。山問師。空劫無人家。是甚麼人住處。師曰。不識。山曰。人還有意旨也無。師曰。和尚何不問他。山曰。現問次。師曰。是何意旨。山不對。師身相短漏。精辯冠衆。洞山門下。時有齧齧之機。激揚玄奧。咸以師爲能詮量者。泊山順世。禮罷。嘗訪石霜。旋歸故里。出主藍田張霸。

遷問和尚有何言句。師示偈曰。吾有一寶琴。寄之在曠野。不是不解彈。未遇知音者。後遷疎山上堂。病僧咸通年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後。會得法身上事。雲門出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椿。曰。如何是法身上事。師曰。非枯椿。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師曰。許。曰。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師曰。是。曰。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上事。師曰。是。曰。祇如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師曰。法身周徧。豈得不該。門指淨瓶。曰。祇如淨瓶。還該法身麼。師曰。闍黎莫向淨瓶邊覓。門便禮拜。舉對香巖語。問鏡清。曰。肯諾不得。全子作麼生會。清曰。全歸肯諾。師曰。不得。全又作麼生。清曰。箇中無肯路。師曰。始慚病僧意。問僧。甚處來。曰。雪峯來。師曰。我已前到時。事事不足。如今足也未。曰。如今足也。師曰。粥足。飯足。僧無對。主事爲師造壽塔畢。白師。師曰。將多少錢與匠人。曰。一切在和尚。師曰。爲將三錢與匠人。爲將兩錢與匠人。爲將一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塔來。主事無語。後僧舉似大嶺閑。閑曰。還有人道得麼。僧曰。未有人道得。閑曰。汝歸與疎山道。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落。僧回。舉似師。師具威儀。望大嶺作禮。曰。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間。雖然。也是臘月蓮花。大嶺聞曰。我恁麼道。早是龜毛長三尺。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何不問疎山老漢。僧無對。常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甚麼。師提起。曰。曹家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尺五頭巾。曰。如何是尺五頭巾。師曰。圓中取不得。因鼓山舉威音王佛師。師乃問。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山曰。莫無慚愧好。師曰。闍黎恁麼道。即得。若約病僧。即不然。山曰。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師曰。不坐無貴位。問。靈機未運時如何。師曰。夜半放白牛。問。如何是一句。師曰。不道。曰。爲甚麼不道。師曰。少時輩。問。久負不逢時如何。師曰。饒你雄信解拈鎗。比逐秦王較。

百步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將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筈。問。如何是直指。師曰。珠中有水。君不信。擬向天邊問太陽。冬至上堂。僧問。如何是冬來意。師曰。京師出大黃。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背抵芒叢。四脚指天。臨遷化。說偈曰。我路碧空外。白雲無處閑。世有無根樹。黃葉風送還。偈終而逝。塔于本山。有四大等頌。略華嚴長者論行世。

岳州府澧州欽山文邃禪師。福州人。少依杭州大慈中受業。時巖頭雪峯在衆。覩師吐論。知是法器。相率遊方。二大士緣契德山。各承印記。師雖屢激揚。終爲凝滯。一日。問德山曰。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山曰。汝試舉天皇龍潭道底看。師擬進語。山便打。師被打歸延壽堂。曰。是則是。打我太煞。巖頭曰。汝怎麼道。他後不得道。見德山來。次於洞山言下大悟。記薊後。止于欽山。年始三十七。嘗舉參洞山時語示衆曰。當時文邃參洞山老師。老師問甚麼處來。曰。大慈來。老師曰。還見大慈麼。曰。見。老師曰。色前見。色後見。曰。非前後見。老師默置。此吾離師太早。不盡師意。當時待道色前見。色後見。便好道。今日勘破和尚也。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公曲尺。誌公剪刀。問。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常轉。曰。未審經中說甚麼。師曰。有疑請問。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錦繡銀香囊。風吹滿路香。巖頭聞。足後二句。令僧寄語云。傳語十八姊。好好事潘郎。德山侍者來參。纔禮拜。師把住。曰。還甘欽山與麼也。無者曰。某甲却悔久住德山。今日無言可對。師乃放手曰。一任祇對者。撥開胸曰。且聽某通氣一上。師曰。德山門下。卽得者。裏一點用不着者。曰。久聞欽山。不通人情。師曰。累他德山眼目。參堂去。師入浴院。見僧踏水輪。僧下問訊。師曰。幸自轆轤地轉。何須恁麼。曰。不恁麼。又爭得。師曰。若恁麼。欽山眼堪作甚麼。曰。作麼生。

是師眼。師以手作撥眉勢。曰和尚又何得恁麼。師曰是我恁麼。你便不得恁麼。僧無對。師曰索戰無功。一場氣悶。良久乃問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欽山爲汝擔取一半。與巖頭雪峯過江西。到一店喫茶次。師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不得喫茶。頭曰若恁麼。我定不得茶喫。峯曰某甲亦然。師曰者兩箇漢話頭也不識。頭曰甚處去也。師曰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頭曰退後着。退後着。師曰叢公且置。存公作麼生。峯以手畫一圓相。師曰不得不問。頭呵呵笑曰太遠生。師曰有口不得茶喫者多。巨良禪客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良曰恁麼則知過必改去也。師曰更待何時。良曰好隻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師曰且來。關黎良回首。師下禪牀。擒住曰一鏃破三關。卽且從試爲欽山發箭看。良擬議。師打七棒。曰且聽箇亂統漢。疑三十年有僧舉似察同安。安曰良公雖解發箭。要且未中的。僧便問未審如何得中的去。安曰關中主是甚麼人。僧回舉似師。師曰良公若解恁麼也。免得欽山口。雖然如此。同安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僧參師。豎起拳。曰開卽成拳。五指參差。如今爲拳。必無高下。汝道欽山還通商量也無。僧近前却豎起拳。師曰你恁麼。祇是箇無開合漢。曰未審和尚如何接人。師曰我若接人。共汝一般去也。曰特來參師也。須吐露箇消息。師曰汝若特來。我須吐露。曰便請。師便打。僧無語。師曰守株待兔。枉用心神。上堂橫按拄杖。顧視大眾。曰有麼有麼。如無。欽山唱菩薩蠻去也。囉囉哩哩。便下座。師與道士論義。士立義曰。蠡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師曰道士是佛家奴。士曰太蠡生。師曰第一義何在。士無語。

瑞州府九峯通玄禪師。郢州程氏子。初參德山。次謁洞山。山與語喜撫之。曰掌有神珠。白晝示人人。且按劍。况玄夜乎。子可貴也。師曰但不識珠者耳。儻識之。亦無晝夜。山稱之以爲俊士。山歿。廬於塔旁有年。而學者



來依從日盛。師曰：太平時世，飢餐困臥，復有何事？吾本無事，汝與麼來相尋。是無事生事。無事生事，道人所忌。何不各自歇去？中和初，辭塔北遊。久之，還止豫章。南平鍾王師事之。師厭城居，王爲買末山，建隆濟院，以延之。僧問：自心他心得相見否？師曰：自己尙不見，他人何可觀？問：罪福之性如何了達？得無同異？師曰：絺綌不禦寒。問：僧近自何來？曰：閩嶺。師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師曰：有不動步者麼？曰：有。師曰：爭得到此間？僧無對。師便打。室中謂衆曰：佛意祖意，如手展握。先師安立五位，發明雲巖宗旨，譬如神醫治病，其藥只是尋常用者。語忌十成，不欲斷絕。機忌觸犯，不欲染汙。但學者機思不妙，唯尋九轉靈丹，云能起死，是大不然。法華化城一品，佛祖密說云：大通智勝佛，垂得阿耨菩提，一小劫乃至十小劫，而諸佛法猶不在前。言垂成，言一小劫，言十小劫者，是染汙，是斷絕。又云：過十小劫，諸佛之法，乃現在前，得成菩提。言過十小劫者，偏正回互之旨也。祖師曰：籍教悟宗者，夫豈不然哉？唐昭宗乾寧丙辰二月十七日晨興，誠門人曰：無虛度光陰，無虛消信施。旣已出家，唯道是履，名大丈夫。於是寂然在定。至三月二十日，乃化。壽六十有三，坐四十有二夏。

### 夾山會禪師法嗣

岳州府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鳳翔麟遊淡氏子。卅年依本郡懷恩祐出家。具戒通經論。首問道于翠微。次參臨濟。典侍司。濟嘗對衆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于是自謂已足。一日，侍立濟次，有座主參。濟問：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不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且道此二人是同是別？主曰：明得卽同，明不得卽別。師曰：者裏是甚麼所在？說同說別？濟顧師曰：汝作麼生？師便喝。濟送座主回，問師：汝適來

喝老僧那。師曰。是。濟便打。後辭濟。濟問。甚麼處去。師曰。南方去。濟以拄杖畫一畫曰。過得者裏。許去。師便喝。濟便打。師去。濟明日陞堂曰。臨濟門下。有箇赤梢鯉。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養養裏淹殺。師遊歷罷。直往夾山卓菴。經年不訪夾山。山乃修書令僧馳往。師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師便打曰。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山。山曰。者僧若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師果三日後至。見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閹黎。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艸艸忽忽。雲月是同。谿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卽不無。閹黎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佇思。山便打。因茲服膺。一日。問山。佛魔不到處。如何體會。山曰。燭明千里像。閹室老僧迷。又問。朝陽已昇。夜月不現時。如何。山曰。龍銜海珠。遊魚不顧。師於言下大悟。山將示滅。垂語曰。石頭一枝。看看卽滅矣。師曰。不然。山曰。何也。師曰。他家有青山在。山曰。苟如是。卽吾宗不墜矣。暨山順世。抵潞陽。遇故人。因話武陵舊事。故人問。數年以來。何處逃難。師曰。祇在闌闌中。曰。何不向無人處去。師曰。無人處有何難。曰。闌闌中如何逃避。師曰。雖在闌闌中。要且人不識。故人罔測。又問。佛佛相應。祖祖相傳。彼此不垂曲時。如何。師曰。野老門前。不話朝堂之事。曰。合譚何事。師曰。未逢別者。終不開拳。曰。有人不從朝堂來。相逢還話會否。師曰。量外之機。徒勞目擊。初居澧陽洛浦山。後遷朗州蘇谿。上堂。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坐斷要津。不通凡聖。尋常向諸人道。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自非上流之士。若將佛祖言教。貼在額頭上者。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移霄漢以何期。直須旨外明宗。莫向言中取則。是以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指南一路。智者知疏。問。瞥然便見時。如何。師曰。曉星分曙色。爭似太陽輝。問。怎麼

來不立。怎麼去不泯時。如何。師曰。鬻薪樵子貴。衣錦道人輕。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個無心道人。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問。日未出時如何。師曰。水竭滄溟龍尚隱。雲騰碧漢鳳猶飛。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一粒在荒田。不耘苗自秀。曰。若也不耘。莫被艸埋卻也無。師曰。肌骨異葛藟。梯稗終難問。問。不傷物命者如何。師曰。眼花山影轉。迷者謾彷徨。問。不譚今古時。如何。師曰。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曰。爭奈空殼何。師曰。見盡無機所。邪正不可立。曰。怎麼則無棲泊處也。師曰。玄象始於未形。虛勞煩於飾彩。問。龍機不吐霧。滋益事如何。師曰。道本無名。不存明暗。曰。不挂明暗底事。又作麼生。師曰。言中易舉。意外難提。問。不生如來家。不坐華王座時。如何。師曰。汝道火爐重多少。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問。一時舉來時。如何。師曰。獻璞不知機。徒勞招別足。問。僧。近離甚處。曰。荆南。師曰。有一人與麼去。還逢麼。曰。不逢。師曰。爲甚不逢。曰。若逢。卽頭粉碎。師曰。闍黎三寸甚密。雲門於江西見其僧。乃問。還有此語否。曰。是。門曰。洛浦倒退三千里。問。行不思議處。如何。師曰。青山常舉足。白日不移輪。問。枯盡荒田。獨立事如何。師曰。驚倚雪巢猶可辨。鳥投漆立事難分。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逢人常問路。足下鎮長迷。曰。如何是賓主雙舉。師曰。枯樹無橫枝。鳥來難措足。問。終日朦朧時。如何。師曰。擲寶混沙中。識者天然異。曰。怎麼則展手不逢師也。師曰。莫將鶴唳。悞作鶯啼。問。圓伊三點人。皆會。洛浦家風事。若何。師曰。雷霆一震。布鼓聲銷。問。正當亭午時。如何。師曰。亭午猶虧半。鳥沈始得圓。要會個中意。牛頭尾上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颯颯當軒竹。經霜不自寒。僧擬進語。師曰。祇聞風擊響。知是幾千竿。上堂。孫臏收鋪去也。有卜者出來。僧曰。請和尚卜。師曰。汝

家爺死。僧無對。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以拂子擊禪牀。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天上忽雷驚宇宙。井底蝦蟆不舉頭。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雪覆孤峯峯不白。雨滋石筍筍須生。問。法身無爲。不墮諸數。是否。師曰。惜取眉毛好。曰。如何免得斯咎。師曰。泥龜任你千年終不解。隨雲鶴。曰。直是孫臏也。遭貶剝。師曰。不穿鼻孔底牛。有甚禦處。僧便作牛吼。師曰。者畜生。僧便喝。師曰。掩尾露牙。終非好手。問。萬丈懸崖撒手去。如何免得喪全身時。如何。師曰。須彌繫藕絲。曰。是何境界。師曰。刹竿頭上仰蓮心。曰。怎麼則湛湛澄澄去也。師曰。須彌頂上再翻身。曰。怎麼則兢兢業業去也。師曰。空隨媒鷁走。虛喪網羅身。曰。如何得不隨去。師曰。鶯鷄餅項小。擬透望天飛。問。露不垂羣木時如何。師曰。有虎鴉須噪。無人鳥不驚。問。撥亂乾坤底人來。師還接否。師豎起拂子。僧曰。怎麼則得遇明君去也。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問。佛魔不到處。如何辨得。師曰。演若頭非失。鏡中認取乖。問。如何得出離生死。師曰。執水苟延生。不聞天樂妙。問。四大從何而有。師曰。湛水無波。漚因風激。曰。漚滅歸水時如何。師曰。不渾不濁。魚龍任躍。問。如何離得生死去。師曰。一念忘機。太虛無玷。問。如何是道。師曰。存機猶滯迹。去机却通途。問。如何是一大藏教。收不得者。師曰。雨滋三艸秀。片玉本來輝。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問。凝然時如何。師曰。時雷應節。震嶽驚蟄。曰。千般運動。不異個凝然時如何。師曰。靈鶴翥空外。鈍鳥不離巢。問。諸聖怎麼來。將何供養。師曰。土宿雖持錫。不是婆羅門。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月並輪輝。誰家別有路。曰。怎麼則顯晦殊途。事非一概也。師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歧路。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家破人亡。子歸何處。曰。怎麼則不歸去也。師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遊塵遣誰掃。乃有偈曰。決志歸鄉去。乘船



渡五湖。舉篙星月隱。停棹日輪孤。解纜離邪岸。張帆出正途。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根苗卽不問。如何是法王。師舉拂子。僧曰。此猶是法王苗。師曰。龍不出洞。誰人奈何。示衆。學道先須識得自己宗旨。方可時機不失其宜。祇如鋒鏑未兆已前。都無是個非個。譬爾暫起見聞。便有張三李四。胡來漢去。四姓雜居。不親而親。是非互起。致使玄關固閉。識鑊難開。疑網羅籠。智刀劣剪。若不當陽曉示。迷子何以知歸。欲得大用現前。但可頓忘諸見。諸見若盡。昏霧不生。智照洞然。更無他物。以今學人。觸目有滯。蓋爲因他數量作解。被他數量該括。方寸不能移易。所以聽不出聲。見不超色。假饒併當門頭。潔淨自己。未能通明。還同不了。若也單明自己。法眼未明。此人祇具一隻眼。所以是非欣厭貫系。不得脫圻自由。謂之深可慙傷。各自努力。問。如何是生機一路。師曰。敲空有響。擊木無聲。師兩山開法。語播諸方。唐昭宗光化戊午八月。誠主事曰。出家之法。長物不留。播種之時。切宜減省。締搆之務。悉從廢停。流光迅速。大道玄深。苟或因循。曷由體悟。至冬。示微疾。亦不倦參請。十二月一日告衆曰。吾非明卽後也。今有一事問汝等。若道者個是。卽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卽斬頭求活。第一座對曰。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師曰。是甚麼時節。作者個語話。時有彥從上座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曰。未在。更道。曰。彥從道不盡。師曰。我不管汝盡不盡。曰。彥從無侍者。祇對和尚。師便休。至夜。令侍者喚從至。問。闍黎今日祇對。甚有道理。汝合體得先師意。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賓。那句是主。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曰。彥從不會。師曰。汝合會。曰。彥從實不會。師喝出。乃曰。苦苦。二日午時別。僧舉前話問師。師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鷄。便告寂。世壽六十有五。臘四十六。塔于寺西北隅。

南昌府上藍令超禪師。初住瑞州上藍山。唱夾山之道。後於洪州創禪苑。還以上藍爲名。化道益盛。僧問。如何是上藍本分事。師曰。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曰。祇如不借不求時如何。師曰。不可拈放汝手裏。得麼。問。鋒前如何辨的。師曰。鋒前不露影。莫向舌頭尋。問。如何是無舌人唱歌。師曰。韻震青霄。宮商不犯。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其珠徧地。目覩如泥。問。善財見文殊後。爲甚却往南方。師曰。學憑入室。知乃通方。曰。至蘇摩城。爲甚麼彌勒却遣見文殊。師曰。道曠無涯。逢人不盡。唐昭宗大順庚戌。正月初。告衆曰。吾本約住此十年。今化事既畢。當卽行矣。十五日。齋畢。聲鐘。端坐長往。諡元貞禪師。塔曰本空。

兗州府東平州四禪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會得底人意。須知月色寒。問。古人有請不肯。今請和尚入井。還去也無。師曰。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患。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王宮絕消息。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榮枯各不同。

撫州府逍遙山懷忠禪師。僧問。不似之句。還有人道得否。師曰。或卽五日齋前。或卽五日齋後。問。劍鏡明利。毫毛何惑。師曰。不空羈索。問。洪鑪猛燄。烹鍛何物。師曰。烹佛烹祖。曰。佛祖作麼生烹。師曰。業在其中。曰。喚作甚麼業。師曰。佛力不如。問。四十九年不說一句。如何是不說底一句。師曰。隻履西行。道人不顧。曰。莫便是和尚消停處也無。師曰。馬是官馬。不用印。問。如何是一老。一不老。師曰。三從六義。曰。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坐佛牀。斫佛朴。問。祖與佛。阿那個最親。師曰。真金不肯博。誰肯換泥丸。曰。怎麼則不肯去也。師曰。汝貴我賤。問。懸劍萬年松時如何。師曰。非言可及。曰。當爲何事。師曰。只汝道話。曰。言外之事。如何明得。師曰。日久年多筋骨成。問。不敵魔軍。如何證道。師曰。海水不勞杓子舀。問。不住有雲山。常居無底船時。如

何。師曰。果熟自然香。曰。更請師道。師曰。門前眞佛子。曰。學人爲甚麼不見。師曰。處處王老師。袁州府蟠龍山可文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石牛沿古路。日裏夜明燈。問。如何是佛。師曰。癡兒捨父逃。師。後居上藍院。撫州府黃山月輪禪師。福唐許氏子。志學之歲。投本郡黃檗觀。秉教圓具。初抵淦水。謁三峯。機緣靡契。尋參夾山。山問。汝名甚麼。師曰。月輪。山作一圓相。曰。何似者箇。師曰。和尚怎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山曰。貧道卽恁麼。闍黎作麼生。師曰。還見月輪麼。山曰。闍黎怎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一日。夾山抗聲問曰。子是甚麼人。師曰。閩中人。山曰。還識老僧麼。師曰。和尚還識學人麼。山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艸鞋錢。然後老僧還子江陵米價。師曰。恁麼。則不識和尚。未委江陵米作麼價。山曰。眞師子兒。善能哮吼。乃入室受印。依附七年。辭隱撫州龍濟山。後歸臨川。衆請住黃山。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薦。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就荆山而覓玉。所以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僧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殿不施功。魏邦絕心迹。問。宗乘一句。請師商量。師曰。黃岫獨雄物。外秀年來月。往冷颼颼。問。如何是道。師曰。石牛頻吐三春霧。木馬嘶聲滿道途。問。如何得見本來面目。師曰。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雞鳴。問。不辨中言。如何指撥。師曰。劍去遠矣。爾方刻舟。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石牛水上臥。東西得自由。問。如何是目前意。師曰。秋風有韻。片月無方。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覺戶不掩。對月莫迷。問。如何是青霄路。師曰。鶴棲雲外樹。不倦苦風霜。問。過去事如何。師曰。龍叫清潭。波瀾自肅。師於後唐同光甲申。臘月廿六午時示寂。壽七十二。臘五十三。明年正月二十日。塔于院之西北隅。

河南府韶山寰普禪師。僧到。參禮拜起立。師曰。大才藏拙戶。僧過一邊立。師曰。喪却棟梁材。問。如何是韶山境。師曰。古今猿鳥叫。翠色薄煙籠。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退後看。僧參。師問。莫是多口白頭。謔麼。曰。不敢。師曰。有多少口。曰。通身是。師曰。尋常向甚麼處。曰。向韶山口裏。師曰。有韶山口。即得。無韶山口。向甚麼處。曰。謔無語。師便打。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絕頂無根艸。無風葉自搖。遵布衲來訪。值師在山下。遵問。韶山路。向甚麼處去。師以手指曰。鳴那青青黯黯處去。遵近前把住。曰。久嚮韶山。莫便是否。師曰。是。即是。聞黎有甚麼事。遵曰。擬伸一問。未審師還答否。師曰。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遵曰。鳳凰直入煙霄去。誰怕林間野雀兒。師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遵曰。一句迴超今古格。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遵曰。過在甚麼處。師曰。偶儻之辭。時人知有。遵曰。怎麼則真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曰。魯般門下。徒施巧妙。遵曰。某甲即怎麼。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玉女夜拋梭。織錦於西舍。遵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製玉漏。不是行家作。遵曰。此猶是文言。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遵無語。師遂同歸山。纔人事了。師召近前。曰。聞黎有衝天之氣。老僧有入地之謀。聞黎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聞黎按劍上來。老僧捩鎗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遵曰。明鏡當臺。請師一鑒。師曰。不鑒。遵曰。爲甚不鑒。師曰。水淺無魚。徒勞下釣。遵無對。師便打。問。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師曰。有。曰。是甚麼句。師曰。一片白雲不露醜。僧問。如何是一如相。師曰。驚飛霄漢白。山遠色深青。終後。謔無畏禪師。

太原府海湖禪師。有請灌頂三藏供養者。數座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座主問。和尚甚麼年行道。師曰。



座主近前來。涉近前。師曰。祇如僑陳如是。甚麼年行道。涉茫然。師喝曰。者尿牀鬼。問。和尚院內。人何太少。定水院。人何太多。師曰。艸深多野鹿。巖高獬豸稀。問。如何是無問自答。師曰。松韻琴聲響。嘉定州白水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四溟無窟宅。一滴潤乾坤。問。曹谿一路。合譚何事。師曰。潤松千載鶴來聚。月中香桂鳳凰歸。問。如何是此經。師曰。拋梭石女遼空響。海底泥牛夜叫頻。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僧問。如何是天蓋水。師曰。四海滂沱。不犯涓滴。問。學人擬看經時。如何。師曰。既是大商。何求小利。問。對境不動時。如何。師曰。邊方雖有令。不是太平年。無垢淨光院造浴室。有設問曰。既是無垢淨光。爲什麼却造浴室。僧無語。後僧請師代語。師曰。三秋明月夜。不是騁團圓。

### 佛窟則禪師法嗣

台州府天台山雲居智禪師。僧繼宗問。見性成佛。其義云何。師曰。清淨之性。本來湛然。無有動搖。不屬有無。淨穢長短。取捨體自悠然。如是明見。乃名見性。性卽佛。佛卽性。故曰見性成佛。曰。性既清淨。不屬有無。因何有見。師曰。見無所見。曰。既無所見。何更有見。師曰。見處亦無。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師曰。無有能見者。曰。究竟其理如何。師曰。汝知否。妄計爲有。卽有能所。乃得名迷。隨見生解。便墮生死。明見之人。卽不然。終日見。未嘗見。求名處體相不可得。能所俱絕。名爲見性。曰。此性徧一切處否。師曰。無處不徧。曰。凡夫具否。師曰。上言無處不徧。豈凡夫而不具乎。曰。因何諸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而凡夫獨縈此苦。何曾得徧。師曰。凡夫於清淨性中。計有能所。卽墮生死。諸佛大士。善知清淨性中。不屬有無。卽能所不立。曰。若如是說。卽有能了不了人。師曰。了尙不可得。豈有能了人乎。曰。至理如何。師曰。我以要言之。汝卽應念清淨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

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是名。若隨名生解。卽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卽無有當名者。又曰。此是極究竟處。若云我能了。彼不能了。卽是大病。見有淨穢。凡聖亦是大病。作無凡聖解。又屬撥無因果。見有清淨性可棲止。亦是大病。作不棲止解。亦是大病。然清淨性中。雖無動搖。且不壞方便應用。及興慈運悲。如是興運之處。卽全清淨之性。可謂見性成佛矣。繼宗踊躍。禮謝而退。

徑山欽禪師法嗣

杭州府烏窠道林禪師。本郡富陽潘姓子。母朱氏。夢日光入口。有娠。及誕。異香滿室。因名香光。九歲出家。二十一。受戒于荊州果願寺。後從長安西明復禮法師。學華嚴起信。禮示以真妄頌。俾修禪那。師問曰。初云何觀。云何用心。禮久而無言。師三禮而退。屬代宗詔國一至闕。師謁之。遂得正法。南歸孤山永福寺。有辟支佛塔。時道俗共爲法會。師振錫而入。有靈隱寺韜光問。于此法會。何以作聲。師曰。無聲誰知是會。後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時人謂爲鳥窠。侍者會通。一日辭去。師問。汝今何往。對曰。會通爲法出家。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尙佛法。師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遂領悟。元和中。白居易出守茲郡。因入山謁師。問。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白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心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遂作禮。穆宗長慶甲辰二月十日。告侍者曰。吾今報盡。言訖。坐亡。壽八十四。臘六十三。塔孤山之西。鳳林寺東畔。敕謚圓脩。祖燈大統卷第二十二終

祖燈大統卷第二十三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十三世之一

西塔穆禪師法嗣

吉安府資福如寶禪師。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汝與我掩却門。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師曰。沒交涉。問。如何是從上真正眼。師槌胸曰。蒼天蒼天。曰。借問又何妨。師曰。困。問。者個還受學也無。師曰。未曾鏤地栽虛空。問。如何是衲僧急切處。師曰。不過此問。曰。學人未問已前。請師道。師曰。噫。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彈指一聲。又展開兩手。曰。如何領會。師曰。不是秋月明。子自橫行八九。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飯後三椀茶。一日。拈起蒲團示衆。曰。諸佛菩薩。入理聖人。皆從者裏出。便擲下。擘開胸。曰。作麼生。衆無對。問。學人自入叢林。一夏將末。未蒙和尚指教。師曰。老僧住持以來。未曾瞎却一人眼。有時坐。周視左右。良久。曰。會麼。衆曰。不會。師曰。不會。卽謾汝去也。有時將蒲團於頭上。曰。汝諸人怎麼時。難共語。衆無對。乃將坐却。曰。猶較些子。

南塔涌禪師法嗣

安陸府芭蕉山慧清禪師。新羅國人。上堂。拈拄杖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僧問。如何是芭蕉水。師曰。冬溫夏涼。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進前三步。曰。用者如何。師曰。退後三步。問。如何是和尙爲人一句。師曰。祇恐闍黎不問。問。不語有問時如何。師曰。未出三門千

里程。問。如何是自己。師曰。望南看北斗。問。光境俱忘。復是何物。師曰。知曰。知個甚麼。師曰。建州九郎。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赤幡在左。問。僧。近離甚處。僧曰。請師試道看。師曰。將謂是船上商人。元來是當州小客。問。不問二頭三首。請師直指本來面目。師默然正坐。問。北斗藏身。意旨如何。師曰。九九八十一。又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二三四五。問。賊來須打。客來須看。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師曰。屋裏有一緇破草鞋。曰。祇如破草鞋。還堪受用也無。師曰。汝若將去。前凶後不吉。謂衆曰。我年二十八。到仰山參見南塔。見上堂曰。汝等諸人。若是個漢。從孃肚裏出來。便作師子吼好那。我於言下。歇得身心。便住五載。僧問。古佛未出興時。如何。師曰。千年茄子根。曰。出興後如何。師曰。金剛努出眼。上堂。良久曰。也大相辱。珍重。問。甚麼物。無兩頭。甚麼物。無背面。師曰。我身無兩頭。我語無背面。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一不得問。二不得休。曰。學人不會。師曰。第三度來。與汝相見。

紹興府清化全愆禪師。吳郡崑山人。初參南塔。塔問。從何而來。師曰。鄂州。塔曰。鄂州使君名甚麼。師曰。化下不敢觸諱。曰。此地道不畏。師曰。大丈夫何必相試。塔輟然而笑。遂乃印可。後遊吉安。安福宰。建應國禪苑。迎師居之。上聞。賜名清化。僧問。如何是和尙急切爲人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不會。師曰。徒誇東陽客。不識西陽珍。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我却不知。曰。和尙爲甚麼不知。師曰。不可青天白日尿牀也。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眼裏瞳人吹叫子。後還故國。錢氏文穆王。特加禮重。晉天福丁酉歲。錢氏戍將。闢雲峯山。建院亦以清化爲名。延師開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華表柱頭木鶴飛。問。和尙年多少。師曰。始見去年九月九。如今又見秋葉黃。曰。恁麼則無數也。師曰。問取黃葉曰。畢竟事



如何。師曰。六隻骰子滿盆紅。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長江無間斷。聚沫任風飄。曰。還受祭祀也無。師曰。祭祀卽不無。曰。如何祭祀。師曰。漁歌舉權。谷裏聞聲。忠獻王賜紫方袍。師不受。王改以衲衣。仍號純一禪師。師曰。吾非飾讓也。慮後人倣吾而逞欲耳。天福丁未秋。示寂。時大風摧震竹木。壽六十六。臘四十五。韶州府樂昌黃連山明微義初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卽不問。請師開口不答話。師曰。寶華臺上定古今。曰。如何是寶華臺上定古今。師曰。一點墨子。輪流不移。曰。學人全體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靈覺雖轉。空華不墜。問。古路無蹤。如何進步。師曰。金烏遠須彌。元與劫同時。曰。怎麼則得達於彼岸也。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廣主劉氏。請入府說法。僧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鏡相照。萬象歷然。曰。法王心要。達磨西來。五祖付與曹谿。自此不傳衣鉢。未審碧玉階前。將何付囑。師曰。石羊水上行。木馬夜翻駒。曰。怎麼則我王有感。萬國歸朝。師曰。時人盡唱太平歌。問。如何是佛。師曰。胸題卍字。背負圓光。曰。如何是道。師展兩手示之。曰。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如水如波。

韶州府慧林妙濟鴻究禪師。僧問。千聖常行此路。如何是此路。師曰。誰人不見。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有甚麼雪處。問。如何是急切事。師曰。鈍漢。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諸方例大。問。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師曰。新修梵宇。

### 灌谿閑禪師法嗣

池州府魯祖山教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今日不答話。曰。大好不答話。師便打。問。如何是雙林樹。師曰。有相身中無相身。曰。如何是有相身中無相身。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問。如何是孤峯獨宿底。

人。師曰。半夜日頭明。日午打三更。問。如何是格外事。師曰。化道緣終後。虛空更那邊。問。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太鈍生。曰。不是鈍生。直下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靈機未曾論邊際。執法無門在暗中。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春來草自青。月上已天明。曰。如何是不著力處。師曰。崩山石頭落。平川燒火行。問。如何是日前事。師曰。絲竹未將爲樂器。架上葫蘆猶未收。

寶壽沼禪師法嗣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底伽藍。師曰。荆棘叢林。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獐兒貉子。問。如何是不變易底物。師曰。打帛石。問。如何是臨濟一喝。師曰。千鈞之弩。不爲鼯鼠而發機。曰。和尚慈悲何在。師便打。從漪到法席旬日。自曰。莫道會佛法人。覓個舉話底人也無。師聞而默之。漪異日上法堂。師召從漪。漪舉首。師曰。錯。漪進三兩步。師又曰。錯。漪近前。師曰。適來兩錯。是上座錯。是思明老漢錯。曰。是從漪錯。師曰。錯。錯。乃曰。上座且在者裏過夏。共汝商量者兩錯。漪不肯。便去。到汝州西院長老勘我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錯了也。

真定府寶壽第二世禪師。在先寶壽爲供養主。壽問。父母未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師立至夜深。下語不契。翌日。辭去。壽曰。汝何往。師曰。昨日蒙和尚設問。某甲不契。往南方參知識去。壽曰。南方禁夏不禁冬。我此間禁冬不禁夏。汝且作街坊過夏。若是佛法。闌闌中浩浩紅塵。常說正法。師不敢違。一日。街頭見兩人交爭。揮一拳。曰。你得恁麼無面目。師當下大悟。走見寶壽。未及出語。壽便曰。汝會也。不用說。師便禮拜。壽臨遷化時。囑三聖。請師開堂。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師便打。聖曰。與麼爲人。非但瞎却者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

去在。師擲下拄杖。便歸方丈。問。如何是祖師。曰。面黑眼睛白。問。踢倒化城時如何。師曰。死漢不斬。僧曰。斬。師便打。問。不占閩域。請師不謗。師曰。莫。問。種種莊嚴。慙懃奉獻時如何。師曰。莫汙我心田。將順寂。謂門人曰。汝還知吾行履處否。曰。知和尚長坐不臥。師又召僧近前來。僧近前。師曰。去。非吾眷屬。言訖而化。

魏府覺禪師法嗣

廬州府大覺和尚。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鳥獸銜華。師曰。有甚麼畜生。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華。師曰。無甚麼畜生。

廬州府澄心院旻德禪師。到興化。值化示衆曰。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師出禮拜。起。便喝。化亦喝。師又喝。化亦喝。師禮拜歸衆。化曰。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爲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住後。僧問。如何是澄心。師曰。我不作者活計。曰。未審作麼生。師便喝。僧曰。大好不作者活計。師便打。問。如何是道。師曰。老僧久住澄心院。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破衲長披經歲年。問。露地不通風時如何。師曰。漆。問。既是澄心。爲甚麼出來入去。師曰。鼻孔上著炙。僧禮拜。師便打。

荊州府竹園山禪師。僧問。既是竹園。還生筍也無。師曰。春風無向背。曰。恁麼。則學人有分也。師曰。且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打。

歸德府法華院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獨坐五峯前。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非圓非缺。曰。還許學人瞻敬也無。師曰。三日後看。問。如何是法華家風。師曰。寒時寒殺。熱時熱殺。曰。如何是寒時寒殺。師曰。三三兩兩抱頭行。曰。如何是熱時熱殺。師曰。東西南北見者。噉。問。學人手持白刃。直進化門時如何。師曰。你試用。

看。僧便喝。師擒住。僧隨手打一掌。師拓開曰。老僧今日失利。僧作舞而出。師曰。賊首頭犯。

### 三聖然禪師法嗣

真定府大悲和尚。僧問。除上去下。請師別道。師曰。開口卽錯。曰。真是學人師。師曰。今日向弟子手裏死。問。如何是和尙密作用。師拈棒。僧轉身作受棒勢。師拋下棒。曰。不打者死漢。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舌拄上齦。曰。爲甚麼如此。師便打。問。如何是大悲境。師曰。千眼都來一隻收。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手忙脚不亂。問。不著聖凡。請師答話。師曰。好。僧擬議。師便喝。

濟南府淄州水陸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用心卽錯。曰。不起一念時。如何。師曰。沒用處漢。問。此事如何保任。師曰。切忌。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便喝。僧禮拜。師以拂子點曰。且放你過。問。狹路相逢時。如何。師便攔胸拓一拓。

### 興化獎禪師法嗣

汝州南院第一世寶應慧顥禪師。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時有僧便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師曰。者瞎驢亂做。僧擬議。師便打。問。僧。近離甚處。曰。長水。師曰。東流西流。曰。總不恁麼。師曰。作麼生。僧珍重。師便打。僧參。師舉拂子。僧曰。今日敗缺。師放下拂子。僧曰。猶有者個在。師便打。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師曰。來作甚麼。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恰遇寶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甚麼。僧又喝。師便打。僧禮拜。師曰。者棒本是汝打我。我且打汝。要此話大行。瞎漢。參堂去。西院未出世時。到。參。禮拜了。曰。無可人事。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剃刀一柄。獻和尚。師曰。汝從許州來。爲甚却收。



得江西剃刀。院把師手招一招。師曰。侍者收取。院以衣袖拂一拂。便出。師曰。阿刺刺。阿刺刺。上堂。諸方祇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作麼生。僧曰。失。師便打。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契悟。遂奔回省觀。師已圓寂。乃謁風穴。穴一見。便問。上座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僧曰。是。師曰。汝當時作麼生會。曰。某甲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穴曰。汝會也。問。古殿重興時。如何。師曰。明堂瓦插簷。曰。與麼。則莊嚴畢備也。師曰。斬草蛇頭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量大病源。曰。請師醫。師曰。世醫拱手。問。匹馬單槍來時。如何。師曰。且待我斫棒。問。凡聖同居時。如何。師曰。兩個猫兒一個獐。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入花九裂。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頭不梳。面不洗。問。如何是佛。師曰。待有卽向你道。曰。與麼。則無佛也。師曰。正當好處。曰。如何是好處。師曰。今日是三十日。問。園頭瓠子開花也未。曰。開花已久。師曰。還著子也無。曰。昨日遭霜了也。師曰。大衆喫個甚麼。僧擬議。師便打。問。人逢碧眼時。如何。師曰。鬼爭漆桶。問。龍躍江湖時。如何。師曰。警。警。警。喜。曰。傾湫倒嶽時。如何。師曰。老鴉沒嘴。問。萬里無雲時。如何。師曰。餓虎投崖。問。三三三。相見時。如何。師曰。十字路頭吹尺八。問。如何是金剛不壞身。師曰。老僧在汝脚底。僧便喝。師曰。素在。僧又喝。師便打。問。上上根器人來。師還接也無。師曰。接。曰。便請和尚接。師曰。且喜共你平交。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王尚書。率僕射。曰。意旨如何。牛頭南。馬頭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五男三女。問。擬伸二問。師意如何。師曰。是何公案。僧曰。睹。師曰。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寶應主。師曰。杓大鉢小。問。僧近離甚處。曰。龍興。曰。發足莫過葉縣也。無僧便喝。師曰。好好問你。又惡發作。

麼。曰。喚作惡發。即不得。師却喝曰。你既惡發。我也惡發。近前來。我也沒量罪過。你也沒量罪過。瞎漢。參堂去。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師曰。是甚麼物。怎麼來。曰。和尚試道看。師曰。適來禮拜底。曰。錯。師曰。禮拜底錯箇甚麼。曰。再犯不容。師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瞎漢。參堂去。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不上天堂。便入地獄。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還知寶應老漢落處麼。僧擬議。師打一拂曰。你還知喫拂子底麼。曰。不會。師曰。正令却是你行。又打一拂子。

順天府天鉢守廓禪師。行脚到襄州華嚴。嚴上堂曰。大眾。今日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烏窠。船子。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汝證據。師出禮拜起。便喝。嚴亦喝。師又喝。嚴亦喝。師禮拜起曰。大眾。看者。老漢一場敗缺。喝一喝。拍手歸衆。嚴便下座。歸方丈。時風穴作維那。上方丈問訊。嚴曰。維那。汝來也。叵耐守廓。適來把老僧扭捏一上。待集衆打一頓。趁出。穴曰。趁他遲了也。自是和尙言過。他是臨濟下兒孫。本分恁麼。嚴方息怒。穴下來。舉似師。師曰。你著甚來由。勸者漢。我未問已前。早要棒喫。得我話行。如今不打。搭却我者話也。穴曰。雖然如是。已遍天下。到德山。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山曰。作麼作麼。師曰。敕點飛龍馬。跛驚出頭來。山便休去。來日浴出。師過茶與山。山撫師背一下曰。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曰。者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山又休去。考年曆章中。德山乃後之繼席。德山者。非宣鑑也。

紙衣符禪師法嗣

真定府談空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麻纏紙裹。問。百了千當時如何。師和聲。便打。問。格外之譚。請師舉唱。師曰。隘路不通風。曰。莫祇者。便是也。無。師乃噓一噓。

際上座行脚到洛京南禪時。有朱行軍設齋。入僧堂行香。逐位顧視曰。直下是。至師面前。師便問。直下是箇甚麼。行軍便喝。師曰。行軍幸是會佛法底人。惡發作甚麼。行軍曰。喚作惡發即不得。師便喝。行軍曰。鉤在不疑之地。師又喝。行軍便休。齋退。令客司請適來下喝僧來。師至。便共行軍言論。並不顧諸人。僧錄曰。行軍適來爭容得者。僧無禮。行軍曰。若是你諸人喝。下官有劍。僧錄曰。某等固是不會。須是他暉長老始得。行軍曰。若是南禪長老。也未夢見在。僧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龍騰滄海。魚躍深潭。曰。畢竟如何。師曰。夜聞祭鬼鼓。朝聽上灘歌。問。如何是上座家風。師曰。三脚蝦蟆背大象。

### 巖頭禪師法嗣

台州府瑞巖師彥禪師。閩許氏子。幼披緇秉戒。初參巖頭。問。如何是本常理。頭曰。動也。曰。動時如何。頭曰。不是本常理。師良久。頭曰。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永沈生死。師領悟。便禮拜。頭每與語。徵籜無忒。後謁夾山。山問。甚麼處來。曰。臥龍來。山曰。來時龍還起也未。師乃顧視之。山曰。灸瘡癰上。更著艾燂。曰。和尚又苦如此作什麼。山休去。師乃問。與麼即易。不與麼即難。與麼與麼。即惺惺。不與麼不與麼。即居空界。與麼不與麼。請師速道。山曰。老僧謾闍黎去也。師喝曰。者老和尚。而今是甚時節。便出去。尋居丹丘瑞巖。坐磐石。終日如愚。每自喚主人公。復自應喏。乃曰。惺惺著。他後莫受人謾。後有僧舉似玄沙。沙云。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怪。乃云。何不且在彼住。云。已遷化也。沙云。而今還喚得應麼。僧無對。問。頭上寶蓋現。足下雲生時。如何。師曰。披枷帶鎖漢。曰。頭上無寶蓋。足下無雲生時。如何。師曰。猶有扭在。曰。畢竟如何。師曰。齋後困。鏡清問。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豈不是。師曰。若是。即被覆載。清曰。若不是瑞巖幾遭也。問。如何是佛。師曰。石牛。曰。如何是

法。師曰。石牛兒。曰。怎麼。即不同也。師曰。合不得。曰。爲甚麼合不得。師曰。無同可同。合個甚麼。問。作麼生商量。即得不落階級。師曰。排不出。曰。爲甚麼排不出。師曰。他從前無階級。曰。未審居何位次。師曰。不坐普光殿。曰。還理化也無。師曰。名聞三界重。何處不歸朝。一日。有村媼作禮。師曰。汝速歸。救取數千物命。媼回舍。見兒婦拾田螺歸。媼遂放之水濱。師之異迹頗多。茲不繁錄。逝後塔于本山。諡空照禪師。

懷慶府玄泉彥禪師。僧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日落投孤店。問。如何是佛。師曰。張家三個兒。曰。學人不曾。師曰。孟仲季也不會。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吽。曰。轉後如何。師曰。是甚麼。

吉安府靈巖慧宗禪師。福州陳氏子。受業龜山。僧問。如何是靈巖境。師曰。松檜森然密密遮。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頭夜夜聽猿啼。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本分事。師曰。拋却真金拾瓦礫。作麼。後徙禾山而終。

福州府羅山道閑禪師。長溪陳氏子。出家於龜山。年滿受具。徧歷諸方。嘗謁石霜。問。起滅不停時如何。霜曰。直須寒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相應去。全清絕點去。師不契。乃參巖頭。亦如前問。頭喝曰。是誰起滅。師於是省。閩帥請居羅山。賜號法寶禪師。開堂。陞座。方斂衣。便曰。珍重。時衆不散。良久。師乃曰。未識底近前來。僧出禮拜。師抗聲曰。也大苦哉。僧擬伸問。師喝出。問。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道甚麼。問。當鋒事如何。辨明。師舉如意。僧曰。乞和尚垂慈。師曰。大遠也。問。急急相投。請師一接。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箭過也。問。九女不攜。誰是哀提者。師曰。高聲問。僧擬再問。師曰。甚麼處去也。僧來參。師問。名甚麼。曰。明教。師曰。還會教也未。曰。隨分。師豎起拳。曰。靈山會上。喚者個作甚麼。曰。拳教。師笑曰。若怎麼喚作拳教。展兩足曰。者個是甚麼教。僧無語。師曰。喚作脚教得麼。在禾山。送同行矩長老出門次。把拄杖向面前一擲。矩無對。師



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雙駒。舉三平遷化時。衆請韓公作喪主。韓將手巾蓋鈔鑼。以露刃劍橫鈔鑼上。直到龕前放下曰。還有人道得麼。若道得。卽作喪主。道不得。不作喪主。道。衆無對。韓便趯却鈔鑼。哭云。蒼天蒼天。先師遠矣。師曰。噫。大奇大奇。三平門下六百來人。總被者俗漢吞却也。陳老師當時若在。未放他過。時有僧問。祇如他與麼來。作麼生祇對。師曰。當時只將三尺布蓋却頭。橫亞一把露刃刀。揭起孝幕。當門而坐。看韓家個漢。要作喪主也未得。要不作喪主也未得。進之須有禮。退之須有禮。示衆。若是上上士。纔跨門便委悉得。不是禪。不是道。不是佛。不是法。是甚麼。靈鋒寶劍。常露現前。能殺人。能活人。若是個漢出場。定當機機相副。法法無根。一任操持。互爲賓主。然雖如此。切忌承當。何故。你若野干鳴。我卽師子吼。我卽師子吼。你若野干鳴。你亦師子吼。你若師子吼。我亦師子吼。臨時布取。意句有主。所以道。意中句。句中意。意中不停句。句中不停意。意句不同倫。合作麼生會。意能剗句。句能剗意。意句交馳。是爲可畏。意句不明。事理不通。只是個無孔鐵椎。古人喚作流俗阿師。似者般稻麻竹葦。有甚用處。此個門中。須是個漢。眼卓朔地。點著便轉轉地。上土相逢。如擊石火。如爆龜紋。迅速如風。捷辯如電。你若是一人半人事。褊言句。動逾萬億。低頭學禪。卒不可得。所以道。恁麼則易。不恁麼則難。亦曰。恁麼則難。不恁麼則易。諸人作麼生。大須審細。兄弟行脚也。須帶眼。莫被者般底罩却。教你直須冥然去。須得綿綿去。苦哉。被者般底無辜枷著。有甚出期。者箇如水。上葫蘆子。有人按得麼。常露現前。自由自在。未曾有一法解。蓋得伊。未曾有一法解。等得伊。撥著便露。觸著便轉。蓋聲蓋色。周流無滯。出則無無不是。入則個個歸源。迴迴地豈墮有無。所以道。聲前一句。非聖不傳。未曾親近。如隔大千。聲前一思。大家具知。者個作麼生會。尋常道。聲前有路。從汝洞明。句後不來。猶虧一半。纖毫不透。如隔

鐵圍奇特相逢。將何詰對。大凡唱教。須會目前意。句殺活。方可褒揚。殺人刀。活人劍。上古之機鋒。亦是今時之樞要。摧魔破執。不得不無。直露真詮。須知已有的能破的大用。無虧圓通。現前魔難措手。若也未得如此。日用四威儀中。合作麼生明顯。還見伊面孔麼。者裏尋常道。面門一思。常時無間。諸人還得麼。也無。若實未明。且須自立露。倮倮地。不與萬法爲鄰。一切法蓋伊不得。所以古人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第一須得本智現前。本地風光。常露倮倮地。自由自在。出入無滯。到與麼地。直是龍神擎花。無路。外道潛覷不見。兄弟。直須光前啓後。透頂透底。始得。莫只者邊那邊。連得些子言句。到處插語。指東話西。舉古舉今。者般底。椎殺一萬個。有甚麼罪過。明朝後日。錮鑊人家男女。打汝鬼骨。臂有日在。知麼。宗門深奧。酌度胸襟。麤飡易飽。細嚼難飢。根本差殊。良由自錯。虛勞一報。空腹高心。過是阿誰。食人言語。揀擇是非。只占己長。終無益處。無事珍重。無軫問。祇如巖頭道。洞山好佛。祇是無光。未審洞山有何虧闕。便道無光。師召軫。軫應諾。師曰。灼然好個佛。祇是無光。曰。大師爲甚麼撥無軫話。師曰。甚麼處是陳老師撥你話處。快道。快道。軫無語。師打三十棒。趁出。軫舉似招慶。慶一夏罵詈。至夏末。自來問。師乃分明舉似。慶便作禮懺悔。曰。泊錯怪大師。僧舉寒山詩問。白鶴銜苦桃時。如何。師曰。貞女室中吟。曰。千里作一息時。如何。師曰。送客郵亭外。曰。欲往蓬萊山時。如何。師曰。欹枕觀獼猴。曰。將此充糧食時。如何。師曰。古劍髑髏前。問。如何是百艸頭上。盡是祖師意。師曰。刺破汝眼。問。如何是道。師曰。倚著壁。問。前是萬丈洪崖。後是虎狼師子。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自在。問。三界誰爲主。師曰。還解喫飯麼。臨遷化。上堂集衆。良久。展左手。主事問。測。乃令東邊師僧退後。又展右手。又令西邊師僧退後。迺曰。欲報佛恩。無過流通大教。歸去也。歸去也。珍重。言訖。

莞爾而寂。

福州府香谿從範禪師。新到參。師曰。汝是鼓山僧麼。僧曰。是。師曰。額上珠。爲何不現。僧無對。僧辭。師門送。復召上座。僧回首。師曰。滿肚是禪。曰。和尚是甚麼心行。師大笑而已。因僧披衲衣。示偈曰。迦葉上行衣。披來須捷機。纔分招的箭。密露不藏龜。

福州府羅源聖壽嚴禪師。補衲次。有僧自泉州回參。師提起示之曰。山僧一衲衣。展似衆人見。雲水兩條分。莫教露針線。速道速道。僧無對。師曰。如許多時。作甚麼來。

### 雪峯存禪師法嗣之一

福州府玄沙宗一師。備禪師。閩謝氏子。幼泛小艇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唐咸通初。年甫三十。棄舟投芙蓉訓落髮。受具于豫章開元。布衲芒屨。食纔接氣。日惟宴坐。衆異之。與雪峯本昆仲。而於法則師資。峯以其苦行。呼爲備頭陀。一日問。阿那個是備頭陀。師曰。終不敢誑於人。異日。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峯然之。暨登象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構。師入室咨決。罔替晨昏。閱楞嚴。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諸方來學。有所未決。必從請益。至與雪峯亦當仁不讓。峯曰。備頭陀再來人也。雪峯上堂。要會此事。猶如古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師出曰。忽遇明鏡來時。如何。峯曰。胡漢俱隱。師曰。老和尚脚跟猶未點地在。住後上堂。佛道閑曠。無有程途。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不在三際。故不可昇沉。建立乖真。非屬造化。動則起生死本。靜則沉昏醉鄉。動靜雙泯。卽落空亡。動靜雙收。瞞預佛性。必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

墮往來機。不住中邊際。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相交。句句無前後。如壯士展臂。不藉他力。師子遊行。豈求伴侶。九霄絕翳。何在穿通。一段光明。未曾昏昧。若到者裏。體寂寂。常的的。日赫赫。無邊表。圓覺空中。不動搖。吞燦乾坤。迥然照。示衆。夫佛出世者。元無出入。名相無體。道本如如。法爾天真。不同修證。祇要虛閑。不昧作用。不涉塵泥。箇中纖毫不盡。卽爲魔王眷屬。句前句後。是學人難處。所以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直饒得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道人行處。如火銷冰。終不却成冰。箭旣離弦。無返回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若到者裏。步步登玄。不屬邪正。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動便失宗。覺卽迷旨。二乘膽顫。十地魂驚。語路處絕。心行處滅。直得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毘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若與麼見前。更疑何事。沒棲泊處。離去來今。限約不得。心思路絕。不因莊嚴。本來眞淨。動用語笑。隨處明了。更無欠少。今時人不悟箇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染著。頭頭繫絆。縱悟。依前塵境紛紜。名相不實。便擬凝心斂念。攝事歸空。閉目藏睛。纔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纔生。卽便遏捺。如此見解。卽是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冥冥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者裏則不然。不許隈門傍戶。句句現前。不得商量。不涉文墨。本絕塵境。本無位次。權名箇出家兒。畢竟無蹤迹。眞如凡聖。地獄人天。祇是療狂子之方。虛空尙無改變。大道豈有昇沈。悟則縱橫不離本際。若到者裏。凡聖也無立處。若向句中作意。則沒溺殺人。若向外馳求。又落魔界。如如向上。沒可安排。恰似炤爐。不藏蚊蚋。此理本來平坦。何用剷除。動靜揚眉。是真解脫。道不彊爲意度。建立乖眞。若到者裏。纖毫不受。指意則差。便是千聖出頭來。也安一字不得。久立珍重。因小參次。聞燕子聲。乃曰。深談實相。善



說法要。便下座。僧請益曰。某甲不會。師曰。去。誰信汝。鼓山來。師作一圓相示之。山曰。人人出者箇不得。師曰。情知汝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人人出者箇不得。山曰。和尚與麼道。即得。某甲與麼道爲什麼却不得。師曰。我得汝不得。上堂。衆集。將拄杖一時趁下。却回謂侍者道。我今日作得一解。險入地獄如箭射者。曰。喜得和尚再復人身。僧侍立次。師以杖指面前地上白點曰。還見麼。曰。見。如是三問。僧亦如。是三答。師曰。你也見。我也見。爲甚麼道不會。師嘗訪三斗庵主。纔相見。主曰。莫怪。住山年深無坐具。師曰。人人盡有。庵主爲甚麼却無。主曰。且坐喫茶。師曰。元來有在。侍雪峯次。有二僧從塔下過。峯曰。此二人堪爲種艸。師曰。某甲不與麼。峯曰。汝作麼生。師曰。便好與三十棒。雪峯指火曰。三世諸佛在火焰裏。轉大法輪。師曰。近日王令稍嚴。峯曰。作麼生。師曰。不許攙行奪市。雲門曰。火焰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南際到雪峯。峯令訪師。師問。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長老作麼生。際曰。須知有不求知者。師曰。山頭和尚。喫許多辛苦作麼。雪峯普請畚田次。見一蛇。以杖挑起。召衆曰。看看。遂芟爲兩段。師以杖拋於背後。更不顧視。衆愕然。峯曰。俊哉。侍雪峯遊山次。峯指面前地曰。者一片地。好造箇無縫塔。師曰。高多少。峯乃顧視上下。師曰。人天福報。即不無和尚。若是靈山授記。未夢見在。峯曰。你又作麼生。師曰。七尺八尺。雪峯曰。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師指火爐曰。火爐闊多少。峯曰。如古鏡闊。師曰。老和尚脚跟未點地在。初住普應院。次遷玄沙。閩帥王公。待以師禮。學徒餘八百。室戶不閉。上堂。良久曰。我爲汝得徹困也。還會麼。僧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寐語作麼。曰。本分事。請師道。師曰。瞌睡作麼。曰。學人即瞌睡。和尚如何。師曰。爭得恁麼不識痛痒。又曰。可惜如許大。師僧千里萬里行脚到者裏。不消箇瞌睡。

寐語。便屈却去。舉僧肇在姚秦臨刑時說偈曰。四大原無主。五蘊本來空。將頭臨白刃。恰似斬春風。師云。大小肇法師。臨死猶寢語。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己作麼。問。從上宗乘。如何理論。師曰。少人聽。曰。請和尚直道。師曰。患聾作麼。示衆。仁者。如今事不獲已。教我抑下。如是威光。苦口相勸。百千方便。如此如彼。共汝相知。聞。盡成顛倒。知見。將此咽喉唇吻。祇成得箇野狐精業。謾汝我。還肯麼。祇如有過無過。唯我自知。汝爭得會。若是怎麼人。出頭來。甘伏呵責。夫爲人師匠。大不容易。須是善知識始得。知我如今怎麼。方便助汝。猶尙不能構得。可中純舉宗乘。汝向甚麼處安措。還會麼。四十九年是方便。祇如靈山會上。有百萬衆。唯有迦葉一人親聞。餘盡不聞。汝道迦葉親聞底事。作麼生。不可道如來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便當得去。不可是汝修因成果。福智莊嚴底事。知麼。且如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谿豎拂子。還如指月。所以道。大唐國內。宗乘中事。未曾見有一人舉唱。設有一人舉唱。盡大地人。失却性命。如無孔鐵鎚相似。一時亡鋒結舌去。汝諸人。賴遇我。不惜身命。共汝顛倒。知見。隨汝狂意。方有伸問處。我若不共汝知聞。汝向甚麼處得見我。會麼。大難。努力珍重。有偈曰。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已成。意亦休。此箇來蹤觸處周。智者撩着便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又曰。玄沙遊逕別。時人切須知。三冬陽氣盛。六月降霜時。有語非關舌。無言不假詞。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問。四威儀外。如何奉王。師曰。汝是王法罪人。爭會問事。問。古人拈槌豎拂。還當得宗乘也無。師曰。不當。曰。古人意作麼生。師舉拂子。僧曰。宗乘中事如何。師曰。待汝悟始得。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吹一吹。閻王送師上船。師扣船。召曰。大王。爭能出得者裏去。王曰。在裏許得多少時也。問。文桶頭下山幾時歸。曰。三五日。師曰。歸時有無底桶子。將一擔歸。文無對。

垂語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祇如聾盲瘡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若拈槌豎拂。他眼且不見。共他說話耳。又不聞。而口復瘡。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還許學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曰。不是。不是。羅漢曰。桂琛現有眼耳口。和尚作麼生接。師曰。慚愧。便歸方丈。中塔曰。三種病人。即今在甚麼處。又一僧曰。非唯謾他。兼亦自謾。有僧請益雲門。門曰。汝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拄之。僧退後。門曰。汝不是患盲麼。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曰。汝不是患聾麼。僧於是省。長慶來。師問。除却藥忌。作麼生道。曰。放憨作麼。師曰。門曰。會麼。曰。不會。門曰。汝不是患瘡麼。僧於是省。

雪峯山。橡子拾食。來者裏雀兒放糞。僧禮拜。師曰。因我得禮汝。普請斫柴次。見一虎。天龍曰。和尚。虎。師曰。是汝虎。歸院。天龍却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娑婆世界有四種極重事。若人透得。不妨出得陰界。問。學人爲甚麼道不得。師曰。畱塞汝口。爭解道得。問。長生。維摩觀佛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無住。汝作麼生觀。生曰。放皎然過。有箇道處。師曰。放汝過。作麼生道。生良久。師曰。教阿誰委悉。生曰。徒勞側耳。師曰。情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問。凡有言句。盡落褻褻。不落褻褻。請和尚道。師曰。拗折秤衡來。與汝商量。問。承古有言。舉足下足。無非道場。如何是道場。師曰。沒却你。曰。爲甚麼得恁麼難見。師曰。祇爲太近。在雪峯時。光侍者謂師曰。師叔若學得禪。某甲打鐵船下海去。師住後。問光曰。打得鐵船也未。光無對。遣僧送書上雪峯。峯開緘。見白紙三幅。問僧。會麼。曰。不會。峯曰。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回。舉似師。師曰。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曰。和尚如何。師曰。孟春猶寒。也不解道。問。鏡清。教中道。不見一法。爲大過患。且道不見甚麼法。清指露柱曰。莫是不見者箇法麼。師曰。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會在。問。承和尚有言。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學人如何得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僧便休。師來日。却問僧。盡十

方世界是一顆明珠。汝作麼生會。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曰。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者一縫大小。韋監軍來謁。乃曰。曹山和尚甚奇怪。師乃問。撫州取曹山幾里。韋指傍僧曰。上座曾到曹山否。曰。曾到。韋曰。撫州取曹山幾里。曰。百二十里。韋曰。恁麼。則上座不會到曹山。韋却起禮拜。師曰。監軍却須禮此僧。此僧却具慚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膿滴滴地。問。如何是親切底事。師曰。我是謝三郎。西天有聲明三藏至閩。師請師辨驗。師以鐵火筋敲銅爐。問。是甚麼聲。藏曰。銅鐵聲。師曰。大王莫受外國人謾。藏無對。師南遊莆田縣。縣人排百戲迎接。來日。師問小塘長老曰。昨日許多喧鬧。向甚麼處去也。塘提起衲衣角。師曰。料掉沒交涉。問僧。乾闥婆城。汝作麼生會。曰。如夢如幻。與地藏。在方丈作話。夜深侍者閉却門。師曰。門總閉了。汝作麼生得出去。藏曰。喚甚麼作門。師以杖拄地。問。長生曰。僧見俗見。男兒女兒。汝作麼生見。曰。和尚還見皎然見處麼。師曰。相識滿天下。問。承和尚有言。聞性遍周沙界。雪峯打鼓者。裏爲甚麼不聞。師曰。誰知不聞。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以眼爲津梁。曰。未得者如何。師曰。快救取好。誌公云。每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師別曰。每日拈香擇火。不知真箇道場。與韋監軍喫果子。韋問。如何是日用而不知。師拈起果子曰。喫。韋喫果子了。再問。師曰。祇者是日用而不知。問。明真善財參彌勒。彌勒指歸文殊。文殊指歸佛處。汝道佛指歸甚麼處。曰。不知。師曰。情知汝不知。普請搬柴。師曰。汝諸人盡承吾力。一僧曰。既承師力。何用普請。師叱之曰。不普請。爭得柴歸。大普謁見。師曰。你在彼住。莫誑惑人家男女。曰。玄通祇開箇供養門。晚來朝去。爭敢作恁麼事。師曰。事難。曰。真情是難。師曰。甚麼處是難處。曰。爲伊不肯承當。師便入方丈。拄却門。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還聞偃溪。



水聲。磨曰。聞。師曰。請從者裏入。泉守王公。請師登樓。先語客司曰。待我引大師到樓前。便昇却梯。客司稟旨。公曰。請大師登樓。師視樓復視其人。乃曰。佛法不是此道理。與泉守在室中說話。有沙彌揭簾入見。却退步而出。師曰。那沙彌好與二十拄杖。守曰。怎麼卽某甲罪過。師曰。佛法不是怎麼。師應機接物。僅三十祀。致青原石頭之濬流。逮今不絕。轉導來際。所演法要。有大小錄行世。後梁開平戊辰十一月二十七日示寂。閩帥爲之樹塔。壽七十有四。臘四十四。

祖燈大統卷第二十三終

祖燈大統卷第二十四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十三世之二

雪峯存禪師法嗣之二

福州府長慶慧稜禪師。杭州鹽官孫氏子。稟性淳澹。年十三。出家於蘇州通玄。登戒後。歷遊禪苑。唐乾符戊戌入閩。參靈雲。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雲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往來雪峯玄沙。二十年間。坐破蒲團者七。不明此事。一日捲簾。忽大悟。乃有頌曰。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峯舉謂玄沙曰。此子徹也。沙曰。未可。此是意識著述。更須勸過始得。至晚。衆僧上來問訊。峯謂師曰。備頭陀未肯汝在。汝實有正悟。對衆舉來。師又有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

日看來火裏冰。峯乃顧沙曰。不可更是意識著述。師問峯曰。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師垂示。峯良久。師設禮而退。峯乃微笑。師入方丈。參峯曰。是甚麼。師曰。今日天晴好。普請。自此躊問。未嘗爽於玄旨。雪峯問云。吾見瀉山問仰山。從上諸聖什麼處去。仰云。或在天上。或在人間。汝道仰山意作麼生。師云。若問諸聖出沒處。與麼道。卽不可。峯云。汝渾不肯。忽有人問。汝作麼生道。師云。但道錯。峯云。是汝不錯。師云。何異於錯。在西院問。誚上座曰。者裏有象骨山。汝曾到麼。曰。不曾到。師曰。爲甚麼不到。曰。自有本分事。師曰。作麼生。是上座本分事。誚乃提起衲衣角。師曰。爲當祇者箇別更有。曰。上座見箇甚麼。師曰。何得龍頭蛇尾。保福辭歸。雪峯謂師曰。山頭和尚。或問上座信。作麼生祇對。師曰。不避腥羶。亦有少許。曰。信道甚麼。師曰。教我分付阿誰。曰。從展雖有此語。未必有恁麼事。師曰。若然者。前程全自闍黎。與保福遊山。福問。古人道妙峯山頂。莫祇者便是麼。師曰。是卽是。可惜許。天祐三年。泉州刺史王延彬。請住招慶。開堂日。公朝服趨隅。曰。請師說法。師曰。還聞麼。公設拜。師曰。雖然如此。恐有人不肯。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有願不撒沙。一日。王太傅入院。見方丈門閉。問演侍者曰。有人敢道大師在否。演曰。有人敢道大師不在否。閩帥請居長慶。號超覺大師。上堂。良久曰。還有人相悉麼。若不相悉。欺謾兄弟去也。祇今有甚麼事。莫有窒塞也無。復是誰家屋裏事。不肯擔荷。更待何時。若是利根參學。不到者裏。還會麼。如今有一般行脚人。耳裏總滿也。假饒收拾得底。還當得行脚事麼。僧便問。如何是行脚事。師曰。但知就人索取。曰。如何是獨脫一路。師曰。何煩更問。問。名言妙義。教有所詮。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曰。珍重。乃曰。明明歌詠。汝尙不會。忽被暗裏來底事。汝作麼生。僧問。如何是暗來底事。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不隔毫端底事。師曰。當不當。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

手。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師露膊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今日風起。師曰。怎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古今中有甚麼節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其僧但立而已。師却問。汝是甚麼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北三千里外。學妄語作麼。僧無對。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有伎倆者得。曰。學人還得也無。師曰。大遠在。上堂。良久曰。莫道今夜較些子。便下座。上堂。撞着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上堂。淨潔打疊了也。却近前問我。覓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須生慚愧。無一棒到你。你又向甚麼處會。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草裏漢。曰。挂角後如何。師曰。亂叫喚。曰。畢竟如何。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問。如何是合聖之言。師曰。大小長慶。被汝一問。口似匾擔。曰。何故如此。師曰。適來問甚麼。上堂。我若一向舉唱宗乘。須閉却法堂門。所以道。盡法無民。僧問。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還委落處麼。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香嚴道底。一時坐却。上堂。總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曰。總似今日。老胡絕望。安國珣新得師號。師作賀。國出接。師曰。師號來邪。曰。來也。師曰。是甚麼號。曰。明真。師乃展手。國曰。甚麼處去來。師曰。幾不問過。問僧。甚麼處來。曰。鼓山來。師曰。鼓山有不跨石門底句。有人借問。汝作麼生道。曰。昨夜報慈宿。師曰。劈脊棒。汝又作麼生。曰。和尚若行此棒。不虛受人天供養。師曰。幾乎放過。問。古人有言。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曰。知有也未。師到羅山。見新製龕子。以杖敲龕。曰。太煞預備。山曰。拙布置。師曰。還肯入也無。山曰。吽吽。上堂。大衆集定。師乃拽出一僧。曰。大衆禮拜此僧。又曰。此僧有甚麼長處。便教大衆禮拜。衆無對。問。如何是文彩未生時事。師曰。汝先舉。我後舉。其僧但立而已。師曰。汝作麼生舉。曰。某甲截舌有分。保福遷化。僧問。保福拋却般漏子。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且道保福在那箇般漏子裏。聞師夫人崔

氏遣使送衣物至。曰。鍊師令就大師請回信。師曰。傳語鍊師。領取回信。須臾使却來師前。唱喏便回。師明日入府。鍊師曰。昨日謝大師回信。師曰。却請昨日回信看。鍊師展兩手。閩師曰。鍊師適來呈信。還愜大師意否。師曰。猶較些子。曰。未審大師意旨如何。師良久。師曰。不可思議。大師佛法深遠。有人問僧點什麼燈。曰。長明燈。人曰。什麼時點。曰。去年點起。人曰。長明何在。僧無語。師代云。若不如此。爭知公不受人瞞。師兩處開法。化被閩越。廿有七載。後唐長興壬辰五月十七歸寂。壽七十有九。臘六十。王氏建塔。

福州府大普山玄通禪師。本郡福唐人。受業兜率山。住後。僧問。驪龍領下珠。如何取得。師乃附掌瞬視。問。方便以前事如何。師便推出其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齧骨頭漢出去。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脫枷來商量。問。急急相投。請師一接。師曰。鈍漢。

紹興府鏡清寺順德道忞禪師。永嘉陳氏子。幼不葷茹。親黨強啖以枯魚。隨卽嗔噉。出家本州開元寺。受具抵閩。謁雪峯。峯問。甚處人。曰。溫州人。峯曰。怎麼則與一宿覺是鄉里也。曰。祇如一宿覺是甚處人。峯曰。好喫一頓棒。且放過。一日。師問。祇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峯曰。兼不立文字語句。師曰。祇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峯良久。師禮謝。峯曰。更問我一轉。豈不好。師曰。就和尙請一轉問頭。峯曰。祇怎麼爲別有商量。師曰。和尙怎麼卽得。峯曰。於汝作麼生。師曰。孤負殺人。雪峯有時謂衆曰。堂堂密密地。師出問。是甚麼堂堂密密。峯起立曰。道甚麼。師退步而立。雪峯垂語曰。此事得怎麼尊貴。得怎麼綿密。師曰。道忞自到來數年。不聞和尙怎麼示誨。峯曰。我向前雖無。如今已有。莫有所妨麼。曰。不敢。此是和尙不已而已。峯曰。致使我如此。師從此信入。時謂之小怱布衲。普請次。雪峯舉瀉山道見色便見心。汝道還有過也無。師曰。古人爲甚麼



事。峯曰。雖然如此。要共汝商量。師曰。恁麼則不如道。尅鉏地去。後遍歷諸方。益資權智。因訪先曹山。山問。甚麼處來。師曰。昨日離明水。山曰。甚麼時到明水。師曰。和尚到時到。山曰。汝道我甚麼時到。師曰。適來猶記得。山曰。如是如是。再參雪峯。峯問。到甚處來。師曰。嶺外來。峯曰。甚麼處逢見達磨。師曰。更在甚麼處。峯曰。未信汝在。師曰。和尚莫恁麼粘膩好。峯便休。初住越州。鏡清唱雪峯之旨。學者奔湊。副使皮光業。者日休之子。辭學宏瞻。屢擊難之。退謂人曰。怱師高論。莫窺其極。新到參。師拈起拂子。僧曰。久嚮鏡清。猶有者箇在。師曰。今日遇人。又不遇人。問學人。啐。請師啄。師曰。還得活也無。曰。若不活。遭人怪笑。師曰。也是草裏漢。問僧。近離甚處。曰。三峯。師曰。夏在甚處。曰。五峯。師曰。放你三十棒。曰。過在甚麼處。師曰。爲汝出一叢林。入一叢林。一日於僧堂。自擊鐘。曰。玄沙道底。玄沙道底。僧問。玄沙道甚麼。師乃畫一圓相。僧曰。若不久參。爭知與麼。師曰。失錢遭罪。住庵時。有行者至。徐徐近繩牀。取拂子提起問。某甲喚者箇作拂子。庵主喚作甚麼。師曰。不可更安名立字。行者乃擲却拂子曰。著甚死急。問僧。外面是甚麼聲。曰。蛇蛟蝦蟆聲。師曰。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問靈雲。行脚事大。乞師指南。雲曰。浙中米作麼價。師曰。若不是道。尅。泊作米價會却。問。如何是靈源一直道。師曰。鏡湖水可煞深。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紅日照青山。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風吹雪不寒。問僧。趙州喫茶話。汝作麼生會。僧便出去。師曰。邯鄲學唐步。問學人。未達其源。請師方便。師曰。是甚麼源。曰。其源。師曰。若是其源。爭受方便。僧禮拜退。侍者問。和尚適來。莫是成他問否。師曰。無。曰。莫是成他問否。師曰。無。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在帳中坐。有僧問訊。師撥開。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曰。既是當斷。爲甚麼不斷。師曰。我若盡法。直恐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維。

那拽出者僧著。又曰。休休。我在南州。識伊和尚來。普請鋤草次。浴頭請師浴。師不顧。如是三請。師舉鑊作打勢。頭便走。師召曰。來來。頭回首。師曰。向後遇作家。分明舉似。頭後到保福。舉前語未了。福以手掩其口。頭却回。舉似師。師曰。饒伊恁麼。也未作家。問僧甚處來。曰。天台來。師曰。阿誰問汝天台。曰。和尚何得龍頭蛇尾。師曰。鏡清今日失利。看經次。僧問。和尚看甚麼經。師曰。我與古人鬪百草。師却問。汝會麼。曰。少年也曾恁麼來。師曰。如今作麼生。僧舉拳。師曰。我輸汝也。問。辨不得提不起時如何。師曰。爭得到者裏。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曰。鏡清今日失利。見僧學書。迺問學甚麼書。曰。請和尚鑒。師曰。一點未分。三分著地。曰。今日又似遇人。又似不遇人。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問。聲前絕妙。請師指歸。師曰。許由不洗耳。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猶繫脚在。曰。某甲祇如此。師意又如何。師曰。無端夜來鴈。驚起後池秋。錢王延主天龍寺。後創龍冊寺。請居之上堂。如今事不得已。向汝道。若自驗著實箇親切。到汝分上。因何特地生疎。祇爲拋家日久。流浪年深。一向緣塵。致見如此。所以喚作背覺合塵。亦名捨父逃逝。今勸兄弟未歇。歇去好。未徹。徹去好。大丈夫兒。得恁麼無氣概。還惆悵麼。終日茫茫地。何不且覓取箇管帶路好。僧便問。如何是管帶一路。師噓一噓。曰。要棒。喫卽道。曰。恁麼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幾被汝打破蔡州。問僧近離甚處。曰。石橋。師曰。本分事作麼生。曰。近離石橋。師曰。我豈不知你近離石橋。本分事作麼生。曰。和尚何不領話。師便打。僧曰。某甲話在。師曰。你但喫棒。我要着話行。問。一等明機雙扣。爲甚麼却遭違貶。師曰。打水魚頭痛。驚林鳥散忙。問。十二時中。以何爲驗。師曰。得力卽向我道。僧曰。諾。師曰。十萬八千猶可近。問。如何是方便門。速易成就。師曰。速易成就。曰。爭奈學人領覽未的。師曰。代得也。代却。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

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曰。謝師答話。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問。如何是人無心合道。師曰。何不問道無心合人。曰。如何是道無心合人。師曰。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問。學人問不到處。請師不答。和尚答不到處。學人卽不問。師乃擲住曰。是我道理。是汝道理。曰。和尚若打學人。學人也打和尚。師曰。得對相耕去。問。承師有言。諸方若不是走人。便是籠人。單人。未審和尚如何。師曰。被汝致此一問。直得當門齒落。上堂。衆集定。師拋下拄杖曰。大衆動著也。二十棒。不動著也。二十棒。時有僧出拈得頭戴而出。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問。新到甚處來。僧曰。佛國來。師曰。佛以何爲國。曰。清淨莊嚴爲國。師曰。國以何爲佛。曰。妙淨眞常爲佛。師曰。闍黎從妙淨來。莊嚴來。曰。無不答對。師噓噓曰。別處有人問汝。不可作者箇語話。問。僧甚處來。曰。應天來。師曰。還見鰻鰲魚麼。曰。不見。師曰。闍黎不見鰻鰲魚。鰻鰲魚不見闍黎。曰。總不恁麼。師曰。闍黎只解懺初。不解護末。問。僧門外甚麼聲。曰。雨滴聲。師曰。衆生顛倒。迷已逐物。曰。和尚作麼生。師曰。泊不迷已。曰。泊不迷已。意旨如何。師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問。如何是同相。師將火筴插向爐中。曰。如何是別相。師又將火筴插向一邊。僧引一童子到曰。此童子常愛問人佛法。請和尚驗看。師乃令點茶。童子點茶來。師啜了。過盞裏與童子。子近前接。師却縮手曰。還道得麼。子曰。問將來。僧曰。此童子見解如何。師曰。也祇是一兩生持戒僧。晉天福丁酉八月示滅。茶毘于大慈山。獲舍利。就龍冊山之陽建塔焉。

福州府長生山皎然禪師。本郡人。久依雪峯。一日與僧斫樹次。峯曰。斫到心且住。師曰。斫却著。峯曰。古人以心傳心。汝爲甚麼道斫却。師擲下斧曰。傳。峯打一杖而去。僧問雪峯。如何是第一句。峯良久。僧舉似師。師曰。此是第二句。峯再令其僧來。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蒼天蒼天。普請次。雪峯問。古人道誰知席帽下。元

是昔愁人。古人意作麼生。師側戴笠子曰。者箇是甚麼人語。峯問師。持經者能荷擔如來。作麼生是荷擔。如來。師乃捧雪峯置禪牀上。普請次。雪峯負一束藤。路逢一僧便拋下。僧擬取。峯便踢倒。歸謂師曰。我今日踢者僧快。師曰。和尚却須替者僧入涅槃堂始得。峯便休去。雪峯問。光境俱忘。復是何物。師曰。放皎然。過有道處。峯曰。放汝過作麼生道。曰。皎然亦放和尚過。峯曰。放汝二十棒。師便禮拜。住後。僧問古人有言。無明卽佛性。煩惱不須除。如何是無明卽佛性。師忿然作色。舉拳呵曰。今日打者師僧去也。曰。如何是煩惱。不須除。師以手拏頭曰。者師僧得恁麼發人業。嘗訪一菴主。主曰。近有問西來意。某甲舉拂子示之。還得也。無。師曰。者且置。設有問菴主。此事有人保任。如虎頭戴角。有人嫌棄。不值半文錢。一等此事。因甚毀譽不同。請試揀出看。主曰。適來出自偶然。爭揀得出。師曰。若恁麼。此後不得爲人。問。語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上紙墨堪作甚麼。閩帥署禪主大師。莫知所終。廣信府鵝湖智孚禪師。福州人。始於長安依講肆。次造雪峯。得旨後居鵝湖。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非但闍黎一人忙。問。虛空講經。以何爲宗。師曰。闍黎不是聽衆。出去。問。五逆之子。還受父約也無。師曰。雖有自裁。未免傷己。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情知闍黎不奈何。曰。爲甚麼不奈何。師曰。未必小人得見君子。問。徑山和尚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大有靈利。應過于闍黎。問。在先一句。請師道。師曰。脚跟下。採取甚麼。曰。卽今見問。師曰。看闍黎變身不得。問。雪峯拋下拄杖。意作麼生。師以香匙拋下地。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不是好種。出去。問。如何是鵝湖第一句。師曰。道甚麼。曰。如何卽是。師曰。妨我打睡。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問人焉知。問。迷子未歸家時如何。師曰。不在途。曰。歸後如何。師曰。正迷在。問。如何



是源頭事。師曰：途中覓甚麼。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會麼。曰：怎麼莫便是否。師曰：蒼天蒼天。鏡清問：如何是卽今底。師曰：何更卽今。清曰：幾就菱荷。師曰：語逆言順。一日：不赴堂。侍者來請赴堂。師曰：我今日在莊上喫油糍飽者。曰：和尚不曾出入。師曰：你但去問取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來曰：謝和尚到莊喫油糍。漳州府報恩院懷岳禪師。泉州人。少依本州聖壽院受業。罷參雪峯。止龍溪。僧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動卽死。曰：不動時如何。師曰：猶是守古塚鬼。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有甚麼纏縛汝。曰：爭奈出身不得。何。師曰：過在阿誰。問：如何是報恩一靈物。師曰：喫如許多酒糟作麼。曰：還露脚手也無。師曰：者裏是甚麼處所。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萬里一片雲。曰：見後如何。師曰：廓落地。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火。問：黑雲陡暗。誰當雨者。師曰：峻處先傾。問：宗乘中事如何舉唱。師曰：山不自稱。水無間斷。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汝爭得知。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甚麼年中得見來。問：如何是日前佛。師曰：快禮拜。臨遷化上堂。山僧十二年來舉揚宗教。諸人怪我甚麼處。若要聽三經五論。此去開元寺咫尺。言訖告寂。

福州府鼓山興聖神晏國師。大梁李氏子。幼惡葷羶。樂聞鐘梵。年十二時。有白氣數道。騰于所居屋壁。師卽其壁題之曰：白道從茲速改張。休來顯現作妖祥。定祛邪行歸真見。必得超凡入聖鄉。題罷氣卽隨滅。年甫志學。疾甚。夢神人與藥頓愈。明年又夢梵僧告曰：出家時至矣。遂依衛州白鹿規公披削。嵩嶽受具。謂同學曰：古德云：白四羯磨後。全體戒定慧。豈準繩而可拘也。於是杖錫徧扣禪關。及造雪峯。朗然符契。一日。峯忽起擲住曰：是甚麼。師釋然了悟。唯舉手搖曳而已。峯曰：子作道理邪。師曰：何道理之有。峯撫而印之。後閭師

創鼓山。請舉揚宗旨。上堂。良久曰。南泉在日。亦有人舉。要且不識南泉。卽今莫有識南泉者麼。試出來對衆驗看。時有僧出禮拜起。師曰。作麼生。僧近前曰。咨和尚。師曰。不才請退。乃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有函有號。有部有帙。各有人傳持。且佛法是建立教禪道。乃止啼之說。他諸聖出興。蓋爲人心不等。巧開方便。遂有多門。受疾不同。處方還異。在有破有。居空吃空。二患旣除。中道并遣。鼓山所以道。句不當機。言非展事。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不唱言前。寧談句後。直至釋迦掩室。淨名杜口。大士梁時。童子當日一問二問三問。盡有人了也。諸仁者。合作麼生。時有僧出禮拜。師曰。高聲問。曰。學人咨和尚。師喝曰。出去。曰。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抗聲曰。是未聞那。其僧再問。師曰。一點隨流。食咸不重。問。如何是包盡乾坤底句。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曰。鈍置殺人。曰。如何紹得。師曰。犴狎無風。徒勞展掌。曰。如何卽是。師曰。錯。曰。學人便承當時如何。師曰。汝作麼生承當。問。如何是學人正立處。師曰。不從諸聖行。問。千山萬山。那個是正山。師曰。用正山作麼。與招慶相遇次。慶曰。家常。師曰。太無厭生。慶曰。且款款。師却曰。家常。慶曰。今日未有火。師曰。太鄙悖生。慶曰。穩便將取去。問。如何得免輪迴生死去。師曰。把將生死來。上堂。垂語曰。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僧咳嗽一聲。師曰。作甚麼。曰。傷風。師曰。傷風卽得。問。如何是宗門中事。師乃側掌曰。咩咩。問。如何是向上關。楸子。師便打。問。如何是鼓山正主。師曰。瞎作麼。問。保福。古人道。非不非。是不是。意作麼生。福拈起茶盞。師曰。莫是非好。問。如何是真實人體。師曰。卽今是甚麼體。曰。究竟如何。師曰。爭得到怎麼地。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金烏一點。萬里無雲。上堂。欲知此事。如一口劍。僧便問。學人是死屍。如何是劍。師曰。拽出者死屍著。僧應喏。便歸僧堂。結束而去。師至晚。乃曰。者僧好與拄杖。問僧。鼓山有不跨石門句。汝

作麼生道。僧曰。請師便打。問。如何是古人省心力處。師曰。汝何費力。問。言滿天下無口過。如何是無口過。師曰。有甚麼過。與閩帥瞻佛像次。帥問。是甚麼佛。師曰。請大王鑒。帥曰。鑒卽不是佛。師曰。是甚麼。帥無對。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以拂子驀口打。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事。師曰。喫茶去。師復曰。今爲諸仁者刺頭入他諸聖化門裏。抖擻不出。所以向諸人道。教排不到。祖不西來。三世諸佛不能唱。十二分教載不起。凡聖攝不得。古今傳不得。忽爾是箇漢未通消息。向他恁麼道。被他驀口擡。還怪得他麼。雖然如此。也不得亂擡。鼓山尋常道。更有一人不跨石門。須有不跨石門句。作麼生是不跨石門句。鼓山自住三十餘年。五湖四海來者。向高山頂上看山翫水。未見一人快利通得箇消息。如今還有人通得也未。若通得亦不昧諸兄弟。若無不如散去。珍重。有偈曰。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舉以問僧曰。汝作麼生會。僧無語。其僧乃謂侍者曰。某甲不會。請代一轉語。者曰。和尚與麼道。猶隔天涯在。師聞。乃喚侍者問。汝爲者僧代語是否。者曰。是。師便打趁出院。

紹興府西興化度院悟真師郁禪師。泉州人。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拂子。僧曰。不會。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五尺六尺。問。如何是一塵。師曰。九世剎那分。曰。如何含得法界。師曰。法界在甚麼處。問。谿谷各異。師何明一。師曰。汝喘作麼。問。學人初機。乞師指示入路。師曰。汝怪化度甚麼處。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曰。如何是不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東來。是西來。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鳥獸俱迷。曰。見後如何。師曰。山深水冷。問。維摩與文殊對談何事。師曰。唯有門前鏡湖水。清風不改舊時波。錢王欽其道德。賜紫衣師號。聲聞遐邇。

漳州府隆壽興法紹卿禪師。泉州陳氏子。侍雪峯。山行見芋葉動。峯指動葉示之。師曰。紹卿甚生怕怖。峯曰。是汝屋裏底。怕怖甚麼。師於此有省。尋居龍谿。僧問。古人道。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舉拂子。閤糧不畜一粒。如何濟得萬人饑。師曰。俠客面前如奪劍。看君不是黠兒郎。問。大拍盲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前大後大。曰。莫便是接否。師曰。者漢來者裏插柴。問。耳目不到處如何。師曰。汝無此作。曰。怎麼即聞也。師曰。真箇聾漢。

福州府僊宗院仁慧行瑤禪師。泉州王氏子。得法雪峯。閩帥請開法。四遠奔赴。上堂。我與釋迦同參。汝道參甚麼人。時有僧出禮拜。擬伸問。師曰。錯。便下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熊耳不曾藏。問。直下事乞師方便。師曰。不因汝問。我亦不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日無閑人。

福州府蓮華永福院超證從弇禪師。僧問。儒門以五常爲極則。未審宗門以何爲極則。師良久。僧曰。怎麼則學人造次也。師曰。好與拄杖。問。教中道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汝道我在者裏作甚麼。曰。怎麼則不知教意也。師曰。雖然如此。却不孤負汝。問。不向問處領猶是學人問處。和尚如何。師曰。喫茶去。問。諸餘即不問。聊徑處乞師垂慈。師曰。不快禮三拜。上堂。咄咄。看箭。便歸方丈。問。大眾雲集。請師說法。師曰。還聞麼。曰。若更佇思。應難得及。師曰。實即得。上堂。長慶道。盡法無民。永福即不然。若不盡法。又爭得民。時有僧出曰。請師盡法。師曰。我不要汝納稅。問。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曰。不可更點。師一日上堂。於座邊立。謂衆曰。二尊不並化。便歸方丈。

杭州府龍華寺眞覺靈照禪師。高麗人。萍遊閩越。陞雪峯之堂。居唯一衲。服勤衆務。人謂之照布衲。一夕。指



半月間溥上座曰。那一片甚麼處去也。溥曰。莫妄想。師曰。失却一片也。衆雖歎美。而恬澹自持。初住婺州齊雲山。上堂。良久。忽舒手顧衆曰。乞取些子。乞取些子。又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僧問。草童能歌舞。未審今時還有無。師下座作舞曰。沙彌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踢曲子也不會。問。靈山會上。法法相傳。未審齊雲將何分付。師曰。不可爲汝一人荒却齊雲也。曰。莫便是親付囑也無。師曰。大衆笑汝在。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請師一點。師曰。還知齊雲點金成鐵麼。曰。點金成鐵。前此未聞。至理一言。敢希垂示。師曰。句下不薦。後悔難追。次遷越州鏡清。上堂。今日盡令去也。時有僧出曰。請師盡令。師乃曰。吽吽。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鏡清不惜口。問。請師彫琢。師曰。八成。曰。爲甚麼不十成。師曰。還知鏡清生理麼。問。僧甚麼處來。曰。五峯來。師曰。來作甚麼。曰。禮拜和尚。師曰。何不自禮。曰。禮了也。師曰。鏡湖水淺。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莫錯下名言。曰。豈無方便。師曰。烏頭養雀兒。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甚麼人傳得。師曰。千聖也疑我。曰。莫便是傳也無。師曰。晉帝斬嵇康。問。釋迦掩室摩竭。淨名杜口毘耶。此意如何。師曰。東廊下兩兩三三。上堂。諸方以毗盧法身爲極則。鏡清者裏卽不然。須知毗盧有師。法身有主。僧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二公爭敢論。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遂舉坐具云。此是色。阿那箇是心。師曰。恁麼問。莫欺山僧麼。問。未剖以前。請師斷。師曰。落在甚麼處。曰。恁麼卽失口也。師曰。寒山送溈山。僧禮拜。師曰。住住。闍黎失口。山僧失口。曰。惡虎不食子。師曰。驢頭出。馬頭回。驀問一僧曰。記得麼。曰。記得。師曰。是甚麼。曰。是甚麼。師曰。淮南小兒入寺。問。是甚麼。卽俊鷹俊鷂趁不及。師曰。闍黎別問。山僧別答。曰。請師別答。師曰。十里行人較一程。問。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時如何。師曰。只者著不得。還著得麼。僧禮拜。師曰。深沙神。

問。菩提樹下度衆生。如何是菩提樹。師曰。大似苦練樹。曰。爲甚麼似苦練樹。師曰。素非良馬。何勞鞭影。後湖守錢公。卜杭之西關。創報慈院。延師說法。錢王建龍華寺。迎傳大士靈骨。道具置焉。命師住持。師於後漢天福丁未閏七月廿六示寂。塔于杭之大慈山。世壽七十八。

寧波府翠巖永明令參禪師。安吉州人。僧問。不借三寸。請師速道。師曰。茶堂裏貶剝去。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曰。抑逼人作麼。上堂。一夏與衆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麼。長慶曰。生也。雲門曰。關保。福曰。作賊人心虛。翠巖芝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問。凡有言句。盡是點汙。如何得不點汙。師曰。凡有言句。盡是點汙。問。如何是省要處。師曰。大衆笑汝。問。坦然不滯鋒鋦時如何。師曰。大有人作此見解。曰。畢竟如何。師曰。坦然不滯鋒鋦。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學人上來。請師一點。師曰。不點。曰。爲甚麼不點。師曰。恐汝落凡聖。曰。乞師至理。師曰。侍者點茶來。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師曰。邪法難扶。問。僧繇爲甚寫誌公眞不得。師曰。作麼生合殺。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藥山再三叮囑。問。不滯凡聖。當機何示。師曰。莫向人道。翠巖靈利。問。妙機言句。盡皆不當。宗乘中事如何。師曰。禮拜著。曰。學人不曾。師曰。出家行脚。禮拜也不會。錢王請居龍冊寺終焉。

福州府安國院明眞弘瑫禪師。泉州陳氏子。再參雪峯。峯問。到甚麼處來。曰。到江西來。峯曰。甚麼處見達磨。曰。分明向和尚道。峯曰。道甚麼。曰。甚麼處去來。一日。雪峯見師。忽擗住曰。盡乾坤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曰。和尚怪弘瑫不得。峯拓開曰。雖然如此。爭奈背後許多師僧何。舉國師碑文云。得之於心。伊蘭作旃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問僧曰。一語須具得失兩意。汝作麼生道。僧舉拳曰。不可喚作拳。

頭也。師不肯。亦舉拳別云。祇爲喚者箇作拳頭。出世困山後。閩師命居安國。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即是。莫錯會。問。學人上來未盡其機。請師盡機。師良久。僧禮拜。師曰。忽到別處人問汝。作麼生舉。曰。終不敢錯舉。師曰。未出門。已見笑具。問。如何是達磨傳底心。師曰。素非後躅。問。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不可爲你散却衆也。問。不落有無之機。請師全道。師曰。汝試斷看。問。如何是一毛頭事。師拈起袈裟。僧曰。乞師指示。師曰。抱璞不須頻下淚。來朝更獻楚王看。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更進一步。問。凡有言句。皆落因緣方便。不落因緣方便事如何。師曰。桔槔之士。頻逢抱甕之流。罕遇。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和尙如何傳。師曰。且留口喫飯著。問。如何是高尙底人。師曰。河濱無洗耳之叟。磻谿絕垂釣之人。問。十二時中。如何救得生死。師曰。執鉢不須窺衆樂。履冰何得步參差。問。學人擬問宗乘。師還許也無。師曰。但問僧擬問。師喝出。問。目前生死如何免得。師曰。把將生死來。問。知有底人爲甚麼道不得。師曰。汝翁名甚麼。問。如何是活人劍。師曰。不敢瞎却汝。曰。如何是殺人刀。師曰。祇者箇是。問。不犯鋒鋦。如何知音。師曰。驢年去。問。苦澁處。乞師一言。師曰。可煞沈吟。曰。爲甚麼如此。師曰。也須相悉好。問。常居正位底人。還消得人天供養否。師曰。消不得。曰。爲甚麼消不得。師曰。是甚麼心行。曰。甚麼人消得。師曰。著衣喫飯底消得。舉招慶在法堂東角立。謂僧曰。者裏好致一問。僧便問。和尚爲何不居正位。慶曰。爲汝恁麼來。曰。卽今作麼生。慶曰。用汝眼作麼。師乃曰。他家恁麼問。別是箇道理。汝今作麼生道。後安國曰。恁麼則大衆一時散去得也。師乃自代曰。恁麼卽大衆一時禮拜。

襄陽府雲蓋雙泉院歸本禪師。京兆府人。年十六。納戒。初謁雪峯。禮拜次。峯下禪牀跨背而坐。師於此有省。

住後。僧問。如何是雙泉。師曰。可惜一雙眉。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煩禹力。湍流事不知。問。如何是西來的意。師乃擗住。其僧變色。師托開曰。我者裏無者箇。師手指纖長。特異於人。時號手相大師。韶州府林泉和尚。謁白雲光。臨別。光門送。扶師下堦曰。款款莫教蹉倒。師曰。忽然蹉倒。又作麼生。光曰。更不用扶也。師大笑而別。初住巘山。僧問。如何是塵。師曰。不覺成丘山。河南府南院禪師。僧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生也。有儒者號張百會。謁師。師問。莫是張百會麼。曰。不敢。師以手於空畫一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尙不會。甚處得百會來。紹興府洞巖可休禪師。僧問。如何是洞巖正主。師曰。開著。問。如何是和尙親切爲人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舉衣領示之。問。學人遠來。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眞定府定州法海院行周禪師。僧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吹倒南牆。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不露光。曰。莫便是否。師曰。是卽露也。

杭州府龍井通禪師。處棲上座問。如何是龍井龍。師曰。意氣天然別。神工畫不成。曰。爲甚麼畫不成。師曰。出羣不帶角。不與類中同。曰。還解行雨也無。師曰。普潤無邊際。處處皆結粒。曰。還有宗門中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從來無形段。應物不曾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拽出者死屍着。

祖燈大統卷第二十四終



祖燈大統卷第二十五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十三世之三

雪峯存禪師法嗣之三

漳州府保福院從展禪師。福州陳氏子。年十五。從雪峯受業。十八。秉具大中寺。放遊吳楚間。後歸。執侍雪峯。一日。峯忽召曰。還會麼。師欲近前。峯以杖拄之。師當下知歸。嘗以古今方便。日詢長慶。一日。慶謂師曰。甯說阿羅漢有三毒。不可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祇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慶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慶曰。汝又作麼生。師曰。喫茶去。問長慶。盤山道。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道。光境未忘。復是何物。據此二老商量。猶未得剿絕。作麼生。道得剿絕去。慶良久。師曰。情知和尚向鬼窟裏作活計。慶却問。汝又作麼生。師曰。兩手扶犁。水過膝。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見船子麼。師曰。見。曰。船子且置。作麼生。是心。師却指船子。問羅山曰。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曰。銅沙鑼裏。滿盛油。意作麼生。山召師。師應諾。山曰。彌猴入道場。山顧問明招。忽有人問你。又作麼生。招曰。箭穿紅日影。又問巖頭。道與麼與麼。不與麼。不與麼。意作麼生。山召師。師應諾。山曰。雙明亦雙暗。師禮謝。三日後。却上問。前日蒙和尚垂慈。祇爲看不破。山曰。盡情向汝道了也。師曰。和尚是把火行。山曰。若與麼。據汝疑處。問將來。師曰。如何是雙明亦雙暗。山曰。同生亦同死。師又禮謝而退。別有僧問師。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師曰。彼此合取狗口。曰。大師收取口喫飯。其僧却問羅山。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曰。如牛無角。曰。同生不同死。時如何。山曰。如虎戴角。

雪峯上堂曰。諸上座。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師舉問鵝湖曰。僧堂前相見。卽且置。祇如望州亭烏石嶺甚麼處是相見處。鵝湖驟步歸方丈。師低頭入僧堂。後梁貞明戊寅。漳州刺史王公。創保福禪苑。迎師居之。開堂日。王公禮跪三請。躬自扶掖陞座。師乃曰。須起箇笑端作麼。然雖如此。再三不容推免。諸仁者還識麼。若識得。便與古佛齊肩。時有僧出方禮拜。師曰。晴乾不肯去。直待雨淋頭。問郡守崇建精舍。爲闡真風。便請和尚舉揚宗乘。師曰。還會麼。曰。恁麼則羣生有賴也。師曰。莫塗汙人好。又僧出禮拜。師曰。大德好與麼。莫覆却船子。僧問泯默之時。將何爲則。師曰。落在甚麼處。曰。不會。師曰。瞌睡漢出去。上堂。此事如擊石火閃電光。構得構不得。未免喪身失命。僧便問。未審構得底人。還免喪身失命也無。師曰。適來且置。闍黎還構得麼。曰。若構不得。未免大衆怪笑。師曰。作家作家。曰。是甚麼心行。師曰。一杓屎攔面潑。也不知臭。問摩騰入漢。一藏分明。達磨西來。將何指示。師曰。上座行脚事作麼生。曰。不會。師曰。不會會取好。莫傍家取人處分。若是久在叢林。麤委些子遠近。可以隨處任真。其有初心後學。未知次序。山僧所以不惜口業。向汝道塵劫來事。祇在如今。還會麼。然佛法付囑國王大臣郡守。昔同佛會。今方如是。若是福祿榮貴。則且不論。祇如當時受佛付囑底事。還記得麼。若識得。便與千聖齊肩。儻未識得。直須諦信此事。不從人得。自己亦非。言多去道轉遠。直道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猶未是在。久立珍重。問。十二時中如何據驗。師曰。恰好據驗。曰。學人爲甚麼不見。師曰。不可更捏目去也。問。主伴重重。極十方而齊唱。如何是極十方而齊唱。師曰。汝何不教別人問。上堂。有人從佛殿後過。見是張三李四。從佛殿前過。爲甚麼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甚麼處。僧曰。爲有一分麤境。所以不見。師乃叱之。自代曰。若是佛殿卽不見。曰。不是佛

殿還可見否。師曰：不是佛殿，見箇甚麼。師以杖打露柱，又打其僧。僧作忍痛聲。師曰：那箇爲甚麼不痛。僧無對。問：因言辨意時如何。師曰：因甚麼言。僧低頭良久。師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僧侍立。師曰：汝因甚得恁麼蠱心。僧曰：甚麼處是某甲蠱心處。師拈一塊土度與僧曰：拋向門前著。僧接土拋了，却又曰：甚麼處是某甲蠱心處。師曰：我見你築著磕著，所以道汝蠱心。問僧：殿裏底是甚麼。曰：和尚定當看。師曰：釋迦佛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閩帥遣使送朱記到。師上堂提起印曰：去卽印住，住卽印破。僧曰：不去不住，用印奚爲。師便打。僧曰：恁麼則山鬼窟裏全因今日也。師持印歸方丈。問僧：甚麼處來。曰：江西。師曰：學得底。僧曰：拈不出。師曰：爲甚麼拈不出。僧無對。舉洞山真贊曰：徒觀紙與墨，不是山中人。僧問：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汝試邈掠看。曰：若不點兒，幾成邈掠。師曰：汝是點兒。曰：和尚是甚麼心行。師曰：來言不豐。僧數錢次，師乃展手曰：乞我一文。曰：和尚因何到恁麼地。師曰：我到恁麼地。曰：若到恁麼地，將取一文去。師曰：汝因甚到恁麼地。問僧：甚麼處來。曰：江西觀音。師曰：還見觀音麼。曰：見。師曰：左邊見，右邊見。曰：見時不立左右。問：如何是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師曰：若是水火，卽被燒溺。問：飯頭鑊闊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和尚莫謾某甲。師曰：却是汝謾我。問：欲達無生路，應須識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却問侍者：者僧問甚麼。其僧再舉。師乃喝出。曰：我不患聾。問：學人近入叢林，乞師全示箇入路。師曰：若教全示，我却禮拜汝。問僧：汝作甚麼業來，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却蹲身作短勢。僧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令侍者屈隆壽長老至云：但獨自來，莫將侍者來。壽曰：不許將來，爭解離得。師曰：太煞恩愛。壽無對。師代曰：更謝和尚上足傳示。閩帥嘗奏命服，一日示微疾。僧入丈室問訊。師曰：吾與汝相識年深，有

何方術相救。曰。方術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又謂衆曰。吾旬日來氣力困劣。別無他。祇是時至也。僧問。時既至矣。師去。卽是。住。卽是。師曰。道道。曰。怎麼則某甲不敢造次。師曰。失錢遭罪。言訖而寂。當後唐明宗天成戊子三月二十二日也。

泉州府睡龍山弘教道溥禪師。福唐鄭氏子。初住五峯。上堂。莫道空山無祇待。便歸方丈。僧問。凡有言句。不出大千頂。未審頂外事如何。師曰。凡有言句。不是大千頂。曰。如何是大千頂。師曰。摩醯首羅天。猶是小千界。問。初心後學。近入叢林。方便門中。乞師指示。師敲門枋示之。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再敲門枋三下。

杭州府龍興宗靖禪師。台州人。初參雪峯。充飯頭。僅十載。嘗於衆堂中袒一膊釘簾。峯覩而記曰。汝向後住。持有千僧。其中無一衲子。師悔過回浙。住六通院。錢王命居龍興。衆千餘。唯三學講誦之徒。果如雪峯所誌。僧問。如何是六通奇特之唱。師曰。天下舉將去。問。如何是學人進前一路。師曰。誰敢謾汝。曰。豈無方便。師曰。早是屈抑也。問。如何是六通家風。師曰。一條布衲七斤有餘。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早朝粥。齋

時飯。曰。更請和尚道。師曰。老僧困。曰。畢竟作麼生。師大笑而已。錢王屢延入府。署六通大師。後周世宗顯

德元年甲寅冬示滅。壽八十四。塔于大慈山。

福州府南禪契璠禪師。上堂。若是名言妙句。諸方道過了也。今日衆中還有超第一義者。致將一問來。若有卽不孤負於人。時有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不問第一義。曰。現問。師曰。已落第二也。問。古佛曲調請師和。師曰。我不和汝者。雜亂底。曰。未審爲甚麼人和。師曰。甚麼處去來。



紹興府越山鑒真師。初參雪峯。染指後。因閩王請。於清風樓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曉。有偈曰。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信普通年遠事。不從葱嶺帶將來。歸呈雪峯。峯然之。住後。僧問。如何是佛身。師曰。你問那箇佛身。曰。釋迦佛身。師曰。舌覆三千界。師臨終示偈曰。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消。還源無別旨。今日與明朝。偈畢。乃跏趺而逝。

衡州府南嶽金輪可觀禪師。福唐薛氏子。披緇石佛。參雪峯。峯曰。近前來。師方近前作禮。峯與一踢。師忽契悟。遂執侍一紀。復歷叢林。住後。上堂。我在雪峯遭他一踢。直至如今眼不開。不知是何境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是。問。古人道毗盧有師。法身有主。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不可牀上安牀。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拊掌三下。僧曰。學人未領此意。師曰。更待甚麼。問。從上宗乘如何爲人。師曰。我今日未喫茶。曰。請師指示。師曰。過也。問。正則不問。請師傍指。師曰。抱取猫兒去。問。僧甚處來。曰。華光。師便推出閉却門。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何對。師咄曰。出去。問。僧作麼生是覲面事。曰。請師鑒。師曰。恁麼道還當得麼。曰。故爲卽不可。師曰。別是一著。問。如何是靈源一路。師曰。踢過作麼。雪峯院主有書來招曰。山頭和尚年尊也。長老何不再入嶺一轉。師回書曰。待山頭和尚別有見解。卽再入嶺。僧便問。如何是雪峯見解。師曰。我也驚。

韶州府乳源雲門山光奉院文偃禪師。嘉興張氏子。幼依空王。澄律師出家。及長。落髮稟具於毗陵壇。侍澄數年。探窮律部。以已事未明。往參睦州。州見來。便閉却門。師乃扣門。州曰。誰。師曰。文偃。州曰。作甚麼。師曰。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州開門。師乃拶入。州擒住曰。道道。師擬議。州便推出曰。秦時轆轤鑽。遂掩門。損師一足。師

從此悟入。州指見雪峯。師到雪峯莊。見有僧上山。乃曰。寄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得否。僧曰。得。師曰。上座到山見和尚上堂。衆纔集。便出握腕立地道。耆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却。其僧一依師教。峯見僧與麼道。便下座。攔胸把住曰。速道速道。僧無對。峯拓開曰。不是汝語。僧曰。是某甲語。峯曰。侍者將繩棒來。僧乃直告曰。是莊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來道。峯曰。大衆去莊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師次日上雪峯。峯纔見便曰。因甚麼得到與麼地。師乃低頭從茲契合。復出嶺徧謁諸方。到天童。童曰。你還定當得麼。師曰。和尚道甚麼。童曰。不會則目前包裹。師曰。會則目前包裹。到鵝湖。值湖上堂曰。莫道未了底人。長時浮逼逼地。即使了得底。明明得知有去處。尚乃浮逼逼地。師下問首座。適來和尚意作麼生。曰。浮逼逼地。師曰。首座在此。頭白齒黃。猶作者箇語話。曰。上座又作麼生。師曰。要道即得。見即便見。若不見莫亂道。曰。祇如道浮逼逼地。又作麼生。師曰。頭上著枷。脚下著杻。曰。與麼則無佛法也。師曰。此文殊普賢大人境界。到灌溪。有僧舉灌溪上堂語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上座作麼生會。師曰。舉即易。出也大難。曰。上座不肯和尚與麼道。那。師曰。你適來與麼舉。那。曰。是。師曰。你驢年夢見灌溪。曰。某甲話在。師曰。我問你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你道大梵天王與帝釋天商量甚麼事。曰。豈干他事。師喝曰。逐隊喫飯漢。到江州。陳尚書請齋。纔見便問。儒書中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師曰。尚書曾問幾人來。書曰。即今問上座。師曰。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書曰。黃卷赤軸。師曰。耆箇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書曰。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師曰。口欲談而辭喪。爲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爲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書無語。師曰。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書曰。是。師曰。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

天有幾人退位。書又無語。師曰。尚書且莫草草。師僧家拋卻三經五論。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書始禮拜曰。某甲罪過。後抵靈樹。先是知聖住靈樹二十年。不立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我首座牧牛也。我首座行脚也。一日。令擊鐘三門外。接首座。衆出迓。師果至。直請入首座寮。解包後。廣主命師接踵住持。未幾遷雲門。開堂日。廣主親臨請益。師曰。目前無異路。莫道今日謾諸人好。抑不得已。向諸人前作場狼籍。忽遇明眼人。見一場笑具。如今不得已。問你諸人從上來有甚麼事。欠少箇甚麼。向你道無事。亦是謾你。雖然也須到甚麼田地始得。莫趁口快亂問。自己心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你若根思遲鈍。且向古人建化門庭。東觀西觀。看是箇甚麼道理。你欲得會麼。都緣是你自家無量劫來妄想濃厚。一期聞人說著。便生疑心。問佛問法。問向上向下。求覓解會。轉沒交涉。擬心卽差。况復有言。莫是不擬心是麼。莫錯會好。更有甚麼事。珍重。上堂。我事不獲已。向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更欲踏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奇萬巧。廣設問難。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甚麼休歇時。此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甚更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祇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呵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而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若是得底人。道火何曾燒着口。終日說事。未嘗挂著唇齒。未嘗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嘗嚼著一粒米。挂著一縷絲。雖然。此猶是門庭之說。須是實得。恁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佇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時有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舉。上堂。三乘十二分教。橫說豎說。天下老和尚縱橫十字說。與我拈針鋒。許說底道理來。看恁麼道。早是作死馬醫。且有幾箇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中有響。句裏藏鋒。瞬目千差。風恬浪靜。伏惟尚饗。珍重。僧參。師拈起袈裟曰。汝

若道得。落我袈裟圈。積裏若道不得。又在鬼窟裏坐。作麼生。自代曰。某甲無氣力。一日打椎曰。妙喜世界百雜碎。拓鉢向湖南城裏喫粥飯去來。上堂。諸兄弟盡是諸方參尋知識。決擇生死。凡所到處。尊宿垂慈方便。還有透不得底句麼。出來舉看。待老漢與你商量。有麼有麼。時有僧出。擬伸問。師遽曰。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便下座。舉世尊初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在文德殿赴齋。有鞠常侍問。靈樹果子熟也未。師曰。甚麼年中得信道生。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山河大地。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釋迦老子在西天。文殊菩薩居東土。問。如何是雲門山。師曰。庚峯定穴。問。如何是大修行人。師曰。一棹在手。上堂。因聞鐘聲。乃曰。世界與麼廣闊。爲甚麼鐘聲披七條。問。一生積惡不知善。一生積善不知惡。此意如何。師曰。燭。問。如何是和尙非時爲人一句。師曰。早朝牽犁。晚間拽耙。舉雪峯云。三世諸佛。向火燄上。轉大法輪。師曰。火燄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上堂。舉一則語。教汝直下承當。早是撒污著汝頭上。直饒拈一毫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也是剜肉作瘡。雖然。汝也須實到者箇田地始得。若未到。切不得掠虛。却須退步。向自己脚跟下推尋。看是箇甚麼道理。實無絲毫許。與汝作解會。與汝作疑惑。況汝等各各有一段事。大用現前。更不煩汝一毫頭氣力。便與祖佛無別。自是汝諸人信根淺薄。惡業濃厚。突然起許多頭角。擔鉢囊。千鄉萬里。甘受其屈。且汝諸人有甚麼不足處。大丈夫漢。阿誰無分。觸目承當得。猶是不著。便不可受人欺謾。取人處分。纔見老和尙開口。便好把特石薰口塞。屎上青蠅相似。鬬啞將去。三箇五箇。聚頭商量。苦屈兄弟。他古德一期爲汝諸人不奈何。所以方便垂一言半句。通汝箇入路。你也須自著些。



子筋骨。知是般事。拈放一邊。豈不是有少許相親處。快與快與。時不待人。出息不保入息。更有甚麼身心。別處閑用。切須在意。珍重。上堂。盡乾坤。一時把將來。著汝眼睫上。你諸人聞恁麼道。不敢望你出來。性燥把老漢打一擲。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箇甚麼道理。直饒你向者裏明得。在衲僧門下。好槌折兩脚。你若箇人聞說道。甚麼處有老宿出世。便好驀面唾汚我耳目。若不是箇手脚。纔聞人舉。便承當去。早落第二機也。汝不看他德山。纔見僧上來。拽杖便打。趁睦州。纔見僧入門。便云。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自餘之輩。合作麼生。若是一般掠虛漢。食人涎唾骨的。骨董記得一堆一擔。到處騁驢唇馬鬣。誇我解問十轉五轉話。饒你從朝問到夜。論劫恁麼。還會夢見麼。甚麼處與人著力處。似者般底。有人屈衲僧齋。也道得飯喫。有甚堪共語處。他日閻羅王面前。不取汝口解說。諸兄弟。若是得底人。他家依衆遣日。若也未得。切莫容易過時。大須子細。古人有葛藤相爲處。祇如雪峯道。盡大地是汝自己。夾山道。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洛浦云。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師子。全身總是。汝把取翻覆思量看。日久歲深。自然有箇入路。此事無汝替代處。各在當人分上。老和尚出世。祇爲汝證明。汝若有少許來由。亦昧汝不得。若實未得。方便撥汝。卽不可。兄弟。一等是踏破草鞋。拋却師長父母行脚。直須著些子精彩始得。若未有箇入頭處。遇著本色。齧豬狗手脚。不惜性命。入泥入水。相爲有可齧嚼。眨上眉毛。高挂鉢囊。拗折拄杖。十年二十年。辦取徹頭。莫愁不成辦。若是今生不得徹頭。來生亦不失人身。向此箇門中。亦乃省力。不虛孤負平生。亦不孤師長父母。直須在意。莫空遊州獵縣。橫擔拄杖。一千里二千里走。者邊經冬。那邊過夏。好山好水堪取性。多齋供。易得衣鉢。苦屈苦屈。圖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如此行脚。有甚麼利益。信心檀越。把菜粒米。作麼生消得。直須自看。

無人替代。時不待人。忽然一日。眼光落地。到前頭。將甚麼抵擬。莫一似落湯螃蟹。手脚忙亂。無汝掠虛說大話處。莫將等閑空過時光。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不是小事。俗儒尙道。朝聞道。夕死可矣。况我沙門。合履踐箇甚麼事。大須努力。珍重。師至僧堂。衆起迎立。師曰。石頭道。回互不同互。僧便問。作麼生。是不同互。師指曰。者箇是板頭。曰。作麼生。是同互。師曰。汝喚什麼是板頭。僧問靈樹。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樹默然。後遷化。門人立行狀。欲入此語。問師曰。先師默然處。如何上碑。師對曰。師。上堂。佛法也太煞有。祇是舌頭短。良久曰。長也。普請般柴次。師拈一片拋下曰。一大藏教。祇說者箇。僧量米次。師問。米籬裏有多少達磨眼睛。僧無對。師代曰。斗量不盡。上堂。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自己光明。自代曰。廚庫三門。又曰。好事不如無。示衆。古德道。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阿那箇是你自己。乃曰。遇賤卽貴。僧曰。乞師指示。師拈拄杖曰。接取拄杖子。僧接得。拗作兩橛。師曰。直饒恁麼。也好與三十棒。上堂。一言纔舉。千車同轍。該括微塵。猶是化門之說。若是衲僧。合作麼生。若是佛意。祖意。者裏商量。曹溪一路平沈。還有人道得麼。道得底出來。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餬餅。曰。者裏有甚麼交涉。師曰。灼然有甚麼交涉。乃曰。汝等諸人。見人道著祖意。便問超佛越祖之談。汝且喚甚麼作佛。喚甚麼作祖。且說超佛越祖底道理看。問箇出三界。汝把將三界來。看有甚麼見聞覺知。隔礙著汝。有甚麼聲塵色法與汝。可了了箇甚麼。碗以那箇爲差殊之見。他古聖不奈何。橫身爲物。道箇舉體全真。物物覲體。不可得。我向汝道。直下有甚麼事。早是相埋沒了也。汝若實未有箇入頭處。且獨自參詳。除却著衣喫飯。屙屎送尿。更有甚麼事。無端起如許多般妄想。作甚麼。更有一般底。恰如等閑相似。聚頭學得箇古人語路。識性記持。妄想卜度。道我會佛法。祇管說葛藤。取

性過時。更嫌不稱意。千鄉萬里。拋却父母師長。作者般底去就。打野樵漢。着甚麼死急。以拄杖趁下。上堂。故知時運澆漓。逮于像季。近日師僧北去禮文殊。南去遊衡嶽。恁麼行脚。名字比丘。徒消信施。苦哉苦哉。問。蒼黑漆相似。祇管取性過時。設有三箇兩箇。狂學多聞。記持義路。到處覓相似語。印可老宿。輕忽上流。作薄福業。他日閻羅王釘汝。莫道無人向你說。若是初心後學。直須着些精神。莫空記人說。多虛不如少實。向後祇是自賺。濟得箇甚麼事。上堂。以拄杖指面前曰。乾坤大地。微塵諸佛。總在裏許。爭佛法。覓勝負。還有人諫得麼。若無人諫得。待老漢與你諫看。僧曰。請和尚諫。師曰。者野狐精。上堂。拈拄杖曰。天親菩薩無端變作一條柳栗杖。乃畫一畫曰。塵沙諸佛。盡在者裏。葛藤便下座。上堂。我看汝諸人。二三機中。尙不能搆得。披衲衣何益。汝還會麼。我與汝註破。久後到諸方。若見老宿。舉一指。豎一拂子曰。是禪是道。拽拄杖。打破頭便行。若不如此。盡落天魔眷屬。壞滅吾宗。汝若實不會。且向葛藤社裏看。我尋常向汝道。微塵刹土中。三世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盡在拄杖頭上說法。神通變現。聲應十方。一任縱橫。汝還會麼。若不會。且莫掠虛。且諦當實見也未。直饒會得到者田地。也未夢見。衲僧沙彌在三家村裏。不逢一人。驚拈拄杖。畫一畫曰。總在者裏。又畫一畫曰。總從者裏出去。珍重。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起手曰。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曰。元來祇是饅頭。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作麼生。自代曰。逐物意移。又曰。雲起雷興。僧問。生法師云。敲空作響。擊木無聲。如何。師以拄杖空中敲曰。阿唧阿唧。又敲板頭曰。作聲麼。僧曰。作聲。師曰。者俗漢。又敲板頭曰。喚甚麼作聲。上堂。拈起拂子曰。者裏得箇入處去。捏怪也。日本國裏說禪。三十三天有箇人出來。喚曰。吽吽。特舍兒擔枷過狀。聞

擊齋鼓曰。鼓聲敲破我七條。乃指僧曰。抱取猫兒來。問明教。今日喫得幾箇胡餅。曰。五箇。師曰。露柱喫得幾箇。曰。請和尚茶堂裏喫茶。上堂。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直得如此。更須知有全提時節。示衆。既知來處。且道甚麼劫中無祖師。代曰。某甲今日不著便。示衆。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僧問。意旨如何。師曰。一條縑。三十文買。復代前語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僧又問。一條縑。三十文買。如何。師曰。打與。示衆。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衆無對。自代曰。日日是好日。上堂。拈拄杖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圓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卽空。衲僧家見拄杖。便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動著。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春來草自青。問新到。甚麼處人。曰。新羅。師曰。將甚麼過海。曰。草賊大敗。師引手曰。爲甚麼在我者裏。曰。恰是。師曰。一任踉跳。僧無對。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家家觀世音。曰。見後如何。師曰。火裏螞蟥吞大蟲。問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臘月二十五。曰。唱者如何。師曰。且緩緩。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師曰。山河走。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曰。天地黑。問從上來事。請師提綱。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問十二時中。如何卽得不空過。師曰。向甚麼處著此一問。曰。學人不會。請師舉。師曰。舉不顧。卽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遊山翫水。曰。如何是和尙自己。師曰。賴遇維那不在。問一口吞盡時。如何。師曰。我在你肚裏。曰。和尚爲甚麼在學人肚裏。師曰。還我話頭來。問如何是道。師曰。去。曰。學人不會。請師道。師曰。闍黎。公驗分明。何在重判。問生死到來。如何排遣。師展手曰。還我生死來。問父母不聽。不得出家。如何得出家。師曰。淺。曰。學人不會。師曰。深。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曰。體露金風。問萬機喪盡時。如何。師曰。與我



拈佛殿來。共汝商量。曰。豈關他事。師喝曰。者掠虛漢。問。如何是佛。師曰。乾屎橛。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東山水上行。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曰。念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日裏看山。問。僧。近離甚處。曰。南嶽。師曰。我不曾與人葛藤。近前來。僧近前。師曰。去。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裏藏身。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門前有讀書人來報。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久雨不晴。問。承古有言。牛頭橫說豎說。猶未知有向上關。楸子。如何是向上關。楸子。師曰。東山西嶺青。問。如何是端坐念實相。師曰。河裏失錢河裏撿。上堂。函蓋乾坤。目機鉅兩。不涉世緣。作麼生承當。衆無對。自代曰。一鑊破三關。問。如何是雲門劍。師曰。祖。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壘。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豁。又曰。鬻。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普。問。如何是啐啄機。師曰。響。問。如何是雲門一路。師曰。親。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麼處懺悔。師曰。露。問。鑿壁偷光。時如何。師曰。恰。問。三身中。那身說法。師曰。要。問。承古有言。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未審二祖是了未了。師曰。確。垂語曰。會佛法。如河沙。百艸頭上。道將一句來。自代云。俱。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對一說。問。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師曰。倒一說。問。如何是法身上事。師曰。向上與汝道。卽不難。作麼生會法身。曰。請和尙鑒。師曰。鑒卽且置。作麼生會法身。曰。與麼與麼。師曰。者箇是長連牀上學得底。我且問你。法身還解喫飯麼。僧無對。問。嶺中順維那。古人豎起拂子。放下拂子。意旨如何。順曰。拂前見。拂後見。師曰。如是如是。後却舉問。僧。汝道當初諾伊不諾伊。僧無對。師曰。可知禮也。問。僧。甚處來。曰。禮塔來。師曰。謔我。曰。實禮塔來。師曰。五戒也不持。示衆。舉馬大師道。一切語言。是提婆宗。以者箇爲主。乃曰。好語。祇是無人問我。時有僧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西天九十六種。你是最

下種。問僧。近離甚處。曰。西禪。師曰。西禪近日有何言句。僧展兩手。師便掌。僧曰。某甲話在。師却展兩手。僧無語。師又打一掌。舉臨濟三句語。問塔主。祇如塔中和尚。得第幾句。主無對。師曰。你問我。主便問。師曰。不快。卽道。主曰。作麼生是不快。卽道。師曰。一不成。二不是。問直歲。甚處去來。曰。刈茆來。師曰。刈得幾箇。祖師曰。三百箇。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又作麼生。歲無語。師便打。問。秋初夏末。前程若有人問。作麼生祇對。師曰。大眾退後。曰。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還我九十日飯錢來。有講僧參。經時乃曰。未到雲門時。恰似初生月。及乎到來。曲彎彎地。師知。乃召問。是你怎麼道麼。曰。是。師曰。甚好。吾問汝。作麼生。是初生月。僧乃斫額作望月勢。師曰。你如此。已後失却一目在。僧經旬日復來。師又問。你還會也未。曰。未會。師曰。你問我。僧便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曲彎彎地。僧罔措。後果失一目。上堂。汝諸人莫妄想。天是天地。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曰。與我拈案山來。僧便問。學人見山是山。見水是水。時如何。師曰。三門爲甚。麼騎佛殿。從者裏過。曰。怎麼則不妄想也。師曰。還我話頭來。上堂。你若不相當。且覓箇入頭處。微塵諸佛。在你脚跟底。三藏聖教。在你舌頭上。不如悟去好。還有悟得底麼。出來對衆道看。示衆。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以拄杖畫云。百雜碎。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放過卽不可。若不放過。不消一喝。示衆。真空不壞有。真空不異色。僧便問。作麼生是真空。師曰。還聞鐘聲麼。曰。此是鐘聲。師曰。驢年夢見麼。上堂。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是好手。時有僧出。曰。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師曰。蘇嚕蘇嚕。長老舉菩薩手中赤幡。問作麼生。師曰。你是無禮漢。瑒曰。作麼生無禮。師曰。是你作外道奴也不得。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師曰。清波無透路。曰。和尚從何得。師曰。再問復何來。曰。正與麼時。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

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每顧見僧。曰。鑒。僧欲酬之。遽曰。咦。率以爲常。故門弟子目爲顧鑒。咦。德山密刪去顧字。但以鑒。咦二字爲頌。謂之抽顧頌。示衆。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有僧問。如何是大用現前。師拈起拄杖。高聲唱曰。釋迦老子來也。上堂。要識祖師麼。以拄杖指曰。祖師在你頭上。踉跳。要識祖師眼睛麼。在你腳跟下。又曰。者箇是祭鬼神茶飯。雖然如此。鬼神也無厭足。示衆。一人因說得悟。一人因喚得悟。一人聞舉便回去。你道便回去。意作麼生。復曰。也好與三十棒。上堂。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卽不可。子細點檢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問僧。光明寂照遍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曰。是。師曰。話墮也。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六不收。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曰。須彌山。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花藥欄。曰。便怎麼去時如何。師曰。金毛師子。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鉢裏飯。桶裏水。問。一言道盡時如何。師曰。裂破。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面南看北斗。問。一切智通無障礙時如何。師曰。掃地撥水相公來。凡師語句。備載廣錄。以乾祐己酉四月十日順寂。塔全身於方丈。後十五載。乾德癸亥。雄武軍節度推官阮紹莊。夢師以拂子招曰。與吾寄語。秀華宮使特進李托。我在塔久矣。時托奉使韶州。監修營諸寺院。因得紹莊語。奏請開塔。啓視如生。遂致奉敕。迎入內庭供養。留月餘。仍送還山。因改寺爲大覺。謚大慈雲匡眞弘明禪師。泉州府福清院玄訥禪師。高麗人。泉守王公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叱之。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闍黎失却半年糧。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祇爲圖他一粒米。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蝦蟆曲蟾。問。唯一堅。

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師曰。驢馬猫兒。曰。乞師指示。師曰。畜生也不會。問。如何是物物上辨明。師展一足示之。師住福清三十年。終於本山。

杭州府南山法相性眞行修禪師。泉南人。母夢吞日而生。長耳垂肩。異香滿室。七歲不言。或問。汝啞乎。乃應聲曰。不遇作家。徒撞破烟樓耳。人益奇之。讀書過目成誦。旁及內典。竟契夙心。首參雪峯。得心印。遊天台國清。日憩巖畔。猛獸巨蛇。往來若馴。梁開平間。說法四明。天花紛雨。又結茅龍尾巖。百鳥銜花。清泉迸出。後漢乾祐庚戌。吳越王飯僧淨慈。問永明曰。有眞僧降否。明曰。長耳和尚。定光佛應身也。王趨駕參禮。師曰。彌陀饒舌。少選。跌坐化去。其狀如生。久之。膚革津澤。月必三淨爪髮。時有舍利溢出。後金兵刃傷。血流白色。兵懼。退。乃髹塗骸體。留供南山法相。宋崇寧甲申。徽宗追諡宗慧大師。

祖燈大統卷第二十五終

祖燈大統卷第二十六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十三世之四

雪峯存禪師法嗣之四

衢州府南臺仁禪師。僧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不知貴。曰。畢竟如何。師曰。闍黎。卽今在甚麼處。後遷鎮境寺而終。



泉州府東禪禪師。初開堂。僧問。人王迎請法王出世。如何提唱宗乘。卽得不謬於祖風。師曰。還奈得麼。曰。若不下水。焉知有魚。師曰。莫閑言語。問。如何是佛法最親切處。師曰。過也。問。如何是學人已分事。師曰。苦問。學人末後來。請師最先句。師曰。甚麼處去來。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幸自可憐生。剛要異鄉邑。杭州府餘杭大錢山從襲禪師。常曰。擊關南鼓。唱雪峯歌。後入浙謁錢王。命開法此山。上堂。僧問。不因王請。不因衆聚。請師直道西來的的意。師曰。那邊師僧過者邊著。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爭得恁麼不識好惡。問。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造車卽不問。作麼生是轍。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巧匠施工。不露斤斧。

福州府永泰禪師。僧問。承聞和尚見虎。是否。師遂作虎聲。僧作打勢。師曰。者死漢。問。如何是天眞佛。師乃撫掌曰。不會不會。

池州府和龍壽昌院妙空守訥禪師。福州林氏子。僧問。未到龍門。如何湊泊。師曰。立命難存。問。新到。近離甚處。曰。不離方寸。師曰。不易來。僧亦曰。不易來。師遂與一掌。問。如何是傳底心。師曰。再三囑汝。莫向人說。問。如何是從上宗乘。師曰。向闍黎口裏著得麼。問。省要處。請師一接。師曰。甚是省要。

建寧府浦城夢筆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誑汝。曰。莫便是否。師曰。汝誑他。閩王請齋。問。師還將得筆來也無。師曰。不是稽山繡管。慚非月裏兔毫。大王旣垂顧問。山僧敢不通呈。又問。如何是法王。師曰。不是夢筆家風。

福州府古田極樂元儼禪師。僧問。如何是極樂家風。師曰。滿目看不盡。問。萬法本無根。未審教學人承當

甚麼。師曰。莫寐語。問。久處暗室。未達其源。今日上來。乞師一接。師曰。莫閉眼作夜好。曰。恁麼。卽優曇華圻曲。爲今時向上宗風。如何垂示。師曰。汝還識也無。曰。恁麼。卽息疑去也。師曰。莫向大衆前寐語。問。摩騰入漢。卽不問。達磨來梁時如何。師曰。如今豈謬。曰。恁麼。卽理出三乘。華開五葉。師曰。說甚麼三乘五葉。出去。福州府芙蓉山如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人曲調。師良久。曰。聞麼。曰。不聞。師示頌曰。古曲發聲雄。今時韻罔同。若教彈入指。祖佛盡迷蹤。

河南府憩鶴山禪師。僧問。如何是憩鶴。師以兩手鬪云。鵲鳩鳩。柏谷長老來訪。師曰。得恁麼老也。谷曰。還我不老底來。師與一擲。問。駿馬不入西秦時如何。師曰。向甚麼處去。

長沙府瀉山棲禪師。僧問。正恁麼時。如何親近。師曰。汝擬作麼生親近。曰。豈無方便。師曰。開元龍興。大藏小藏。問。如何是速疾神通。師曰。新衣成弊帛。問。如何是黃尋橋。師曰。賺却多少人。問。不假忉忉。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莫作野干聲。

吉安府朝山延宗禪師。資福來謁。師下禪牀相接。福問。和尙住此山。得幾年也。師曰。鈍鳥棲蘆。困魚止滌。曰。恁麼。則眞道人也。師曰。且坐喫茶。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切忌犯朝儀。問。如何是朝山。師曰。不宿屍。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石上種紅蓮。

成都府普通山普明禪師。僧問。何如是佛性。師曰。汝無佛性。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學人爲何却無。師曰。爲汝向外求。問。如何是髻中寶。師曰。者箇不是。曰。未審與衣裏明珠。是同是別。師曰。失却也。德安府隨州雙泉山梁家菴永禪師。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師曰。睡不著。問。護國長老。隨陽一境。

若男若女各伸一問。問問各別。長老將何祇對。國以手空中畫一圓相。師曰。謝長老慈悲。國曰。不敢。師低頭不顧。問。如何得頓息諸緣去。師曰。雪上加霜。

漳州府保福院二世超悟禪師。僧問。魚未透龍門時。如何。師曰。養性深潭。曰。透出時如何。師曰。纔昇霄漢。衆類難追。曰。昇後如何。師曰。潤及大千。曰。還有不受潤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受潤者。師曰。直杌撐太陽。

太原府孚上座。初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廣談法身妙理。時有禪者阻雪在座。不覺失笑。師講罷。請禪者至。曰。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賜教。禪者曰。實笑座主不識法身。師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曰。請座主更說一遍。師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祇是說得法身量邊事。未識法身在。師曰。敢請禪德爲我一說。曰。座主還信否。師曰。焉敢不信。曰。若如是。座主輟講旬日。於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試體究看。師一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聲。忽然契悟。便往扣禪者門。禪者曰。阿誰。師曰。某甲。禪者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揚化。夜來爲甚麼醉酒臥街。師曰。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扭捏。從今已去。更不敢如是。禪者曰。且去。來日相見。師遂罷講。徧歷諸方。到投子。子問。久嚮孚上座。莫便是否。師作掌勢。子曰。老僧招得。師便出。子曰。且聽諸方斷看。師却回首。子便打。到徑山。一日。在大殿前有僧問。上座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曰。甚麼處見。師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閩川。舉似雪峯。峯曰。何不教伊入嶺來。師聞。乃趣雪峯。初至廨院。憩錫。因分柑子次。長慶問。甚麼處將來。師曰。嶺外將來。曰。遠負不易。師曰。柑子柑子。次

日上山。雪峯聞，乃集衆。師到法堂上，顧視雪峯，便下。看知事。明日，却上禮拜曰：「某甲昨日觸忤和尚。」峯曰：「知是般事，便休。」峯一日見師，乃指日示之。師搖手而出。峯曰：「汝不肯我那？」師曰：「和尚搖頭，某甲擺尾，甚麼處是不肯？」峯曰：「到處也須諱却。」衆僧晚參，峯在中庭臥。師曰：「五州管內，祇有者老漢較些子。」峯便起去。峯嘗問師，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師曰：「是。」曰：「作麼生是第一句？」師舉目視之。峯曰：「此猶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師叉手而退。玄沙上問訊雪峯，峯曰：「此間有箇老鼠子，今在浴室裏。」沙曰：「待與和尚勘過。」沙到浴室，值師打水。沙曰：「相看上座。」師曰：「已相見了。」沙曰：「甚麼劫中曾相見？」師曰：「瞌睡作麼？」沙却入方丈。白峯曰：「已勘破了。」峯曰：「作麼生勘伊？」沙舉前話。峯曰：「汝著賊也。」鼓山問師，父母未生時，鼻孔在甚麼處？師曰：「老兄先道。」山曰：「如今生也。」汝道在甚麼處？師不肯。山却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山與扇子，再徵前話。師搖扇不對。山罔測，乃毆師一拳。鼓山赴大王請，雪峯門送回至法堂曰：「一隻聖箭，射入九重城裏去也。」師曰：「是伊未。」在峯曰：「渠是徹底人。」師曰：「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趁至中路，問師兄向甚麼處去？山曰：「九重城裏去。」師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山曰：「他家自有通霄路。」師曰：「怎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山曰：「何處不稱尊？」師拂袖便回。峯問如何？師曰：「好隻聖箭，中路折却了也。」遂舉前話。峯乃曰：「奴渠有語在。」師曰：「者老凍儂，猶有鄉情在。」在庫前立，有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踢狗子作聲走。僧無對。師曰：「小狗子不消一踢。」保福簽瓜次，師至。福曰：「道得與汝瓜喫？」師曰：「把將來。」福以一片度與師，接得便去。師不出世，諸方目爲太原孚上座。後歸維揚，陳尚書留在宅供養。一日謂尚書曰：「來日講一徧大涅槃經，報答尚書。」書致齋茶畢，師遂陞座。良久，揮尺一下曰：「如是我聞。」乃召尚書。書應諾。師曰：「一時佛在，便乃脫去。」



衡州府南嶽般舟寶聞惟勁禪師。福州人。事苦行。衣壞衲。時謂頭陀。依雪峯深入玄奧。一日。問鑑上座。聞汝註楞嚴。是否。鑑曰。不敢。師曰。二文殊作麼生註。曰。請師鑑。師乃揚袂而去。唐光化中。入南嶽。住報慈東藏。師嘗於後梁開平中撰續寶林傳四卷。紀貞元之後宗門繼踵源流者。又別著南嶽高僧傳行于世。

### 感潭資國禪師法嗣

德安府白兆竺乾顯教志圓禪師。僧問。諸佛心印甚麼人傳。師曰。達磨大師。曰。達磨爭能傳得。師曰。汝道甚麼人傳得。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截。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苦。問。如何是道。師曰。普。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失。問。如何得無山河大地去。師曰。不起見。問。如何是畢鉢羅窟迦葉道場中人。師曰。釋迦牟尼佛。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師曰。問那箇赤頭漢作麼。

### 思明禪師法嗣

襄陽府鷲嶺善本禪師。浴次。僧問。和尚是離垢人。爲甚麼却浴。師曰。定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鷲嶺峯上。青草參天。鹿野苑中。狐兔交橫。

### 大光誨禪師法嗣

長沙府谷山有緣禪師。僧問。鈴婢之子。如何得歸向去。師曰。會人路不通。曰。恁麼。則無奉重處也。師曰。我道你鉢盂落地拈不起。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野馬走時鞭轡斷。石人拊掌笑呵呵。長沙府龍興禪師。僧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根不利。問。得坐披衣時如何。師曰。不端嚴。曰。爲甚麼不端嚴。師曰。不從修證得。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終日寂攢眉。問。文不加點時如何。師曰。無目童兒不出戶。

問。賓主未分時。如何。師曰。雙陸盤中不喝彩。曰。分後如何。師曰。骰子未曾拋。

長沙府伏龍山第一世禪師。僧問。攬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時。如何。師曰。臂長衫袖短。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雪內牡丹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你得怎麼不識痛痒。

西安府白雲善藏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深深處。師曰。矮子渡深谿。問。赤脚時如何。師曰。何不脫却。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萬類千差。曰。如何是法法不滅。師曰。縱橫滿目。

長沙府伏龍山第二世禪師。僧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汝道與國門樓高多少。問。子不譚父德時如何。師曰。闍黎且低聲。

鳳翔府龍峻山禪師。僧問。如何是不知善惡底人。師曰。千聖近不得。曰。此人還知有向上事也無。師曰。不知。曰。爲甚麼不知。師曰。不識善惡。說甚麼向上事。曰。畢竟如何。師曰。不見道。狂狹。問。如何是龍峻山。師曰。佛眼看不見。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作麼作麼。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不戴容。問。凡有展拓。盡落今時。不展拓時如何。師曰。不展不展。曰。畢竟如何。師曰。不拓不拓。

長沙府伏龍山第三世和尚。僧問。行盡千山路。玄機事若何。師曰。鳥道不曾棲。問。既是師。爲甚却無位次。師曰。古今排不出。三際豈能安。曰。怎麼則某甲隨手去也。師曰。春風吹柳絮。往復幾時休。問。如何是實際。師曰。曠劫無異。不存階級。

九峯虔禪師法嗣

新羅國清院禪師。僧問。奔馬爭毬。誰是得者。師曰。誰是不得者。曰。怎麼則不在爭也。師曰。直得不爭。亦有過。

在。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要且不會失。曰。不失處如何。師曰。兩手捧不起。

南昌府泐潭寶峯神黨禪師。僧問。四威儀中。如何辨主。師曰。正遇寶峯不脫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虛空駕鐵船。嶽頂浪滔天。

袁州府南源慧觀行修禪師。亦曰光睦。僧問。如何是南源境。師曰。幾處峯巒猿鳥叫。一帶平川遊子迷。問。如何是南源深深處。師曰。衆人皆見。曰。恁麼則淺也。師曰。也是兩頭搖。問。有口談不得。無心未見伊時。如何。師曰。古洞有龍吟不出。巖前木馬喊無形。

南昌府泐潭明禪師。一日下到客位。衆請師歸方丈。師曰。道得。卽歸去。時牟和尚對曰。大衆請。師乃上法堂。

僧問。非思量處。識情難測時。如何。師曰。我不欲違古人。曰。不違古人意。作麼生。師曰。也合消得汝三拜。

問。確擣磨磨。不得忘却此意。如何。師曰。虎口裏活雀兒。問。定慧不生時。如何。師曰。鐵牛草上臥。昏昏不舉

頭。問。如何是道者。師曰。毛穆穆地。曰。如何是道者家風。師曰。佛殿前逢尊者。問。如何是和尙終日事。師

曰。鉢盂裏無折筯。曰。如何是沙門日用事。師曰。轟轟不借萬人機。

吉安府禾山替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杉樹子。問。文殊以何爲師。師曰。風箏有韻真堪聽。聽

得由來曲不成。

南昌府泐潭延茂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終不道土木瓦礫是。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

庭前花盛發。室內不知春。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失却斑猫兒。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坐地到長安。

問。如何是和尙正主。師曰。畫鼓連槌響。耳畔不聞聲。

南康府建昌鳳棲同安院常察禪師。僧問。如何是鳳棲家風。師曰。鳳棲無家風。曰。既是鳳棲。爲甚麼却無家風。師曰。不迎賓。不待客。曰。怎麼。則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盤釘自有旁人設。問。如何是鳳棲境。師曰。千峯連嶽秀。萬嶂不知春。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孤巖倚石坐。不下白雲心。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鐵狗吠石牛。幻人看月色。問。如何是披毛戴角底人。師曰。蓑衣箬笠賣黃金。幾箇相逢不解喚。問。學人未曉時機。乞師指示。師曰。參差松竹烟籠薄。重疊峯巒月上遲。僧擬進語。師曰。劍甲未施。賊身已露。僧曰。何也。師曰。精陽不剪霜。前竹水墨徒誇海上龍。僧遶禪牀而出。師曰。閉目食蝸牛。一場酸澁苦。問。如何是猛利底人。師曰。石牛步步吼深潭。紙馬聲聲火中叫。問。返本還源時如何。師曰。蠅螬雖脫殼。不免抱寒枝。新到持錫遶師三匝。振錫一下。曰。凡聖不到處。請師道。師鳴指三下。僧曰。同安今日嚇得忘前失後。師曰。闍黎發足何處。僧珍重便出。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着。僧回首曰。遠聞不如近見。師曰。貪他一盃酒。失却滿船魚。問。如何是大沒慚愧底人。師曰。老僧見作者業次。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火裏蘆花秀。逢春恰似秋。曰。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師曰。石羊遇石虎。相看早晚休。座主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蟲知未審。和尚說何法示人。師曰。我說一乘法。曰。如何是一乘法。師曰。幾般雲色出峯頂。一樣泉聲落檻前。曰。不問者箇。如何是一乘法。師曰。你不妨靈利。翫月次。謂僧曰。奇哉奇哉。星明月朗。足可觀瞻。豈異道乎。僧曰。如何是道。師曰。汝試道看。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師曰。負笈攻文。不閑弓矢。問。僧近離何處。曰。江西。師曰。江西法道何似此間。曰。賴遇問某甲。若問別人。則禍生也。師曰。老僧適來造次。曰。某甲



不是嬰兒。徒用止啼黃葉。師曰。傷鼈。怨龜。殺活由我。僧又問。久造玄微。如何洞曉。師曰。老僧耳背。分明問將來。曰。快鷄不打籬邊雀。師曰。暗中臨鏡。誰辨妍媸。曰。向上機關。又作麼生。師曰。何必。曰。休休。師曰。始解乘舟。擬跨劍水。問僧。甚處來。曰。五臺。師曰。還見文殊麼。僧展兩手。師曰。展手頗多。文殊誰覩。曰。氣急殺人。師曰。不覩雲中鴈。焉知沙塞寒。問。遠趨丈室。乞師一言。師曰。孫臏門下。徒話鑽龜。曰。名不浪得。師曰。喫茶去。僧便珍重。師曰。雖得一場榮。刖却一雙足。看經次。有僧來問訊。師曰。古佛今佛。皆無別理。曰。和尚如何。師打一掌。僧曰。如是如是。師曰。者風顛漢。曰。今古皆然。師曰。擬欲降龍。却逢死虎。曰。同安甚生光彩。師曰。守株停船。非汝而誰。曰。和尚響。師曰。湖羊往楚。抱屈而歸。問僧。眼界無光。如何得見。曰。北斗東轉。南斗西移。師曰。夫子入太廟。曰。與麼。則同安門下。道絕人荒去也。師曰。橫抱嬰孩。擬彰皇簡。聞鵲聲。謂衆曰。喜鵲鳴。寒檜心印是渠傳。僧出曰。何必。師曰。衆中有人在。曰。同安門下。道絕人荒。師曰。湖人飲乳。返怪良醫。曰。休休。師曰。老鶴入枯池。不見魚蹤跡。

南昌府泐潭匡悟禪師。僧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恰好消息。曰。還通向上事也無。師曰。魚從下過。問。幽關未度。信息不通。時如何。師曰。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問。香煙馥郁。大啓法筵。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莫錯舉。似人。曰。怎麼。則總應如是。師曰。還是沒交涉。問。五葉芬芳。師傳何葉。師曰。五葉不相續。花開果不成。曰。豈無今日事。師曰。若是今日。卽有。曰。今日事如何。師曰。葉葉連枝秀。花開處處芳。吉安府禾山無殷禪師。福州吳氏子。七歲出家。雪峯受具後。謁九峯。峯問。汝遠遠而來。暉暉隨衆。見何境界。而可修行。由何徑路。而能出離。師曰。重昏廓闢。盲者自盲。峯乃許入室。後住禾山。諸方降歎。江南李氏召問。

曰。和尚何處來。師曰。禾山來。曰。山在甚處。師曰。人來朝鳳闕。山嶽不曾移。國主重之。命居揚州祥光院。復賜入山。兼主翠巖上藍二刹。號澄源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於汝不惜。問。仰山插鉢。意旨如何。師曰。汝問我。曰。玄沙踏倒鉢子。又作麼生。師曰。我問汝。曰。未辨真宗。如何體悉。師曰。頭大尾尖。問。咫尺之間。爲甚麼不覩師顏。師曰。且與闍黎道一半。曰。爲甚麼不全道。師曰。盡法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推倒禾山也。問。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二者。謂之真過。如何是真過。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真諦。師曰。禾山解打鼓。問。卽心卽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禾山解打鼓。問。萬法齊興時如何。師曰。禾山解打鼓。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世界崩陷。曰。爲甚如此。師曰。寧無我身。問。尊者撥眉。擊目。視育王時如何。師曰。卽今也。恁麼。曰。學人如何領會。師曰。莫非摩利支山。問。摩尼寶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露底角。師舉手曰。汝打我。復曰。汝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汝爭解打得我。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撲破著。問。已在紅爐。請師烹鍊。師曰。槌下成器。曰。恁麼則烹鍊去也。師曰。池州和尚。問。四壁打禾。中間割草。和尚赴阿那頭。師曰。甚麼處不赴。曰。恁麼則同於衆去也。師曰。小師弟子。宋太祖建隆庚申二月。示微疾。三月二日。辭衆。乃曰。後來學者未識禾山。卽今識取。珍重。言訖而寂。證法性禪師。塔曰妙相。

南昌府泐潭牟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正是著力處。上堂。僧問。百丈捲席。意旨如何。師曰。珍重。便下座。

涌泉欣禪師法嗣

台州府六通院紹禪師。初參涌泉。一日。泉問。甚處去來。師曰。燒畬來。泉曰。火後事作麼生。師曰。鐵蛇鑽不入。泉許之。住後。僧問。不出咽喉唇吻事。如何。師曰。待汝一鏹斷。斷巾子山。我亦不向汝道。問。南山有一毒蛇。如何近得。師曰。非但闍黎。千聖亦近不得。問。承聞南方有一劍話。如何是一劍。師曰。不當鋒。曰。頭落又作麼生。師曰。我道不當鋒。有甚麼頭。問。父母未生時。那人何處立。師曰。卦兆未興。孫臏失算。問。如何是大千頂。師曰。不與衆峯齊。師休夏。入天台山華頂峯晦迹。莫知所終。

### 雲蓋元禪師法嗣

長沙府雲蓋山志罕禪師。僧問。如何是須彌頂上浪滔天。師曰。文殊正作鬧。曰。正作鬧時如何。師曰。不向機前展大悲。問。如何是那邊人。師曰。鋒前不露影。句後覓無蹤。

新羅國臥龍禪師。僧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紫羅帳裏不垂手。曰。爲甚麼不垂手。師曰。不尊貴。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猢猻喫毛蟲。問。如何是潭中意。師曰。絲綸垂不到。磻溪謾放鈎。曰。如何是潭外事。師曰。日裏金烏叫。蟾中玉兔驚。

成都府彭縣天台燈禪師。僧問。古佛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中央甲第高。歲歲出靈苗。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不施功。曰。磨後如何。師曰。不照燭。問。如何是佛。師曰。紅蓮座上。不覩天冠。

### 谷山藏禪師法嗣

新羅國瑞巖禪師。僧問。黑白兩忘。開佛眼時如何。師曰。恐你守內。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深宮引不出。曰。如何是朝生王子。師曰。宮中不列位。曰。如何是末生王子。師曰。處處無標的。不展萬人機。

新羅國泊巖禪師。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古塚不爲家。曰。如何是道。師曰。徒勞車馬迹。曰。如何是教。師曰。貝葉收不盡。

新羅國大嶺禪師。僧問。古人道。祇到潼關便。卽休時如何。師曰。只是途中活計。曰。還得其中活計也無。師曰。體卽得。當卽不得。曰。既是體得。爲甚麼當不得。師曰。體是甚麼人分上事。曰。其中事如何。師曰。不作尊貴。問。如何是一切處清淨。師曰。截瓊枝。寸寸是寶。析旃檀。片片皆香。問。如何是用中無礙。師曰。一片白雲。繚亂飛。

中雲蓋禪師法嗣

長沙府雲蓋山證覺景禪師。僧問。國土晏清。功歸何處。師曰。銀臺門下不展賀。曰。轉位忘功時如何。師曰。王家事宛然。曰。如何是闔外底事。師曰。畫鼓聲終後。將軍不點頭。

雲居膺禪師法嗣

杭州府佛日本空禪師。初遊天台。嘗曰。如有人奪得我機者。卽吾師矣。尋謁雲居。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居曰。卸却業身來。與子相見。師曰。業身已卸。居曰。珠在甚麼處。師無對。遂投誠入室。後訪夾山。纔入門。見維那。那曰。此間不著後生。師曰。某甲不求挂搭。暫來禮謁和尚。維那白夾山。山許相見。師未陞塔。山便問。甚麼處來。師曰。雲居來。曰。卽今在甚麼處。師曰。在夾山頂。賴上山。曰。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師擬上塔。山曰。三道寶塔。從何而上。師曰。三道寶塔。曲爲今時。向上一路。請師一接。山便揖。師乃上塔禮拜。山問。闍黎與甚麼人同行。師曰。木上座。山曰。他何不來相看老僧。師曰。和尚看他有分。山曰。在甚麼處。師曰。在堂中。山便同師下。到堂。



中師遂取拄杖擲山面前。山曰：莫從天台得否？師曰：非五嶽之所生。曰：莫從須彌得否？師曰：月宮亦不逢。曰：恁麼則從人得也。師曰：自己尙是冤家，從人得，堪作甚麼？山曰：冷灰裏一粒豆爆，乃喚維那明窗下安排著。師曰：未審明窗還解語也無？山曰：待明窗解語，卽向汝道。夾山來日上堂，問：昨日新到在甚麼處？師出應諾。山曰：子未到雲居已前，在甚麼處？師曰：天台國清。山曰：吾聞天台有潺潺之瀑，淥淥之波，謝子遠來，此意如何？師曰：久居巖谷，不挂松蘿。山曰：此猶是春意，秋意作麼生？師良久。山曰：祇是撐船漢，不是弄潮人。來日普請，維那令送茶。師將茶去作務處，搖茶甌作聲。山回顧，師曰：釀茶三五盃，意在饅頭邊。山曰：瓶有傾茶勢，籃中幾箇甌？師曰：瓶有傾茶勢，籃中無一甌。便行茶。時衆皆舉目。師曰：大衆鶴望，請師一言。山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山曰：大衆有人也，歸去歸去。遂住。普請歸院，衆皆仰嘆。師後回浙，終于佛日，卯塔存焉。

蘇州府永光院眞禪師。上堂，言鋒若差，鄉關萬里。直須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非常之旨，人焉廋哉？問道無橫徑，立者皆危。如何得不被橫徑所侵去？師以杖驀拄其僧。僧曰：此猶是橫徑。師曰：合取口。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來往不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鐵山夜鎖千家月，金烏常照不當門。

南康府廬山歸宗第二世澹權禪師。僧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失却威音王。曰：鳴後如何？師曰：三界平沉。問：盡身供養時如何？師曰：將得甚麼來？曰：所有不惜。師曰：供養甚麼人？僧無語。問：學人爲佛法來，如何是佛法？師曰：正空閑。曰：便請商量。師曰：周匝有餘。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曰：三三兩兩。問：路逢達道

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爭能肯得人。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長安路上廁坑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枷五棒。問。通徹底人如何語道。師曰。汝祇今作麼生。曰。任性隨流。師曰。不隨流。爭得息。

祖燈大統卷第二十六終

祖燈大統卷第二十七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十三世之五

雲居膺禪師法嗣之二

南康府鳳棲山同安不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吽吽。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今日大有人從建昌來。問。一見便休去時如何。師曰。是也。更來者裏作麼。問。如何是點額魚。師曰。不透波瀾。曰。慚恥時如何。師曰。終不仰面。曰。恁麼。則不變其身也。師曰。是也。青雲事作麼生。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向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金果朝來猿摘去。玉花晚後鳳銜歸。問。終日在潭。爲什麼釣不得。師曰。玄源不隱無生寶。莫謾垂鉤向碧潭。問。澄機一句。曉露不逢時如何。師曰。太陽門下無星月。天子殿前無貧兒。問。如何是同安轉身處。師曰。曠劫不曾沉玉露。目前豈滯大陽機。問。險惡道中如何進步。師曰。玄身透過千差路。碧海無波往卽難。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一片玉輪今古在。豈同漁父

夜沉鉤。問。如何是大勿慚愧底人。師曰。空王不坐無生殿。迦葉堂前不點燈。問。無情還解說法也無。師曰。玉犬夜行。不知天曉。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要踢要拳。問。纔有言詮。盡落今時。不落言詮。請師直說。師曰。木人解語非干舌。石女拋梭豈亂絲。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卽同魔說。此理如何。師曰。孤峯迴秀。不挂煙蘿。片月行空。白雲自在。新到參。師問。甚麼處來。曰。湖南。師曰。還知同安者裏風雲體道。花檻璇璣麼。曰。知。師曰。非公境界。僧便喝。師曰。短販樵人。徒誇書劍。僧擬進語。師曰。劍甲未施。賊身已露。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藕絲繫大象。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鐵鎖鎖泥牛。問。不傷王道事如何。師曰。喫粥喫飯。曰。莫便是不傷王道也無。師曰。遷流左降。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恁麼人。曰。親宮事如何。師曰。道甚麼。問。如何是毘盧師。師曰。闍黎在甚麼處出家。問。迷頭認影。如何止。師曰。告阿誰。曰。如何卽是。師曰。從人覓卽轉遠也。曰。不從人覓時如何。師曰。頭在甚麼處。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面前佛殿。問。片玉無瑕。請師不觸。師曰。落汝後。問。如何是同安一隻箭。師曰。腦後看。曰。腦後事如何。師曰。過也。問。將來不相似。不將來時如何。師曰。甚麼處著。問。未有者箇時。作麼生行履。師曰。尋常又作麼生。曰。恁麼。則不改舊時人也。師曰。作何行履。問。如何是異類中人。師曰。露地藏白牛。壺中明月。看經次。見僧來參。遂以衣袖蓋却頭。僧近前。作弔慰勢。師放下衣袖。提起經曰。會麼。僧却以衣袖蓋頭。師曰。蒼天蒼天。

有口祇解喫飯。問。溫伯雪與仲尼相見時如何。師曰。此間無恁麼人。問。不識不見。請師道出。師曰。不昧。曰。不昧時作麼生。師曰。汝喚作甚麼。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焰裏牡丹花。問。如何是無心道人。師曰。丹霞放火燒。

長沙府水西南臺和尚。僧問。如何是此間一滴水。師曰。入口卽挾出。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不因闍黎問。老僧亦不知。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靴頭線綻。

徽州府朱谿謙禪師。韶國師行脚時到。參次。聞犬齧靈鼠聲。國師便問。是甚麼聲。師曰。犬齧靈鼠聲。國師曰。既是靈鼠。爲甚麼却被犬齧。師曰。齧殺也。國師曰。好箇犬。師便打。國師曰。莫打。某甲話在。師休去。因饒州刺史與師造佛殿。偕僧同看次。師曰。此殿著得甚麼佛。曰。著卽不無。有人不肯。師曰。我不問那箇人。曰。恁麼則某甲亦未曾祇對。師便珍重。後遷兜率而終。

揚州府豐化禪師。僧問。如何是敵國一着棋。師曰。下來看。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把一片來。問。上無片瓦。下無卓錫。時如何。師曰。莫飄露麼。問。不具得失時如何。師曰。道甚麼。

南康府雲居第二世昭化道簡禪師。范陽人。初造雲居謁膺。膺與語連日。大奇之。乃誠令刻苦事衆。於是師躬操井臼。司樵爨。分掌寺務。不妨商略古今。衆莫有知者。以臘高爲堂中第一座。先是高安洞山有神靈甚。膺住三峯時。受服役。旣來雲居。神亦隨至。舍於枯樹之下。樹因漸茂。號安樂樹神。屬膺將順寂。主事請誰堪繼嗣。膺曰。堂中簡。主事雖承言。而意不在師。謂當簡擇堪說法者。僉屬意第二座。而姑請師。師旣夙受記。無所辭遜。卽攝衆演法。主事大沮。師察其情。潛遯去。是夕安樂樹神號泣。詰旦。主事懼。率衆追至麥莊。悔過。



迎歸。聞空中連聲唱曰。和尚來也。於是一衆欽服。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隨處得自在。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師曰。是。曰。爲甚麼却在釋迦會下聽法。師曰。他不爭人我。問。橫身蓋覆時如何。師曰。還蓋覆得麼。問。蛇子爲甚麼吞却蛇。師曰。在裏不傷。問。諸聖道不得處。和尚還道得麼。師曰。汝道甚麼處是諸聖道不得處。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爲甚麼闍黎偏逢。問。孤峯獨宿時如何。師曰。閑却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峯獨宿。師壽八十餘。無疾而寂。廬州帥張崇建石塔于本山。至今存焉。南康府廬山歸宗寺第三世懷惲禪師。僧問。無佛無衆生時如何。師曰。甚麼人如此問。問。水清魚現時如何。師曰。把一箇來。僧無對。問。如何是五老峯。師曰。突兀地。問。截水停輪時如何。師曰。磨不轉。曰。如何是磨不轉。師曰。不停輪。問。如何是塵中子。師曰。灰頭土面。問。學人不到處。請師說。師曰。汝不到甚麼處來。問。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時如何。師曰。正恁麼時。作麼生。曰。不同無聞說。師曰。是甚麼人。南昌府大善慧海禪師。僧問。不坐青山頂時如何。師曰。且道是甚麼人。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不占上。問。靈泉忽湧時如何。師曰。從甚麼處來。問。如何道卽不違於師。師曰。莫惜口。曰。道後如何。師曰。道甚麼。問。如何道得相親去。師曰。快道。曰。恁麼則不道也。師曰。用口作甚麼。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三界平沈。師後住百丈而終。

常德府德山第七世和尚。僧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祇恁麼。僧良久。師曰。汝更問。僧再問。師乃喝出。南康府雲居第三世昌禪師。僧問。相逢不相識時如何。師曰。旣相逢。爲甚麼不相識。問。紅爐猛焰時如何。

師曰。裏頭是甚麼。問。不受商量時如何。師曰。來作甚麼。曰。來亦不商量。師曰。空來何益。問。方丈前容身時如何。師曰。汝身大小。

池州府稽山章禪師。在投子作柴頭喫茶次。子謂師曰。森羅萬象。總在裏許。師將茶潑却曰。森羅萬象。在甚麼處。子曰。可惜一碗茶。師後謁雪峯。峯問。莫是章柴頭麼。師乃作輪椎勢。峯肯之。

安慶府大梵和尚。僧問。如何是學人願望處。師曰。井底架高樓。曰。恁麼。則超然去也。師曰。何不擺手。

新羅國雲住和尚。僧問。諸佛道不得。甚麼人道得。師曰。老僧道得。曰。諸佛道不得。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曰。諸佛是我弟子。曰。請和尚道。師曰。不是對君王。好與二十棒。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夜半石牛吼。曰。來後如何。師曰。特地使人愁。問。既是普眼。爲甚不見普賢。師曰。祇爲貪程太速。

南康府雲居第四世達空懷岳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不鑒照。曰。忽遇四方八面來時作麼生。師曰。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曰。大好不鑒照。師便打。問。如何是一丸療萬病底藥。師曰。汝患甚麼病。問。如何是本來瑞草。師曰。好手拈不出。曰。如何是無根樹。師曰。處處著不得。

陞珏和尚。僧問。學人不負師機。還免披毛戴角也無。師曰。閻黎也可畏。對面不相識。曰。恁麼。則吞盡百川水。方明一點心。師曰。雖脫毛衣。猶披鱗甲。曰。好采。和尚具大慈悲。師曰。盡力道。也出老僧格不得。

曹山寂禪師法嗣

撫州府曹山智炬光慧禪師。參元證。問。古人提持那邊事。學人如何體悉。山曰。退步就己。萬不失一。師於是頓忘前解。乃辭徧參。至三祖。因看經次。僧問。衲僧心不挂元字脚。何得多學。師曰。文字性異。法法體空。迷則

句句瘡疣。悟則言言般若。苟無取捨。何害圓伊。後到瑞州。衆請住龍泉。上堂。良久曰。雪峯和尚。爲人如金翅鳥入海取龍相似。僧出問。未審和尚此間爲人。又且如何。師曰。甚處去來。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不禮拜。更待何時。問。如何是密傳底心。師良久。僧曰。恁麼。則徒勞側耳也。師喚侍者來。燒香著。問。古人道。如紅爐上一點雪。意旨如何。師曰。惜取眉毛好。問。如何指示。卽時中得不昧去。師曰。不可雪上更加霜。曰。恁麼。則全因和尚去也。師曰。因箇甚麼。問。如何是妙明真性。師曰。款款莫磕損。上堂。良久。僧出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未審放過不放過。師默然。問。古人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意旨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也是廚寒甑足塵。上堂。舉拄杖曰。從上皆留此一路方便接人。有僧出曰。和尚又是從頭起也。師曰。謝相委悉。問。機關不轉。請師商量。師曰。啞得我口麼。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放憨作麼。問。如何是文殊。師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卽今事如何。師曰。正是第二月。問。如何是如來語。師曰。猛風可纏縛。問。如何履踐。卽得不昧宗風。師曰。須知龍泉好手。曰。請和尚好手。師曰。却憶鍾子期。問。古人道。若記一句。論劫作野狐精。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龍泉僧堂未曾鎖。曰。和尚如何。師曰。風吹耳朵。問。如何是一句。師曰。無聞。曰。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恰似不道。曰。如何是和尙爲人一句。師曰。汝是九色鹿。問。抱璞投師時如何。師曰。不是自家珍。曰。如何是自家珍。師曰。不琢不成器。

瑞州府洞山第四世道延禪師。始因先曹山垂語云。有一人向萬丈崖頭騰身直下。此是甚麼人。衆無對。師出曰。不存。山曰。不存箇甚麼。師曰。始得撲不碎。山深肯之。後有僧問。請和尚密付真心。師曰。欺者裏無人作麼。

衡州府衡陽育王山弘通禪師。僧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混沌。曰。分後如何。師曰。混沌。上堂。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不到底。今夜山僧不避羞恥。與諸尊者共譚。良久曰。莫道錯珍重。問。學人有病請師醫。師曰。將病來看。曰。便請。師曰。還老僧藥價錢來。問。曹源一路卽不問。衡陽江畔事如何。師曰。紅爐焰上無根草。碧潭深處不逢魚。問。心法雙忘時如何。師曰。三脚蝦蟆背大象。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老僧毛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直待文殊過。卽向你道。曰。文殊過也。請和尚道。師便打。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渾身不直五文錢。曰。太恁貧寒生。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家豐儉。問。如何是急切處。師曰。鍼眼裏打筋斗。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回光影裏見方親。

撫州府金峯玄明從志禪師。僧問。如何是金峯正主。師曰。此去鎮縣不遙。闍黎莫造次。曰。何不道取。師曰。口如磔盤。問。千峯萬峯。那箇是金峯。師乃斫額。問。千山無雲。萬里絕霞時。如何。師曰。飛猿嶺那邊。何不猛吐却。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壁邊有鼠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峯門前無五里牌。新到參。師曰。不用通時暄。第一句道將來。曰。孟春猶寒。伏惟和尚。師曰。猶有者箇在。曰。不可要人點檢去也。師曰。誰僧指自身。師曰。不妨遭人點檢。拈起枕头示僧曰。一切人喚作枕头。金峯道不是。僧曰。未審和尚喚作甚麼。師擲下枕头。僧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你喚作甚麼。僧曰。枕头。師曰。落在金峯窠裏。問。金盃滿酌時如何。師曰。金峯不勝酩酊。僧掃地次。師問。作甚麼。僧豎起苕帚。師曰。猶有者箇在。曰。和尚適來見箇甚麼。師豎起拄杖。僧參纔入。師便打。僧曰。是是。師又打。僧曰。是不是。師作禮拜勢。僧作拓勢。師曰。老僧眼暗。闍黎耳聾。曰。將飯餒魚。還須克己。師曰。施食得長壽報。問。僧甚處來。僧近前。良久。師曰。闍黎參見甚麼人。曰。



參甚麼碗。師曰。金峯有過。曰。是是。師不顧。僧參。師問甚處來。曰。東國來。師曰。作麼生過得金峯關。曰。公驗分明。師曰。試呈似金峯看。僧展兩手。師曰。金峯關從來無人過得。曰。和尚還過得麼。師曰。波斯喫胡椒。問僧。姓甚麼。曰。姓何。師曰。至竟不脫俗。曰。因師致得。師曰。若恁麼過在金峯。曰。不敢。師曰。灼然金峯有過。僧問訊次。師把住曰。輒不得向人道。我有一則因緣舉似你。僧作聽勢。師與一掌。僧曰。爲甚麼打某甲。師曰。我要者話行。看經次。駢道者來。師擎起經。作攬衣勢。以目視之。駢提起坐具。以目視師。師曰。一切人道你會禪。駢曰。和尚作麼生。師笑曰。草賊大敗。問。是身無知。如土木瓦石。此意如何。師下禪牀。扭僧耳朵。僧負痛作聲。師曰。今日始捉着箇無知漢。僧作禮出去。師召闍黎。僧回首。師曰。若到堂中。不可舉着。曰。何故。師曰。大有人笑金峯老婆心。上堂。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僧便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師曰。問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師曰。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見僧來。乃舉手曰。此是大人分上事。你試通箇消息看。曰。某甲不欲瞞和尚。師曰。知孝養人也。還稀有。曰。莫是大人分上事麼。師曰。老僧瞞闍黎。曰。到者裏不易辨白。師曰。灼然灼然。僧禮拜。師曰。發足何處。曰。祇者裏。師曰。不唯自瞞。兼瞞老僧。上堂。我若舉來。又恐遭人脣吻。不舉。又遭人笑怪。於其中間。如何卽是有僧纔出。師便歸方丈。至晚。別僧請益。曰。和尚今日爲甚不答者僧話。師曰。大似失錢遭罪。僧侍次。師曰。舉一則因緣。汝第一不得亂會。曰。請和尚舉。師豎起拂子。僧良久。師曰。知道闍黎亂會。僧以目視東西。師曰。雪上更加霜。一日。見僧來。便起身。僧便出去。師曰。恰共昨日那師僧見解不別。僧遂回曰。昨日僧道甚麼。師曰。恰與麼問。曰。知道金峯有眼。師曰。金峯且置。你今日何處喫飯。曰。通著卽不中。師曰。與麼則無來處也。曰。老婆心堪作恁

麼。師曰。金峯問僧。不會。弱他就中。闍黎無話處。曰。豈是分外。師曰。小慈妨大慈。問僧。發足甚處。曰。趙州。師曰。趙州法嗣何人。曰。南泉。師曰。你何曾離趙州。曰。未審和尚尊意何如。師曰。趙州實嗣南泉。僧至晚請益。曰。今日蒙和尚慈悲。某甲未曾請和尚指示。師曰。若到別處。莫道後語。是金峯底。曰。爲甚如此。曰。恐辱他趙州。一日上堂。喫胡餅次。乃拈一箇。從上座板頭轉一匝。大眾見一一合掌。師曰。假饒十分擡起手。也只得一半。至晚間。有僧請益。曰。今日和尚行胡餅。見衆僧合掌。曰。假饒十分擡起手。也只得一半。請和尚全道。師以手作拈餅勢。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金峯也始道得一半。問。如何是非言之言。師曰。不加文彩。問。四海晏清時如何。師曰。猶是堦下漢。上堂。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還有人道得麼。如有人道得。金峯分半院與他住。時有僧出作禮。師曰。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便下座。僧辭。師問何處去。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若到諸方。切忌道著金峯爲人處。曰。已領尊旨。師曰。忽有人問你作麼生。僧提起袈裟角。師曰。捷弱於闍黎。後住金陵報恩院。示滅。敕謚圓廣禪師。塔曰歸寂。

襄陽府鹿門山華嚴處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有鹽無醋。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柴門草戶。謝子經過。問。祖祖相傳。是甚麼物。師曰。金襴袈裟。問。如何是道人。師曰。有口似鼻孔。問。如何是箇中般若。師曰。佛殿挾頭六百卷。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山下李家使牛去。曰。還許學人相隨也。無。師曰。汝若相隨。莫同頭角。曰。諾。師曰。合到甚麼處。曰。佛眼辨不得。師曰。若不放過。亦是茫茫。問。如何是鹿門高峻處。師曰。汝曾上主山也無。問。如何是禪。師曰。鸞鳳入雞籠。曰。如何是道。師曰。藕絲牽大象。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此箇還壞也無。師曰。臨崖看滌眼。特地一場愁。問。如何是和尙轉身處。師曰。昨

夜三更失却枕头。問一句下豁然時如何。師曰。汝是誰家子。上堂。一片凝然光燦爛。擬意追尋卒難見。瞥然撞著豁情人。大事分明總成辦。實快活。無繫絆。萬兩黃金終不換。任他千聖出頭來。總是向渠影中現。撫州府曹山第二世了悟慧霞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曹山不如曰。出世後如何。師曰。不如曹山。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曹山在裏許。曰。還求出也無。師曰。在裏許即求出。僧侍立。師曰。道者可煞熱。曰。是。乃問。祇如熱向甚處回避。師曰。向鑊湯鑪炭裏回避。曰。祇如鑊湯鑪炭裏。作麼生回避。師曰。衆苦不能到。

衡州府華光範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指僧堂曰。此間僧堂無門戶。問僧。曾到紫陵麼。曰。曾到。師曰。曾到鹿門麼。曰。曾到。師曰。嗣紫陵即是。嗣鹿門即是。曰。即今嗣和尚還得麼。師曰。人情不打。即不可便打。問。非隱顯是學人。阿那箇是和尙。師曰。盡乾坤。曰。此猶是學人。阿那箇是和尙。師曰。適來道不錯。

處州府廣利容禪師。初住貞溪。僧參。師豎拂子曰。貞溪老漢。還具眼麼。僧曰。某甲不敢見人過。師曰。老僧死在闍黎手裏。僧以手指胸便出去。師曰。闍黎參見先師來。至晚請喫茶了。僧拈起盞子曰。者箇是諸佛出世邊事。作麼生是未出世邊事。師以手撥却盞曰。到闍黎死在老僧手裏。僧曰。五里牌在郭門外。師曰。無故惑亂師僧。僧遂起謝茶。師曰。特謝闍黎相訪。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謝闍黎道破。問。西院拍手笑呵呵。意作麼生。師曰。捲上簾子着。問。如何得明自己。師曰。不用明。曰。爲甚麼不用明。師曰。不見道自己事。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師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魯祖面壁。上堂。僧問。千途路絕。語思不通時如何。師曰。猶是塔下漢。曰。如何是塔上漢。師曰。龍樓不舉手。乃曰。作麼生是尊貴底人。試道看。莫祇向長連牀土坐地。

見他人不肯。忽被明眼人拶著。便向鐵圍山裏藏身。若到廣利門下。須道得第一句。若道得。卽開一線與兄弟商量。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將謂是異國舶主。元來是此郡商人。

泉州府廬山小谿院行傳禪師。青原周氏子。剃染于本州石鍾院。兼具福州之太平。住後。僧問。久嚮廬山石門。爲甚麼入不得。師曰。鈍漢。僧曰。忽遇猛利者。還許入也無。師曰。喫茶去。

成都府布水巖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一回思著一傷心。問。寶劍未磨時如何。師曰。用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觸不得。

成都府西禪和尚。僧問。佛是摩耶生。未審和尚是誰家子。師曰。水上卓紅旗。問。三十六路阿那一路最妙。師曰。不出第一手。曰。忽被出頭時如何。師曰。背着地也不難。

西安府華州草菴法義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爛炒浮漚時飽喫。問。擬心卽差。動念卽乖。學人如何進道。師曰。有人常擬。爲甚麼不差。曰。和尚卽得。爭奈學人何。師曰。紅焰蓮花朵朵開。問。如何是和

尚得力處。師曰。如盲似聾。曰。不會。師曰。恰與老僧同參。

韶州府華嚴和尚。宋□宗嘗詔入內問道。僧錄問。法身無相。不可言宣。皇帝詔師。將何接引。師曰。金鐘迴出雲中響。萬里歸朝賀聖君。問。既是華嚴。還將得華來麼。師曰。孤峯頂上千枝秀。一句當機悅聖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驚天動地。曰。還當也無。師曰。靈機永布千家月。紙者如今萬世傳。問。如何是道。師曰。靈樹無橫枝。天機道合同。

龍牙遁禪師法嗣



長沙府報慈匡化藏嶼禪師。僧問。心眼相見時如何。師曰。向汝道甚麼。問。如何是實見處。師曰。絲毫不隔。曰。恁麼則見也。師曰。南泉甚好去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昨夜三更送過江。問。臨機便用時如何。師曰。海東有果樹頭心。問。如何是真如佛性。師曰。阿誰無。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郴連道永。問。和尚年多少。師曰。秋來黃葉落。春到便花開。師嘗作真贊曰。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一日。師在帳內坐。僧問。承師有言。不是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露。師乃撥開帳。問僧。甚處來。曰。臥龍來。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經冬過夏。師曰。龍門無宿客。爲甚麼在彼許多時。曰。師子窟中無異獸。師曰。汝試作師子吼看。曰。某甲若作師子吼。卽無和尚。師曰。念汝新到。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湖南境。師曰。艘船戰棹。曰。還許學人遊翫也無。師曰。一任闍黎打燈。問。情生智隔。相變體殊。祇如情未生時如何。師曰。隔。曰。情未生時。隔箇甚麼。師叱曰。者箇梢郎子。未遇人在。問。如何是龍牙山。師曰。益陽那邊。曰。如何卽是。師曰。不擬。曰。如何得不擬去。師曰。恁麼則不是。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良久。却召僧。僧應諾。師曰。你去。別時來。上堂。垂語曰。一句徧大地。一句纔問便道。一句問亦不道。僧便問。如何是徧大地句。師曰。無空闕。曰。如何是纔問便道句。師曰。低聲低聲。曰。如何是問亦不道句。師曰。便合知時。

襄陽府含珠山審哲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深深處。師曰。寸釘纔入木。九牛拽不出。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三門前神樹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貧兒抱子渡。恩愛競隨流。問。僧有亦不是。無亦不是。不有不無亦不是。汝本來名箇甚麼。曰。學人已具名了。師曰。具名卽不無。畢竟名箇甚麼。曰。祇者莫便是否。師曰。且喜沒交涉。曰。如何卽是。師曰。親切處。更請一問。曰。學人道不得。請和尚道。師曰。別日來。與汝道。曰。卽今爲

甚麼不道。師曰。覓箇領話人不可得。問僧。張王李趙不是汝本來姓。汝本來姓箇甚麼。曰。與和尚同性。師曰。同性卽且從汝。本來姓箇甚麼。曰。待漢水逆流。却向和尚道。師曰。卽今爲甚麼不道。曰。漢水逆流也未。師休去。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別安排。又爭得。曰。不安排時如何。師曰。無位真人。

西川存禪師。僧問。學人解問諸訛句。請師舉起訝人機。師曰。巢父不牽牛。許由不洗耳。問。具足底人來。師還接否。師便打。

華嚴靜禪師法嗣

鳳翔府紫陵定覺匡一禪師。初到蟠龍。見僧問。碧潭清似鏡。蟠龍何處安。龍曰。沈沙不見底。浮浪足巔峴。師不肯。龍請師道。師曰。金龍迴透青霄外。潭中豈滯玉輪機。龍肯之。住後。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來。師曰。石牛步步火中行。返顧休銜日中艸。問。智識路絕。思議併忘時。如何。師曰。停囚長智。養病喪軀。

九峯滿禪師法嗣

南康府建昌同安院威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路邊神廟子。見者盡擎拳。曰。見後如何。師曰。室內無靈牀。渾家不著孝。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玉兔不曾知曉意。金烏爭肯夜頭明。問。如何是同安一曲。師曰。靈琴不引人間韻。知音豈度伯牙門。曰。未審何人和得。師曰。木馬嘶時從彼聽。石人拊掌阿誰知。曰。或遇知音時如何。師曰。知音不度耳。達者豈同聞。一日遊山。大衆隨後。師曰。塔前翠竹。砌下黃花。古人道。眞如般若。同安卽不然。有僧曰。古人也好和尚。師曰。不貪香餌味。可謂碧潭龍。曰。諸方眼目。不怪淵明。師曰。閣黎閉目中秋坐。却笑月無光。曰。塔前翠竹。砌下黃花。又作麼生。師曰。安南未伏。塞北那降。僧禮拜。

師曰。名稱普聞。問僧。寅晡飲啄。無處藏身。你道有此道理麼。曰。和尚作麼生。師打一拂子。僧曰。撲手征人。徒誇好手。師曰。握鞭側帽。豈是闍黎。曰。今古之道。何處藏身。師曰。闍黎作麼生。僧珍重。便出。師曰。未在。

### 青林虔禪師法嗣

韶州府龍光禪師。僧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越國君王曾按劍。龍光一句不曾虧。上堂。良久。曰。不煩珍重。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胡風一扇。漢地成機。問。如何是龍光一句。師曰。不空羅索。曰。學人不會。師曰。噯。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拊掌顧視。問。賓頭盧一身。爲甚麼赴四天下供。師曰。千江同一月。萬戶盡逢春。問。如何是極則爲人處。師曰。慇懃囑付後人看。

襄陽府鳳凰山石門獻蘊禪師。京兆人。初問青林。如何用心。得齊於諸聖。林仰面良久。曰。會麼。師曰。不會。林曰。去。無子用心處。師禮拜下。忽契悟。更不他遊。遂典園頭。一日歸。侍立次。林曰。子今日作甚麼來。師曰。種菜。來。林曰。徧界是佛身。子向甚處種。師曰。金鉏不動土。靈苗在處生。林欣然。來日入園。喚蘊闍黎。師應喏。林曰。剩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師曰。若是無影樹。豈受栽邪。林曰。不受栽。且止。你會見他枝葉麼。師曰。不會見。林曰。既不會見。爭知不受栽。師曰。祇爲不會見。所以不受栽。林曰。如是如是。林將順寂。召師。師應諾。林曰。日轉西山後。不須取次安。師曰。雪滿金檀樹。靈枝萬古春。林曰。或有人問你金針線囊事。子道甚麼。師曰。若是毛羽相似者。某甲終不敢造次。初住南嶽蘭若。未幾。遷夾山。道由潭州。時楚王馬氏出城延接。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大道。師曰。好大哥。御駕六龍。千古秀玉街。排仗出金門。王大喜。延入天冊府。供養數日。送至夾山。開堂。僧問。今日一會。何異靈山。師曰。天垂寶蓋重重異。地湧金蓮葉葉新。曰。未審將何法示人。師曰。無絃。

琴韻流沙界。清音普應大千機。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一曲宮商纔品弄。辨寶還他碧眼胡。曰。恁麼。則清流分洞下。滿月照青林去也。師曰。多子塔前分的意。至今異世度洪音。問。如何是夾山正主。師曰。好手須知欒布作。韓光虛妄立功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玉璽不離天子手。金箱豈許外人知。問。不落機關。請師便道。師曰。湛月迅機無可比。君今曾問幾人來。曰。卽今問和尚。師曰。好大哥。雲綻不須藏九尾。恕君殘壽速歸丘。以蠻夷作亂。遂離夾山。至襄州。創石門寺。再振玄風。上堂。琉璃殿上光輝。而日日無私。七寶山中晃耀。而頭頭有據。泥牛運步。木馬嘶聲。野老謳歌。樵人舞袖。太陽路上。古曲玄音。林下相逢。更有何事。僧問。月生雲際時如何。師曰。三箇孩兒抱花鼓。好大哥。莫來攔我毬門路。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常騎駿馬驟高樓。鐵鞭指盡湖山路。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遍界黃金無異色。往來遊子罷追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無相不居凡聖位。經行鳥道沒蹤由。問。猛虎當軒時如何。師曰。性命不存。曰。恁麼。則遭他毒手。師曰。一任齧嚼。問。如何是淨土中人。師曰。披毛遊火聚。戴角混塵泥。問。道界無窮際。通身絕點痕時如何。師曰。渺渺白雲漫雪嶽。轉身玄路莫遲遲。曰。未審轉身路在甚麼處。師曰。石人舉手分明記。萬年枯骨笑時看。問。如如不動時如何。師曰。有甚麼了日。曰。如何卽是。師曰。石戶非關鎖。因般若寺遭焚。有人問曰。既是般若。爲甚麼被火燒。師曰。萬里一條鐵。師應機多云。好大哥。時稱大哥和尚。襄陽府萬銅山第一世廣德義禪師。因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山前人不往。山後更茫茫。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無力登山水。茅戶絕知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始嗟黃葉落。又見柳條青。問。盡大地是箇死屍。向甚麼處葬。師曰。北邙山下。千丘萬丘。不安次。僧問。和尚患箇甚麼。太羸瘦生。師曰。無思不



墜的。曰。怎麼。則已知和尚病源也。師曰。你道老僧患甚麼。曰。和尚忌口好。師便打。問。如何是佛。師曰。畫戟門開見墜仙。僧後問悟空。畫戟門開見墜仙。意旨如何。空曰。直饒親見釋迦來。智者咸言不是佛。安陸府芭蕉和尚。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攏摠一木盆。問。如何是道。師曰。或橫三。或豎五。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罷舉雲中信。半夜太陽輝。眞定府定州石藏慧炬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樹帶滄浪色。山橫一抹青。問。如何是伽藍。師曰。祇者箇。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作麼作麼。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喫茶去。

### 白馬儒禪師法嗣

漢中府青剎山如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底籃子拾生菜。問。如何是青剎境。師曰。三冬華木秀。九夏雪花飛。

### 北院通禪師法嗣

西安府香城和尚。初參北院。問。一似兩箇時如何。院曰。一箇賺汝。師乃有省。僧問。三光景色。謝。照燭事如何。師曰。朝邑峯前卓五彩。曰。不涉文彩。事作麼生。師曰。如今特地過江來。問。向上一路。請師舉唱。師曰。釣絲鉤不出。問。牛頭還得四祖意否。師曰。沙書下點落千字。曰。下點後如何。師曰。別將一撮俵人天。曰。怎麼則人人有分也。師曰。汝又作麼生。問。囊無繫蟻之絲。廚絕聚蠅之糝。時如何。師曰。日捨不求。思從妄得。

### 白水仁禪師法嗣

西安府重雲智暉禪師。咸寧高氏子。總角時。好遊佛宇。志在出家。父母不能止。禮圭峯溫剃度。後謁白水。獨

領微言。尋回洛。卜于中灘。創溫室院。常施水給藥爲事。有比丘患白癩。衆惡之。唯師與之摩洗如常。俄有神光異香。旣而訝之。遂失所在。遺瘡痂馨香酷烈。遂聚而塑觀音像以藏之。後梁開平庚午。還終南圭峯舊居。一日。閑步巖岫間。如常寢處。倏覩摩訶數珠銅瓶。櫻笠觸之卽壞。謂侍者曰。此吾前身道具耳。卽其處建寺。以酬宿因。當薙草間。有祥雲蔽日屯峯頂。久而不散。因目爲重雲山。猛獸皆自引去。塞龍潭以通徑。龍亦他徙。後唐明宗賜額曰長興。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早是忘却。不憶塵生。曰。如何是隨照失宗。師曰。家遭劫賊。曰。不憶塵生。如何是進身一路。師曰。足下已生草。前程萬丈坑。問。要路坦然。如何踐履。師曰。我若指汝。則南北東西去也。問。如何是重雲秤。師曰。任將天下勘。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堆泥土。問。如何是截鐵之言。師曰。寧死不犯。問。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曰。重雲記不得。問。如何是重雲境。師曰。四時不開花。三冬盛芳草。師闡法四十餘年。節度使王彥超。微時常從師遊。欲爲僧。師熟視曰。汝世緣深。當爲我家垣牆。超後果鎮永興。申弟子禮。師將順世。先與超言別。囑護法門。超泣曰。師忍棄弟子乎。師笑曰。借千年終當一別。及歸。書偈示衆曰。我有一間舍。父母爲修蓋。住來八十年。近來覺損壞。早擬移別處。事涉有憎愛。待他摧毀時。彼此無妨礙。乃跣趺而逝。當後周顯德丙辰七月廿四日也。壽八十四。臘六十四。塔于本山。

杭州府瑞龍院幼璋禪師。唐相國夏侯孜猶子也。大中初。伯父司空出鎮廣陵。師方七歲。遊慧照寺。聞誦法華。志求出家。伯不允。師爲絕飲食。因而許之。禮慧遠爲師。十七具戒。二十五遊方。薯山白水。咸受心訣。咸通壬辰。至江陵。騰騰和尚囑之曰。汝往天台。尋靜而棲。遇安卽止。憇憇和尚亦撫而記曰。汝却後四十年。有巾

子山下菩薩王於江南。當此時。吾道昌矣。尋抵天台山。於靜安鄉創福唐院。乃契騰騰之言。又住隱龍院。中和甲辰。浙東饑疫。師於溫台明三郡收瘞遺骸。時謂悲增大士。乾寧中。雪峯嘗過遊。遺樓欄拂子而去。天祐丙寅。錢尚父遣使童建。賁衣服香藥入山。請至府庭。署志德大師。就館功臣堂。日親問法。將辭歸山。王加戀慕。於府城建瑞龍院。文穆王改爲寶山院延請開法。則慙慙懸記應矣。上堂。老僧頃年遊歷江外。嶺南。荆湖。但有知識。無不參問。蓋爲今日與諸人聚會。各要知箇去處。然諸方終無異說。祇教當人歇却狂心。休從他覓。但隨方任真。亦無真可任。隨時受用。亦無時可用。設垂慈苦口。且不可呼晝作夜。更饒善巧。終不能指東爲西。脫或能爾。自是神通作怪。非干我事。若是學語之流。不自省己知非。直欲向空裏採花。波中取月。還著得心力麼。汝今各且退思。忽然肯去。始知瑞龍老漢。事不獲已。迺回太甚。還肯麼。時有僧問。如何是瑞龍境。師曰。道汝不見得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後生可畏。問。廓然無雲。如何是中秋月。師曰。最好是無雲。曰。恁麼。則一輪高挂。萬國同觀去也。師曰。捏目之子。難與言。後唐天成丁亥四月。乞塔基于尚父。父於西關建塔。創院塔畢。師辭尚父。囑以護法。尅期順寂。壽八十有七。臘七十。

祖燈大統卷第二十七終

祖燈大統卷第二十八

△少林第十三世之六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疎山仁禪師法嗣

撫州府疎山第二世證禪師。初參先疎山。得旨後。歷諸方。謁投子。子問。近離甚處。曰。延平。子曰。還將得劍來麼。曰。將得來。子曰。呈似老僧看。師乃指面前地。子便休。至晚。問侍者。新到在麼。者曰。當時去也。子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住後。僧問。如何是就事學。師曰。著衣掃地。曰。如何是就理學。師曰。騎牛去穢。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溥濟不收。問。如何是聲色混融句。師曰。不辨消不及。曰。如何是聲色外別行一句。師曰。難逢不可得。問。親切處乞一言。師以拄杖敲之。僧曰。爲甚麼不道。師曰。得怎麼不識好惡。

南昌府奉新百丈第十世明照安禪師。新羅人。僧問。一藏圓光。如何是體。師曰。勞汝遠來。曰。莫便是一藏圓光麼。師曰。更喫一椀茶。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手巾尺半布。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未有一個人不問。問。如何是極則處。師曰。空王殿裏登九五。野老門前不立人。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未認得時作麼生。問。如何是毘盧師。師曰。人天收不得。曰。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義例明分。

瑞州府黃檗山第二世慧禪師。洛陽人。少出家。業經論。因受菩薩戒。歎曰。世間泡幻身命。何可留戀。由是置講論。欲以身捐水中。飼鱗甲類。偶二禪者策發。師乃同志參尋。屬關津嚴緊。乃謂守吏曰。吾非翫山水。誓求祖道。他日必不忘恩也。吏者察其志。遂不苛留。直造疎山。上法堂。先顧視大眾。然後致問曰。剎那便去時如何。山曰。畱塞虛空。汝作麼生去。師曰。畱塞虛空。不如不去。山便休。師下堂。參第一座。座曰。適來祇對甚奇特。師曰。此乃率爾。敢望慈悲開示。座曰。一剎那間。還有擬議否。師於言下頓省。住院後。僧問。黃檗一路荒來久。今日當陽事若何。師曰。虛空不假金鎚鍊。日月何曾待照人。師示滅。塔于本山。肉身至今如生。



河南府長水靈泉歸仁禪師。初問疎山。枯木生花。始與他合。是者邊句。是那邊句。山曰。亦是者邊句。師曰。如何是那邊句。山曰。石牛慣吐三春霧。靈雀不棲無影林。師於是領旨。住後。僧問。如何是靈泉家風。師曰。十日作活九日病。曰。此病如何。師曰。回避不得。曰。還療得也無。師曰。耆婆稽首。醫王皺眉。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牛馬同羣放。曰。還分不分。師曰。夜半崑崙穿市過。午後烏雞帶雪飛。問。急切相投時如何。師曰。見佛似冤家。問。如何是靈泉竹。師曰。不從栽種得。曰。還變動也無。師曰。三冬戴雪節難改。九夏凝霜色轉鮮。問。如何是靈泉心印。師曰。不傳不受。曰。或遇交代時如何。師曰。淮南船子看洛陽。問。六國未寧時如何。師曰。作亂者誰。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仰面獨揚眉。回頭自拍手。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騎牛戴席帽。過水著靴衫。問。如何是無問而自說。師曰。死人口裏活人舌。曰。未審是何人領會。師曰。無角水牯牛。問。如何是靈泉活計。師曰。東壁打倒西壁。曰。憑個甚麼過朝夕。師曰。折腰鑪子無煙火。曰。二時將何奉獻。師曰。野老共炊無米飯。溪邊大會不來人。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恰似個屠兒。曰。如何行履。師曰。破齋犯戒。曰。究竟作麼生。師曰。因不收。果不入。俗士問。俗人還許會佛法否。師曰。那個臺無月。誰家樹不春。問。如何是靈泉境。師曰。枯椿花爛熳。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子規啼斷後。花落布堦前。德安府隨州護國院守澄淨果禪師。上堂。諸方老宿。盡在曲盤木牀上爲人。及問著祖師西來意。未曾有一人當頭道著。時有僧問。請和尚當頭道。師曰。河北驢鳴。河南犬吠。問。如何是佛。師咄曰。耆驢漢。問。盡大地是一隻眼。底人來時如何。師曰。堦下漢。問。諸佛不到處。是甚麼人行履。師曰。聃耳鬚頭。曰。何人通得彼中信。師曰。驢面獸腮。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問。不

落千將手。如何是太阿。師曰。七星光彩耀。六國罷煙塵。問。鶴立枯松時如何。師曰。地下底一場懡㦬。曰。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師曰。三門前兩個漢。一場懡㦬。曰。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日出後一場懡㦬。

延安府伏龍山延慶奉璘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橫身臥海。日裏挑燈。問。如何是伏龍境。師曰。山峻水流急。三冬發異華。問。和尚還愛財色也無。師曰。愛。曰。既是善知識。爲甚麼却愛財色。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問。火頭培火了也未。曰。低聲。師曰。甚麼處得者消息來。曰。不假多言。師曰。省錢易飽。喫了還饑。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長齋冷飯。曰。太寂寞生。師曰。僧家合如是。

德安府大安山第三世省禪師。僧問。失路迷人。請師直指。師曰。三門前去。問。舉步臨危。請師指月。師曰。不指月。曰。爲甚麼不指月。師曰。臨坑不推人。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師曰。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問。重關鎖。信息不通時如何。師曰。爭得到者裏。曰。到後如何。師曰。彼中事作麼生。問。如何是真中真。師曰。十字路頭泥佛子。問。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祇如金鎖牽不住的是甚麼人。師曰。向闍黎道。卽得。不可荒却大安山也。

南昌府百丈超禪師。海東人。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金雞玉兔。聽遠須彌。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洞深雲出晚。澗曲水流遲。問。某甲今日下山去。有人問和尚說甚麼法。向他道甚麼。師曰。但向道。大雄山頂上。虎生師子兒。南昌府天王院禪師。僧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天王。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時如何。師曰。不墮無

壞爛。問。如何是佛。師曰。錯。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曰。門外列金剛。

常州府正勤院第一世蘊禪師。魏府韓氏子。幼出家。老有童顏。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迥出簫韶外。六律豈能過。曰。不過底事作麼生。師曰。聲前拍不散。句後覓無蹤。問。如何是正勤一路。師曰。泥深三尺。曰。如何到得。師曰。闍黎從甚處來。問。如何是禪。師曰。石上蓮華火裏泉。曰。如何是道。師曰。楞枷峯頂一莖草。曰。禪道相去幾何。師曰。泥人落水木人撈。後晉天福中。將順寂。預告衆。及期。四衆集院。囑付訖。怡然坐化。門人葬于院後。經二稔發塔。覩全身髮爪俱長。乃闍維。收舍利眞骨。重建塔焉。

襄陽府洞山第□世瑞禪師。僧問。道有又無時如何。師曰。龍頭蛇尾。腰間一劍。問。如何是無生曲。師曰。未問已前。

西安府三相和尚。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覓縫不得。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對面不相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雪覆孤峯白。殘照露霞痕。

### 洛浦安禪師法嗣

西安府永安院善靜禪師。郡之王氏子。母夢金像有娠。師幼博通羣書。年二十七。潛詣終南山。禮廣度披削。唐天復中。南謁洛浦。浦器之。典園務。一日。有僧辭浦。浦曰。四面是山。闍黎向甚麼處去。僧無對。浦曰。限汝十日。下語得中。卽從汝去。其僧偶入園。師問。上座旣辭去。今何在此。僧具陳所以。堅請代語。師曰。竹密豈妨流水過。山高那阻野雲飛。僧喜甚。師囑無泄。僧遂白浦。浦曰。誰語。曰。某甲語。浦呵之。僧乃具言。是園頭見教。浦至晚上堂曰。莫輕園頭。他日座下有五百人在。後住永安。果符洛浦之記。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知

有個甚麼。曰。不可無也。師曰。恁麼則合道得。曰。道卽不無。爭奈語偏。師曰。水凍魚難躍。山寒花發遲。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木馬背斜陽。入草無蹤跡。問。如何是一色。師曰。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問。如何是衲衣向上事。師曰。龍魚不出海。水月不吞光。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鶴鷺並頭踢雪睡。月明驚起兩遲疑。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靈松。覩者皆羨。曰。見後如何。師曰。葉落已枝摧。風來不得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壁上畫枯松。蜂來不見蕊。問。如何得生如來家。師曰。披衣望曉。論劫不明。曰。明後如何。師曰。一句不可得。問。如何是不坐如來座。師曰。抱頭石女歸來晚。祇園會裏沒蹤由。師以後晉開運丙午冬。鳴犍椎集僧。囑累入方丈。東向右脅而化。諡淨悟禪師。壽八十有九。臘六十。

黃州府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師曰。三脚石牛坡上走。一枝瑞草目前分。問。正馬單鎗直入時。如何。師曰。饒你雄信解拈鎗。猶較秦王百步在。問。久戰沙場。爲甚麼功名不就。師曰。雙鵬隨箭落。李廣不當名。問。百步穿楊中的者誰。師曰。將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筈。問。蟬螻飲雲根時。如何。師曰。金輪天子下閻浮。鐵縵頭上金花異。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當今不坐靈明殿。畫鼓休停八佾音。

鳳翔府青峯傳楚禪師。涇州人。性淳。貌古。眼有三角。依洛浦。浦俾宰于衆。一日。浦問。院主去甚麼處來。師曰。掃雪來。浦曰。雪深多少。師曰。樹上總是。浦曰。得卽得。汝向後住個雪窟定矣。後訪白水。水曰。見說洛浦有生機一路。是否。師曰。是水。曰。止却生路。向熟路上來。師曰。生路上死人無數。熟路上不著活漢。水曰。此是洛浦底。你底作麼生。師曰。非但洛浦。夾山亦不奈何。水曰。夾山爲甚麼不奈何。師曰。不見道。生機一路。住後。僧問。



佛魔未現。向甚麼處應。師顧左右曰。諸上座聽祇對。問。大事已明。爲甚麼也如喪考妣。師曰。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問。如何是一色。師曰。全無一滴水。浪激似銀山。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曰。便道將來。曰。請和尚道。師曰。穿過髑髏。不知痛痒。問。如何是明了底人一句。師曰。駿馬寸步不移。鈍鳥昇騰出路。

南陽府中度禪師。僧問。海內不逢師。如何是囊中主。師曰。金雞常報曉。時人自不聞。問。如何是暗中明鏡。師曰。萬機昧不得。曰。未審照何物。師曰。甚麼物不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師曰。眞常塵不染。海納百川流。曰。請和尚離聲色外答。師曰。木人常對話。有性不能言。

嘉定州洞谿戒定禪師。初問洛浦。月樹無根枝。覆蔭請師直指妙玄微。浦曰。森羅秀處。事不相依。漆水千波。孤峯自異。師於是領旨。住後。僧問。蛇師爲甚麼被蛇吞。師曰。幾度扣門招不出。將身直入裏頭看。有官人問。既是清淨伽藍。爲甚打魚鼓。師曰。直須打出青霄外。免見龍門點額人。

西安府臥龍禪師。開堂日。僧問。杲日符天際。珠光照舊都。浦津通法海。今日意如何。師曰。寶劍揮時。豈該明暗。

### 逍遙忠禪師法嗣

泉州府福清院通玄師巍禪師。開堂日。僧問。枝分夾嶺。的紹逍遙。寶座旣登。法雷請震。師曰。逍遙迥物外。物外霞不生。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立雪未爲勞。斷臂方爲的。曰。恁麼則一華開五葉。芬芳直至今。師曰。因圓三界外。果滿十方知。

西安府白雲無休禪師。僧問。路逢猛虎。如何降伏。師曰。歸依佛法僧。問。如何是白雲境。師曰。月夜樓邊海客愁。

蟠龍文禪師法嗣

九江府廬山永安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出家底事。師曰。萬丈懸崖撒手去。一條柳標任縱橫。曰。如何是不出家底事。師曰。迥殊雪嶺安巢節。有異許由挂一瓢。問。六門不通。如何達信。師曰。闍黎外邊與誰相識。問。脫籠頭卸角馱來時。如何。師曰。換骨洗腸投紫塞。鴈門切忌更銜蘆。問。從上諸聖。將何示人。師曰。有異祖龍行化節。迴超棲鳳越揚塵。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寶御珍牀猶尙棄。誰能歷劫傍他門。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海底泥牛吼。雲中木馬嘶。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黃帝不曾遊赤水。珠承罔象也虛然。問。雪覆蘆華時。如何。師曰。雖則沍凝呈瑞色。太陽暉後却迷人。袁州府木平山善道禪師。初謁洛浦。問。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脈。浦曰。移舟諳水脈。舉棹別波瀾。師不契。乃參蟠龍。理前問。龍曰。移舟不別水。舉棹卽迷源。師從此悟入。住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石羊頭子向東看。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拄杖孔。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浪浪宕宕。問。如何是木平一句。師曰。畱塞虛空。曰。畱塞虛空卽不問。如何是一句。師便打。凡有新到。未許參禮。先令運土三擔。且示偈曰。南路側東山低。新到莫辭三轉泥。嗟汝在途經日久。明明不曉却成迷。師肉髻螺紋。貌與衆異。金陵李氏迎請供養。待以師禮。嘗問。如何是木平。師曰。不勞斤斧。曰。爲甚麼不勞斤斧。師曰。木平。法眼有偈贈曰。木平山裏人。貌古言復少。相看陌路同。論心秋月皎。壞衲線非蠶。助歌聲有鳥。城闕今日來。一漚曾已曉。滅後

門人建塔刊石影真宗敕諡真寂禪師塔曰普慧。

鳳翔府龍溪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百寶莊嚴今已了四門開豁幾多時師乃曰直饒說似個無縫塔也不免老僧下個槓作麼生免得去衆無對師曰下去。

□□府崇福志禪師僧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未審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曰雪深宜近火身煖覺春遲問貧子獻珠時如何師曰甚麼處得來問如何是道師曰回車有分。

### 黃山輪禪師法嗣

安陸府桐<sub>或作潼</sub>泉山禪師參黃山山問天門一合十方無路有人道得擺手出漳江師曰蟄戶不開龍無龍

句山曰是你怎麼道那師曰是卽直言是不是直言不是山曰擺手出漳江山復問卞和到處荆山秀玉印從他天子傳時如何師曰靈鶴不於林下憩野老豈重太平年山深肯之住後僧問如何是相傳底事師曰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漚曰請師挑剔師曰搥鼓轉船頭棹穿波底月。

### 韶山普禪師法嗣

長沙府文殊禪師僧問如何是祝融峯前事師曰巖前瑞草生問仁王登位萬姓霑恩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萬里長沙駕鐵船問如何是本爾莊嚴師曰菊花原上景行人去路長。

西安府耀州密行禪師僧問密室之言請師垂示師曰南方水闊北地風多曰不會乞師再指師曰鳥棲林麓易人出是非難。

### 鳥窠林禪師法嗣

祖燈大統卷第二十八

少林第十三世之六

黃山輪禪師法嗣

韶山普禪師法嗣

鳥窠林禪師法嗣

一百零七

杭州府招賢寺會通禪師。本郡吳氏子。本名元卿。形相端嚴。幼而聰敏。唐德宗時。爲六宮使。王族咸美之。一日。翫昭陽宮華卉。久之。倏聞空中聲曰。虛幻之相。開謝不停。能壞善根。仁者安可嗜之。師有省。乃極生厭患。帝一日遊宮。問曰。卿何不樂。對曰。臣志願從釋。帝不許。旣而師容益頓。詔王賓相之。賓奏曰。此人當紹隆三寶。帝始許。尋以母患歸省。會韜法師勸謁鳥窠。啓曰。弟子七歲蔬食。十一受五戒。今年二十有二。爲出家故。休官。願和尚授與僧相。曰。今時爲僧。鮮有精苦者。行多浮濫。師曰。本淨非琢磨。元明不隨照。曰。汝若了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卽眞出家。何假外相。汝當爲在家菩薩。戒施俱修。如謝靈運之儔可也。師曰。然理雖如此。於事何益。願垂攝受。誓遵師教。如三請皆不諾。韜光乃堅白鳥窠曰。宮使未嘗娶。亦不畜侍女。禪師若不拯接。誰其度之。鳥窠始與披剃具戒。師常卯齋。晝夜精進。誦大乘經。而習安般三昧。尋固辭遊方。鳥窠以布毛示之。悟旨。時謂布毛侍者。鳥窠章敘訖 暨鳥窠歸寂。垂二十載。武宗廢其寺。師與衆僧禮辭靈塔而邁。莫知其終。

△少林第十四世之一

資福寶禪師法嗣

吉安府資福第二世貞邃禪師。僧問。和尚見古人得何意旨。便歇去。師作○相示之。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未具世界時。闍黎亦在此。問。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師曰。汝名甚麼。曰。某甲。師曰。喫茶去。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師良久。上堂。隔江見資福刹竿。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况過江來。時有僧纔出。師曰。不堪共語。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吉安府福壽和尚。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展手。問。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王。未審釋迦騎甚麼。師舉手。



曰。唧唧。

長沙府鹿苑和尚。僧問。餘國作佛。還有異名也無。師作○相示之。問。如何是鹿苑一路。師曰。吉獠舌頭問將來。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南嶽石橋。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拄杖頭上挂草鞋。上堂。展手曰。天下老和尚。諸上座。命根總在者裏。有僧出曰。還收得也無。師曰。天台石橋側。曰。某甲不恁麼。師曰。伏惟尚饗。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須彌山倒卓。曰。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曰。大海水枯竭。

### 芭蕉清禪師法嗣

安陸府芭蕉山繼徹禪師。初參風穴。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泥彈子。穴異之。次謁先芭蕉。值上堂。舉仰山道。兩口一無舌。此是吾宗旨話。師豁然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林溪境。師曰。有山有水。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三門前佛殿後。問。如何是深深處。師曰。石人開石戶。石鎖兩頭搖。上堂。昔日如來於波羅奈國。梵王請轉法輪。如來出不得已。有屈宗風。隨機逗教。遂有三乘名字。流傳天上人間。至今不墜。若據祖師門下。天地懸殊。上上根機。頓超不異。作麼生是混融一句。還有人道得麼。若道得有。參學眼。若道不得。天窄地窄。便下座。上堂。眼中無翳。空裏無花。水長船高。泥多佛大。莫將問來。我也無答。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便下座。問。三乘十二分教。卽不問。如何是宗門一句。師曰。七縱八橫。曰。如何領會。師曰。泥裏倒。泥裏起。問。有一人不捨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攜也無。師曰。不提攜。曰。爲甚麼不提攜。師曰。林溪麤識好惡。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著體汗衫。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透。曰。用者如何。師曰。鈍。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未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要行卽行。要坐卽坐。示衆。芭蕉的旨。不挂脣齒。木童唱和。

石人側耳。

安陸府興陽山清讓禪師。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時。如何。師曰。其問甚諦當。曰。既是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爲伊不成佛。

南昌府幽谷山法滿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良久曰。會麼。曰。學人不曾。師曰。聽取一偈。話道語下無聲。舉揚奧旨丁寧。禪要如今會取。不須退後消停。

安陸府芭蕉在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是星皆拱北。無水不朝東。曰。爭奈學人未曾會。師曰。逢人但怎麼舉。

安陸府芭蕉山圓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接人一句。師曰。要頭截取去。曰。豈無方便。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上堂。三千大千世界。夜來被老僧都合成一塊。輒向須彌頂上。帝釋大怒。拈得撲成粉碎。諸上座。還覺頭痛也無。良久曰。莫不識痛痒好珍重。

成都府彭縣承天院辭確禪師。僧問。學人有一隻箭。射卽是不射卽是。師曰。作麼生是闍黎箭。僧便喝。師曰。者箇是草箭子。曰。如何是和尙箭。師曰。禁忌頻屈指。禱祈便扣牙。問。心隨萬境轉。阿那箇是轉萬境底心。師曰。嘉州大像石人鐫。問。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時。如何。師曰。亭臺深夜雨。樓閣靜時鐘。曰。爲甚麼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師曰。管筆能書片舌解語。開法日上堂。正令提綱。猶是捏窠造僞。佛法祇對特地謾昧上流。問。著卽參差。答。著卽交互。大德擬向甚麼處下口。然則如是事。無一向權柄在手。縱奪臨機。有疑請問。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羣峯穿海去。滴水下巖來。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道頭會尾。舉意

知心。

漢中府牛頭精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東海浮漚。曰。如何領會。師曰。秤鎚落井。問。不居凡聖。是甚麼人。師曰。梁朝傳大士。曰。此理如何。師曰。楚國孟嘗君。

成都府覺城院信禪師。僧問。如何是出身一路。師曰。三門前。曰。如何領會。師曰。緊峭草鞋。

安陸府芭蕉山閑禪師。僧問。十語九不中時。如何。師曰。閉門屋裏坐。抱首哭蒼天。

安陸府芭蕉山令遵禪師。僧問。直得無下口處時。如何。師曰。更須進一步。曰。向甚麼處下脚。師曰。東山西嶺上。

### 慧林究禪師法嗣

韶州府靈瑞和尚。俗士問。如何是佛。師喝曰。汝是村裏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十萬八千里。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坐却毘盧頂。出沒太虛中。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事。師曰。兩箇靈龜泥裏鬪。直至如今困未休。曰。不會。師曰。木雞銜卵走。燕雀乘虎飛。潭中魚未現。石女却生兒。

### 西院明禪師法嗣

安陸府興陽歸靜禪師。初參西院。問。擬問不問時。如何。院便打。師良久。院曰。若喚作棒。眉鬚墮落。師於言下大悟。住後。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山前無異路。

### 南院顯禪師法嗣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餘杭劉氏子。應進士。一舉不遂。乃矢志出家。依本州開元寺智恭。披削受具。年廿五。徧

參。首謁鏡清。清問近離甚處。師曰自離東來。清曰還過小江也無。師曰大舸獨飄空。小江無可濟。清曰鏡水秦山鳥飛不度。子莫道聽途言。師曰滄溟尚怯艤輪勢。列漢飛帆渡五湖。清豎拂子曰爭奈者箇何。師曰者箇是甚麼。清曰果然不識。師曰出沒卷舒與師同用。清曰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調語。師曰澤廣藏山理能伏豹。清曰赦罪放愆速須出去。師曰出去卽失便出到法堂。乃曰夫行脚人因緣未盡其善不可便休去。却回曰某甲適來輒陳小駭冒瀆尊顏伏蒙慈悲未賜罪責。清曰適來言從東來豈不是翠巖來。師曰雪竇親棲寶蓋東。清曰不逐忘羊狂解息却來者裏念篇章。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清曰詩速祕却略借劍看。師曰縣首甌人攜劍去。清曰不獨觸風化亦自顯顛預。師曰若不觸風化爭明古佛心。清曰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再許允容。師曰今何有。清曰東來衲子菽麥不分祇聞不已而已何得抑已而已。師曰巨浪涌千尋澄波不離水。清曰一句截流萬機寢削。師曰便禮拜。清曰衲子俊哉。到華嚴嚴問我有牧牛歌。輒請闍黎和。師曰羯鼓掉鞭牛豹跳遠村梅樹背盧都。參南院入門不禮拜。院曰入門須辯主。師曰端的請師分。院於左膝拍一拍師便喝。院於右膝拍一拍師又喝。院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一拍作麼生。師曰瞎。院便拈棒。師曰莫盲枷瞎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院擲下棒曰今日被黃面浙子鈍置一場。師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饑。院曰闍黎曾到此間麼。師曰是何言歟。院曰老僧好好相借問。師曰也不得放過便下參堂。尋上方丈禮謝。院曰闍黎曾見甚麼人來。師曰在襄州華嚴與廊侍者同夏。院曰親見作家來。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師却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徹玄旨。遂依止六年。後唐長興二年。至汝水風穴寺。寺惟草屋數椽。師居之。日乞村落夜燃松脂。



單丁者七年。檀信乃爲新之。成叢林。僞晉天福二年上元。衆請開法。上堂。夫參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現前。勿拘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應是從前依他作解。明昧兩歧。與你一時掃却。直教箇箇如師子兒。吒呀地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觀著。觀著。卽瞎却渠眼。時有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好與黻瞎。曰。黻瞎後如何。師曰。撈天摸地。乾祐己酉。避亂郢州。李史君留衙內度夏。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祇如不去不住。印卽是不印卽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屢泥沙。陂佇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便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李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甚麼道理。李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師便下座。汝州宋侯。捨第爲寺。請師歸新寺。後周廣順辛亥。賜額廣慧。住凡二十二年。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佛。曰。未曉玄言。請師直指。師曰。家住海門洲。扶桑最先照。問。古曲無言韻。如何和得齊。師曰。木雞啼子夜。芻狗吠天明。乃舉寒山詩曰。梵志死去來。魂識見閻老。讀盡百王書。未免受極拷。一稱南無佛。皆以成佛道。僧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燈連鳳翅。當堂照。月映娥眉。顙面看。問。如何是佛。師曰。嘶風木馬。緣無絆。背角泥牛。痛下鞭。問。如何是廣慧劍。師曰。不斬死漢。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天魔膽裂。曰。磨後如何。師曰。軒轅無道。問。矛盾本成雙。翳病。希綱明珠事若何。師曰。爲山登九仞。捻土定千鈞。問。干木奉文侯。知心有幾人。師曰。少年曾決龍蛇陣。老倒還聽稚子歌。問。如何是清涼山中主。師曰。一句不遑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問。未有之言。請師一道。師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衣。問。夏終今

日。師意如何。師曰。不憐鵝護雪。且喜蠟人冰。問。歸鄉無路時。如何。師曰。平窺紅爛處。暢殺子平生。問。滿日荒郊翠。瑞草却滋榮時。如何。師曰。新出紅爐金彈子。筵破闍黎鐵面皮。問。如何是互換之機。師曰。和盲慙。問。真性不隨緣。如何得證悟。師曰。猪肉案上滴乳香。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問。一色難分。請師顯示。師曰。滿爐添炭猶嫌冷。路上行人祇守寒。問。如何是學人立身處。師曰。井底泥牛吼。林間玉兔驚。問。如何是道。師曰。五鳳樓前。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問取皇城使。問。不傷物義。請師便道。師曰。劈腹開心。猶未性燥。問。未定渾濁。如何得照。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問。如何是衲僧行履處。師曰。頭上喫棒。口裏喃喃。問。靈山話月。曹谿指月。去此二途。請師直指。師曰。無言不當啞。曰。請師定當。師曰。先度汨羅江。問。狼烟永息時。如何。師曰。兩脚揜空。問。祖令當行時。如何。師曰。點。問。不施寸刃。便登九五時。如何。師曰。鞭屍屈項。上堂。古人道。我有一隻箭。曾經久磨煉。射時徧十方。落處無人見。山僧者裏卽不然。我有一隻箭。未曾經磨煉。射不徧十方。要且無人見。僧便問。如何是和尙箭。師作彎弓勢。僧禮拜。師曰。拖出者死漢。問。未達其源時。如何。師曰。鶴冷移巢易。龍寒出洞難。問。將身御險時。如何。師曰。露布長書寫罪原。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青布裁衫招犬吠。曰。如何得不吠去。師曰。自宜彈避寂無聲。問。如何是真道人。師曰。竹竿頭上禮西方。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殺人不眨眼。曰。既是大善知識。爲甚麼殺人不眨眼。師曰。塵埃影裏不拂袖。畫戟門前磨寸金。問。一卽六。六卽一。一六俱忘時。如何。師曰。一箭落雙鵬。曰。意旨如何。師曰。身亡跡謝。問。摘葉尋枝卽不問。直截根源事若何。師曰。赴供凌晨去。開塘帶雨歸。問。問盡是捏怪。請師直指根源。師曰。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問。誕生王子。還假及第否。師曰。一

句擬光禪子問。三緘恐負古人機。問。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盲龜值木雖優穩。枯木生華物外春。問。寶塔元無縫。金門卽日開時。如何。師曰。智積佐來空合掌。天王捧出不知音。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萎花風掃去。香水雨飄來。問。隨緣不變者。忽遇知音時。如何。師曰。披蓑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問。刻舟求不得。常用事如何。師曰。大勳不立賞。柴扉草自深。問。從上古人印印相契。如何是相契底眼。師曰。輕靈道者知機變。拈却招魂拭淚巾。問。九夏賞勞。請師言薦。師曰。出袖拂開龍洞雨。泛杯波涌鉢囊華。問。最初自恣。合對何人。師曰。一把香芻拈未暇。六環金錫響遙空。問。西祖傳來。請師端的。師曰。一犬吠虛。千猿啼實。問。王道與佛道。相去幾何。師曰。芻狗吠時天地合。木雞啼後祖燈輝。問。祖師心印。請師拂拭。師曰。寶月凌空圓聖智。何山松檜不青青。上堂。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恬。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却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識闍黎麼。右邊一拍曰。者裏是。欲識老僧麼。左邊一拍曰。者裏是。僧問。大眾雲集。請師說法。師曰。赤脚人趁兔。著靴人喫肉。問。不曾博覽空王教。略借玄機試道看。師曰。白玉無瑕。卞和刖足。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曰。因風吹火。用力不多。問。紫菊半開秋已老。月圓當戶意如何。師曰。月生蓬島人皆見。昨夜遭霜子不知。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口懸壁上。上堂。若是上上之流。各有證據。略赴箇程限。中下之機。各須英俊。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如爆龜紋。爆卽成兆。不爆成鈍。欲爆不爆。直下便捏。問。心不能緣口。不能言時。如何。師曰。逢人但恁麼舉。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問。有無俱無去處時。如何。師曰。三月懶遊花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問。百了千當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

須到。上堂。三千劍客。恥見莊周。赤眉橫肩。得無訛謬。他時變豹後。五日看珍重。問。心印未明時。如何。師曰。雖聞曾師投歸款。未見牽羊納壁來。問。如何是齧鐵事。師曰。孟浪措辭論馬角。上堂。大眾集定。師曰。不是無言。各須英鑒。問。大眾雲集。師意如何。師曰。景謝祁寒。骨肉疎冷。問。不修禪定。爲甚麼成佛無疑。師曰。金雞專報曉。漆桶夜生光。問。洪鐘未擊時。如何。師曰。充塞大千無不韻。妙含幽致豈能分。曰。擊後如何。師曰。石壁山河無障礙。翳消開後好咨聞。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赫赤窮漢。曰。未審將何受用。師曰。攜籬挈杖。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入市雙瞳瞽。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回鑾兩曜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攢眉坐白雲。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磨礮三尺劍。待斬不平人。問。如何是鑿頭邊意。師曰。山前一片青。問。如何是佛。師曰。杖林山下竹筋鞭。示衆。先師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雖然。如有時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汝若擬議。老僧在汝脚跟底。問。懷本上座曰。有事借問。得麼。本曰。不可惜口去也。師曰。不惜口。卽道。本擬議。師便打。又問第二人。莫道得麼。僧曰。道甚麼。師又打。又問第三人曰。三人同行。必有我師。作麼生是我師。僧曰。現參禮次。師亦打曰。過者邊立。復曰。將頭不猛。帶累三軍。瞎漢。參堂去。本至明日上方丈曰。某甲夜來有什麼過。便蒙賜棒。師曰。你要會麼。以手左邊一拍曰。者裏是祖師意。以手右邊一拍曰。者裏是教意。還會麼。本不肯。便去。後到穎橋安處舉前話。安曰。風穴棒折那。本曰。上座臂腕終不向外曲。安曰。你要會風穴道。者裏是祖意教意麼。非唯你不會。直饒白兆老。赫赤地教他舉。也舉不得。宋太祖開寶癸酉八月朔。登座說偈曰。道在乘時須濟物。遠方來慕自騰騰。他年有叟情相似。日日香煙夜夜燈。至十五日。跏趺而化。前一日。手書別檀越。閱世七十八。坐五十有九夏。



穎橋鐵胡安禪師。與鍾司徒向火次。鍾忽問。三界焚燒時。如何出得。師以香匙撥開火。鍾擬議。師曰。司徒司徒。鍾忽有省。

祖燈大統卷第二十八終

祖燈大統卷第二十九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十四世之二

瑞巖彥禪師法嗣

衡州府南嶽橫龍和尚。初住金輪。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師曰。二句也。曰。如何是衲僧一隻眼。師曰。瞎瞎。問。如何是祖師燈。師曰。八風吹不滅。曰。怎麼。則暗冥不生也。師曰。白日沒。閑人。

溫州府瑞峯院神祿禪師。福州人。久爲瑞巖侍者。後開山創院。學侶依附。示衆曰。蕭然獨處。意沉吟。誰信無絃發妙音。終日法堂唯靜坐。更無人問本來心。時有朋彥上座問。如何是本來心。師召朋彥。彥應諾。師曰。與老僧點茶來。彥於是信入。宋太宗太平興國丙子冬。示寂。世壽一百零五歲。

玄泉彥禪師法嗣

武昌府黃龍山超慧晦機禪師。清河張氏子。初參巖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頭曰。你還解救糞麼。師曰。解頭曰。且救糞去。後到玄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泉拈起一莖皂角曰。會麼。師曰。不會。泉放下皂角。作洗衣。

勢。師便禮拜曰。信知佛法無別。泉曰。你見甚麼道理。師曰。某甲曾問巖頭。頭曰。你還解救糞麼。救糞也祇是解粘。和尚提起皂角。亦是解粘。所以道無別。泉呵呵大笑。師遂有省。唐昭宗天祐中。遊鄂州。節帥建院。奏賜紫衣。法號超慧。于是法席大張。僧問。不問祖佛邊事。如何是平常之事。師曰。我住山得十五年。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琉璃鉢盂無底。問。如何是君王劍。師曰。不傷萬類。曰。佩者如何。師曰。血濺梵天。曰。大好。不傷萬類。師便打。問。佛在日爲衆生說法。佛滅後有人說法否。師曰。慚愧佛。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不。是學人本分事。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封了合盤市裏揭。問。急切相投。請師通信。師曰。火燒裙帶香。問。如何是大疑底人。師曰。對坐盤中弓落蓋。曰。如何是不疑底人。師曰。再坐盤中蓋落弓。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百尺竿頭五兩垂。師將順世。僧問。百年後鉢囊子甚麼人將去。師曰。一任將去。曰。裏面事如何。師曰。線綻方知。曰。甚麼人得。師曰。待海燕雷聲。卽向汝道。言訖而寂。

河南府柏谷和尚。僧問。普滋法雨時。如何。師曰。有道傳天位。不汲鳳凰池。問。九旬禁足三月事。如何。師曰。不墜蠟人機。

池州府和龍禪師。僧問。如何是祖祖相傳的心。師曰。再三囑你。問。如何是從上宗旨。師曰。向闍黎口裏着倒得麼。問。省要處。乞師一接。師曰。甚是省要。

懷慶府玄泉第二世禪師。僧問。辭窮理盡時。如何。師曰。不入理。豈同盡。問。妙有玄珠。如何取得。師曰。不似摩尼絕影豔。碧眼胡人豈能見。曰。有口道不得時。如何。師曰。三寸不能齊鼓韻。啞人解唱木人歌。

□□府妙勝玄密禪師。僧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紅日不垂影。暗地莫知音。曰。學人不會。師曰。鶴透羣峯。

何伸向背。問。雪峯一曲千人唱。月裏挑燈誰最明。師曰。無音和不齊。明暗豈能收。問。二龍爭珠時。如何。師曰。力士無心獻。奮迅却沉光。

### 羅山閑禪師法嗣

南昌府大寧院覺寂隱微禪師。豫章新淦楊氏子。誕夕。光明貫室。七歲。依本邑石頭院道堅出家。二十受具。歷參宗匠。至羅山。山導以師子在窟出窟之要。有悟。尋回江表。會龍泉宰。請居十善道場。上堂。還有騰空底麼。出來。衆無出者。師乃曰。騰空正是時。應須眨上眉。從茲出倫去。莫待白頭兒。僧問。如何是十善橋。師曰。險。曰。過者如何。師曰。喪。問。資福和尚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草鞋破。問。如何是黃梅一句。師曰。卽今作麼生。曰。如何通信。師曰。九江路絕。問。初心晚參。如何是學。師曰。頭戴天。曰。畢竟如何。師曰。腳踏地。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露。曰。還殺人也無。師曰。作麼。問。如何是龍泉劍。師曰。不出匣。曰。便請出匣。師曰。星辰失位。問。國界安寧。爲甚麼珠不現。師曰。落在甚麼處。後周廣順辛亥。金陵李氏請居龍光。署覺寂禪師。至宋建隆辛酉。隨李氏住洪井大寧。其年十月。示寂。明年。歸葬于吉州吉水縣。壽七十有六。臘五十六。諡玄寂禪師。塔曰常寂。

金華府明招德謙禪師。受羅山印記。激揚玄旨。甚爲敏捷。諸老宿皆畏之。嘗到招慶。指壁畫問僧。那箇是甚麼神。曰。護法善神。師曰。會昌沙汰時。向甚麼處去來。僧無對。師令僧問演侍者。演曰。汝甚麼劫中遭此難來。僧回。舉似師。師曰。直饒演上座。他後聚一千衆。有甚麼用處。僧禮拜。請別語。師曰。甚麼處去也。次到坦長老處。坦曰。夫參學。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師便問。一人所在卽不問。作麼生是半人所在。坦無

對。乃令小師問師。師曰。汝欲識半人所在麼。也祇是弄泥團漢。清上座舉仰山插鉢話問師。古人意在叉手處插鉢處。師召清。清應諾。師曰。還夢見仰山麼。清曰。不要上座下語。祇要商量。師曰。若要商量。堂頭自有一千五百人老師在。到雙巖。巖請喫茶次。曰。某甲致一問。若道得。便捨院與闍黎住。遂舉金剛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拈向者邊著。祇和尙決定喚甚麼作此經。巖無對。師又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則以無爲法爲極則。憑何而有差別。祇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賢聖。悉皆是過。若不是過。決定喚甚麼作差別。巖亦無語。師曰。噫。雪峯道底。訪保寧。於中路相遇。便問。兄是道伴中人。乃點鼻頭。曰。者箇礙塞我不徹。與我拈却。少時得麼。寧曰。和尙有來多少時。師曰。噫。泊賺我踏破一緇草鞋。便回。國泰代曰。非但某甲。諸佛亦不奈何。師曰。因甚麼以己方人。在婺州智者寺。居第一座。尋常不受淨水。主事嗔曰。上座不識觸淨。爲甚麼不受淨水。師跳下牀。提起淨瓶。曰。者箇是觸是淨。事無語。師乃撲破。自爾道聲遐播。衆請居明招山。上堂。全鋒敵勝。罕遇知音。同死同生。萬中無一。尋言逐句。其數河沙。舉古舉今。滅胡種族。向上一路。啐啄猶乖。儒士相逢。握鞭回首。沙門所見。誠實苦哉。拋却真金。隨隊撮土。報諸稚子。莫謾波波。解得他玄。猶兼瓦礫。不如一擲。騰過太虛。祇者靈鋒。阿誰敢近。任君來箭。方稱丈夫。擬欲吞聲。不消一攬。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俊鷄趁不及。日出窟後。如何。師曰。萬里正紛紛。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嶮。曰。向去事如何。師曰。箇。問。如何是透法身外一句子。師曰。北斗後翻身。問。十二時中。如何趣向。師曰。拋向金剛地上著。問。文殊與維摩對譚何事。師曰。葛巾紗帽。已拈向那邊了也。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較得著是好手。問。放鶴出籠。和煙去時。如



何。師曰。爭奈頭上一點何。問。無煙之火。是甚麼人向得。師曰。不惜眉毛底。曰。和尚還向得麼。師曰。汝道我有多少莖眉毛在。新到參。纔上法堂。師舉拂子却擲下。其僧珍重。便下去。師曰。作家作家。問。全身佩劍時。如何。師曰。忽遇正恁時。又作麼生。僧無對。一日天寒。上堂。衆纔集。師曰。風頭稍硬。不是汝安身立命處。且歸暖室商量。便歸方丈。大衆隨至。立定。師又曰。纔到暖室。便見瞌睡。以拄杖一時趁下。問國泰。古人道。俱胝祇念三行咒。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與他拈却三行咒。便得名超一切人。泰豎起一指。師曰。不因今日。爭識得瓜州客。有師叔在廨院不安。附書來問曰。某甲有此大病。如今正受疼痛。一切處安置伊不得。還有人救得麼。師回信曰。頂門上中此金剛箭。透過那邊去也。有僧去。住庵一年後。却來禮拜曰。古人道。三日不相見。莫作舊時看。師撥開胸曰。汝道我有幾莖蓋膽毛。僧無對。師却問。汝甚麼時離庵。曰。今朝。師曰。來時。折腳鐺子分付與阿誰。僧又無語。師乃喝出。問。承師有言。我住明招頂。興傳古佛心。如何是明招頂。師曰。換却眼。曰。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汝還氣急麼。問。學人拏雲履浪上來。請師展鉢。師曰。拶破汝頂。曰。也須仙陀去。師便打。趁出。有頌示衆曰。明招一拍和人稀。此是真宗上妙機。石火瞥然何處去。朝生之子合應知。臨遷化。上堂告衆。囑付訖。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擡起一足曰。足下看取。中夜。問侍者。昔日靈山會上。釋迦如來展開雙足。放百寶光。遂展足曰。吾今放多少。者曰。昔日世尊。今宵和尚。師以手撥眉曰。莫孤負麼。乃說偈曰。薨刀叢裏逞全威。汝等諸人善護持。火裏鐵牛生犢子。臨歧誰解湊吾機。偈畢。端坐而逝。塔院存焉。

衡州府華光梵禪師。僧問。靈臺不立。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出身處。師曰。出。問。如何是西來

意。師曰。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驗。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自由自在。曰。見後如何。師曰。自

在自由。問。如何是佛法中事。師曰。了。

福州府羅山紹孜禪師。上堂。有數僧爭出問話。師曰。但一齊出來問。待老僧與汝一齊答。僧便問。學人一齊問。請師一齊答。師曰。得。問。學人乍入叢林。祖師的意。請師直指。師曰。好。

成都府定慧禪師。初參羅山。山問。甚麼處來。師曰。遠離西蜀。近發開元。却近前問。卽今事作麼生。山揖曰。喫茶去。師擬議。山曰。秋氣稍熱。去。師出至法堂。歎曰。我在西蜀峨嵋山脚下。拾得一隻蓬蒿箭。擬撥亂天下。今日打羅山寨。弓折箭盡也。休休。乃下。參衆。山來日上堂。師出問。豁開戶牖。當軒者誰。山便喝。師無語。山曰。毛羽未備。且去。師因而捫衣。久承印記。後謁台州勝光。光坐次。師直入身邊。叉手而立。光問。甚麼處來。師曰。猶待答話在。便出。光拈得拂子。趁至僧堂前。見師。乃提起拂子曰。闍黎喚者箇作甚麼。師曰。敢死喘氣。光低頭歸方丈。

建寧府白雲令弇禪師。上堂。遣往先生門。誰云對喪主。珍重。僧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曰。木鏡照素容。曰。驗後如何。師曰。不爭多。問。三台有請。四衆臨筵。旣處當仁。請師一唱。師曰。要唱也不難。曰。便請。師曰。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贛州府天竺常眞義澄禪師。在羅山數載。後因山示疾。師問。百年後忽有人問和尚。以何指示。山乃放身便倒。師從此契悟。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寒暑相催。問。聖皇請命。大衆臨筵。請師舉。師曰。領領。曰。怎麼。則人天有賴也。師曰。汝作麼生。

吉安府清平真寂惟曠禪師。上堂。不動神情。便有輸贏之意。還有麼。出來。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不是作家。出去。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要頭將取去。問。如何是活人劍。師曰。會麼。曰。如何是殺人刀。師叱之。問。如何是師子兒。師曰。毛頭排宇宙。

金華府金柱山義昭照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開門作活。曰。忽遇賊來。又作麼生。師曰。然。新到參。師揭簾以手作除帽勢。僧擬近前。師曰。賺殺人。因事有偈曰。虎頭生角人難措。石火電光須密布。假饒烈士也應難。懣底那能解回互。

長沙府谷山禪師。僧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便起去。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你向甚麼處覓。曰。挂角後如何。師曰。走。

長沙府瀏陽道吾從盛禪師。初住高安龍回。僧問。如何是覲面事。師曰。新羅國去也。問。如何是龍回家風。師曰。縱橫射直。問。窮子投師。乞師拯濟。師曰。莫是屈著汝麼。曰。爭奈窮何。師曰。大有人見。問。如何是靈源。師曰。嫌什麼。曰。進者如何。師曰。如人飲水。

福州府羅山義因禪師。上堂。良久曰。若是宗師門下客。必不怪於羅山珍重。僧問。承古有言。自從認得曹谿路。了知生死不相關。曹谿路即不問。如何是羅山路。師展兩手。僧曰。怎麼。則一路得通。諸路亦然。師曰。甚麼諸路。僧近前立。師曰。靈鷲煙霄外。鈍鳥不離窠。問。教中道。順法身。萬象俱寂。隨智用。萬象齊生。如何是萬象俱寂。師曰。有甚麼。曰。如何是萬象齊生。師曰。繩牀椅子。

成都府灌縣靈巖安禪師。僧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地傾東南。天高西北。曰。學人不曾。師曰。落照機前異。嘗

頌石鞏接三平。曰。解譬當胸箭。因何祇半人。爲從途路曉。所以不全身。

吉安府匡山和尚。示衆。匡山路。匡山路。巖崖嶮峻人難措。遊人擬議喪全身。一句當天超佛祖。白牛頌曰。

我有古墳真白牛。父子藏來經幾秋。出門直往孤峯頂。回來暫跨虎谿頭。

福州府興聖重滿禪師。上堂。覲面分付。不待文宣。對眼投機。喚作參玄。上士若能如此。所以宗風不墜。僧問。如何是宗風不墜底句。師曰。老僧不忍。問。昔日靈山會裏。今朝興聖筵中。和尚親傳。如何舉唱。師曰。欠汝一問。

長沙府寶應清進禪師。僧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沒却汝。問。至理無言。如何通信。師曰。千差萬別。曰。得力處。乞師指示。師曰。瞌睡漢。

玄沙備禪師法嗣

漳州府羅漢院桂琛禪師。常山李氏子。童時。日一素食。出言有異。既冠。于本府萬歲寺。投無相。披削。登戒。學毘尼。一日。爲衆宣戒。本布薩已。乃曰。持戒但律身。非真解脫。依文作解。豈發聖智。於是訪南宗。初謁雲居雪峯。後造玄沙。一言啓發。廓爾無惑。沙問。三界唯心。汝作麼生會。師指椅子曰。和尚喚者箇作甚麼。曰。椅子。師曰。和尚不會。三界唯心。曰。我喚者箇作竹木。汝喚作甚麼。師曰。桂琛亦喚作竹木。曰。盡大地覓一箇會佛法底人。不可得。師自爾愈加激勵。雖處衆輶晦。然聲譽甚遠。時漳牧王公建地藏。請師開法。插田次。見僧。乃問。從甚麼處來。曰。南州。師曰。彼中佛法如何。曰。商量浩浩地。師曰。爭如我者。裏栽田博飯喫。曰。爭奈三界何。師曰。喚甚麼作三界。問僧。甚處來。曰。南州來。師曰。南州知識有何言句示徒。曰。彼中道。金屑雖貴。眼裏著。



不得。師曰：我道須彌在汝眼裏。一日，同中塔侍玄沙。沙打中塔一棒，曰：就名就體。中塔不對。沙乃問師：作麼生會。師曰：者僧著一棒，不知來處。後遷羅漢上堂。宗門玄妙，爲當祇恁麼耶？更別有奇特。若別有奇特，汝且舉將來看。若無，去。不可將三箇字便當却宗乘也。何者？三箇字，謂宗教乘也。汝纔道著宗乘，便是宗乘。道著教乘，便是教乘。禪德佛法宗乘，元來由汝口裏安立名字，作取說取便是也。斯須向者裏說平說實，說圓說常。禪德：汝喚甚麼作平實？把甚麼作圓常？傍家行脚，理須甄別，莫相埋沒。得些子聲色名字，貯在心頭，道：我會解，善能揀辨。汝且會箇甚麼？揀箇甚麼？記持得底是名字，揀辨得底是聲色。不是聲色名字，汝又作麼生記持揀辨？風吹松樹也是聲，蝦蟆老鴉叫也是聲。何不那裏聽取，揀擇去？若那裏有箇意度模樣，祇如老師口裏，又有多少意度，與上座莫錯。卽今聲色縱橫地，爲當相及不相及？若相及，卽汝靈性金剛祕密，應有壞滅時也。何以知之？爲聲貫破汝耳，色穿破汝眼。因緣卽塞却汝幻妄，走殺汝聲色，體爾不容也。若不相及，又甚麼處得聲色來？會麼？相及不相及，試裁辨看。少間又道：是圓常平實，甚麼人恁麼道？未可。是黃夷村裏漢解恁麼說？是他古聖垂些子相助顯發。今時不識好惡，便安圓實，道我別有宗風玄妙。釋迦佛無舌頭，不如汝些子便恁麼點胸。若論殺盜淫罪，雖重猶輕，尙有歇時。此箇謗般若，瞎却衆生眼。入阿鼻地獄，吞鐵丸，莫將爲等閑。所以道：過在化主，不干汝事。珍重。僧問：如何是羅漢一句？師曰：我若向汝道，便成兩句。問：不會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誰是不會者？曰：適來道了也。師曰：莫自屈麼？保福僧到，師問：彼中佛法如何？曰：有時示衆道：塞却你眼，教你覷不見；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不得。師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箇甚麼？不塞你耳，聞箇甚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字？師

曰。看取下頭註脚。問。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不向你道。曰。爲甚麼不道。師曰。是我家風。問。如何是沙門正命食。師曰。喫得麼。曰。欲喫此食。作何方便。師曰。塞却你口。問。如何是法王身。師曰。汝今是甚麼身。曰。恁麼。卽無身也。師曰。苦痛深。上堂。纔坐。有二僧一時禮拜。師曰。俱錯。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師曰。撲。問。一佛出世。普爲羣生。和尚今日爲箇甚麼。師曰。甚麼處遇一佛。曰。恁麼。卽學人罪過。師曰。謹退。問。如何是諸聖玄旨。師曰。四楞塌地。問。大事未肯時。如何。師曰。由汝。問。如何是十方眼。師曰。眨上眉毛著。翫月次。乃曰。雲動有。雨去有。僧曰。不是雲動。是風動。師曰。我道雲亦不動。風亦不動。曰。和尚適來又道雲動。師曰。阿誰罪過。見僧舉拂子曰。還會麼。曰。謝和尚慈悲示學人。師曰。見我豎拂子。便道示學人。汝每日見山見水。可不是示汝。又見一僧來。舉拂子。其僧讚歎禮拜。師曰。見我豎拂子。便禮拜讚歎。那裏掃地豎起掃帚。爲甚麼不讚歎。問。承教有言。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如何是非相。師曰。燈籠子。問。如何是出家。師曰。喚甚麼作家。問。僧甚處來。曰。秦州。師曰。將得甚麼物來。曰。不將得物來。師曰。汝爲甚麼對衆謾語。僧無對。師却問。秦州豈不是出鸚鵡。曰。鸚鵡出在隴西。師曰。也不較多。問。僧甚處來。曰。報恩。師曰。何不且在彼中。曰。僧家不定。師曰。既是僧家。爲甚麼不定。僧無對。王太傅上雪峯。施衆僧衣。時從衲上座不在。師弟代上名受衣。衲歸。弟曰。某甲爲師兄上名了。衲曰。汝道我名甚麼。弟無對。師代云。師兄得恁麼貪。衲又曰。什麼處是貪處。又代云。兩度上名。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障子。福曰。好一朵牡丹花。慶曰。莫眼花。師曰。可惜許。一朵花。問。僧。汝在招慶。有甚麼異聞底事。試舉看。曰。不敢錯舉。師曰。真實底事。作麼生舉。曰。和尚因甚麼如此。師曰。汝話墮也。晚參。聞角聲。師曰。羅漢三日一度上堂。王太傅二時相助。問。如何是學人本來心。師曰。

是汝本來心。問。師居寶座。說法度人。未審度甚麼人。師曰。汝也居寶座。度甚麼人。問。鏡裏看形。見不難。如何是鏡。師曰。還見形麼。因疾。僧問。和尚尊候較否。師以杖拄地曰。汝道者箇還痛麼。曰。和尚問阿誰。師曰。問汝。曰。還痛否。師曰。元來共我作道理。後唐天成戊子秋。復屆閩城舊止。徧遊近城梵宇已。乃示寂。壽六十二。臘四十。荼毘。收舍利。清泰乙未。建塔于院之西隅。謚真應禪師。

福州府臥龍山安國院第二世寂照慧球禪師。泉州莆田人。玄沙室中。參訊居首。因問。如何是第一月。沙曰。用汝箇月作麼。師從此悟入。後梁開平戊辰。玄沙將示滅。閩帥王氏遣子問疾。仍請密示繼踵說法者誰。沙曰。球子得。王默記遺旨。乃問鼓山。臥龍法席。孰當其任。鼓山舉城下宿德具道眼者十有二人。皆堪出世。王亦默之。至開堂日。官寮與僧侶俱會法筵。王忽問衆曰。誰是球上座。於是衆人指師。王氏便請陞座。師良久曰。莫嫌寂寞。莫道不堪。未詳涯際。作麼生論量。所以尋常用其音響。聊撥一兩下。助他發機。道盡十方世界。覓一人爲伴侶不可得。僧問。佛法大意。從何方便頓入。師曰。入是方便。問。雲自何山起。風從何澗生。師曰。盡力施爲。不離中塔。上堂。我此間粥飯因緣。爲兄弟舉唱。終是不常。欲得省要。却是山河大地。與汝發明。其道既常。亦能究竟。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無爲。土木瓦礫。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一切音響。蝦蟆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箸攪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爲命。會麼。若無智眼而審諦之。任汝百般巧妙。不爲究竟。問。學人近入叢林。不明己事。乞師指示。師以杖指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我怎麼爲汝。却成抑屈人。還知麼。若約當人分上。從來底事。不論初入叢林。及過去諸佛。不會乏少。如大海水。一切魚龍。初生及至老死。所受用水。悉皆平等。問。不謬正宗。請師真實。師曰。汝替

我道。曰。或有不辨者。作麼生。師曰。待不辨者來。問。諸佛還有師否。師曰。有。曰。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一切人識不得。上堂良久。有僧出禮拜。師曰。莫教觸體搗損。僧參。問。去却僕從。便請相見。師曰。眨上眉毛看。曰。不與麼時。如何。師曰。山北去也。問。從上宗乘事。如何。師良久。僧再問。師便喝出。問。如何是大庾嶺頭事。師曰。料汝承當不得。曰。重多少。師曰。者般底。論劫不奈何。問。了院主。祇如先師道。盡十方世界。是真實人體。你還見僧堂麼。了。曰。和尚莫眼花。師曰。先師遷化。肉猶煖在。于後梁乾化癸酉八月十七日午。無疾而逝。杭州府天龍寺重機明真禪師。台州黃巖人。得法玄沙。回浙。錢武肅王請出世開法。上堂。若直舉宗風。獨唱本分事。便同於頑石。若言絕凡聖。消息無大地山河。盡十方世界都盧是一隻眼。此乃事不獲已。怎麼道。所以常說。盲聾瘖瘂。是仙陀。滿眼時人不奈何。祇向目前須體妙。身心萬象與森羅。僧問。如何是璇璣不動。師曰。青山數重。曰。如何是寂爾無垠。師曰。白雲一帶。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兔角生也。曰。如何是隨照失宗。師曰。龜毛落也。問。朗月輝空時。如何。師曰。正是分光景。何消指玉樓。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誰人不知。曰。出水後如何。師曰。馨香目擊。

福州府僊宗院清法契符禪師。開堂日。僧問。師登寶座。合談何事。師曰。剔開耳孔著。曰。古人爲甚麼却道。非耳目之所到。師曰。金櫻樹上。不生梨。曰。古今不到處。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舉手隔千里。休功任意看。問。飛岫巖邊。華子秀。仙境臺前。事若何。師曰。無價大寶光中現。暗客惛惛爭奈何。曰。優曇華。拆人皆覩。向上宗乘意若何。師曰。闍黎若問宗乘意。不如靜處薩婆訶。問。如何是閨中諸佛境界。師曰。造化終難測。春風徒自輕。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雲孫淚亦垂。問。諸聖收光歸源後。如何。



師曰。一聲猿屢斷。萬里客愁聽。曰。未審今時人。如何湊得古人機。師曰。好心向子道。切忌未生時。金華府金華山國泰院瑠禪師。上堂。不離當處。咸是妙明真心。所以玄沙道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爭似國泰有末頭一句。僧問。如何是國泰末頭一句。師曰。闍黎問太遲生。便歸方丈。問。如何是毘盧。師曰。某甲與老兄是弟子。問。達磨來時。即不問。如何是未來時事。師曰。親遇梁王。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鏡曰。磨後如何。師曰。古鏡。福州府升山白龍院道希禪師。本郡閩縣人。上堂。不要舉足。是誰威光。還會麼。若道自家去處。本自如是。且喜沒交涉。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汝早禮三拜。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從甚處來。問。不責上來。請師直道。師曰。得。問。如何是真正道。師曰。騎驢覓驢。問。請師答無賓主話。師曰。昔年曾記得。曰。即今如何。師曰。非但耳聾。亦兼眼暗。問。情忘體合時。如何。師曰。別更夢見箇甚麼。問。學人擬伸一問。請師裁。師曰。不裁。曰。爲甚麼不裁。師曰。須知好手。問。大衆雲集。請師舉揚。師曰。少遇聽者。問。不涉脣鋒。乞師指示。師曰。不涉脣鋒。問。將來。曰。恁麼。則羣生有賴。師曰。莫閑言語。問。請和尚生機答話。師曰。把紙筆來。錄將去。問。如何是思大口。師曰。出來向你道。曰。學人即今見出。師曰。曾賺幾人來。問。承古有言。觸體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如何是觸體常干世界。師曰。近前來。向你道。曰。如何是鼻孔摩觸家風。師曰。退後去。別時來。衡州府南嶽南臺誠禪師。僧問。玄沙宗旨。請師舉揚。師曰。甚麼處得此消息。曰。垂接者何。師曰。得人不迷己。問。潭清月現。是何境界。師曰。不干你事。曰。借問又何妨。師曰。覓潭。月不可得。問。離地四指。爲甚麼却有魚紋。師曰。有聖量在。曰。此量爲甚麼人施。師曰。不爲聖人。

福州府螺峯明法冲奧禪師。上堂。人人具足。人人成現。爭怪得山僧。便下座。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如何是寂滅相。師曰。問答俱備。曰。恁麼。則真如法界。無自無他。師曰。特地令人愁。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德重鬼神欽。曰。見後如何。師曰。通身聖莫測。問。如何是螺峯一句。師曰。苦。曰。如何是本來人。師曰。惆悵松蘿境界危。

泉州府睡龍山禪師。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以杖趁之。僧走。師曰。住住。向後遇作家。舉看。上堂。舉拄杖曰。三十年住山。得他氣力。時有僧問。和尙得他甚麼氣力。師曰。過谿過嶺。東拄西拄。

台州府天台山雲峯至德光緒禪師。上堂。但以衆生日用而不知。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日月星辰。江河淮濟。一切含靈。從一毛孔入一毛孔。毛孔不小。世界不大。其中衆生。不覺不知。若要易會。上座日用亦復不知。時有僧問。日裏僧默像。夜裏像默僧。未審此意如何。師曰。闍黎。豈不是從茶堂裏來。

福州府大章山契如庵主。本郡永泰人。素蘊孤操。志探祖道。預玄沙之室。穎悟幽旨。沙記曰。子禪已逸格。則他後要一人侍立也無。師自此不務聚徒。不畜童侍。隱小界山。剝大朽杉爲庵。容身而已。凡僧至。隨叩而應。無定開示。僧問。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師曰。符到奉行。曰。恁麼。則被生死拘將去也。師曰。阿唧唧。問。西天持錫。意作麼生。師拈錫杖卓地振之。僧曰。未審此是甚麼義。師曰。者箇是張家打。僧擬進語。師以錫攏之。僧問。雲臺欽。如何是真言。欽曰。南無佛陀耶。師別云。作麼作麼。清豁冲照二長老過訪。日。值師採栗。豁問道者。如庵主何在。師曰。從甚麼處來。曰。山下來。師曰。因甚麼得到者裏。曰。者裏是甚麼處所。師揖曰。那下喫茶去。二公方省是師。遂詣庵所。頗味高論。晤坐於左右。不覺及夜。覩豺虎奔至庵前。自然馴遠。豁因有詩曰。行

不等閑行。誰知去住情。一餐猶未飽。萬戶勿聊生。非道應難伏。空拳莫與爭。龍吟雲起處。閑嘯兩三聲。二公尋於大章山創庵。請師居之。兩處孤坐。垂五十二載而卒。

福州府蓮華山永興神祿禪師。閩王請開堂日。未陞座。先於座前立曰。大王大眾聽已。有真正舉揚也。此一會總是親聞。豈有不聞者。若有不聞。彼此相謾去也。乃登座。僧問。大王請師出世。未委今日一會。何似靈山。師曰。徹古傳今。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毛頭顯沙界。日月現其中。

台州府天台國清寺師靜上座。始遇玄沙。示衆曰。汝諸人但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師躡前語問曰。祇如教中道。不得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作麼生。沙曰。汝道究得徹底所知心。還測度得及否。師從此信入。後居天台。三十餘載不下山。博綜三學。操行孤立。禪寂之餘。常閱龍藏。遐邇欽重。時謂大靜上座。有人問。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願垂示誨。師曰。如或夜間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因覩教中幻義。述偈問諸學流曰。若道法皆如幻有。造諸過惡應無咎。云何所作業不忘。而藉佛慈興接誘。時有小靜上座答曰。幻人興幻幻輪圍。幻業能招幻所治。不了幻生諸幻苦。覺知如幻幻無爲。二靜上座並終於本山。今國清寺遺蹤在焉。

祖燈大統卷第二十九終

祖燈大統卷第三十

△少林第十四世之三

長慶稜禪師法嗣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泉州府招慶院法因道匡禪師。潮州人。長慶始居招慶時。師作桶頭。好與衆僧語話。一日慶見曰。你每日口嘮嘮地作麼。師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慶曰。與麼。則磨弓錯箭去也。師曰。專待尉遲來。慶曰。尉遲來後如何。師曰。教伊筋骨遍地。眼睛突出。慶便出去。泊慶被召。師繼踵住持。上堂。聲前薦得。孤負平生。句後投機。殊乖道體。大衆且道作麼生。復曰。招慶今日與諸人一時道却。還委落處麼。時有僧出曰。大衆一時散去。還稱師意也無。師曰。好與二十拄杖。僧禮拜。師曰。雖有盲龜之意。且無曉月之程。曰。如何是曉月之程。師曰。此是盲龜之意。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非行不行。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蚊子上鐵牛。問。如何是在匣劍。師良久。僧罔措。師曰。也須感荷招慶始得。問。如何是提宗一句。師曰。不得昧著招慶。僧禮拜起。師曰。不得昧著招慶。作麼生是提宗一句。僧無對。問。文殊劍下不承當時。如何。師曰。未是好手人。曰。如何是好手人。師曰。是汝話墮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七顛八倒。問。如何是南泉一線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較中更較去。問。如何是招慶家風。師曰。寧可清貧自樂。不作濁富多憂。問。學人根思遲回。乞師開一線道。師曰。者個是老婆心。曰。悲華剖坼。以領尊慈。從上宗乘事如何。師曰。怎麼須得汝親問始得。問。僧甚處去來。曰。劈柴來。師曰。還有劈不破底也無。曰。有。師曰。作麼生是劈不破底。僧無語。師曰。何不道賺殺人。



拈鉢囊問僧。你道直幾錢。僧無對。因地動。僧問。還有不動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動者。師曰。動從東來。却歸西去。問。法雨普霑。還有不潤處否。師曰。有。曰。如何是不潤處。師曰。水灑不著。問。如何是招慶深處。師曰。和汝沒却。問。如何是九重城裏人。師曰。還共汝知聞麼。上堂次。大眾擁法座而立。師曰。者裏無物。諸人苦恁麼相促相拶作麼。擬心早沒交涉。更上門上戶。千里萬里。今既上來。各著精彩。招慶一時拋與諸人好麼。乃曰。還接得也無。衆無對。師曰。勞而無功。便陞座。復曰。汝諸人得恁麼鈍。看他古人一兩個。得恁麼快。纔見。便負將去也。較些子。若有此個人。非但四事供養。便以瑠璃爲地。白銀爲壁。亦未爲貴。帝釋引前。梵王隨後。攬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亦未爲足。直得如是。猶更有一級在。還委得麼。珍重。

杭州府龍華寺實相得一彥球禪師。開堂日。謂衆曰。今日既陞法座。又爭解諱得。祇如不諱底事。此衆還有人與作證明麼。若有。卽出來。相共作箇勝樣。僧問。此座爲從天降下。爲從地涌出。師曰。是甚麼。曰。此座高廣。如何陞得。師曰。今日幾被汝安頓著。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同我者擊其大節。曰。灼然俊哉。師曰。去般水漿。茶堂裏用去。師復曰。從前佛法。付囑國王大臣及有力檀越。今日郡尊及諸官僚特垂相顧。不勝荷媿。山僧更有末後一句子。賤賣與諸人。乃起身立曰。還有人買麼。若有人買。卽出來。若無人買。卽賤貨自收去也。久立。珍重。上堂。好時好日。速道速道。復曰。大眾近前來。聽老漢說第一義。衆近前。師拈棒一齊打散。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雪上更加霜。

杭州府臨安保安連禪師。僧問。如何是保安家風。師曰。問有甚麼難。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豫章鐵柱堅。曰。學人不曾。師曰。漳江親到來。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師僧頭上戴冠子。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死虎。

足人看。問。一問一答。彼此興來。如何是保安驚人之句。師曰。汝到別處作麼生舉。

福州府報慈院慧覺光雲禪師。上堂。瘡病之藥。不假驢駝。若據如今。各自歸堂去。珍重。

問。承聞慧覺有鎖

口訣。如何示人。師曰。賴我拄杖不在手。曰。恁麼。則深領尊慈也。師曰。待我肯汝。即得。

閩王問。報慈與神泉

相去近遠。師曰。若說近遠。不如親到。師却問。大王日應千差。是甚麼心。王曰。甚麼處得心來。師曰。豈有無心

者。王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請向那邊問。王曰。大師謾別人。即得。問。大眾臻湊。請師舉揚。師曰。更有幾人

未聞。曰。恁麼。則不假上來也。師曰。不上來。且從汝向甚麼處會。曰。若有處所。即孤負和尚去也。師曰。祇恐不

辨精麤。問。夫說法者。當如法說。此意如何。師曰。有甚麼疑訛。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便打。問。不假

言詮。請師徑直。師曰。何必更待商量。

南康府廬山開先寺。圓智紹宗禪師。姑蘇人。少依本郡流水寺出家。次入長慶室。結菴于虔州丫山。二十載。

道聲遐布。後住開先。江南李主巡幸洪井。入山請上堂。令僧問。如何是開先境。師曰。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

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拾枯柴。煮布水。國主益加欽重。後終於本山。靈塔存焉。

金華府報恩院曉悟寶資禪師。僧問。學人初心。請師示個入路。師側掌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獨掌不

浪鳴。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也知闍黎入衆日淺。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師曰。報恩截舌有分。

僧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屈著作麼。問。如何是文殊劍。師曰。不知。曰。祇如一劍下。活得底人。作麼生。師曰。山

僧祇管二時齋粥。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背後是甚麼立地。曰。學人不會。乞師再示。師提拄杖曰。汝不

會。合喫多少拄杖。問。如何是具大慚愧底人。師曰。開口取。合不得。曰。此人行履如何。師曰。逢茶卽茶。逢飯

卽飯。問。如何是金剛一隻箭。師曰。道甚麼。僧再問。師曰。過新羅國去也。問。波騰鼎沸。起必全真。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乃叱之曰。恁麼。則非次也。師曰。你話墮。我話亦墮。汝作麼生。僧無對。問。去却賞罰。如何是吹毛劍。師曰。延平屬劍州。曰。恁麼。則喪身失命去也。師曰。錢塘江裏潮。

杭州府傾心寺宗一法瑤禪師。上堂。大眾不待一句語。便歸堂去。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良久曰。還有人酬得此問者麼。若有人酬得。者裏與諸人爲怪笑。若酬不得。諸人與者裏爲怪笑。珍重。問。如何朴實。免見虛頭。師曰。汝問若當。衆人盡鑒曰。有恁麼來。皆不丈夫。祇如不恁麼來。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師曰。出兩頭。致一問來。曰。甚麼人辨得。師曰。波斯養兒。問。佛法去處。乞師全示。師曰。汝但全致一問來。曰。爲甚麼却拈此問去。師曰。汝適來問甚麼。曰。若不遇師。幾成走作。師曰。賊去後關門。問。別傳一句。如何分付。師曰。可惜許。曰。恁麼。則別酬亦不當去也。師曰。也是閑辭。問。如何是不朝天子。不羨王侯底人。師曰。每日三條線。長年一衲衣。曰。未審此人還紹宗風也無。師曰。鵲來頭上語。雲向眼前飛。問。承古有言。不斷煩惱。此意如何。師曰。又是發人業。曰。如何得不發業。師曰。你話墮也。問。請去賞罰。如何是吹毛劍。師曰。如法禮三拜。師後住龍冊寺。歸寂。

福州府水陸院洪儼禪師。上堂。大眾集定。師下座。捧香鑪。巡行大眾前。曰。供養十方諸佛。便歸方丈。僧問。離却百非。兼四句。請師盡力與提綱。師曰。落在甚麼處。曰。恁麼。則人天有賴去也。師曰。莫將惡水潑人好。杭州府靈隱山廣嚴院咸澤禪師。初參保福。福問。汝名甚麼。師曰。咸澤。福曰。忽遇枯涸者。如何。師曰。誰是枯涸者。福曰。我是。師曰。和尚莫謾人好。福曰。却是汝謾我。住廣嚴。今爲法安院。僧問。如何是覲面相呈事。師

下禪牀曰。伏惟尊體起居萬福。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城中青史樓。雲外高峯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幽澗泉清。高峯月白。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一塢白雲。三間茅屋。曰。畢竟如何。師曰。既無維那。兼少典座。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師子石前靈水響。雞籠山上白猿啼。

福州府報慈院慧朗禪師。上堂。從上諸聖。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遞相告報。是汝諸人還會麼。若不會。大不容易。僧問。如何是一大事。師曰。莫錯相告報麼。曰。恁麼。則學人不疑也。師曰。爭奈一翳在目何。問。三世諸佛。盡是傳語人。未審傳甚麼人語。師曰。聽曰。未審是甚麼語。師曰。你不是鍾期。問。如何是學人眼。師曰。不可更撒沙。

福州府怡山長慶常慧禪師。僧問。王侯請命。法嗣怡山。鎖口之言。請師不謬。師曰。得曰。恁麼。則深領尊慈。師曰。莫鈍置人好。問。不犯宗風。不傷物義。請師滿口道。師曰。今日豈不是開堂。曰。燄續雪峯。印傳超覺。不違於物。不負於人。不在當頭。卽今何道。師曰。違負卽道。曰。恁麼。則善副來言。淺深已辨。師曰。也須識好惡。

福州府石佛院靜禪師。上堂。若道素面相呈。猶添脂粉。縱離添過。猶有負慳。諸人且作麼生體悉。僧問。學人欲見和尚本來師時。如何。師曰。洞上有言親體取。曰。恁麼。則不得見去也。師曰。灼然。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

處州府翠峯從欣禪師。上堂曰。更不展席。珍重。便歸方丈。却問侍者。還會麼。曰。不會。師曰。將謂汝到百丈來。福州府枕峯觀音院清換禪師。上堂。諸禪德。若要論禪說道。舉唱宗風。祇如當人分上。以一毛端裏。有無量諸佛。轉大法輪。於一塵中。現寶王刹。佛說衆生說。山河大地。一時說。未嘗間斷。如毘沙門王。始終不求外寶。



既各有如是家風。阿誰欠少。不可更就別人處分也。僧問。如何是法界性。師曰。汝身中有萬象。曰。如何體得。師曰。不可谷裏尋聲。更求本末。

福州府東禪契訥禪師。上堂。未曾暫失。全體現前。恁麼道亦是分外。既恁麼道不得。向兄弟前合作麼生道。莫是無道處。不受道麼。莫錯會好。僧問。如何是現前三昧。師曰。何必更待道。問。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師曰。何不禮謝。問。如何是東禪家風。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福州府長慶院妙果弘辨禪師。上堂。至座前側立少頃。曰。大眾各歸堂得也未。還得麼。若也未得。山僧謾諸人去也。遂陞座。僧問。海衆雲臻。請師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師曰。者個是方便門。曰。恁麼則大眾側聆去也。師曰。空側聆作麼。問。超覺後。妙果傳燈。去却語默動靜。如何相示。師曰。還解怪得麼。

福州府東禪院了空可隆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迢直任君行。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分明向汝道。上堂。大好省要。自不仙陀。若是聽響之流。不如歸堂向火。珍重。問。如何是普賢第一句。師曰。落第二句也。

福州府僊宗院守玘禪師。久不上堂。大眾入方丈參。師曰。今夜與大眾同請假。未審還給假也無。若未聞給假。卽先言者。負珍重。僧問。十二時中常在底人。還消得人天供養也無。師曰。消不得。曰。爲甚麼消不得。師曰。爲汝常在。曰。祇如常不在底人。還消得也無。師曰。驢年。問。請師答無賓主話。師曰。向無賓主處問將來。撫州府永安院淨悟懷烈禪師。上堂。顧視左右曰。患書作麼。便歸方丈。上堂良久曰。幸自可憐生。又被污却也。上堂。大眾正是着力處。切莫容易。僧問。怡山親聞一句。請師爲學人道。師曰。向後莫錯舉似人。福州府閩山令含禪師。初住永福。上堂。還恩恩滿。賽願願圓。便歸方丈。僧問。既到妙峯頂。誰人爲伴侶。師

曰。到。曰。甚麼人爲伴侶。師曰。喫茶去。問。明明不會。乞師指示。師曰。指示且置。作麼生是你明明底事。曰。學人不會。再乞師指。師曰。七棒十三。

新羅國龜山和尚。有舉裴相國啓建法會。問僧。看甚麼經。曰。無言童子經。公曰。有幾卷。曰。兩卷。公曰。既是無言。爲甚麼却有兩卷。僧無對。師代曰。若論無言。非唯兩卷。

吉安府龍須資國院道殷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天鑒十三年遠冤。直至如今不得雪。問。千山萬山。如何是龍須山。師曰。千山萬山。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對面千里。問。不落有無。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

福州府祥光院澄靜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長安路上。曰。向上事又且如何。師曰。谷聲萬籟起。松老五雲披。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門下平章事。宮闈較幾重。

襄陽府鷲嶺明遠禪師。初參長慶。慶問。汝名甚麼。師曰。明遠。慶曰。那邊事作麼生。師退兩步。慶曰。汝無端退兩步作麼。師無語。慶曰。若不退步。爭知明遠。師乃諭旨。住後。向火次。僧問。無一法當前。應用無虧時。如何。師以手卓火。其僧於此有省。

杭州府報慈院從瓊禪師。福州陳氏子。少投石梯出家。初住越州。稱心。次遷此。僧問。承古有言。今人看古教。未免心中鬧。欲免心中鬧。應須看古教。如何是古教。師曰。如是我聞。曰。如何是心中鬧。師曰。那畔雀兒聲。宋太祖開寶癸酉六月十四辰刻。沐浴易衣。告門人付囑訖。右脅而逝。

杭州府龍華寺廣辯周智契盈禪師。本福州黃檗山受業僧。問。如何是龍華境。師曰。翠竹搖風。寒松鎖月。曰。

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切莫唐突。問。如何是三世諸佛道場。師曰。莫別瞻禮。曰。怎麼。則亙古亙今。師曰。是甚麼年中。問。如何是黃檗山主。師曰。謝仁者相訪。曰。如何是黃檗境。師曰。龍吟瀑布水。雲起翠微峯。太傅王延彬居士。一日入招慶佛殿。指鉢盂問殿主。者個是甚麼鉢。主曰。藥師鉢。公曰。祇聞有降龍鉢。主曰。待有龍卽降。公曰。忽遇拏雲騰浪來時。作麼生。主曰。他亦不顧。公曰。話墮也。玄沙代曰。盡你神力。走向甚麼處去。保福曰。皈依佛法僧。百丈恆作覆鉢勢。雲門曰。他日生天。莫孤負老僧。長慶謂太傅曰。雪峯豎拂子示僧。其僧便出去。若據此僧。合喚轉痛與一頓。公曰。是甚麼心行。慶曰。泊合放過。到招慶。煎茶。朗上座與明招把鉢。忽翻茶鉢。公問。茶爐下是甚麼。朗曰。捧爐神。公曰。既是捧爐神。爲甚麼翻却茶。朗曰。事官千日。失在一朝。公拂袖便出。明招曰。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向外邊打野榧。朗曰。上座作麼生。招曰。非人得其便。

### 鏡清怱禪師法嗣

紹興府清化師訥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得不疑惑去。師曰。好。曰。怎麼。則得遇於師去也。師曰。珍重。僧來禮拜。師曰。子亦善問。吾亦善答。曰。怎麼。則大衆久立。師曰。抑逼大衆作甚麼。問。去却賞罰。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錢塘江裏好渡船。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可煞新鮮。

衢州府南禪遇緣禪師。有俗士人。咸謂爲鐵脚。一日騎馬至。僧問。既是鐵脚。爲甚麼却騎馬。師曰。腰帶不因遮腹痛。幘頭豈是禦天寒。官人問師。和尚怎麼後生。爲甚麼却爲尊宿。師曰。千歲祇言朱頂鶴。朝生便是鳳凰兒。上堂。此箇事得恁麼難道。時有僧出曰。請師道。師曰。睦州溪苔。錦軍石耳。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谿畔披砂徒。自困。家中有寶。速須還。曰。怎麼卽始終不從人得去也。師曰。饒君便有擎山力。未免肩

頭有擔胝。

安陸府景陵資福院智遠禪師。福州連江人。參鏡清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清曰。大家要知。師曰。如斯。則衆眼難瞞。清曰。理能伏豹。師因此發悟。住後。上堂。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雪嶺峯前月。鏡湖波裏明。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華。地搖六動。和尚今日有何祥瑞。師曰。一物不生全體露。目前光彩阿誰知。問。如何是直示一句。師曰。是甚麼。師乃曰。還會麼。會去。卽今便了。不會。塵沙算劫。祇據諸賢分上。古佛心源。明露現前。匝天徧地。森羅萬象。自己家風。佛與衆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幻化所爲。性地眞常。不勞修證。珍重。示衆。要知此事。當陽顯露。並無寸草蓋覆。便承當取。最省心力。宋太平興國丁丑九月十六。聲鐘辭衆。二十七辰刻。坐化。壽八十三。臘六十三。

衢州府烏巨山開明儀晏禪師。吳興許氏子。生唐乾符三年。將誕之夕。異香滿室。紅光如晝。光啓中。隨父鎮信安。不願娶。遊歷諸方。機契鏡清。後歸省父母。父母於郭南別舍。以遂師志。舍旁陳司徒廟。有凜禪師像。師往瞻禮。遂失師所之。後郡守展祀祠下。見師入定于廟後叢竹間。蟻蠹其衣。敗葉沒胫。或者云。是許鎮將之子也。自此三昧。出入無常。子湖訥難之曰。子所住定小乘耳。時方啜茶。師呈起橐曰。是大是小。訥駭然。尋謁枯蒼唐山巖。嚴問。汝何姓。曰。姓許。嚴曰。誰許汝。曰。不別。嚴默識之。遂與剃染。嘗令摘桃。浹旬不歸。往尋。見師攀桃倚石。泊然在定。嚴鳴指出之。開運中。遊江郎巖。覩石龕。謂弟子慧興曰。予入定此中。汝當壘石塞門。勿以吾爲念。興如所戒。明年。興意師長往。啓龕視師。素髮被肩。胸臆尙煖。徐自定起。了無異容。復回烏巨。侍郎憤公鎮信安。命義學僧守榮詰其定相。師不與之辨。榮輕之。時信安人競圖師像尊事之。皆獲舍利。榮因



媿服禮像謝慙。亦獲舍利。歎曰。此後不敢以淺解測度矣。錢忠懿王感師見夢。遣使圖像。至。適王患目疾。展像作禮。如夢所見。隨雨舍利。目疾頓瘳。因錫號開明。端拱初。太宗帝詔本州加禮。津發赴闕。師力辭。僧再至。諭旨特令肩輿入對便殿。命坐賜茗。咨問禪定。奏對簡盡。深契上旨。丐歸。復詔入對。得請還山。送車塞途。淳化元年示寂。壽一百十五。臘五十七。闍維。白光屬天。舍利五色。邦人以骨塑像。至今州郡雨陽禱之。如響斯答。

### 報恩岳禪師法嗣

長沙府妙濟院傳心師浩禪師。嘗住郴州香山。僧問。擬卽第二頭。不擬卽第三首。如何是第一頭。師曰。收。問。古人斷臂。當爲何事。師曰。我寧可斷臂。問。如何是學人眼。師曰。須知我好心。問。如何是香山劍。師曰。異。曰。還露也無。師曰。不忍見。問。如何是松門第一句。師曰。切不得錯舉。問。如何是妙濟家風。師曰。左右人太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兩口一無舌。問。如何是香山一路。師曰。滔滔地。曰。到者如何。師曰。息汝平生。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曰。阿難亦不知。曰。爲甚麼不知。師曰。莫非僊陀。問。如何是香山寶。師曰。碧眼胡人不敢定。曰。露者如何。師曰。龍王捧不起。問。既是聖僧。爲甚麼被大蟲齧。師曰。疑殺天下人。問。如何是無慚愧底人。師曰。闍黎合喫棒。

### 鼓山晏國師法嗣

杭州府天竺心印水月子儀禪師。溫州樂清陳氏子。初遊方。謁鼓山。問。子儀三千里外遠投法席。今日非時上來。乞師非時答話。山曰。不可鈍置仁者。師曰。省力處如何。山曰。汝何費力。師於此有省。後回浙。錢忠懿王

命開法羅漢光福二道場。上堂。久立。大衆更待甚麼。不辭展拓。却恐誤賺禪德。轉迷歸路。時寒珍重。僧問。如何是從上來事。師曰。住。曰。如何薦。師曰。可惜龍頭。翻成蛇尾。有僧禮拜起。將問話。師曰。如何且置。僧乃問。祇如興聖之子。還有相親分也無。師曰。祇待局終。不知柯爛。問。如何是維摩默。師曰。謗。曰。文殊因何讚。師曰。同案領過。曰。維摩又如何。師曰。頭上三尺巾。手裏一枝拂。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寒即圍爐向猛火。曰。還有過也無。師曰。熱即竹林溪畔坐。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大洋海裏一星火。曰。學人不會。師曰。燒盡魚龍。問。如何是法界義宗。師曰。九月九日浙江潮。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光福門下超毗盧越釋迦底人。師曰。諸餘奉納。曰。恁麼。則平生慶幸去也。師曰。慶幸事作麼生。僧罔措。師便喝。將下堂。僧問。下堂一句。乞師分付。師曰。攜履已歸西國去。此山空有老猿啼。問。鼓山有掣鼓奪旗之說。師曰。且如何。師曰。敗將不忍誅。曰。或遇良將。又何如。師曰。念子孤魂。賜汝三奠。問。世尊入滅。當歸何所。師曰。鶴林空變色。真歸無所歸。曰。未審必定何之。師曰。朱實殞勁風。繁英落素秋。曰。我師將來復歸何所。師曰。子今欲識吾歸處。東西南北柳成絲。問。如何修行。即得與道相應。師曰。高卷吟中箔。濃煎睡後茶。回故里。宋雍熙丙戌示滅。門人建塔焉。

建寧府白雲真寂智作禪師。永真朱氏子。容若梵僧。禮鼓山披剃。一日山上堂。召衆。衆皆回眸。山披襟示之。衆罔措。唯師朗悟。又參次山。召近前來。師近前。山曰。南泉喚院主意作麼生。師斂手端容。退身而立。山奇之。住後。上堂。還有人向宗乘中致得一問來麼。待山僧向宗乘中答。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歸方丈。問。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火裏蓮生。曰。如何是觸髅裏眼睛。師曰。泥牛入海。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汝還具眼。

麼。曰。怎麼則學人歸堂去也。師曰。獼猴入布袋。問。如何是延平津。師曰。萬古水溶溶。曰。如何是延平劍。師曰。速須退步。曰。未審津與劍是同是異。師曰。可惜者漢。後漢乾祐己酉。江南國主李氏賜紫。延居奉先。上堂。良久曰。相瞞去也。還甘麼。昔日靈山多士。唯迦葉親聞。今日奉國揚宗。不可有異。諸仁者作麼生體悉。卓拄杖曰。大家驗看。僧問。如何是奉先境。師曰。一任觀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莫無禮。問。如何是奉先家風。師曰。卽今在甚麼處。曰。怎麼則大衆有賴也。師曰。干汝甚麼事。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不是奉先道不得。

福州府鼓山第二世了覺智嚴禪師。上堂。多言復多語。由來反相誤。珍重。僧問。石門之句卽不問。請師方便示來機。師曰。問取露柱。問。國王出世三邊靜。法王出世有何恩。師曰。還會麼。曰。幸遇明朝。輒伸呈獻。師曰。吐却著。曰。若不禮拜。幾成無孔鐵鎚。師曰。何異無孔鐵鎚。

福州府龍山妙空智嵩禪師。上堂。幸自分明。須作者個節目。作麼到者裏便成節目。便成增語。便成塵玷。未有如許多事時。作麼生。僧問。古佛化導。今祖重興。人天輻輳於禪庭。至理若爲於開示。師曰。亦不敢孤負大衆。曰。怎麼則人天不謬殷勤請。頓使凡心作佛心。師曰。仁者作麼生。曰。退身禮拜。隨衆上下。師曰。我識得汝也。

泉州府鳳凰山彊禪師。僧問。燈傳鼓嶠。道化溫陵。不跨石門。請師通信。師曰。若不是今日。攔胸撞出。曰。怎麼則今日親聞師子吼。他時終作鳳凰兒。師曰。又向者裏塗汙人。問。白浪滔天境。何人住太虛。師曰。靜夜思。堯鼓。回頭聞舜琴。

福州府龍山文義禪師。上堂。若舉宗乘。卽院寂徑荒。若留委問。更待箇甚麼。還有人能委悉麼。出來驗看。若無人委悉。且莫掠虛好。便下座。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威風人盡懼。曰。如何是法王。師曰。一句令當行。曰。二王還分不分。師曰。適來道甚麼。

福州府鼓山了宗智岳禪師。本郡人。初參鄂州黃龍。問。久嚮黃龍。及乎到來。祇見赤斑蛇。龍曰。汝祇見赤斑蛇。且不識黃龍。師曰。如何是黃龍。龍曰。滔滔地。師曰。忽遇金翅鳥來。又作麼生。龍曰。性命難存。師曰。怎麼則被他吞却去也。龍曰。謝闍黎供養。師便禮拜。住後。上堂。我若全舉宗乘。汝向甚麼處領會。所以道。古今常露。體用無妨。不勞久立。珍重。問。如何是誕生王種。師曰。金枝玉葉不相似。曰。怎麼則同中不得異。師曰。不得異。事作麼生。曰。金枝怎能續。師曰。猶是閩外之辭。問。虛空還解作用也無。師拈起拄杖曰。者個師僧好打。僧無語。

襄陽府定慧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無人不驚。曰。學人未委。師曰。不妨難向。問。不借時機用。如何話祖宗。師曰。闍黎還具慚愧麼。僧便喝。師休去。

福州府鼓山第四世宗曉清諤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時寒不出手。

江寧府淨德院冲煦慧悟禪師。福州和氏子。周顯德中。江南國主延住光睦。僧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我無小徑。曰。如何是小徑。師曰。我不知有大道。次遷廬山開先。末居淨德。宋開寶乙亥。歸寂。

江寧府報恩院崇因清護禪師。福州長樂陳氏子。六歲。禮鼓山披削。十五。納戒於國師。言下發明大事。出住建州白雲。次遷長慶顯親報恩淨德。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天花亂墜。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昨日新雷。



發。今朝細雨飛。問。如何是諸佛玄旨。師曰。草屨木履。開寶三年十一月。示寂。茶毗。收舍利三百餘粒。并靈骨歸於建州雞足山臥雲院。建塔。壽五十五。臘四十。時金陵國主賜紫。號崇因大師。江南後主改號妙行。

### 龍華照禪師法嗣

台州府瑞巖師進禪師。上堂。大眾久立。師曰。媿諸禪德。已省提持。若是狗聲聽響。不如歸堂向火。珍重。僧問。如何是瑞巖境。師曰。重重疊嶂。南來遠。北向皇都咫尺間。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萬里白雲朝瑞嶽。微微細雨灑簾前。曰。未審如何得親近此人。師曰。將謂闍黎親入室。元來猶隔萬重關。

台州府六通院志球禪師。僧問。全身佩劍時。如何。師曰。落。曰。當者如何。師曰。熏天灸地。問。如何是六通境。師曰。滿目江山一任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古今自去來。曰。離此二途。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雲水千途與萬途。問。擁毳玄徒。請師指示。師曰。紅爐不墜。鴈門關。曰。如何是紅爐不墜。鴈門關。師曰。青霄豈恡衆人攀。曰。還有不知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知者。師曰。金榜上無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萬家明月朗。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山河大地。

杭州府雲龍院歸禪師。僧問。久戰沙場。爲甚麼功名不就。師曰。過在者邊。曰。還有昇進處也無。師曰。冰消瓦解。

杭州府餘杭功臣院道閑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師曰。俗人東畔立。僧衆在西邊。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如汝與我。曰。怎麼則無二去也。師曰。十萬八千。福州府報國院照禪師。上堂。我若全機。汝向甚麼處摸索。蓋爲根器不等。便成不具慚愧。還委得麼。如今與

諸仁者作個入底門路。乃敲繩牀兩下曰。還見麼。還聞麼。若見便見。若聞便聞。莫向意識裏卜度。却成妄想顛倒。無有出期。珍重。佛塔被雷霹。有問。祖佛塔廟。爲甚麼却被雷霹。師曰。通天作用。曰。既是通天作用。爲甚麼却霹佛。師曰。作用處不見有佛。曰。爭奈狼籍何。師曰。見甚麼。台州府白雲迺禪師。僧問。荆山有玉。非爲寶。囊裏真金。賜一言。師曰。我家本貧。曰。慈悲何在。師曰。空慚道者名。

翠巖參禪師法嗣

杭州府龍冊寺明悟子興禪師。僧問。正位中還有人成佛否。師曰。誰是衆生。曰。若恁麼。則總成佛去也。師曰。還我正位來。曰。如何是正位。師曰。汝是衆生。問。如何是無價珍。師曰。卞和空抱璞。曰。忽遇楚王。還進也無。師曰。凡聖相繼續。問。古人拈布毛意。作麼生。師曰。闍黎舉不全。曰。如何舉得全。師乃拈起袈裟。溫州府雲山佛嶼院知默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嶼家風。師曰。送客不離三步內。邀賓祇在草堂前。上堂。山僧見諸上座。恁麼行脚。喫辛喫苦。盤山涉澗。莫非爲此一大事。如今且要諸人。於本分參問中。通個消息來。雲山敢與你證明。非但雲山證明。乃至禪林佛刹。亦當與你證明。還有麼。若無。不如散去。便下座。祖燈大統卷第三十終

祖燈大統卷第三十一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十四世之四

安國瑄禪師法嗣

福州府白鹿師貴禪師。開堂日。僧問。西峽一派。不異馬頭。白鹿千峯。何似雞足。師曰。大眾驗看。問。如何是白鹿家風。師曰。向汝道甚麼。曰。恁麼。則學人知時去也。師曰。知時底人。合到甚麼田地。曰。不可更口喃喃也。師曰。放過卽不可。便打。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百鳥銜花供養。見後。爲甚麼不來。師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尋常。

福州府羅山義聰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甚麼處不震裂。曰。作何音響。師曰。聾者不聞。問。手指天地。唯我獨尊。爲甚麼却被傍觀者責。師曰。謂言胡鬚赤。曰。祇如傍觀者有甚麼長處。師曰。路見不平。所以按劍。乃曰。若有分付處。羅山卽不具眼。若無分付處。卽勞而無功。所以維摩昔日對文殊。且問如今會也無。久立珍重。

福州府安國院從貴禪師。僧問。禪宮大敞。法侶雲臻。向上一路。請師決擇。師曰。素非時流。上堂。禪之與道。拈向一邊著。佛之與祖。是甚麼破草鞵。恁麼告報。莫屈著諸人麼。若道屈著。卽且行脚去。若道不屈著。也須合取口。始得珍重。上堂。直是不遇梁朝。安國也。謾人不過。珍重。僧問。請師舉唱宗乘。師曰。今日打禾。明日般柴。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香爐對繩牀。曰。見後如何。師曰。門扇對露柱。問。如何是和尙家。

風。師曰。若問家風。卽答家風。曰。學人不問家風時。作麼生。師曰。胡來漢去。問。諸餘卽不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曰。純陀獻供。

福州府怡山長慶藏用禪師。上堂。衆集。以扇子拋地曰。愚人謂金是土。智者作麼生。後生可畏。不可總守愚去也。還有人道得麼。出來道看。時有僧出禮拜。退後立。師曰。別更作麼生。曰。請和尚明鑑。師曰。千年桃核。問。如何是伽藍。師曰。長溪莆田。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新羅白水。問。如何是靈泉正主。師曰。南山北山。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齋前廚蒸南國飯。午後爐煎北苑茶。問。法身還受苦也無。師曰。地獄豈是天堂。曰。恁麼則受苦去也。師曰。有甚麼罪過。

福州府永隆院彥端禪師。上堂。衆集。師從座起作舞曰。會麼。對曰。不會。師曰。山僧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作麼生不會。問。本自圓成。爲甚麼却分明晦。師曰。汝自檢責看。

福州府林陽瑞峯院志端禪師。本州人。初參安國。見僧問。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國舉一指。師從旁有省。乃入室。白曰。適來見那僧問話。志端有個省處。國曰。汝見甚麼道理。師亦舉一指曰。者個是甚麼。國然之。住後。上堂。舉拂子曰。曹溪用不盡底。時人喚作頭角生。山僧拈來拂蚊子。薦得乾坤陷落。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木馬走似煙。石人趁不及。問。如何是禪。師曰。今年旱去年。曰。如何是道。師曰。冬田半折耗。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與一踏。僧作接勢。師便與一擲。僧無語。師曰。賺殺人。問。如何是迴絕人煙處佛法。師曰。巔山峭峙碧芬芳。曰。恁麼則一眞之理。華野不殊。師曰。不是者個道理。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竹箸一文一雙。有僧夜參。師曰。阿誰。曰。某甲。師曰。泉州砂糖。舶上檳榔。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你若會。



卽廓清五蘊。吞盡十方。示衆佛法無許多般。但凡聖一眞。猶存見隔。見存卽凡。情忘卽佛。教中謂之稱性緣起。稱性緣起。本無實性。則俯仰進止。屈伸謙敬。無一法可轉變。何更有生住異滅之相耶。况我祖師門下。又合作何理論。宋開寶戊辰八月。遺偈曰。來年二月二。別汝暫相棄。燒灰散四林。免占檀那地。明年正月晦。州民入山瞻禮。師尙無恙。參問如常。二月一日。州牧率諸官同至山。詰伺經宵。二日齋罷。上堂辭衆。時圓應長老出問。雲愁霧慘。大衆嗚呼。請師一言。未當告別。師垂一足。應曰。法鏡不臨於此土。寶月又照於何方。師曰。非君境界。應曰。怎麼。則漚生漚滅。還歸水。師去。師來是本常。師長嘯一聲。下座歸方丈。安坐至亥時。問衆曰。世尊滅度。是何時節。衆曰。二月十五日子時。師曰。吾今日前時前。言訖。長往。閱世七十八。坐六十夏。福州府僊宗院明禪師。上堂。幸有如是門風。何不烜赫地紹續取去。若也紹得。不在三界。若出三界。卽壞三界。若在三界。卽礙三界。不礙不壞。是出三界。是不出三界。怎麼徹去。堪爲佛法種子。人天有賴。時有僧問。拏雲不假風雷便。迅浪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棄本逐末。

福州府安國院祥禪師。上堂。頃間失聲曰。大是無端。雖然如此。事不得已。於中若有未覲者。更開方便。還會麼。時有僧問。不涉方便。乞師垂慈。師曰。汝問我答。卽是方便。問。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如何是月。師提起拂子。僧曰。古人爲甚道水月無形。師曰。見甚麼。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曰。淮軍散後。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衆眼難謾。

### 保福展禪師法嗣

泉州府招慶院淨修省燈禪師。初參保福。福一日在大殿覲佛像。乃舉手問師曰。佛怎麼意作麼生。師曰。和

尙也是橫身。福曰。一撇我自收取。師曰。和尚非唯橫身。福然之。後住招慶。陞座。良久曰。大衆。向後到處遇道伴。作麼生舉似他。今日試對衆舉看。若有人舉得。免孤負上祖。亦免埋沒後來。古人道。通心君子。文外相見。還有者個人麼。况是曹谿門下子孫。合作麼生理論。合作麼生提唱。良久乃曰。叢林先達者。不敢相觸忤。若是初心後學。未信直須信取。未省直須省取。不用掠虛。諸人本分去處。未有一時不顯露。未有一物解蓋覆得。如今若要知。不用移絲髮地。不用少許工夫。但向博地凡夫位中承當取。豈不省心力。既能省得。便與諸佛齊肩。依而行之。緣此事是個白淨去處。今日須得白淨身心。合他始得。古人云。識心達本。解無爲法。方號沙門。如今諸官大衆。各須體取好。莫全推過師僧分上。佛法平等。上至諸佛。下至一切。共同此事。既然如此。誰有誰無。王法之外。亦須努力。適來說如許多般。蓋不得已而已。莫道從上宗門。合怎麼語話。祇如從上坐爲先。澄瀟身心。漸坦然。譬爾有緣隨濁界。當須莫續是天年。修持祇學從功路。至理寧論在那邊。一切時中常管帶。因緣相湊豁通立。示執坐禪者曰。大道分明絕點塵。何須長坐始相親。遇緣儻解無非是。處憤那能有故新。散誕肯齊支遁侶。逍遙曷與慧休鄰。或遊泉石或闌闌。可謂煙霞物外人。漳州保福可儔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雲在青天水在餅。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瞥落也。曰。還用也無。師曰。莫鬼語。

舒州海會院如新禪師。上堂。良久曰。禮繁卽亂。便下座。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轉見孤獨。曰。親切處乞師一言。師曰。不得雪也聽他。問。如何是迦葉共領底事。師曰。汝若領得。我卽不悌。曰。恁麼則不煩於

師去也。師曰：又須著棒，爭得不煩？問：牛頭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捩子。如何是向上關捩？師曰：賴遇孃生臂短。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要道何難？曰：便請師道。師曰：將謂靈利，又不仙陀。

南昌府章江慧廉禪師。僧問：師登寶座，曲爲今時。四衆攀瞻，請師接引。師曰：甚處屈汝？曰：恁麼，則垂慈方便。路直下，不孤人也。師曰：也須收取好。問：如何是章江境？師曰：地藏皺眉。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普賢斂袂。曰：如何是章江水？師曰：苦。曰：如何是章江第一句？師曰：到別處，不得錯舉。

福州府報慈院文欽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境？師曰：雨來雲霧暗，晴乾日月明。問：如何是妙覺明心？師曰：今冬好晚稻，出自秋雨成。問：如何是妙用河沙？師曰：雲生碧岫，雨降青天。問：如何是平常心合道？師曰：喫茶喫飯，隨時過。看水看山，實暢情。

泉州府萬安院資化清運禪師。僧問：諸佛出世，震動乾坤。和尚出世，未審如何？師曰：向汝道甚麼？曰：恁麼，則不異諸聖去也。師曰：莫亂道。問：如何是萬安家風？師曰：茗蘂倉米飯。曰：忽遇上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飯後三巡茶。問：如何是萬安境？師曰：一塔松蘿望海青。

漳州府報恩院道熙禪師。初與保福送書上泉州王太尉。尉問：漳南和尚近日還爲人也無？師曰：若道爲人，卽屈著和尚。若道不爲人，又屈著大尉來問。尉曰：道取一句。待鐵牛能齧草木，馬解含煙。師曰：某甲惜口喫飯。尉良久，又問：驢來馬來？師曰：驢馬不同途。尉曰：爭得到者裏？師曰：特謝太尉領話。住後，僧問：名言妙句，卽不問，請師真實道將來。師曰：不阻來意。

泉州府鳳凰山洪忍從琛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門風相似，卽無阻矣。曰：學人不是其人，忽遇其

人時如何。師曰。不可豫搔待痒。問。學人根思遲鈍。方便門中乞師傍警。師曰。傍警曰。深領師旨。安敢言乎。師曰。太多也。上堂。有僧出禮拜起。退身立。師曰。我不如汝。僧應諾。師曰。無人處放下著。問。如何是學人自己事。師曰。暗算流年事可知。問。如何是鳳凰境。師曰。雪夜觀明月。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作人醜差。曰。爲人何在。師曰。莫屈著汝麼。

福州府永隆院明慧瀛禪師。上堂。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似則似是。卽不是。珍重。問。無爲無事人。爲甚麼却是金鎖難。師曰。爲斷蟲纖。貴重難留。曰。爲甚麼道。無爲無事人。逍遙實快樂。師曰。爲鬧亂。且要斷送。上堂。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便下座。僧參。師曰。不要得許多般數。速道速道。僧無對。問。如何進向。得達本源。師曰。依而行之。

南昌府清泉山守清禪師。福州林氏子。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問曰。如何是祖。師曰。答。問。和尚見古人得個甚麼。便住此山。師曰。情知汝不肯。曰。爭知某甲不肯。師曰。鑒貌辨色。問。親切處乞師一言。師曰。莫過於此。問。古人面壁爲何事。師曰。屈。曰。怎麼則省心力去也。師曰。何處有怎麼人。問。諸餘卽不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消汝三拜。不消汝三拜。

漳州府報恩院行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確擣磨磨。問。曹谿一路。請師舉揚。師曰。莫屈著曹谿麼。曰。怎麼則羣生有賴。師曰。也是老鼠喫鹽。問。不涉公私。如何言論。師曰。喫茶去。問。丹霞燒木佛。意作麼生。師曰。時寒燒火向。曰。翠微迎羅漢。意作麼生。師曰。別是一家春。長沙府嶽麓山和尚。上堂。良久曰。昔日毘耶。今朝嶽麓。珍重。僧問。如何是聲色外句。師曰。猿啼鳥叫。問。



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五音六律。問。截舌之句。請師舉揚。師曰。日能熱。月能涼。

常德府德山德海禪師。僧問。靈山一會。何人得聞。師曰。獨許闍黎。曰。未審靈山說個甚麼。師曰。卽闍黎會的。

問。如何是該天括地句。師曰。千界搖動。問。從上宗乘。以何爲驗。師曰。從上且置。卽今作麼生。曰。大衆總

見。師曰。話墮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擘。

泉州府後招慶和尚。僧問。末後一句。請師商量。師曰。塵中人自老。天際月常明。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

一餅兼一鉢。到處是生涯。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擾擾忽忽。晨雞暮鐘。

常德府梁山簡禪師。問。僧。甚處來。曰。藥山來。師曰。還將得藥來否。曰。和尚住山也不錯。師便休。

瑞州府高安建山澄禪師。僧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可惜許。曰。如何是人王劍。師曰。塵埋牀下履。風動架頭

巾。問。一代時教。接引今時。未審祖宗如何示人。師曰。一代時教。已有人問了也。曰。和尚如何示人。師曰。惆

悵庭前紅莧樹。年年生葉不生花。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受歲者也無。師曰。作麼生。曰。怎麼。則不

受歲也。師曰。城上已吹新歲角。牕前猶點舊年燈。曰。如何是舊年燈。師曰。臘月三十日。

福州府康山法寶契穩禪師。初開堂。僧問。威音王佛已後。次第相承。未審師今一會。法嗣何方。師曰。象骨舉

手。龍谿點頭。問。圓明湛寂。非師旨。學人因底却無明。師曰。辨得也未。曰。怎麼。則識性無根去也。師曰。隔靴

搔痒。

長沙府延壽寺慧輪禪師。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不在外。曰。出匣後如何。師曰。不在內。問。如何是

一色。師曰。青黃赤白。曰。大好一色。師曰。將謂無人。也有一個半個。

泉州府西明院琛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竹箸瓦碗。曰。忽遇上客來時。如何祇待。師曰。黃蘗倉米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看。

睡龍溥禪師法嗣

漳州府保福院清豁禪師。福州永泰人。少禮鼓山韶落髮。稟具後。謁大章如。後參睡龍。龍問。豁闍黎見何尊宿來。還悟也未。曰。清豁嘗訪大章。得個信處。龍於是上堂。集衆。召曰。豁闍黎出來。對衆燒香。說悟處。老僧與汝證明。師出衆。乃拈香曰。香已拈了。悟卽不悟。龍大悅。許之。住後。上堂。山僧今與諸人作個和頭。和者默然。不和者說。良久曰。和與不和。切在如今。山僧帶些子事。珍重。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曰。不能盡底去。曰。爲甚麼不能盡底去。師曰。賊是家親。曰。既是家親。爲甚麼翻成家賊。師曰。內旣無應。外不能爲。曰。忽然捉敗時如何。師曰。內外絕消息。曰。捉敗後。功歸何所。師曰。賞亦未曾聞。曰。恁麼則勞而無功也。師曰。功卽不無。成而不處。曰。旣是成功。爲甚麼不處。師曰。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致。不使將軍見太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胡人泣。漢人悲。忽捨衆欲入山待滅。乃遺偈曰。世人休說路行難。鳥道羊腸咫尺間。珍重苧谿谿畔水。汝歸滄海我歸山。卽往貴湖卓庵。未幾。謂門人曰。吾滅後。將遺骸施諸蟲蟻。勿置墳塔。言訖。入湖頭山坐磐石。儼然長往。門人稟遺命。延留七日。竟無蟲蟻之所侵食。遂就闍維。散於林野。今泉州淨土院影堂存焉。

金輪觀禪師法嗣

衡州府南嶽金輪和尚。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師曰。鈍漢。曰。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曰。臨機一箭。誰是當者。師曰。倒也。

雲門偃禪師法嗣之一

韶州府白雲實性子祥禪師。初住慈光院。廣主召入府說法。時有僧問。覺華纔綻。正遇明時。不昧宗風。乞師方便。師曰。我王有令。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不別。曰。怎麼則同也。師曰。不妨領話。問。諸佛出世。普徧大千。白雲一會。如何舉揚。師曰。賺却幾人來。曰。怎麼則四衆何依。師曰。沒交涉。問。卽心卽佛。示誨之辭。不涉前言。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作麼生。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石橋那畔有。者邊無。會麼。曰。不會。師曰。且作丁公吟。問。衣到六祖。爲甚麼不傳。師曰。海晏河清。問。如何是和尙接人一路。師曰。來朝更獻楚王看。問。從上宗乘。如何舉揚。師曰。今日未喫茶。上堂。諸人會麼。但向街頭市尾。屠兒魁劊。地獄鑊湯處。會得。堪與人天爲師。若向衲僧門下。天地懸殊。更有一般底。祇向長連牀上。作好人去。汝道此兩般人。那個有長處。無事珍重。問。僧。甚麼處來。曰。雲門來。師曰。裏許有多少水牛。曰。一個兩個。師曰。好水牛。問。僧。不壞假名。而談實相。作麼生。僧指椅子曰。者個是椅子。師以手撥椅曰。與我將鞋袋來。僧無對。師曰。者虛頭漢。雲門聞。乃云。須是他始得。將示滅。白衆曰。某甲雖提祖印。未盡其中事。諸仁者。且道。其中事作麼生。莫是無邊中間內外。是否。若如是會。卽大地如鋪沙。良久曰。去此。卽他方相見。言訖而寂。

常德府德山第九世圓明緣密禪師。上堂。僧堂前事。時人知有。佛殿後事。作麼生。上堂。我有三句語。示汝諸人。一句函蓋乾坤。一句截斷衆流。一句隨波逐浪。作麼生辨。若辨得出。有參學分。若辨不出。長安路上。輾輳地。示衆。及盡去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掛壁上。猶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此人。參學事畢。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三尺杖子。攬黃河。問。百花未發時。如何。師曰。黃河渾底流。曰。發後如何。師曰。幡竿頭指天。

問。不犯辭鋒時。如何。師曰。天台南嶽。曰。便怎麼去時。如何。師曰。江西湖南。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河裏盡是木頭船。曰。出世後如何。師曰。者頭踢著那頭掀。上堂。與麼來者。現成公案。不與麼來者。垛生招箭。總不與麼來者。徐六擔板。迅速鋒銳。猶是鈍漢。萬里無雲。青天猶在。上堂。但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無滯。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是死句。揚眉瞬目。舉指豎拂。是死句。山河大地。更無諸訛。是死句。時有僧問。如何是活句。師曰。波斯仰面看。曰。怎麼則不謬去也。師便打。上堂。舉臨濟示衆。怎麼來者。恰似失却。不怎麼來者。無繩自縛。十二時中。莫亂斟酌。會與不會。都盧是錯。分明與麼道。一任天下人貶剝。師曰。古鏡闊一丈。屋梁長三尺。是汝鉢盂。鑽子闊多少。上堂。俱胝凡有扣問。祇豎一指。寒則普天寒。熱則普天熱。僧問。已事未明。如何辯得。師曰。須彌山頂上。曰。便怎麼去時。如何。師曰。脚下水淺深。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千年松倒挂。曰。來後如何。師曰。金剛努起拳。問。師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佛殿正南開。曰。出世後如何。師曰。白雲山上起。曰。出與未出。還分不分。師曰。靜處薩婆訶。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如何是應用之機。師喝。僧曰。祇者個。爲復別有。師便打。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黑地打破甕。僧退步。師便打。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猢猻繫露柱。曰。出世後如何。師曰。猢猻入布袋。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並汝三人。無繩自縛。問。如何是佛。師曰。滿目荒榛。曰。學人不會。師曰。勞而無功。問。盡大地。致一問。不得時。如何。師曰。話墮也。曰。大眾總見。師便打。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秋來黃葉落。曰。見後如何。師曰。春來草自青。問。無蹤無跡。是甚麼人行履。師曰。偷牛賊。長沙府水西南臺法雲道遵禪師。上堂。從上宗乘。合作麼生提綱。合作麼生言論。佛法兩字。當得麼。眞如解。



脫當得麼。雖然如此。細不通風。大通車馬。若約理化門中。一言纔啓。震動乾坤。山河大地。海晏河清。三世諸佛。說法現前。於此明得。古佛殿前。同登彼岸。無事珍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下坡不走。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著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鉢盂挂壁上。問。如何是真如含一切。師曰。分明曰。爲甚麼有利鈍。師曰。四天打鼓。樓上擊鐘。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金剛手指天。問。如何是色空。師曰。道士著真紅。問。十二時中。時時不離時。如何。師曰。諦。

韶州府雙峯慧真廣悟竟欽禪師。益州人。開堂日。雲門躬臨證明。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日出方知天下朗。無油那點佛前燈。問。如何是雙峯境。師曰。夜聽水流庵後竹。晝看雲起面前山。問。如何是和尙爲人一句。師曰。因風吹火。上堂。進一步則迷理。退一步則失事。饒你一向兀然去。又同無情。僧問。如何得不同無情去。師曰。動轉施爲。曰。如何得不迷理失事去。師曰。進一步。退一步。僧作禮。師曰。向來有人怎麼會。老僧不肯伊。曰。請師直指。師便打出。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山河大地。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鉛刀徒逞。不若龍泉。曰。用者如何。師曰。藏鋒猶不許。露刃更何堪。問。賓頭盧應供四天下。還得徧也無。師曰。如月入水。問。如何是用而不雜。師曰。明月堂前垂玉露。水晶殿裏璨真珠。行者問。某甲遇賊來時。若殺卽違佛敎。不殺又違王敕。未審師意如何。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廣主劉氏嘗親問法要。錫慧真廣悟號。太平興國丁丑三月。告門人曰。吾不久去世。汝可就山頂豫修墳塔。泊工畢。以聞。五月二十三日。告工畢。師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會雲門。爽溫門。舜峯等七人夜話。侍者報。三更也。師索香焚之。合掌而逝。閱世六十有八。坐夏四十八。

韶州府資福詮禪師。僧問。不問宗乘。請師心印。師曰。不答者話。曰。爲甚麼不答。師曰。不副前言。問。覷面難逢處。如何顧鑒。乞師垂半偈。免使後人疑。師曰。鋒前一句超調御。擬問如何歷劫違。曰。恁麼。則東山西嶺。時人知有。未審資福庭前。誰家風月。師曰。且領前話。

廣州府新會黃雲元禪師。初開堂日。以手拊繩牀曰。諸人還識廣大須彌之座也。無。若不識。看老僧。乃陞座。便坐。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歌謠滿路。乃云。古人道。觸目未曾無。臨機道甚麼。珍重。

廣州府南海龍境倫禪師。開堂。陞座。提起拂子曰。還會麼。若會。頭上更增頭。若不會。斷頭取活。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亂走作麼。曰。恰是雨下天晴。師便打。問。如何是佛。師曰。勤耕田。曰。學人不會。師曰。早收禾。問。如何是龍境水。師曰。腥臊臭穢。曰。飲者如何。師曰。七通八達。曰。如何是龍境家風。師曰。豺狼虎豹。問。僧甚麼處來。曰。黃雲來。師曰。作麼是黃雲。郎當媚癡抹毆爲人一句。僧無對。示衆曰。作麼生是長連牀上取性一句。道將來。

韶州府雲門爽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聖躬萬歲。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銀香臺上生蘿蔔。韶州府白雲聞禪師。上堂。良久。僧出問。白雲一路。全因今日。師曰。不是不是。曰。和尚又如何。師曰。白雲一路。艸深一丈。便下座。問。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皂莢樹頭懸。風吹不成曲。問。受施主供養。將何報答。師曰。作牛作馬。

韶州府披雲智寂禪師。僧問。如何是披雲境。師曰。白日沒閑人。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師曰。

聽老僧一偈。以字不是。八不成。森羅萬象。此中明。直饒巧說千般妙。不是阿優。不是經。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山高不礙白雲飛。問。如何是色空。師曰。拾取落花生舊枝。問。如何是一塵。師曰。滿目是青山。問。如何是毘盧中有大經卷。師曰。拈不得。曰。爲甚拈不得。師曰。特地却成愁。韶州府淨法禪想章禪師。廣主問。如何是禪。師乃良久。主罔測。因署其號曰禪想。僧問。日月重明時。如何。師曰。日月雖明。不鑒覆盆之下。問。既是金山。爲甚麼鑿石。師曰。金山鑿石。問。如何是道。師曰。迢迢十萬餘。

韶州府溫門山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胸題卍字。曰。如何是祖。師曰。不遊西土。人指壁上畫問。既是千尺松。爲甚麼却在屋下。師曰。芥子納須彌。作麼生。問。隔牆見角。便知是牛時。如何。師便打。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汝曾讀書麼。問。太子初生。爲甚麼不識父母。師曰。迥然尊貴。

岳州府巴陵新開院顯鑒禪師。初到雲門。門曰。雪峯道。開却門。達磨來也。我問你作麼生。師曰。築著和尙鼻孔。門曰。地神惡發。把須彌山一擲。踣跳上梵天。搗破帝釋鼻孔。你爲甚麼向日本國裏藏身。師曰。和尙莫瞞人好。門曰。築著老僧鼻孔。又作麼生。師退後。門曰。將知你祇是學語之流。住後。更不作法嗣書。祇將三轉語上雲門。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明眼人落井。曰。如何是吹毛劍。師曰。珊瑚枝枝撐著月。曰。如何是提婆宗。師曰。銀碗裏盛雪。門曰。他後老僧忌日。祇消舉此三轉語。足以報恩。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問。三乘十二分教。卽不疑。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不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貪觀白浪。失却手橈。問。僧遊山來。爲佛法來。曰。清平世界。動甚干戈。師曰。好個無事禪客。曰。早是多。

事了也。師曰：上座去年在此過夏了。曰：不曾。師曰：與麼則先來不相識。下去。師將拂子遺僧。僧曰：本來清淨。用拂子作甚麼。師曰：既知清淨，切勿忘却。

廣州府地藏院慧慈明識禪師。僧問：既是地藏院，爲甚塑熾盛光佛。師曰：過在甚麼處。問：如何是地藏境。師曰：無人得敢遊。

韶州府英德大容諍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容水。師曰：還我一滴來。問：如何是真空。師曰：拈却拒陽著。曰：如何是妙用。師乃握拳。僧曰：眞空妙用相去幾何。師以手撥之。問：長蛇偃月卽不問。匹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麻江橋下會麼。曰：不會。師曰：聖壽寺前。問：既是大容，爲甚麼趁出僧。師曰：大海不容塵。小溪多撻撻。問：如何是古佛一路。師指地。僧曰：不問者個。師曰：去。與一老宿相期他往，偶因事不去。宿曰：佛無二言。師曰：法無一向。

廣州府羅山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玉狗吠時天未曉，金雞啼處五更初。問：丹霞訪居士，女子不攜籃時如何。師曰：也要到者裏一轉。問：如何是羅山境。師曰：布水千尋。

韶州府雲門常寶禪師。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還有揀擇者麼。時有僧問：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日月分明。曰：學人不會。師曰：清風滿路。

安陸府林谿竟脫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四海五湖賓。曰：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明眼人笑汝。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風吹滿面塵。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富貴多賓客。曰：見後如何。師曰：貧窮絕往還。問：如何是佛。師曰：十字路頭。曰：如何是法。師曰：三家村裏。曰：佛之與法，是一是二。師曰：露柱渡三江，猶



懷感恨長。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復州城。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龍興寺。

廣州府華嚴慧禪師。僧問。承古有言。安心無處。卽菩提。正當妄時。還有菩提也無。師曰。來音已照。曰。不會。師曰。妄心無處。卽菩提。

韶州府舜峯義韶禪師。僧問。正法無言時。如何。師曰。言。曰。學人不會。乞師端的。師曰。兩重公案。曰。豈無方便。師曰。無禮難容。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出東方。月落西。

德安府隨州雙泉山明教師寬禪師。上堂。舉拂子曰。者個接中下之人。時有僧問。上上人來時。如何。師曰。打鼓爲三軍。問。向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不敢。曰。怎麼則舍生有望。師曰。脚下水深淺。問。凡有言句。盡落有無。不落有無時。如何。師曰。東弗于逮。曰。者個猶落有無。師曰。支過雪山西。問。洞山道麻三斤。意旨如何。師曰。向南有竹。向北有木。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不入者。個野狐羣隊。問。如何是定。師曰。鰕跳不出斗。曰。如何出得去。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問。豎起杖子。意旨如何。師曰。一葉落。知天下秋。遊山回。首座同衆出接。座曰。和尚遊山。蟻嶮不易。師舉杖曰。全得者個力。座乃奪却。師放身便倒。衆前進扶起。師拈杖一時趁散。卻回顧侍者曰。向道全得者個力。一日。訪白兆。兆曰。老僧有個木魚頌。師曰。請舉看。兆曰。伏惟爛木一椶。佛與衆生不別。若以杖子擊著。直得聖凡路絕。師曰。此頌有成禪。無成禪。兆曰。佛與衆生不別。待僧救曰。有成禪。師曰。直得聖凡路絕。當時白兆一衆失色。僧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無。曰。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爲甚却無。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僧曰。老老大大。龍頭蛇尾。師曰。明教今日失利。

韶州府英德觀音和尚。因穿井次。僧問。井深多少。師曰。沒汝鼻孔。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英州觀音曰。見後如何。師曰。英州觀音。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曰。風射破窗鳴。

韶州府林泉禪師。僧問。如何是林泉主。師曰。巖下白石。曰。如何是林泉家風。師曰。迎賓待客。問。如何是道。師曰。迢迢。曰。便怎麼領會時。如何。師曰。久久忘緣者。寧懷去住情。

韶州府雲門煦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卽今是甚麼意。僧曰。恰是。師便喝。

成都府灌縣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漢州綿竹上官子在衆日。普請鋤艸次。一僧曰。看俗家失火。師曰。那裏火。曰。不見那。師曰。不見。曰。者瞎漢。時衆皆言遠敗闕。唯明教寬曰。須是我遠兄始得。初住西川導江迎祥

寺。僧問。美味醍醐。爲甚麼變成毒藥。師曰。導江紙貴。問。見色便見心時。如何。師曰。適纔甚麼處去來。曰。心境俱忘時。如何。師曰。開眼瞌睡。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問。如何是諸佛心。

師曰。清則始終清。曰。如何領會。師曰。莫受人謾好。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踏步者誰。問。如何是和尚妙藥。師曰。不離衆味。曰。喫者如何。師曰。啜啗看。問。如何是室內一盃燈。師曰。三人證龜成鼈。問。如何

是衲衣下事。師曰。臘月火燒山。問。大衆雲集。請師施設。師曰。三不待兩。問。如何是學人時中事。師曰。恰恰。問。如何是玄。師曰。今日來。明日去。曰。如何是玄中玄。師曰。長連牀上。問。如何是香林一脈泉。師曰。念

無間斷。曰。飲者如何。師曰。隨方斗稱。問。如何是衲僧正眼。師曰。不分別。曰。照用事如何。師曰。行路人失脚。問。萬機俱泯迹。方識本來人時。如何。師曰。清機自顯。曰。怎麼則不別人。師曰。方見本來人。問。魚遊陸地

時。如何。師曰。發言必有後救。曰。却下碧潭時。如何。師曰。頭重尾輕。問。但有言句盡是賓。如何是主。師曰。長

安城裏。曰。如何領會。師曰。千家萬戶。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坐久成勞。曰。便回轉時。如何。師曰。墮落深坑。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合掌當胸。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露也。問。教法未來時。如何。師曰。閻羅天子。曰。來後如何。師曰。大宋國裏。問。一子出家。九族解脫。目連爲甚麼母入地獄。師曰。確。問。如何是平常心。師曰。早朝不審。晚後珍重。上堂。是汝諸人。盡是擔鉢囊向外行脚。還識得自性也未。若識得。試出來道看。若識不得。祇被人熱謾將去。且問諸人。是汝參學日久。用心掃地煎茶。遊山翫水。汝且喚甚麼作自性。始終不變不異。無高無下。無好無醜。不生不滅。究竟歸於何處。諸人還知得下落也未。若於者裏知得。是諸佛解脫法門。一任橫行。一切人不奈汝何。出言吐氣。實有來處。如人買田。須是收得元本契書。若不得他元本契書。終是不穩。庶莫經官判狀。被人奪却。汝等諸人參禪學道。亦復如是。還有收得元本契書者麼。試拈出看。汝且喚甚麼作元本契書。諸人試道看。若是靈利底。纔聞與麼說。便知去處。若不知去處。向外邊學得千般巧妙。記持解會。口似傾河。終不究竟。與汝自己天地差殊。將示寂。辭知府宋公瑄曰。老僧行脚去。通判曰。者僧風狂。八十歲行脚去那裏。宋曰。大善。知識去住自由。師謂衆曰。老僧四十年方打成一片。言訖而逝。塔于本山。

衡州府南嶽般若寺啓柔禪師。僧問。西天以蠟人爲驗。此土如何。師曰。新羅人艸鞵。問。如何是千聖同歸底道理。師曰。未達苦空境。無人不歎嗟。上堂。衆聞板聲集。師因示偈曰。妙哉三下板。知識盡來參。既善分時節。吾今不再三。便下座。師嘗住荆南延壽。後遷京兆廣教。示寂。瑞州府黃檗法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與天下人作榜樣。問。如何是佛。師曰。眉蠡眼大。上堂。良

久曰。若識得黃檗杖子。平生行脚事畢。珍重。  
祖燈大統卷第三十一終

祖燈大統卷第三十二

△少林第十四世之五

雲門偃禪師法嗣之二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襄陽府洞山宗慧守初禪師。鳳翔良原傅氏子。兒時。聞鐘梵聲。輒不食。危坐終日。年十六。跪求母呂氏出家。呂許之。依渭州崆峒志諗剃髮。詣涇州舍利律師淨圓受具。始遊律講。旋棄去。首參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師曰。查渡門。曰。夏在甚處。師曰。湖南報慈。門曰。幾時離彼。師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放汝三頓棒。師至明日。却上問訊。曰。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師於言下大悟。遂曰。他後向無人煙處。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與伊抽釘拔楔。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教伊灑灑地作個無事衲僧。豈不快哉。門曰。你身如椰子大。開得如許大口。師便禮拜。後漢乾祐戊申。出住洞山。上堂。語中有語。名爲死句。語中無語。名爲活句。諸禪德。且作麼生是活句。到者裏實難得人。若也只不動一塵。不撥一境。見事便道。如此之輩。東西南北。不知其數。要得脫略窠臼。活人眼目。不道全無。其奈還少。只緣未達其源。落在陰界。認着箇不名不物。無是無非。頭頭物物。無不具足。道我得安樂田地。更不求餘。凡



有扣擊。便卽敲牀豎拂。不解臨機變用。向惡水坑裏頭出頭沒。弄箇無尾猢猻。臘月三十日。鼓也打破。猢猻走却。手脚忙亂。悔無所及。若是箇衲僧。乍可凍殺饑殺。終不着渠鶻鼻布衫。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還得麼。你衲僧分上。到者裏須具擇法眼始得。祇如洞山。恁麼道。也有一場過。且道過在甚麼處。僧問。迢迢一路時。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直待雨淋頭。曰。諸聖作麼生。師曰。入泥入水。問。心未生時。法在甚麼處。師曰。風吹荷葉動。決定有魚行。問。師登師子座。請師唱道情。師曰。晴乾開水道。無事設曹司。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曰。賣鞋老婆脚趂越。問。如何是三寶。師曰。商量不下。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十字街頭石師子。問。僧甚處來。曰。汝州。師曰。此去多少。曰。七百里。師曰。踏破幾緉草鞋。曰。三緉。師曰。甚處得錢買。曰。打笠子。師曰。參堂去。僧應喏。問。如何是免生死底法。師曰。見之不取。思之三年。問。離却心機意識。請師一句。師曰。道士著黃褰裏坐。問。非時親覲。請師一句。師曰。到處怎生舉。曰。據現定舉。師曰。放汝三十棒。曰。過在甚麼處。師曰。罪不重科。問。如何是佛。師曰。麻三斤。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楚山頭倒卓。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漢水正東流。問。車住牛不住時。如何。師曰。用駕車漢作麼。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金州客。曰。用者如何。師曰。伏惟尙饗。問。海竭人亡時。如何。師曰。難得。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問。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雲裏楚山頭。決定多風雨。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紙撚無油。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柳標拄杖。曰。見後如何。師曰。寶八布衫。問。維摩掌擎四世界。未審身在甚麼處。師曰。在闍黎後底。曰。爲甚在學人後底。師曰。還我話頭來。問。萬緣俱息時。如何。師曰。褰裏石人賣棗圈。問。如何是洞山劍。師曰。作麼。曰。學人要知。師曰。罪過。問。如何是佛。師曰。灼然諦當。問。乾坤休著

意。宇宙不留心。學人祇恁麼。師又作麼生。師曰。峴山亭起霧。灘峻不留船。問。大眾雲臻。請師撮其樞要。略舉大綱。師曰。水上浮漚呈五色。海底蝦蟆叫月明。問。正當恁麼時。文殊普賢在甚麼處。師曰。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曰。意旨如何。師曰。一則不成。二則不是。問。文殊普賢來參時。如何。師曰。趁向水牯牛隊裏着。曰。和尚入地獄如箭射。師曰。全憑子力。都監太保問。眼處入正受。諸塵三昧起。此意如何。師曰。洞山茶盃裏有太保。太保茶盃裏有洞山。保無語。卻問谷隱。隱曰。不落無言說。又問延慶。慶曰。喚什麼作三昧。問。金鎗現前。請師辨。師曰。兩脚蝦蟆吞却月。宋太平興國辛巳。太宗賜徽號紫伽黎。特旌異之。住山四十年。道徧天下。淳化庚寅七月。無疾跏趺而化。閱世八十有一。坐夏六十有五。

廣信府康國耀禪師。僧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髑髏後會取。曰。古人道。髑髏裏薦取。又如何。師曰。汝薦得麼。曰。恁麼。則遠人得遇於師也。師曰。莫謾語。

長沙府谷山豐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雪嶺梅花綻。雲洞老僧驚。上堂。駿馬機前異。遊人肘後懸。飽參雲外客。試爲老僧看。時有僧出。師便打。曰。何不早出頭來。便下座。

鳳陽府潁州羅漢匡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了。問。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向甚麼處去。如何。對。師曰。已後遇作家。分明舉似。曰。誰是知音者。師曰。知音者。卽不恁麼問。問。鑿壁偷光時。如何。師曰。錯。曰。爭奈苦志專心。師曰。錯錯。

常德府滄谿璘禪師。僧問。如何是滄谿境。師曰。面前水正東流。曰。如何是滄谿家風。師曰。入來便見。問。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雲門和尚向甚麼處去也。師曰。見麼。曰。錯。師曰。錯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錯。

因事示衆曰。天地之前徑。時人莫彊移。箇中生解會。眉上更安眉。

瑞州府洞山第八世清稟禪師。泉州李氏子。參雲門。門問。今日離甚處。曰。慧林。門舉拄杖曰。慧林大師。怎麼去。汝見麼。曰。深領此問。門顧左右微笑而已。師自此入室印悟。金陵國主請居光睦。未幾。命入澄心堂。集諸方語要。經十稔。迎住洞山。開堂日。維那白椎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好箇消息。祇恐錯會。時有僧問。雲門一曲師親唱。今日新豐事若何。師曰。也要道却。

黃州府蘄州北禪悟通寂禪師。上堂。拈拄杖曰。過去未來現在三世諸佛。微塵菩薩。一時在拄杖頭上轉大法輪。盡向諸人鼻孔裏過。還見麼。若見。與我拈將來。若不見。大似立地死漢。良久曰。風恬浪靜。不如歸堂。問僧。甚處來。曰。黃州。師曰。夏在甚處。曰。資福。師曰。福將何資。曰。兩重公案。師曰。爭奈在北禪手裏。曰。在手裏。卽收取。師便打。僧不甘。師隨後趁出。問。如何是佛。師曰。對面千里。

南昌府泐潭道謙禪師。僧問。如何是泐潭家風。師曰。闍黎到來幾日也。問。但有纖毫。卽是塵。不有時作麼生。師以手掩兩目。問。當陽舉唱。誰是聞者。師曰。老僧不患耳聾。問。悟本無門。如何得入。師曰。阿誰教汝。恁麼問。

廬州府南天王永平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撒沙。問。如何是南天王境。師曰。一任觀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領前話。問。久戰沙場。爲甚麼功名不就。師曰。祇爲眠霜臥雪深。曰。恁麼則罷息干戈。束手歸朝去也。師曰。指揮使未到。你作在。

長沙府瀏陽洞陽山永安朗禪師。僧問。如何是洞陽家風。師曰。入門便見。曰。入門便見時。如何。師曰。客是主。

人相師問。如何是至極之談。師曰。愛別離苦。

長沙府湘潭明照禪師。僧問。如何是湘潭境。師曰。山連大嶽。水接瀟湘。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便合知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百惑謾勞神。

韶州府雲門山朗上座。自幼肄業講肆。聞北斗裏藏身話。罔測微旨。遂造雲門。門纔見。便把住。曰。道道。師擬議。門拓開。乃示頌曰。雲門聳峻白雲低。水急遊魚不敢棲。入戶已知來見解。何勞再舉轢中泥。師因斯大悟。依雲門有年。人尊爲上座。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穿靴水上行。問。如何是透脫一路。師曰。南瞻部洲。北鬱單越。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朝遊羅浮。暮歸檀特。

江寧府清涼智明禪師。江南國主請師上堂。小長老出問。凡有言句。盡落方便。不落方便。請師別道。師曰。國主在此。不敢無禮。

潞安府妙勝臻禪師。僧問。金粟如來爲甚麼却降釋迦會裏。師曰。香山南。雪山北。曰。南瞻部洲事。又作麼生。師曰。黃河水急浪花麤。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一條濟水貫新羅。

江寧府奉先深禪師。江南國主請開堂。維那白椎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果然不識。鈍置殺人。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賴遇適來道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速禮三拜。復曰。大衆且道。鈍置落在阿誰分上。同清涼明在衆時。聞僧問法眼。如何是色。眼豎起拂子。或曰。雞冠花。或曰。貼肉汗衫。二人特往請益。問。承聞和尚有三種色語。是否。眼曰。是。師曰。鶻子過新羅。便歸衆。時李王在座。不肯。乃白法眼曰。寡人來日致茶。請二師重新問話。明日茶罷。備綵一箱。劍一口。謂二師曰。上座若問話得是。奉賞雜綵一箱。若問不



是祇賜一劍。法眼陞座。師復出問。今日奉敕問話。師還許也。無眼曰。許。曰。鶴子過新羅。捧綵便行。大眾一時散去。時法燈作維那。乃鳴鐘集衆。僧堂前勘師。衆集。燈曰。承聞二上座久在雲門。有甚奇特因緣。舉一兩則來商量看。師曰。古人道。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鷺上樹一枝花。維那作麼生商量。燈擬議。師打一坐具。便歸衆。同清涼明到淮河。見牽網者。有魚從網透出。師曰。明兄。俊哉。一似箇衲僧相似。明日。雖然如此。爭如當初不撞入網羅好。師曰。明兄。你欠悟在。明至中夜方省。

成都府青城大面山乘禪師。僧問。如何是相輪峯。師曰。直聳煙嵐際。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入地三尺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興義門前鑿鑿鼓。曰。學人不曾。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漢中府普通封禪師。僧問。今日一會。何似靈山。師曰。震動乾坤。問。如何是普通境。師曰。庭前有竹三冬秀。戶內無燈午夜明。

韶州府燈峯淨源真禪師。上堂。古人道。山河大地普真如。大眾若得真如。卽隱却山河大地。若不得。卽違古人至言。衆中道得者。出來道看。若道不得。不如各自歸堂珍重。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三家村裏。兩三三。曰。來後如何。師曰。千斜不如一直。問。如何是和尙爲人一句。師曰。不著力。問。諸法寂滅相。卽不問。如何是世間相。師曰。真不掩僞。

韶州府大梵圓禪師。因見聖僧。乃問。此箇聖僧年多少。僧曰。恰共和尙同年。師喝曰。者。竭斗。不易道得。岳州府澧州藥山圓光禪師。僧問。藥嶠燈聯。師當第幾。師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問。水陸不涉者。師還接否。師曰。蘇嚕蘇嚕。問。新到。南來北來。曰。北來。師曰。不落言詮。速道速道。曰。某甲是福建道。

人善會鄉談。師曰：參衆去。僧曰：灼然。師曰：更踈跳便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甚麼。廣信府鵝湖雲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闍黎不是。問僧：近離甚處。曰：兩浙。師曰：還將得吹毛劍來否。僧展兩手。師曰：將謂是箇爛柯僊。元來却是樗蒲漢。問：如何是鵝湖家風。師曰：客是主人相。師曰：怎麼。則謝師周旋去也。師曰：難下陳蕃之榻。

南康府廬山開先清耀禪師。僧問：如何是燈燈不絕。師曰：青楊飜遞植。曰：學人不會。師曰：無根樹下唱虛名。問：披雲一句。師親唱。長慶今朝事若何。師曰：家家觀世音。問：如何是披雲境。師曰：一池淥水侵窗碧。曰：如何是長慶境。師曰：堂裏老僧頭雪白。曰：二境同歸。應當別理。師曰：在處得人疑。問：古澗寒泉。誰人能到。師曰：乾。曰：怎麼。則到也。師曰：深多少。

襄陽府奉國清海禪師。僧問：如何是青青翠竹。盡是真如底意旨。師曰：點鐵成金客。聞名不見形。曰：怎麼。則禮謝去也。師曰：昔時妄想。至今猶存。問：承古有云。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如何是家。師曰：試舉話頭看。問：放過卽東道西說。不放過怎生道。師曰：二年同一春。

韶州府慈光禪師。僧問：卽心卽佛。誘誨之言。不涉前蹤。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事作麼生。曰：怎麼。則學人罔測去也。師曰：龍頭蛇尾。

德安府隨州雙泉郁禪師。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回頭終不顧。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未語先分付。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連根猶帶苦。上堂：初祖不虛傳。二祖不虛受。彼彼大丈夫。因甚麼到怎麼地。便下座。後住舒州海會。僧問：如何是舒州境。師曰：浣水逆流山露骨。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地有毒蛇沙有虱。

長沙府保安師密禪師。僧問。輟芥投針時。如何。師曰。落在甚麼處。問。不犯詞鋒時。如何。師曰。天台南嶽。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江西湖南。

衡州府大聖院守賢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五通廟裏沒香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南斗七。北斗八。

廬州府北天王徽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大藏教。師曰。高座不曾登。曰。登後如何。師曰。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付在來日。東家籬。西家壁。自己分上。又作麼生。僧無對。師便打。問。如何是從天降下。師曰。風雨順時。曰。如何是從地湧出。師曰。稻麻竹葦。

眉州福化充禪師。僧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山僧者裏。不曾容易對闍黎。曰。如何得相承去。師曰。白雲雖有影。綠竹且無陰。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十字路頭華表柱。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君自行東我向西。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曰。汝試道看。曰。比來請益。豈無方便。師曰。將謂是海東舶主。元來是北地番人。

安陸府芭蕉山弘義禪師。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舉起分明。曰。如何受持。師曰。蘇嚕悉哩。問。學人非時上來。乞師一接。師曰。汝是甚麼人。曰。河北人。師曰。不易過黃河。

廣信府西禪欽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天上有星皆拱北。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大地坦然。平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春生夏長。問。古殿重興時。如何。師曰。一回春到一回新。

廬州府慶雲真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卽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十進九退。曰。如何卽是。師曰。何日

得休時。問。一言道斷時。如何。師曰。未是極則處。曰。如何是極則處。師曰。冬後一陽生。問。諸法實相義。和尚如何說。師曰。口挂東壁上。問。佛令祖令今已委。向上機鋒事若何。師曰。令曰。學人不曉。如何指示。師曰。收。

韶州府雙峯慧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非時爲人一句。師曰。喫棒得也未。僧禮拜。師便打。廬州府東天王廣慈禪師。僧問。如何是天王境。師曰。明遠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包希仁。

韶州府長樂山政禪師。僧問。祖師心印。何人提掇。師曰。石人妙手在。曰。學人還有分也無。師曰。木人整不齊。韶州府雲門法球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大道。師曰。當時妄想。至今不絕。問。如何是雲門劍。師曰。長空不

匣鋒銑色。曰。用者如何。師曰。四海唯清日月明。問。如何是道。師曰。頭上脚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一任東西。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色卽不無。作麼生是珠。曰。學人不會。特伸請益。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香風吹萎花。曰。見後如何。師曰。更雨新好者。

韶州府佛陀山遠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銅頭鐵額。曰。意旨如何。師曰。簸土颺塵。

廣州府連州慈雲山深禪師。僧問。寶鏡當軒時。如何。師曰。天地皆失色。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扣牙恐驚齒。

九江府廬山化城鑒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正法眼。師曰。新羅人迷路。上堂。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禪德。且作麼生是涅槃門。莫是山僧者裏聚會少時。便爲涅槃門麼。莫錯會好。諸禪德。總不恁麼會。莫別有商量底麼。山僧者裏。早是事不獲已。向諸人恁麼道。已是相鈍置了也。更擬踏步向前。有何所益。諸禪德。但



自無事。自然安樂。任運天真。隨緣自在。莫用巡他門戶。求覓解會。記憶在心。被他繫縛。不得自在。便被生死之所拘。何時得出頭。可惜光陰。倏忽便是來生。速須努力。時有僧問。生死到來。如何免得。師曰。柴鳴竹爆。驚人耳。曰。學人不會。請師直指。師曰。家犬聲。猶夜不休。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不欲說似人。曰。爲甚麼却如此。師曰。家醜不外揚。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月照舊房深。問。如何是和尚尋常爲人底句。師曰。量才補職。曰。怎麼則學人無分也。師曰。心不負人。問。佛法畢竟成得甚麼邊事。師曰。好箇問頭。無人能答得。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問。如何是向上關。板子。師曰。拔劍攬龍門。南康府廬山護國禪師。上堂。有解問話者麼。出來對衆問看。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來朝更獻楚王看。便歸方丈。上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諸上座。作麼生理論。朝夕怎麼上來。向諸上座說箇甚麼。卽得。若說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律師。若說世諦因緣。又非僧家所宜。總不如是。須知各各當人分上事。作麼生是諸上座分上事。對衆吐露看。還有麼。良久云。若無買賣。不當價。徒勞更商量。珍重。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雲遮海門樹。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擘破鐵圍山。

岳州府永福院朗禪師。問僧。汝是甚麼人。曰。荆南人。師曰。還過公安渡也無。曰。過公安渡。師曰。汝何不判公驗。曰。和尚何得特地。師曰。爭奈岳陽關頭何。僧無語。師便打。安陸府趙橫山和尚。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長連牀上。喫粥喫飯。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平地看高山。

廬州府南天王海禪師。僧問。如何是一體真如。師曰。五郎手裏鐵彈子。問。十度發言九度休時。如何。師曰。口邊生荆棘。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半路好抽身。

桂林府覺華普照禪師。僧問。大千世界。爲甚麼轉身不得。師曰。誰礙闍黎。曰。爭奈卽今何。師曰。無用處。問。聲色二字。如何透得。師曰。虛空無變易。日月自紛拏。問。如何是真如涅槃。師曰。秋風聲颯颯。澗水響潺潺。

上堂。總似今日老胡有望。然燈佛不如闍黎。總似今日老胡絕望。闍黎不如然燈佛。於此明得。大地微塵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天下老宿。一時拈來。山僧拄杖頭上。轉妙法輪。於此明不得。百千諸佛。穿你鼻孔。西天二十八祖。透過你骨髓。還知麼。若不知。山僧與你指出。良久曰。山河大地有甚麼過。久立珍重。成都府鐵幢覺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履踐。師曰。光剃頭。淨洗鉢。問。如何是道。師曰。行行踏著。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退後三步。問。諸佛出世。當爲何事。師曰。截耳臥街。

肇慶府新興延長山和尚。後住龍景山。真身現在。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醜拙不可當。曰。客來如何祇待。師曰。瓦盃竹筴。問。從上古聖。向甚麼處去。師曰。不在山間。卽居樹下。曰。未審成得箇甚麼。師曰。汝還知落處麼。僧無語。師便打。

眉州黃龍贊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關楸子。師曰。少人踏得著。曰。忽踏得著時。如何。師曰。汝試進前看。僧便喝。師便打。問。僧。近離甚麼處。曰。香林。師曰。在彼多少時。曰。六年。師曰。世尊在雪山六年。證無上菩提。汝在香林六年。成得箇甚麼。僧無語。師曰。移廚喫飯漢。

安慶府天柱山和尚。上堂。莫有作家戰將麼。試出來與山僧相見。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山僧打退鼓。曰。和尚

是甚麼心行。師曰。敗將不斬。問。北斗藏身。意旨如何。師曰。閻黎豈不是荆南人。曰。是。師曰。祇見波瀾起。不測洞庭深。

安陸府纂子山菴主。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

饒州府薦福承古禪師。西州人。操行高潔。稟性虛明。少爲書生時。便有聲。壯入鄉選。至禮部。議論不合。有司怒裂其冠。從山水中來。客潭州丫山。參大光敬。斷髮未契。遂參福嚴雅。亦不契。由是終日默然。一日。覽雲門語。忽然發悟。自此韜藏不求名聞。棲止雲居弘覺禪師塔所。四方學者奔湊。因稱古塔主。景祐丁丑。仲淹范公出守鄱陽。請居薦福。僧問。大善知識。將何爲人。師曰。莫。曰。恁麼。則有問有答去也。師曰。莫。問。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師曰。黃泉無老少。曰。春來艸自青。師曰。聲名不朽。曰。若然者。碧眼胡僧也。皺眉。師曰。退後三步。僧曰。苦。師乃吽吽。問。臨濟舉拂。學人舉拳。是同是別。師曰。訛言亂衆。曰。恁麼。則依令而行也。師曰。天涯海角。問。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此意如何。師曰。乾柴濕茭。僧便喝。師曰。紅燄炎天。上堂。夫出家者。爲無爲法。無爲法中。無利益。無功德。近來出家人。貪著福慧。與道全乖。若爲福慧。須至明心。若要達道。無汝用心處。所以常勸諸人。莫學佛法。但自休心。利根者。晝時解脫。鈍根者。或三五年。遠不過十年。若不悟去。老僧與你入拔舌地獄。參。慶曆乙酉冬。示寂。

### 白兆圓禪師法嗣

常德府大龍山弘濟智洪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卽汝是。曰。如何領會。師曰。更嫌鉢盂無柄那。問。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師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問。如何是微妙。師曰。風送水聲來枕畔。月移山影

到牀前。問。如何是極則處。師曰。懊惱三春月。不及九秋光。

襄陽府白馬山行竊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問。如何是白馬正眼。師曰。面南看北斗。

安陸府太陽行冲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盡藏。師良久。僧無語。師曰。近前來。僧纔近前。師曰。去。

德安府白兆竺乾院第二世懷楚禪師。僧問。如何是句句須行玄路。師曰。沿途直到湖南。問。如何是師子兒。師曰。德山嗣龍潭。問。如何是和尙爲人一句。師曰。與汝素無冤讎。一句元在者裏。曰。未審在甚麼方所。

師曰。者鈍漢。

黃州府蘄州四祖山第一世清皎禪師。福州王氏子。初住郢州太陽。爲第二世。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楷師巖畔祥雲起。寶壽峯前震法雷。次遷安州慧日。後止四祖。爲第一世。臨終遺偈曰。吾年八十八。滿頭垂白髮。顚顚鎮雙峯。明明千江月。黃梅揚祖教。白兆承宗訣。日日告兒孫。勿令有斷絕。宋淳化癸巳八月二十三日入滅。壽八十八。

黃州府三角山第三世志操禪師。僧問。教法甚多。宗歸一貫。和尙爲甚麼說得許多周由者也。師曰。爲你周由者也。曰。請和尙卽古卽今。師敲繩牀三下。

平陽府興教師普禪師。僧問。盈龍宮溢海藏。眞詮卽不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法。師曰。眼裏耳裏鼻裏。曰。祇此便是否。師曰。是甚麼。僧喝。師亦喝。問僧。近離甚麼處。曰。下寨。師曰。還逢著賊麼。曰。今日捉下。師曰。放汝三十棒。



黃州府三角山眞鑑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忽然行政令。便見下堂堦。

### 藤霞禪師法嗣

岳州府澧州藥山第七世禪師。上堂。夫學般若菩薩。不懼得失。有事近前。時有僧問。藥山祖裔。請師舉唱。師曰。萬機挑不出。曰。爲甚麼萬機挑不出。師曰。他緣岸谷。問。如何是藥山家風。師曰。葉落不知秋。問。法雷哮吼時如何。師曰。宇宙不曾震。曰。爲甚麼不曾震。師曰。徧地娑婆未嘗哮吼。曰。不哮吼底事如何。師曰。闔國無人知。

### 同安察禪師法嗣

袁州府仰山良供禪師。僧問。如何是仰山境。師曰。白雲峯下猿啼早。碧嶂巖前虎起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寒來火畔坐。熱向澗邊行。

### 禾山殷禪師法嗣

吉安府禾山師陰禪師。嘗住翠巖。僧問。王子未登朝。誰人當治化。師曰。闔外不行邊塞令。將軍自致太平年。曰。恁麼則治化之功猶不當。師曰。亦有當。曰。如何是當。師曰。十方國土盡屬於王。問。久久尋源。爲甚麼不見。師曰。爲步數太多。曰。恁麼則不覓去也。師曰。還同避溺而投火。問。如何是佛。師曰。承當者不是好手。

### 雲蓋景禪師法嗣

衡州府南嶽南臺寺藏禪師。僧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不隔戶。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松韻拂時石不點。孤峯山下壘難齊。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前栽野菓。接待往來賓。曰。恁麼則謝師供養。師曰。怎生滋

味。僧無語。師便打。問。如何是法堂。師曰。無壁落。問。不顧諸緣時。如何。師良久。

順天府柘溪從實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箇中無紫皂。曰。如何是禪。師曰。不與白雲連。問。僧作甚麼來。

曰。親近來。師曰。任你白雲朝嶽頂。爭奈青山不展眉。

長沙府雲蓋山證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四海不曾通。問。如何是一塵含法界。師曰。通身體不圓。曰。如何是九世刹那分。師曰。繁興不布彩。問。如何是宗門中的的意。師曰。萬里胡僧。不入波瀾。

### 同安丕禪師法嗣

南康府鳳棲山同安志禪師。先同安將示寂。上堂。曰。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峯前事若何。如是三舉。未有對者。末後師出。曰。夜明簾外排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安曰。須是者驢漢始得。住後。僧問。二機不到處。如何舉唱。師曰。偏處不逢。玄中不失。問。凡有言句。盡落今時。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師曰。目前不現。句後不迷。曰。向上事如何。師曰。迥然不換。標的卽乖。

### 歸宗惲禪師法嗣

南康府廬山歸宗第四世弘章禪師。僧問。學人有疑時。如何。師曰。疑來多少時也。問。小船渡大海時。如何。師曰。較些子。曰。如何得渡。師曰。不過。問。枯木生華時。如何。師曰。把一朵來。問。混然覓不得時。如何。師曰。是甚麼。

### 稽山章禪師法嗣

德安府隨州雙泉山道虔禪師。僧問。洪鐘未擊時。如何。師曰。絕音響。曰。擊後如何。師曰。絕音響。問。如何是

在道底人。師曰。無異念。問。如何是希有底事。師曰。白蓮華向半天開。師後遷安州法雲院。示寂。

### 雲居岳禪師法嗣

揚州府豐化院第一世令崇禪師。舒州宿松人。嘗開法信州鵝湖。廬州節帥周本。於維揚西南隅創院。請師居之。僧問。如何是敵國一著碁。師曰。下將來。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把將一片來看。岳州府藥山第八世忠彥禪師。僧問。教中道諸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光明卽不問。如何是實相義。師曰。會麼。曰。莫便是否。師曰。是甚麼。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雲嶺龍昌月。神風洞上泉。潼川州龍泉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在闍黎分上。問。學人欲跳萬丈洪崖時。如何。師曰。撲殺。

### 洞山延禪師法嗣

瑞州府上藍院慶禪師。初問雪峯。如何是雪峯的的意。峯以杖子敲師頭。師應諾。峯大笑。師後承洞山印記。開法上藍。僧問。如何是上藍無刃劍。師曰。無。曰。爲甚麼無。師曰。闍黎諸方自有。瑞州府洞山慧敏禪師。初參先洞山。問。諸聖以何爲命。山曰。以不問斷。師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山曰。有。師曰。如何是向上事。山曰。不從間斷。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請師一句。師曰。好記取。

### 金峯志禪師法嗣

南康府廬山天池智隆禪師。在金峯普請般柴次。峯問。般柴人過水否。師曰。有一人不過水。曰。不過水還般柴否。師曰。雖不般柴。也不得動著他。

鹿門真禪師法嗣

成都府崇真禪師。僧問。如何是禪。師曰。澄潭釣玉兔。曰。如何是道。師曰。拍手笑清風。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泥捏三官土地堂。

襄陽府鹿門第二世志行禪師。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師曰。南瞻部洲。北鬱單越。曰。怎麼。則事同一家也。師曰。隔須彌在。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從甚麼處來。曰。江北來。師曰。南堂裏安下。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戊亥年生。

襄陽府谷隱悟空智靜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轉身處。師曰。臥單子下。問。如何是道。師曰。鳳林關。曰。學人不曾。師曰。直至荆南。問。如何是指歸之路。師曰。莫用伊。曰。還使學人到也無。師曰。甚麼處著得汝。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時。師曰。不異如今。曰。不異底事作麼生。師曰。如來密旨。迦葉不聞。問。古澗寒泉。甚麼人得飲。師曰。絕飢渴者。曰。絕飢渴者如何得飲。師曰。東畎東流。西畎西流。

九江府廬山佛手巖行因禪師。鴈門人。首謁鹿門師資契會。尋抵廬山。山北有巖如五指。下有石窟可三丈餘。師宴處其中。因號佛手巖和尚。師不畜弟子。鄰僧給供。常有異鹿錦囊鳥馴繞其側。江南國主李氏。三召不起。堅請就棲賢。開堂不逾月。潛歸巖室。僧問。如何是對現色身。師豎一指。後示微疾。謂侍僧曰。日午吾去矣。及期。僧報日午也。師下牀行數步。屹立而化。巖頂一松。全日枯瘁。李主備香薪茶毗。塔于巖之陰。壽七十餘。

祖燈大統卷第三十二終



祖燈大統卷第三十三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十四世之六

曹山霞禪師法嗣

嘉定州東汀禪師。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三更石女紡麻纴。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扇車關撥良計斷。問。遍界是佛身。教某甲甚麼處立。師曰。孤峯頂上石人叫。紅焰爐中木馬嘶。

艸菴義禪師法嗣

泉州府龜洋慧忠禪師。本州仙遊陳氏子。謁艸菴。菴問。何方來。師曰。六眸峯。菴曰。還見六眸否。師曰。患非重瞳。菴然之。師尋回故山。屬唐武宗廢教。例民其衣。暨宣宗中興。師笑曰。仙去者未必受籙。成佛者未必須僧。遂過中不食不字。而禪迹不出山者三十年。述三偈以自見。曰。雪後始知松柏操。雲收方見濟河分。不因世主教還俗。那辨雞羣與鶴羣。多年塵事謾騰騰。雖著方袍未是僧。今日歸來酬本志。不妨留髮候然燈。形儀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試讀善財巡禮偈。當時豈例作沙門。一日。謂門弟子曰。衆生不能解脫者。情累爾。悟道易。明道難。僧問。如何得明道去。師曰。但脫情見。其道自明矣。夫明之爲言信也。如禁蛇人信其咒力藥力。以蛇綰弄。揣懷袖中無難。未知咒藥等力者。怖駭棄去。但諦見自心。情見便破。今千疑萬慮不得用者。未見自心者耳。忽索香焚罷。安然而化。全身葬於無了禪師塔之東。後數年。塔忽坼裂。連階丈餘。主僧將發視之。是夜宴寂中。見無了曰。不必更發也。今爲沈陳二眞身。無了姓沈。見馬祖事迹廣如別章。

祖燈大統卷第三十三

少林第十四世之六

曹山霞禪師法嗣

艸菴義禪師法嗣

一百八十一

含珠哲禪師法嗣

漢中府洋縣龍穴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騎虎唱巴歌。問。大善知識爲甚麼却與土地燒錢。師曰。彼上人者難爲酬對。

平陽府大乘山和尚。僧問。枯樹逢春時。如何。師曰。世間希有。問。如何是四方八面事。師曰。升子裏跽跳。斗子內轉身。

襄陽府鳳山延慶院慧廣歸曉禪師。僧問。如何是鳳山境。師曰。好生看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識麼。問。言語道斷時。如何。師曰。兩重公案。曰。如何領會。師曰。分明舉似。

襄陽府含珠山第三世眞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含珠密意。同道者知。曰。恁麼。則不假羽翼。便登霄漢去也。師曰。鈍。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昧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黑似漆。

紫陵一禪師法嗣

太原府廣福道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指南一路。師曰。妙引靈機事。澄波顯異輪。問。三家同到請。未審赴誰家。師曰。月印千江水。門門盡有僧。

鳳翔府紫陵第二世微禪師。初到夾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向北山。曰。是何宗徒。師曰。昔日老胡師子吼。頂門一裂至如今。住後。僧問。如何是紫陵境。師曰。寂照燈光夜已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時聽猿啼虎嘯聲。問。如何是大猛烈底人。師曰。石牛步步火中行。返顧休銜日中艸。曰。如何是五逆底人。師曰。放火夜燒無相宅。天明戴帽入長安。曰。如何是孝順底人。師曰。步步手提無米飯。斂眉堂上不擡頭。問。寶劍未出匣時。

如何。師曰。磐陀石上栽松柏。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紅爐焰上碧波流。  
漢中府大浪禪師。僧問。既是喝河神。爲甚麼被水推却。師曰。隨流始得妙。住岸却成迷。  
南昌府東禪和尚。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江水深七尺。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此去江南三十步。問。如  
何是新吳劍。師作拔劍勢。

### 同安威禪師法嗣

開封府陳州石鏡和尚。僧問。石鏡未磨。還鑒照否。師曰。前生是因。今生是果。

### 石門蘊禪師法嗣

襄陽府石門乾明第二世慧徹禪師。僧問。金烏出海光天地。與此光陰事若何。師曰。龍出洞兮風雨至。海嶽  
傾時日月明。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露柱挂燈籠。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解接無根樹。能  
挑海底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少林澄九鼎。浪動百花新。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門外松  
樹子。見生見長。問。三身中那身是正。師曰。報化路頭橫鳥道。石人眼裏不栽花。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師  
曰。東村王老夜燒錢。問。雲光作牛。意旨如何。師曰。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襦衫。問。一毫未發時。  
如何。師曰。后羿不調弓。箭透三江口。問。如何是佛。師曰。樵子度荒郊。騎牛草不露。曰。如何是騎牛草不露。  
師曰。遮掩不得。問。如何是靈利底人。師曰。古墓毒蛇頭戴角。又有如前問。師曰。維摩不離方丈室。文殊未  
到却先知。復有如前問。師曰。垢膩汗衫皂角洗。令初領衆參。師問。萬仞峯頭石牛吼。穿雲渡水意如何。初  
無對。師曰。山僧住持事繁。參堂去。師後舉此話令僧下語。或云。久嚮和尚。或云。訪道尋師明的旨。覺了根源。

顯異機。師曰。當時初上座。若下得者。語不將他作參學人。上堂。一切衆生。本源佛性。譬如朗月當空。祇爲浮雲翳障。不得顯現。爲明爲照。爲道爲路。爲舟爲楫。爲依爲止。一切衆生。本源佛性。亦復如是。時汾陽昭在衆。出問。朗月海雲遮不得。舒光直透水晶宮。時如何。師曰。石壁山河非障礙。閻浮界外任昇騰。陽曰。怎麼則千聖共傳無底鉢。時人皆唱太平歌。師曰。太平曲子如何唱。陽曰。不墮五音。非關六律。師曰。還有人和得麼。陽曰。請和尚不悞慈悲。師曰。仁者善自保任。

廣德義禪師法嗣

襄陽府廣德第二世延禪師。問先廣德。如何是和尙密密處。德曰。隱身不必須巖谷。闌闌堆堆覩者稀。師曰。怎麼則酌水獻華去也。德曰。忽然雲霧靄。闌黎作麼生。師曰。採汲不虛施。德忻然曰。大衆看取第二代住持。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披蓑倒騎牛。草深不露角。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魚躍無源水。鶯啼枯木花。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臘月死蛇當大路。觸著傷人不奈何。問。如何是學人相契處。師曰。方木逗圓孔。問。如何是大寂滅海。師曰。鬧市走馬。不觸一人。曰。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孤輪罷照驚峯頂。汝報巴猿莫斷腸。問。如何是作無間業底人。師曰。猛火然鐺煮佛喋。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多年曆日雖無用。犯著應須總滅門。曰。或遇新曆日。又作麼生。師曰。運動修營無滯礙。何勞入市問孫臏。問。時人有病。醫王醫。醫王有病。甚人醫。師展手曰。與我診候看。曰。不會。師曰。須彌徒作藥。四海謾爲湯。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和尚還傳也無。師曰。鐵丸薰口塞。難得解吞人。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雪寒向火。日煖煨陽。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蕩子無家計。飄蓬不自知。如何是賓中主。師曰。茅戶挂珠簾。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龍



樓鋪草坐。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東宮雖至嫡。不面聖堯顏。問。有一室女未曾嫁娉。生得一子。姓箇甚麼。師曰。偶然衫子破。闌外沒人縫。問。如何是不落塔級底人。師曰。胎中童子眉如雪。問。諦信底人信箇甚麼。師曰。莫道冰無火。斯須紅焰生。問。如何是不睡底眼。師曰。昨夜三更擘不開。問。如何是密室。師曰。茅茨當大道。歷劫没人敲。問。懸崖峭峻。還具得失也無。師曰。忤逢良便。好與一推。問。如何是異日已前人。師曰。萬年枯木鳥銜來。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鮓囊乍開蠅啼。師曰。見後如何。師曰。底穿蕩盡冷湫湫。

襄陽府廣德三代周禪師。僧問。魚向深潭難避網。龍居淺水却難尋時。如何。師曰。遍體崑崙黑。通身一點霜。問。聞話不覺時。如何。師曰。遍界沒聾人。誰是知音者。曰。如何是知音者。師曰。斷絃續不得。歷劫響泠泠。問。教中道。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又無。曰。鹽盡炭無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來愁殺人。問。如何得念念相應去。師曰。驚水魚龍散。曰。念念相應後。如何。師曰。海北天南各自行。不勞魚鴈通消息。問。貧子歸家時。如何。師曰。入門不見面。處處故園春。

### 靈泉仁禪師法嗣

安陸府太陽慧堅禪師。初在靈泉入室次。泉問。甚處來。師曰。僧堂裏來。泉曰。爲甚麼不築著露柱。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壁上挂紙錢。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腦後看。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曰。佛殿裏懸幡。問。不借時機用。如何話祖風。師曰。老鼠較腰帶。僧請益法身。師示偈曰。扶桑出日頭。黃河輓底流。六六三十六。陝府灌鐵牛。

護國澄禪師法嗣

德安府隨州智門寺圓照守欽禪師。僧問。兩鏡相照。爲甚麼中間無像。師曰。自己亦須隱。曰。鏡破臺亡時。如何。師豎起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額上不貼勝。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把火燒天徒自疲。德安府隨州護國第二世演化知遠禪師。僧問。舉子入門時。如何。師曰。緣情體物事作麼生。問。乾坤休駐意。宇宙不留心時。如何。師曰。總是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

德安府大安山崇教能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打動南山鼓。唱起北山歌。問。如何是三冬境。師曰。千山添翠色。萬樹鎖銀華。

鳳陽府潁州薦福院思禪師。僧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曰。梵音何來。曰。不假修證。如何得成。師曰。修證卽不成。嘗住唐州天目山。

長沙府延壽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煬帝以汴水爲榮。老僧以書湖作伴。

德安府隨州護國第三世圓明志朗禪師。僧問。如何是萬法之源。師曰。空中收不得。護國豈能該。

五峯遇禪師法嗣

瑞州府五峯紹禪師。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拍禪牀曰。若不是仙陀。千里萬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迢迢十萬餘。

烏牙賓禪師法嗣

德安府大安山興古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昨夜三更月上峯。問。維摩默然。意旨如何。

師曰。黯裏石牛兒。超然不出戶。問。如何是那邊事。師曰。黑漆牧童不展手。銀籠鶴伴野雲飛。黃州府烏牙山行朗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來。師曰。海上石牛歌三拍。一條紅線掌間分。問。迦葉上行衣。何人合得披。師曰。天然無相子。不挂出塵衣。

青峯楚禪師法嗣

成都府靈龕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出處非千佛。春來艸自青。問。碌碌地時。如何。師曰。試進一步看。

西安府紫閣山端己禪師。僧問。四相俱盡。立甚麼爲真。師曰。你甚麼處去來。問。渭水正東流時。如何。師曰。從來無間斷。

鄖陽府房縣開山懷晝禪師。僧問。作何行業。卽得不違千聖。師曰。妙行無倫匹。情玄體自殊。問。有耳不臨清水洗。無心誰爲白雲幽。師曰。無水挂千金。曰。挂後如何。師曰。杳杳人難辨。問。如何是塵中師。師曰。荊棘林中隨處到。旃檀林裏任縱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月隱澄潭。金輝正午。順天府傳法禪師。僧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曰。華開金線秀。古洞白雲深。問。人天之師。爲甚麼不畜徒弟。師曰。海島龍多隱。茅茨鳳不棲。

成都府淨衆歸信禪師。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菡萏滿池流。曰。出水後如何。師曰。葉落不知秋。問。不假浮囊。便登巨海時。如何。師曰。紅鬃飛超三界外。綠毛也解道煎茶。問。如何是自在底人。師曰。劍樹霜林去便行。曰。如何是不自在底人。師曰。釋迦在闍黎後。





楚曰。來日若見風穴。待一一舉似。師曰。一任一任。不得忘却。師乃先回。舉似穴。穴曰。今日被你收下一員艸賊。師曰。好手不張名。楚次日纔到。相見便舉前話。穴曰。非但昨日。今日和賊捉敗。師於是名振四方。遂開法首山。爲第一世入院。上堂。佛法付與國王大臣。有力檀越。令不斷絕。燈燈相續。至于今日。大眾且道。續箇甚麼。良久曰。須是迦葉師兄始得。時有僧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朝。師曰。墮坑落壑。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瞎。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巖前親掌示。曰。便請洪音和一聲。師曰。如今也要大家知。問。如何是徑截一路。師曰。或在山間。或在樹下。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五九盡日定逢春。曰。畢竟事如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問。如何是首山境。師曰。一任衆人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喫棒得也未。僧禮拜。師曰。喫棒且待別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風吹日炙。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行履。師曰。牽犁拽耙。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師曰。孤峯無宿客。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不是守株人。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此去襄縣五里。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往來不易。問。諸聖說不到處。請師舉唱。師曰。萬里神光都一照。誰人敢並日輪齊。問。臨濟喝。德山棒。未審明甚麼邊事。師曰。汝試道看。僧便喝。師曰。瞎。僧又喝。師曰。者瞎漢。祇麼亂喝作麼。僧禮拜。師便打。問。和尚是大善知識。爲甚麼却守山。師曰。不坐孤峯頂。常伴白雲閑。問。四衆圍繞。師說何法。師曰。打草蛇驚。曰。未審作麼生下手。師曰。喪身失命漢。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者失。曰。不得者又如何。師曰。珠在甚麼處。問。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低聲低聲。曰。如何受持。師曰。切不得污染。問。世尊滅後。法付何人。師曰。好箇問頭。無人答得。曰。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曰。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曰。聾人徒側耳。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諸法無形。將

何所見。師曰：一家有事，百家忙。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三日後看取。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警爾三千界。曰：與麼，則目視不勞也。師曰：天恩未遇，後悔難追。上堂：臨濟道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時有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大用不揚眉。棒下須見血。曰：慈悲何在。師曰：送出三門外。問：如何是第二句。師曰：不打恁麼驢漢。曰：將接何人。師曰：如斯爭奈何。問：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解問無人答。曰：即今祇對者是誰。師曰：莫使外人知。曰：和尚是第幾句薦得。師曰：月落三更穿市過。問：維摩默然，文殊贊善，未審此意如何。師曰：當時聽衆必不如是。曰：既不如是，維摩默然又且如何。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乃曰：若論此事，實不挂一箇元字脚。便下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鎮州蘿蔔重三斤。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有言須道却。曰：此意如何。師曰：無言鬼也瞋。問：如何是衲僧眼。師曰：此問不當。曰：當後如何。師曰：堪作甚麼。問：如何是大安樂人。師曰：不見有一法。曰：將何爲人。師曰：謝闍黎領話。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亂走作麼。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路逢穿耳客。曰：發後如何。師曰：不用更遲疑。問：如何是道。師曰：爐中有火，無心撥。處處縱橫，任意遊。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坐看煙霞秀，不與白雲齊。問：無絃一曲，請師音韻。師良久。曰：聞麼。曰：不聞。師曰：何不高聲問著。問：學人久處沈迷，請師一接。師曰：老僧無者閑工夫。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要行即行，要坐即坐。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嵩山安和尚。曰：莫便是和尚極則處否。師曰：南嶽讓禪師。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闍黎到此多少時也。曰：已經冬夏。師曰：莫錯舉似人。問：有一人蕩盡來時，師還接否。師曰：蕩盡即且置。那一人是誰。曰：風高月冷。師曰：僧堂內幾人坐臥。僧無對。師曰：賺殺老僧。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驢鳴。

犬吠。乃曰。師翁道要得親切。莫將問來問。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汝若將問來問。老僧在汝脚底。汝若擬議。即沒交涉。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遂問。挂錫幽巖時如何。師曰。錯。僧曰。錯。師又打。問。如何是佛。師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曰。未審此語甚麼句中收。師曰。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曰。此意如何。師曰。天長地久。日月齊明。問。遠聞和尚。無絲可挂。及至到來。爲甚麼有山可守。師曰。道甚麼。僧便喝。師亦喝。僧禮拜。師曰。放汝三十棒。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師曰。路上曾逢達磨也無。僧近前曰。不審。師曰。者箇是驢前馬後底。曰。和尚又如何。師曰。非公境界。且坐喫茶。僧纔坐。師又問。在甚麼處過夏。曰。石門。師曰。水牯牛安樂麼。曰。及時水艸。師曰。爲甚麼傷人苗稼。曰。對和尚不敢造次。師曰。放過即不可。便打。問。如何是和尚不欺人底眼。師曰。看看冬到來。曰。究竟如何。師曰。即便春風至。問。僧。不從人薦得底事。試道看。僧便喝。師曰。好好相借問。惡發作麼。僧又喝。師曰。今日放過即不可。僧擬議。師喝出。問。僧。近離何處。曰。襄州。師曰。夏在何處。曰。洞山。師曰。還我洞山鼻孔來。曰。不會。師曰。却是老僧罪過。問。僧。近離何處。曰。廣慧。師曰。穿雲不渡水。渡水不穿雲。離此二途速道。曰。昨夜宿長橋。師曰。與麼。則合喫首山棒也。曰。尚未參堂。師曰。兩重公案。曰。恰是。師曰。耶耶。示衆。諸上座。不得盲喝亂喝。者裏尋常向你道。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賓無二賓。主無二主。若有二賓二主。即是兩箇瞎漢。所以我若立時。你須坐。我若坐時。你須立。坐則共你坐。立則共你立。雖然如是。到者裏急著眼始得。若是眼孔定。動即千里萬里。何故如此。如隔牕看馬騎相似。擬議即沒交涉。諸上座。既然於此留心。直須子細。不要掠虛好。他日異時。賺著你在。諸人若也有事。近前無事珍重。次住廣教及寶應三處。宋太宗淳化壬辰十二月四日午時。上堂。說偈曰。今年六十七。老病隨緣且遣日。今年記却來年事。來年

記著今朝日。至癸巳。其月日無爽。上堂辭衆。仍說偈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非情共一真。明暗盡時俱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言訖。安坐而逝。茶毘。收舍利建塔。

開封府襄城廣慧真禪師。嘗在風穴作園頭。穴問。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師曰。常在闌闌中。要且無人識。穴曰。汝徹也。師禮拜。出世開堂日。僧問。如何是廣慧境。師曰。小寺前。資慶後。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杌爬鑊子。

鳳翔府長興院滿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行便踏著。曰。踏著後如何。師曰。冰消瓦解。曰。爲甚如此。師曰。城內君子。郭外小兒。問。大用現前時。如何。師曰。鬧市裏。鞦韆。

長沙府靈泉院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活計。師曰。一物也無。曰。未審日用如何。師便喝。僧禮拜。師便打。問。先師道。金沙灘上馬郎婦。意旨如何。師曰。上東門外人無數。曰。便怎麼會時。如何。師曰。天津橋上往來多。

黃龍機禪師法嗣

河南府長水紫蓋善沼禪師。僧問。死中得活時。如何。師曰。抱鎌刮骨。薰天地。炮烈棺中。求託生。問。纔生便死時。如何。師曰。賴得覺疾。

眉州府黃龍繼達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師曰。針去線不同。如何是帔。師曰。橫鋪四世界。豎蓋一乾坤。曰。道滿到來時。如何。師曰。要羹與羹。要飯與飯。問。黃龍出世。金翅鳥滿空飛時。如何。師曰。問汝。金翅鳥還得飽也無。

□□府棗樹第二世禪師。問僧。發足甚處。曰。閩中。師曰。俊哉。曰。謝師指示。師曰。屈哉。僧作禮。師曰。我與麼道。



落在甚麼處。僧無語。師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僧參。師乃問。未到者裏時。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僧叉手近前。師亦叉手近前。相並而立。僧曰。某甲未到此時。和尚與誰並立。師指背後曰。莫是伊麼。僧無對。師曰。不獨自謾。兼謾老僧。僧作禮。師曰。正是自謾。僧鋤地次。見師來。乃曰。不審。師曰。見阿誰了。便不審。曰。見師不問訊。禮式不全。師曰。却是孤負老僧。僧歸。舉似首座曰。和尚近日可畏。座曰。作麼生。僧舉前語。座曰。和尚近日可謂爲人切。師聞。乃打首座七棒。座曰。某甲怎麼道。未有過在。亂打作麼。師曰。枉喫我多少鹽醬。又打七棒。僧辭。師乃問。若到諸方。有人問你。老僧此間法道。作麼生祇對。曰。待問卽道。師曰。何處有無口底佛。曰。祇者也還難。師豎拂子曰。還見麼。曰。何處有無眼底佛。師曰。祇者也還難。僧遶禪牀一匝而出。師曰。善能祇對。僧便喝。師曰。老僧不識子。曰。用識作麼。師敲禪牀三下。

漢中府玄都山澄禪師。僧問。喜得趨方丈。家風事若何。師曰。西風開曉露。明月正當天。曰。如何拯濟。師曰。金雞樓上一下鼓。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一切不如。

嘉定州黑水和尙。初參黃龍。便問。雪覆蘆花時。如何。龍曰。猛烈。師曰。不猛烈。龍又曰。猛烈。師又曰。不猛烈。龍便打。師於此有省。便禮拜。

武昌府黃龍第三世智顥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卽此一問是何源。曰。怎麼。則諸佛無異路去也。師曰。延平劍已成龍去。猶有刻舟求覓人。

眉州昌福達禪師。僧問。學人來問師。則對。不問時。師意如何。師曰。謝上座指示。問。本來則不問。如何是今日事。師曰。上座者問大好。曰。學人不會時。如何。師曰。謾我卽得。問。國有寶刀。誰人得見。師曰。遠來不易。

問石牛水上臥時如何。師曰：異中還有異。妄計不浮沈。曰：便怎麼去時如何。師曰：翹天日落。把土成金。京兆呂巖真人字洞賓。唐末三舉不第。偶於長安酒肆遇鍾離權。授以延命術。自爾人莫之究。嘗遊廬山歸。宗書鐘樓壁。有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之句。未幾道經武昌。黃龍觀紫雲成蓋。疑有異人進謁。值龍陞堂。龍見。意必呂巖。乃厲聲曰：座傍有竊法者。呂毅然出問。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且道此意如何。龍指曰：者守屍鬼。呂曰：爭奈囊有長生不死藥何。龍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呂薄訝。飛劍脅之。劍不能入。遂再拜求指歸。龍詰曰：半升鐺內煮山川。卽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呂於言下頓契。述偈曰：棄却瓢囊擻碎琴。如今不戀汞中金。自從一見吾師後。始覺從前錯用心。龍囑令加護。後謁潭州智度覺。有自序曰：余遊韶郴。東下湘江。今見覺公。觀其禪學精明。性源淳潔。促膝靜坐。收光內照。一衲之外無餘衣。鉢之外無餘食。達生死岸。破煩惱殼。方今佛衣寂寂。艱傳禪理。懸懸兮幾絕。扶而興者。其在師乎。聊作一絕奉記。達者推心。方濟物。聖賢傳法不離真。請師快說西來意。七祖如今未有人。

明招謙禪師法嗣

處州府報恩契從禪師開堂。陞座良久。曰：雲雷擊鼓。劍輪開。烈士鋒前孰敢陪。誰是大雄師子種。滿身鋒刃出頭來。有麼有麼。放一箇出來看。時有僧出。師曰：好著精彩。僧擬伸問。師曰：甚麼處去也。僧乃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鋒銳難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藏身無路。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命似懸絲。曰：向去事如何。師曰：拶。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還奈何麼。問：十二時中如何卽是。師曰：金剛頂上看。曰：怎麼則人天有賴。師曰：誑謬人天作麼。

金華府普照瑜禪師。上堂。三十年後。大有人向者裏亡鋒結舌。良久。曰。還會麼。灼然不是真師子兒。爭識上上之機。時有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衆獸徒然。曰。出窟後如何。師曰。狐絕萬里。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當衝者喪。曰。向去事如何。師曰。決在臨鋒。僧禮拜。師曰。決在臨鋒處。天然師子機。頻呻出三界。非祖莫能知。

金華府雙溪保初禪師。上堂。既透徹。不須呈。十方世界廓然明。孤峯頂上通機變。不用看他北斗星。僧問。九夏靈峯劍。請師不露鋒。師曰。未拍金鎖前。何不問。曰。干般徒設用。難出髑髏前。師曰。背後礙殺人。處州府涌泉究禪師。上堂。良久。曰。還有虎狼禪客麼。有則放出一箇來。僧纔出。師曰。還知喪命處麼。曰。學人咨和尚。師曰。甚麼處去也。曰。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抖擻地。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蓋天蓋地。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一切人辨不得。曰。向去事如何。師曰。俊鶴亦迷蹤。衢州府羅漢義禪師。上堂。衆集。僧纔出。師曰。不是好底。僧禮拜。起問。龍泉寶劍。請師一揮。師曰。甚麼處去也。曰。恁麼。則龍谿南面盡鋒鈍。師曰。收取。問。不落古今。請師道。師曰。還怪得麼。曰。猶落古今。師曰。莫錯。

### 祖燈大統卷第三十三終





祖燈大統卷第三十四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十五世之二

羅漢琛禪師法嗣

江寧府清涼院法眼文益禪師。餘杭魯氏子。七歲依新定智通偉落髮。稟具越州開元。屬律匠希覺盛化鄧山。師往聽習。傍探儒典。覺目爲吾門遊夏。南邁抵福州。參長慶。不大發明。後同紹修洪進三人出嶺。過地藏阻雪。附爐次。藏問。此行何之。師曰。行脚去。藏曰。作麼生是行脚事。師曰。不知。藏曰。不知最親切。又同三人舉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藏曰。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師曰。別。藏豎起兩指。師曰。同。藏又豎起兩指。便起去。師少致疑。雪霽。辭去。藏門送。問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乃指庭下片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師曰。在心內。藏曰。行脚人著甚麼來由。安片石在心頭。師窘無以對。卽放包求決擇。依止月餘。日呈見解說道理。藏曰。佛法不恁麼。師曰。某甲詞窮理絕也。藏曰。若論佛法。一切見成。師於言下大悟。尋與進修二人至臨川。州牧請住崇壽院。開堂。日中猶坐茶筵未起。時僧正白師曰。四衆已圍繞和尚法座了也。師曰。衆人却參真善知識。少頃。遂陞座。僧問。大衆雲集。請師舉唱。師曰。衆人旣盡在此。山僧不可無言。與大衆舉一則古人方便。良久曰。大衆久立。珍重。便下座。子方上座自長慶來。師舉長慶偈問曰。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舉拂子。師曰。恁麼會。又爭得。曰。和尚尊意如何。師曰。喚甚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撥萬象。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甚麼撥不撥。子方豁然悟解。述偈投誠。自是諸方衲子翕然而至。衆常千計。上堂。

祇恁麼上來散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試說看。若無。又來者裏作什麼。若有。大市裏人叢處盡是。何須到者裏。諸人各曾看經看論。諸多策子。阿那箇教中有者箇時節。試舉看。莫是恁麼經裏有恁麼語。是此時節麼。有甚麼交涉。所以道。微言滯於心首。嘗爲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爲名相之境。且作麼生得翻去。若也翻去。又作麼生得正去。還會麼。莫祇恁麼念策子。有甚麼用處。僧問。如何披露即得與道相應。師曰。汝幾時披露。即與道不相應。問。六處不知音時如何。師曰。汝家眷屬一羣子。還會麼。莫道恁麼來問。便是麼。汝道六處不知音。爲是眼處不知音。爲是耳處不知音。根本是有。爭解得無。古人道。離聲色。著聲色。離名字。著名字。所以無想天。修得經八萬大劫。一朝退墮。諸事儼然。蓋爲不知根本真實。縱饒大地修行。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如是直到三祇果滿。他古人猶道。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又道。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三祇劫。諸人無事時中。也須體究。莫只如此用多少氣力作麼。僧問。指即不問。如何是月。師曰。阿那箇是。汝不問底。指。又僧問。月即不問。如何是指。師曰。月。曰。學人問指。和尚爲甚麼答月。師曰。爲汝問指。問覺錢嘴。船來陸來。覺曰。船來。師曰。船在什麼處。覺曰。船在河裏。覺退。師問旁僧曰。你道適來者僧具眼不具眼。江南國主迎住報恩禪院。署名淨慧禪師。僧問。洪鐘纔擊。大眾雲臻。請師如是。師曰。大眾會。何似汝會。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曰。甚麼處看不足。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即得與道相應。師曰。取舍成僞。問。古人傳衣。當記何人。師曰。汝甚麼處見古人傳衣。問。十方賢聖。皆入此宗。如何是此宗。師曰。十方賢聖皆入。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方便呼爲佛。問。如何是學人一卷經。師曰。題目甚分明。問。聲色兩字。甚麼人透得。師召衆曰。諸上座。若會者。僧問處。透聲色也不難。問。求佛知見。何路最徑。師曰。無過此。問。

瑞草不凋時如何。師曰。謾語。問。大衆雲集。請師頓決疑網。師曰。寮舍內商量。茶堂內商量。問。如何是沙門所重處。師曰。若有纖毫所重。卽不名沙門。問。雲開見日時如何。師曰。謾語真箇。問。千百億化身。於中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總是。問。簇簇上來。師意如何。師曰。是眼不是眼。問。全身是義。請師一決。師曰。汝義自破。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流出慈悲喜捨。問。百年暗室。一燈能破。如何是一燈。師曰。論甚麼百年。問。如何是正眞之道。師曰。一願也教汝行。二願也教汝行。問。如何是一眞之地。師曰。地則無一眞。曰。如何卓立。師曰。轉無交涉。問。如何是古佛。師曰。卽今也無嫌疑。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步步踢著。問。古鏡未開。如何顯照。師曰。何必再三。問。如何是諸佛玄旨。師曰。是汝也有。問。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住本。師曰。形與未質。名起未名。問。蕩子還鄉時如何。師曰。將甚麼奉獻。曰。無有一物。師曰。日給作麼生。後住清涼上堂。出家人但隨時及節便得。寒卽寒。熱卽熱。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今方便不少。不見石頭和尚因看肇論云。會萬物爲己者。其唯聖人乎。他家便道聖人無己。靡所不已。有一片言語。喚作參同契。開口云。竺土大僊心。好三藏十二部。無過此語也。中間也祇隨時說話。上座。今欲會萬物爲己去麼。蓋爲盡大地無一法可見他。又囑云。光陰莫虛度。適來向上座道。但隨時及節便得。若也違時失候。卽是虛度光陰。於非色中作色解。非色中作色解。卽是違時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不當。上座。若恁麼會。便沒交涉。正是癡狂兩頭走。有甚麼用處。上座。但守分隨時過好。珍重。僧問。如何是清涼家風。師曰。汝到別處。但道到清涼來。問。如何得諸法無當去。師曰。甚麼法當著上座。曰。爭奈日夕何。師曰。閑言語。問。觀身如幻化。觀內亦復然時。如何。師曰。還得恁麼也無。問。要急相應。唯言不二。如何是不二之言。

師曰。更添些子得麼。問。如何是法身。師曰。者箇是應身。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我若答你。是第二義。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山主作麼生會。修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師曰。怎麼會又爭得。修曰。和尚如何。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修便禮拜。與悟空向火次。拈起香匙問。不得喚作香匙。你喚作甚麼。空曰。香匙。師不肯。空經二十餘日。方明此語。僧參次。師指簾時。有二僧同去捲簾。師曰。一得一失。雲門問僧。甚處來。曰。江西來。門曰。江西一隊老宿。寢語住也未。僧無對。後僧舉以問師。不知雲門意作麼生。師曰。大小雲門。被者僧勘破。問僧。甚處來。曰。道場來。師曰。明合暗合。僧無語。令僧取土添蓮盆。僧取土到。師曰。橋東取。橋西取。曰。橋東取。師曰。是真實。是虛妄。舉一老宿曰。者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立地待汝搆去。師曰。山僧如今坐地待汝搆去。還有道理也無。那箇親。那箇疎。試裁斷看。有人入院行衆。僧隨年錢。一僧曰。聖僧前著一分。人曰。聖僧年多少。僧無對。師代曰。心期滿處。卽知。問僧。甚處來。曰。報恩。師曰。衆僧還安否。曰。安。師曰。喫茶去。問僧。甚處來。曰。泗州禮拜大聖來。師曰。今年大聖出塔否。曰。出。師却問傍僧。汝道伊到泗州。不到泗州。問寶資長老。古人道。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透。且作麼生是處處透底光明。資曰。東畔打羅聲。指竹問僧。還見麼。曰。見。師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曰。總不恁麼。有道流背佛像坐。僧叱之曰。毋背佛好。道曰。你教中道佛身充滿于法界。叫我向甚處坐。僧無對。師代曰。識得汝也。有俗士獻畫障子。師看了。問曰。汝是手巧心巧。曰。心巧。師曰。那箇是汝心。士無對。僧問一老宿曰。師子捉兔。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箇什麼力。老宿曰。不欺之力。師別曰。不會古人語。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森羅萬象。曰。如何是第一月。師曰。萬象森羅。高麗國遣使錢塘。求觀音像。及昇上船。百夫不能舉。因就供明州開元寺。有僧設



問曰。大士無刹不現身。爲什麼像不去高麗。師曰。識得觀音也未。上堂。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若有一絲頭。卽是一絲頭。指凳子曰。識得凳子。周匝有餘。問。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盡在于今。因患脚次。僧問訊。師曰。非人來時不能動。及至人來動不得。且道佛法中下得甚麼語。曰。和尚且喜得較。師不肯。自別云。和尚今日似滅。開井次。師曰。泉眼不通被沙礙。道眼不通被甚麼礙。僧無對。師代曰。被眼礙。般土次。師以塊土置僧擔上曰。吾助汝。僧曰。謝和尚慈悲。師不肯。一僧別曰。和尚是甚麼心行。師便休去。謂小兒子曰。因子識得你爺。你爺名甚麼。兒無對。師却問僧。若是孝順之子。合下得一轉語。且道合下得甚麼語。僧無對。師代曰。他是孝順之子。問講百法論座主曰。百法是體用雙陳。明門是能所兼舉。座主是能。法座是所作。麼生說兼舉。主無對。一日。與李王論道罷。同觀牡丹花。王命作偈。師賦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豔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王微悟其旨。舉三界唯心話頌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辦。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山河大地。誰堅誰變。舉華嚴六相義頌曰。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諸佛意。諸佛意總別。何曾有同異。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絕名字。萬象明明無理事。師緣被金陵。三坐道場。諸方咸遵。風化異域。有仰慕其道者。皆不辭涉遠而至。玄沙正宗。中興於江表矣。後周顯德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國主親加禮問。閏七月五日剃髮澡身。告衆跏趺而逝。顏貌如生。壽七十四。臘五十四。公卿李建勳以下素服。奉全身於丹陽起塔。諡大法眼禪師。塔曰無相。後李主勗報慈院。命師門人玄覺言導師開法。再諡師大智藏大導師號。

襄陽府清谿山洪進禪師。在地藏時。居第一座。一日。藏上堂。二僧出禮拜。藏曰。俱錯。二僧無語。下堂請益。修山主。修曰。汝自巍巍堂堂。却禮拜擬問他人。豈不是錯。師不肯。修乃問。上座又作麼生。師曰。汝自迷暗。焉可爲人。修憤然上方丈請益。藏指廊下曰。典座入庫頭去也。修乃省過。一日問修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因甚爲生死之所流。修曰。筍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筍使還得麼。師曰。汝向後自悟去在。修曰。某所見祇如此。上座如何。師指曰。者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卽禮謝。住後。僧問。衆盲摸象。各說異端。忽遇明眼人。又作麼生。師曰。汝但舉似諸方。衆僧侍立次曰。古人有甚麼言句。大家商量。時有從潞上座出。衆擬伸問。師曰。者沒毛驢。潞渙然省悟。

江寧府清涼院悟空休復禪師。北海王氏子。幼出家。十九納戒。嘗自謂曰。苟尙能詮。則爲滯筏。將趣凝寂。復患墮空。進退莫決。乃參地藏。經年不契。致成病入涅槃堂。一夜。藏躬看。問。復上座安樂麼。師曰。某甲爲和尚。因緣背。藏指燈籠曰。見麼。師曰。見。藏曰。祇者箇也不背。師於言下有省。後因修山主問訊。地藏曰。某甲百劫千生。曾與和尚違背。來此者。又值和尙不安。藏遂豎起拄杖曰。祇者箇也不背。師忽然大悟。後踵法眼。繼席崇壽。江南國主。創清涼道場。命居之。上堂。古聖纔生下。便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他便有者箇方便奇特。祇如諸上座初生下時。有甚麼奇特。試舉看。若道無。卽對面諱却。若道有。又作麼生。通得箇消息。還會麼。上座幸然有奇特事。因甚麼不知去。珍重。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衆生。曰。還肯也無。師曰。虛施此問。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道此土還有麼。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曰。珍重。問。如何是道。師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僧禮拜。師曰。莫錯會。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曰。色卽空。曰。如何是諸

塵三昧起。師曰。空卽色。問。諸餘卽不問。如何是悟空一句。師曰。兩句也。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華。師曰。未見四祖。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華。師曰。親見四祖。問。如何是自己事。師曰。幾處問人來。問。古人得箇什麼。便休歇去。師曰。汝欠箇甚麼。卽不休歇去。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千般比不得。萬般況不及。曰。請和尚道。師曰。古亦有。今亦有。問。如何是亡僧面前觸目菩提。師曰。問取觸體後人。問。毒龍奮迅。萬象同然時。如何。師曰。你甚麼處得者箇問頭。問。忠座主。講甚麼經。曰。法華經。師曰。若有說法華經處。我現寶塔當爲證明。大德講。甚麼人證明。忠無對。後晉天福癸卯十月朔日。遣僧報法眼。眼至。囑託訖。又致書辭國主。取三日夜子時入滅。國主令本院至時擊鐘。及期。大衆普集。師端坐警衆曰。無棄光影。語絕告寂。時國主聞鐘。登高臺遙禮。深加哀慕。仍致祭茶毗。收舍利建塔。

撫州府龍濟紹修禪師。初與法眼同參地藏。所得謂已臻極。暨同辭至建陽。途中。眼忽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眼曰。說甚麼撥不撥。師懵然不知。却回地藏。藏問。子去未久。何以却來。師曰。有事未決。豈憚跋涉山川。藏曰。汝跋涉許多山川。也還不惡。師未喻旨。乃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意旨如何。藏曰。汝道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藏曰。兩箇也。師駭然沉思。却問。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藏曰。汝喚甚麼作萬象。師方省悟。師後居龍濟山。上堂。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撥。聖人若會。卽是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此兩語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好。珍重。僧問。見色便見心。露柱是色。如何是心。師曰。幸然未會。且莫詐明頭。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是三界則一任出。曰。不是三界。又如何。師曰。甚麼處不是三界。問。當陽舉唱。誰是委者。師

曰。非汝不委。問。如何是萬法主。師曰。把將萬法來。問。承古有言。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如何是須彌。師曰。穿破汝心。曰。如何是芥子。師曰。塞却汝眼。曰。如何納得。師曰。把將須彌芥子來。曰。前言何在。師曰。前有甚麼言。問僧。甚麼處來。曰。翠巖。師曰。翠巖有何言。曰。尋常道。出門逢彌勒。入門見釋迦。師曰。與麼道。又爭得。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出門逢阿誰。入門見甚麼。僧於言下有省。上堂。聲色不到處。病在見聞。言詮不及處。過在脣吻。僧問。離却聲色。請和尚道。師曰。聲色裏問將來。問。如何是學人心。師曰。阿誰怎麼問。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者箇還壞也無。師曰。不壞。曰。爲甚麼不壞。師曰。爲同大千。上堂。卷簾除却障。閉戶生窒礙。祇者障與礙。古今無人會。會得是障礙。不會不自在。問。巨夜之中。以何爲眼。師曰。暗。問。纖毫不隔。爲甚麼覷不見。師曰。作家弄影漢。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照破天地。曰。磨後如何。師曰。黑漆漆地。問。如何是普眼。師曰。纖毫覷不見。曰。爲甚麼覷不見。師曰。爲伊眼太大。問。如何是大敗壞底人。師曰。却壞不曾遷。曰。此人還知有佛法也無。師曰。若知有佛法。渾成顛倒。曰。如何得不顛倒去。師曰。直須知有佛法。曰。如何是佛法。師曰。大敗壞。問。如何是學人常在底心。師曰。還會問荷玉麼。曰。學人不會。師曰。若不會。夏末問取曹山去。有頌曰。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昧却本來人。又欲識解脫道。諸法不相到。眼耳絕見聞。聲色鬧浩浩。又初心未入道。不得鬧浩浩。鐘聲裏薦取。鼓聲裏顛倒。又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祖師不西來。少林有妙訣。又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祇要今日了。杭州府天龍寺清慧秀禪師。上堂。諸上座。多少無事十二時中。在何世界安身立命。且子細點檢看。何不覓箇歇處。因甚麼却與別人點檢。若恁麼去。早落第二頭也。時有僧問。承師有言。恁麼去。早落第二頭。學人總



不恁麼。上來如何辨白。師曰。汝却作家。曰。恁麼。則今日得遇於師也。師曰。且莫詐明頭。問。承古有言。二人俱錯。未審意旨如何。師曰。汝何不自檢責。曰。恁麼。則人天有賴也。師曰。汝不妨靈利。本國署清慧大師。嘗住歲豐。

潞安府延慶院傳殷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燈籠是色。那箇是心。師曰。汝不會古人意。曰。如何是古人意。師曰。燈籠是心。問。若能轉物。卽同如來。未審轉甚麼物。師曰。道甚麼。僧擬進語。師曰。者漆桶。

衡州府南嶽南臺守安禪師。僧問。人人盡有長安路。如何得到。師曰。卽今在甚麼處。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寂寂底響。因示頌曰。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忘。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 天龍眞禪師法嗣

杭州府高麗寺雪嶽令光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分明記取。問。如何是諸法根源。師曰。謝指示。

### 僊宗符禪師法嗣

福州府僊宗眞覺洞明禪師。僧問。拏雲不假風雷便。迅浪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棄本逐末。泉州府福清廣法行欽禪師。上堂。還有人鑑得麼。若有人鑑得。是甚麼湖裏破草鞋。若鑑不出。落地作金聲。無事久立。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上座。大家道取。問。如何是談眞逆俗。師曰。客作漢問甚麼。曰。如何是順俗違眞。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然燈前。師曰。然燈後。曰。如何是然燈後。師曰。然燈前。曰。如何是正然燈。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汝問我答。

### 國泰珞禪師法嗣

金華府齊寶勝雲禪師。僧問。如何是齊雲水。師曰。龍潭清徹底。擬問卽波瀾。曰。莫祇者是麼。師曰。古殿無香煙。誰人辨清濁。曰。未審深深處如何。師曰。闍黎欲識深深處。直須脚下絕雲生。

白龍希禪師法嗣

福州府廣平玄旨禪師。上堂。還有人證明麼。若有人證明。亦免孤負上祖。埋沒後來。若是尋言數句。大藏分明。若是祖宗門中。怪及甚麼處。恁麼道。亦是傍瞥之辭。僧問。如何是廣平境。師曰。地負名山秀。谿連海水清。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汝問我答。問。如何是法身體。師曰。廓落虛空絕玷瑕。曰。如何是體中物。師曰。一輪明月散秋江。曰。未審體與物分不分。師曰。適來道甚麼。曰。恁麼則不分也。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福州府昇山白龍清慕禪師。僧問。如何是白龍密用的機。師曰。汝每日用甚麼。曰。恁麼則徒勞側聆。師便喝出。問。百姓日用而不知。如何是不知底事。師曰。別祇對你爭得。問。不責上來聲前一句。請師道。師曰。莫是不辨麼。

福州府靈峯志恩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我進前。汝退後。曰。恁麼則學人喪身命去也。師曰。不打水魚自驚。問。如何是佛。師曰。更是阿誰。曰。既然如此。爲甚麼迷妄有差殊。師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歧路。問。如何是靈峯境。師曰。萬疊青山如釘出。兩條綠水若圖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明明密密。密密明明。福州府東禪玄亮禪師。僧問。本無迷悟。爲甚麼却有佛有衆生。師曰。話墮也。問。祖祖相傳傳法印。師今繼席嗣何人。師曰。特謝證明。曰。恁麼則白龍當時親授記。今日應聖度迷津。師曰。汝莫錯認定盤星。漳州府報劬院定慧玄應禪師。泉州晉江吳氏子。漳州刺史陳文顯創院。請師開法。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

亦曰。如何是第一義。曰。學人請益。師何以倒問學人。師曰。汝適來請益甚麼。曰。第一義。師曰。汝謂之倒問邪。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今夏堂中千五百僧。宋開寶乙亥將順世。先七日。書辭陳公。仍示偈曰。今年六十六。世壽有延促。無生火熾然。有爲薪不歸。出谷與歸源。一時俱備足。及期。誡門人曰。吾滅後不得以喪服哭泣。言訖而寂。塔于後山。

### 招慶匡禪師法嗣

泉州府報恩院明慧宗顯禪師。初住興國。僧問。昔日靈山一會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是聞者。師曰。却憶七葉巖中尊。問。昔日覺城東際。象王回旋。五衆咸臻。今日太守臨筵。如何提接。師曰。眨上眉毛著。曰。怎麼。則一機顯處。萬緣喪盡。師曰。何必繁辭。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裏看鷗毛。後住報恩。僧問。學人都致一問請師道。師曰。不是創住者。師僧也難容。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道。師曰。青紅花滿庭。問。不涉思量處。從上宗乘。請師直道。師良久。僧曰。怎麼。則聽響之流。徒勞側耳。師曰。早是粘膩。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奉對不敢造次。曰。如何是法王。師曰。莫孤負好。曰。未審人王與法王對談何事。師曰。非汝所聆。

江寧府龍光院澄忙禪師。廣州陳氏子。出家觀音。納戒南華。參法因得旨。後出住舒州山谷寺。問新到。甚處來。曰。江南來。師曰。汝還禮拜渡江船子麼。曰。和尚爲甚麼教某禮拜渡江船子。師曰。是汝善知識。嘗住齊安。末示寂。龍光。

郴州北院第二世可休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徧滿天下。曰。莫便是也無。師曰。是卽牢收取去。問。大作業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幸是好人。家男女。

郴州太平院清海禪師。僧問。古人道。不從請益得。祖師爲甚麼道。誰得作佛。師曰。悟了方知。問。從上宗乘次第指授。未審今日如何舉唱。師曰。透出白雲深洞裏。名華異草嶺頭生。問。如何是句中人。師曰。好辨。廣州府連州慈雲普廣慧深禪師。僧問。匿王請佛。既奉法於當時。我后延師。蓋興宗於此日。幸施方便。無悵舉揚。師曰。不煩再問。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分明聽取。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著。安陸府興陽山第二世道欽禪師。僧問。如何是興陽境。師曰。松竹乍栽。山影綠。水流穿過院庭中。問。如何是佛。師曰。更是甚麼。

龍華球禪師法嗣

杭州府仁王院俊禪師。僧問。古人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是不傳底事。師曰。向上問將來。曰。怎麼。則上來不當去也。師曰。既知如是。踏步上來作甚麼。

酒仙遇賢禪師。姑蘇長洲林氏子。母夢吞大珠而孕。生多異祥。貌偉怪。口容雙拳。七歲嘗沈大淵而衣不潤。遂去家。師嘉禾永安可依。三十剃染。圓具。往參龍華。發明心印。同居明覺院。唯事飲酒。醉則成歌頌。警道俗。因號酒仙。偈曰。綠水紅桃華。前街後巷走百餘遭。張三也識我。李四也識我。識我不識我。兩箇拳頭那箇大。兩箇之中一箇大。會把虛空一戳破。摩拏令教却。怎麼拈取須彌枕。頭臥楊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沈吟。他時若到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金罍又聞泛。玉山還報顏。莫教更漏促。趁取月明回。貴買朱砂畫月。算來枉用工夫。醉臥綠楊陰下。起來強說真如。泥人再三叮囑。莫教失却衣珠。一六二六。其事已足。一九二九。我要喫酒。長伸兩脚眠一寤。起來天地還依舊。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



十分春色屬誰家。秋至山寒水冷。春來柳綠花紅。一點動隨萬變。江村煙雨濛濛。有不有。空不空。簾櫳撈取西北風。生在閭浮世界。人情幾多愛惡。祇要喫些酒子。所以倒街臥路。死後却產娑婆。不願超生淨土。何以故。西方淨土。且無酒酤。於宋眞宗祥符己酉上元凌晨浴罷。就室合掌右舉。左張其口而化。

### 報恩資禪師法嗣

處州府福林澄禪師。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勿幡幘。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瞻禮有分。問。下堂一句。請師不吝。師曰。閑吟唯憶龐居士。天上人間不可陪。

### 翠峯欣禪師法嗣

處州府報恩守眞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閃爍鳥飛急。奔騰兔走頻。問。諸官已結人天會。報恩今日事如何。師曰。闍黎到諸方。分明舉似。

### 鷺嶺遠禪師法嗣

襄陽府鷺嶺第二世通禪師。僧問。世尊得道。地神報虛空神。和尚得道。未審甚麼人報。師曰。謝汝報來。

### 保福僊禪師法嗣

漳州府隆壽無逸禪師。開堂陞座。良久曰。諸上座若是上根之士。早已掩耳。中下之流。競頭側聽。雖然如此。猶是不得已而言。諸上座。他時後日到處有人問著今日事。且作麼生舉似他。若也舉得。舌頭鼓論。若也舉不得。如無三寸。且作麼生舉。

### 延壽輪禪師法嗣

南康府廬山歸宗第十二世道詮禪師。吉州安福劉氏子。聞慧輪化被長沙。冒險往參焉。路次。被王逵兵執。將沉江。師怡然無怖。逵異之。令放。得參延壽。經十載。壽寂歸開先。開寶壬申。出住九峯隆濟院。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延壽。是否。師曰。山前麥熟也未。問。九峯山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九峯山中佛法。師曰。石頭大底大。小底小。時僧徒例試經業。師之衆並習禪觀。乃述一偈。聞于州牧。曰。比擬忘言合太虛。免教和氣有親疎。誰知道德全無用。今日爲僧貴識書。州牧閱之。與僚佐議曰。旃檀林中必無雜樹。唯師一院。特奏免試。南康知軍張南金。具疏集道俗。迎請坐歸宗道場。僧問。如何是歸宗境。師曰。千邪不如一直。問。如何是佛。師曰。待得雪消後。自然春到來。問。深山巖谷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無。曰。佛法徧在一切處。爲甚麼却無。師曰。無人到。問。古人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意旨如何。師曰。來日路口有市。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牀窄先臥。粥稀後坐。宋雍熙乙酉順寂。塔于牛頭菴。壽五十六。臘三十七。長沙府龍興裕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張三李四。曰。比來問自己。爲甚麼却道張三李四。師曰。汝且莫草草。問。諸餘卽不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家風卽且置。阿那箇是汝不問底諸餘。

祖燈大統卷第三十四終

祖燈大統卷第三十五

△少林第十五世之三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白雲祥禪師法嗣

韶州府大歷禪師。初參白雲。雲舉拳曰。我近來不恁麼也。師便領旨。自此爲入室子。住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破艸鞵。問。如何是無爲。師乃擺手。問。施主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撚髭曰。有髭卽撚。無髭又如何。師曰。非公境界。坐次。僧進前曰。不審。師與一掌曰。亂統。

廣州府連州寶華禪師。上堂。看天看地。新羅國裏。和南不審。日銷萬兩黃金。雖然如此。猶是少分。上堂。盡十方世界。是箇木羅漢。幡竿頭上。道將一句來。上堂。天上龍飛鳳舞。山間虎嘯猿啼。拈向鼻孔。道將一句來。問僧。甚處來。曰。大容來。師曰。大容近日作麼生。曰。近來合得一瓿醬。師喚沙彌。將碗水來。與者僧照影。有問大容曰。天賜六銖披挂後。將何報答我皇恩。容曰。來披三事衲。歸挂六銖衣。師聞乃曰。者老凍儂。作恁麼語話。容聞。令人傳語曰。何似奴緣不斷。師曰。比爲拋輒。祇圖引玉。見僧從法堂塔下過。師乃敲繩牀。僧曰。若是者箇。不請拈出。師喜。下地詰之。僧無語。師便打。有時戴冠子。謂衆曰。若道是俗。且身披袈裟。若道是僧。又頭戴冠子。衆無對。

韶州府月華山月禪師。初謁白雲。雲問。業箇甚麼。曰。念孔雀經。雲曰。好箇人家男女。隨鳥雀後走。師聞語。驚異。依附久之。乃契其旨。尋住月華。僧問。如何是月華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卽答家風。曰。學人問家風。師曰。金銅羅漢。上堂。舉一句語。徧大千界。還有人會得麼。試出來道看。良久曰。要知親切。不出頭是好手。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王不識。曰。意旨如何。師曰。隻履西歸。入京。上堂。有官人出禮拜起。低頭良久。師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有老宿上法堂。東西顧視曰。好箇法堂。要且無主。師召曰。且坐喫茶。

宿曰。玄中最的。猶是龜毛兔角。不向二諦中修。如何密用。師曰。側。宿曰。怎麼。則拗折拄杖。割斷艸鞋去也。師曰。細而詳之。

南雄府地藏和尚。上堂。僧問。今日供養地藏。地藏還來否。師曰。打開佛殿門。裝香換水。與大容白雲開火路次。容曰。三道寶塔。何似箇火路。師曰。甚處見得。

韶州府英德縣樂淨含匡禪師。上堂。良久曰。摩竭提國親行此令。去却擔簦。截流相見。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側耳無功。問。如何是樂淨家風。師曰。天地養人。問。如何是樂淨境。師曰。有工唯種竹。無暇不栽松。曰。忽遇客來。將何供養。師曰。滿園秋果熟。要者近前嘗。問。龍門有意。透者如何。師曰。灘下接取。曰。學人不會。師曰。喚行者來。問。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本。師曰。不要問人。曰。如何是末。師豎一指。問。如何是樂淨境。師曰。滿月團圓。菩薩面。庭前樓樹夜叉頭。僧辭。師問。甚處去。曰。大容去。師曰。大容若問樂淨有何言教。汝作麼生祇對。僧無語。師代云。但道樂淨近日不肯大容。普請挾籬次。僧問。古人種種開方便門。和尚爲甚麼却攔截。師曰。牢下擷着。

韶州府後白雲福禪師。上堂。上至諸佛。下至含識。共箇真心。且阿那箇是諸人的心。莫是情與無情共一體麼。怎麼見解。何似三家村裏。既不如是。又作麼生。直下會得。早是自相鈍置。若據祖師門下。豈立者箇塔級。眨上眉毛。早是錯過。還有不錯過者麼。却請擔簦截流相見。僧問。古琴絕韻。請師彈。師曰。伯牙雖妙手。時人聽者希。曰。怎麼。則再遇子期也。師曰。笑發驚絃斷。寧知調不同。問。昔日靈山一會。梵王爲主。未審白雲甚麼人爲主。師曰。有常侍在。曰。怎麼。則法雨霽霽。羣生有賴。師曰。汝莫者裏賣梔子。僧問。如何是佛法的。



的意。師曰：直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崖州路上問知音。

### 德山密禪師法嗣

長沙府鹿苑文襲禪師。僧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五門巷裏無消息。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長樂坡頭信不通。

岳州府澧州藥山第九世可瓊禪師。初住延壽。上堂。僧出便曰：請師答話。師曰：好。曰：還當得也無？師曰：更問。問：巨嶽不會，乏寸土。師今苦口爲何人？師曰：延壽也要道過。曰：不伸此問，焉辯我師？師便喝。僧禮拜。師便打。

衡州府南嶽南臺懃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寸龜毛重七斤。常德府文殊應真禪師。上堂。直鉤釣獮龍，曲鉤釣蝦蟆蚯蚓。者裏還有龍麼？良久曰：勞而無功。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在甚麼處？曰：出匣後如何？師曰：臂長衫袖短。問：古人撫掌，意旨如何？師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常德府德山紹晏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桃源水遶白雲亭。上堂。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上，師子全身。且道：一塵纔起，大地全收。須彌山重多少？一毛頭上，師子全身。大海水有幾滴？有人道得，與汝拄杖子，天下橫行。若道不得，須彌山蓋却汝頭，大海水溺却汝身。

岳州府巴陵乾明院普禪師。僧問：萬行齊修，古人不許，不落功勳，還許也無？師曰：噫。曰：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三十年後。

漢中府褒城中梁山崇禪師。僧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時如何。師曰。紅鱗掌上躍。

武昌府黃龍志愿禪師。僧問。迦葉上行衣。何人合得披。師曰。一片燒痕地。春入又逢青。

成都府東禪秀禪師。僧問。既是善神。爲甚麼却被雷打。師曰。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多年故紙。

常德府普寧歸道禪師。三句頌。函蓋乾坤曰。乾坤并萬象。地獄及天堂。物物皆真見。頭頭用不傷。截斷衆流曰。堆山積嶽來。一一盡塵埃。更擬論玄妙。冰消瓦解摧。隨波逐浪曰。辯口利舌門。高低總不虧。還如應病藥。診候在臨時。三句外曰。當人如舉唱。三句豈能該。有問如何事。南嶽與天台。擡薦商量曰。相見不揚眉。君東我亦西。紅霞穿碧落。白日繞須彌。

披雲寂禪師法嗣

南康府廬山開先照禪師。僧問。向上宗乘。乞師垂示。師曰。白雲斷處見明月。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黃葉落時聞擣衣。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一條寒澗木。得力勝兒孫。曰。用者如何。師曰。百雜碎。上堂。叢林規矩。古佛家風。一參一請。一粥一飯。且道明得箇甚麼。祇如諸人心心不停。念念不住。若能不停處停。念處無念。自合無生之理。與麼說話。笑破他人口。

江寧府天寶禪師。僧問。白雲抱幽谷時如何。師曰。非公境界。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列半作三。曰。學人未曉。師曰。鼻孔針筒。

巴陵鑒禪師法嗣

南昌府泐潭靈澄禪師。以脫洒不羈。人故目爲散聖。到智門。門問。甚處來。師曰。水清月現。門曰。好好借問。師曰。褊衫不染皂。門曰。喫茶去。嘗有頌曰。因僧問我西來意。我話居山七八年。草履祗栽三箇耳。麻衣曾補兩番肩。東山日映西山雪。下澗水流上澗泉。半夜白雲消散後。一輪明月到牀前。襄陽府興化院興順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深深處。師曰。舉卽易。答卽難。曰。爲甚麼如此。師曰。過去。問。如何是百千妙門。同歸方寸。師曰。水底看夜市。問。如何是向上事。曰。楚山頭指天。

### 舜峯韶禪師法嗣

彰德府磁州桃園山曦朗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西來若有意。斬下老僧頭。曰。爲甚却如此。師曰。不見道爲法喪軀。

德安府法雲智善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山青水綠。

### 雙泉寬禪師法嗣

黃州府蘄州五祖師戒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點。曰。點後如何。師曰。荆三汴四。問。如何是佛。師曰。鼻孔長三尺。曰。學人不曾。師曰。真不掩僞。曲不藏直。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看出匣後如何。師曰。收。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隨。曰。隨後如何。師曰。一箇婆婆兩箇癭。問。得船便渡時如何。師曰。棹在誰人手。僧擬議。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上堂。佛病祖病。一時與諸禪德拈向三門外了也。諸禪德還拈得。山僧病也無。若拈得。山僧病不妨見得。佛病祖病珍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擔不起。曰。爲甚麼擔不起。師曰。祖師西來意。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高問低對。曰。見後如何。師曰。風蕭蕭。雨颯颯。

上堂。僧問。名喧宇宙。知師久。雪嶺家風。略借看。師展兩手。僧禮拜。師便打。師豎起拄杖曰。大眾會麼。言不再舉。令不重行。便下座。問僧。近離甚處。曰。東京。師曰。還見天子也無。曰。常年一度出金明池。師曰。有禮可恕。無禮難容。出去。寬智門問。暑往寒來。卽不問。林下相逢事若何。師曰。五鳳樓前聽玉漏。門曰。爭奈主山高。案山低。師曰。須彌頂上擊金鐘。上方嶽少與雪竇顯結伴遊淮山。聞師住五祖。喜勘驗。顯未欲前。嶽乃先往。徑造丈室。師曰。上人名甚麼。對曰。齊嶽。師曰。何似泰山。嶽無語。師卽打趕。翌日復謁。師曰。汝作甚麼。嶽回首作圓相呈之。師曰。是甚麼。嶽曰。老老大大胡餅也不識。師曰。趁鑪灶熱。更搭一箇。嶽擬議。師拽拄杖趕出門。數日後。嶽再詣。乃提起坐具曰。展則大千沙界。不展則毫髮不存。爲復展卽是不展卽是。師遽下繩牀把住曰。既是熟人。何須如此。嶽又無語。師又打出。師暮年至大愚。倚杖談笑而化。

黃州府蘄州四祖志諲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多年松樹老。粼皴。問。葉落歸根時如何。師曰。一歲一枯榮。

襄陽府興化奉能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髮長僧貌醜。

平陽府天睦山慧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多年桃核。曰。意旨如何。師曰。打破裏頭仁。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三年逢一閏。曰。合談何事。師曰。九日是重陽。

武昌府建福智同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鸚鵡慕西秦。僧禮拜。師曰。聽取一頌。雲門透法身。法身何許人。鴈回沙塞北。鸚鵡慕西秦。

荊州府福昌惟善禪師。問新到。近離甚處。曰。大別。師曰。在大別多少時。曰。三年。師曰。水牯使甚麼人做。曰。不



曾觸他一粒米。師曰：二時喫箇甚麼。僧無語。師便打。映達摩參，纔入提坐具曰：展卽徧周法界，不展卽賓主不分。展卽是不展，卽是。師曰：汝平地喫交了也。映曰：明眼尊宿，果然有在。師便打。映曰：奪拄杖倒打和尚。莫言不道。師曰：棺木裏瞠眼漢，且坐喫茶。茶罷，映前白曰：適來容易觸忤和尚。師曰：兩重公案，罪不重科。便喝出。問俗士年多少。曰：四十四。師曰：添一減一，是多少。其人無對。師便打。乃自代云：適來猶記得。問超山主，汝名甚麼。曰：與和尚同名。師曰：回互不同互。曰：不同互。師便打。問僧：甚麼處來。曰：復州。師曰：什麼物與麼來。曰：請和尚辨看。師曰：禮拜著。僧曰：喏。師曰：自領出去三門外，與汝二十棒。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夜觀乾象。曰：學人不曾。師曰：日裏看山。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東方甲乙木。曰：恁麼則粉骨碎身也。師曰：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問：浩浩塵中如何辯主。師曰：長安天子，塞外將軍。曰：恁麼則權握在手。師曰：不斬無罪人。問：如何是不遷底法。師曰：死人不坐禪。曰：意旨如何。師曰：那伽常在定。問：離却咽喉，脣吻請師速道。師曰：福昌口門窄。曰：和尚爲甚麼口門窄。師曰：還我話來。問：如何是離筌蹄底句。師曰：頭大帽子小。曰：意旨如何。師曰：側脚反穿靴。問：金烏東涌，玉兔西沉時如何。師曰：措大不騎驢。曰：恁麼則謝師指南。師曰：更須子細。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穗子數珠。曰：見後如何。師曰：鐵磬行者。問：未施武藝，便入戰場時如何。師曰：老僧打退鼓。曰：恁麼則展陣開旗去也。師曰：伏惟尙饗。上堂：盡乾坤大地微塵諸佛，拈拄杖畫一畫曰：總在福昌者裏說佛法。諸禪德：若也會得出來，與汝證據。若也不會，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便下座。

襄陽府延慶宗本禪師。僧問：魚未跳龍門時如何。師曰：擺手入長安。曰：跳過後如何。師曰：長安雖樂，未是久。

居。

常德府大龍山炳賢禪師。僧問。昔日先師語。如何透法身。師曰。萬仞峯前句。不與白雲齊。問。如何是出家人。師曰。深曰。如何是出家法。師曰。苦。問。如何是動乾坤句。師曰。透出龍宮翻大海。掌開日月倒須彌。自巖上座。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甃瓦泥土。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含齒戴髮。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不曾作模樣。曰。如何是老人相。師曰。無力把拄杖。問。洞山麻三斤。意旨如何。師曰。八十婆婆不粧梳。

香林遠禪師法嗣

成都府灌縣羅漢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牛頭阿旁。曰。如何是法。師曰。劍樹刀山。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井中紅燄。日裏浮漚。曰。如何領會。師曰。遙指扶桑日那邊。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蹉過了也。問。如何是羅漢境。師曰。地連香積水。門對聖峯山。問。既是羅漢。爲什麼却受人動轉。師曰。換却眼睛。轉却觸體。德安府隨州智門光祚禪師。先住北塔。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踏破艸鞋赤脚走。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拄杖頭上挑日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眼不見鼻。曰。便怎麼領會時。如何。師曰。鼻孔裏呬羹。問。曹谿路上還有俗談也無。師曰。六祖是廬行者。問。一切智智清淨。還有地獄也無。師曰。閻羅王是鬼做。上堂。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正當恁麼時。文殊向甚麼處出頭。若也出頭不得。金毛師子腰折。幸好一盤飯。莫待糝椒薑。上堂。山僧記得在母胎中有一則語。今日舉似大眾。諸人不得作道理商量。還有人商量得麼。若商量不得。三十年後不得錯舉。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滿眼是埃塵。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也祇是箇銅片。曰。磨後如何。師曰。且收取。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蚌含明月。曰。



念無常。心心永滅。所以道。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上座。適纔怎麼來。却請怎麼去。參。

### 洞山初禪師法嗣

長沙府報慈道崧禪師。僧問。北斗藏身。意旨如何。師曰。百歲老人入漆甕。

長沙府福嚴良雅禪師。在洞山典第一座。山小參次。僧問。如何是佛。山曰。麻三斤。參罷。山至寮。謂師曰。我今日答者。僧話得麼。曰。恰值某淨髮。山曰。你元來作者去就。拂袖便出。師曰。者老漢將謂我明他者話頭不得。因作頌呈曰。五彩畫牛頭。黃金爲點額。春晴二月初。農人皆取則。寒食賀新正。鐵錢三五百。山見深肯之。住福嚴日。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入門便見。

荊州府開福德賢禪師。僧問。去離不得時。如何。師曰。子承父業。問。如何是衲僧活計。師曰。耳裏種田。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解。知解俱泯。合談何事。良久曰。一葉落。天下秋。問。承和尚有言。隔江招手。意旨如何。師曰。被裏張帆。曰。怎麼。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去也。師曰。踏不着。

岳州府乾明睦禪師。問洞山。停機罷賞時。如何。山曰。水底弄傀儡。師曰。誰是看翫家。山曰。停機罷賞者。師曰。怎麼。則知音不和也。山曰。知音底事作麼生。師曰。大盡三十日。山曰。未。在。更道。師曰。某甲合喫和尚手中痛棒。山休去。問。昔日靈山記。今朝嗣阿誰。師曰。楚山突兀。漢水東流。曰。怎麼。則洞山的嗣也。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

南陽府廣濟院同禪師。僧問。萬緣息盡時。如何。師曰。三脚蝦蟆飛上天。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華嶽三峯小。曰。此意如何。師曰。黃河輓底流。



韶州府東平山洪教禪師。僧問。如何是向上關。師豎起拂子曰。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非公境界。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再犯不容。

泐潭謙禪師法嗣

南安府丫山宗盛禪師。上堂。鐘聲清。鼓聲響。早晚相聞。休妄想。薦得徒勞。別問津。莫道山僧無伎倆。咄。

清涼明禪師法嗣

吉安府西峯雲豁禪師。本郡曾氏子。早扣諸方。晚見清涼。問。佛未出世時。如何。涼曰。雲遮海門樹。曰。出世後。如何。涼曰。擘破鐵圍山。師於言下大悟。涼印可。歸住寶龍。宋太宗遣使召問宗要。留上苑經時。冥坐不食。上嘉異。賜號圓淨。辭歸。珍錫甚隆。皆不受。以詩寵其行。改寶龍曰祥符。旌師居也。有問易中要旨者。師曰。夫神生於無形。而成於有形。從有以至於無。然後能合乎妙圓正覺之道。故自四十九衍。以至於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窮天下之理。以盡天下之性。不異吾聖人之教也。示寂日。謂衆曰。天不高。地不厚。自是時人觀不透。但看臘月二十五。依舊面南看北斗。瞑然而逝。茶毗。獲舍利建塔。

妙勝臻禪師法嗣

成都府雪峯欽禪師。上堂。昨日一。今日二。不用思量。快須瞥地。不管地。蹉過平生沒巴鼻。咄。

奉先深禪師法嗣

台州府天台蓮華峯祥菴主。僧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師曰。聽。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曰。響。示衆。若論此事。最爲親切。須是明取始得。若明得。時中免被拘繫。便可隨處安閒。亦不要將心捺伏。自然合他古轍。若

纔到學處分劑。便要露布箇道理。以爲佛法。幾時得心地休歇去。諸上座。却請與麼相委好。示寂日。拈拄杖謂衆曰。古人到者裏。爲甚麼不肯住。衆無對。師乃曰。爲他途路不得力。復曰。畢竟如何。以杖橫肩曰。柳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言畢而逝。

南昌府崇勝御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受用三昧。師曰。橫擔拄杖。曰。意旨如何。師曰。步步踏實。

雙泉郁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慧遠禪師。示衆。無量法門。悉已具足。然要須委悉。始得。其餘方便。昔時聖人互出。乃曰。傳燈。爾後賢者差肩。故云繼祖。是以心心相傳。法法相印。大衆。祇如心作麼生傳。法作麼生印。舉拂子曰。人天同此。遞相證明。其或未曉。請垂下問。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鐵門路險。解夏上堂。問九旬禁足。今已滿。自恣之儀事若何。師曰。猢猻趁蛺蝶。九步作一歇。曰。意旨如何。師曰。兩箇童兒。舁木鼓。左邊打了右邊舞。剎那變現百千般。分明示君君記取。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烏龜鑽破壁。上堂。枕石漱流。任運天真。撥霞掃雪。和雲母。掘石移松。得茯苓。當恁麼時。復何言哉。諸禪德。要會麼。聽取一頌。雪霽長空。迴野飛鴻。段雲片片。向西向東。

襄陽府含珠山彬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關捩子。師豎起拂子。僧喝。師便打。問。如何是三乘教。師曰。上大人。曰。意旨如何。師曰。化三千。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瞎。

薦福古禪師法嗣

汝州淨戒守密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稽首稽首。曰。學人有分也無。師曰。頓首頓首。僧作舞而出。師曰。似

則恰似是卽未是。

### 大龍洪禪師法嗣

常德府大龍山第二世景如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曰。尊意如何。師曰。會麼。曰。不會。師又喝。問。太陽一顯。人皆羨。鼓聲纔罷。意如何。師曰。季秋凝後好晴天。

常德府大龍山第四世楚勛禪師。上堂。良久曰。祇恁麼各自散去。已是重宣此義。久立又奚爲。然知了的人。經一小劫如一食頃。不知的。便見茫然。還知麼。若知。出來大家商量。僧出提坐具曰。展卽徧周沙界。縮卽絲髮不存。展卽是不展。卽是。師曰。你從甚麼處得來。曰。恁麼則展去也。師曰。沒交涉。問。如何是大龍境。師曰。諸方舉似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你爲甚麼謾我。

漢中府普通院從善禪師。僧問。法輪再轉時如何。師曰。助上座喜。曰。合談何事。師曰。異人掩耳。曰。便怎麼領會時如何。師曰。錯。問。佩劍叩松關時如何。師曰。莫亂作。曰。誰不知有。師曰。出。

### 白馬靄禪師法嗣

襄陽府白馬智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真金也須失色。問。如何是和尙出身處。師曰。牛舐牆。曰。不審意旨如何。師曰。已成八字。

### 白兆楚禪師法嗣

平陽府保壽匡祐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石火電光。已經塵劫。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開口入耳。曰。如何理會。師曰。逢人告人。

同安志禪師法嗣

常德府梁山光壽緣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益陽水急魚行澀。白鹿松高鳥泊難。問。大衆雲集。白鹿一句請師舉揚。師曰。梁山高挂秦時鏡。光壽門風不假燈。上堂。有園頭出問。家賊難防時如何。師曰。識得不爲冤。曰。識得後如何。師曰。貶向無生國裏。曰。莫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活水龍。師曰。興波不作浪。曰。忽然傾湫倒嶽時如何。師下座把住曰。莫教溼却老僧袈裟角。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葱嶺不傳唐土印。時人謾唱太平歌。問。如何是從上傳來底事。師曰。渡水西僧無膝袴。背駝梵筴不持經。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實中天子。塞外將軍。曰。便怎麼去時如何。師曰。朗月懸空。室中暗坐。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南華裏。曰。爲甚麼在南華裏。師曰。爲汝問正法眼。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密。與瑞長老坐次。僧問。二尊不並化。爲甚麼人居方丈。師曰。一亦非。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亡僧幾時遷化。曰。爭奈相送何。師曰。紅爐燄上條絲縷。顰雲中不點頭。有偈曰。梁山一曲歌。格外人難和。十載訪知音。未嘗逢一箇。上堂。垂絲千尺。意在深潭。一句橫空。白雲自異。孤舟獨棹。不犯清波。海上橫行。罕逢明鑒。上堂。垂鈎四海。祇釣獮龍。格外玄機。爲尋知己。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衆聖莫顯。師臨寂。示偈曰。紅燄藏吾身。何須塔樣新。有人相肯重。炭裏覓全眞。

歸宗章禪師法嗣

河南府普淨院常覺禪師。陳留李氏子。幼業儒。無干祿意。志樂山水。初訪歸宗。聞法省悟。遂求出家。未幾。宗



將順寂。召師曰。汝於法有緣。他後當濟人無量。師於後梁乾化壬申落髮。明年納戒東林甘露壇。尋游臺山。還上都。於麗景門外獨居二載。鄰士張生者。請師供養。師爲隨宜開誘。張遂有悟。一夜張與妻竊窺之。見師體遍一榻。頭足俱出。因倍加欽慕。割宅之前堂以裨丈室。師受之。至後唐天成戊子。竟成大院。賜額曰普淨。師以時機淺昧。難任極旨。不務開法。每月三八施浴僧道萬計。嘗謂諸徒曰。但得慧門無壅。則福何滯哉。一日給事中陶穀入院致禮。問曰。經云離一切相卽名諸佛。今目前諸相紛然。如何離得。師曰。給事見箇甚麼。陶有省。益加仰重。自是王公大人屢薦章服。師號皆却不受。宋開寶辛未十二月二日。示疾。十一日告衆囑付訖。右脅而化。壽七十六。臘五十六。

### 谷隱靜禪師法嗣

襄陽府谷隱宗教知儼禪師。登州人。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白雲南。傘蓋北。問。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曰。速須吐却。問。如何是諸佛照不着處。師曰。問者山鬼窟作麼。曰。照着後如何。師曰。咄。精怪。問。千山萬水。如何登陟。師曰。舉步便千里。萬里曰。不舉步時如何。師曰。萬里千里。襄陽府普寧院法顯禪師。僧問。曩劫共住。爲甚麼不識親疎。師曰。誰曰。更待某甲道。師曰。將謂不領話。問。千山萬水。如何登陟。師曰。青霄無間路。到者不迷機。

### 石門徹禪師法嗣

襄陽府石門第四世紹遠禪師。初在石門作田頭。門問。如何是田頭水牯牛。師曰。角轉轟天地。朝陽處處春。他日門又問。水牯牛安樂否。師曰。水艸不曾虧。曰。田中事作麼生。師曰。深耕淺種。曰。如法着。師曰。某甲不曾

取次住後。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十方無異路。揭覺鳳林前。問。先師已歸雁塔去。當陽一句請師宣。師曰。修羅掌內擎日月。夜叉足下蹋泥龍。僧問。金龍不吐凡間霧。請師舉唱鳳凰機。師曰。白眉不展手。長安路坦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布袋盛烏龜。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孤峯對鳳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閒拈殘雪賦新詩。問。如何是和尙密作用。師曰。滴瀝非旨趣。千山不露身。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赤脚波斯鼻嗅天。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白牛露地臥青谿。問。生死之河。如何過得。師曰。風吹荷葉浮萍艸。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羊頭車子入長安。問。如何是宗乘中一句。師曰。石火夜燒山。大地齊合掌。問。生死浪前。如何話會。師曰。毛袋橫身絕飲啄。青谿常臥太陽春。問。如何是道。師曰。山深水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金槌擊金鼓。問。天陰日不出。光輝何處去。師曰。鐵蛇橫大路。通身黑似煙。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石牛攔古路。木馬驟高樓。武昌府靈竹守珍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錫帶湖天雪。瓶添漢地泉。問。迷悟不入諸境時。如何。師曰。境從何來。曰。恁麼則無諸境也。師曰。龍頭蛇尾漢。長沙府北禪懷感禪師。僧問。如何是諸聖爲人底句。師曰。紅輪當萬戶。光燭本無心。問。師唱誰家曲。師曰。石戶不留心。洞玄通妙的。問。如何是佛。師曰。尺短寸長。安慶府太湖四面山津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主字不着點。曰。學人不曾。師曰。王字也不識。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山寒水冷。拄杖頌曰。四面一條杖。當機驗龍象。頭角稍低昂。電光臨背上。嘉定州承天義懃禪師。僧問。如何是承天境。師曰。兩江夾却青盲漢。一帶山藏赤脚蠻。問。如何是諦實之

言。師曰。揩大巾子黑。

鳳翔府青峯義誠禪師。僧問。三際不生。是何人境界。師曰。白雲連雪嶽。明月混魚鉤。曰。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靈光燦破瑠璃色。大地明來絕點痕。問。如何是青峯家風。師曰。向火喫甜瓜。

襄陽府廣德山智端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着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着衣喫飯。問。如何是廣德山。師曰。當陽花易發。背陰雪難消。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

襄陽府石門筠首座。太原人。住石門者三十年。叢林慕之。喫茶次。僧問。如何是首座爲人。一着子。師曰。適來猶記得。曰。卽今又如何。師曰。好生點茶來。一日。荷鋤入園。僧問。三身中那一身去作務。師拄鋤而立。僧曰。莫便當得也。無。師攜鋤便行。

### 太陽堅禪師法嗣

襄陽府石門聰禪師。僧問。太陽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騎牛不戴帽。正坐不偏行。

長沙府北禪契念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衆流混不得。獨脫事如何。師曰。穿雲透石。問。如何是不墜古今句。師曰。十五十六。日月相逐。

### 護國遠禪師法嗣

德安府雲頂德敷禪師。初參護國。問曰。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時。如何。國曰。罷攀雲樹。三秋果。休弄碧潭孤月輪。師於言下。頓釋所疑。成都帥請就衙陞座。有樂營將出。禮拜起。回顧下馬臺曰。一口吸。

盡西江水卽不問。請師吞却堦前下馬臺。師展兩手唱曰。細抹將來。營將猛省。

祖燈大統卷第三十五終

祖燈大統卷第三十六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十六世之一

首山念禪師法嗣

汾州府太寺院善昭禪師。太原俞氏子。少緣飾。有大智。於一切文字。不由師訓。自然通曉。所至少留。不喜觀聽。歷參知識七十餘員。後到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曰。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絕狐蹤。師於言下大悟。拜起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捫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師曰。正是我放身命處。後游衡湘襄沔間。每爲郡守以名利力致。前後八請。堅臥不答。泊淳化癸巳。首山示寂之年。西河道俗以太寺院請。遣僧契聰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靖退小節。風穴懼應識。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師矍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促辦嚴。吾行矣。既至。宴坐一榻。足不越閫者三十年。上堂。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門踞坐。但有來者。即便齧殺。汝輩作何方便。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若見汾陽人。堪與祖佛爲師。不見汾陽人。盡是立地死漢。如今還有人入得麼。快須入取。免得孤負平生。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那箇是龍門客。一齊點下。舉起拄杖曰。速



退速退珍重。上堂。先聖道。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阿那箇是三玄三要底句。快會取好。各自思量。還得穩當也未。古德已前行脚。聞一箇因緣未明中間。直下飲食無味。睡臥不安。火急決擇。不肯將爲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想他從上來行脚。不爲遊山翫水。看州府奢華。圖片衣口食。皆爲聖心未通。所以驅馳行脚。決擇深奧。博問先知。親近高德。蓋爲續佛心燈。紹隆祖代。興崇聖種。接引後機。自利利他。不忘先跡。如今還有商量者麼。有。卽出來大家商量。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師曰。汝是行脚僧。曰。如何是辯衲僧底句。師曰。西方日出。曰。如何是正令行底句。師曰。千里持來呈舊面。曰。如何是立乾坤底句。師曰。北俱盧洲長粳米。食者無貪亦無瞋。乃曰。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你出來。驗得了也。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嘉州打大像。曰。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陝府灌鐵牛。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西河弄師子。乃曰。若人會得此三句。已辯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荐取。不是等閑。與大眾頌出。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爲并汾苦寒。乃罷夜參。有異比丘振錫而至。謂師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而去。師密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爲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上堂。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一玄門須具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先用後照。你也須是箇人始得。照用同時。你作麼生當抵。照用不同時。你又作麼生湊泊。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掘地覓天。曰。何得如此。師曰。不識幽玄。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合掌菴前問世尊。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對面無儔侶。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陣雲橫海上。拔劍攬龍門。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三頭六臂擎天地。忿怒那吒撲帝鍾。上堂。汾陽有三訣。衲僧

難辯別。更擬問如何。拄杖驚頭楔。時有僧問。如何是三訣。師便打。僧禮拜。師曰。爲汝一時頌出。第一訣。接引無時節。巧語不能詮。雲綻青天月。第二訣。舒光辯賢哲。問答利生心。拔却眼中楔。第三訣。西國胡人說。濟水過新羅。北地用鑛鐵。復曰。還有會得底麼。出來通箇消息。要知遠近。莫祇恁麼記言記語。以當平生。有甚麼利益。不用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絹扇子足風涼。問。布鼓當軒挂。誰是知音者。師曰。停鋤傾麥飯。臥草不擡頭。問。如何是道場。曰。下脚不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徹骨徹髓。曰。此意如何。師曰。徧天徧地。問。真正修道人。不見世間過。未審不見甚麼過。師曰。雪埋夜月深三尺。陸地行舟萬里程。曰。和尚是何心行。師曰。却是你心行。問。大悲千手眼。如何是正眼。師曰。瞎曰。恁麼則一條拄杖兩人昇。師曰。三家村裏唱巴歌。曰。恁麼則和尚同在裏頭。師曰。謝汝慇懃。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三玄開正道。一句破邪宗。曰。如何是和尙活計。師曰。尋常不掌握。供養五湖僧。曰。未審喫箇甚麼。師曰。天酥飽飯非珍饌。一味良羹飽卽休。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新神更著師婆養。曰。見後如何。師曰。古廟重遭措大題。上堂。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辯。縑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爲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真志。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何人同真志。孰能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恁恚悲。點不出來。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辯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不可久立。珍重。龍德府尹李侯與師有舊。虛

承天寺致之。使三反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師笑曰。老病業已不出山。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邪。使曰。師諾。則先後惟所擇。師乃令設饌。俶裝告衆曰。老僧去也。誰人隨得。一僧出曰。某甲隨得。師曰。汝日行幾里。曰。五十里。師曰。汝隨我不得。又一僧出曰。某甲日行七十里。師曰。汝亦隨我不得。侍者出曰。某甲隨得。但和尚到處即到。師曰。汝乃隨得老僧。復顧使者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侍者即立化于側。闍維。收舍利建塔。當宋眞宗乾興壬戌。閱世七十有八。坐五十六夏。

襄陽府谷隱山慈照蘊聰禪師。廣州張氏子。初參百丈。恆會結夏上堂。舉中觀論曰。正覺無名相。隨緣即道場。師便出問。如何是正覺無名相。丈曰。還見露柱麼。師曰。如何是隨緣即道場。丈曰。今日結夏。次參首山。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於言下大悟。呈偈曰。我今二十七。訪道曾尋覓。今朝喜得逢。要且不相識。後參玄太陽。陽問近離甚處。師曰。襄陽。陽曰。作麼生是不隔底句。師曰。和尚住持不易。陽曰。且坐喫茶。師便下參衆。侍者問。適來新到祇對住持不易。和尚爲甚麼教坐喫茶。陽曰。我獻他新羅附子。他酬我舶上茴香。你去問他。有語在。侍者請師喫茶。問適來祇對和尚。道住持不易。意旨如何。師曰。眞鍮不博金。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邛州多出九節杖。曰。謝師指示。師曰。切忌作答佛話會卻。問。來時無物去時空。二路俱迷。如何得不迷去。師曰。秤頭半斤。秤尾八兩。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踏著秤錘硬似鐵。曰。意旨如何。師曰。明日向汝道。問。青山綠水。卽不問。急切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手過膝。耳垂肩。問。如何是道。師曰。車碾馬踏。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橫眠豎坐。問。日往月來。遷不覺年衰老。還有不老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老者。師曰。虬龍筋力高聲叫。晚後精靈轉更多。問。如何是學人深深處。師曰。烏龜水底。

深藏六曰。未審其中事若何。師曰。路上行人莫與知。僧侍立次。師問。甚處去來。曰。後架裏去來。師曰。曾向甚麼人語話。曰。與主人公語話。師曰。主人公姓什麼。曰。不得姓。師曰。名什麼。曰。不得名。師曰。怎麼則不識主人公耶。僧便喝。師不對。問。有情有用。無情無用。如何是無情應用。師曰。獨扇門子盡夜開。因作清涼河堰。僧問。忽遇洪水滔天。還堰得也無。師曰。上拄天下拄地。曰。劫火洞然又作麼生。師曰。橫出豎沒。問。深山巖崖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深山巖崖中佛法。師曰。奇怪石頭形似虎。火燒松樹勢如龍。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露柱是色。那箇是心。師曰。晝見簸箕星。曰。意旨如何。師曰。柳營節級橫塔上。問。如何是道。師曰。善犬帶牌。曰。爲甚如此。師曰。令人懼見。上堂。十五日已前。諸佛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滅。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者裏。若離我者裏。我有鉤子鉤你。十五日已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者裏。若住我者裏。我有錐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鉤卽是用錐。卽是良久。曰。正當十五日。鉤錐一時息。更擬問如何。回頭日又出。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直下看。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退後退後。太保張茂崇問。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單傳。請師直指。師曰。冬不寒。臘後看。問。承古有言。祇者如今誰動口。意旨如何。師曰。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問。若能轉物。卽同如來。萬象是物。如何轉得。師曰。喫了飯無些子意智。問。寸絲不挂。法網無邊。爲甚麼卻有迷悟。師曰。兩桶一擔。上堂。春景溫和。春雨普潤。萬物生芽。甚麼處不沾恩。且道。承恩力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春雨一滴滑如油。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法身。師曰。每日般柴不易。曰。此是大衆底。如何是學人底。師曰。三生六十劫。問。逐日開單展鉢。以何報答檀施。師曰。被者一問。和我愁殺。曰。怎麼則謝供養也。師曰。得甚麼人氣力。僧禮拜。師曰。明日更喫一頓。問。古人道。急水灘頭打毬子。意旨



如何。師曰。雲開月朗。問。急水灘頭連底石。意旨如何。師曰。屋破見青天。曰。畢竟如何。師曰。通上徹下。問。一處火發。任從你救。八方齊發時。如何。師曰。快曰。還求出也無。師曰。若求出。卽燒殺你。僧禮拜。師曰。直饒你不求出。也燒殺你。示衆。第一句道得。石裏迸出。第二句道得。挨拶將來。第三句道得。自救不了。上堂。五白貓兒爪距獮。養來堂上絕蟲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生。作麼生是不許外生底句。莫錯舉。僧入室。問。正當與麼時。還有師也無。師曰。燈明連夜照。甚處不分明。曰。畢竟事如何。師曰。來日是寒食。太原府唐明承天院三交智嵩禪師。范陽人。參首山。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師於是頓契佛意。乃作三玄偈曰。須用直須用。心意莫定動。三歲師子吼。十方沒狐種。我有真如性。如同幕裏隱。打破六門關。顯出毗盧印。真骨金剛體。可誇六塵一拂永無遮。廓落世界空爲體。體上無爲真到家。山聞乃請喫茶。問者三頌是汝作邪。師曰。是。山曰。或有人教汝現三十二相時。如何。師曰。某甲不是野狐精。山曰。惜取眉毛。師曰。和尚落了多少山。以竹篋頭上打曰。者漢向後亂作去在。住後。上堂。文殊仗劍五臺橫行。唐明一路把斷妖訛。三世諸佛未出教乘。網底游魚。龍門難渡。垂鉤四海。祇釣獮龍。格外玄談。爲求知己。若也舉揚宗旨。須彌直須粉碎。若也說佛說祖。海水便須枯竭。寶劍揮時。毫光萬里。放汝一路通。方說話。把斷咽喉。諸人甚處出氣。僧問。鈍根樂小法。不自信作佛。作佛後如何。師曰。水裏捉麒麟。曰。與麼。則便登高座也。師曰。騎牛上三十三天。問。古人拈椎豎拂。意旨如何。師曰。騎驢不著靴。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家鄉有路無人到。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暗傳天子敕。倍行一百程。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無頭蝦蟆脚指天。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晉祠南畔長柳巷。問。古人東山西嶺青。意作麼生。師曰。波斯鼻孔。

大曰。與麼。則西天迦葉。東土我師。師曰。金剛手板闕。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開化石佛拍手笑。晉祠娘子解謳歌。問。臨濟推倒黃檗。因甚。維那喫棒。師曰。正狗不偷油。雞銜燈盞走。問。如何是截人之機。師曰。要用便用。曰。請和尚用。師曰。拖出者死漢。鄭工部問。百尺竿頭獨打毬。萬丈懸崖絲繫腰。時如何。師曰。幽州著脚。廣南廝撲。鄭無語。師曰。勘破者胡漢。鄭曰。二十年江南界裏。者回却見禪師。師曰。瞎老婆吹火。僧問。二邊純莫立。中道不須安。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廣南出象牙。曰。不會。請師直指。師曰。番國皮球八百價。上堂。寒溫冷暖。著衣喫飯。自不欠少。波波地覓箇甚麼。祇是諸人不肯承當。如今還有承當底麼。有則不得孤負山河大地珍重。問。祖師西來。三藏東去。當明何事。師曰。佛殿部署修。僧堂老僧蓋。僧曰。與麼則全明今日事也。師曰。今日事作麼生。僧便喝。師便打。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光剃頭。淨洗鉢。曰。如何是學人行履處。師曰。僧堂前。佛殿後。上堂。舉法眼偈曰。見山不是山。見水何曾別。山河與大地。都是一輪月。大小法眼未出涅槃堂。三交卽不然。見山河與大地。錐刀各自用。珍重。

汝州廣慧院元璉禪師。泉州陳氏子。參首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漢上。山豎起拳曰。漢上還有者箇麼。師曰。者箇是甚麼。盃鳴聲。山曰。瞎。師曰。恰是。拍一拍。便出。一日山謂曰。嘗有問老僧。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老僧向他道。家家門前火把子。你作麼生會。師當下大悟云。某甲從今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山曰。汝會處作麼生。與我說來看。師曰。祇是地上水碓砂。山曰。汝會也。師便禮拜。住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竹竿頭上。曜紅旗。侍郎楊億問。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在甚麼處。師曰。敲甌打瓦。曰。風穴道。金沙灘頭馬郎婦。意旨如何。師曰。更道也不及。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上木下鐵。曰。怎麼則罪歸有。

處也。師曰。判官擲下筆。僧禮拜。師曰。拖出。問。如何是佛。師曰。兩箇不爲多。上堂。臨濟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諸人且道。還有賓主也無。若道有。祇是箇瞎漢。若道無。亦是箇瞎漢。不有不無。萬里崖州。若向者裏道得。也好與三十棒。道不得。亦與他三十棒。衲僧家到者裏。作麼生出得。山僧圈積去。良久曰。苦哉。蝦蟆蚯蚓。躑躅跳上三十三天。撞著須彌山百雜碎。拈拄杖曰。一隊無孔鐵鎚。速退速退。許郎中式。漕西蜀。經由謁師。適接見於佛前。許曰。先拜佛。先拜長老。師曰。蝦蟆吞大蟲。許曰。怎麼。則總不拜去也。師曰。運使話墮。許曰。許長老具一隻眼。師以衣袖便拂。許曰。今日看破。便禮拜。見智門綱宗歌曰。胡蜂不戀舊時窠。猛將那肯家中死。師曰。祚兄消許多氣力作麼。我尋常說禪。如手中扇子。舉起便有風。不舉一點也無。既稱宗師。卻以實法與人。好將一把火照看。與麼開口。面皮厚多少。巖頭云。若以實法與人。土也消不得。知麼。究取好。莫面面相覷。在此作麼。示衆。佛法本來無事。從上諸聖。盡是捏怪。強生節目。壓良爲賤。埋沒兒孫。更有雲門趙州。德山臨濟。死不惺惺。一生受屈。老僧者裏。卽不然。便是釋迦老子出來。也。貶向他方世界。教伊絕跡去。何故如此。免見喪我兒孫。老僧與麼道。你等諸人作麼生會。若於者裏會得。豈不慶快。教你脫卻毛衫。做箇灑灑地衲僧去。如若不會。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有僧入室請益曰。和尚適來言。便是釋迦老子出來。也。貶向他方世界。舉未了。師曰。你若怎麼會。入地獄如箭射。曰。未審作麼生會。師便打。僧擬議。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今日不避諸方檢責。爲你說破。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卽名爲報佛恩。景祐丙子正月二十六日。示四圓相。自書虎狗鼠牛字於中。揭方丈門。遂至九月二十六日示寂。南陽府葉縣廣教歸省禪師。冀州賈氏子。弱冠。依易州保壽院出家。受具後。參首山。山一日舉竹篋問曰。喚

作竹篋卽觸。不喚作竹篋卽背。喚作甚麼。師掣得擲地上曰。是甚麼。山曰。瞎。師於言下豁然頓悟。到洞山。問。廓然無依。法歸何處。山曰。三番羯磨。師曰。怎麼。則知音不和也。山曰。知音不和底事。作麼生。師曰。龜毛拂子長三尺。山曰。你因什麼眉鬚墮落。師便禮拜。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寰中天子。塞外將軍。曰。汝海一滴蒙師指。向上宗風事若何。師曰。高祖殿前樊噲怒。須知萬里絕煙塵。問。維摩丈室。不以日月爲明。和尚丈室以何爲明。師曰。眉分八字。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雙耳垂肩。問。僧。近離甚麼處。曰。東京。師曰。你因甚口上破。曰。和尚也須子細。師曰。七棒對十三庫下喫茶去。行路次。因見死人。僧便問。草在者裏。牛在甚麼處。師曰。你驚驚行。曰。牛又無。行箇甚麼。師曰。你既無牛。因甚踏破脚。曰。怎麼則親從葉縣來也。師曰。莫亂走。問。如何是超師之作。師曰。老僧眉毛長多少。問。如何是塵中獨露身。師曰。北塞千人帳。江南萬斛船。曰。怎麼卽非塵也。師曰。學語之流。一札萬行。問。如何是和尙深深處。師曰。貓有軟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曰。莫便是也無。師曰。確擣東南磨。推西北。問。如何是金剛不壞身。師曰。百雜碎。曰。意旨如何。師曰。終是一堆灰。問。不落諸緣。請師便道。師曰。落。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廁坑頭籌子。一日陞座。僧問。纔上法堂來時。如何。師拍禪牀一下。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無人過價。打與三百。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破家具。問。忽遇大闢提人來。還相爲也無。師曰。法久成弊。曰。慈悲何在。師曰。年老成魔。上堂。宗師血脈。或凡或聖。龍樹馬鳴。天堂地獄。鑊湯爐炭。牛頭獄卒。森羅萬象。日月星辰。他方此土。有情無情。以手畫一畫。曰。俱入此宗。此宗門中。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殺人須得殺人刀。活人須得活人句。作麼生是殺人刀。活人句。道得底。出來對衆道看。若道不得。卽孤負平生珍重。問。如何是和尙四無量心。師曰。放火殺人。曰。



慈悲何在。師曰：遇明眼人舉似。問：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未審在甚處。師曰：南斗六，北斗七。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僧排夏臘，俗列耆年。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萬里崖州君自去，臨行惆悵怨阿誰。上堂：行脚禪流，直須著意參學，須具參學眼，見地須得見地，句句眼俱到，方有相親分。始得不被諸境惑，亦不落於惡道，還委悉麼。有時句到意不到，妄認前塵分別影事。有時意到句不到，如盲摸象，各說異端。有時意句俱到，打破虛空界，光明照十方。有時意句俱不到，無目之人縱橫走，忽然不覺落深坑。問：如何是古今無異路。師曰：俗人盡裹頭。曰：意旨如何。師曰：闍黎無席帽。問：已事未明，乞師指點。師曰：鬧市裏打靜槌。曰：意旨如何。師曰：日午點金燈。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師曰：眼中有澁釘。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番翁賽南神。僧請益柏樹子話。師曰：我不辭與汝說，還信麼。曰：和尚重言，爭敢不信。師曰：簷頭水滴聲。其僧豁然，不覺失聲曰：哪。師曰：你見箇甚麼道理。僧便以頌對曰：簷頭水滴，分明歷歷，打破乾坤，當下心息。師默之。問僧：日暮投林，朝離何處。曰：新戒不曾學禪。師曰：生身入地獄，下去後有僧到智門寬處，舉前話。門曰：何不道鎖匙在和尚手裏。將息寮看病次，僧問：和尚四大本空，病從何來。師曰：從闍黎問處來。僧作喘氣勢。又問曰：不問時如何。師曰：撒手臥長空。僧曰：哪，便脫去。

德安府隨州智門迴罕禪師，爲北塔僧，使點茶次，師起揖曰：僧使近上坐。使曰：鷄子頭上，爭敢安巢。師曰：棒上不成龍。隨後打一坐具，使茶罷起曰：適來卻成觸忤和尚。師曰：江南杜禪客，覓甚麼第二盃。

長沙府神鼎洪謐禪師，襄水扈氏子，自游方，寒暑唯一衲，嘗與數耆宿至襄沔間。一僧舉論宗乘，頗敏捷。會野飯，山店中供辦，而僧論說不已。師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是甚麼人語。僧曰：法眼語。

師曰。其義如何。曰。唯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識故。聲色縱然。師曰。舌味是根境否。曰。是。師以筴菜置口中。含糊而語曰。何謂相入邪。坐者駭然。僧不能答。師曰。途路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僧拱而退。後反長沙。隱衡嶽三生藏。有湘陰豪貴遊福嚴。卽師之室。見其氣貌閑靜。一鉢挂壁。餘無長物。遂拜跪請曰。神鼎乃寒門植福地。久乏宗匠。願師俱往。何如。師諾之。卽以己馬負師至。十年始成叢席。一朽牀爲說法座。其甘枯淡無比。以德臘俱高。諸方尊之。如古趙州。僧問。諸法未聞時如何。師曰。風蕭蕭。雨颯颯。曰。聞後如何。師曰。領話好。問。魚鼓未鳴時如何。師曰。看天看地。曰。鳴後如何。師曰。捧鉢上堂。僧請益首山答佛話。師示偈曰。新婦騎驢阿家牽。誰後復誰先。張三與李四。拱手賀堯年。從上諸聖總皆然。起坐終諸沒兩般。有問又須向伊道。新婦騎驢阿家牽。乃又曰。雖然猶未盡首山大意。僧曰。如何得盡首山大意。師曰。天長地久。日月齊明。又作偈曰。長安甚樂到人稀。到者方知不是歸。直道迥超凡聖外。猶是曹溪第二機。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不是衲僧行履處。曰。如何是衲僧行履處。師曰。不見有古澗寒泉。問。兩手獻尊堂時如何。師曰。是甚麼。問。學人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師曰。臘月三十日。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饑不擇食。問。如何是和尙爲人句。師曰。拈柴擇菜。曰。莫祇。便是也。無。師曰。更須子細。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佛亦是塵。問。如何是道人活計。師曰。山僧自小不曾入學堂。官人指木魚問者。箇是甚麼。師曰。驚回多少瞌睡人。官曰。泊不到此間。師曰。無心打無心。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灰頭土面。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爭怪得山僧。曰。未審法身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毗盧頂上金冠子。問。菩提本無樹。何處得子來。師曰。喚作無得麼。造橋次。僧問。持地菩薩修路等。

佛和尚修橋等何人。師曰：近後。問：和尚未見先德時如何。師曰：東行西行。曰：見後如何。師曰：橫擔拄杖。示衆。雨下塔頭溼。晴乾又沒泥。姨姨孃姊妹。嫂嫂阿哥妻。若與麼會得。猶是長連牀上粥飯僧。作麼生道得一句。作箇出格道人。有麼。良久曰：適來有一人爲蛇畫足。踣跳上梵天。壅着帝釋鼻孔。帝釋惡發。雨似盆傾。諸人還覺袈裟溼麼。上堂。舉洞山偈曰：貪嗔癡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槌。分付心王子。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師曰：古人與麼道。神鼎則不然。貪嗔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卽往。坐卽隨。分付心王擬何爲。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師沒時。壽八十有餘。

開封府襄城首山懷志禪師。參先首山。問：德山棒。臨濟喝。意作麼生。山曰：汝試道看。師便喝。山拈棒。師以手指山曰：莫亂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山擲下棒曰：明眼人難瞞。師曰：艸賊大敗。住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尺杖子破瓦盆。問：如何是佛。師曰：桶底脫。問：從上諸聖有何言句。師曰：如是我聞。曰：不會。師曰：信受奉行。

池州府仁王院處評禪師。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山便喝。師禮拜。山拈棒。師曰：老和尚沒世界那。山拋下拄杖曰：明眼人難謾。師曰：草賊大敗。

襄陽府鹿門慧昭山主。侍郎楊億問：入山不畏虎。當路卻防人時如何。師曰：君子坦蕩蕩。僧問：如何是鹿門山。師曰：石頭大底大。小底小。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橫眠豎臥。

太原府忻州鐵佛院智嵩禪師。有同參到。師見便問：還記得相識底事麼。參頭擬議。第二僧打參頭一坐具。曰：何不快祇對和尚。師曰：一箭兩垛。問僧：甚處來。曰：臺山來。師曰：還見龍王麼。曰：和尚試道看。師曰：我若

道。卽瓦解冰消。僧擬議。師曰。不信道。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便打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丞相王隨居士。謁首山。得言外旨。自爾履踐深明大法。臨終書偈曰。畫堂燈已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

黃龍達禪師法嗣

眉州黃龍第二世禪師。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斫不開。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非男女相。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昌福。曰。忽遇尊貴如何。師曰。不遺。

祖燈大統卷第三十六終

祖燈大統卷第三十七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十六世之二

清涼益禪師法嗣之一

台州府天台山德韶國師。處州龍泉陳氏子。母葉氏。夢白光觸體。得娠。及誕。尤多奇異。年十五。遇梵僧。勉令出家。十七。依本州龍歸寺受業。十八。納戒。信州開元。後梁開平末年。首詣投子同。次謁龍牙遁。乃問。雄雄之尊。爲甚麼近之不得。牙曰。如火與火。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牙曰。去。汝不會我語。師又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牙曰。道者合如是。師不諭旨。再請垂誨。牙曰。道者已後自會去。師後於通玄峯澡浴次。忽省前話。



又問疎山百匝千重是何人境界。山曰。左搓芒繩縛鬼子。師曰。不落古今請師說。曰。不說。師曰。爲甚麼不說。曰。箇中不辨有無。師曰。師今善說。山駭之。如是歷參五十四知識。皆法緣未契。最後至臨川謁法眼。眼一見深器之。一日法眼上堂。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曰。是曹源一滴水。師在側。豁然大悟。遂以所悟白眼。眼曰。汝向後當爲國王師。吾不如也。自是古今諸方異唱。不留微迹。尋遊天台。覲智者遺蹤。有若舊居。復與智者同姓。時謂後身焉。初止白沙時。忠懿王以王子刺台州。延師問道。師曰。他日爲霸王。無忘佛恩。後漢乾祐戊申。王嗣國位。迎師執弟子禮。有義寂者言于師曰。智者之教。年祀浸遠。慮多散落。今新羅國其本甚備。自非和尚。孰能致之。師於是聞于王。王遣使往新羅。繕寫以還。師有偈曰。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眼聞乃曰。卽此一偈。可起吾宗。住後上堂。古聖方便。猶如河沙。祖師道。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斯乃無上心印法門。我輩祖師門下客。合作麼生會。莫道風幡不動。汝心妄動。莫道不撥風幡。就風幡通取。莫道風幡動處是甚麼。有云。附物明心。不須認物。有云。色卽是空。有云。非風幡動。應須妙會。如是解會。與祖師意旨。有何交涉。既不許如是會。作麼生會。諸上座。便合知悉。若於者裏徹底悟去。百千諸佛方便。管取一時洞了。更有甚麼疑情。所以道。一了千明。一迷萬惑。上座。豈是今日會得一則。明日又不會也。莫是有一分向上事難會。有一分下劣。凡夫不會。如此見解。設經塵劫。祇自勞神乏思。於道無益。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和尚如何爲人。師曰。汝到諸方。更問一徧。曰。恁麼則絕於言句也。師曰。夢裏惺惺。問。鱗棹俱停。如何得到彼岸。師曰。慶汝平生。問。如何是三種病人。師曰。恰問著。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此問不弱。問。如何是方便。師曰。此問甚當。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終不向汝道。曰。爲甚麼不向某甲道。師曰。恐汝

不會。問。如何是一華開五葉。師曰。日出月明。曰。如何是結果自然成。師曰。天地皎然。問。如何是無憂佛。師曰。愁殺人。問。一切山河大地從何而起。師曰。此間從何而來。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黑如漆。問。如何是數起底心。師曰。爭諱得。問。如何是得能轉物。師曰。汝喚甚麼作物。曰。怎麼則同如來也。師曰。莫作野干鳴。問。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爲父母說法。未審如何是太子本身。師曰。大家見上座問。曰。怎麼則大千同一真性也。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問。六根俱泯。爲甚麼理事不明。師曰。何處不明。曰。怎麼則理事俱如也。師曰。前言何在。因六通院僧過渡。有問曰。既是六通。爲什麼要假船渡。僧無語。師代曰。不欲驚衆。上堂。大凡言句。應須絕滲漏。時有僧問。如何是絕滲漏底句。師曰。汝口似鼻孔。問。如何是不證一法。師曰。待言語在。曰。如何是證諸法。師曰。醉作麼。乃曰。祇如山僧怎麼對他。諸上座作麼生體會。莫是真實相爲麼。莫是正怎麼時無一法可證麼。莫是識伊來處麼。莫是全體顯露麼。莫錯會好。如此見解。喚作依草附木。與佛法天地懸隔。假饒答話揀辨。如懸河。祇成得箇顛倒知見。若祇貴答話揀辨。有甚麼難。但恐無益於人。翻成賺誤。如上座從前所學揀辨問答。記持說道理極多。爲甚麼疑心不息。聞古聖方便。特地不會。祇爲多虛少實。上座。不如從脚跟下一觀。覷破。始知從前所學底事。祇是生死根源。陰界裏活計。所以古人道。見聞不脫。如水裏月。後住般若寺。上堂。僧問。承古有言。若人見般若。卽被般若縛。若人不見般若。亦被般若縛。旣見般若。爲甚麼却被縛。師曰。你道般若見甚麼。曰。不見般若。爲甚麼亦被縛。師曰。你道般若甚麼處不見。乃曰。若見般若。不名般若。不見般若。亦不名般若。且作麼生說箇般若道理。古人道。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若無一法。不成法身。此所

謂般若之真宗也。僧問。乍離凝峯丈室。來坐般若道場。今日家風。請師一句。師曰。虧汝甚麼處。曰。恁麼則雷音震動乾坤界。人人無不盡霑恩。師曰。幸然未會。且莫探頭。僧禮拜。師曰。探頭卽不中。諸上座相共證明。令法久住。國土安寧。上堂。僧問。承教有言。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如何是歸源性。師曰。你問我答。曰。如何是方便門。師曰。你答我問。曰。如何趣向。師曰。顛倒作麼。乃曰。三世諸佛一時證明。你作麼生會。若會得。時中無絲毫可得移易。何以故。爲過去未來見在三際。是三際。上座。上座且非三際。澤霖大海。滴滴皆滿。一塵空性。法界全收。珍重。上堂。問。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既是三世諸佛。爲甚麼却不知有。師曰。却是你知有。曰。狸奴白牯爲甚麼却知有。師曰。你甚麼處見三世諸佛。乃曰。夫一切問答。如針鋒相投。無纖毫參差。事無不通。理無不備。良由一切言語。一切三昧。橫豎深淺。隱顯去來。是諸佛實相門。祇據如今。一時驗取。珍重。上堂。古者道。如何是禪。三界綿綿。如何是道。十方浩浩。因甚麼道。三界綿綿。何處是十方浩浩。底道理。要會麼。塞却眼。塞却耳。塞却舌身意。無空闕處。無轉動處。上座作麼生會。橫亦不得。豎亦不得。縱亦不得。奪亦不得。無用心處。亦無施設處。若如是會得。始會法門絕揀擇。一切言語絕滲漏。曾有僧問。作麼生是絕滲漏底語。向他道。口似鼻孔。甚好。上座。如此會。自然不通風去。如識得。盡十方世界是金剛眼睛。上堂。佛法現成。一切具足。豈不見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且誰欠誰剩。誰是誰非。誰是會者。誰是不會者。所以道。東去亦是上座。西去亦是上座。南去亦是上座。北去亦是上座。因甚麼得成。東西南北。若會得。自然見聞覺知。路絕。一切諸法現前。何故。爲他法身無相。觸目皆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一時徹底會取好。諸上座。此是本有之理。未爲分外。識心達本源。故名爲沙門。若識心皎皎地。實無絲毫障礙。久立。珍重。上堂。僧問。欲入無爲。

海。先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師曰。常無所住。曰。如何是無爲海。師曰。且會般若船。問。如何是登天不借梯。師曰。不遺絲髮地。曰。如何是徧地無行路。師曰。適來向你道甚麼。乃曰。百千三昧門。百千神通門。百千妙用門。盡不出此般若海中。何以故。爲於無住本建立諸法。所以道。生滅去來。邪正動靜。千變萬化。是諸佛大定門。諸上座。大家究取。以增佛法壽命珍重。示衆。眞宗不二。萬德無言。正當明時。如王寶劍。所以如來於一切處成等正覺。於刀山劍樹上成等正覺。於鑊湯鑪炭裏成等正覺。於棒下成等正覺。於喝下成等正覺。所以一動一靜。一去一來。一生一滅。未曾有纖毫異相。未曾有纖毫別相。更無毫釐絲髮許。作見聞心識解會。何故。誠謂是非路。絕妙性天機。所以云。汝生我亦生。汝殺我亦殺。生殺輪王機。交馳激電掣。上堂。清遇問。帝王請命。師赴王恩。般若會中。請師舉唱。師曰。分明記取。曰。恁麼。則雲臺寶網同演妙音。師曰。清遇何在。曰。法王法如是。師曰。阿誰證明。乃曰。靈山付囑分明。諸上座一時驗取。若驗得。更無別理。祇是如今。譬如太虛日明雲暗。山河大地一切有爲悉皆明現。乃至無爲亦復如是。所以祖師道。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此是靈山付囑榜樣。諸上座徹底會取好。莫虛度時光。久立珍重。上堂。僧問。如何是人空法亦空。二相本來同。師曰。山河大地。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甚麼處不是方便。問。名假法假。人空法空。向去諸緣。請師直指。師曰。謝此一問。曰。不覩王居壯。焉知天子尊。師曰。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饒。乃曰。大道廓然。迴超今古。無名無相。卽法卽修。良由法界無邊。心亦無際。無事不彰。無言不顯。如是會得。喚作般若現前。理同眞際。一切山河大地。森羅萬象。墻壁瓦礫。並無絲毫可得虧闕。上堂。僧問。承師有言。九天擎玉印。七佛兆前心。如何是印。師曰。不露文。曰。如何是心。師曰。你名安嗣。乃曰。法界性海。如函如蓋。如鉤如鎖。



如金與金。位位皆齊。無纖毫參差。不相混濫。非一非異。非同非別。若歸實地去。法法皆到底。不是上來問箇如何。若何便是。不問時便非。在長連牀上坐時是有。不坐時是無。祇如諸方老宿言教在世如恆河沙。如來一大藏經卷卷皆說佛理。句句盡言佛心。因甚麼不得會去。若一向織絡言教意識解會。饒你經塵沙劫。亦不能得徹。此喚作顛倒知見。蓋爲脚跟下不明。若能究盡諸佛法源。河沙大藏一時現前。不欠絲毫。不剩絲毫。諸佛時常出世。時常說法度人。未曾間歇。乃至猿啼鳥叫。草木叢林。常助上座發機。未有一時不爲上座。有如是奇特處。諸上座大家究取。令法久住。國王安樂。無事珍重。上堂。古者道。吾有一言。天上人間。若人不會。綠水青山。且作麼生會。古人語。須是曉達。始得。若是將言名言。無你會處。須是究盡諸法根蒂。始會一言。不是思量解會。喚作一言。若會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始到古人境界。不是閉目藏睛。暗中無所見。喚作言語道斷。且莫賺會。佛法不是者箇道理。要會麼。假饒經塵沙劫說。亦未曾有半句。經塵沙劫說。亦未曾欠少半句。應須徹底會去。始得。若只斟酌名言。空勞心力。並無用處。後學初心。速須究取。上堂。僧問。如何是觸髅常干世界。師曰。更待答話在。曰。如何是鼻孔摩觸家風。師曰。時復舉一徧。問。一人執炬自燼其身。一人抱冰橫屍於路。此二人阿誰辨道。師曰。不遺者。曰。不會。乞師指示。師曰。你名敬新。曰。未審還有人證明也無。師曰。有。曰。甚麼人證明。師曰。敬新。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靈蹤。觀者皆羨。曰。見後如何。師曰。這來向你道甚麼。問。古者道。敲打虛空。鳴穀穀。石人木人齊應諾。六月降雪。落紛紛。此是如來大圓覺。如何是敲打虛空底。師曰。崐崙奴。著鍊袴。打一棒。行一步。曰。恁麼則石人木人齊應諾也。師曰。你還聞麼。乃曰。諸佛法門。時常如是。譬如大海。千波萬浪。未嘗暫住。未嘗暫有。未嘗暫無。浩浩地。光明自在。宗三世於毛端。圓古

今於一念。應須徹底明達。始得。不是問一則話。記一轉語。巧作道理。風雲水月。四六入對。便當佛法。諸上座。莫自賺。須徹底會去。無刹不彰。無塵不現。直下凡夫位。齊諸佛。不用纖毫氣力。一時會取好。珍重。興教明問。飲光持衣在雞足山。候彌勒下生。祇如將釋迦丈六之衣。披在彌勒千尺之身。應量恰好。爲復是身解短邪。衣解長邪。師曰。汝却會。明拂袖便出。師曰。小兒子。山僧若答汝不是。當有因果。汝若不是。吾當見之。明歸七日吐血。浮光長老勸曰。汝速去懺悔。明乃投誠懺悔。師曰。如人倒地。因地而起。不會教汝起倒。明又曰。若許懺悔。某當終身給侍。師爲出語曰。佛佛道齊。宛爾高低。釋迦彌勒。如印印泥。宋開寶辛未。華頂西峯忽擢聲震一山。師曰。吾非久矣。明年六月大星殞于峯頂。林木變白。師乃示疾於蓮華峯。參問如常。二十八日集衆言別。跏趺而逝。壽八十二。臘六十五。塔於□□□□□□

杭州府報恩慧明禪師。俗姓蔣。三學精練。志探玄旨。南遊閩越間。歷諸禪席。罕契本心。後止臨川。謁法眼。師資道合。尋居鄞水大梅山。新到參。師問。近離甚處。曰。都城。師曰。上座離都城到此山。則都城少上座。此間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卽住。不會。卽去。僧無對。僧問。如何是大梅主。師曰。闍黎。今日離甚麼處。僧無對。尋遷天台白沙卓庵。有朋彥者來訪。敵論宗乘。日不少暇。師曰。言多去道轉遠。今有事借問。祇如從上先德。有悟者否。彥曰。諸聖先德。豈有不悟者。師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今天台山巖然。如何得消殞去。彥不知所措。自是他宗泛學。來皆服膺。後漢乾祐中。忠懿王延入府問法。命住資崇院。師盛談玄沙地藏法眼宗旨。王因命翠巖令參等諸禪匠及城下名公。定其勝負。天龍長老問曰。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未審此經從何而出。師曰。道甚麼。天龍擬進語。師曰。過也。資嚴長老問。如

何是現前三昧。師曰。還聞麼。嚴曰。某甲不患聾。師曰。更問作麼。復舉雪峯塔銘問諸老宿。夫從緣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有者。歷劫而長堅。堅之與壞。卽且置。雪峯卽今在甚麼處。宿皆無對。設有對者。亦不能當其徵詰。時羣彥弭伏。王大喜悅。署圓通普照禪師。上堂。諸人還委悉麼。莫道語默動靜無非佛事好。且莫錯會。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還見香臺麼。曰。某甲未曾。乞師指示。師曰。香臺也不識。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特地伸問。是甚麼意。問。如何是來意。師曰。十萬八千眞跋涉。直下西來不到東。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捏目看花花數朵。見精明樹幾枝。

漳州府羅漢智依宣法禪師。上堂。盡十方世界無一微塵。許法與汝作見聞覺知。還信麼。然雖如此。也須悟始得。莫將爲等閑。不見道。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祇具一隻眼。僧問。纖塵不立。爲甚麼好醜現前。師曰。分明記取。別處問人。問。大衆雲集。誰是得者。師曰。還會失麼。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行脚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一任觀看。曰。恁麼則大衆有賴。師曰。汝作麼生。曰。終不敢謾大衆。師曰。嫌少作麼。問。僧受業在甚麼處。曰。在佛跡。師曰。佛在甚麼處。曰。甚麼處不是。師舉起拳。曰。作麼生。曰。和尚收取。師曰。放閣黎七棒。問。僧今夏在甚麼處。曰。在無言上座處。師曰。還會問訊他否。曰。曾問訊。師曰。無言作麼生。問得。曰。若得無言。甚麼處不問得。師便喝。與彥端長老喫餅餌。端曰。百種千般。其體不二。師曰。作麼生是不二體。端拈起餅餌。師曰。祇守百種千般。端曰。也是和尚見處。師曰。汝也是羅公詠梳頭樣。將示滅。謂衆曰。今晚四大不和暢。雲騰鳥飛。風動塵起。浩浩地。還有人治得麼。若治得。永劫不相識。若治不得。時時常見我。言訖告寂。

江甯府鍾山章義院道欽禪師。太原人。初住廬山棲賢。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我尋常示汝。何不向衣鉢下坐地。直下參取。須要上來討箇甚麼。既上來。我事不獲已。便舉古德少許方便。抖擻些子龜毛兔角。解落向汝。諸上座。欲得省要麼。僧堂裏三門下寮舍裏參取好。還有會處也未。若有會處。試說看。問。古人拈椎豎拂。還當宗乘中事也無。師曰。古人道了也。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和尚指示。師曰。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後江南國主請住章義。上堂。總來者裏立作甚麼。善知識如河沙數。常與汝爲伴。行住坐臥不相離捨。但長連牀上隱坐地。十方善知識自來參上座。何不信取。作得如許多難易。他古聖爲汝奈何。乃曰。傷夫人情之惑久矣。目對真而不覺。汝諸人何不體察古人方便。祇爲你信不及。致得如此。諸上座。但於佛法中留心。無不得者。無事體取去。便下座。僧問。百年暗室一燈能破時如何。師曰。莫謾語。問。佛法還受變異也無。師曰。上座是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玄有甚麼旨。問。大眾雲集。請師舉揚宗旨。師曰。舉揚久矣。

金陵府報恩匡逸禪師。明州人。初住潤州慈雲。江南國主請居上院。署凝密禪師。上堂。顧視大眾曰。依而行之。卽無累矣。還信麼。太陽赫弈皎然地。更莫思量。思量不及。設爾思量得及。喚作分限智慧。不見先德云。人無心合道。道無心合人。人道既合。是名無事人。且自何而凡。自何而聖。於此若未會。可謂爲迷情所覆。便去不得。迷時卽有窒礙。爲對爲待。種種不同。忽然惺去。亦無所得。譬如演若達多認影迷頭。然正迷之時。頭且不失。及乎悟去。亦不爲得。何以故。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在於人。何關於動靜。僧問。諸佛說法普潤羣機。和尚說法甚麼人得聞。師曰。祇有汝不聞。問。如何是報恩一句。師曰。道不是得麼。問。十二時中思量不



到處如何行履。師曰：汝如今在甚麼處。問：祖師西來如何舉唱。師曰：不違所請。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我答爭似汝舉。問：佛爲一大事因緣出世，未審和尚出世如何。師曰：恰好。曰：怎麼則大家有賴。師曰：莫錯會。

江寧府報慈文遂導師。杭州陸氏子。嘗究首楞嚴，甄分真妄緣起，本末精博。於是節科注釋，文句交絡。厥功既就，往謁法眼。述己所業。眼曰：楞嚴豈不是有八還義。師曰：是。曰：明還甚麼。師曰：明還日輪。曰：日還甚麼。師曰：懵然無對。自此服膺。初住吉州止觀。宋乾德甲子，金陵國主延居長慶清涼報慈三刹。署雷音覺海大導師。

上堂。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威權三界，德被四生，共稟靈光，咸稱妙義。十方諸佛常頂戴汝，誰敢是非。及乎向者裏喚作開方便門，對根設教，便有如此如彼，流出無窮。若能依而奉行，有何不可。所以清涼先師道：佛是無事人。且如今覓箇無事人，也不可得。僧問：巖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汝喚甚麼作巖山巖崖。問：如何是道。師曰：妄想顛倒。乃曰：老僧平生百無所解，日日一般。雖住此間，隨緣任運。今日諸上座與本無異。珍重。僧問：如何是無異底事。師曰：千差萬別。僧再問。師曰：止止不須說，且會取千差萬別。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方丈板門扇。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曰：四郎五郎廟。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斡麵杖。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曰：遠遠近近。曰：便怎麼去時如何。師曰：咄哉癡人，此是險路。問：僧從甚麼處來。曰：曹山來。師曰：幾程到此。曰：七程。師曰：行却許多山林谿澗，何者是汝自己。曰：總是。師曰：衆生顛倒，認物爲己。曰：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總是。乃曰：諸上座各在此經冬過夏，還有人悟自己也無。若有，山僧與汝證明，令汝真見不被邪魔所惑。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好箇師僧眼目甚明。

漳州府羅漢院守仁禪師。泉州永春人。見法眼回，止東安興教上方院。上堂。祇據如今，誰欠誰剩。然雖如此，

猶是第二義門。上座若明達得去。是一是二。更須子細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卽今是甚麼意。問。如何是涅槃。師曰。生死。曰。如何是生死。師曰。適來道甚麼。晚參。物物本來無處所。一輪明月印心池。便歸方丈。次住報恩。上堂。報恩者裏。不曾與人揀話。今日與諸上座揀一兩則話。還願樂麼。諸上座。鶴脰長。鳧脰短。甘草甜。黃檗苦。恁麼揀辨。還恁雅意麼。諸上座。莫是血脈不通。泥水有隔麼。且莫錯會。珍重。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無汝着眼處。問。學人未委稟承。請師方便。師曰。莫相孤負好。曰。恁麼則有師資之分也。師曰。叢林見多。問。如何是無生之相。師曰。捨身受身。曰。恁麼則生死無過也。師曰。料汝恁麼會。一日。曰。人人皆備理。一一盡圓常。僧便問。如何是圓常之理。師曰。無事不參差。曰。恁麼則縱橫法界也。師曰。巧道有何難。問。僧甚麼處來。曰。福州來。師曰。跋涉如許多山嶺。阿那箇是上座自己。曰。某甲親離福州。師曰。祇恁麼。別更有商量。曰。更作甚麼商量。師曰。汝話墮也。問。不昧緣塵。請師一接。師曰。喚甚麼作緣。曰。若不伸問。焉息疑情。師曰。若不是今日。便作官方。

杭州府永明寺道潛禪師。河中府武氏子。初謁法眼。眼問。子於參請外。看甚麼經。師曰。華嚴經。眼曰。揔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屬。師曰。文在十地品中。據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眼曰。空還具六相也。無。師懵然無對。眼曰。汝問我。我向汝道。師乃問。空還具六相也。無。眼曰。空。師於是開悟。眼曰。子作麼生會。師曰。空。眼默之。異日。因四衆士女入院。眼問。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卽名破戒。見覩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眼曰。子向後有五百義徒。爲王侯所重。在。師尋禮辭。駐錫於衢州古寺。閱大藏經。忠懿王命入府。受菩薩戒。署慈化定慧禪師。建大伽藍。號慧日永明。請居之。師欲請塔下羅漢銅像過新寺。

供養。王曰。善矣。予昨夜夢十六尊者乞隨禪師入寺。何昭應之若是。仍於師號加應真二字。師坐永明。常五百衆。上堂。佛法顯然。因甚麼却不會。諸上座。欲會佛法。但問取張三李四。欲會世法。則參取古佛叢林。無事珍重。僧問。如何是永明的意。師曰。今日十五。明朝十六。問。如何是永明家風。師曰。早被上座答了也。問。如何是覲面事。師曰。背後是甚麼。問。文殊仗劍。擬殺何人。師曰。止。止。曰。如何是劍。師曰。眼是。問。諸餘卽不問。向上宗乘亦且置。請師不答。師曰。好箇師僧子。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曰。不要三拜。盡汝一生去。衆參次。師指香爐曰。汝諸人還見麼。若見。一時禮拜。各自歸堂。問。至道無言。借言顯道。如何是顯道之言。師曰。切忌揀擇。曰。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元帥大王太保令公。問。如何是慧日祥光。師曰。此去報慈不遠。曰。恁麼。則親蒙照燭。師曰。且喜沒交涉。建隆辛酉九月十八日示寂。白光晝發。舉衆皆見。闍維。舍利不可勝紀。有屠者展襟就火聚求獲七顆。開寶庚午。詔請建塔天台。

撫州府黃山良匡禪師。吉州人。僧問。如何是黃山家風。師曰。築着汝鼻孔。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春夏秋冬。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曰。汝問宗乘中一句。豈不是。曰。恁麼。則不哆哆。師曰。莫哆哆好。問。衆星攢月時如何。師曰。喚甚麼作月。曰。莫祇者箇便是也。無。師曰。者箇是甚麼。問。明鏡當臺。森羅爲甚麼不現。師曰。那裏當臺。曰。爭奈卽今何。師曰。又道不現。

杭州府靈隱清聳禪師。福州人。初參法眼。眼指雨曰。滴滴落在上座眼裏。師初不喻旨。後因閱華嚴。感悟。承眼印可。卓菴明州四明山。節度使錢億師事之。忠懿王命臨安兩處開法。後居靈隱上寺。署了悟禪師號。上堂。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

佛常現前。又曰。見色便見心。且喚甚麼作心。山河大地萬象森羅青黃赤白男女等相。是心不是心。若是心。爲甚麼却成物象去。若不是心。又道見色便見心。還會麼。祇爲迷此而成顛倒。種種不同。於無同異中強生同異。且如今直下承當。頓豁本心。皎然無一物可作見聞。若離心別求解脫者。古人喚作迷波討源。卒難曉悟。僧問。根塵俱泯。爲甚麼事理不明。師曰。事理且從。喚甚麼作俱泯底根塵。問。如何是觀音第一義。師曰。錯。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亙古亙今。問。無明實性卽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喚甚麼作無明。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青山綠水。曰。見後如何。師曰。綠水青山。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寐語作麼。問。僧。汝會佛法麼。曰。不會。師曰。汝端的不會。曰。是。師曰。且去。待別時來。其僧珍重。師曰。不是者箇道理。問。如何是摩訶般若。師曰。雪落茫茫。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示偈曰。摩訶般若。非取非捨。若人不會。風寒雪下。

江寧府報恩院玄則禪師。滑州衛南人。初問青峯。如何是學人自己。峯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後謁法眼。眼問。甚麼處來。師曰。青峯。眼曰。青峯有何言句。師舉前話。眼曰。上座作麼生會。師曰。丙丁屬火而更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眼曰。與麼會。又爭得。師曰。某甲祇與麼。和尚如何。眼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問。如何是學人自己。眼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於言下大悟。開堂日。李主與法眼俱在會。僧問。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學人知是出世邊事。到此爲甚麼不會。師曰。會取好。僧舉頭看師。又看法眼。乃抽身入衆。法眼與李主當時失色。眼歸方丈。令侍者喚問話僧至。眼曰。上座適來問底話。許你具眼。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乃撼一坐具。其僧三日後吐光而終。僧問。了了見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不欲便道。問。如何是金剛大士。師披胸曰。見也未。



上堂。諸上座盡有常圓之月。各懷無價之珍。所以月在雲中。雖明不照。智隱惑內。雖真不通。無事珍重。問。如何是了然一句。師曰。對汝又何難。曰。恁麼道。莫便是也無。師曰。不對又何難。曰。深領和尚恁麼道。師曰。汝道我道甚麼。問。如何是諸聖密密處。師曰。却須會取自己。曰。如何是和尙密密處。師曰。待汝會始得。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飛飛颺颺。問。如何是學人本來心。師曰。汝還會道着也未。曰。祇如道着。如何體會。師曰。待汝問始得。問。教中道樹能生果。作玻璃色。未審此果何人得喫。師曰。樹從何來。曰。學人有分。師曰。去果八萬四千。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江河競注。日月旋流。問。宗乘中玄要處。請師一言。師曰。汝行脚來多少時也。曰。不曾逢伴侶。師曰。少瞌睡。

江寧府報慈玄覺行言導師。泉州人。上堂。凡行脚人。參善知識。到一叢林。放下瓶鉢。可謂行菩薩道。能事畢矣。何用更來者裏舉論真如涅槃。此是非時之說。然古人有言。譬如披沙識寶。沙礫若除。真金自現。便喚作常住世間具足僧寶。亦如一味之雨。一般之地。生長萬物。大小不同。甘辛有異。不可道地與雨有大小之名也。所以道方即現方。圓即現圓。何以故。法無偏正。隨相應現。喚作對現色身。還見麼。若不見也。莫閑坐地。僧問。坐却是非。如何合得本來人。師曰。汝作麼生坐。聞鳩子叫。問僧。甚麼聲。曰。鳩子聲。師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江南國主建報慈院。命師大闡宗猷。衆常一千。別署導師之號。上堂。此日英賢共會。海衆同臻。諒惟佛法之趣。無不備矣。若是英鑒之流。不須待言。然言之本無。何以默爲。是以森羅萬象。諸佛洪源。顯明則海印光澄。冥昧則情迷自惑。苟非通心上士。逸格高人。則何能於諸塵中發揚妙極。卷舒物象。縱奪森羅。示生非生。應滅非滅。生滅洞已。乃曰真常。言假則影散千途。論真則一空絕跡。豈可以有無生。

滅而計之者哉。僧問國王再請特薦先朝和尚今日如何舉唱。師曰汝不是問再唱的人。曰恁麼則天上人間無過此也。師曰沒交涉。問遠遠投師請垂一接。師曰却依舊處去。

江寧府淨德院達觀智筠禪師。河中王氏子。初住棲賢上堂。從上諸聖方便門不少。大抵祇要諸仁者有箇見處。然雖未見。且不參差一絲髮許。諸仁者亦未嘗違背一絲髮許。何以故。烜赫地顯露。如今便會取。更不費一毫氣力。還省要麼。設道毗盧有師。法身有主。斯乃抑揚對機施設。諸仁者什麼生會對底道理。若也會且莫嫌他佛語。莫重祖師。直下是自己眼明始得。僧問如何是的。的之言。師曰道甚麼。問今朝呈遠瑞。正意爲誰來。師曰大衆盡見汝恁麼問。宋乾德乙丑江南國主創淨德院。延師居之。署達觀禪師。上堂。夫欲慕道也。須上上根器。始得造次。中下不易承當。何以故。佛法非心意識境界。上座莫恁麼摸摸地。他古人道沙門眼把定世界。函蓋乾坤。綿綿不漏絲髮。所以諸佛讚歎。讚歎不及。比喻。比喻不及。道上座威光赫弈。亘古亘今。幸有如此家風。何不紹續取。爲甚麼自生卑劣。枉受辛勤。他諸佛出興於世。唱入涅槃。祖師特地西來。莫過要你直下搆取。僧問如何是不二法門。師曰但恁麼入。曰恁麼則今古同然也。師曰汝道甚麼處是同。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恰問著。曰恁麼則學人禮拜也。師曰汝作麼生會。乃曰吾不能投身巖谷。滅迹市鄽。而出入禁庭。以重煩世主。吾之過也。遂屢辭歸故山。國主錫以五峯樓玄蘭若。宋開寶己巳八月十七日告寂。壽六十四。臘四十四。

高麗國道峯山慧炬國師。始發機於法眼。本國主思慕遣使請回。國主受心訣。禮待彌厚。一日請入王府。上堂。師指威鳳樓示衆曰。威鳳樓爲諸上座舉揚了也。還會麼。若會且作麼生舉。若道不會。怎奈威鳳樓何。珍

重。

祖燈大統卷第三十七終

祖燈大統卷第三十八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十六世之三

清涼益禪師法嗣之二

江寧府清涼法燈泰欽禪師。魏府人。生而知道。辯才無礙。初住洪州雙林。開堂。指法座曰。此山先代尊宿曾說法來。此座高廣。不才何陞。古昔有言。作禮須彌燈王如來。乃可得坐。且道。須彌燈王如來今在何處。大眾要見麼。便陞座。僧問。如何是雙林境。師曰。畫也畫不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去。境也未識。討甚麼人。問。一佛出世。震動乾坤。和尚出世。震動何方。師曰。甚麼處見震動。曰。爭奈即今何。師曰。今日有甚麼事。有僧出禮拜。師曰。前時謝汝來請。將甚麼與汝好。僧擬問。師曰。將謂相悉。却成不委。問。一佛出世。普潤羣生。和尚出世。當爲何人。師曰。不徒然。曰。恁麼則大眾有賴也。師曰。何必。乃曰。且住。得也。久立。尊官及諸大眾。今日相請勤重。此箇殊功。比喻何及。所以道。未了之人。聽一言。祇者如今。誰動口。便下座立。倚拄杖而告衆曰。還會麼。天龍寂聽而雨華。莫作須菩提幘子。畫將去。且恁麼信受奉行。問新到。近離甚處。曰。廬山。師拈起香合曰。廬山還有者箇也無。僧無對。師自代曰。尋香來禮拜和尚。有僧爲童子。上經畢。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某

甲念的着向那裏。僧無語。師代曰。汝念的是什麼經。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未審百骸一物相去多少。師曰。百骸一物。一物百骸。次住上藍護國院。僧問。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時如何。師曰。汝從那一方來。問。善行菩薩道。不染諸法相。如何是菩薩道。師曰。諸法相。曰。如何得不染去。師曰。染著甚麼處。問。不久開選場。還許學人選也無。師曰。汝是點額人。問。如何是演大法義。師曰。我演何似汝演。次住金陵龍光院。上堂。維那白。椎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維那。早是第二義。長老。卽今是第幾義。乃舉衣袖曰。會麼。大衆。此是手舞足蹈。莫道五百生前曾爲樂主來。或有疑情。請垂見示。時有僧問。如何是諸佛正宗。師曰。汝是甚麼宗。問。上藍一曲。師親唱。今日龍光事若何。師曰。汝甚麼時到上藍來。曰。諦當事若何。師曰。不諦當。卽別處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且問小意。却來與汝大意。後住清涼。上堂。僧出禮拜。師曰。者僧最先出。爲大衆答國主深恩。僧便問。國主請命。祖席重開。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師曰。上來却下去。問。法眼一燈。分照天下。和尙一燈。分照何人。師曰。法眼甚麼處分照來。師乃曰。某甲本欲居山藏拙。養病過時。奈緣先師有未了底公案。出來與他了却。時有僧問。如何是先師未了底公案。師便打曰。祖禪不了。殃及兒孫。曰。過在甚麼處。師曰。過在我殃及你。江南國主問。先師有甚麼不了底公案。師曰。見分析次。異日又問。承聞長老於先師有異聞底事。師作起身勢。謂衆曰。先師法席五百衆。今祇有十數人在諸方爲導首。你道莫有錯指人路頭底麼。若錯指。教他入水入火。落坑落壑。然古人又道。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鑊湯。鑊湯自消滅。且作麼生商量。言語卽熟。及問著。便生疎去。何也。祇爲隔闊多時。上座。但會有甚麼處去不得。有去不得者。爲眼等諸根色等諸法。諸法且置。上座開眼見甚麼。所以道。不見一法。卽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珍重。



開寶甲戌六月示疾。告衆曰。老僧臥疾。强牽拖與汝相見。古導師云。寶所非遙。須且前進。及至城所。又道。我所化作。汝諸人試說道理看。是如來禪。祖師禪。還定得麼。老僧住持。將逾一紀。每承國主助發。至于檀越。十方道侶。主事小師。皆赤心爲我。我去後。披麻帶布。雖曰順俗。其實違真。且道順好違好。所願但順我道。卽無顛倒。我之遺骸。必於南山大智藏和尚左右乞一墳冢足矣。努力珍重。二十四日安坐而終。

杭州府眞身寶塔寺紹巖禪師。雍州劉氏子。吳越王命師開法。署了空大智常照禪師。上堂。山僧素寡知見。本期閑放。以了餘年。豈謂今日大王勤重。勉效諸方宿德。施張法筵。然大王也祇圖諸仁者明心。此外別無道理。諸仁者。還明心也未。莫不是語言譚笑時。凝然杜默時。參尋知識時。道伴商略時。觀山翫水時。耳目絕對時。是汝心否。如上所解。盡爲魔魅所攝。豈曰明心。更有一類人。離身中妄想外。別認徧十方世界。含日月。包太虛。謂是本來眞心。斯亦外道所計。非明心也。諸仁者。要會麼。心無是者。亦無不是者。汝擬執認。其可得乎。僧問。六合澄清時如何。師曰。大衆誰信汝。開寶辛未七月示疾。謂門弟子曰。諸行無常。卽常住相。言訖。跏趺而逝。壽七十三。臘五十五。

江寧府報恩院慧濟法安禪師。太和人。初住曹山。上堂。知幻卽離。不作方便。離幻卽覺。亦無漸次。諸上座。且作麼生會。他不作方便。又無漸次。古人意在甚麼處。若會得。諸佛常現前。若未會。莫向圓覺經裏討。夫佛法亙古亙今。未嘗不現前。諸上座。一切時中。咸承此威光。須具大信根。荷擔得起。始得不見佛讚。猛利底人。堪爲器用。亦不賞他向善久修淨業者。要似他廣額兇屠。拋下刀來。便證阿羅漢果。直須恁麼。始得。所以長者道。如將梵位直授凡庸。僧問。大衆旣臨。請師不吝。師曰。謾得大衆麼。曰。恁麼則全因此問也。師曰。不用得問。

古人有言。一切法以不生爲宗。如何是不生宗。師曰。好箇問處。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何待問。江南國主請居報恩。署號攝衆。上堂。謂衆曰。此日奉命爲衆演法。適來見維那道。當觀第一義。且作麼生是第一義。者裏會得多少省要。如今別更說箇甚麼。卽得。然承恩旨。不可杜默去也。夫禪宗示要。法爾常規。圓明顯露。亙古亙今。達磨西來也。祇與諸人證明。亦無法與人。祇道直下是教你立地搆取。古人雖則道立地搆取。如今坐地還搆得也無。開寶中。示滅于本院。

撫州府崇壽院契稠禪師。泉州人。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勞更問。乃曰。大衆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作麼生是時節因緣。上座。如今便散去。且道佛性義是有是無。若無。因甚麼便散去。若有。作麼生是第一義。者裏顯明得。佛性常照。一切法常住。雖然。若見有法常住。猶未是法之眞源。作麼生是法之眞源。又道。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還有一法與你爲意解麼。何勞長老多說。衆中有未知者。便請相示。僧問。法眼之燈。親然汝水。今日王侯請命。如何是法眼之燈。師曰。更請一問。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佛。曰。如何領解。師曰。領解卽不是。問。的的西來意。師嘗示幾人。師曰。年年八月半中秋。問。古人見不齊處。請師方便。師曰。古人見甚麼處不齊。問。如何是和尙爲人一句。師曰。觀音舉上藍舉。後于淳化壬辰示寂。

南康府雲居山眞如清錫禪師。泉州人。僧問。如何是雲居境。師曰。汝喚甚麼作境。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後住泉州西明院。有廖天使入院。見供法眼眞。乃問。眞前是甚麼果子。師曰。假果子。天使曰。既是假果子。爲甚麼將供養眞。師曰。也祇要天使識得。問。如何是佛。師曰。容顏甚奇妙。

南昌府百丈道恆禪師。參法眼。因請益。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語未終。眼曰。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處會那。師從此悟入。住後。上堂。乘此寶乘。直至道場。每日勞諸上座訪及。無可祇延。時寒。不用久立。却請同車。珍重。僧問。如何是學人行脚事。師曰。拗折拄杖得也未。問。古人有言。釋迦與我同參。未審參見何人。師曰。同參者方知。曰。未審此人如何親近。師曰。怎麼則你非同參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往往問不著。問。還鄉曲子作麼生唱。師曰。設使唱落汝後。問。如何是百丈境。師曰。何似雲居。問。如何是百丈爲人一句。師曰。若到諸方。總須問過。乃曰。實是無事。諸人各各是佛。更有何疑。古人道。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且作麼生是心空。不是那裏閉目冷坐。是心空。此是意識想解。上座。要會心空麼。但且識心。便見心空。所以道。過去已過去。未來更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設有人喚上座。應他好。不應他好。若應他。阿誰喚上座。若不應他。又不患聾。三世體空。且不是木頭。所以古人道。心空得見法王。還見法王麼。也祇是老病僧。莫道渠自伐好。珍重。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有多少事不問。有舉僧問玄沙。三乘十二分教。卽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沙曰。三乘十二分教不要。某甲不會。請師爲說。師示偈曰。不要三乘要祖宗。三乘不要與君同。君今欲會通宗旨。後夜猿啼在亂峯。上堂。諸上座。適來從僧堂裏出來。脚未跨門限。便回去。已是重說偈言。更來者裏。不可重重下切脚也。古人云。參他不如自參。所以道。森羅萬象。是善財之宗師。業惑塵勞。乃普賢之境界。若怎麼參得。與善財同參。若不肯與麼參。却歸堂向火。參取勝熱婆羅門。珍重。上堂。衆纔集。便曰。喫茶去。或時衆集。便曰。珍重。或時衆集。便曰。歇。後有頌曰。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歇。直下便承當。敢保君未徹。宋淳化辛卯。終於本山塔寺右塢。

台州府般若寺通慧敬遵禪師。上堂。皎皎烜赫地。亘古亘今也。未曾有纖毫間斷相。無時無節。長時揅定。無上座通氣處。所以道。山河大地。是上座善知識。放光動地。觸處露現。實無絲頭許法。可作隔礙。如今因甚麼不會。卻特地生疑去。無事。不用久立。僧問。優曇花。坼人皆覩。般若家風。賜一言。師曰。不因上座問。不會舉似人。曰。怎麼則般若雄峯。詎齊今古。師曰。也莫錯會。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華。師曰。汝甚麼處見。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華。師曰。且領話好。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未審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試舉迦葉聞底看。曰。怎麼則學人親聞去也。師曰。亂道作麼。自述真讚曰。眞兮寥廓。郢人圖牋。嶽聳雲空。澄潭月躍。

南康府廬山歸宗法施策眞禪師。曹州魏氏子。初名慧超。謁法眼。問如何是佛。眼曰。汝是慧超。師從此悟入。住後。上堂。諸上座。見聞覺知。祇可一度。祇如會了。是見聞覺知。不是見聞覺知。還委悉麼。與諸上座說破了也。待汝悟始得。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向汝道。卽別有也。問。承教有言。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塵刹卽不問。祇如佛恩如何報。師曰。汝若是。則報佛恩。問。無情說法。大地得聞。師子吼時。如何。師曰。汝還聞麼。曰。怎麼則同無情也。師曰。汝不妨會得好。問。古人以不離見聞爲宗。未審和尚以何爲宗。師曰。此間甚好。曰。猶是三緣四緣。師曰。莫亂道。次住金陵奉先。復遷報恩。宋太平興國庚辰。示寂。南康府鳳棲同安院紹顯禪師。僧問。王恩降旨。師親受。熊耳家風。乞一言。師曰。已道了也。問。千里投師。請師一接。師曰。好箇入處。雲蓋山乞瓦造殿。有官人問。既是雲蓋。何用乞瓦。僧無對。師代曰。罕遇其人。南康府廬山棲賢慧圓禪師。上堂。出得僧堂門。見五老峯。一生參學事畢。何用更到者裏來。雖然如此。也勞



上座一轉。無事珍重。僧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大眾一時會取。上堂。有僧擬問。師乃指其僧曰。住住。其僧進步。問。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前言不構。後語難追。曰。未審今日事如何。師曰。不會人言語。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入得三門便合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此土不欠少。南昌府觀音院從顯禪師。泉州人。初住昇州妙果。上堂。良久曰。文殊深讚維摩。未審維摩受讚也無。若受讚。何處有維摩來。若不受讚。文殊不可虛發。大眾作麼生會。若會。真箇衲僧。時有僧問。維摩默然。文殊深讚。此意如何。師曰。汝問我答。曰。忽遇怎麼人出頭來。又作麼生。師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問。如何是觀音家風。師曰。眼前看取。曰。忽遇作者來。作麼生款待。師曰。貧家祇如此。未必便言歸。問。久負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聽。僧作側耳勢。師曰。賺殺人。乃曰。盧行者當時大庾嶺頭。謂明上座道。不思善。不思惡。還我明上座本來面目來。觀音今日不恁麼道。還我明上座來。恁麼道。是曹溪子孫。不是曹溪子孫。若是曹溪子孫。爲甚除却四字。若不是。過在甚麼處。試出來道道看。良久曰。此一衆。真行脚人也。便下座。宋太平興國癸未九月。中。謂檀那袁長史曰。老僧三兩日間歸鄉去。袁曰。和尚年尊。何更思鄉。師曰。歸鄉圖得好鹽喫。袁不測其言。翌日。師不疾坐亡。壽七十有八。袁爲建塔西山。廬州府長安院延規禪師。僧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汝到諸方。但道從長安來。師化緣將畢。以住持付門人辯實。接武說法。乃歸本院西堂示滅。常州府正勤院二世希奉禪師。蘇州謝氏子。上堂。古聖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又道。一一法。一一宗。衆多法。一法宗。又道。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又道。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據此說話。屈滯久在叢林上座。若

是初心兄弟。且須體究。人身難得。正法難聞。莫同等閑。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甚麼處得者箇消息。問。如何是諸法空相。師曰。山河大地。問。僧衆雲集。請師舉唱宗乘。師曰。舉來久矣。問。佛法付囑國王大臣。今日正勤將何付囑。師曰。萬歲萬歲。問。古人有言。山河大地是汝真善知識。如何得山河大地爲善知識去。師曰。汝喚甚麼作山河大地。問。如何是合道之言。師曰。汝問我答。問。靈山會上。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人得聞。師曰。迦葉親聞。箇甚麼。問。古佛道場。學人如何得到。師曰。汝今在甚麼處。問。如何是和尙圓通。師敲禪牀三下。問。人王法王。是一是二。師曰。人王法王。問。如何是諸法寂滅相。師曰。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問。如何是未曾生底法。師曰。汝爭得知。問。無着見文殊。爲甚麼不識。師曰。汝道文殊還識無着麼。問。得意誰家新曲妙。正勤一句請師宣。師曰。道甚麼。曰。豈無方便。師曰。汝不會我語。

河南府興善棲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向汝道甚麼。卽得。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適來猶記得。因宮師致政李公繼勳終世有僧問。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未審李公向什麼處去也。師曰。恰被汝問著。曰。怎麼則虛申一問。師曰。汝不妨靈利。

南昌府武寧嚴陽新興院齊禪師。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汝還信麼。曰。信則深信。乞和尙慈悲。師曰。祇此信心。亙古亙今。快須究取。何必沈吟。要出三界。三界唯心。因雪謂衆曰。諸上座。還見雪麼。見卽有眼。不見無眼。有眼卽常。無眼卽斷。斷常盡處。佛身充滿。

鎮江府慈雲匡達禪師。僧問。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未審和尙出世如何。師曰。恰好。曰。作麼生。師曰。不好。

蘇州府薦福院紹明禪師。州將錢仁請師住持。乃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一切處看取。澤州古賢院謹禪師。一日因侍立法眼次。眼問僧曰。自離此間甚麼處去來。曰。入嶺來。眼曰。不易。曰。虛涉他如許多山水。眼曰。如許多山水也不惡。其僧無語。師於此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築著你鼻孔。問僧。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僧豎指。師曰。現則現。你作麼生會。僧無語。寧國府興福院可勳禪師。建州建陽朱氏子。僧問。如何是興福正主。師曰。闍黎不識。曰。莫祇者是麼。師曰。縱未歇狂頭。亦何失。問。如何是道。師曰。勤而行之。問。何云法空。師曰。不空。有偈示衆曰。秋江煙島晴。鷺鷥行行立。不念觀世音。爭知普門入。

南昌府上藍院守訥禪師。上堂。盡令提綱。無人掃地。叢林兄弟。相共證明。晚進之流。有疑詰問。僧問。願開甘露門。當觀第一義。不落有無中。請師垂指示。師曰。大衆證明。曰。怎麼則莫相屈去也。師曰。閑言語。問。如何是佛。師曰。更問阿誰。

撫州府覆船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識。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莫謗祖師好。

杭州府奉先寺法明普照法環禪師。僧問。釋迦出世。天雨四華。地搖六動。未審和尚今日有何祥瑞。師曰。大衆盡見。曰。法王法如是。師曰。人王見在。問。法眼寶印和尚親傳。今日一會當付何人。師曰。誰人無分。曰。怎麼則雷音普震無邊刹去也。師曰。也須善聽。

九江府廬山化城寺慧朗禪師。江南相國宋齊丘請開堂。師陞座曰。今日令公請山僧爲衆。莫非承佛付囑。不忘佛恩。衆中有問話者。出來爲令公結緣。僧問。令公親降。大衆雲臻。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莫是孤負。

令公麼。問。師常苦口。爲甚麼學人已事不明。師曰。闍黎甚麼處不明。曰。不明處請師決斷。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曰。恁麼則全因今日去也。師曰。退後禮三拜。

杭州府慧日永明寺第三世道鴻通辯禪師。上堂。僧問。遠離天台境。來登慧日峯。久聞師子吼。今日請師通。師曰。聞麼。曰。恁麼則昔日崇壽。今日永明也。師曰。幸自靈利。何須亂道。乃曰。大道廓然。古今常爾。真心周徧。如量之智。皎然。萬象森羅。咸真實相。該天括地。亙古亙今。大衆還會麼。還辯白得麼。僧問。國王嘉命。公貴臨筵。未審今日當爲何事。師曰。目前驗取。曰。此意如何。師曰。甚麼處去來。曰。恁麼則成造次也。師曰。休亂道。高麗國靈鑒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伽藍。師曰。牛欄馬廄。問。如何是佛。師曰。拽出癩漢着。

荊州府宜都荆門上泉和尚。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我得。問。遠遠投師。乞師一接。師按杖視之。其僧禮拜。師便喝。問。尺璧無瑕時如何。師曰。我不重。曰。不重後如何。師曰。火裏蠅蠓飛上天。

九江府廬山大林寺僧遁禪師。初住圓通。有僧舉僧問玄沙。向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沙曰。少人聽。未審玄沙意旨如何。師曰。待汝移却石耳峯。卽向汝道。

池州府仁王院緣勝禪師。僧問。農家擊壤時如何。師曰。僧家自有本分事。曰。不問僧家本分事。農家擊壤時如何。師曰。話頭何在。

南康府廬山歸宗第十三世義柔禪師。開堂陞座。維那白椎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若是第一義。且作麼生觀。恁麼道。落在甚麼處。爲復是觀。爲復不許人觀。先德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莫喚作返問語。倒靠語。有疑出問。僧問。諸佛出世。說法度人。感天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人天大衆前。寐語作麼。問。



優曇華發人皆覩。達本無心事若何。師曰。謾語。曰。怎麼則南能別有深深旨。不是苦心人不知。師曰。事須飽叢林。問。昔日金峯。今日歸宗。未審是一是二。師曰。謝汝證明。問。法眼一箭直射歸宗。歸宗一箭當射何人。師曰。莫謗我法眼。問。此日知軍親證法。師於何處答深恩。師曰。教我道甚麼。師曰。乃曰。一問一答。有甚了期。佛法不是怎麼道理。大衆。此日之事。固非本心。實謂祇箇住山。寧有意。向來成佛亦無心。蓋緣知軍請命。寺衆誠心。既到者裏。說箇甚麼。師曰。得古人道。相逢欲相喚。脈脈不能語。與麼說話。作麼生會。若會。堪報不報之恩。足助無爲之化。若也不會。莫道長老開堂。祇舉古人語好。珍重。問。靈龜未兆時如何。師曰。是吉是凶。僧問。如何是空王廟。師曰。莫少神。曰。如何是廟中人。師曰。適來不謾道。問。未達其源。乞師方便。師曰。達也。曰。達後如何。師曰。終不怎麼問。問。僧看甚麼經。曰。寶積經。師曰。既是沙門。爲甚麼看寶積經。僧無語。師代云。古今用無極。偃臺感山主到圓通院相看第一座。座問。圓通無路。山主爭得到來。主無對。師代曰。不期又得相見。

### 清谿進禪師法嗣

彰德府天平山從漪禪師。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將三界來與汝出。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顯露地。問。如何是佛。師曰。不指天地。曰。爲甚麼不指天地。師曰。唯我獨尊。問。洞深杳杳。清谿水。飲者如何不升墜。師曰。更夢見甚麼。問。如何是天平。師曰。八凹九凸。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曰。香煙起處。森羅見。嘗舉參西院四錯機緣。謂衆曰。我行脚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勸我。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怎麼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

九江府廬山圓通緣德禪師。臨安黃氏子。事本邑東山勤。剃染。首參天龍順德。次得旨清谿。江南國主建院廬山。請師開法。上堂。諸上座。行脚本分事。須明取道眼好。道眼若明。有何障礙。若未明得。強說多端。有甚麼用處。祇是箇移盤喫飯漢。諸上座。無事切須尋究。僧問。如何是四不遷。師曰。地水火風。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水鳥樹林。曰。學人不曾。師曰。會取。學人問。久負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負來多少時也。曰。未審作何音調。師曰。話墮也。珍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過去燈明佛。本光瑞如是。問。如何是圓通主。師曰。闍黎今日離甚麼處。宋太宗遣師問罪江南。李後主納土矣。而胡則者據守九江不降。大將軍曹翰部曲渡江入寺。禪者驚走。師淡坐如平日。翰至。不起不揖。翰怒。訶曰。長老不聞殺人不眨眼將軍乎。師熟視曰。汝安知有不懼生死和尚邪。翰大奇之。增敬不已。曰。禪者何爲而散。師曰。擊鼓自集。翰遣裨校擊之。禪無至者。翰曰。不至何也。師曰。公有殺心故爾。師自起擊之。禪者乃集。翰再拜問決勝之策。師曰。非禪者所知也。太平興國丁丑十月七日。陞座曰。脫離世緣。乃在今日。囑令門人累青石爲塔。乃曰。他日塔作紅色。吾再至也。言訖而逝。謚道濟禪師。

清涼復禪師法嗣

江寧府奉先寺淨照慧同禪師。魏府張氏子。出家于北禪惟直。秉具希操律師。住後。僧問。教中道。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又道。佛身充滿於法界。普見一切羣生前。於此二途。請師分說。師曰。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更問阿誰。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汝擬阿那箇不是。

龍濟修禪師法嗣

太原府廣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聽取一偈。剎剎現形儀。塵塵具覺知。性源常鼓浪。不悟未曾移。

### 南臺安禪師法嗣

襄陽府鷲嶺第三世善美禪師。僧問。如何是鷲嶺境。師曰。峴山對碧玉。江水往南流。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有甚麼事。問。百川異流。還歸大海。未審大海有幾滴。師曰。汝還到海也未。曰。到海後如何。師曰。明日來向汝道。

### 隆壽逸禪師法嗣

漳州府隆壽法騫禪師。泉州晉江施氏子。漳州刺史陳洪銛請開法。上堂。今日隆壽出世。三世諸佛森羅萬象同時出世。同時轉法輪。諸人還見麼。僧問。如何是隆壽境。師曰。無汝插足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未識境在。僧參。次日又上。請問心要。師曰。昨日相逢序起居。今朝相見事還如。如何特地覓心要。心要開脣轉見疎。

### 歸宗詮禪師法嗣

瑞州府九峯義詮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有力者負之而趨。

### 南臺勤禪師法嗣

汝州高陽法廣禪師。僧問。如何是大悲千手眼。師曰。墮坑落壑。長沙府石霜節誠禪師。僧問。古者道捲簾當白晝。移榻對青山。如何是捲簾當白晝。師曰。過淨瓶來。曰。如何

是移榻對青山。師曰。却安舊處著。上堂。心外無法。法外無心。隨緣蕩蕩。更莫沉吟。你等諸人。纔上堦道。便好回去。更要待第二杓惡水潑作甚麼。

文殊真禪師法嗣

瑞州府洞山曉聰禪師。韶州杜氏子。遊方至雲居作燈頭時。見僧說泗州大聖近在揚州出現。有設問曰。既是泗州大聖。爲甚麼却向揚州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後僧舉似蓮華祥。祥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夜望雲居拜之。師名由是著。住後。上堂。僧問。達磨未傳心地印。釋迦未解髻中珠。此時若問西來意。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六月雨淋漓。寬其萬姓心。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春來處處花。師曰。脚跟下到金剛水際。是多少。僧無語。師乃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上座不薦。所以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既是祖師西來。特唱此事。又何必更對衆切切。珍重。問。無根樹子向甚麼處栽。師曰。千年常住一朝僧。問。如何是離聲色句。師曰。南瞻部洲。北鬱單越。曰。恁麼則學人知恩不昧也。師曰。四大海深多少。問。如何是佛。師曰。理長卽就。上堂。教山僧道甚麼則得。古卽是今。今卽是古。所以道。松直。棘曲。鵲白。烏玄。還知麼。雖然如是。未必是松一向直。棘一向曲。鵲便白。烏便玄。洞山道者裏也有曲底松。也有直底棘。也有玄底鵲。也有白底烏。珍重。上堂。僧問。學人進又不得。退又不得時。如何。師曰。抱首哭蒼天。僧無語。師曰。汝還知鉢盂鑽子落處麼。汝若知得落處。也從汝問。三十年後。驀然問著也不定。上堂。舉寒山云。井底生紅塵。高峯起白浪。石女生石兒。龜毛寸寸長。若要學菩提。但看此模樣。良久曰。還知落處也無。若也不知落處。看看須菩提入僧堂裏去也。珍重。上堂。春寒凝沍。夜來好雪。還見麼。大地雪漫漫。春風依舊寒。說禪說道易。成



佛成祖難。珍重。上堂。晨雞報曉。靈粥後便天明。燈籠猶瞌睡。露柱却惺惺。復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明朝後日。莫認奴作郎。珍重。示衆。天晴蓋却屋。乘乾刈却禾。早輸王稅了。鼓腹唱巴歌。問。德山入門便棒。猶是起模畫樣。臨濟入門便喝。未免捏目生花。離此二途。未審洞山如何爲人。師曰。天晴久無雨。近日有雲騰。曰。他日若有人問洞山宗旨。教學人如何舉似。師曰。園蔬枯槁甚。擔水潑菠稜。方植松次。有僧自寶從五祖來。師問。上嶺一句作麼生道。寶曰。氣急殺人。師挂鑊呵曰。從何得此隨語生解。阿師見問上嶺。便言氣急。佛法却成流布。寶請代語。師曰。氣喘殺人。逍遙問。嶺在此。金剛在何處。師指曰。此一株是老僧親栽。初比部郎中許式出守南昌。過蓮華峯。祥公曰。聰道者。人天眼目也。公宜訪之。公既至。聞聰住山家。風乃作詩寄之。有語言渾不滯高躋。祖師蹤之句。蓋企重之至也。天聖庚午六月八日示疾。持不食七日。集道俗曰。法席當令自寶住持。因與門人敘透法身話。說偈曰。參禪學道莫茫茫。問透法身北斗藏。余今老倒。尪羸甚。見人無力得商量。惟有鋤頭知我道。種松時復上金剛。言卒而化。又七日。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西阿金剛嶺。

祖燈大統卷第三十八終

祖燈大統卷第三十九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十六世之四

祖燈大統卷第三十八

少林第十六世之三

文殊真禪師法嗣

卷三十九

少林第十六世之四

七十三

德山晏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志先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時如何。師曰。角弓彎似月。寶劍利如霜。曰。如何領會。師曰。金甲似魚鱗。朱旗如火燄。問。遠遠投師。乞師一接。師曰。不接。曰。怎麼則虛伸一問。師曰。少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貪觀天上月。失却掌中珠。問。軍期急速時如何。師曰。十字街頭滿面塵。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知而故犯。問。如何是無爲之談。師曰。石羊石虎喃喃語。曰。是何言教。師曰。長行書不盡。短偈絕人聞。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皆已成佛道。

黑水環禪師法嗣

眉州峨嵋黑水義欽禪師。上堂。僧出禮拜。師曰。大地百雜碎。便下座。

五祖戒禪師法嗣

南昌府勃潭懷澄禪師。僧問。見者是色。聞者是聲。離此二途。請師別道。師曰。古寺新牌額。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觀世音菩薩。一日。見僧披衲。師曰。得怎麼好針線。曰。祇要牢固。師曰。打草驚蛇作甚麼。曰。客來須看。師曰。祇有者箇。更別有。曰。雲生嶺上。師曰。未在。更道。曰。水滴巖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問。如何是佛。師曰。文不加點。

瑞州府洞山自寶禪師。廬州合肥吳氏子。生有奇相。弱齡出家。普寧嘗在五祖主寺事。一日。方丈要生薑製藥。必以錢回。乃與戒。心重之。後依聰公于洞山。會聰沒。遺言令師繼席焉。上堂。總恁麼風恬浪靜。那裏得來。忽遇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當恁麼時。覓箇水手也難得。衆中莫有把舵者麼。衆無對。師曰。賺殺一船人。僧

問。如何是佛。師曰。腰長脚短。移遷歸宗。一日扶杖出門。見縣尉喝道來。師避道左。尉馬跪不行。師曰。者畜生。却識人。尉知。作禮于師。馬乃行。後遷雲居。嘗作達磨像贊曰。師相兮。世所希。師眉兮。陣雲垂。師眼兮。電光輝。師鼻兮。聳須彌。師口門無齒兮。過在誰。擬涉流沙兮。何不自知非。彼此丈夫兮。傳法與阿誰。更住少林兮。懣懣却西歸。遇衲僧兮。好與一頓椎。雖然如是兮。不會莫針錐。

安陸府景陵北塔思廣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僧變通之事。師曰。東涌西沒。曰。變通後如何。師曰。地肥茄子嫩。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左手書。右手字。曰。學人不會。師曰。歐頭柳脚。

長沙府雲蓋志顯禪師。僧問。豹巖霧卷。鳥道雲開。海衆咸臻。潮音願震。師曰。月印千江白。曰。恁麼則五雲嶺秀。三井風清。師曰。雲開萬里新。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古寺碑難讀。曰。意旨如何。師曰。讀者盡攢眉。

問。如何是雲蓋境。師曰。山角金屏掩。松蘿玉帳垂。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紫袍公子少。雪頂老僧多。問。

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遮天蓋地。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趙州道底。上堂。師顧大眾。一喝曰。諸禪德。莫是賓主歷然麼。莫是先照後用麼。莫是照用同時麼。若恁麼會。臨濟宗風。平沈苦海。既不恁麼會。且作麼生會。良久。一喝。復拍禪牀一下。上堂。昨日三。今日四。把斷要津。放開捏聚。無限禪徒。特地罔措。喝。一喝。

蘇州府翠峯慧顯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門開東嶺上。曰。恁麼則五祖嫡子也。師曰。猿嘯老松枝。

黃州府黃梅四祖端禪師。法身頌曰。燈心刺著石人脚。火急去請周醫博。路逢龐公相借問。六月日頭乾曬却。

黃州府黃梅五祖山秀禪師。僧問。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既是無法可說。又將何說。師曰。霜寒地凍。曰。空生不解巖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師曰。日出冰消。僧擬議。師曰。何不進語。僧又無語。師曰。車不橫推。理無曲斷。寧波府天童懷清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眼裏不著沙。曰。如何領會。師曰。耳裏不著水。曰。怎麼則禮拜去也。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上堂。西湖隱出山峯秀。樓櫓參差若畫成。共在祇園堂裏住。莫教虛度過平生。便下座。

襄陽府白馬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來河漲。曰。如何是法。師曰。風來樹動。

德安府隨州水南智昱禪師。上堂。欲識解脫道。雞鳴天已曉。趙州庭前柏。打落青州棗。喝一喝。

安慶府海會通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柿桶蓋椶笠。曰。學人不曉。師曰。行時頭頂戴。坐則挂高壁。

黃州府義臺子祥禪師。僧問。如何是義臺境。師曰。路不拾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桀犬吠堯。

黃州府十王懷楚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巍巍堂堂。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大有人問了。曰。意旨如何。師

曰。靜處薩婆訶。

蘇州府定慧道海禪師。僧問。諸佛出世。已涉繁詞。作麼生是的旨。師曰。逢人不得錯舉。曰。不因一事。不長一智。師曰。怪之不及。

溫州府雁宕山靈峯文吉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無角鐵牛眠少室。生兒石女老黃梅。曰。怎麼則韶陽兒孫祖峯嫡子也。師曰。雁宕天台。曰。祖意已蒙師指示。爲人一句又如何。師曰。兩重公案。問。昔日靈山分半座。飲光對面被塗糊。今朝此席又如是。還有完全句也無。師曰。一步兩步。曰。金風吹



落葉。玉露滴青松。師曰。緊捎艸鞋。曰。一回舉著。一回新。師便打。

瑞州府洞山妙圓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頭腦相似。

紹興府寶嚴叔芝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身木骨。曰。意旨如何。師曰。五彩金裝。曰。怎麼則頂禮去也。師曰。天台柳栗。

### 廣教志禪師法嗣

安慶府四面山懷清禪師。初住蕲口興化。僧問。臨濟三玄。似石女向波中作舞。雲門關捩。如鷄子閃鑠。過新羅。去此二途。興化當行何令。師曰。道什麼。曰。怎麼則和尚與古人出氣。師曰。再犯不容。僧應喏。師以拄杖打禪牀。曰。若不點破。將謂山僧瞌睡。

### 福昌善禪師法嗣

安吉州上方齊岳禪師。僧問。如何是菩提。師曰。輒頭瓦子。曰。意旨如何。師曰。苦。上堂。旋收黃葉燒青煙。竹榻和衣伴月眠。粥後放參三下鼓。孰能更話祖師禪。便下座。

寧波府育王常坦禪師。僧問。如何是有中有。師曰。金河峯上。曰。如何是無中無。師曰。般若堂前。上堂。千花競發。百鳥啼春。是向上句。諸佛出世。知識興慈。是向下句。作麼生是不涉二途句。若識得。頂門上出氣。若識不得。土牛耕石田。擊禪牀下座。

鎮江府金山瑞新禪師。僧問。吾有大患。爲吾有身。父母未生。未審此身在甚麼處。師曰。曠大劫來無處所。若論生滅盡成非。曰。怎麼則周徧十方心。不在一切處。師曰。泥裏撼椿。上堂。世間所貴者。和氏之璧。隋侯之

珠。金山喚作驢屎馬糞。出世間所貴者。眞如解脫菩提涅槃。金山喚作尿沸碗鳴。且道怎麼說話。落在甚麼處。故不是取舍心重。信邪倒見。諸人要知麼。猛虎不顧几上肉。紅爐豈鑄囊中錐。荊州府福昌詢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花開金谷煖。柳拂玉墀香。曰。怎麼則春令既行。萬方道泰。師曰。開口迷金體。無言露半身。

乾明信禪師法嗣

岳州府藥山舜肅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大樹大皮裏。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小樹小皮纏。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四王擡不起。

成都府郫縣西禪垂白禪師。僧問。香煙纔起。大衆雲臻。祖意西來。請師垂示。師曰。心光自照。曰。怎麼則一句於師親領得。永鎮郫城萬古傳。師曰。誰人無分。

智門祚禪師法嗣

寧波府雪竇重顯禪師。遂寧李氏子。依普安銑出家。受具。遊講席。究理窮玄。機辯無敵。南遊。首造智門。問。不起一念。云何有過。門召師近前。師纔近前。門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開口。門又打。師豁然開悟。留五年。乃事徧參。到洞山。山問。滌山水牯牛意作麼生。師曰。作後人標榜。山擬道。師以坐具拂一下便行。山曰。且來上座。師曰。未參堂。到大龍。問。語者默者不是。非語非默更非。總是總不是。拈却。大用現前。時人知有。未審大龍如何。龍曰。子有如是見解。師曰。者老漢瓦解冰消。龍曰。放你三十棒。師禮拜歸衆。龍却喚。適來問話底僧來。師便出。龍曰。老僧因甚麼瓦解冰消。師曰。轉見敗闕。龍作色曰。耐耐耐耐。師休去。後舉似南嶽雅。雅曰。大龍何

不與他本分草料。師曰。和尚更須行脚。問羅漢林。法爾不爾。如何指南。林曰。只爲法爾不爾。師曰。大眾記取某甲話頭。拂袖便歸衆。林下堂。却令侍者請師至方丈。問。上座適來不肯老僧那。師曰。和尚當代宗匠。焉敢不肯。林曰。你爲甚拂衣歸衆。師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林曰。你說看。師拍一拍下去。後出住翠峯。次遷雪竇。開堂日。於法座前顧視大眾曰。若論本分相見。不必高陞法座。遂以手畫一畫曰。諸人隨山僧手看。無量諸佛國土。一時現前。各各子細觀瞻。其或涯際未知。不免拖泥帶水。便陞座。上首白椎罷。有僧方出。師約住曰。如來正法眼藏。委在今日。放行。則瓦礫生光。把住。則真金失色。權柄在手。殺活臨時。其有作者。共相證據。僧出問。遠離翠峯祖席。已臨雪竇道場。未審是一是二。師曰。馬無千里謾追風。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師曰。龍頭蛇尾漢。問。德山臨濟棒喝已彰。和尚如何爲人。師曰。放過一著。僧擬議。師便喝。僧曰。未審祇恁麼更別有。師曰。射虎不真。徒勞沒羽。問。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朝宰臨筵。如何卽是。師曰。清風來未休。曰。恁麼則得遇於師也。師曰。一言已出。駟馬難追。僧禮拜。師曰。放過一著。乃普觀大眾曰。人天普集。合發明箇甚麼事。不可互分賓主。馳騁問答。便當宗乘。我此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聖祇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鑒之端。言下知宗。尚昧識情之表。諸人要知真實相爲麼。但能上無攀仰。下絕己躬。自然常光現前。箇箇壁立千仞。還辯明得也無。未辯。辯取。未明。明取。既辯明得。能截生死流。同據佛祖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祥雲五色。曰。學人不曾。師曰。頭上漫漫。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猿啼古木。曰。來後如何。師曰。鶴唳青霄。曰。卽今事作麼生。師曰。一不成。二不是。問。和尚未見智門時如何。師曰。爾鼻孔在我手裏。曰。見後如何。師曰。穿過觸髅。有僧出禮拜起。

曰。請師答話。師便棒。僧曰。豈無方便。師曰。罪不重科。復有一僧出禮拜起曰。請師不答話。師曰。兩重公案。便打。六人新到相看。便問參頭。夫爲上將須是七事隨身。兩刃交鋒作麼生。曰。久嚮翠峯有此一著。師曰。一著放過。還我草鞋錢來。僧便喝。師便棒。僧約住。與師一拍。師曰。未到翠峯。與你二十棒了也。僧無語。師曰。且在一邊。問第二副將作麼生。僧茫然。師曰。一狀領過。喫茶了。師把住參頭。適來公案。者裏卽與麼。堂中作麼生舉。僧無語。師打一坐具推出。問新到甚處人。僧提起坐具。師曰。蝦跳不出斗。曰。踴跳。師便打曰。更踴跳。師又打。僧便走。師喚回。僧作禮曰。觸忤和尚。師曰。我要者話行。你又走作甚麼。曰。已徧天下了也。師復打五棒。曰。有諸方在。師曰。你只管喫棒。師又喚第二底近前來。問甚處人。曰。鼎州人。師曰。敗也。曰。青天白日。師曰。兩重公案。曰。恰是。師以拄杖指曰。你擬踴跳。僧擬議。師亦打五棒。參頭曰。者僧喫棒。與某甲不同。師一時喚近前。僧珍重便走。師隨後與一拄杖。寶華侍者來。師問。寶華多少衆。曰。不勞和尚如此。師曰。我好好問爾。踴跳作甚麼。曰。也不得放過。師曰。眞師子兒。喫茶了。師把住曰。適來得恁麼無禮。者擬議。師與一掌曰。歸去分明舉似寶華。宗首座到。方擬人事。師約住曰。旣知信之韜略。便須拱手歸降。宗曰。今日敗闕。師曰。劍刃未施。賊身已露。宗曰。氣急殺人。師曰。敗將不斬。宗曰。是。師曰。禮拜著。宗曰。三十年後有人舉在。師曰。已放你過。問聰道者。久參事作麼生。道曰。青天白日。師曰。亂走作麼。者便喝。師曰。喫棒。者擬舉手。師打一坐具曰。你看者瞎漢亂與。僧問。古人道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千聞不如一見。曰。此話大行。師曰。老鼠銜鐵。問。古人道皎皎地絕一絲頭。祇如山河大地。又且如何。師曰。面赤不如語直。曰。學人不曉。師曰。徧問諸方。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乘槎斫額。曰。祇者莫便是麼。師曰。浪死虛生。問。如何是緣生義。師曰。金剛鑄。



鐵券。曰。學人不。會。師曰。鬧市裏牌。曰。怎麼。則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師曰。列下。問。四十九年說不盡底。請師說。師曰。爭之不足。曰。謝師答話。師曰。鐵棒自看。問。如何是。把定乾坤眼。師曰。拈却鼻孔。曰。學人不。會。師曰。一喜一悲。僧擬議。師曰。苦。問。如何是。脫珍御服著弊垢衣。師曰。垂手不垂手。曰。乞師方便。師曰。左眼挑筋。右眼抉肉。問。龍門爭進舉。那箇是登科。師曰。重遭點額。曰。學人不。會。師曰。退水藏鱗。問。坐斷昆盧底人。師還接否。師曰。殷勤送別瀟湘岸。曰。怎麼。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天寬地窄太愁人。僧禮拜。師曰。苦屈之詞。不妨難吐。問。寂寂忘言。誰是得者。師曰。卸帽穿雲去。曰。如何領會。師曰。披蓑帶雨歸。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曰。一場酸澁。問。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師曰。定花板上。曰。莫便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符到奉行。上堂。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苦。曰。還許學人用也。無。師噓一噓。乃曰。大眾前共相酬唱。也須是箇漢始得。若也未有奔流度刃底眼。不勞拈出。所以道。如大火聚。近著即燎。却面門。如太阿寶劍。衝前即喪身失命。復曰。太阿橫按祖堂寒。千里應須息崇端。莫待冷光輕閃爍。復云。看看。便下座。上堂。僧問。如何是維摩一默。師曰。寒山訪拾得。曰。怎麼。則入不二之門也。師噓一噓。復曰。維摩大士。去何從。千古令人望莫窮。不二法門。休更問。夜來明月上孤峯。上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便下座。却顧謂侍者曰。適來有人看方丈麼。者曰。有。師曰。作賊人心虛。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甚麼處見客。或若道得接手句。許你天上天下。上堂。田地穩密底。佛祖不敢近。爲甚麼擡脚不起。神通游戲底。鬼神不能測。爲甚麼下脚不得。直饒十字縱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上堂。大眾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爾諸人。四至界畔。猶未識在。若要中心樹子。我也不惜。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千峯寒色。曰。未委向上更

有也無。師曰。雨滴巖花。上堂。僧問。雪覆蘆花時如何。師曰。默。曰。恁麼則爲祥爲瑞去也。師曰。兩重公案。乃曰。雪覆蘆花欲暮天。謝家人不在漁船。白牛放却無尋處。空把山童贈鐵鞭。一日遊山。四顧周覽。謂侍者曰。何日復來於此。侍者哀乞遺偈。師曰。平生唯患語之多矣。翌日出杖履。衣孟散及徒衆。乃曰。七月七日復相見耳。其夜盥沐攝衣。北首而逝。當宋仁宗皇祐壬辰六月十日也。七月六日。塔全身于寺之西塢。賜明覺大師。壽七十三。坐五十夏。

襄陽府延慶山子榮禪師。僧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三箇童兒弄花毬。曰。恁麼則終朝盡日也。師曰。頭白齒落。上堂。僧問。靈光隱隱。月照寒窗。善法堂前。請師舉唱。師曰。聽。曰。此猶是者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曰。脚下毛生。問。如何是佛。師曰。橫身彰十號。入櫛示雙趺。曰。將何供養。師曰。合掌當胸。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穿耳胡僧不著鞋。

南昌府奉新百丈寶月智映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率堵那吒掌上擎。曰。恁麼則北塔的子韶石兒孫也。師曰。斫額望新羅。

韶州府南華慈濟寶緣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山綠水。曰。未來時還有意也無。師曰。高者高。低者低。

黃州府護國院壽禪師。僧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曰。寒松青有千年色。一徑風飄四季香。問。如何是靈山一會。師曰。如來纔一顧。迦葉便低眉。

瑞州府九峯勤禪師。上堂。僧問。方便門中。請師垂示。師曰。佛不奪衆生願。曰。恁麼則謝師方便。師曰。却須喫。

棒。乃曰。口勞舌沸。千喚萬喚。露柱因甚麼不同頭。良久曰。美食不中飽人喫。便下座。

長沙府雲蓋繼鵬禪師。初謁雙泉雅。雅令充侍者。示以芭蕉拄杖話。經久。無省發。一日。雅向火次。師侍立。雅忽問。拄杖子。話試舉來。與子商量。師擬舉。雅拈火筴便撼。師豁然大悟。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舌頭無骨。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湯瓶火裏煨。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天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地

上堂。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在天堂。苦不在地獄。良久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武昌府黃龍海禪師。僧問。如何是黃龍家風。師曰。看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以拄杖點之。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掘地討天。

常德府彭法澄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多少人摸索不著。曰。忽然摸著。又作麼生。師曰。堪作甚麼。

泉州府雲臺省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嗔拳不打笑面。曰。如何施設。師曰。天台則有。南嶽則無。問。如何是佛。師曰。月不破五。曰。意旨如何。師曰。初三十一。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日好曬麥。曰。意旨如何。師曰。問取磨頭。上堂。菩薩子。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且道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南瞻部洲。北鬱單越。

安陸府景陵青山好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昔日靈山親授記。今朝汝水令方行。曰。恁麼則雷布雲門洞。雨灑景陵城也。師曰。九宮八卦。福州府慈雲山紹詵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額上汗出。問。如何是慈雲山。師曰。徒勞仰面看。問。如何

是慈雲水。師曰：急。

報慈慈禪師法嗣

安陸府興陽山遜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髮白面皺。曰：如何是法。師曰：暑往寒來。問：如何是三界外事。師曰：洛陽千餘里，不得舊時書。

福嚴雅禪師法嗣

長沙府北禪智賢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匙挑不上。曰：如何是道。師曰：嶮路架橋。歲夜小參，年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煮野菜羹，燒槽樁火，大家喫了，唱村田樂。何故。免見倚他門戶，傍他牆。剛被時人喚作郎。便下座。歸方丈。維那入方丈問訊曰：縣裏有公人到勾和尙。師曰：作甚麼。那曰：道和尙宰牛不納皮角。師乃頭上擲煖帽于地。那便拾去。師跳下禪牀，攔胸擒住曰：賊賊。那將帽子覆師頂曰：天寒且還和尙。師呵呵大笑。那便出去。師顧遇侍者曰：者公案作麼生。遇曰：潭州紙貴，一狀領過。上堂。良久曰：冤苦冤苦，作什麼。百丈不在。老僧今日困，便下座。上堂。良久，呵呵大笑曰：怎怪得老僧。便下座。

衡州府南嶽衡嶽寺振禪師。示衆：阿呵呵，瘦松寒竹鎖煙蘿。有時獨坐磐陀上，無人獨唱太平歌。朝看白雲生洞口，暮觀明月照巖阿。有人問我居山事，三尺杖子攬黃河。

開福賢禪師法嗣

日芳上座。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豎起拄杖。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橫按拄杖。曰：如何是隨波逐浪。



句。師擲下拄杖曰。三句外。請師道。師便起去。贊開福眞曰。清儀瘦兮。可瞻可仰。仰之非親。妙筆圖兮。可擬可像。像之非眞。非親非眞。秋月盈輪。有言無味兮。的中的。既往如在兮。覓焉覓。當機隱顯兮。絲髮謬訛。金烏卓午兮。迅風霹靂。

### 西峯豁禪師法嗣

汀州府南安巖自巖禪師。泉州同安鄭氏子。年十一。依臥像寺契緣出家。十七。受具。遊方至廬陵。謁西峯豁。依止五年。密契心印。辭去。抵武平南黃石巖。巖多蛇虎。師住而蛇虎皆爲使令。四遠聞之。爭敬事之。後師以鄰僧亡。遵教茶毘。而未聞官。迕吏。遂白衣。適遊南康盤古山。樂而棲息。三年。竟成叢林。初。西竺波利尊者云。後當有白衣菩薩來興此山。至是符應。有沙彌無多聞性。而事師謹愿。師憐之。作偈使誦。久當聰明。偈曰。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於是世間文字語言。誦無所遺。示人多以偈。每書贈以之中四字於其後。莫有識其旨者。師驅妖杜怪。靈應頗多。具如本傳。淳化辛卯正月初六日。集衆曰。吾此日生。今正是時。遂右脅而化。壽八十二。臘六十五。諡曰定光圓應禪師。

### 德山遠禪師法嗣

南康府廬山開先善暹禪師。臨江軍人。參德山。見山上堂。顧視大眾曰。師子頻呻。象王回顧。師忽有省。入室陳所解。山曰。子作麼生會。師回顧曰。後園驢喫草。山然之。後至雪竇。竇與語。喜其超邁。目曰海上橫行暹道者。遂命分座。四方英衲敬畏之。他日。竇舉師出世。金鵝。師聞。潛書二偈于壁而去。偈曰。不是無心繼祖燈。道漸未廁嶺南能。三更月下離巖竇。眷眷無言戀碧層。二十餘年四海間。尋師擇友未嘗閑。今朝得到無心地。

却被無心趁出山。晚年衆請滋甚。遂開法開先。開堂日。上首白槌罷。師曰。千聖出來。也祇是稽首讚嘆。諸代祖師提掣不起。是故始從迦葉迄至山僧。二千餘年。月燭慧燈。星排道樹。人天普照。凡聖齊榮。且道承甚麼人恩力。老胡也祇道。明星出現時。我與大地有情同時成道。如是。則彼既丈夫。我亦爾。孰爲不可。良由諸人不肯承當。自生退屈。所以便推排一人半箇先達出來。遞相開發。也祇是與諸人作箇證明。今日人天會上。莫有久遊赤水。夙在荆山。懷袖有珍。頂門有眼。到處踐踏覺場底衲僧麼。却請爲新長老作箇證明。還有麼。時有僧出。師曰。象駕崢嶸。謾進途。誰信螳螂能拒轍。問。一棒一喝。猶是葛藤。瞬目揚眉。拖泥帶水。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速曰。怎麼則祖師正宗和尚把定。師曰。野渡無人舟自橫。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瞎。問。妙峯頂上卽不問。半山相見事如何。師曰。把手過江來。曰。高步出長安。師曰。脚下一句作麼生道。僧便喝。師曰。山腰裏走。問。一雨所潤。爲甚麼萬木不同。師曰。羊羔雖美。衆口難調。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師曰。依舊孟春猶寒。問。更深夜靜時如何。師曰。老鼠入燈籠。問。瞥瞋瞥喜時如何。師曰。適來菩薩面。如今夜叉頭。上堂。一若是。二卽非。東西南北人不知。休話指天并指地。青山白雲徒爾爲。以拄杖擊香臺。下座。問。雨雪連天。爲甚麼孤峯露頂。師曰。有甚遮掩處。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洛陽城古曰。學人不會。師曰。少室山高。僧禮拜。師乃曰。佛種從緣起。遂舉拄杖曰。拄杖子是緣。且作麼生說箇起底道理。良久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卓拄杖下座。師住開先。凡十八年。乃示寂。吉安府禾山楚材禪智禪師。臨江軍人。僧問。佛令祖令。諸方並行。未審和尚如何。師曰。山僧退後。曰。怎麼則諸方不別也。師曰。伏惟伏惟。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山河安掌上。曰。怎麼則迴超今古外。師曰。展縮

在當人。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海晏河清。曰。發後如何。師曰。徧界無知己。問。如何是和尙說法底口。師曰。放一線道。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雕琢。曰。爲甚麼不雕琢。師曰。弄巧翻成拙。嘉興府資聖院盛懃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山青水綠。問。四威儀中如何履踐。師曰。鶯鶯立雪。曰。恁麼。則聞鐘持鉢。日上欄干。師曰。魚躍千江水。龍騰萬里雲。曰。畢竟如何。師曰。山中逢猛獸。天上見文星。上堂。從來智慧非千悟。一點分明不在燈。拈拄杖曰。拄杖頭上祖師。燈籠脚下彌勒。須彌山腰鼓細。卽不問。你作麼生。是分明一點。你若道得。無邊刹境。總在你眉毛上。你若道不得。作麼生。過得羅刹橋。良久曰。水流千派。月山鎖一溪雲。卓拄杖下座。

長沙府鹿苑珪禪師。桂州人。上堂。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吳頭楚尾。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騎馬踏蹬。不如步行。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胡人讀漢書。乃曰。凡有因緣。須曉其宗。若曉其宗。無是無不是。用則波騰海沸。全真體以運行。體則鏡淨水沉。舉隨緣而會寂。且道。兜率天宮。幾人行。幾人坐。若向者裏。辯得縑素。許諸人。東西南北。如雲似鶴。於此不明。踏破草鞋。未有了日在。參。

漢中府大中仁辨禪師。僧問。如何是焦崖境。師曰。庭前寒柏老。祖意示西來。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胡僧深眼碧。跣足躡階行。

成都府菩提桂芳禪師。僧問。諸佛出世。梵王前引。帝釋後隨。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三春物象妍。曰。學人未曉。師曰。溪花紅似錦。岸柳翠如藍。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未曾騎竹馬。切忌跨金龍。

### 梁山觀禪師法嗣

祖燈大統卷第三十九 少林第十六世之四 德山遠禪師法嗣 梁山觀禪師法嗣

安陸府太陽山警玄禪師。江夏張氏子。依智通出家。十九爲大僧。聽圓覺了義。同輩無能及者。旋棄去。參梁山。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像曰。者箇是吳處士畫的。師擬進語。山急索曰。者箇是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師遂大悟。便禮拜。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道卽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師獻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辨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點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雞帶雪飛。山謂洞上之宗可倚矣。一時聲價籍籍。山歿。辭塔謁太陽堅。堅讓席使主之。當咸平庚子也。示衆。古德道。牽牛向溪東放。不免納官家徭稅。牽牛向溪西放。不免納官家徭稅。不如隨分納些些。渠總不妨。免致勞擾。作麼生是隨分納些些底道理。但截斷兩頭。有無諸法。凡聖情盡。體露眞常。事理不二。卽如如佛。若能如此。法法無依。平等大道。萬有不能侵。隨處轉轉。更有何事。珍重。僧問。如何是太陽境。師曰。羸鷄老猿啼谷韻。瘦松寒竹鎖青煙。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作麼作麼。曰。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滿瓶傾不出。大地沒饑人。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花。師曰。出戶烏雞頭戴雪。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花。師曰。果日當天後。烏雞出戶飛。上堂。嵯峨萬仞。鳥道難通。劍刃輕冰。誰當履踐。宗乘妙句。語路難陳。不二法門。淨名杜口。所以達磨西來。九年面壁。始遇知音。顧左。右曰。太陽今日也太無端。珍重。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大洋海底紅塵起。須彌頂上水橫流。問僧。甚麼處來。曰。洪山。師曰。先師在麼。曰。在。師曰。在卽不無。請渠出來。我要相見。僧曰。嚮。師曰。者箇猶是侍者。僧無對。師曰。喫茶去。上堂。諸禪德。須明平常無生句。妙玄無私句。體明無盡句。第一句通一路。第二句無賓主。第三句兼帶去。一句道得。師子頻呻。二句道得。師子返擲。三句道得。師子踞地。縱也周遍十方。擒也一時坐斷。正當恁麼時。作麼生通得箇。



消息。若通不得箇消息。來朝更獻楚王看。問。如何是平常無生句。師曰。白雲覆青山。青山頂不露。曰。如何是妙玄無私句。師曰。寶殿無人不侍立。不種梧桐免鳳來。曰。如何是體明無盡句。師曰。手指空時天地轉。回途石馬出紗籠。曰。如何是師子嘯呻。師曰。終無回顧意。爭肯落平常。曰。如何是師子返擲。師曰。周旋往返全歸父。繁興大用體無虧。曰。如何是師子踞地。師曰。迴絕去來機。古今無變異。問。如何是大達底人。師曰。虛空類不得。曰。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白牛吐雪彩。黑馬上烏雞。上堂。撒手那邊千聖外。祖堂少室長根芽。鷺倚雪巢猶自可。更看白馬入蘆花。上堂。夜半烏雞抱鵲卵。天明起來生老鶴。鶴毛鷹觜鷺鷥身。却共烏鴉爲侶伴。高入煙霄。低飛柳岸。向晚歸來子細看。依稀恰似雲中雁。嘗釋曹山三墮曰。此三語。須明取轉位。始得。一水牯牛。是類墮。是沙門轉身語。是異類中事。若不曉此意。即有所滯。直是要伊一念無私。始有出身之路。二不受食。是尊貴墮。須知那邊了。却來者邊行履。若不虛此位。即坐在尊貴。三不斷聲色。是隨墮。以不明聲色。故隨處墮。須向聲色裏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聲色外一句。乃曰。聲不自聲。色不自色。故云不斷指掌。當指何掌也。五位頌曰。正中偏。一輪皎潔正當天。宛轉虛玄事不露。明暗祇在影中圓。偏中正。休觀朗月。秦時鏡。隱隱猶如日下燈。明暗混融誰辨影。正中來。脈路玄玄絕迺迴。靜照無私隨處現。如行鳥道入鄽開。兼中至。法法無依即智智。橫身物外兩不傷。妙用玄玄善周備。兼中到。叶路當風無中道。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師神觀奇偉。有威重。從兒稚中。日祇一食。自以先德付授之重。足不越限。脇不至席。座下有承剖兩衲子。稱奇傑。皆先師而逝。及年八十。深嘆無可以繼者。天禧中。汾陽令廣照圓鑒二人依師潛探宗旨。師以爲可託。乃以平生所著及皮履直褻示之。圓鑒曰。當爲持此衣履求人付之如何。師許之曰。

他日得人。當出吾偈爲證。偈曰。楊廣山頭草。憑君待價煇。異苗翻茂處。深密固靈根。偈尾云。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闡揚。圓鑒拜而受之。遂贊師像曰。黑狗爛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礙。木馬火中嘶。宋仁宗天聖丁卯七月十九陞座辭衆。又以偈寄侍郎王曙。其略曰。吾年八十五。修因至於此。問我歸何處。頂相終難覩。停筆而化。壽八十五。臘六十六。塔于本山。

常德府梁山巖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新羅附子。蜀地當歸。

岳州府藥山利昱禪師。上堂。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與諸上座同生。三世諸佛。與諸上座同參。三藏聖教。與諸上座同時。還信得及麼。若也信得及。陝府鐵牛。吞却乾坤。雖然如是。被法身礙却。轉身不得。須知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諸上座出身之路。道道良久曰。若道不得。永沉苦海。珍重。僧問。格外之談。乞師垂示。師曰。要道也不難。曰。怎麼則萬仞碧潭。許垂一線也。師曰。大衆笑你在。

常德府羅紋德珍山主。僧問。親切處。乞師指示。師曰。老僧元是廣南人。

### 谷隱儼禪師法嗣

襄陽府谷隱契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番人皮裘。胡人著。曰。學人不會此理如何。師曰。聾人側耳。瘡人歌。

### 石門遠禪師法嗣

長沙府道吾契詮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鳳嶺無私曲。如今天下傳。曰。如何是道吾境。師曰。溪花含玉露。庭果落金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擁爐披古衲。曝日枕山根。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

師曰。白玉上青蠅。曰。見後如何。師曰。紅爐焰裏冰。

順慶府清居山浩昇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金雞啼石戶。得意逐波清。曰。未審是誰之子。師曰。謝汝就門罵詈。

南陽府廣濟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騎牛趁春草。背却少年爺。問。寶劍未磨時如何。師曰。烏龜啗黑豆。曰。磨後如何。師曰。庭柱挂燈籠。曰。如何是修行。師曰。庭柱傷寒。

□□府雲頂山鑒禪師。僧問。雪點紅爐。請師驗的。師曰。王婆煮餛飩。曰。爭奈卽今何。師曰。猶嫌少在。

#### 北禪感禪師法嗣

鳳陽府南禪聰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冬月深林雨。三春平地風。問。如何是大道根源。師曰。雲興當午夜。石虎叫連霄。

祖燈大統卷第三十九終

#### 祖燈大統卷第四十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 △少林第十七世之一

#### 汾陽昭禪師法嗣

長沙府石霜慈明楚圓禪師。全州李氏子。生宋雍熙丁亥。少爲書生。年二十二。依湘山隱靜寺出家。母有賢

行。俾師遊方。首參汾陽。陽默器之。經二年。未許入室。每見必詬罵。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師一夕訴曰。自至法席。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利。語未卒。陽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陽掩師口。師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依唐明嵩。嵩嘗謂師曰。內翰楊大年。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師乃往見之。年曰。對面不相識。千里卻同風。師曰。近奉山門請。年曰。真個脫空。師曰。前月離唐明。年曰。適來悔相問。師曰。作家。年便喝。師曰。恰是。年復喝。師以手畫一臺。年吐舌曰。真是龍象。師曰。是何言歟。年喚客司點茶來。元來是屋裏人。師曰。也不消得。茶罷。又問。如何是上座爲人一句。師曰。切。年曰。與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師曰。誰得似內翰。年曰。作家作家。師曰。放你二十棒。年拊膝曰。者裏是什麼所在。師拍掌曰。也不得放過。年大笑。又問。記得唐明當時悟底因緣麼。師曰。唐明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年曰。祇如此語。意旨如何。師曰。水上挂燈毬。年曰。與麼。則孤負古人去也。師曰。內翰疑。則別參。年曰。三脚蝦蟆跳上天。師曰。一任蹕跳。年乃大笑。館於齋中。日夕質疑證。因聞前言往行。恨見之晚。朝中見駙馬都尉李公遵勗曰。近得一道人。真西河師子。李曰。我以拘文。不得就謁。奈何。年歸語師曰。李公佛法中人。聞道風遠至。有願見之心。政以法不得與侍從過從。師於是遽明謁李公。公閱謁。使童子問曰。道得。卽與上座相見。師曰。今日特來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刊白字。當道種青松。師曰。不因今日節。餘日定難逢。童又出曰。都尉言與麼。則與上座相見去也。師曰。脚頭脚底。公乃出。坐定。問曰。我聞西河有金毛獅子。是否。師曰。甚麼得者消息。公便喝。師曰。野干鳴。公又喝。師曰。恰是。公大笑。師辭。公問。如何是上座臨行一句。師曰。好將息。公曰。何異諸方。師曰。都尉又作麼生。公曰。放上座二十棒。師曰。專



爲流通。公又喝。師曰。瞎。公曰。好去。師應諾諾。自是往來楊李之門。以法爲友。久之。辭還河東。年曰。有一語寄與唐明。得麼。師曰。明月照見夜行人。年曰。卻不相當。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年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甚汗出。師曰。知。年曰。上座臨行。豈無爲人底句。師曰。重疊關山路。年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師噓一聲。年曰。眞師子兒。善師子喏。師曰。放去又收來。年曰。適來失腳踏倒。又得家童扶起。師曰。有什麼了期。年大笑。師還唐明。李公遣二僧訊師。師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以復之。公作偈曰。黑毫千里餘。金槲示雙趺。人天渾莫測。珍重赤鬚胡。又以母老南歸。至瑞州。首衆洞山。先是汾陽謂師曰。我徧參雲門兒孫。特以未見。聰爲恨。故師依止三年。乃游仰山。楊大年使宜春太守請師出世說法。守以南源致師。住後。上堂。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乃豎拄杖曰。者個是南源拄杖子。阿那個是經。良久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喝一喝。下座。上堂。良久曰。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喝一喝。下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出高原。問。如何是南源境。師曰。黃河九曲。水出崑崙。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隨流人不顧。斫額望扶桑。上堂。雲收霧卷。杲日當空。不落明暗。如何通信。僧問。山深覓不得時如何。師曰。口能招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洞庭湖裏浪滔天。問。東湧西沒時如何。師曰。尋。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響。曰。出匣後如何。師噓一噓。問。鬧中取靜時如何。師曰。頭枕布袋。問。一得永得時如何。師曰。抱石投河。問。仗鎗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師曰。斬將去。僧擬議。師便打。越三年。棄去。謁神鼎。鼎首山高第。望尊一世。住山三十年。氣吞諸方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師通謁。稱法姪。一衆大笑。鼎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鼎杖而出。顧見頎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師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鼎回顧相。

鬢鑠。師地坐。脫隻履而視之。鼎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鼎遣人追之。不可。歎曰。汾州乃有此兒邪。師自是名益振。定林沙門本延。有道人。鼎見延。稱師知見可與臨濟。會道吾虛席。延白郡請師主之。法令整肅。忘軀爲法者集焉。上堂。先寶應曰。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道吾則不然。第一句薦得。和泥合水。第二句薦得。無繩自縛。第三句薦得。四稜着地。所以道。起也。海晏河清。行人避路。住也。乾坤失色。日月無光。汝輩向甚麼處出氣。如今還有出氣者麼。有。卽出來對衆出氣看。如無。道吾爲汝出氣去也。乃噓一聲。卓拄杖下座。上堂。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參。拄杖橫也。挑括乾坤大地。鉢盂覆也。蓋卻恆沙世界。且問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向北俱盧洲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牀上喫粥喫飯。次住石霜。解夏。示衆。昨日作嬰孩。今朝年已老。未明三八九。難踏古皇道。手鑠黃河乾。脚踢須彌倒。浮生夢幻身。人命夕難保。天堂并地獄。皆由心所造。南山北嶺松。北嶺南山艸。一雨潤無邊。根苗壯枯槁。五湖參學人。但問虛空討。死脫夏天衫。生披冬月襖。分明無事人。特地生煩惱。喝一喝。下座。僧問。臨濟兩堂首座同時下喝。濟曰。要識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此意如何。師作偈示之曰。啐啄之機箭拄鋒。瞥然賓主當時分。宗師憫物明縑素。北地黃河徹底冰。明日上堂曰。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個中意。日午打三更。遂喝一喝曰。且道是賓是主。還有分得者麼。若也分得。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也未能。老僧失利。同參相訪。上堂。颯颯涼風景。同人訪寂寥。煮茶山上水。燒鼎洞中樵。珍重。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長安夜夜家家月。曰。來後如何。師曰。幾處笙歌幾處愁。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師曰。槐木成林。曰。四山火來時如何。師曰。物逐人興。曰。步步登高時如何。師曰。雲生足下。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日風。五日雨。問僧。近離甚處。曰。雲過千山碧。師曰。着忙作麼。曰。雁過水聲淒。師便喝。僧亦喝。師便打。僧亦打。師曰。你看者瞎漢。本要打出三門外。念你新到。且坐喫茶。上堂。宗師家奪貧子之衣珠。究達人之見處。若不如是。盡是和泥合水漢。良久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喝一喝。上堂。我有一言。絕慮忘緣。巧說不得。祇要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舉。且作麼生。是直舉一句。良久以拄杖畫一畫。喝一喝。問。已事未明。如何得見。師曰。玄沙曾見雪峯來。曰。意旨如何。師曰。一生不出嶺。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馬有垂韁之報。犬有驟艸之恩。曰。與麼則不別也。師曰。西天東土。上堂。面西行向東。北斗正離宮。道去何曾去。騎中臥牧童。珍重。上堂。春生夏長。卽不問。你諸人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華光寺主。便下座。上堂。藥多病甚。網細魚稠。便下座。示衆。以拄杖擊禪牀一下。曰。大衆還會麼。不見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香嚴怎麼悟去。分明悟得如來禪。祖師禪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甚長處。若向言中取則。賺誤後人。直饒棒下承當。辜負先聖。萬法本閒。唯人自鬧。所以山僧居福嚴。祇見福嚴境界。晏起早眠。有時雲生碧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般若臺前。娑羅花香散祝融峯畔。把瘦筇。坐盤石。與五湖衲子。時話玄微。灰頭土面。住興化。祇見興化家風。迎來送去。門連城市。車馬駢闐。漁唱瀟湘。猿嘯嶽麓。絲竹歌謠。時時入耳。復與四海高人。日談禪道。歲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曰。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釣絲絞水。問。尋枝摘葉。卽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榔栗拄杖。曰。意旨如何。師曰。行卽肩擔雲水衲。坐來安在掌中擎。問。既是護法善神。爲甚張弓架箭。師曰。禮防君子。問。如何是佛。師曰。有錢使錢。上堂。祖師心印。一印印空。

一印印水。一印印泥。如今還有印不着者麼。試向脚跟下道將一句來。你若道得個儻分明。第一不得行過衲僧門下。且道衲僧有甚長處。良久曰。人王三寸鐵。徧地是刀鎗。喝一喝。下座。上堂。天已明。鼓已響。聖衆臻齊合掌。如今還有不合掌者麼。有。卽尼乾歡喜。無則瞿曇惡發。久立珍重。僧問。磨礮三尺劍。去化不平人。師意如何。師曰。好去。僧曰。點。師曰。你看僧拍手一下歸衆。師曰。了。上堂。北山南。南山北。日月雙明。天地黑。大海江河盡放光。逢着觀音問彌勒。珍重。問。有理難伸時如何。師曰。苦。曰。怎麼則舌拄上齦也。師噓一聲。僧曰。將謂胡鬚赤。師曰。夢見興化脚跟麼。示徒偈曰。黑黑黑。道道道。明明明。得得得。室中嘗插一劍。以舄鞋一緇。水一盆。置劍邊。每見入室。卽曰。看看。有至劍邊擬議者。師曰。險喪身失命了也。便喝出。冬日。榜僧堂作〇〇〇二三几𠂔𠂔七字。其下注曰。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首座見曰。和尚今日放參。師聞而笑之。寶元戊寅。李都尉遣使邀師曰。僕年來頓覺衰落。忍死以一見爲幸。又書抵潭帥敦遣之。師惻然。偕侍者東下。舟中有偈曰。長江行不盡。帝里到何時。旣得涼風便。休將艣棹施。至京師。與李會月餘。李果歿。師臨壙哭別。仁宗見李公與師問答語。加歎久之。有旨。賜舟南歸。中途謂侍者曰。我忽得風痺疾。視之。口吻已喎斜。侍者頓足曰。當奈何。平生呵佛罵祖。今乃爾。師曰。無憂。爲汝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後。不鈍置汝。康定庚辰正月五日示寂。壽五十四。臘三十二。銘行實於興化塔全身於石霜。

滁州琅琊山廣照慧覺禪師。西洛人。父爲衡陽守。因疾喪。師扶櫬歸洛。過澧州藥山。宛若夙居。遂出家。得法汾陽。應緣滁水。與雪竇明覺同時唱道。稱二甘露門。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銅頭鐵額。曰。意旨如何。師曰。鳥糞驢腮。又僧出畫○相。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曰。道道。曰。不道。師曰。爲什麼不道。曰。三世諸佛不出於此。



師又打趂出。乃曰。教中道。以手指比丘。犯波逸提罪。山僧今日入地獄如箭射。上堂。奇哉十方佛。元是眼中花。欲識眼中花。元是十方佛。欲識十方佛。不是眼中花。欲識眼中花。不是十方佛。於此明得。過在十方佛。於此未明。聲聞起舞。獨覺臨妝。珍重。僧問。阿難結集。卽不問。迦葉微笑。事如何。師曰。尅時尅節。曰。自從靈鷲分燈後。直至支那耀古今。師曰。點朱點漆。問。如何是寶中寶。師曰。手攜書劍謁明君。曰。如何是寶中主。師曰。卷起簾來無可覩。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三更過孟津。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獨坐鎮寰宇。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貓兒戴紙帽。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狗子着靴行。問。拈椎豎拂。卽不問。瞬目揚眉。事若何。師曰。趙州曾見南泉來。曰。學人未曉。師曰。今冬多雨雪。貧家爭奈何。上堂。欲知常住身。當觀爛壞體。欲知常住性。當觀拄杖子。拄杖子。吞却須彌。須彌吞却拄杖子。到者裏。稍涉擬議。劍梁落膊。輸降款。鐵作胸襟。到海隅。擊禪牀下座。上堂。見聞覺知。俱爲生死之因。見聞覺知。正是解脫之本。譬如師子反躑。南北東西。且無定止。汝等諸人。若也不會。且莫孤負釋迦老子。吽。上堂。山僧今日爲諸人說破。明眼衲僧。莫去泥裏打坐。珍重。上堂。天高莫測。地厚寧知。白雲片片嶺頭飛。綠水潺潺澗下急。東湧西沒。一句卽不問。你生前殺後。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時寒喫茶去。上堂。阿呵呵。是什麼。開口是。合口過。輕舟短棹。汎波心。蓑衣箬笠。從他破。咦。上堂。十方諸佛。是個爛木橛。三賢十聖。是個茅溷頭。簪子。汝等諸人。來到者裏。作麼。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剪除狂寇。掃蕩攙搶。猶是功勳邊事。君臣道合。海晏河清。猶是法身邊事。作麼生是衲僧本分事。良久。曰。透網金鱗。猶滯水。回途石馬。出紗籠。上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若人下得通方句。我當刎頸而謝之。上堂。拈起拄杖。曰。山僧有時一棒。作個漫天網。打殺鷹鷂。有時

一棒作個布絲網。攬蜆撈鰕。有時一棒作金毛獅子。有時一棒作蝦蟆蚯蚓。山僧打你一棒。且作麼生商量。你若緇素得出。不妨拄杖頭上眼開照四天下。若也未然。從教立在古屏畔。待使丹青入畫圖。上堂。擊水魚頭痛。穿林宿鳥驚。黃昏不擂鼓。日午打三更。諸禪德。既是日午。爲甚卻打三更。良久曰。昨見垂楊綠。今逢落葉黃。上堂。拈起拄杖。更無上上。放下拄杖。是何模樣。觴饌峯後。卽不問。汝諸人馬。鎧裏藏身。一句作麼生道。若道不得。拄杖子道去也。卓一卓。便下座。上堂。進前卽死。退後卽亡。不進不退。又落在無事之鄉。何故。長安雖樂。不是久居。上堂。汝等諸人在者裏過夏。我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艸處去。二不得孤峯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爲。五處若通。方名導師。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與我通個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卽便寢息。何故。裸形國裏。誇服飭。想君太煞不知時。上堂。山僧因看華嚴金師子章第九。由心回轉善成門。又釋曰。如一尺之鏡。納重重影像。若然者。道有也得。道無也得。道非亦得。道是亦得。雖然如是。更須知有拄杖頭上一竅。若也不會拄杖子。穿燈籠。入佛殿。撞着釋迦。磕倒彌勒。露柱拊掌呵呵大笑。且道笑個甚麼。卓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盤山道。向上一路滑。南院道。壁立千仞嶮。臨濟道。石火電光鈍。琅琊有定乾坤底句。各各高著眼。高著眼。卓拄杖下座。

瑞州府大愚守芝禪師。太原王氏子。上堂。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一言旣出。驢馬難追。問。如何是城裏佛。師曰。十字街頭石幢子。問。不落三寸時如何。師曰。乾三長。坤六短。曰。意旨如何。師曰。切忌地盈虛。問。昔日靈山分半座。二師相見事如何。師曰。記得麼。僧無語。師打禪牀一下曰。多年忘卻也。乃曰。且住且住。若也言。

中取則。句裏明機。也是迷頭認影。更若舉唱宗乘。何殊開眼說夢。雖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放一線道。有個葛藤處。敲禪牀曰。三世諸佛盡皆頭痛。大眾還有免得底麼。若免不得。海印發光。乃豎起拂子曰。那個是印。那個是光。擊案曰。那個是光。那個是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便下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天寒日短。問。心法無形。如何雕琢。師曰。一丁兩丁。曰。未曉者如何領會。師曰。透七透八。上堂。一擊響玲瓏。喧轟宇宙通。知音纔側耳。項羽過江東。與麼會。恰認得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上堂。大愚相接大雄峯。五湖雲水競頭奔。競頭奔。有何門。擊箭寧知枯木存。枯木存。一年還曾兩度春。兩度春。帳裏真珠撒與人。撒與人。思量也是慕西秦。上堂。豎窮三際。橫徧十方。拈起也。帝釋心驚。放下也。地神膽戰。不拈不放。喚作什麼。自云。蝦蟆。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鯨奴白牯卻知有。乃拈起拂子曰。三世諸佛鯨奴白牯總在者裏放光動地。何謂如此。兩段不同。上堂。大洋海底排班立。從頭第二鬢毛斑。爲什麼不道第一鬢毛斑。要會麼。金葉銀絲承玉露。高僧不坐鳳凰臺。上堂。衆方集。乃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便下座。上堂。翠巖路嶮巖。舉步涉高低。更有洪源水。滔滔在嶺西。擊禪牀下座。示衆。擎起香盒云。明頭合。暗頭合。道得。天下橫行。道不得。且合却下座。示衆。北斗挂須彌。杖頭挑日月。林泉好商量。夏末秋風切。珍重。問。如何是佛。師曰。鋸解秤錘。問。通身是眼。口在什麼處。師曰。三跳。曰。不會。師曰。章底詞秋罷。歌韻向春生。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四角六張。曰。意旨如何。師曰。七凹八凸。示衆。沙裏無油事可哀。翠巖嚼飯餒嬰孩。他時好惡知端的。始覺從前滿面埃。擊禪牀下座。嘉祐初。示寂塔于西山。長沙府石霜法永禪師。久參汾陽。以未盡透。膺不無礙。一夕。與石霜圓圍爐次。圓以火筴敲炭曰。永首座。永

首座師咄曰。野狐精。圓指師曰。訝。耶當漢。又怎麼去也。師乃豁然。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臂長衫袖短。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袴破膝頭穿。翠巖真常罵雲居說無事禪。師令人傳語曰。舜在洞山悟古鏡。因緣。豈是說無事禪。你罵他。自失卻一隻眼。居聞之。作偈曰。雲居不會禪。洗脚上牀眠。冬瓜直儻侗。瓠子曲彎彎。師亦作偈曰。石霜不會禪。洗脚上牀眠。枕頭撲落地。打破常住磚。

安慶府法華院全舉禪師。到福昌。昌問。回互不同互。師曰。總不與麼。曰。爲什麼已喫福昌棒。師曰。一家有事。百家忙。曰。脫空謾語漢。師曰。調琴澄太古。琢句體全真。到翠峯。峯曰。風穴道。嘶風木馬緣無絆。背角泥牛。痛下鞭時。如何。師曰。翻身師子生猶甚。誰敢當頭露爪牙。曰。放汝一線道。師曰。七顛八倒。曰。收。師曰。了。到公安。安問。作麼生是伽藍。師曰。深山藏獨虎。淺艸露羣蛇。曰。作麼生是伽藍中人。師曰。青松蓋不得。黃葉豈能遮。曰。道什麼。師曰。少年翫盡天邊月。潦倒扶桑沒日頭。曰。一句兩句雲開月露作麼生。師曰。照破佛祖。到大愚。愚問。古人見桃花。意作麼生。師曰。曲不藏直。曰。那個且從者。個作麼生。師曰。大街拾得金。四鄰爭得知。曰。上座還知麼。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曰。作家詩客。師曰。一條紅線兩人牽。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又作麼生。師曰。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曰。卻是。師曰。樓閣凌雲勢。峯巒疊翠層。到琅瑯。問。近離甚處。師曰。兩浙。曰。船來陸來。師曰。船來。曰。船在甚處。師曰。埠下。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師以坐具撼一撼。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拂袖便出。瑯問侍者。此是甚麼人。者曰。舉上座。瑯曰。莫是舉師叔麼。先師教我尋見伊。遂下。日過。問。上座莫是舉師叔麼。莫怪適來相觸忤。師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瑯曰。某時到。師曰。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祇如此。何得名播寰宇。瑯遂作禮曰。某甲罪過。到



杭州西菴。菴主曾見明招。主舉頌曰。絕頂西峯上。峻機誰敢當。超然凡聖外。瞥起兩重光。主曰。月從東出。日向西沒。師曰。菴主未見明招時如何。主曰。滿蓋油難盡。師曰。見後如何。主曰。多心易得乾。初出住龍舒法華。後移居白雲海會。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白菊乍開重日暖。百年公子不逢春。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大地絕消息。翛然獨任真。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草荒人變色。凡聖兩齊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清風與明月。野老笑相親。上堂。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徧天下。談玄口不開。上堂。鐘鳴鼓響。鵲噪鴉鳴。爲你諸人說般若。講涅槃了也。諸人還信得及麼。觀音菩薩向諸人面前作大神通。爲你信不及。却往他方世界救苦利生去也。上堂。開口又成增語。不開口又成剩語。乃曰。金輪天子敕。草店家風別。上堂。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作麼生措手。你諸人到諸方作麼生舉。山僧恁麼道。也是久日樺來脣。喝一喝。上堂。古者道。我若一向舉揚宗乘。法堂裏草深一丈。不可爲闍黎鎖却僧堂門去也。雖然如是。也是烏龜陸地弄塵行。上堂。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朕迹。直饒論其頓返其常。也是抑而爲之。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花獻。師曰。果熟猿兼重。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花。師曰。林疎鳥不過。問。七星光彩天將曉。不犯皇風試道看。師曰。將軍馬蹄紅。曰。錯。師便打。僧禮拜。收坐具。師曰。一展一收。法法皆周。擬欲更問。着甚來由。會麼。僧曰。不會。師便打。師年七十餘始歿。塔於海會。

衡州府南嶽山芭蕉菴。大道谷泉禪師。泉州人。見汾陽後。放蕩湖湘。一日省同參慈明。明問。白雲橫谷口。遊人何處來。師左右顧視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在。更道。師作虎聲。明以坐具便撼。師接住。推明。

置禪牀上。明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法昌遇行脚時。來參問。菴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師曰。作甚麼。曰。禮拜菴主。師曰。恰值菴主不在。曰。你誓。師曰。向道不在。說甚麼。你我拽棒。趁出。遇次日再來。師又趁出。遇一日又來。問。菴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揭簾便入。師攔胸搗住。曰。我者裏狼虎縱橫。尿牀鬼子。三回兩度來討甚麼。曰。人言菴主親見汾陽來。師解衣抖擻。曰。你道我見汾陽有多少奇特。曰。如何是菴中主。師曰。入門須辯取。曰。莫祇者是麼。師曰。賺却幾多人。曰。前言何在。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曰。萬法泯時。全體現。君臣合處。正中邪去也。師云。驢漢不會便休。亂統作麼。曰。未審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雲門餠餅。趙州茶。曰。怎麼則謝師供養去也。師叱曰。我者裏火種也。未有早言謝供養。因大雪作偈曰。今朝甚好雪。紛紛如秋月。文殊不出頭。普賢呈醜拙。又嘗作偈曰。我又誰管你天。誰管你地。着個破紙襖。一味工打睡。任他金烏東上。玉兔西墜。榮辱何預我。興亡不相關。一條拄杖。一葫蘆。閒走南山與北山。嘉祐中被妖言。誤配郴州牢城。盛暑。負土經通衢。弛擔說偈曰。今朝六月六。谷泉被氣壓。不是上天堂。便是入地獄。言訖微笑。泊然如蟬蛻。闍維。舍利不可勝數。郴人塔之。至今祠焉。

黃州府蘄州黃梅龍華寺曉愚禪師。到五祖。祖問。不落屑吻。一句作麼生道。師曰。老老大大。話頭也不照顧。祖便喝。師亦喝。祖拈棒。師拍手便出。祖召曰。闍黎且住。話在。師將坐具搭肩上。更不回首。上堂。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西來。不守本分。山僧今日與麼道。也是爲他閒事長無明。

湖州府安吉州天聖皓泰禪師。到琅瑯。瑯問。埋兵掉鬪。未是作家。匹馬單鎗。便請相見。師指瑯曰。將頭不猛。帶累三軍。瑯打師一坐具。師亦打瑯一坐具。瑯接住曰。適來一具坐。是山僧令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

師曰。伏惟尙饗。瑯拓開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曰。賊過後張弓。瑯曰。且坐喫茶。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黑漆聖僧。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看牆似土色。

平陽府龍潭智圓禪師。辭汾陽。陽曰。別無送路與子。一枝拄杖。一條手巾。師曰。手巾和尚受用。拄杖卽不消得。陽曰。汝但將去。有用處在。師便收。陽曰。又道不用。師便喝。陽曰。已後不讓臨濟。師曰。正令已行。陽來日送出三門。乃問。汝介山逢尉遲時如何。師曰。一刀兩段。陽曰。彼現那叱。又作麼生。師拽杖便行。陽喝曰。者回全體分付。僧問。承教有言。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如來。如何是真法。師曰。夜聚曉散。問。昔日窮經。今日參禪。此理如何。師曰。兩彩一賽。曰。如何領會。師曰。去後不留蹤。曰。如何是佛。師曰。火燒不燃。問。如何是龍潭劍。師曰。觸不得。曰。用者如何。師曰。白骨連山。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曰。三門前合掌。

安慶府投子圓修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出口入耳。曰。來後如何。師曰。叉手並足。汾州府太子院道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問。紅輪未出時如何。師曰。照燭分明。曰。出後如何。師曰。撈天摸地。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慈母抱嬰兒。曰。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街頭巷尾。曰。如何是學人着力處。師曰。千斤擔子兩頭搖。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三九二十七。籬頭吹簫栗。曰。宮商角徵非關妙。石人拊掌笑呵呵。師曰。同道方知。

### 谷隱聰禪師法嗣

鎮江府金山達觀曇穎禪師。杭州丘氏子。首謁太陽玄。問。洞山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陽曰。父母未生時。事。師曰。如何體會。陽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罔措。乃謁谷隱。舉前話。隱曰。太陽不道不是。祇是口門窄。滿

口說未盡。老僧卽不然。師問。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隱曰。糞擊子。師曰。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隱曰。牡丹花下睡貓兒。師愈疑駭。一日普請。隱問。今日運薪邪。師曰。然。隱曰。雲門問僧。人般柴。柴般人。如何會。師無對。隱曰。此事如人學書。點畫可効者工。否者矧。蓋未能忘法耳。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師於是默契。良久。曰。如石頭云。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隱曰。汝以爲藥語爲病語。師曰。是藥語。隱呵曰。汝以病爲藥。又安可哉。師曰。事存函得蓋。理應箭直鋒。妙寧有加者。而猶以爲病。實未喻旨。隱曰。妙至是。亦祇名理事。祖師意旨。智識所不能到。矧事理能盡乎。故世尊云。理障礙正見知。事障續諸生死。師恍如夢覺曰。如何受用。隱曰。語不離窠臼。安能出蓋纏。師嘆曰。纔涉屑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終非活路。住後示衆。纔涉屑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俱非活路。直饒透脫。猶在沉淪。莫教孤負平生虛度。此世要得不孤負平生麼。拈拄杖曰。須是不被他杖瞞始得。乃卓一下曰。看看。拄杖子穿過你諸人骨髓。蹣跳入你鼻孔裏去也。又卓一下。僧問。經文最初兩字。是甚麼字。師曰。以字。曰。有甚麼交涉。師曰。八字。曰。好賺人。師曰。謗此經故。獲罪如是。問。一百二十斤鐵架。教阿誰擔。師曰。老僧。曰。自作自受。師曰。苦苦。問。和尚還會念佛也無。師曰。不會念。曰。爲甚麼不念佛。師曰。怕污人口。上堂。衆集定。首座出禮拜。師曰。好好問着。座低頭問話次。師曰。今日不答話。便歸方丈。上堂。山僧門庭別。已改諸方轍。爲文殊拔出眼裏楔。教普賢休嚼口中鐵。勸人放開豁蛇手。與汝斫却繫驢橛。駐意擬思量。喝曰。捏捏。參。上堂。山僧平生意。好相撲。祇是無人搭對。今日且共首座搭對。捲起袈裟。下座索首座相撲。座纔出。師曰。平地上喫交。便歸方丈。上堂。三世諸佛是奴婢。一大藏教是涕唾。良久。曰。且道三世諸佛是誰奴婢。乃將拂子畫一畫曰。三世諸佛過者邊。且道一大藏教是誰涕唾。師乃自唾一



睡。上堂。秤錘井底忽然浮。老鼠多年變作牛。慧空見了拍手笑。三脚獼猴差異猴。上堂。五千教典。諸佛常談。八萬塵勞。衆生妙用。猶未是金剛眼睛在。如何是金剛眼睛。良久曰。瞎。上堂。大衆集定。有僧纔出禮拜。師曰。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其僧遽問。如何是時節因緣。師便下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從歸青嶂裏。不出白雲來。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自從遊紫陌。誰肯憶青山。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家裏已無回日信。路邊空有望鄉牌。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滄海盡教枯到底。青山直得碾爲塵。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天地尙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鶯囀上林花滿地。客游三月草侵天。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伸手不見掌。曰。忽遇僊陀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對面千里。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臨濟曰。怎麼則谷隱的子也。師曰。德山。問。如何是長法身。師曰。拄杖六尺。曰。如何是短法身。師曰。算子三寸。曰。怎麼則法身有二也。師曰。更有方圓在。上堂。諸方鉤又曲。餌又香。奔湊猶如蜂抱王。因聖者裏。鉤又直。餌又無。猶如水底捺葫蘆。舉拄杖作釣魚勢。曰。深水取魚長信命。不曾將酒祭江神。擲拄杖下座。宋仁宗嘉祐四年己亥除夕。遣書別揚州學士刁景純。中夜候吏報揚州馳書船將及岸。師欣然。遣搥鼓陞堂。敍謝勸修勿怠。下座。讀刁書畢。跏趺而化。實庚子元日也。壽七十有二。坐五十有三夏。

蘇州府洞庭山翠峯慧月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時如何。師曰。脫却籠頭卸却角。馱曰。拶出虛空去。處處盡聞香。師曰。雲愁聞鬼哭。雪壓鬪鸛吟。問。和尚未見谷隱時。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步步登山遠。曰。見後如何。師曰。驅驅信馬蹄。

寧波府仗錫山修己禪師。與浮山遠遊。嘗卓菴廬山佛手巖。後至四明山心。獨居十餘載。嘗曰。羊腸鳥道無人到。寂寞雲中一箇人。爾後道俗聞風而至。遂成禪林。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四稜著地。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高枕無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船舶過海。赤脚回鄉。

平陽府大乘山德遵禪師。問谷隱曰。古人索火。意旨如何。曰。任他滅。師曰。滅後如何。曰。初三十一。師曰。怎麼則好時節也。曰。汝見甚麼道理。師曰。今日一場困。隱便打。師復頌曰。索火之機實快哉。藏鋒妙用少人猜。要會我師親的旨。紅爐火盡不添柴。僧問。世界圓融一句。請師道。師曰。團圓七尺餘。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鼻大眼深。上堂。上來又不問。下去又不疑。不知是不是。是即也大奇。便下座。

荊州府竹園法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好手畫不成。問。如何是道。師曰。交橫十字。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往往不相識。

成都府彭縣永福院延照禪師。僧問。如何是彭州境。師曰。人馬合雜。僧以手作拽弓勢。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

湖州府安吉州景清院居素禪師。僧問。承和尚有言。實中天子敕。塞外將軍令。如何是塞外將軍令。師曰。揭曰。其中事如何。師曰。蹴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彈指一下。問。即此見聞非見聞。爲甚麼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師曰。填凹就缺。問。遠遠投師。乞師一接。師曰。新羅人打鼓。曰。如何領會。師曰。舶主未曾逢。問。如何是末上一句。師曰。金剛樹下。曰。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拘尸城邊。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波旬拊掌呵呵笑。迦葉擡頭不識人。

處州府仁壽嗣珍禪師。僧問。知師已得禪中旨。當陽一句爲誰宣。師曰。土雞瓦犬。曰。如何領會。師曰。門前不與山童掃。任意松釵滿路岐。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卽迷。日上無雲。麗天普照。眼中無翳。空本無花。無智人前。不得錯舉。參。

紹興府雲門顯欽禪師。上堂。良久曰。好箇話頭。若到諸方。不得錯舉。便下座。

順慶府永慶光普禪師。初問谷隱。古人道來日大悲院裏有齋。意旨如何。曰。日出隈陽坐。天寒不舉頭。入室次。隱曰。適來因緣。汝作麼生會。師曰。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曰。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蜀地用鑛鐵。

駒馬都尉李遵勗居士。謁谷隱。問出家事。隱以崔趙公問徑山公案答之。公於言下大悟。作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趨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一日與堅上座送別。公問。近離上黨。得居中都。方接塵談。遽回虎錫。指雲屏之翠嶠。訪雪嶺之清流。未審此處彼處的事。作麼生。座曰。龍袖拂開天地靜。霜刀纔舉斗牛寒。公曰。恰值今日耳。座曰。一箭落雙雕。公曰。上座爲甚麼著草鞋睡。座以衣袖一拂。公低頭曰。今日可謂降伏也。座曰。普化出僧堂。臨終時。膈胃躁熱。有尼道堅謂曰。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都尉切宜照管主人公。公曰。大師與我煎一服藥來。堅無語。公曰。者師姑藥也不會煎得。乃畫一圓相。作偈呈慈明。曰。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幞頭。解下腰帶。若覓死生。問取皮袋。明曰。如何是本來佛性。公曰。今日熱如昨日。隨聲便問。臨行一句作麼生。明曰。本來無罣礙。隨處任方圓。公曰。晚來困倦。更不答話。明曰。無佛處作佛。公於是泊然而逝。

英公夏竦居士。字子喬。自契機於谷隱。日與老衲遊。偶上藍溥至。公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長老自家底。藍曰。前月二十離蘄陽。公休去。藍却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便喝。藍曰。喝則不無。畢竟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對以偈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虛何處着思惟。山僧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藍曰。也是弄精魂。

祖燈大統卷第四十終

祖燈大統卷第四十一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十七世之二

廣慧璉禪師法嗣

河南府華嚴道隆禪師。初參石門徹。問。古者道。但得隨處安閑。自然合他古轍。雖有此語。疑心未歇時如何。門曰。知有乃可隨處安閑。如人在州縣住。或聞或見。千奇百怪。他總將作尋常。不知有而安閑。如人在村落住。有少聲色。則驚怪傳說。師於言下有省。後爲廣慧嗣。一日福嚴承問。禪師親見石門。如何却嗣廣慧。師曰。我見廣慧。慧剃髮次。使我擎凳子。且曰。我有凳子詩曰。放下便平穩。我時便肯伊。因敘及石門處所得。慧曰。石門所示。如百味珍羞。祇是飽人不得。至和初。游京。客景德寺。日縱觀都市。歸常二鼓。一夕不得入。臥門外。仁宗夢至寺門。見龍蟠地。驚覺。中夜遣中使視之。覩師熟睡鼻鼾。撼之驚覺。問名。歸奏。仁宗以道隆名。喜爲



吉徵。明日召至便殿。問宗旨。師奏對詳允。仁宗悅。嗣以偈語相酬唱。絡繹於道。或入對。留宿禁中。禮遇特厚。賜號應制明悟禪師。皇祐間。詔大覺蓮化成殿演法。命師問話。機鋒迅捷。仁宗大悅。侍衛皆山呼。師卽奏疏。舉蓮自代。禁林待問。祕殿譚禪。乞歸廬山。仁宗不允。有旨於曹門外建精舍延師。賜華嚴禪院額。開堂。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高高低低。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脚瘦艸鞋寬。師年八十餘。示寂於盛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全身塔于寺之東。

臨江府慧力慧南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鐵牛不喫欄邊艸。直上須彌頂上眠。曰。怎麼則。昔日汝陽親得旨。臨江今日大敷揚。師曰。禮拜了退。問。如何是佛。師曰。頭大尾小。曰。未曉玄言。乞師再指。師曰。眉長三尺二。曰。怎麼則人人皆頂戴。見者盡攢眉。師長嘯一聲。僧拍一拍。便禮拜。師曰。一任蹉跎。汝州廣慧德宣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仲氏吹塤。伯氏吹篴。曰。怎麼則廣慧的。子。首山親孫也。師曰。椽堦裏坐地不打閤黎。

文公楊億居士。字大年。幼舉神嬰。及壯。貢才名。未知有佛。一日過同僚。見讀金剛經。笑且罪之。彼讀自若。公疑之。曰。是豈出孔孟之右乎。何佞甚。因閱數板。懵然。始少敬信。後會翰林李公維勉。令參問。及由祕書監出守汝州。首謁廣慧。慧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慧曰。來風深辯。公曰。怎麼則禪客相逢祇彈指也。慧曰。君子可入。公應喏喏。慧曰。艸賊大敗。夜語次。慧曰。祕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巖諒監寺。兩箇大蟲相較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祇管看。未審怎麼道還得麼。慧曰。者裏卽不然。公曰。請和尚別轉一語。慧以手作拽鼻勢。曰。者畜生更蹉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

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問廣慧。承聞和尚有言。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疎於財利。况南閩浮提衆生。以財爲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疎財乎。慧曰。幡竿尖上鐵龍頭。公曰。海壇馬子似驢大。慧曰。楚雞不是丹山鳳。公曰。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慚愧。問李都尉曰。釋迦六年苦行。成得甚麼事。尉曰。擔折知柴重。因微恙。問環公曰。某今日忽違和。大師慈悲。如何醫療。環曰。丁香湯一盃。公便作吐勢。環曰。思愛成煩惱。環爲煎藥次。公叫曰。有賊。環下藥於公前。叉手側立。公瞠目眎之曰。少叢林漢。環拂袖而出。又一日。問曰。某四大將欲離散。大師如何相救。環乃槌胸三下。公曰。賴遇作家。環曰。幾年學佛法。俗氣猶未除。公曰。禍不單行。環作噓噓聲。公書偈遺李都尉曰。溫生與溫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真歸處。趙州東院西。尉見。遂曰。泰山廟裏賣紙錢。尉卽至。公已逝矣。

葉縣省禪師法嗣

安慶府浮山圓鑒法遠禪師。鄭州王氏子。投三交嵩出家。沙彌時。見僧入室。問趙州庭柏因緣。嵩正詰其僧。師在傍有省。後謁汾陽葉縣。皆蒙印可。嘗與達觀穎薛大頭七八輩遊蜀。幾遭橫逆。師以智脫。衆以師曉吏事。故號遠錄公。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八十翁翁鞦韆毬。曰。怎麼。則一句迴然超祖胄。三玄戈甲振叢林。師曰。李陵元是漢朝臣。問。如何是佛。師曰。大者如兄。小者如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平地起骨堆。問。祖師門下。壁立千仞。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和尚將何表示。師曰。寒貓不捉鼠。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波斯不繫腰。問。新歲已臨。舊歲何往。師曰。目前無異怪。不用貼鍾馗。曰。畢竟如何。師曰。將謂目前無僧。以手畫曰。爭奈者箇何。師便打。與王質待制論道。畫圓相。問曰。一不得匹馬單鎗。二不得衣。

錦還鄉。鵲不得喜。鴉不得殃。速道速道。王罔措。師曰。勘破了也。上堂。更莫論古話。今祇據目前事。與你諸人定奪區分。僧便問。如何是目前事。師曰。鼻孔。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眼睛。歐陽修聞師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碁。師坐其旁。修遽收局。請因碁說法。師令搥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般漢祇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局破後。徒勞綽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蠱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羸局輸籌。卽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人。修加嘆。從容謂同僚曰。初疑禪語爲虛誕。今見此老機緣。非悟明心地。安能有此。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衲僧得一禍患臨身。擊禪牀下座。上堂。諸佛出世。建立化門。不離三身智眼。亦如摩醯首羅三目。何故。一隻水泄不通。縑素難辯。一隻大地全開。十方通暢。一隻高低一顧。萬類齊瞻。雖然。若是本分衲僧。陌路相逢。別具通天正眼。始得。所以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狸奴白牯知有箇甚麼事。要會麼。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暮年休於會聖巖。嘗作九帶語。以敘佛祖奧義。一曰。佛正法眼帶。二曰。佛法藏帶。三曰。理貫帶。四曰。事貫帶。五曰。理事縱橫帶。六曰。屈曲垂帶。七曰。妙叶兼帶。八曰。金針雙鎖帶。九曰。平懷常實帶。且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爲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親切。却請出來對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唯依吾語而爲己解。則名謗法。諸人到此如何。衆無語。師叱之而去。

汝州寶應院演教法昭禪師。僧問。一言合道時如何。師曰。七顛八倒。曰。學人禮拜。師曰。教休不肯休。直待雨。

淋頭。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赤脚騎鐵驢直至海南居。上堂十二時中許你一時絕學卽是學佛法不見阿難多聞第一却被迦葉擯出不得結集。方知聰明博學記持憶想向外馳求與靈覺心轉沒交涉。五蘊殼中透脫不過順情生喜違情生怒蓋覆深厚自纏自縛無有解脫流浪生死六根爲患衆苦所逼無自由分而被妄心於中主宰大丈夫兒早構取好喝一喝曰參。上堂寶應門風險入者喪全身作麼生是出身一句若道不得三十年後。

平陽府大乘山慧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從上來傳底意。師曰金盤拓出衆人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天晴日出曰學人不曾。師曰雨下泥生。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撥塵卽乖見佛卽錯曰總不如是時如何。師曰錯。問如何是道。師曰寬處寬窄處窄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苦處苦樂處樂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師曰十萬八千。

神鼎禪師法嗣

荊州府開聖寶清山主僧問如何是開聖境。師曰三鳥引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二虎巡山。台州府天台山妙智寺光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籬黃菊曰意旨如何。師曰九日重陽。

天台韶國師法嗣

杭州府淨慈慧日永明智覺延壽禪師餘杭王氏子既冠不苟葷日唯一食讀法華七行俱下六十日悉能持誦感羣羊跪聽年二十八爲華亭鎮將屬翠巖參遷止龍冊寺吳越文穆王知師慕道乃從其志遂禮翠巖爲師尋往天台山天柱峯九旬習定有鳥類斥鷃巢衣褐中暨謁韶國師一見器之密授玄旨仍謂師曰



汝與元帥有緣。他日大興佛事。初住雪竇。後宋眞宗賜額資聖禪寺。上堂。雪竇者裏。迅瀑千尋。不停纖粟。奇巖萬仞。無立足處。諸人向甚麼處進步。僧問。雪竇一徑如何履踐。師曰。步步寒華結。溪溪徹底冰。嘗有偈曰。孤猿叫落中巖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得意。白雲深處坐禪僧。忠懿王請開山靈隱新寺。爲第一世。明年遷永明。爲第二世。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曰。聽取一偈。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問。學人久在永明。爲甚麼不會永明家風。師曰。不會處會取。曰。不會處如何會。師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紅塵。問。成佛成祖亦出不得。六道輪回亦出不得。未審出甚麼處不得。師曰。出汝問處不得。問。教中道。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轉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著眼聽。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破砂盆。居永明十五載。開寶甲戌。入天台山度戒。約萬餘人。常與七衆授菩薩戒。著宗鏡錄一百卷。詩偈賦詠凡千萬言。聲被異國。高麗遣僧航海問道。受師印記者三十六人。前後歸本國各化一方。王投書敘弟子禮。開寶乙亥十二月示疾。二十六日辰刻焚香告衆。跏趺而寂。壽七十二。臘四十二。塔于大慈山。明萬曆庚戌遷南屏山宗鏡堂後。康熙丁未爲人遷于寺右

蘇州府長壽院廣法朋彥禪師。永嘉秦氏子。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四稜塌地。問。如何是絕絲毫底法。師曰。山河大地。曰。恁麼則卽相無相也。師曰。也是狂言。問。如何是徑直之言。師曰。千迳萬曲。曰。恁麼則無不總是也。師曰。是何言歟。問。如何是道。師曰。跋涉不易。宋建隆辛酉以住持付門人法齊。四月六日示滅。壽四十九。臘三十五。

溫州府大寧院可弘禪師。僧問。如何是正真一路。師曰。七顛八倒。曰。怎麼則法門無別去也。師曰。我知汝錯會去。問。皎皎地無一絲頭時如何。師曰。話頭已墮。曰。乞師指示。師曰。適來亦不虛設。問。向上宗乘請師舉揚。師曰。汝問太遲生。曰。怎麼則不仙陀也。師曰。深知汝怎麼地。

杭州府五雲山華嚴院志逢禪師。餘杭人。幼出家。臨安東山朗瞻院。依年受具。通貫三學。嘗夢陞須彌山。覩三佛列坐。初釋迦。次彌勒。皆禮其足。唯不識第三尊。但仰視而已。釋尊謂之曰。此是補彌勒處。師子月佛。師方作禮。覺後因閱大藏經。乃符所夢。後晉天福中。抵天台雲居。參國師。頓發玄祕。一日宴坐。倏有神跪前。師問誰。曰。吾護戒神也。師曰。吾患有宿愆未殄。汝知之乎。曰。師唯小過耳。師曰。何過。曰。凡洗鉢水。亦施主物。師每傾棄。非所宜也。言訖而隱。自此凡洗鉢水。盡飲之。積久因致脾疾。十載方愈。吳越國王召賜紫衣。署普覺禪師號。命住臨安功臣院。上堂。諸上座。捨一知識。參一知識。盡學善財南遊式樣。且問上座。祇如善財禮辭文殊。擬登妙峯。謁德雲比丘。爲甚麼德雲却於別峯相見。祖意教意同一方便。終無別理。彼若明得。此亦昭然。諸上座。卽今簇著老僧。是相見是不相見。此處是妙峯。是別峯。能從此省去。可謂不孤負老僧。亦常見德雲比丘。未嘗剎那相捨離。還信得及麼。僧問。叢林舉唱。曲爲今時。如何是功臣的的意旨。師曰。見麼。曰。怎麼則大衆咸欣也。師曰。將謂師子兒。問。佛佛授手。祖祖傳心。未審和尚傳箇甚麼。師曰。汝承當得麼。曰。學人承當不得。還別有人承當得否。師曰。大衆笑汝。問。如何是如來藏。師曰。恰問着。問。如何是諸佛機。師曰。道是得麼。上堂。古德爲法行脚。不憚勤勞。雪峯三到投子。九上洞山。盤桓往返。尙求箇入路不得。看汝輩纔跨門來。便要老僧接引。指示說禪。且汝欲造玄極之道。豈同等閑。而況此事亦有時節。躁求焉得。汝等

要知悟時麼。如今各且下去堂中靜坐。直待仰家峯點頭。老僧卽爲汝說。時有僧出曰。仰家峯點頭也。請師說。師曰。大衆且道。此僧會老僧語不會老僧語。僧禮拜。師曰。今日偶然失鑒。僧問。教中道。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佛威神攝向二鐵圍山。意旨如何。師曰。甚麼處是二鐵圍山。僧無語。師曰。如今若有人起佛法之見。吾與烹茶兩甌。且道是賞伊罰伊。同教意不同教意。開寶辛未。大將凌超於五雲山創院。奉師終老。師每攜大扇乞錢。買肉飼虎。虎每迎之。載以還山。宋雍熙乙酉。示寂。塔于本院。壽七十七。臘五十八。塔曰寶峯常照。杭州府報恩第三世慧月法端禪師。上堂。數夜與諸上座東語西話。猶未盡其源。今日大開方便。一時說却。諸上座還願樂也無。久立珍重。僧問。學人上來。請師一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爲汝太靈利。杭州府報恩第四世通辯明達紹安禪師。上堂。僧問。大衆側聆。請師不吝。師曰。奇怪。曰。怎麼則今日得遇於師也。師曰。是何言歟。乃曰。一句染神。萬劫不朽。今日爲諸人舉一句子。良久曰。分明記取。便下座。上堂。幸有樓臺匝地。常提祖印。不妨諸上座參取。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切處見成。曰。怎麼則亙古亙今也。師曰。莫閑言語。

福州府廣平院宗一守威禪師。本州人。參國師。得旨受衣。時有僧問。大庾嶺頭提不起。如何今日付於師。師提起曰。有人敢道天台得麼。上堂。達磨大師云。吾法三千年後不移絲髮。山僧今日不移達磨絲髮。先達之者。共相證明。若未達者。不移絲髮。僧問。洪鐘韻絕。大衆臨筵。祖意西來。請師提唱。師曰。洪鐘韻絕。大衆臨筵。問。古人云。任汝千聖見。我有天真佛。如何是天真佛。師曰。千聖是弟。問。如何是廣平家風。師曰。誰不受用。上堂。不用開經作梵。不用展鈔牒科。還有理論處也無。設有理論處。亦是方便之談。宗乘事合作麼生。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未曾有人答得。曰。請師方便。師曰。何不更問。師終於長慶。

杭州府報恩第五世正覺空慧永安禪師。溫州翁氏子。幼依本郡彙征出家。後唐天成中。忠懿王命征爲僧正。師不喜。遂抵天台。遇韶國師開示。頓悟本心。征聞于王。王命住越州清泰。次居上寺。署正覺空慧禪師。

上堂。十方諸佛。一時雲集。與諸上座證明。諸上座與佛一時證明。還信麼。切忌卜度。僧問。四衆雲臻。如何舉唱。師曰。若到諸方。切莫錯舉。曰。非但學人。大衆有賴。師曰。禮拜著。問。五乘三藏。委者頗多。祖意西來。乞師指示。師曰。五乘三藏。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汝却靈利。問。如何是大作佛事。師曰。嫌甚麼。曰。怎麼則親承摩頂去也。師曰。何處見世尊。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過者邊立。僧纔移步。師召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聽取一偈。汝問西來意。且過者邊立。昨夜三更時。雨打虛空溼。電影忽然明。不似蚰蜒急。開寶甲戌。示疾。告衆言別。時有僧問。昔日如來正法眼。迦葉親傳。未審和尚百年後如何。師曰。汝甚麼處見迦葉來。曰。怎麼則信受奉行。不忘斯旨去也。師曰。佛法不是者箇道理。言訖跏趺而寂。闍維。舌根不壞。柔軟如紅蓮華。藏于普賢道場。師以李長者華嚴釋論。逐一合經。成一百二十卷。今尙流通。

廣州府光聖院大義師護禪師。閩人。自天台得法。化行嶺表。國主劉氏。創大伽藍。請師居。署大義禪師。僧問。昔日梵王請佛。今日國主臨筵。祖意西來。如何舉唱。師曰。不要西來。山僧已舉唱了也。曰。豈無方便。師曰。適來豈不是方便。問。學人乍入叢林。西來妙訣。乞師指示。師曰。汝未入叢林。我已示汝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領會則差。

杭州府奉先寺清昱禪師。永嘉人。忠懿王召入問道。創奉先居之。署圓通妙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高聲舉似大眾。開寶中示滅本寺。

台州府天台山紫凝普聞寺智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空手把鋤頭。師曰。但怎麼諦信。曰。如何是步行騎水牛。師曰。汝從何來。有偈示衆曰。今年五十五。脚未蹋寸土。山河是眼睛。大海是我肚。太平興國庚辰。有旨試僧經業。山門老宿各寫法名。唯師不閉書札。時通判李憲問。世尊還解書也無。師曰。天下人知。淳化初。無疾忽命浴訖。垂誠徒衆。安坐而逝。建塔本山。三年後。門人遷塔發龕。覩師容儀儼若。髭髮仍長。遂迎入新塔。溫州府鴈蕩山願齊禪師。錢塘江氏子。開寶壬申。吳越王長子於西關建光慶寺。請師開法。上堂。僧問。夜月舒光。爲甚麼碧潭無影。師曰。作家弄影漢。其僧從東過。西立。師曰。不唯弄影。兼乃怖頭。師未幾回山。以太平興國中示滅。

杭州府普門寺第二世希辯禪師。蘇州常熟人。忠懿王命主越州清泰。署慧智。後遷上寺。上堂。山僧素乏知見。復寡聞持。雖侍國師。罕能領解。致今日與諸仁者聚會。更無一法可相助發。又豈能爲諸仁者區別縑素。商量古今。還有怪得山僧者麼。若有怪者。且道此人具眼不具眼。有賓主義無賓主義。晚學初機。必須審細。僧問。如何是普門示現神通事。師曰。怎麼則闍黎怪老僧去也。曰。不怪時如何。師曰。汝且下堂裏思惟去。太平興國己卯。吳越王奉寶塔入覲。師隨至。見于滋福殿。賜紫衣。號慧明禪師。端拱年乞還故里。上賜詩。忠懿王施金於常熟本山院。創浮圖七級。高百尺。功既就。至道丁酉八月示寂。壽七十七。夏六十三。塔于院之西北隅。

杭州府光慶寺遇安禪師。錢塘沈氏子。乾德中。奉王命住北關傾心院。次住天龍。開寶甲戌。住光慶。安僖王

署善智禪師號。僧問。無價寶珠。請師分付。師曰。善能吐露。曰。恁麼則人人具足去也。師曰。珠在甚麼處。僧禮拜。師曰。也是虛言。問。提綱舉領。盡立主賓。如何是主。師曰。深委此問。曰。如何是賓。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曰。賓主道合時如何。師曰。其令不行。問。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如何是吞萬象底光。師曰。大眾總見。汝恁麼問。曰。光吞萬象。從師道。心月孤圓。意若何。師曰。抖擻精神着。曰。驚倚雪巢。猶可辨。光吞萬象。事難明。師曰。謹退。問。青山綠水。處處分明。和尚家風。乞垂一句。師曰。盡被汝道了也。曰。未必如斯。請師答話。師曰。不用閑言。上堂。欲識曹溪旨。雲飛前面山。分明真箇事。不用別追攀。僧問。古德有言。井底紅塵生。山頭白浪起。未審此意如何。師曰。若到諸方。但恁麼問。曰。和尚意旨如何。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乃曰。古今相承。皆云塵生井底。浪起山頭。結子空花。兒生石女。且作麼生會。莫是和聲送事。就物呈心。句裏藏鋒。聲前全露。莫是有名無體。異唱玄譚麼。上座自會。即得。古人意旨。即不然。既恁麼會不得。合作麼生會。上座欲得會麼。但看泥牛行處。陽燄翻波。木馬嘶時。空花墜影。久立珍重。與希辯同入覲見。滋福殿。賜號明智。淳化初。還光慶。壬辰九月二十一日。歸寂。

台州府天台般若寺友蟾禪師。錢塘人。初住雲居普賢。忠懿王署慈悟禪師。遷止上寺。僧問。鼓聲纔罷。大眾雲臻。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虧汝甚麼。曰。恁麼則人人盡露恩去也。師曰。莫亂道。雍熙丙戌。以院事委隆一。於淳化初示滅。歸葬本山。

金華府智者寺全肯禪師。初參國師。國師問。汝名甚麼。師曰。全肯。曰。肯箇甚麼。師於言下有省。乃禮拜。住後。僧問。有人不肯。還甘也無。師曰。若有問我。即向伊道。太平興國中。以院事委紹忠。尋於本寺歸寂。

福州府玉泉義隆禪師。上堂。山河大地盡在諸人眼睛裏。因甚麼說會與不會。時有僧問。山河大地眼睛裏。師今欲更指歸誰。師曰。祇爲上座去處分明。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知方便不虛施。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杭州府龍冊寺第五世曉榮禪師。溫州鄧氏子。初住富陽淨福院。次遷龍冊。僧問。祖祖相傳。未審和尚傳阿誰。師曰。汝還識得祖也未。問。如何是眞實沙門。師曰。汝是慧文。問。如何是般若大神珠。師曰。般若大神珠。分形萬億軀。塵塵彰妙體。刹刹盡毘盧。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曰。一念周沙界。日用萬般通。湛然常寂滅。常展自家風。小參。僧問。向上事卽不問。如何是妙善臺中的意。師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曰。恁麼則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師乃叱之。淳化庚寅八月二十九。歸寂于秀州靈光寺淨土院。壽七十一。臘五十六。杭州府臨安功臣慶肅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師曰。明暗色空。曰。恁麼則諸法無生去也。師曰。汝喚甚麼作諸法。僧禮拜。師曰。聽取一偈。功臣家風。明暗色空。法法非異。心心自通。恁麼會得。諸佛眞宗。紹興府稱心敬璉禪師。僧問。結束囊裝。請師分付。師曰。莫諱却。曰。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却是汝孤負我。終于杭州保安。

福州府嚴峯師尤禪師。開堂。大眾還會麼。今日不異靈山。乃至諸佛國土。天上人間。亙古亙今。常無變異。大眾且作麼生會。無變異底道理。若會得。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僧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嚴峯一會。誰是聞者。師曰。問者不弱。問。如何是文殊。師曰。來處甚分明。潞安府華嚴慧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問。如何是華嚴境。師曰。滿目無形影。

紹興府清泰院道圓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可更向汝道庭前柏樹子。

杭州府九曲觀音院慶祥禪師。餘杭人。辯才冠衆。時號多聞。天台門下。推爲傑出。僧問。湛湛圓明。請師一決。師曰。十里平湖。一輪秋月。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以此爲津梁。曰。如何是此。師曰。築着汝鼻孔。問。無根樹子。向甚麼處栽。師曰。汝甚處得來。

杭州府開化寺傳法行明禪師。本州于氏子。禮雪竇覺爲師。及覺遷永明。遂入天台國師之室。後歸永明。翊

贊師道。忠懿王建六和寺。俾住持。宋額開化僧問。如何是開化門中流出方便。師曰。日日潮音兩度聞。問。如何

是無盡燈。師曰。謝闍黎照燭。太宗賜紫師號。咸平辛丑四月六日示滅。

紹興府漁浦開善寺義圓禪師。僧問。一年去。一年來。方便門中請師開。師曰。分明記取。曰。怎麼則昔時師子吼。今日象王回也。師曰。且喜沒交涉。

溫州府瑞鹿寺上方遇安禪師。福州人。常閱首楞嚴經。到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師乃破句讀曰。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於此有省。有人曰。破句了也。師曰。此是我悟處。畢生不易。時謂之安楞嚴。至道乙未春。將示寂。有嗣子蘊仁侍立。師說偈示之曰。不是嶺頭攜得事。豈從雞足付將來。自古聖賢皆若此。非吾今日爲君裁。付囑已。澡身易衣安坐。令舁棺至室。良久。自入棺。經三日。門人起棺。觀師右脇吉祥而臥。衆哀慟。師乃再起。陞堂說法。訶責垂誠曰。此度更啓吾棺者。非吾之子。言訖。復入棺。長往。杭州府龍華寺慧居禪師。閩人也。自天台領旨。忠懿王命住上寺。開堂示衆。從上宗乘。到者裏如何舉唱。祇如釋迦老子說。一代時教如瓶注水。古德尙云。猶如寢語。且道古德據甚麼道理。便恁麼道。還會麼。大施門。



開。何曾壅塞。生凡育聖。不漏纖塵。言凡則全凡。舉聖則全聖。凡聖不相待。箇箇獨稱尊。所以道。山河大地。長時說法。長時放光。地水火風。一一如是。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好箇問頭。如法問著。僧擬進前。師曰。又沒交涉也。問。諸佛出世。放光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姑負人不少。上堂。龍華者裏也。祇是拈柴擇菜。上來下去。晨朝一粥。齋時一飯。睡後喫茶。但恁麼參取。珍重。問。學人未明自己。如何辨得淺深。師曰。識取自己眼。曰。如何是自己眼。師曰。向汝道甚麼。

金華府齊雲山遇臻禪師。越州楊氏子。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五六尺。僧禮拜。師曰。塔倒也。問。圓明了知。爲甚麼不因心念。師曰。圓明了知。曰。何異心念。師曰。汝喚甚麼作心念。秋夕閑坐。有詩曰。秋庭肅肅風飈飈。寒星列空蟾魄高。堵頤靜坐神不勞。鳥窠無端吹布毛。至道中。卒于大善寺。

溫州府瑞鹿寺本先禪師。本州鄭氏子。參天台。於非風幡動。仁者心動之語。當下悟解。住後。示衆曰。吾初學天台法門。語下便薦。然千日之內。四儀之中。似物礙膺。如響同所。千日之後。一日之中。物不礙膺。響不同所。當下安樂。頓覺前咎。乃述頌三首。一。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曰。非風幡動。唯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後雲水人欲曉。祖師真是好知音。二。見色便見心。曰。若是見色便見心。人來問著。方難答。更求道理說多般。孤負平生三事。衲。三。明自己。曰。曠大劫來。祇如是。如是同天亦同地。同地同天作麼形。作麼形兮無不是。師自爾足不歷城邑。手不度財貨。不設臥具。不衣繭絲。卯齋終日。宴坐達旦。誨誘徒衆。朝夕懇至。踰三十載。其志彌厲。上堂。你諸人還見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麼。若道見。則心外有法。若道不見。爭奈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現在。縱然地何。還會麼。若會。不妨靈利。無事莫立。上堂。大凡參學。未必學問話。是參學。未必學揀話。

是參學。未必學代語是參學。未必學別語是參學。未必學捻破經論中奇特言語是參學。未必捻破祖師奇特言語是參學。若於如是等參學。任你七通八達。於佛法中儻無見處。喚作乾慧之徒。豈不聞古德道。聰明不敵生死。乾慧豈免苦輪。諸人參學。應須真實。參學直要行時。行時參取立時。立時參取坐時。坐時參取眠時。眠時參取語時。語時參取默時。默時參取一切作務時。一切作務時參取既向如是等時參。且道參箇甚麼人。參箇甚麼語。到者裏。須自有箇明白處始得。若不如是。喚作造次流。終無究了之旨。上堂。幽林鳥叫。碧澗魚跳。雲片展張。瀑聲鳴咽。你等還知得如是多景象。示你等箇入處麼。若也知得。不妨參取好。上堂。天台教中說。文殊門者。一切色。觀音門者。一切聲。普賢門者。不動步而到。我道文殊門者。不是一切色。觀音門者。不是一切聲。普賢門者。是箇甚麼。莫道別却天台教說話。無事且退。上堂。鑑中形影。唯憑鑑光顯現。你等諸人所作一切事。且道唯憑箇甚麼顯現。還知麼。若也知得。於參學中千足萬足。無事莫立。上堂。你等諸人夜間眠熟。不知一切。既不知一切。且問你等那時有本來性。無本來性。若道那時有本來性。又不知一切。與死無異。若道那時無本來性。睡眠忽省。覺知如故。還會麼。不知一切。與死無異。睡眠忽省。覺知如故。如是等時。是箇甚麼。若也不會。各體究取。無事莫立。上堂。諸法所生。唯心所現。如是言語。好箇入底門戶。且問你等諸人。眼見一切色。耳聞一切聲。鼻嗅一切香。舌了一切味。身觸一切軟滑。意分別一切諸法。祇如眼耳鼻舌身意所對之物。爲復唯是你等心。非是你等心。若道唯是你等心。何不與你等身都作一塊。爲甚麼所對之物。却在。你等眼耳鼻舌身意外。若道眼耳鼻舌身意所對之物。非是你等心。又爭奈諸法所生。唯心所現。言語留在世間。何人不舉著你等見者箇說話。還會麼。若也不會。大家用心體會去。幸在其中。莫令

厭學。無事。且退。宋眞宗大中祥符戊申二月。謂上足如畫曰。可造石龕。中秋望日。吾將順化。晝稟命卽成。及期。遠近士庶奔趨瞻仰。是日參問如常。至午。坐方丈。手結寶印。謂畫曰。古人云。騎虎頭。把虎尾。中央事作麼生。畫曰。也祇是如畫。師曰。你問我。畫乃問。騎虎頭。把虎尾。中央事。和尚作麼生。師曰。我也弄不出。言訖。奄然而逝。壽六十七。臘四十二。所著有竹林集十卷行世。

杭州府興教洪壽禪師。同國師普請次。聞墮薪有省。作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

蘇州承天永安道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咄。者旃陀羅。曰。學人初機。乞師方便。師曰。汝問甚麼。曰。問佛。師曰。咄。者旃陀羅。師嘗慨祖師言教。未經結集。多散失無考。因著有景德傳燈錄在藏。

祖燈大統卷第四十一終

祖燈大統卷第四十二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十七世之三

報恩明禪師法嗣

福州府保明院通法道誠禪師。上堂。如爲一人。衆多亦然。珍重。僧問。圓音普震。三等齊聞。竺土僊心。請師密付。師良久。僧曰。恁麼。則意馬已成於寶馬。心牛頓作於白牛去也。師曰。一任七顛八倒。曰。若然者。幾招哂笑。

祖燈大統卷第四十一 天台韶國師法嗣 卷四十二 少林第十七世之三 報恩明禪師法嗣

一百二十三

時。師曰。禮拜了退。問。如何是和尙西來意。師曰。我不曾到西天。曰。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

永明潛禪師法嗣

杭州府千光王寺瓊省禪師。溫州鄭氏子。幼出家。精究律部。後閱楞嚴。未能洞曉。一夕就案假寐。夢吞日輪。自是發悟。後參永明。明唯印前解。無別指喻。以忠懿王所遺衲衣授之。初住湖西嚴淨院。次遷衢州寶雲。上堂。諸上座。佛法無別。昔之日月。今之日月。昔日風雨。今日風雨。昔日上座。今日上座。舉亦了。說亦了。一切成現好珍重。開寶壬申七月。寶樹浴池。忽現其前。師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竟不爲意。越二十七日。示疾。集衆言別。安坐而逝。闍維。收舍利建塔。壽六十七。

衢州府鎮境志澄禪師。僧問。如何是定乾坤底劍。師曰。不漏絲髮。曰。用者如何。師曰。不知。普請次。僧問。鋤頭損傷蝦蟆蚯蚓。還有罪也無。師曰。阿誰下手。曰。恁麼則無罪過。師曰。因果歷然。後遷杭州西山寶雲寺。上賜紫。署積善大師。

寧波府崇福院慶祥禪師。上堂。諸禪德。見性周徧。聞性亦然。洞徹十方。無內無外。所以道。隨緣無作。動寂常真。如此施爲。全眞智用。僧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堂堂六尺甚分明。曰。祇如本來人。還依如此相貌也無。師曰。汝喚甚麼作本來人。曰。乞師方便。師曰。教誰方便。

靈隱聳禪師法嗣

杭州府功臣院道慈禪師。僧問。師登寶座。大眾咸臻。便請舉揚宗教。師曰。大眾證明。曰。恁麼。則亙古亙今也。



師曰。也須領話始得。

嘉興府羅漢院願昭禪師。錢塘人。上堂。山河大地。是真善知識。時常說法。時時度人。不妨諸上座參取。僧問。羅漢家風。請師一句。師曰。嘉禾合穗。上國傳芳。曰。此猶是嘉禾家風。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或到諸方。分明舉似。後住杭州香嚴寺。僧問。不立纖塵。請師直道。師曰。衆人笑汝。曰。如何領會。師曰。還我話頭來。

處州府報恩院師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誰人不見。問。如何是一相三昧。師曰。青黃赤白。曰。一相何在。師曰。汝却靈利。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曰。今得法嗣。何人。師曰。靈鷲峯前。月輪皎皎。

衢州府潞寧可先禪師。僧問。如何是潞寧家風。師曰。謝子指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怪老僧作麼。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適來豈不是問西來意。

杭州府光孝院道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高聲問著。曰。莫者便是也。無。師曰。沒交涉。後住靈隱。示滅。杭州府西山保清院遇寧禪師。開堂陞座。有二僧一時禮拜。師曰。二人俱錯。僧擬進語。師便下座。

福州府支提雍熙辯隆禪師。明州人。上堂。巍巍實相。富塞虛空。金剛之體。無有破壞。大衆還見麼。若言見。且實相之體。本非青黃赤白長短方圓。亦非見聞覺知。且作麼生說箇見底道理。若言不見。巍巍實相。富塞虛空。爲甚麼不見。僧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脚下底。曰。怎麼則尋常履踐。師曰。莫錯認。問。如何是堅密身。師曰。傀儡地。曰。怎麼則不密也。師曰。見箇甚麼。杭州府瑞龍院希圓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特謝闍黎借問。曰。借問則不無。家風作麼生。師曰。瞌睡漢。

報慈言禪師法嗣

南康府雲居義能禪師。上堂。不用上來。堂中僑陳如上座爲諸人轉第一義法輪了也。還信得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參取。下座。却問僧。祇如山僧適來教你參取聖僧。聖僧還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問。如何是佛。師曰。卽心是佛。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爲佛。回光返照。看身心是何物。

清涼欽禪師法嗣

南康府雲居道齊禪師。洪州金氏子。徧歷諸方。後於上藍院主經藏。法燈謂師曰。有人問我西來意。答它道。不東不西。藏主作麼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燈曰。與麼會又爭得。曰。道齊祇恁麼。和尚如何。燈曰。他家有兒孫在。師於是頓明厥旨。有頌曰。接物利生絕妙。外生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將來用得恰好。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阿誰。問。荊棘林中無出路。請師方便爲新開。師曰。汝擬去甚麼處。曰。幾不到此。師曰。閑言語。問。不免輪回。不求解脫。時如何。師曰。還曾問建山麼。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放你三十棒。問。如何是三寶。師曰。汝是甚麼寶。曰。不知。師曰。土木瓦礫。嘗著語要搜玄拈古代別等。盛行叢林。宋太宗至道丁酉九月。示疾。聲鐘集衆曰。老僧三處住持三十餘年。十方兄弟相聚話道。主事頭首勤心贊助。老僧今日特與諸人相見。諸人還見麼。若見。是末後方便。諸人且向甚麼處見。爲向四大五陰處見。六入十二處見。者裏定當得。可謂後學有賴。吾去後。山門之事。分付契瓊住持。勤而行之。各自努力。珍重。師歸西掖而逝。塔于本山。壽六十九。臘四十八。

報恩安禪師法嗣

南康府廬山棲賢道堅禪師。有官人問。某甲收金陵。布陣殺人無數。還有罪也無。師曰。老僧祇管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洋瀾左蠡。無風浪起。

南康府廬山歸宗第十四世慧誠禪師。楊州崔氏子。會柔寂。郡牧請師繼席。開堂。至法座前。謂衆曰。天人得道。以此爲證。恁麼便散去。已是周遮。其如未曉。卽爲重說。遂陞座。僧問。知郡臨筵。請師演法。師曰。我不及汝。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知。乃曰。問話且住。直饒問到窮劫。問也不著。答到窮劫。答也不及。何以故。祇爲諸人各有本分事。圓滿十方。亙古亙今。乃至諸佛。也不敢錯誤諸人便。謂之頂族。祇是助發上座。所以道。十方法界諸有情。念念以證善逝果。彼旣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諸上座。不要退屈。信取便休。祖師西來。祇道見性成佛。其餘所說。不及此說。更有箇奇特方便。舉似諸人。良久曰。分明記取。若到諸方。不得錯舉。久立珍重。僧問。不通風處。如何過得。師曰。汝從甚麼處來。僧舉南泉問鄧隱峯曰。銅餅是境。餅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峯便拈餅瀉水。未審此意如何。師曰。鄧隱峯甚奇怪。要且亂瀉。住持十四載。常五百衆。宋眞宗景德丁未三月十八上堂辭衆。安然而化。壽六十七。臘五十二。全身塔本山。

### 崇壽稠禪師法嗣

泉州府雲臺山令岑禪師。本州蔡氏子。僧問。如何是雲臺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瞌睡漢。杭州府資國圓進山主。僧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招因帶果。問。庭前柏樹子。意旨如何。師曰。碧眼胡僧笑點頭。問。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 雲居錫禪師法嗣

台州府般若從進禪師。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切忌飲著。曰。飲著時如何。師曰。喪却汝性命。紹興府清化志超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甚麼人。曰。莫便是也無。師曰。是卽沒交涉。

百丈恆禪師法嗣

南康府廬山棲賢澄湜禪師。建寧人。僧問。趙州石橋度驢度馬。三峽石橋當度何人。師曰。蝦蟆蚯蚓。曰。怎麼則物物盡沾恩。師曰。踏不著。問。仙洞昨朝師罷唱。棲賢今日請師宣。師曰。來日又作麼生。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箭過新羅。問。如何是佛。師曰。張三李四。問。古人斬蛇。意旨如何。師曰。猶未知痛痒。問。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學人如何得及第歸。師曰。不才謹退。晚參。衆集。師曰。早晨不與諸人相見。今晚不可無言。便下座。問。毘目仙人執善財手。見微塵諸佛。祇如未執手時。見箇甚麼。師曰。如今見箇甚麼。上堂。良久。曰。幸好一盤飯。不可糝椒薑。雖然如此。試啜嗽看。便下座。師性高簡。律身精嚴。動不違法度。暮年三終藏經。以坐閱爲未敬。則立誦行披之。黃龍南初遊方。從之屢年。故其平生所爲。多取法焉。

蘇州府嘉定南翔萬壽德興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大衆一時瞻仰。問。如何是和尙爲人一句。師曰。汝且自爲。乃曰。問答俱備。其誰得意。若向他求。還成特地。老僧久處深山。比爲藏拙。何期今日。入在萬壽者裏。可謂藏之不得。旣藏不得。分明露現。未審諸人。阿誰先見。如有見處。出來對衆吐露箇消息。良久。曰。久立珍重。

紹興府雲門雍熙智永禪師。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且莫哮吼。曰。出窟後如何。師曰。退後著。問。如何是古佛徑路。師曰。誰不履踐。問。如何是學人休心息意處。師曰。拗折拄杖得也未。問。心王出敕時。如



何。師曰。更宣一徧看。問。如何是決定義。師曰。不可執著。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此意不小。

### 長安規禪師法嗣

廬州府長安院第二世辯實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少室靈峯住九霄。

長沙府雲蓋第六世用清禪師。河州趙氏子。嘗住韶州東平。僧問。有一人在萬丈井底。如何出得。師曰。且喜得相見。曰。怎麼則穿雲透月去也。師曰。三十三天事作麼生。僧無對。師曰。謾語作麼。問。如何是雲蓋境。師曰。門外三泉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童行作子。示衆。雲蓋鎖口訣。擬議皆腦裂。拍手趁虛空。雲露西山月。僧問。如何是鎖口訣。師曰。徧天徧地。曰。怎麼則石人點頭。露柱拍手去也。師曰。一餅淨水一爐香。曰。此猶是井底蝦蟆。師曰。勞煩大衆。師常節飲食。隨衆二時。但展鉢而已。或逾年月。亦不調練。服餌無妨作務。有請必開。即便飽食而忘拘執。至道丙申四月二日。示寂。建塔本山。

### 歸宗柔禪師法嗣

南康府羅漢祖印行林禪師。僧問。天垂甘露。地涌七珍。是甚麼人分上事。師曰。謝汝相報。曰。怎麼則佛子住此地。卽是佛受用也。師曰。更須子細。上堂。纔坐。忽有貓兒跳上身。師提起示衆。曰。昔日南泉親斬却。今朝耶舍示玄徒。當陽賣與諸禪客。文契分明要也無。良久拋下貓兒。便下座。寧波府天童新禪師。僧問。如何是密作用。師曰。何曾密。問。心徑未通時。如何。師曰。甚麼物礙汝。問。求之不得時。如何。師曰。用求作麼。曰。如何卽是。師曰。何曾失却。問。如何是天童境。師曰。雲無人種。生何極。水有誰教去不回。

杭州府功臣覺軻心印禪師。僧問。祖師不在東西山。未審在甚麼處。師曰。且討。問。如何是天眞佛。師曰。爭敢裝點。

寧波府天童清簡禪師。錢塘張氏子。唯事孤潔。時謂之簡浙客。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欲向汝道。曰。請和尚道。師曰。達磨不可再來也。晚居雪竇而終。塔于寺之東南隅。

洞山聰禪師法嗣

南康府雲居曉舜禪師。瑞州人。少年麤猛。忽悟浮幻。投師出家。乃修細行。參洞山。一日。如武昌行乞。首謁劉公。公高行爲時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以師年少。頗易之。公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卽開疏。如不契。卽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似漆。公曰。磨後如何。師曰。照天照地。公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師慙懼而還。山怪問其歸。師具言之。山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理前語問曰。古鏡未磨時。如何。山曰。此去漢陽不遠。磨後如何。山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大悟。機鋒不可觸。住後。僧問。承師有言。不談玄。不說妙。去此二途。如何指示。師曰。蝦蟆趕鷄子。曰。全因此問也。師曰。老鼠弄獼猴。上堂。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蝦蟆蚯蚓。各有窟穴。烏鵲鳩鷦。亦有窠巢。正當與麼時。爲甚麼人說法。良久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上堂。三峽道無別。朝朝祇麼說。僧繇會寫眞。鎮府出鎮鐵。上堂。不長不短。不小不大。此箇道理。是誰境界。咄。上堂。聞說佛法兩字。早是污我兩耳。諸人未跨雲居門。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雖然如是。也是爲衆竭力。上堂。舉夾山道。開市門頭。識取天子。百艸頭上。薦取老僧。雲居卽不然。婦搖機軋軋。兒弄口呱呱。上堂。諸方有弄蛇頭。撥虎尾。跳大海。劍刃裏藏身。雲居者裏。寒天熱水洗脚。夜間脫襪打睡。早朝旋打行纏。風吹籬倒。喚人夫

劈篋縛起。

長沙府大滄懷宥禪師。僧問。人將語試。金將火試。未審衲僧將甚麼試。師曰。拄杖子。曰。畢竟如何。師曰。退後著。僧應喏。師便打。曰。教休不肯休。直待雨淋頭。

杭州府佛日契嵩禪師。廣西藤州鍾津李氏子。七歲出家。十三得度。十九遊方。徧參知識。得法于洞山。作原教論十餘萬言。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宗韓排佛之說。讀之者畏服。後居永安蘭若。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記。輔教編。宋仁宗覽之加歎。付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寵。賜號明教。宰相韓琦大參歐陽脩皆尊禮之。泊東還。熙寧辛亥六月四日。晨興寫偈曰。後夜月初明。吾今喜獨行。不學大梅老。貪隨鼯鼠聲。至中夜而化。闍維不壞者五。曰頂。曰耳。曰舌。曰童真。曰數珠。其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道俗合諸不壞。葬於故居永安之左。後住淨慈北磻居簡。嘗著五種不壞贊。師有文集二十卷。目曰鍾津集。盛行于世。閱世六十有六。臘五十有三。

南昌府太守許式。參洞山。得正法眼。一日。與泐潭澄上藍溥坐次。潭問。聞郎中道。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當時答洞山甚歷話。公曰。今日放衙早。潭曰。聞答泗州大聖在揚州出現底是否。公曰。別點茶來。潭曰。名不虛傳。公曰。和尚早晚回山。潭曰。今日被上藍覷破。藍便喝。潭曰。須是你始得。公曰。不奈船何。打破屎斗。入上藍僧堂。問首座。年多少。曰。六十八。公曰。僧臘多少。四十七。夏。公曰。聖僧得幾夏。曰。與虛空齊受戒。公拍板頭曰。下官喫飯。不似首座喫鹽多。

### 泐潭澄禪師法嗣

祖燈大統卷第四十二 少林第十七世之三 洞山聰禪師法嗣 泐潭澄禪師法嗣

寧波府育王山大覺懷璉禪師。漳州龍溪陳氏子。誕生之夕。夢僧伽降室。因字泗州。韶龕出家。篤志道學。寢食無廢。一日洗面。潑水于地。微有省發。卽遠造泐潭。師事之十餘年。去遊廬山。掌記圓通。皇祐中。詔住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賜號大覺禪師。遵旨上堂。古佛堂中。曾無異說。流通句內。誠有多談。得之者。妙用無虧。失之者。觸途成滯。所以谿山雲月。處處同風。水鳥樹林。頭頭顯道。若向迦葉門下。直得堯風蕩蕩。舜日高明。野老謳謠。漁人鼓舞。當此之時。純樂無爲之化。焉知有怎麼事。下座後。遣中使問曰。才去豎拂。人立難當。師卽以頌回進曰。有節非干竹。三星偃月宮。一人居日下。弗與衆人同。帝覽大悅。又詔入對便殿。賜羅扇。題元寂頌於其上。賜師問答詩頌十有七篇。至和中。進頌乞歸老山中。頌曰。六載皇都唱祖機。兩曾金殿奉天威。青山隱去欣何得。滿篋唯將御頌歸。帝和頌不允。仍宣諭曰。山卽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再住京國。且興佛法。師再進頌謝曰。中使宣傳出禁圍。再令臣住此禪扉。青山未許藏千拙。白髮將何補萬幾。霄露恩輝方湛湛。林泉情味苦依依。堯仁況是如天闊。應任孤雲自在飛。旣而遣使賜龍腦鉢。師謝恩罷。捧鉢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回奏。帝加歎不已。治平中。上疏丐歸。仍進頌曰。千簇雲山萬壑流。閑身歸老此峯頭。餘生願祝無疆壽。一炷清香滿石樓。英廟允所乞。賜手詔曰。大覺禪師懷璉。受先帝聖眷。累錫宸章。屢貢誠懇。乞歸林下。今從所請。俾遂閑心。凡經過小可菴院。任性住持。或十方禪林。不得抑逼堅請。師旣渡江。少留金山。西湖四明郡守以育王虛席。迎致九峯。韶公作疏勸請。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詩頌。榜之曰宸奎。翰林蘇公軾知杭時。以書索英廟手詔入閣碑。師終藏不出。逮委順後。始獲於篋笥間。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利濟羣生。猊座師登。將何拯濟。師曰。山高水闊。曰。華發無根樹。魚跳萬

初峯。師曰。新羅國裏。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鷄。師曰。脫却衣裳臥荆棘。曰。人將語試。師曰。慣得其便。僧撫掌。師曰。更踣跳。問。聖君御頌親頒賜。和尚將何報此恩。師曰。兩手拓地。曰。怎麼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曰。半尋拄杖攪黃河。問。艤棹不停時。如何。師曰。清波箭急。曰。怎麼則移舟諳水勢。舉棹別波瀾。師曰。濟水過新羅。曰。古佛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師曰。兒童不識十字街。問。坐斷思盧頂。不稟釋迦文。猶未是學人行業。如何是學人行業。師曰。斫額望明月。僧以手便拂。師曰。作甚麼。僧茫然。師曰。賺却一船人。乃曰。若論佛法兩字。是加增之辭。廉纖之說。諸人向者裏承當得。盡是二頭三首。譬如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若是本分衲僧。纔聞舉著。一擺擺斷。不受纖塵。獨脫自在。最爲親的。然後便能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僧同僧。在俗同俗。在凡同凡。在聖同聖。一切處出沒自在。並拘檢他不得。名邈他不得。何也。爲渠能建立一切法。故一切法要且不是渠。渠旣無背面第一。不用妄與安排。但知十二時中。平常飲啄。快樂無憂。祇此相期。更無別事。所以古人云。放曠長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上堂。文殊寶劍。得者爲尊。乃拈拄杖曰。淨因今日。怎麼。直得千聖路絕。雖然如是。猶是矛盾相攻。不犯鋒鏑。如何運用。良久曰。野蕒自發空臨水。江燕初歸不見人。參。上堂。太陽東昇。燦破大千之暗。諸人若向明中立。猶是影響相馳。若向暗中立。也是藏頭露影。到者裏。作麼生吐露。良久曰。逢人祇說三分語。未可全拋一片心。上堂。世法裏面。迷却多少人。佛法裏面。醉却多少人。祇如不迷不醉。是甚麼人分上事。上堂。言鋒纔擊。義海交深。若用徑截一路。各請歸堂。上堂。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遂拈起拄杖曰。者箇不是物。卽今現形也。且道月在甚麼處。良久曰。長空有路還須透。潭底無蹤不用尋。擊香臺下座。上堂。白日東上。白日西落。急如投壺閃寥廓。神龍一舉透無邊。纖鱗猶



向泥中躍。靈燄中。休湊泊。三歲孩童。髮四角。參。上堂。良久。舉起拳頭曰。握拳則五嶽倒卓。展手則五指參差。有時把定佛祖關。有時拓開千聖宅。今日者裏相呈。且道作何使用。拍禪床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年八十二。無疾而化。

杭州府靈隱慈覺雲知禪師。僧問。一佛出世。各坐一華。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白雲橫谷口。日光前絕後。去也。師曰。錯。曰。大眾證明。學人禮謝。師曰。點。問。如何是道。師曰。甚麼道。曰。大道。師曰。欲行千里。一步爲初。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西天駐泊。此地都監。僧禮拜。師曰。吽吽。上堂。日月雲霞爲天標。山川艸木爲地標。招賢納士爲德標。閑居趣寂爲道標。拈拄杖曰。且道者箇是甚麼標會麼。拈起則有文有彩。放下則糲糲磕磕。直得不拈不放。又作麼生。良久曰。扶過斷橋水。伴歸無月村。卓一下。下座。上堂。秋風起。庭梧墜。衲子紛紛看祥瑞。張三李四賣囂虛。拾得寒山爭賤貴。覷面相逢。更無難易。四衢道中。棚欄瓦市。昌塞虛空。普天布地。任是臨濟赤肉團上。雪峯南山鼈鼻。玄沙見虎。俱胝舉指。一時拈來。當面布施。更若擬議。千山萬水。復曰。過。

金華府承天惟簡禪師。僧問。佛與衆生。是一是二。師曰。花開滿樹紅。花落萬枝空。曰。畢竟是一是二。師曰。唯餘一朵在。明日恐隨風。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星多不當月。曰。用者如何。師曰。落曰。落後如何。師曰。觀世音菩薩。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理長卽就。曰。如何領會。師曰。繪雉不成雞。問。開口卽失。閉口卽喪。未審如何說。師曰。舌頭無骨。僧曰。不會。師曰。對牛彈琴。上堂。遮那境界。衆妙玄門。知識說之而莫窮。善財酌之而不竭。文殊體之而寂寂。普賢證之以重重。若也隨其法性。雲收碧漢。本無一物。若也隨其智用。花開春

谷。應用無邊。雖說徧恆沙。乃同遵一道。且問諸人。作麼生是一道。良久曰。白雲斷處見明月。黃葉落時聞擣衣。參。上堂。莫離蓋纏。莫求佛祖。去此二途。以何依怙。江淹夢筆。天龍見虎。古老相傳。月不跨五。參。上堂。拈一放一。妙用縱橫。去解除玄。收凡破聖。若望本分。艸料大似磨。顛作鏡。衲僧家合作麼生。良久曰。實。上堂。一刀兩段。埋沒宗風。師子翻身。拖泥帶水。直饒坐斷十方。不通凡聖。脚跟下好與三十。

寧波府九峯鑒韶禪師。僧問。承聞和尚。泐潭嫡子。是否。師曰。是。曰。還記得當時得力句麼。師曰。記得。曰。請舉看。師曰。左手握拳。右手把筆。上堂。山僧說禪。如蚌蜃吐油。捏著便出。若不捏著。一點也無。何故。祇爲不曾看讀古今因緣。及豫先排疊。勝妙見知。等候陞堂。便磨屑拊背。將粥飯氣熏炙諸人。凡有一問一答。蓋不得已。豈獨山僧看他大通智勝如來。默坐千劫。無開口處。後因諸天梵天及十六王子再三勸請。方始一說。却不是祕惜。祇爲不敢埋沒諸人。山僧既不埋沒諸人。不得道。山僧曾陞座。參。

金華府西塔顯殊禪師。上堂。黃梅席上數如麻。句裏呈機事可嗟。直是本來無一物。青天白日被雲遮。參。台州府天台崇善寺用良禪師。僧問。三門與自己。是同是別。師曰。八兩移來作半斤。曰。恁麼。則秋水泛漁舟去也。師曰。東家點燈。西家爲甚麼却覓油。曰。山高月上遲。師曰。道甚麼。曰。莫瞌睡。師曰。入水見長人。

臨江府慧力有文禪師。上堂。建山寂寞。坐倚城郭。無味之談。七零八落。以拄杖敲香臺。下座。福州府雪峯象敦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把火照魚行。曰。如何是法。師曰。唐人譯不出。曰。佛法已蒙師指示。未審畢竟事如何。師曰。臘月三十日。

南康府雲居守億禪師。上堂。馬祖纔陞堂。雄峯便卷席。春風一陣來。滿地花狼籍。便下座。

瑞州府洞山永孚禪師。上堂。杖頭挑日月。木馬夜嘶風。拈拄杖曰。雲門大師來也。卓一下曰。炊沙作飯。看井作袴。參。

令沼首座。久參泐潭。潭一日問。祖師西來。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子作麼生會。師曰。某甲不會。潭曰。子未出家時。作箇甚麼。師曰。牧牛。潭曰。作麼生牧。師曰。早朝騎出岫。晚後復騎歸。潭曰。子大好不會。師於言下大悟。遂成頌曰。放却牛繩便出家。剃除鬚髮著袈裟。有人問我西來意。拄杖橫挑囉哩囉。

洞山寶禪師法嗣

瑞州府洞山清辯禪師。僧問。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未審和尚得箇甚麼。師便喝。僧亦喝。師便打。僧曰。爭奈大眾眼何。便歸衆。師噓兩噓。

韶州府月華山海琳禪師。本州曲江都渚鄧氏子。少業儒。已而學佛。以詩自雄。徐知非。參自寶于洞山。山器之。遂囑以大任。南還。結菴舊山之白蓮。四衆奔赴者所得良深。晚退居西堂。詔擇名德居寶林。堅辭之。乃卽菴自號壽藏曰。吾歸骨於此矣。地爲月華山。招提朗弘法處也。師至大興。人咸以爲朗後身云。

北塔廣禪師法嗣

荊州府玉泉承皓禪師。眉州丹稜王氏子。依大力院出家。登具。參北塔。發明心要。得大自在。三昧。製犢鼻褌。書歷代祖師名。乃曰。唯有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於帶上。故叢林目爲皓布褌。宋神宗元豐間。首衆於襄陽谷隱。有鄉僧効之。師見而詬曰。汝具何道理。敢以爲戲事耶。嘔血無及耳。其僧尋於鹿門如所言而逝。張無盡奉使京西南路。就謁之。致開法於郢州太陽。時谷隱主者私爲之喜。師受請陞座。乃曰。某在谷隱十年。不

曾飲谷隱一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太陽爲汝說破。攜拄杖下座。傲然而去。尋遷玉泉。冬至示衆。暑運推移。布褐赫赤。莫怪不洗。無來換替。示衆。一夜雨霽。烹打倒蒲萄棚。知事頭首行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自贊。粥稀後坐。床窄先臥。耳聾愛高聲。眼昏宜字大。僧入室次。狗子在室中。師叱一聲。狗便出去。師曰。狗却會。你却不會。一日衆集。師問曰。作甚麼。曰。入室。師曰。待我抽解來。及上廁來。見僧不去。以拄杖趕散。示寂。門人圍繞。師笑曰。吾年八十一。老死昇屍出。兒郎齊著力。一年三百六十日。言畢而逝。

#### 雲蓋顯禪師法嗣

南康府雲居海印文慶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合。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闊。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窄。上堂。道本無爲。法非延促。一念萬年。千古在目。月白風恬。山青水綠。法法現前。頭頭具足。祖意教意。非直非曲。要識廬陵米價。會取山前麥熟。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 四祖端禪師法嗣

福州府廣明常委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看。曰。怎麼則謝師指示。師曰。等閑垂一釣。容易上鉤來。

#### 雁宕吉禪師法嗣

溫州府淨光爲覺禪師。上堂。僧問。雲門一曲師親唱。未審西來意若何。師曰。道什麼。曰。怎麼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錯。乃曰。淨光紺字。古佛祇園。聞名者塵心頓息。目覩者宛若昇天。面臨郭郭。背靠林泉。處處

盡歌皇化。何須演妙談玄。向上一竅。又且如何。驀拈拄杖卓一卓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下座。

### 上方嶽禪師法嗣

紹興府東山國慶順宗禪師。上堂。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拈起拄杖曰。此箇是法。那箇是心。若人道得。許你頂門上具眼。其或未然。雲暗不知天早晚。雪深難辯路高低。參。

### 金山新禪師法嗣

湖州府吉安州天聖守道禪師。上堂。日月遶須彌。人間分晝夜。南閻浮提人。祇爲明暗色空留礙。且道不落明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參。上堂。不從一地至一地。寂滅性中寧有位。釋迦稽首問然燈。仁者何名爲受記。便下座。

### 雪竇顯禪師法嗣之一

紹興府天衣義懷禪師。永嘉樂清陳氏子。世業漁。母夢星殞于屋。乃孕。兒時坐船尾。父所得魚。師乃私投江中。父怒笞之。師恬然如故。長游京師。依景德寺爲童行。天聖中。試經得度。首謁金鑾善。葉縣省。皆有實詣。次由洛抵龍門。復至都下。言法華撫師背曰。雲門臨濟去。及至姑蘇。禮明覺於翠峯。覺問。汝名甚麼。曰。義懷。覺曰。何不名懷義。曰。當時致得。覺曰。誰爲汝立名。曰。受戒來十年矣。覺曰。汝行脚費却多少艸鞋。曰。和尚莫瞞人好。覺曰。我也沒量罪過。汝也沒量罪過。你作麼生。師無語。覺打曰。脫空謾語漢出去。入室次。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師擬議。覺又打出。如是者四。尋爲水頭。因汲水折擔。忽悟。呈偈曰。



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峯頭獨足立。驪龍領下奪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覺稱善。後出世。七坐道場。化行海內。嗣法者甚衆。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布髮掩泥。橫身臥地。曰。意旨如何。師曰。任是波旬也皺眉。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曰。西天此土。問。學人上來。請師說法。師曰。林間鳥噪。水底魚行。上堂。須彌頂上。不扣金鐘。畢鉢巖中。無人聚會。山僧倒騎佛殿。諸人反著艸鞋。朝遊檀特。暮到羅浮。拄杖針筒。自家收取。上堂。衲僧橫說豎說。未知有頂門上眼。時有僧問。如何是頂門上眼。師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上堂。大眾集定。乃曰。上來道箇不審。能銷萬兩黃金。下去道箇珍重。亦銷得四天下供養。若作佛法話會。滴水難消。若作無事商量。眼中著屑。且作麼生。即是良久曰。珍重。上堂。夫爲宗師。須是驅耕夫牛。奪飢人食。遇賤卽貴。遇貴卽賤。驅耕夫之牛。令他苗稼豐登。奪飢人之食。令他永絕飢渴。遇賤卽貴。握土成金。遇貴卽賤。變金成土。老僧亦不驅耕夫之牛。亦不奪飢人之食。何謂。耕夫之牛。我復何用。飢人之食。我復何餐。我也不握土成金。也不變金作土。何也。金是金。土是土。玉是玉。石是石。僧是僧。俗是俗。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雖然如此。打破大散關。幾箇迷達磨。上堂。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鳧截鶴。夷嶽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攢拳拳拳。用之則敢與八大龍王鬪富。不用都來不直半分錢。參。上堂。觸體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芭蕉聞雷開。葵花隨日轉。諸仁者。芭蕉聞雷開。還有耳麼。葵花隨日轉。還有眼麼。若也會得。西天卽是此土。若也不會。七九六十三收。上堂。靈源絕。普現色身。法離斷常。有無堪示。所以道。塵塵不見佛。刹刹不聞經。要會靈山親授記。晝見日。夜見星。良久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參。上堂。夜來寒霜凜冽。黃河凍結。陝府鐵牛腰折。盡道女媧煉石補天。爭奈

西北一缺。如今欲與他補却。又恐大地人無出氣處。且留者一竅。與大地人出氣。參。上堂。虛明自照。不勞心力。上士見之。鬼神茶飯。中下得之。狂心頓息。更有一人。切忌道著。上堂。光透日月。明暗不收。智出聖凡。賢愚不歷。所以道。不用低頭。思量難得。良久曰。是甚麼。上堂。青蘿黃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何似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若也會得。甜瓜徹蒂甜。若也不會。苦瓠連根苦。上堂。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且道妙喜世界。不動如來說甚麼法。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祇如威音王佛最初一會。度多少人。若是通方作者。試爲道看。良久曰。行路難。行路難。萬仞峯頭君自看。上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金色頭陀見處不真。雞足山中與他看守衣鉢。三千大喻。八百小喻。大似泥裏洗土塊。四十九年三百六十餘會。摩竭提國猶較些子。德山臨濟雖然丈夫。爭似鬪賓國王一刀兩段。如今若有箇人鼻孔遼天。山僧性命何在。良久曰。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喝一喝。下座。僧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未審是甚麼人。師曰。掘地深埋。曰。此人還受安排也無。師曰。土上更加泥。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長江無六月。曰。見後如何。師曰。一年一度春。室中問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解言語。忽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箇甚麼。又曰。蜀魄連宵叫。鷓鴣終夜啼。圓通門大啓。何事隔雲泥。晚年。以疾居池陽杉山菴。門弟子智才住臨平之佛日。迎歸侍奉。才如蘇城未還。師速其歸。告之曰。時至。吾行矣。乃說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雲封華嶽。三更過鐵圍。拶折驪龍角。才問。卯塔已成。如何是畢竟事。師舉拳示之。遂就寢。推枕而寂。壽七十二。坐夏四十六。塔全身寺東之原。崇寧中。敕諡振宗禪師。

紹興府稱心省倅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行人念路。僧曰。不會。師曰。緊峭艸鞋。上堂。佛種從

緣起。是故說一乘。拈拄杖曰。拄杖是緣。那箇是佛種。拄杖是一乘法。那箇是緣。者裏參見釋迦老子了。却買艸鞋行脚。不得向衲僧門下過。打折汝腰。且道衲僧據箇甚麼。良久曰。三十年後莫孤負人。卓拄杖下座。

祖燈大統卷第四十二終

祖燈大統卷第四十三

△少林第十七世之四

雪竇顯禪師法嗣之二

泉州府承天傳宗禪師。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承天今日高豎降旗。僧便喝。師曰。臨濟兒孫。僧又喝。師便打。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雲籠碧嶠。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月皎清池。

處州府南明日慎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水天影交碧。曰。畢竟是同是別。師曰。松竹聲相寒。安慶府桐城投子法宗禪師。亦稱道者。僧問。如何是道者家風。師曰。袈裟裏草鞋。曰。意旨如何。師曰。赤脚下桐城。

台州府天台寶相蘊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堂堂八尺餘。

岳州府君山顯昇禪師。上堂。大方無外。含裹十虛。至理不形。圓融三際。高超名相。妙體全彰。迥出古今。眞機獨露。握驪珠而鑑物。物流輝。擲寶劍以揮空。空空絕迹。把定則摩竭掩室。淨名杜詞。放行則拾得搖頭。寒

山拊掌。且道是何人境界。拈拄杖卓一卓曰。瞬目揚眉處。憑君子細看。

蘇州府水月寺惠金典座。依明覺於雪竇。聞舉須彌山話。默有所契。一日欲往訊。遇殿軒。覺問。汝名甚麼。曰。惠金。覺曰。阿誰惠汝金。曰。容少間去方丈致謝。覺曰。即今響。曰。者裏容和尚不得。

湖州府報本有蘭禪師。上堂。僧問。道無橫徑。立者皆危。如何是道。師曰。日耀煙光澹。曰。意旨如何。師曰。風清竹色濃。僧禮拜。師曰。猶欠一著。問。撥塵見佛。即不問。寶劍揮空事若何。師曰。脚下看。曰。脚下且置。向上事如何。師曰。天晴日出。雨下雲興。問。法本無說。當說何明。師曰。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曰。便恁麼時。如何。師曰。三十年後。乃曰。衣中至寶。何假披沙。各自持來。復將何用。交光互入。非隱非彰。達磨九年。不敢動著。今日報本。不惜眉毛。普示大衆去也。拈起拄杖。一時打散。上堂。大無方。小無所。半合半開。未可相許。嶺梅初折。衆花榮。微雨微晴。春力普。春力普。到頭莫問曹溪祖。上堂。法無有爾。理見非常。至道無方。剎塵應物。直得風行草。

偃。響順聲和。無纖芥可齊。見卓牌開市。要得不傷和氣。閑與露柱商量。苟能自契點頭。莫謂山僧多口。

揚州府儀真長蘆祖印智福禪師。江州夏氏子。參雪竇。頓明祖意。道行才智。灑然超邁。出世長蘆。上堂。僧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師曰。問不著。曰。爲什麼問不著。師曰。白雲千萬里。曰。與麼。則學人退身三步。師曰。更待何時。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澁。曰。出後如何。師曰。利。問。如何是第一機。師曰。不爲鼯鼠而發。曰。豈無方便。師曰。靜處薩婆訶。乃曰。問在答處。答在問處。一任諸人點頭。忽若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作麼生摸索。乃展手曰。無遺絲髮。一時分付。請諸人各各子細觀瞻。儻一念同光。千聖共轍。不歷僧祇。豈勞修證。截生死海。踞祖佛位。便乃高超三界。永出四流。萬德圓明。十方獨步。可不同酬佛恩。共顯王化。



瑞州府洞山慧圓禪師。幼參雪竇。便得旨。一時聲名籍甚。後依開先暹。會洞山闕人。暹舉之以應。遂出世說法。上堂。僧問。遠離廬阜。將屆新豐。不涉程途。請師便道。師曰。山僧今日倦。曰。善知識方便在什麼處。師曰。瞎。僧便喝。師曰。猶未省在。乃曰。學非稽古。道愧當時。俛仰無門。乃隨衆意。古人道。無事上山行一轉。借問時人會也無。祇如山僧與諸人從廬阜來。遇夜便宿。逢曉便行。直至此間。一脚在前。一脚在後。如今箇箇高挂鉢囊。閣却拄杖。更有什麼事。然雖如是。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深。

揚州府儀真六合香積菴禪師。僧問。四山相逼。則不問。六合門開。事若何。師曰。七通八達。曰。怎麼。則妙用縱橫。師曰。三脚蝦蟆跳上天。問。如何是坐禪僧。師曰。萬事總無能。曰。如何是入定僧。師曰。四海本澄澄。曰。如何是行道僧。師曰。六合勢騰騰。曰。如何是應供僧。師曰。三輪等性空。上堂。菩提之道。不可圖度。萬法本空。寧有真假。無爲爲宗。無相爲本。量包沙界。德洽乾坤。或演一乘。或垂三句。或令悟本。悉使返源。究竟之中。必無是事。了得本心心。了了。山河大地亦閑閑。上堂。本有之心。絲毫不隔。因茲錯念。遂致邪非。垢盡。遇人便明。已見。作麼生是已見。良久。曰。四海洪波靜。一輪天地秋。

溫州府平陽寶慶子環禪師。上堂。僧問。大施門開。請師一決。師曰。風行草偃。曰。一句截流。又作麼生。師曰。水到渠成。曰。華蓋山上雲。慎江江裏水。師曰。郎中在此。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清風來不盡。曰。磨後如何。師曰。明月照重城。曰。太守臨筵。請師一照。師曰。是何面目。曰。三十年後。師曰。賺殺人。乃拈杖曰。朝到西天暮歸東土。卽且置。把斷要津。一句作麼生道。若也道得。不出門知天下事。若道不得。拄杖子笑你。擊禪牀一下。紹興府天衣在和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人將語試。水將杖探。曰。廓周沙界事。



如何。師曰。一夜梅開盡。百花猶未知。

紹興府稱心守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道什麼。曰。如何是法。師曰。道什麼。曰。如何是僧。師曰。道什麼。曰。謝師重重相爲。師曰。道什麼。

漢陽府鳳棲仲卿禪師。上堂。僧問。古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和尚出世。所爲何事。師張口吐舌示之。僧曰。祇者箇別更有。師曰。朝三千。暮八百。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如何是一物。師曰。苦哉佛陀耶。曰。和尚還有爲人處也無。師曰。弄精魂漢。曰。何必如此。師曰。諱人道著。乃曰。道無前後。達者由人。雖然根性利鈍差殊。究竟元無有異。所以三乘教法。接引迷徒。執相滯名。卒難造入。是故過去諸佛。於此涅槃。現在諸佛。於此成道。未來諸佛。於此修行。不見初祖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拈拄杖曰。會麼。彼一時。此一時。嵩山果熟也。一任諸人採摘。卓拄杖一下。上堂。巍巍堂堂。三界無雙。磊磊落落。十方寥廓。擬議則喪身失命。思量則千錯萬錯。喝一喝。下座。

溫州府雁蕩靈巖寺德初禪師。上堂。僧問。大眾臨筵。如何舉唱。師曰。謝塘青草年年長。歐浦潮來日日新。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且莫錯認。問。棒喝齊收。請師相見。師曰。老僧不如汝。曰。專爲流通。師曰。堪作什麼。問。心生種種法生。如何是種種法生。師曰。我與汝葛藤。曰。今日已見於師矣。師曰。且喜勿交涉。僧禮拜。師曰。孤負殺人。乃曰。問得須彌峯。峯海水騰波。祖道門中。未有少分。何故。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本自圓融。何須特地。人人踞妙高峯頂。箇箇徹諸法根源。不假慈氏樓閣。今日一時明取。還明得麼。若也明得。故號丈夫。不孤千聖深恩。亦答國王至化。珍重。

長沙府龍興智傳禪師。僧問。久處湖湘。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師曰。何得拖泥帶水。僧便喝。師曰。一陣雨。一陣涼。僧禮拜。師曰。有頭無尾。宋英宗治平中示寂。平生行住坐臥之處。悉涌舍利。禪徒唱得衣物者。舍利日生。有於眞前至誠求者。隨念示應。

汝寧府乾明則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片雲生海嶠。一雁過寒空。曰。與麼。則雪竇嫡子也。師曰。一嶺英英。六花皎皎。問。如何是海印三昧。師曰。但向己求。曰。學人不會。師曰。莫從他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清風生碧落。曰。意旨如何。師曰。明月映長江。問。如何是日用道。師曰。一箭到西天。曰。到後如何。師曰。周遍法界。

常德府乾明知應禪師。上堂。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撐天拄地。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填溝塞壑。乃曰。馬祖陞堂。百丈卷席。火動烟生。雲擎雨色。覲面相呈。一何輕擲。重賞三千。輕酬八百。

衡州府南嶽雲峯元益首座。李林宗問。意欲出塵。今未出。請師今日決疑情。師曰。作麼生是出塵底事。李惘然。師曰。還會麼。李忽有省。呈偈曰。心鏡從來瑩。洪河本自深。祇因師問後。沙石化爲金。師曰。正趣地獄。李曰。人我無相。胡爲地獄。師曰。汝今何在。李曰。見今對答。師曰。祇此是黃金。

修撰曾會居士。幼與明覺同舍。及冠。異途。宋眞宗天禧間。公守池州。一日會于景德寺。公遂引中庸大學。參以楞嚴符宗門語句。質明覺。覺曰。者箇尙不與教乘合。况中庸大學邪。學士要徑捷理會此事。乃彈指一下。曰。但恁麼薦取。公於言下領旨。天聖初。公守四明。以書幣迎師補雪竇。既至。公曰。某近與清長老商量趙州勘婆子話。未審端的。有勘破處也無。覺曰。清長老道箇甚麼。公曰。又與麼去也。覺曰。清長老且放過一著。學

祖燈大統卷第四十三 少林第十七世之四 延慶榮禪師法嗣 百丈映禪師法嗣 南華緣禪師法嗣 一百四十六  
士還知天下衲僧出者婆子圈襪不得麼。公曰。者裏別有箇道處。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覺曰。勘破了也。公大笑。

### 延慶榮禪師法嗣

九江府廬山圓通居訥祖印禪師。梓州蹇氏子。生而英特。十一出家。十七試法華得度。受具後。肄業講肆。耆年多下之。會禪者南游回。力勉參究。於是徧遊荆楚。至襄州洞山。留止十年。因讀華嚴論有省。後遊廬山。由歸宗遷圓通。皇祐初。詔住十方淨因禪院。師稱目疾不能奉詔。旨令舉自代。遂舉大覺璉應詔。及引對。問佛法大意。稱旨。賜師號祖印。天下賢師知人也。後移住四祖開先兩刹。臨衆不妄言笑。多定力。初叉手自如。中夜漸昇至膺。住持二十年。末退居寶積。僧問。祖刹重興時如何。師曰。人在破頭山。曰。一朝權在手。師便打。一日忽往辭江州牧劉公。歸沐浴端坐示寂。當宋熙寧辛亥三月十六日也。壽六十二。臘四十五。公率緇白送茶毘。火燄中白氣上貫太陽。歐陽文忠公尤獨尊重。

### 百丈映禪師法嗣

杭州府慧因懷祥禪師。上堂。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天圓地方。曰。端的請師一言。師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乃云。南山高。北山低。日出東方夜落西。白牛上樹覓不得。烏雞入水大家知。且道覓得後又如何。良久曰。堪作甚麼。

杭州府慧因義寧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摩耶夫人。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悉達太子。

### 南華緣禪師法嗣

濟南府興化延慶禪師。上堂。言前薦得孤負平生。句後投機。全乖道體。離此二途。祖師門下。又且如何。良久。曰。眼裏瞳兒吹木笛。

韶州府寶壽行德禪師。冬日在南華受請。示衆曰。新冬新寶壽。言是舊時言。若會西來意。波斯上船舶。

韶州府白虎山守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有眼無鼻孔。

韶州府佛陀山崇欽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直截爲人一句。師打一拂子。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逢人莫錯舉。

韶州府延祥法寧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拄杖子。曰。見後如何。師便打。曰。今日親見和尙。師曰。再犯不容。

韶州府舜峯慧寶禪師。僧問。步步登高時。如何。師曰。嶮。曰。不進不退時。如何。師曰。喪。曰。如何卽是。師曰。蘇嚕蘇嚕。

### 雲蓋鵬禪師法嗣

紹興府諸暨鍾山報恩譚禪師。上堂。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師曰。昨日初三。今日初四。僧曰。此猶是揀擇。師曰。龍蛇易辨。衲子難瞞。問。一問一答。猶落建化門頭。未審第一義中。如何舉唱。師曰。簷前雨滴。雪滿長空。僧曰。若然。則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師曰。作家禪客。僧曰。和尙莫瞞人好。師曰。却是你瞞我。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隻履已歸蔥嶺久。而今休更問來端。僧曰。便與麼去時。如何。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杖錫已居於此日。請師一句利人天。師曰。鼻孔大頭向下。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僧曰。如何則是。師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乃曰。法身無像。應物現形。諸禪德作麼生說箇應物現形底道理。

拈拄杖示衆曰。世尊身長丈六。者箇拄杖子亦長丈六。彌勒身長千尺。者箇拄杖子亦長千尺。方圓任器。隱顯從他。大包天地。細入微塵。如驢覷井。如井覷驢。得之者運籌帷幄。把斷要津。失之者杳杳忽忽。虛生浪死。得失二途。一時放却。敢問諸人。且道山僧拄杖子畢竟長多少。良久曰。笑指客從何處來。擊香臺一下。

### 北禪賢禪師法嗣

長沙府興化紹銑禪師。泉州人。上堂。拈拄杖曰。一大藏教是拭不淨故紙。說超佛越祖之談者。是誑謬閭閻漢。若論衲僧門下一點也用不得。作麼生是衲僧門下事。良久曰。多虛不如少實。擊香臺下座。

南昌府法昌倚遇禪師。漳州林氏子。幼依郡之崇福得度。有大志。自受具游方。名著叢席。浮山遠嘗謂人曰。此後學行腳樣子也。參北禪。禪問。近離甚處。師曰。福嚴。禪曰。思大鼻孔長多少。師曰。與和尚當時見底一般。禪曰。汝道我見時長多少。師曰。和尚大似不曾到福嚴。禪曰。學語之流。又問。來時馬大師安樂否。師曰。安樂。禪曰。向汝道甚麼。師曰。教和尚莫亂統。禪曰。念汝新到。不能打得你。師曰。某甲亦放和尚過。茶罷。禪問。鄉里甚處。師曰。漳州。禪曰。三平在彼作甚麼。師曰。說禪說道。禪曰。年多少。師曰。與露柱齊年。禪曰。有露柱且從。無露柱年多少。師曰。無露柱。一年也不少。禪曰。夜半放烏雞。慈明過北禪。師侍立。禪曰。汾陽師子可煞威猛。明曰。不道來者咬殺。禪曰。審如此。汾陽門下道絕人荒耶。明舉拂子曰。這個因甚到今日。禪未及對。師從旁曰。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禪呵曰。汝具甚眼目。乃敢爾。師曰。若是咬人師子。終不與麼。明將出。至龍牙像前。指問師曰。誰像。師曰。龍牙像。明曰。既是龍牙像。爲甚在北禪。師曰。兩彩一賽。明曰。像在此。龍牙在甚處。師擬對。明掌之曰。莫道不能較人。師曰。乞兒見小利。師在北禪最久。於是時師資敲唱。妙出千古。遊廬山。寓



圓通時大覺璉方赴詔。辭衆曰：「此事分明須薦取，莫教累劫受輪迴。」師問曰：「如何是此事？」曰：「薦取。」師曰：「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薦个甚麼？」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師曰：「豈無方便？」曰：「胡人飲乳，反怪良醫。」師曰：「暴虎憑河，徒誇好手。」拍一拍歸衆。晚至西山，睠雙嶺深邃，棲息三年。始應法昌之請，受請日，與英勝二首座相別曰：「三年聚首，無事不知。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以拄杖畫一畫曰：「者箇卽且止。宗門事作麼生？」英曰：「須彌安鼻孔。」師曰：「恁麼？」則臨崖看澣眼。特地一場愁。英曰：「深沙努眼睛。」師曰：「爭奈聖凡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曰：「鐵蛇鑽不入。」師曰：「者般漢有甚共語處？」英曰：「自緣根力淺，莫怨太陽春。」却畫一畫曰：「宗門事且止。者箇事作麼生？」師便掌英曰：「者漳州子，莫無去就。」師曰：「你者般見解，不打更待何時？」又打。英曰：「也是我招得。」法昌在分寧之北，千峯萬壑，古屋數間。師刀耕火種，殊安樂之。衲子不堪枯淡，多棄去。開爐日，以一力搥鼓陞座曰：「法昌今日開爐，行脚僧無一箇。惟有十八高人，緘口圍爐打坐。不是規矩嚴，難免見諸人話墮。直饒口似秤錘，未免燈籠勘破。不知道絕功勳，安用修因證果。」喝一喝曰：「但能一念同心，卽脫二乘羈鎖。」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祇要時人知有，如貧子衣珠，不從人得。三世諸佛祇是弄珠底人，十地菩薩祇是求珠底人。汝等正是玲瓏乞丐，懷寶迷邦。靈利漢纔聞舉著，眨上眉毛，便知落處。若更踏步向前，不如策杖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示衆。我要一箇不會禪底作國師。上堂。汝若退身千尺，我便當處生芽。汝若覲面相呈，我便藏身露影。汝若春池拾礫，我便撒下明珠。直得水灑不著，風吹不入。如箇無孔鐵鎚相似。且道法昌還有爲人處也無。良久曰：「利刀割肉瘡猶合，惡語傷人恨不銷。」上堂。春山青春水綠，一覺南柯夢初足。攜筇縱步出松門，是處桃英香馥郁。因思昔日靈雲老，三十年來無處討。如今競愛摘楊花，紅香滿地無人掃。上堂。拈起

拄杖曰。我若拈起。你便喚作先照後用。我若放下。你便喚作先用後照。我若擲下。你便喚作照用同時。忽然不拈不放。你向甚麼處卜度。直饒會得個儻分明。若遇臨濟德山。便須腦門著地。且道伊有甚麼長處。良久曰。曾經大海休誇水。除却須彌不是山。上堂。夜半烏雞誰捉去。石女無端遭指注。空王令下急搜求。唯心便作軍中主。雲門長驅。潯山隊伍。列五位槍旗。布三玄戈弩。藥山持刀。青原荷斧。石鞏彎弓。禾山打鼓。陣排雪嶺長蛇。兵屯黃檗飛虎。木馬帶毛烹泥牛。和角煮。賞三軍。犒師旅。打葛藤。分露布。截海颺塵。橫山簸土。擊玄關。除微路。多少平人受辛苦。無邊刹海競紛紛。三界聖凡無覓處。無覓處。還知否。昨夜雲收天宇寬。依然帶月啼高樹。上堂。閑來祇麼坐。拍手誰賡和。回頭忽見簸箕星。水墨觀音解推磨。拍手一下曰。還會麼。八十翁翁雖皓首。看看不見老人容。黃龍南至。上堂。拏雲攫浪數如麻。點著銅睛眼。便花。除却黃龍頭角外。自餘渾是赤斑蛇。法昌小刹。路遠山遙。景物蕭疎。游人罕到。孰謂黃龍禪師。曲賜光臨。不唯泉石生輝。亦乃人天欣悅。然雲行雨施。自古自今。其柰爐鞴之所。鈍鐵尤多。良醫之門。病者愈甚。瘡病須求靈藥。銷頑必藉金錘。法昌者裏。有幾箇垛根阿師。病者在膏肓。頑者頑入骨髓。若非良匠到來。總是虛生浪死。拈拄杖曰。要會麼。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却須磨取。曰。未審如何下手。師曰。鏡在甚麼處。僧遂作一圓相。師便打。曰。者漆桶碌轆也不識。與感首座歲夜喫湯次。座曰。昔日北禪分歲。曾烹露地白牛。和尚今夜分歲。有何施設。師曰。臘雪連山白。春風透戶寒。座曰。大眾喫箇甚麼。師曰。莫嫌冷淡無滋味。一飽能消萬劫饑。座曰。未審是甚麼人置辦。師曰。無慚愧漢。來處也不知。英勝二首座到山相訪。英曰。和尚尋常愛點檢諸方。今日因甚麼却來古廟裏作活計。師曰。打草祇要蛇驚。英曰。莫塗糊人好。

師曰。你又刺頭入膠盆作甚麼。英曰。古人道。我見兩箇泥牛鬪入海。所以住此山。未審和尚見箇甚麼。師曰。你他時異日有把茆蓋頭。人或問你。你作麼生祇對。英曰。山頭不如嶺尾。師曰。還當得住山事也無。英曰。使鑽不及拖犁。師曰。還曾夢見古人麼。英曰。和尚作麼生。師展兩手。英曰。蝦跳不出斗。師曰。休將三寸燭。擬比太陽輝。英曰。爭柰公案見在。師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上堂。毘耶杜口。倣倣宗乘。鷲嶺拈花。翻成毒藥。九年面壁。鈍置先宗。半夜傳衣。欺它後學。馬祖卽心是佛。大似待兔守株。盤山非心非佛。可謂和泥合水。如斯之見。盡是敗壞祖風。滅胡種族。承虛接響。罔聖欺賢。後學無辜。遭它指注。若論此事。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達磨不西來。二祖不得髓。直得皇風蕩蕩。野老謳謠。心無所恃。行無所依。聞禪與道。似見冤家。說色與心。如逢猛虎。法昌然後與你挑野菜。春黍米。作和羅飯。煮骨董羹。饑卽食。困卽眠。不由諸位自崇高。莫學三乘立殮課。大寧寬至。師畫地作<sup>④</sup>相。便曳鑽出。翌日未陞座。謂寬曰。昨日公案如何。寬畫<sup>⑤</sup>相。卽颺撒之。師曰。寬禪頭。名下無虛人。乃陞座曰。忽地晴天霹靂聲。禹門三汲浪崢嶸。幾多頭角爲龍去。蝦蟹依然努眼睛。黃龍南至。師方植松。南曰。小院子栽許多松作麼。師曰。臨濟道底曰。栽得多少。師曰。但見損啼鶴宿簷漢。侵雲南。指石曰。者裏何不栽。師曰。功不浪施。曰。也知無下手處。師却指石上松曰。從什麼處得此來。南大笑曰。蒼天蒼天。乃作偈曰。頭戴華巾離少室。手攜席帽出長安。鷲峯峯下重相見。鼻孔元來總一般。又畫<sup>⑥</sup>相示之。師曰。葫蘆棚上摘冬瓜。麥浪堆中釣得鰕。誰在畫樓沽酒處。相邀來喫趙州茶。又畫<sup>⑦</sup>相答之。南曰。鐵牛對對黃金角。木馬雙雙白玉蹄。爲愛雪山香草細。夜深乘月過前溪。又畫<sup>⑧</sup>相示之。師曰。玉麟帶月離霄漢。金鳳啣花下綵樓。野老不嫌公子醉。相將攜手御街游。又畫<sup>⑨</sup>相答之。又與南舉程大卿看生緣。

話。師曰。和尚何不直下與伊勦絕却。南曰。也曾爲蛇畫足來。是伊自不瞥地。師曰。和尚如何爲它。南曰。咬盡生薑呷盡醋。師曰。流俗阿師。又怎麼去。南曰。和尚作麼生。師拈拂子便打。南曰。者老漢也是無人情。寶覺心問。不是風兮不是幡。黑花貓子面門斑。夜行人只貪明月。不覺和衣渡水寒。豈不是和尚偈耶。師曰。是。覺曰。也大奇。師曰。汝道祖師前段爲人。後段爲人。曰。祖師終不妄語。師曰。意作麼生。曰。豈不見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師曰。如狐渡水。有甚快活。曰。師意如何。師以拂子搖之。曰。也是爲蛇畫足。師曰。亂統作麼。曰。須是和尙始得。龍圖徐公禧布衣時。與師往來。爲法喜游。師將化前一日。作偈遺之。曰。今年七十七。出行須擇日。昨夜問龜哥。報道明朝吉。徐覽偈聳然。邀靈源清同往。師方坐寢室。以院務誠知事曰。吾住此山二十三年。護惜常住。每自蒞之。今行矣。汝輩著精彩。言畢。舉拄杖曰。且道者箇分付阿誰。徐與靈源皆屏息。遂擲杖投牀。枕臂而化。

福州府廣因擇要禪師。上堂。王臨寶位。胡漢同風。紐半破三。佛殿倒卓。藏身句卽不問你。透出一字作麼生道。拈拄杖曰。春風開竹戶。夜雨滴花心。上堂。古者道。祇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總輸僧。且如何是諸上座了底心。良久曰。漁翁睡重春潭闊。白鳥不飛舟自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長安東。洛陽西。問。如何是佛。師曰。福州橄欖兩頭尖。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隈巖傍壑。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前山後山。

開先暹禪師法嗣

南康府雲居山佛印了元禪師。饒州浮梁林氏子。誕時。祥光上燭。鬚髮爪齒宛然具體。風骨爽拔。孩孺異常。發言成章。語合經史。閭里先生稱曰神童。才思俊邁。志慕空宗。出家圓具。卽徧參尋機。投開先。出爲宗匠。九



坐道場。名動朝野。宋神宗賜高麗磨衲金鉢。以旌師德。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木頭雕不就。曰。恁麼。則皆是虛妄也。師曰。梵音深遠。令人樂聞。問。如何是諸佛說不到底法。師曰。蟻子解尋腥處走。蒼蠅偏向臭邊飛。曰。學人未曉。請師再指。師曰。九萬里鵬從海出。一千年鶴遠天歸。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閉口深藏舌。曰。學人未曉。師曰。一言已出。驢馬難追。問。大修行人。還入地獄也無。師曰。在裏許。曰。大作業人。還上天堂也無。師曰。鰍跳不出斗。曰。恁麼。則鑊湯爐炭。吹教滅。劍樹刀山。喝使摧。師曰。自作自受。乃曰。適來禪客出衆。各以無量珍寶。布施大衆。又於面門上。放大光明。照耀乾坤。令諸人普得相見。於此明得。可謂十方諸佛。各坐其前。常爲勞生演說大法。豈假山僧重重註破。如或未然。不免橫身徇物。乃橫按拄杖曰。萬般草木根苗。異一得春風。便放花。上堂。寒風撼竹聲乾。水凍魚行澀。林疎鳥宿難。早是嚴霜威重。那堪行客衣單。休思紫陌山千朵。且擁紅爐火一攢。放下茱萸空中竹。倒却迦葉門前刹竿。直下更云。不會。算來也太無端。參。一日。與學徒入室次。適東坡到。師曰。此間無坐榻。坡曰。暫借佛印四大爲坐榻。師曰。山僧有一間。居士道得。卽請坐。道不得。卽輸腰間玉帶子。坡欣然曰。便請。師曰。適來道。暫借山僧四大爲坐榻。祇如山僧四大本空。五陰非有。你向甚麼處坐。坡不能答。遂留玉帶。師却贈以雲山衲衣。坡嘗有偈曰。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恆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禪牀。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院。奪得雲山舊衲衣。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猶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李公麟爲師寫照。師令作笑容。自爲贊曰。李公天上石麒麟。傳得雲居道者眞。不爲拈花傳大事。等閒開口笑何人。泥牛漫向風前鬣。木馬無端雪裏春。現對堂堂俱不識。太平時代自由身。元符戊寅正月四日。與客語有會其心。軒



渠一笑而化。其令寫笑狀而贊之。非苟然也。

開封府智海正覺本逸禪師。福州彭氏子。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青青河畔草。曰。磨後如何。師曰。鬱鬱園中柳。曰。磨與未磨。是同是別。師曰。同別且置。還我古鏡來。僧擬議。師便喝。上堂。開口是。合口是。眼下無妨更著鼻。開口錯。合口錯。眼與鼻孔都拈却。佛也打。祖也打。真人面前不說假。佛也安。祖也安。衲僧肚皮似海寬。此乃一出一入。半合半開。是山僧尋常用底。敢問諸禪德。刹竿因甚麼頭指天。力士何故揜起拳。良久曰。參。上堂。拈拄杖曰。者拄杖。在天也。與日月並明。在地也。與山河同固。在王侯也。以代蒲鞭。在百姓也。防身禦惡。在衲僧也。畫橫肩上。渡水穿雲。夜宿旅亭。撐門拄戶。且道在山僧手裏用作何爲。時向東湖間縱步。與僧遙指遠山青。擊禪牀下座。上堂。憶得老僧年七歲時。於村校書處得一法門。超情離見。絕妙絕玄。爰自染神。逾六十載。今日輒出普告大衆。若欲傳持。宜當諦聽。遂曰。寒原耕種罷。牽犢負薪歸。此夜一爐火。渾家身上衣。諸禪德。逢人不得錯舉。上堂。古者道。接物利生絕妙。外甥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將來應用恰好。諸人還會麼。菜園牆倒晴方築。房店籬穿雨過修。院宇漏時隨分整。兒孫大小盡風流。上堂。舉暹和尚道。寒寒地。爐火煖。閑坐蒲團。說迦葉不是。談達磨無端。此也彼也。必然一般。師召大衆曰。迦葉甚處不是。達磨那裏無端。若檢點得出。二老一場懽懽。若點檢不出。三十年後。莫道不被人瞞好。上堂。我有者一著。人人口裏嚼。嚼得破者還須吐却。嚼不破者翻成毒藥。乃召諸禪德。作甚麼滋味。試請道看。良久曰。醫王不是無方義。千里蘇香象不同。道士問。如何是道。師曰。龍吟金鼎。虎嘯丹田。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吐故納新。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師曰。胃鶴顛崖上。冲天味米民。

紹興府天章元楚寶月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一年三百六十日。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迢迢十萬不是遠。上堂。鼓聲錯落。山色崔嵬。本既不有。甚處得來。良久曰。高著眼。

南康府廬山萬杉善爽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萬杉境。師曰。萬株杉下千尋竹。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老僧叉手對闍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崑崙頭戴華山尖。乃云。古卽今。今卽古。家家窗下有諸祖。文殊示現滿山川。自是時人不解悟。大衆。且道悟個什麼。喝一喝。晚參。侍者度拂子。師接得曰。百丈昔因拈起悟。始覺蒸糊是麵做。禪人到此莫商量。向道僧堂對廚庫。復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教老僧說個什麼。良久曰。春困歸堂打睡。

### 禾山才禪師法嗣

撫州府曹山寶積雄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寒貓不捉鼠。問。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學人如何下足。師曰。大地草漫漫。曰。謝師答話。師曰。明眼人難瞞。曰。大衆一時記取。師曰。曹山今日失利。問。法雷一震。龍象四來。和尚如何行令。師曰。清風不會儂家意。吹散白雲撩亂飛。曰。學人還有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腳踏實地。乃曰。善應羣方。萬機叢湊。相逢相見卽不問你。拈匙把筯爲甚麼。道不得。良久曰。曹山今日失利。上堂。山不青。水不綠。南北東西無下足。白雲片片嶺頭飛。夜來却入蘆花宿。上堂。千江競湊。萬派同源。寶月騰輝。光分沙界。山河大地。明暗自殊。坐臥經行。何人分上。其中莫有語言道斷。函蓋相應底衲僧麼。出來。與曹山相見。時有僧出。方禮拜。師曰。大衆分明記取者。僧問頭。

### 欽山勤禪師法嗣

常德府梁山圓應禪師。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喫粥飯。

太陽玄禪師法嗣之一

安陸府興陽清剖禪師。在太陽作園頭。種瓜次。陽問。甜瓜何時得熟。師曰。卽今熟爛了也。陽曰。揀甜底摘來。師曰。與甚麼人喫。陽曰。不入園者。師曰。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陽曰。汝還識伊麼。師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陽笑而去。住後。上堂。西來大道理。絕百非。句裏投機。全乖妙旨。不已而已。早屈祖宗。豈况怱怱。有何所益。雖然如是。事無一向。且於唱教門中。通一線道。大家商量。僧問。娑竭出海。乾坤震。覲面相呈。事若何。師曰。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曰。忽遇出頭時。又作麼生。師曰。似鶻提鳩。君不信。御樓前驗始知真。曰。恁麼則叉手當胸。退身三步也。師曰。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遭點額回。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月照千江靜。孤燈海底明。鄭金部問。和尚甚麼時開堂。師曰。不歷僧祇數。日月未生前。臥疾次。太陽問。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辦。若無箇泡幻。大事無由辦。若要大事辦。識取箇泡幻。作麼生。師曰。猶是者邊事。陽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匝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陽笑曰。乃爾惺惺邪。師喝曰。將謂我忘却。竟爾趨寂。衡州府南嶽福嚴審承禪師。侍立太陽次。陽曰。有一人遍身紅爛。臥在荊棘林中。周匝火圍。若親近得此人。大敵禪關。若親近不得。佛法無靈驗。師曰。六根不具。七識不全者。親近得此人。陽曰。教伊出來。我要相見。師曰。適來別無左右。祇對和尚。陽曰。相隨來也。師便禮拜。師後舉似華嚴隆。隆曰。若果如此。冷如毛粟。細如冰雪。李相公特上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庭前柏樹。公如是三問。師如是三答。公欣然。乃有頌曰。出沒雲閑滿太虛。元來真相一塵無。重重請問西來意。唯指庭前柏一株。

惠州府羅浮山顯如禪師。初到太陽。陽問甚處人。師曰。益州。曰。此去幾里。師曰。五千里。曰。你與麼來。還會踏著麼。師曰。不曾踏著。曰。汝解騰空那。師曰。不解騰空。曰。爭得到者裏。師曰。步步不迷方。通身無辨處。曰。汝得超方三昧邪。師曰。聖心不可得。三昧豈彰名。陽曰。如是如是。汝應信此。卽本體全彰。理事不二。善自護持。住後。僧問。如何是羅浮境。師曰。突兀侵天際。巍峨鎮海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頂上白雲散。足下黑烟生。襄陽府白馬歸喜禪師。初問太陽。學人蒙昧。乞指箇入路。陽曰。得良久。乃召師。師應諾。陽曰。與你箇入路。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善犬帶牌。問。如龜藏六時如何。師曰。布袋裏弓箭。問。不著佛求。不著法求。當於何求。師曰。村人跪拜石師子。曰。意旨如何。師曰。社樹下設齋。上堂。急走卽蹉過。慢行趁不上。沒量大。衲僧無計奈何。有多口饒舌底出來。僧問。一句卽不問。如何是半句。師曰。投身擲下。曰。者箇是一句。師曰。半句也摸不著。問。如何是闃寂之門。師曰。莫鬧莫鬧。安陸府太陽慧禪師。僧問。漢君七十二陣。大霸寰中。和尚臨筵不施寸刃。承誰恩力。師曰。杲日當軒際。森羅一樣觀。曰。恁麼則金烏凝秀色。玉兔瑞雲深。師曰。滴瀝無私旨。通方一念玄。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纍布直裰重重補。日用鉏頭旋旋措。曰。向上客來如何祇待。師曰。要用便用。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出東方。月落西戶。復示頌曰。朝朝日出東方。夜夜月落西戶。如今大宋官家。盡是金枝玉樹。紹興府雲門山寶印靈運禪師。上堂。夜來雲雨散長空。月在森羅萬象中。萬象靈光無內外。當明一句若爲通。不見僧問大哥道。月生雲際時如何。大哥曰。三箇孩兒抱花鼓。莫來攔我毬門路。月生雲際。是明甚麼邊事。三箇孩兒抱花鼓。擬思卽隔。莫來攔我毬門路。須有出身處始得。若無出身處。也是黑牛臥死水。出身一



祖燈大統卷第四十三

少林第十七世之四

卷四十四

少林十七世之五

太陽玄禪師法嗣之二

一百五十八

句作麼生道。不勞久立。  
懷安府雲頂海鵬禪師。僧問。如何是大疑底人。師曰。畢鉢巖中。面面相覷。曰。如何是不疑底人。師曰。如是我聞。須彌粉碎。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達磨逢梁武。摩騰遇漢明。  
安陸府景陵乾明機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此問不虛。問。如何是東禪境。師曰。定水不曾離舊岸。紅塵爭敢入波來。

祖燈大統卷第四十三終

祖燈大統卷第四十四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十七世之五

太陽玄禪師法嗣之二

安慶府桐城投子義青禪師。青社李氏子。七齡穎異。往妙相寺出家。試經得度。習百法論。未幾歎曰。三祇塗遠。自困何益。乃入洛聽華嚴。嘗讀諸林菩薩偈。至卽心自性處。忽猛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卽棄游宗席。時圓鑑居會聖巖。一夕夢畜青色鷹。以爲吉徵。屆旦師來。鑑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經三載。一日忽問。汝記得話頭麼。試舉看。師擬對。鑑掩師口。師了然開悟。遂禮拜。鑑曰。汝妙悟玄機邪。師曰。設有也須吐却。時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師回顧曰。合取狗口。若更忉忉。我卽便嘔。自此

復經三年。鑑出洞。上宗旨示之。皆能妙契。付以太陽頂相皮履直裰。囑曰。代吾續其宗風。無久滯此。善宜護持。遂書偈送曰。須彌立太虛。日月輔而轉。羣峯漸倚他。白雲方改變。少林風起叢。曹溪洞簾卷。金鳳宿龍巢。宸苔豈車碾。令依圓通秀。師至圓通。無所參問。唯嗜睡而已。執事白。通曰。堂中有僧日睡。當行規法。通曰。是誰。曰。青上座。通曰。未可待與按過。通卽曳杖入堂。見師正睡。乃擊牀呵曰。我者裏無閑飯。與上座喫了打眠。師曰。和尚教某何爲。通曰。何不參禪去。師曰。美食不中飽人喫。通曰。爭奈大有人不肯上座。師曰。待肯堪作甚麼。通曰。上座曾見甚麼人來。師曰。浮山。通曰。怪得恁麼頑懶。遂握手相笑。歸方丈。由是道聲籍甚。熙寧癸丑。還龍舒。住白雲海會。次遷投子。上堂。若論此事。如鸞鳳冲霄。不留其迹。羚羊挂角。那覓乎蹤。金龍不守於寒潭。玉兔豈棲於蟾影。其或主賓乍立。須威音世外。搖頭問答言。陳仍玄路。旁提爲唱。縱能如是。猶在半途。更若凝眸。不勞相見。上堂。宗乘若舉。凡聖絕蹤。樓閣門開。別戶相見。設使卷簾悟去。豈免旁觀。春遇桃花。重增眼病。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諸仁者。既是不傳。爲甚鐵牛走過新羅國裏。遂喝曰。達者須知。暗裏驚。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曰。如何是相傳底事。師曰。全因淮地月。得照郢陽春。曰。恁麼。則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祇知荆玉異。那辨楚王心。僧禮拜。師以拂子擊之。復曰。更有問話者麼。如無。彼此著便。問。和尚適來拈香。祝延聖壽。且道當今年多少。師曰。月籠丹桂遠。星拱北辰高。曰。南山直聳齊天壽。東海洪波比福源。師曰。雙鳳朝金闕。青松古韻高。曰。聖壽已蒙師指示。治化乾坤事若何。師曰。不如緘口退。却是報皇恩。上堂。默沈陰界。語落深坑。擬着則天地懸殊。棄之則千生萬劫。洪波浩渺。白浪滔天。鎮海明珠。在誰收掌。良久。卓杖曰。百雜碎。上堂。孤村陋店。莫挂瓶盂。祖佛玄關。橫身直過。早是蘇

秦觸塞求路難回。項主臨江。何逃困命。諸禪德到者裏。進則落於天魔。退則沈於鬼趣。不進不退。正在死水。諸仁者。作麼生得平穩去。良久曰。任從三尺雪。難壓寸靈松。嘗作五位頌。有序曰。夫長天一色。星月何分。大地無偏。枯榮自異。是以法無異法。何迷悟而可及。心不自心。假言象而提唱。其言也。偏圓正到。兼帶叶通。其法也。不落是非。豈關萬象。幽旨既融於水月。宗源派混於金河。不墜虛凝。回途復妙。頌曰。正中偏。星河橫轉。月明前。彩氣夜交。天未曉。隱隱俱彰。暗裏圓。偏中正。夜半天明。羞自影。朦朦霧色。辨何分。泯然不落。秦時鏡。正中來。火裏金雞。坐鳳臺。玄路倚空。通脈上。披雲鳥道。出塵埃。兼中至。雪刃籠身。不回避。天然猛將。兩不傷。暗裏全施。善周備。兼中到。解走之人。不觸道。一般拈掇。與君殊。不落是非。真個妙。師平生不畜長物。弊衲褚衾而已。元豐癸亥四月末。示微疾。以書辭郡官。檀越。五月四日。陞座別衆。罷。示偈曰。兩處住持。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投筆奄息。闍維多靈異。獲設利五色。同靈骨塔。于寺北三峯庵之後。寺有再來泉。味最甘。無爲子嘗贊師之小像曰。一隻履。兩牛皮。金烏啼處。木雞飛。夜半賣油翁發笑。黑頭生得白頭兒。

### 梁山巖禪師法嗣

常德府梁山善冀禪師。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莫眼華。問。和尚幾時成佛。師曰。且莫壓良爲賤。曰。爲甚麼不肯承當。師曰。好事不如無。頌魯祖面壁曰。魯祖三昧最省力。纔見僧來便面壁。若是知心達道人。不在揚眉便委悉。

### 道吾詮禪師法嗣

彰德府天平山契愚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杖鼓兩頭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鎮州蘿蔔石含茶。問法無動搖時如何。師曰。你從潞府來。曰。一步也不會驀。師曰。因甚得到者裏。曰。和尚睡語作麼。師曰。放你二十棒。官人問。無鄰可隔。爲甚麼不相見。師曰。怨阿誰。廊下行次見僧。以拄杖示之。僧近前接。師便打。

### △少林第十八世之一

#### 石霜圓禪師法嗣

南昌府黃龍慧南禪師。信州玉山章氏子。依泐潭澄分座接物有年。偶同雲峯悅游西山。夜話雲門法道。峯曰。泐潭雖雲門後。法道異矣。師詰所以異。峯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泐潭藥汞銀。徒可把翫。入煨則流去。師怒。以枕投之。明日峯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泐潭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乎。卽背去。師挽之曰。若如是。則誰可汝意。峯曰。石霜圓手段出諸方。子宜見之。不可後也。師默計之。曰。悅師翠巖。使我見石霜。於悅何有哉。卽造石霜。中途聞石霜不事事。忽叢林。遂登衡嶽。謁福嚴賢。賢命掌書記。俄賢卒。郡守以慈明補之。旣至。聞其貶剝諸方。件件數爲邪解。師爲之氣索。遂造其室。明曰。書記領徒游方。借使有疑。可坐而商略。師哀懇愈切。明曰。公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云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師曰。有喫棒分。明色莊曰。聞三頓棒聲。便是喫棒。則汝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應喫棒。明卽端坐。受師炷香作禮。明復問。趙州道臺山婆子。我爲汝勘破了也。且那裏是他勘破婆子處。師汗下。不能加答。次日又詣。明詬罵不已。師曰。罵豈慈悲法施邪。明曰。你作罵會那。師於言下大悟。作頌呈之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讐。呈明。明指沒字顧師。師卽易以有字。留月餘。時年正三十五。



足辭遊方廣後洞。識泉大道同夏明年遊荊州。與悅會金鑾。乃曰。某不得友兄及谷泉。安識慈明。後開法同安。泐潭遣僧來審。師提唱之語有曰。智海無性。因覺妄而成。凡覺妄元虛。卽凡心而見佛。便爾休去。將謂同安無折合。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僧歸舉似澄。澄不懌。俄聞嗣石霜。則泐潭法侶多棄去。次住歸宗。次遷黃檗。結菴溪上。曰積翠。次住黃龍。示衆。江南之地。春寒秋熱。近日已來。滴水滴凍。僧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未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滴水滴凍。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啣花獻。師曰。釘根桑樹。關角水牛。曰。見後爲甚麼不啣花。師曰。棍無檔。袴無口。問。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曰。學人未曉。乞師方便。師曰。大庾嶺頭。笑却成哭。問。一不去。二不住。請師道。師曰。高祖殿前。樊噲怒。曰。怎麼。則今日得遇和尚也。師曰。仰面看天。不見天。問。德山棒。臨濟喝。直至如今。少人拈掇。請師拈掇。師曰。千鈞之弩。不爲鼯鼠而發機。曰。作家宗師。今朝有在。師便喝。僧禮拜。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著。上堂。橫吞巨海。倒卓須彌。衲僧面前。也是尋常茶飯。行脚人。須是荊棘林內。坐大道場。向和泥合水處。認取本來面目。且作麼生。見得拈拄杖。曰。直饒見得。未免山僧拄杖。上堂。聖凡情盡。體露眞常。拈起拂子。曰。拂子。踣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驢唇先生。拊掌大笑。道盡十方世界。箇箇識好惡底人。萬中無一。擊禪床。下座。上堂。說妙談玄。乃太平之姦賊。行棒行喝。爲亂世之英雄。英雄姦賊。棒喝玄妙。黃檗門下。總用不着。且道黃檗門下。尋常用箇甚麼。喝一喝。上堂。撞鐘鐘鳴。擊鼓鼓響。大衆殷勤問訊。同安端然合掌。者箇是世法。那箇是佛法。咄。上堂。有一人。朝看華嚴。暮觀般若。晝夜精勤。無有暫暇。有一人。不參禪。不論義。把箇破席。日裏睡。於是二人同到黃龍。一人有爲。

一人無爲安下。那一箇卽是。良久曰。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上堂。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擊禪牀。下座。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卽神。乃拈拄杖曰。道之與聖。總在歸宗。拄杖頭上。汝等諸人。何不識取。若也識得。十方刹土。不行而至。百千三昧。無作而成。若也未識。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上堂。半夜捉烏雞。驚起梵王睡。毘嵐風忽起。吹倒須彌山。官路無人行。私酒多人喫。當此之時。臨濟德山。開得口。張得眼。有棒有喝。用不得。汝等諸人。各自尋取祖業契書。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上堂。大珠和尚道。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是名佛滅度。也好箇消息。古人一期方便。與你諸人。箇入路。既得箇入路。又須得箇出路。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不到頂。不知宇宙之寬廣。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之淺深。既知寬廣。又知淺深。一踏踏翻四大海。一擲擲倒須彌山。撒手到家人不識。鵲噪鴉鳴柏樹間。上堂。千般說。萬般喻。祇要教君早回去。去何處。良久云。夜來風起滿庭香。吹落桃花三五樹。因化主歸。上堂。世間有五種不易。一化者不易。二施者不易。三變生爲熟者不易。四端坐吃者不易。更有一種不易。是甚麼人。良久云。響便下座。時翠巖眞爲首座。藏主問。適來和尚道。第五種不易。是甚麼人。眞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上堂。拈拄杖曰。橫拈倒用。撥開彌勒眼睛。明去暗來。敲落祖師鼻孔。當是時也。目連鷲子。飲氣吞聲。臨濟德山。呵呵大笑。且道笑箇甚麼。咄。室中常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參請。宗師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有契其旨。脫有酬者。師未嘗可否。叢林目爲黃龍三關。嘗自頌曰。生緣有語人皆識。水母何曾離得鰕。但見日頭東畔上。誰能更吃趙州茶。我手佛手兼舉。禪人直下薦取。不

動干戈道出。當處超佛越祖。我脚驢脚並行。步步踏着無生。會得雲收霧卷。方知此道縱橫。總頌曰。生緣斷處。伸驢脚。驢脚伸時。佛手開。爲報五湖參學者。三關一一透將來。宋神宗熙寧己酉三月十七日。四祖演通嗣法書至上堂。山僧才輕德薄。豈堪人師。蓋不昧本心。不欺諸聖。未免生死。令免生死。未出輪迴。令出輪迴。未得解脫。令得解脫。未得自在。令得自在。所以大覺世尊。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六祖夜半於黃梅。又傳箇甚麼。乃說偈曰。得不得。傳不傳。歸根得旨。復何言。憶得首山曾漏泄。新婦騎驢阿家牽。翌日午時。端坐示寂。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前山。壽六十八。臘五十。徽宗大觀庚寅春。敕謚普覺禪師。

袁州府楊岐方會禪師。郡之宜春冷氏子。少警敏。及冠。不事筆硯。竄名商稅務。掌課最。坐不職當罰。乃宵遁。入瑞州九峯。恍若舊遊。眷不忍去。遂落髮。每閱經。心融神會。能折節扣參老宿。慈明自南源徙道吾石霜。師皆佐之。總院事。然未有省發。每咨參。明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明曰。監寺異時兒孫遍天下。在何用忙爲。一日明適出。雨忽作。師偵之小徑。既見。遂搗住曰。者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去在。明曰。監寺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卽拜於泥途。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明曰。你且驢避。我要去那裏去。師歸。來日具威儀詣方丈禮謝。明呵曰。未在。自是明每山行。師輒瞰其出。雖晚。必擊鼓集衆。明遽還。怒曰。少叢林暮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師曰。汾陽晚參也。何謂非規繩乎。一日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明曰。我行荒艸裏。汝又入深村。師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明便喝。師曰。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曰。此事是箇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明移興化。師辭歸九峯。後道俗迎居楊岐。次遷雲蓋。受請日。拈法衣示衆曰。會麼。山僧今日無端走入水牯牛隊裏去。也還知麼。筠陽九岫。萍實楊岐。遂陞座。時有僧出。師

曰。漁翁未擲釣。躍鱗衝浪來。僧便喝。師曰。不信道。僧拊掌歸衆。師曰。消得龍王多少風。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曰。少年長老。足有機籌。師曰。念汝年老。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佛。師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祇者是麼。師曰。湖南長老。乃曰。更有問話者麼。試出來相見。楊岐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裏。一任橫拖倒拽。爲甚麼如此。大丈夫兒。須是當衆決擇。莫只背地裏似水底按葫蘆相似。當衆引驗。莫便面赤。有麼有麼。出來決擇看。如無。楊岐今日失利。師便下座。九峯勤把住曰。今日喜得箇同參。師曰。作麼生是同參底事。勤曰。九峯牽犁。楊岐拽耙。師曰。正恁麼時。楊岐在前。九峯在前。勤擬議。師拓開曰。將謂同參。元來不是。僧問。人法俱遣。未是衲僧極則。佛祖雙亡。猶是學人疑處。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你祇要勤破新長老。曰。恁麼則旋斫生柴帶葉燒。師曰。七九六十三。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西天人不會唐言。上堂。霧鎖長空。風生大野。百艸樹木。作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三世諸佛。在你諸人脚跟下。轉法輪。若也會得。功不浪施。若也不會。莫道楊岐山勢險。前頭更有最高峯。上堂。舉古人一轉公案。布施大衆。良久曰。有口祇堪喫飯。上堂。踏著秤錘。硬似鐵。瘧子得夢向誰說。須彌頂上浪滔天。大洋海裏遭火熬。參。上堂。楊岐一要。千聖同妙。布施大衆。拍禪牀一下云。果然失照。參。上堂。楊岐一句。急著眼觀。長連牀上。拈匙把筯。上堂。拈拄杖曰。一卽一切。一切卽一。畫一畫曰。山河大地。天下老和尚百雜碎。作麼生是諸人鼻孔。良久曰。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喝一喝。卓一下。上堂。楊岐無旨的。種田博飯喫。說夢老瞿曇。何處覓蹤跡。喝一喝。拍禪牀一下。上堂。薄福住楊岐。年來氣力衰。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囉囉哩。拈過死柴頭。且向無煙火。上堂。雲蓋是事不如說。禪似吞栗蓬。若向此處會得。佛法天地懸殊。上堂。擲。



下拄杖曰。釋迦老子著跌。偷笑雲蓋亂說。雖然世界坦平。也是將勤補拙。上堂。釋迦老子初生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今時衲僧盡皆打摸畫樣。便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蓋不惜性命。亦爲諸人打箇樣子。遂曰。陽氣發時無硬地。示衆。一切智通無障礙。拈拄杖曰。拄杖子向諸人面前逞神通去也。擲下曰。直得乾坤震裂。山嶽搖動。會麼。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拍禪牀曰。三十年後。明眼人前。莫道楊岐龍頭蛇尾。問。撥雲見日時如何。師曰。東方來者東方坐。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堪作甚麼。師曰。鉢孟口向天。慈明忌辰設齋。衆纔集。師於眞前以兩手捏拳安頭上。以坐具畫一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座曰。休捏怪。師曰。首座作麼生。座曰。和尚休捏怪。師曰。兔子喫牛妳。第二座近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師近前作聽勢。座擬議。師打一掌曰。者漆桶也亂做。室中問僧。栗棘蓬你作麼生吞。金剛圈你作麼生透。問新到三人同行。必有一智。提起坐具曰。參頭上座。喚者箇作甚麼。曰。坐具。師曰。眞箇那。曰。是。師復曰。喚作甚麼。曰。坐具。師顧視左右曰。參頭却具眼。問第二人。欲行千里。一步爲初。如何是最初一句。曰。到和尚者裏。爭敢出手。師以手畫一畫。僧曰。了。師展兩手。僧擬議。師曰。了。問第三人。近離甚處。曰。南源。師曰。楊岐今日被上座勘破。且坐喫茶。問僧。敗葉堆雲。朝離何處。曰。觀音。師曰。觀音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曰。適來相見了也。師曰。相見底事。作麼生。僧無對。師曰。第二上座代參頭道看。亦無對。師曰。彼此相鈍置。示衆云。春風如刀。春雨如膏。律令正行。萬物情動。你道腳踏實地一句。作麼生道。出來向東涌西沒處道看。直饒道得。也是梁山頌子。示衆。身心清淨。諸境清淨。諸境清淨。身心清淨。還知楊岐老漢落處麼。河裏失錢河裏攬。示衆。景色乍晴。物情舒泰。舉步也。千身彌勒。動用也。隨處釋迦。

文殊普賢。總在者裏。衆中有不受人謾底。便道。楊岐和麤糲麵。然雖如是。布袋裏盛錐子。示衆。雪雪處處。光輝明皎潔。黃河凍鎖絕纖流。赫日光中須迸裂。須迸裂。那吒頂上喫蒺藜。金剛脚下流出血。宋仁宗慶曆丙戌。移住潭州雲蓋。皇祐改元己丑。示寂。塔于雲蓋山。

南昌府翠巖可眞禪師。福州人。嘗參慈明。因之金鑾。同善侍者坐夏。一日山行。舉論次。以應對稍涉擬議。被善叱曰。罣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見。師自是愧悚。卽還石霜。慈明見來。叱曰。本色行脚人。必知時節。有甚急事。夏未了。早已至此。師泣曰。被善兄毒心終礙塞人。故來見和尚。明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噴目喝曰。頭白齒豁。猶作者箇見解。如何脫離生死。師悚然求指示。明曰。汝問我。師理前語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明震聲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師於言下大悟。出住翠巖。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同坑無異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深耕淺種。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一堵牆。百堵調。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千日斫柴。一日燒。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渾家送上渡頭船。問。如何是道。師曰。出門便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擔枷過狀。問。利人一句。請師垂示。師曰。三脚蝦蟆飛上天。曰。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師曰。饑逢王饍不能餐。上堂。先德道。此事如爆龜文。爆卽成兆。不爆成鈍。爆與不爆。直下便捏。上藍卽不然。無固無必。虛空走馬。旱地行船。南山起雲。北山下雨。遂拈拄杖曰。拄杖子。變作天大將軍。巡歷四天下。有守節不守節。有戒行無戒行。一時奏與天帝釋。乃喝一喝曰。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卓一卓。上堂。舉龍牙頌曰。學道如鑽火。逢煙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神鼎曰。學道如鑽火。逢煙卽便休。莫待金星現。燒脚又燒頭。師曰。若論頓也。龍牙正在半途。若論漸也。神鼎猶少悟在。者裏

又且如何。諸仁者。今年多落葉。幾處掃歸家。上堂。臨陣抗敵。不懼生死者。將軍之勇也。入山不懼虎兇者。獵人之勇也。入水不懼蛟龍者。漁人之勇也。作麼生是衲僧之勇。拈拄杖曰。者箇是拄杖子。拈得。把得。動得。三千大千世界一時搖動。若拈不得。把不得。動不得。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參。上堂。舉僧問巴陵。如何是道。陵曰。明眼人落井。又問寶應。如何是道。應曰。五鳳樓前。又問首山。如何是道。山曰。脚下深三尺。此三轉語。一句壁立千仞。一句陸地行船。一句賓主交參。諸人莫有揀辨得者麼。出來道看。如無。且行羅漢慈。破結賊。故行菩薩慈。安衆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五通賢聖曰。學人不曾。師曰。舌至梵天。將入滅。示疾。甚勞苦。席藁于地。轉側不少休。詰侍者垂泣曰。平生訶佛罵祖。今何爲乃爾。師熟視訶曰。汝亦作此見解邪。卽起趺坐。呼侍者燒香。煙起。遂示寂。

江寧府蔣山覺海贊元禪師。婺州義烏傅氏子。乃大士之裔。生時父母感祥。閭里稱異。三歲出家。七歲爲僧。十五造石霜。霜見便曰。好好著槽廠。師遂作驢鳴。霜知爲法器。俾爲侍者。二十年中。運水般柴。不憚寒暑。後出世蘇臺天峯龍華白雲。府帥請居誌公道場。機鋒迅敏。解行相應。爲諸方推服。王安石特奏章服師號。公又堅辭鼎席。結廬定林山中。與師蕭散林下。清談終日。安石嘗贈師以偈曰。不與物遠。真道廣。每隨緣。起自禪深。舌根已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東壁打西壁。曰。客來如何祇待。師曰。山上樵。井中水。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驢胎馬腹。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住持事繁。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屠牛剝羊。曰。爲甚麼如此。師曰。業在其中。上堂。者箇若是。如虎戴角。者箇若不是。喚作甚麼。良久曰。餒驢餒馬。珍重。元祐丙寅示寂。丞相王公慟哭于塔。安石嘗讚師真曰。賢哉人也。行厲而容寂。知言而能默。譽榮弗喜。辱毀弗戚。弗矜弗

之我有  
遺則

瑞州府武泉山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衣成人。水成田。上堂。黃梅席上。海衆千人。付法傳衣。碓坊行者。是則紅日西昇。非則月輪東上。參。

衡州府南嶽山雙峯寺省回禪師。上堂。南番人泛船。塞北人搖舫。波斯入大唐。須彌山作舞。是甚麼說話。宋神宗元豐癸亥九月十七日。淨髮沐浴。辭衆說偈曰。九十二光陰。分明對衆說。遠洞散寒雲。幽窗度殘月。言訖。坐逝。茶毘。齒頂不壞。上有五色異光。

南昌府大寧道寬禪師。僧問。飲光正見。爲甚麼見拈花却微笑。師曰。忍俊不禁。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師曰。賊不打貧兒家。問。既是一眞法界。爲甚麼却有千差萬別。師曰。根深葉茂。僧打圓相曰。還出得者箇也無。師曰。弄巧成拙。問。如何是前三三後三三。師曰。數九不到九。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點茶須是百沸湯。曰。意旨如何。師曰。喫盡莫留滓。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火箭插火爐中。曰。會麼。師曰。不會。師曰。頭不欠。尾不剩。在同安日。僧問。既是同安。爲甚麼却有病僧化去。師曰。布施不如還債。上堂。少林妙訣。古佛家風。應用隨機。卷舒自在。如拳作掌。開合有時。似水成漚。起滅無定。動靜俱顯。語默全彰。萬用自然。不勞心力。到者裏喚作順水放船。且道逆風舉棹。誰是好手。良久曰。弄潮須是弄潮人。喝一喝。上堂。無念爲宗。無住爲本。眞空爲體。妙有爲用。所以道。盡大地是眞空。徧法界是妙有。且道是甚麼人用得。四時運用。日月長明。本法不遷。道無方所。隨緣自在。逐物昇沈。此土他方。入凡入聖。雖然如是。且道入鄉隨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



長沙府道吾悟真禪師。依石霜。一日提螺螄一籃。遶院行云。賣螺螄。衆下語皆不契。有一老宿揭簾見。以目顧視師。放身便臥。師放籃子便行。住後上堂。古今日月。依舊山河。若明得去。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若明不得。謗斯經故。獲罪如是。上堂。舉洞山初道。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塔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鎚子。三箇獼猴夜簸錢。老僧卽不然。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白牯手拏煙。戴冠碧兔立庭柏。脫殼烏龜飛上天。老僧葛藤盡被汝諸人覷破了也。洞山老人甚是奇特。雖然如是。祇行得三步四步。且不過七跳八跳。且道諸訛在甚麼處。老僧今日不惜眉毛。一時布施。良久曰。叮嚀損君德。無言真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上堂。師子兒哮吼。龍馬駒踣跳。古佛鏡中明。三山孤月皎。遂作舞下座。問。凝然便會時如何。師曰。老鼠尾上帶研槌。問。如何是真如體。師曰。夜叉屈膝眼睛黑。曰。如何是真如用。師曰。金剛杵打鐵山摧。問。如何是常照。師曰。針鋒上須彌。曰。如何是寂照。師曰。眉毛裏海水。曰。如何是本來照。師曰。草鞋裏踣跳。僧退。師曰。寂照常照。本來照。草鞋底下常踣跳。更會針鋒上須彌。眉毛中水常渺渺。問。如何是佛。師曰。洞庭無蓋。上堂。山前麥熟。廬陵米價。鎮州蘿蔔。更有一般。良久曰。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上堂。古人道。認著依前還不是。實難會。土宿領下髭鬚多。波斯眼深鼻孔大。甚奇怪。欵然透過新羅界。問僧。甚處來。曰。堂中來。師曰。聖僧道甚麼。僧近前曰。不審。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過在甚麼處。師曰。萬里崖州。一日不安。僧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粥飯頭不了事。僧無語。師鳴指一下。上堂。普化明打暗打。布袋橫撒豎撒。石室行者踏碓。因甚忘却下脚。問。如何是第一玄。師曰。釋尊光射阿難肩。曰。如何是第二玄。師曰。孤輪衆象攢。曰。如何是第三玄。師曰。泣向枯桑淚漣漣。曰。如何是第一要。師曰。最好精蟲照。曰。如何是第二要。師曰。

閃電乾坤光晃耀。曰。如何是第三要。師曰。路夾青松老。上堂。舉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山曰。新婦騎驢阿家牽。師曰。手提巴鼻。腳踏尾。仰面看天聽流水。天明送出路傍邊。夜靜還歸茅屋裏。上堂。拗折秤衡。將甚麼定斤兩。拈却鉢盂匙箸。將甚麼喫飯。不如向三家村裏東卜西卜。忽然卜著。脫却鼻孔。上堂。夜來雷聲震地。今朝細雨霏霏。乾枯滋潤。萬物萌芽。且道嘉州大像長得髭鬚多少。還有道得者麼。若也道得。陝府鐵牛是常不輕菩薩。若道不得。土宿拽脫你鼻孔。

江寧府蔣山保心禪師。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順數將去。曰。圓後如何。師曰。倒數將來。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黑漆露柱。問。聲色兩字如何透得。師曰。一手吹。一手拍。

南昌府百丈惟政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花獻。師曰。有錢千里通。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花。師曰。無錢隔壁聾。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來後如何。師曰。九九八十一。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木耳樹頭生。問。一切法是佛法。意旨如何。師曰。一重山下一重人。上堂。天台普請。人人知有。南嶽遊山。又作麼生。會則燈籠笑你。不會有眼如盲。問。上行下數。未是作家。背楚投吳。方爲達士。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曰。父財子用也。師曰。汝試用看。僧擬議。師便打。

寧波府香山蘊良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刹竿頭上舞三臺。曰。如何是接初機句。師曰。上大人。曰。如何是末後句。師曰。雙林樹下。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磨坊裏。上堂。良久。呵呵大笑。曰。笑箇甚麼。笑他鴻鵠冲天飛。烏龜水底逐魚兒。三箇老婆六隻妳。金剛背上爛如泥。阿呵呵。知不知。東村陳大耆。參。蘇州府南峯惟廣禪師。上堂。一問一答。如鐘含響。似谷應聲。蓋爲事不獲已。且於建化門中放一線道。若據

衲僧門下。天地懸殊。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良久曰。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咄。

長沙府大潯山德乾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水從山上出。曰。意旨如何。師曰。溪澗豈能留。乃曰。山花似錦。文殊撞著眼睛。幽鳥綿蠻。觀音塞却耳際。諸仁者。更思量箇甚麼。昨夜三更睡不著。翻身捉得普賢。貶向無生國裏。一覺直至天明。今朝又得與諸人相見說夢。噫。是甚麼說話。卓拄杖下座。

桂林府全州靈山本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誰教汝恁麼問。曰。今日起動和尚也。師曰。謝訪及。

湖州府安吉州廣法院源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甌頭瓦片。問。鬧中取靜時如何。師曰。冤不可結。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眉毛下。曰。便與麼會時如何。師曰。瞳兒笑點頭。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日

月星辰。曰。如何是向下事。師曰。地獄鑊湯。問。萬里無雲時如何。師曰。獼猴忍餓。曰。乞師拯濟。師曰。甚麼火色。問。古人拈槌舉拂。意旨如何。師曰。白日無閑人。曰。如何承當。師曰。如風過耳。問。握劍當胸時如何。師

曰。老鴉成隊。曰。正是和尚見處。師曰。蛇穿鼻孔。僧拂袖便出。師曰。大眾相逢。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行履。師曰。十字街頭。曰。與麼則敗缺也。師曰。知你不到者田地。曰。到後如何。師曰。家常茶飯。問。祖意教意。是同

是別。師曰。乾薑附子。曰。與麼則不同也。師曰。冰片雪團。上堂。春雨微微。簷頭水滴。聞聲不悟。歸堂面壁。

上堂。若論大道。直教杼山無開口處。你諸人試開口看。僧便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擔不起。曰。爲甚麼擔不起。師曰。大道。上堂。若論此事。切莫道著。道著。卽頭角生。有僧出。曰。頭角生也。師曰。禍事。曰。某甲罪過。師曰。龍

頭蛇尾。伏惟珍重。宋神宗元豐乙丑十月十二晚。忽書偈曰。雪鬢霜髭九九年。半肩毳衲盡諸緣。廓然笑指浮雲散。玉兔流光照大千。擲筆而寂。

杭州府靈隱德章禪師。初住大相國寺西經藏院。慶曆戊子九月朔。仁宗詔師延春閣齋。宣普照問。如何是當機一句。師曰。一言迺出青霄外。萬仞峯前嶮處行。曰。作麼生是嶮處行。師便喝。曰。皇帝面前何得如此。師曰。也不得放過。明年又宣入內齋。復宣普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雷驚細草萌芽發。高山進步莫遲遲。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戴角披毛異。來往任縱橫。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出門天外迴。流光影不真。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寒林無宿客。大海聽龍吟。再宣入化成殿齋。宣守賢問。齋筵大啓。如何報答聖君。師曰。空中求鳥跡。曰。意旨如何。師曰。水內覓魚蹤。師嘗進心珠歌。曰。心知意。心如意。任運隨緣不相離。但知莫向外邊求。外邊求終不是。枉用工夫隱真理。識心珠。光耀日。祕藏深密無形質。拈來掌內得人驚。二乘精進爭能測。碧眼胡須指出臨機妙用。何曾失。尋常切忌與人看。大地山河動岌岌。皇祐庚寅。乞歸山林養老。御批杭州靈隱寺住持。賜號明覺。

荊州府金鑾善禪師。福州古田人。爲慈明侍者。一日。與翠巖可真坐夏。金鑾真自負親見慈明。天下無可意者。師與語。知其未徹。一日同山行。真舉論鋒發。師拈一片瓦礫置盤石上。曰。若向者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慈明。真左右視。擬對之。師叱曰。佇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見。真愧悚。至大愚入室。愚趨出。隻履示之。師退身而立。愚俯取履。師輒踏倒。愚起面壁。以手點津。連畫其壁三。師睜立其後。愚旋轉以履打。至法堂。師曰。與麼爲人。瞎却一城人眼在。初出世。繼席金鑾。後還閩。自鳳林遷資福。不知所終。

祖燈大統卷第四十四終



祖燈大統卷第四十五 少林第十八世之二 瑯琊覺禪師法嗣

一百七十四

△少林第十八世之二

瑯琊覺禪師法嗣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蘇州府定慧院海印超信禪師。桂府人。僧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湘源斑竹杖。曰。意旨如何。師曰。枝枝帶淚痕。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那吒忿怒。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衲僧罔措。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西天此土。上堂。泥蛇蛟石鼈。露柱啾啾叫。須彌打一棒。閻老呵呵笑。參。上堂。若識般若。卽被般若縛。若不識般若。亦被般若縛。識與不識。拈放一邊。却問諸人。如何是般若體。參堂去。上堂。鶯聲闌。蟬聲急。入水鳥龜頭不溼。鶯鶯飛入蘆花叢。雪月交輝俱不及。吽。

南昌府泐潭曉月禪師。本州章氏子。僧問。修多羅教如標月指。未審指箇甚麼。師曰。請高著眼。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尋常。師曰。年衰鬼弄人。

紹興府姜山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單著布衫穿市過。曰。學人未曉。師曰。騎驢踏破洞庭波。曰。透過三級浪。專聽一聲雷。師曰。伸手不見掌。曰。還許學人進向也無。師曰。踏地告虛空。曰。雷門之下。布鼓難鳴。師曰。八花毬子上。不用繡紅旗。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便打。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穿針嫌眼細。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盡日展愁眉。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曰。蛇銜老鼠尾。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鼈蛟釣魚竿。曰。恁麼則東西不辯。南北不分去也。師曰。堂前一盃夜明燈。簾外數莖青瘦竹。問。諸佛未出。

世時如何。師曰。不識酒望子。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釣魚船上贈三椎。問。如何是佛。師曰。留髭表丈夫。問。奔流度刃。疾燄過風。未審姜山門下還許借借也無。師曰。天寒日短夜更長。曰。錦帳繡鴛鴦。行人難得見。師曰。觸體裏面氣衝天。僧召和尚。師曰。雞頭鳳尾。曰。諸方泥裏洗。姜山畫將來。師曰。姜山今日爲客。且望闍黎善傳。雖然也不得放過。便打。上堂。穿雲不渡水。渡水不穿雲。乾坤把定不把定。虛空放行不放行。橫三豎四。乍離乍合。將長補短。卽不問。汝諸人飯是米做一句。要且難道。良久曰。私事不得官酬。上堂。不是道得道不得。諸方盡把爲奇特。寒山燒火滿頭灰。笑罵豐干者老賊。福州府白鹿山顯端禪師。本州周氏子。出世後。僧問。如何是道。師曰。九州百粵。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乘肥衣錦。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持刀按劍。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禮防君子。問。如何是異類師。曰。鴉巢生鳳。上堂。摩騰入漢。肉上剗瘡。僧會來吳。眼中添屑。達磨九年面壁。鬼魅蹤由。二祖立雪求心。翻成不肖。汝等諸人。到者裏如何吐露。若也道得。海上橫行。若道不得。林間獨臥。以杖擊禪牀一下。問。如何是無相佛。師曰。灘頭石。師子。曰。意旨如何。師曰。有心江上住。不怕浪淘沙。問。凝然湛寂時如何。師曰。不是闍黎安身立命處。曰。如何是學人安身立命處。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楞伽會上。口。如何是祖意。師曰。熊耳山前。曰。教意祖意。相去幾何。師曰。寒松連翠竹。秋水對紅蓮。滁州琅琊山智遷禪師。僧問。如何是琅琊境。師曰。松因有限。蕭疎老。花爲無情。取次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髮長僧貌醜。問。如何是和尙爲人句。師曰。眼前三尺雪。曰。莫便是也無。師曰。腦後一枝花。泉州府涼峯洞淵禪師。僧問。如何是涅槃。師曰。刀斫斧劈。曰。如何是解脫。師曰。衫長袴短。問。諸聖不到處。

師還知也無。師曰：老來無力下禪牀。問：離四句絕百非時如何。師曰：柴門艸自深。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松直棘曲。問：如何是佛。師曰：金沙照影。曰：如何是道。師曰：玉女拋梭。曰：佛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龜毛長二丈，兔角闊八尺。

揚州府真如院方禪師參瑯琊。唯看柏樹子話。每入室陳所見，不容措詞，常被喝出。忽一日大悟，直入方丈。曰：我會也。瑯曰：汝作麼生會。師曰：夜來牀薦暖，一覺到天明。瑯可之。

寧國府興教院坦禪師，永嘉牛氏子。業打銀，因淬礪瓶器，有省。卽出家。參瑯琊，機語頓契。後依天衣懷于興教，擢爲第一座。衣受他請，欲聞州乞師繼之。時刁景純學士守宛陵，衣恐刁涉外議，乃於觀音像前祝曰：若坦首座道眼明白，堪任住持，愿示夢於刁學士。刁是夜夢牛在興教法座上，衣凌晨辭州，刁舉所夢，衣大笑。刁問其故。衣曰：坦首座姓牛，又屬牛。刁就座出帖請之。師受請陞座，有雪竇化主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鼻孔遼天。出世後爲甚麼杳無消息。師曰：雞足山前風悄然。宗曰：未在。更道。師曰：大雪滿長安。宗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衆，更不禮拜。師曰：新興教今日失利，便歸方丈。令侍者請宗至。師曰：適來錯祇對一轉語。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宗曰：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拜無眼長老。師曰：我別有語在。宗乃理前語。至未在更道處。師曰：我有三十棒寄你，打雪竇。宗乃禮拜。

南康府歸宗可宣禪師，漢州人。壯爲僧，卽出峽依瑯琊。一語忽投，羣疑頓息。瑯未幾令分座。郭功甫過門問道，與厚。及師領歸宗，功甫任南昌尉。俄郡守恚師不爲禮，搢甚。遂作書寄功甫曰：某世緣尙有六年。奈州主抑逼，當棄餘喘，託生公家，願無見阻。功甫閱書驚喜，且領之。中夜，其妻夢中見師入寢室，失聲曰：此不是和

尙來處。功甫撼而問之。妻詳以告。呼燈取書示之。相笑不已。遂孕。及生。乃名宣老。期年。記問如昔。至三歲。白雲端抵功甫家。始見之曰。吾姪來也。雲曰。與和尚相別幾年。宣倒指曰。四年矣。雲曰。甚處相別。曰。白蓮莊上。雲曰。以何爲驗。曰。爹爹媽媽明日請和尚齋。忽聞推車聲。雲問。門外是甚麼聲。宣以手作推車勢。雲曰。過後如何。曰。平地兩條溝。果六周無疾而逝。

嘉興府長水子璿禪師。本郡嘉興人。自落髮。誦楞嚴不輟。從洪敏講。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處。有省。謂敏曰。敲空擊木。尙落筌蹄。舉目揚眉。已成擬議。去此二途。方契斯旨。敏驚嘆異。聞琅琊道重。趨其席。值上堂次。出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琊憑陵答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領悟。禮謝曰。願侍巾瓶。琊謂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厲志扶持。報佛恩德。勿以殊宗爲介意。乃如教。再拜以辭。後住長水。承稟曰。願衆曰。道非言象得。禪非擬議知。會意通宗。曾無別致。由是二宗仰之。嘗疏楞嚴等經。盛行於世。

### 大愚芝禪師法嗣

衡州府南嶽雲峯文悅禪師。南昌徐氏子。七歲出家。十九遊方。初造大愚。聞示衆曰。大家相聚喫莖蓋。若喚作一莖蓋。入地獄如箭射。便下座。師大駭。夜造方丈。愚問。來何所求。師曰。求心法。愚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趁色力健。何不爲衆乞食。我忍饑不暇。何暇爲汝說禪乎。師不敢違。未幾。愚移翠巖。師納疏罷。復過翠巖。求指示。巖曰。佛法未到爛却。雪寒。宜爲衆乞炭。師亦奉命。能事罷。復造方丈。巖曰。堂司闕人。今以煩汝。師受之不樂。恨巖不去心。一日地坐後架。聞桶籜散。自架墮落。忽爾開悟。始頓見巖用處。走搭伽黎。上寢堂。巖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師再拜。不及吐一辭而出。服勤八年。後出世翠巖。時首座領衆出迎。問曰。德山



宗乘卽不問。如何是臨濟大用。師曰。你甚處去來。座擬議。師便掌。座將對。師遽喝曰。領衆歸去。自是一衆畏服。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路不拾遺。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艸賊大敗。僧禮拜。師噓一聲。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垂手過膝。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萬里崖州。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糞箕掃帚。問。如何是深山巖崖中佛法。師曰。獼猴倒上樹。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皮裏骨。問。不涉廉纖。請師速道。師曰。須彌山。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柴場荻艸。上堂。語不離窠。道焉能出蓋。纏。片雲橫谷口。迷却幾人源。所以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汝等諸人到者裏。憑何話會。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過去諸佛已滅。未來諸佛未生。正當今日。佛法委在翠巖。放行則隨機利物。把住則瓦解冰消。且道把住好。放行好。良久曰。咄。者野狐精。擊禪牀。下座。上堂。汝等諸人。與麼上來。大似刺腦入膠盆。與麼下去。也是平地喫交。直饒不來不去。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所以娑婆世界。以音聲爲佛事。香積世界。以香飯爲佛事。翠巖者裏。祇於出入息內。供養承事。過現未來。塵沙諸佛。無一空過者。過現未來。塵沙諸佛。是翠巖侍者。無一不到。如一不到。三十棒。諸上座。還會麼。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上堂。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爲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爲體。祇爲情生智隔。相變體殊。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諸禪德。會麼。古佛與露柱相交。佛殿與燈籠鬪額。若也不會。單重交拆。上堂。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然雖如是。一手不獨拍。衆中莫有作家禪客。本分衲僧。出來共相唱和。有麼。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便下座。上堂。天明平旦。萬事成辦。北俱盧洲。長粳米飯。下座。上堂。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你等諸人。橫擔拄杖。向甚

麼處行脚。良久曰。東勝神州持鉢。西瞿耶尼喫飯。上堂。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日。且道今日事。作麼生。良久曰。烏龜鑽破壁。上堂。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衲僧道會也。山是山。水是水。饑來喫飯。困來打睡。忽然須彌山踣跳入你鼻孔裏。摩竭魚穿你眼睛中。作麼生商量。良久曰。參堂去。上堂。一刀兩段。未稱宗師。就下平高。固非作者。翠巖到者裏。口似匾擔。你等諸人作麼生商量。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若見諸相非相。卽山河大地並無過咎。諸上座。終日著衣喫飯。未曾齧著一粒米。未曾挂著一縷絲。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攬長河爲酥酪。然雖如是。著衣喫飯卽不無。衲僧門下汗臭氣也未夢見在。上堂。普賢行文殊智。補陀巖上清風起。瞎驢趁隊過新羅。吉獠舌頭三千里。上堂。拈拄杖曰。掌鉢孟向香積世界。爲甚麼出身無路。挑日月於拄杖頭上。爲甚麼有眼如盲。直得風行艸偃。響順聲和。無纖芥可留。猶是交爭底法。作麼生是不交爭底法。卓拄杖下座。上堂。臨濟先鋒。放過一著。德山後令。且在一邊。獨露無私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堪嗟楚下鍾離昧。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教中道。種種取捨。皆是輪回。未出輪回而辯圓覺。彼圓覺性卽同流轉。若免輪回。無有是處。你等諸人到者裏。且作麼生辯圓覺。良久曰。荷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似錐。以拂擊禪牀。上堂。古人道。山河石壁。不礙眼光。我問你。且作麼生是眼。拈拄杖打禪牀一下曰。須彌山百雜碎。卽不問你。且道。娑竭羅龍王年多少。俗士問。如何是佛。師曰。著衣喫飯量家道。曰。恁麼則退身三步。叉手當胸去也。師曰。醉後添杯不如無。示衆。卽今休去便休去。欲覓了時無了時。此事若向言語上作解。意根下卜度。天地懸殊。大丈夫一刀兩段。猶未相應。豈況被人喚去。方丈裏塗糊指注。舉楞嚴肇論根塵色法。向上向下。有無得失。他時後日。死不得其地。近世更有一般。

宗匠。二三十年馳聲走譽。只管教人但莫上他言句。喚作透聲色。便問東答西。以爲格外之句。將此狂解遞相沿習。從此混傷宗教。誑惑後生。苦哉苦哉。我王庫中。無如是刀。總若似與麼行脚。清風林下守株人。涼兔漸遙春艸綠。下座。嘉祐壬寅七月八日。陞座辭衆說偈曰。住世六十六年。爲僧五十九夏。禪流若問旨歸。鼻孔大頭向下。遂泊然而化。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禹谿之北。

蘇州府瑞光月禪師。僧問。俱胝一指。意旨如何。師曰。月落三更穿市過。

瑞州府洞山子圓禪師。上堂。有僧出。拋下坐具。師曰。一釣便上。僧提起坐具。師曰。弄巧成拙。僧曰。自古無生曲。須是遇知音。師曰。波斯入唐土。僧大笑歸衆。

石霜永禪師法嗣

衡州府南嶽福嚴保宗禪師。上堂。世尊周行七步。舉足全乖。目顧四方。觸途成滯。金襴授去。殃及兒孫。玉偈傳來。挂人脣吻。風幡悟性。未離色塵。鉢水投針。全成管見。祖師九年面壁。不見纖毫。盧公六代傳衣。圖他小利。江西一喝。不解慎初。德嶠全施。未知護末。南山鼈鼻。謾指蹤由。北院枯松。徒彰風彩。雲門顧鑒。落二落三。臨濟全提。錯七錯八。若說君臣五位。直如紙馬過江。更推賓主交參。恰似泥人澡洗。獨超象外。且非捉兔之鷹。混迹塵中。未是齧豬之狗。何異跳坑墮壑。正是避溺投置。如斯之解。正在常途。出格道人。如何話會。豈不見陶潛俗子。尙自覩事見機。而今祖室子孫。不可皮下無血。喝一喝。

安陸府太陽如漢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敲磕底句。師曰。檻外竹搖風。驚起幽人睡。曰。觀音門大啓也。師曰。師子齧人。迺曰。聞聲悟道。失却觀音眼睛。見色明心。昧了文殊巴鼻。一出一入。半開半合。泥牛昨夜遊滄海。

直至如今不見同。咄。

### 金山穎禪師法嗣

寧國府廣教文鑑繼真禪師。初參金山遂。問諸佛所說廣大。如何得見邊際去。山曰。尋常憑何講說。師曰。依教解義。山曰。依教解義。三世佛冤。師曰。離教一字。如同魔說。山曰。不問子教義。解說者何人。師曰。但見動靜語言。不可覩其形相。山曰。祇此無形相。便是廣大。若悟此心。便見邊際。師自此有省。住廣教。上堂。夫欲爲宗師。須了明暗句。半夜裏眨眼。渾成空露布。多事釋迦文。生時強四顧。點胸獨稱尊。又周行七步。明復阿誰知。暗使何人悟。自後百千年。屈指河沙數。一盲引衆盲。盲盲相扶舉。他日見闍老。努目空相覷。是時休叫道。鑊湯無冷處。休空腹高心。但高盤轉筋。寄語後世人。莫被徐六誤。

鎮江府普慈院崇珍禪師。僧問。如何是普慈境。師曰。出門便見鶴林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入門便見珍長老。

太平府瑞竹仲和禪師。僧問。得坐披衣人盡委。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但知冰是水。曰。更有事也無。師曰。休問水成冰。曰。弄潮須是弄潮人。師曰。者僧從浙中來。

鎮江府金山圓通懷賢禪師。字潛道。溫州永嘉何氏子。四歲出家。後參穎于因聖。有得。開法太平隱靜。次主金山熙寧戊申。退隱金牛山。起應廬山圓通。明州雪竇。僧問。師揚宗旨。得法何人。師拈起拂子。僧曰。鐵甕城頭曾印證。碧溪崖畔祖燈輝。師拂一拂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元豐壬戌九月甲午。示滅于金牛塔。全身于西隴。壽六十七。臘五十三。



紹興府石佛寺祖印顯忠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熱熬上糊。曰。如何是千百億化身。師曰。添香換水。點燈掃地。曰。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師曰。繫馬柱。曰。有甚麼交涉。師曰。縛殺者漢。問。如何是相生。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想生。師曰。兔子望月。曰。如何是流注生。師曰。無間斷。曰。如何是色空。師曰。五彩屏風。問。會殺佛殺祖底。始是作家。如何是殺佛殺祖底劍。師曰。不斬死漢。曰。如何是和尙劍。師曰。令不重行。上堂。咄。咄。海底魚龍盡枯竭。三脚蝦蟆飛上天。脫殼烏龜火中活。上堂。點時不到。皂白未分。到時不點。和泥合水。露柱踉蹌跳入燈籠裏。卽且從他。汝眉毛因甚麼却拖在脚跟下。直饒於此明得。也是猢猻戴席帽。於此未明。何異曲蟾穿靴。然雖如此。笑我者多。知我者少。

杭州府淨住院眞淨居說禪師。參金山。問。某甲經論麤明。禪不能信。願師決疑。山曰。旣不信禪。豈可明經。禪是經綱。經是禪網。提綱正網。了禪見經。師曰。爲某甲說禪看。山曰。向下文長。師曰。若恁麼。經與禪乃一體。山曰。佛之與祖。非有二心。如手搨拳。如拳搨手。師有省。乃述偈曰。二十餘年用意猜。幾番曾把此心灰。而今潦倒逢知己。李白元來是秀才。

湖州府安吉州西余山拱辰禪師。上堂。靈雲見華。眼中著翳。玄沙蹙指。體上遭遮。不如且恁麼過時。自然身心安樂。上堂。理因事有。心逐境生。事境俱忘。千山萬水。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曰。且莫剗肉成瘡著。有祖源通要三十卷。行于世。

蘇州府崑山般若寺善端禪師。僧問。有生有滅。盡是常儀。無生無滅時。如何。師曰。崑崙著靴空中立。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石女簪花火裏眠。曰。大衆證明。師曰。更看泥牛鬪入海。

節使李端愿居士。兒時在館舍常閱禪書。雖婚宦志唯祖道。築室後園。類蘭若。邀金山處之。朝夕咨參。至忘寢食。山一日視公曰。非示現力。豈致爾哉。奈無箇所入何。公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請師明說。山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裏尋無。手搯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公曰。心如何了。山曰。善惡都莫思量。公曰。不思量後。心歸何所。山曰。且請太尉歸宅。公曰。祇如人死後。心歸何所。山曰。未知生。焉知死。公曰。生則某已知之。山曰。生從何來。公罔措。山起。搥其胸曰。祇在者裏。更擬思量箇甚麼。公曰。會得也。山曰。作麼生會。公曰。祇知貪程。不覺蹉路。山拓開曰。百年一夢。今朝方省。公說偈曰。三十八歲。懵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滔滔汴水。隱隱隋堤。師其歸矣。箭浪東馳。

#### 洞庭月禪師法嗣

蘇州府薦福亮禪師。僧問。不假言詮。請師示誨。師曰。大眾總見汝怎麼問。曰。莫祇者便是也。無。師曰。罕逢穿耳客。

#### 仗錫已禪師法嗣

台州府黃巖保軒禪師。僧問。不欲無言。略憑施設時。如何。師曰。知而故犯。僧禮拜。師便打。

#### 龍華嶽禪師法嗣

湖州府安吉州西余師子淨端禪師。本郡丘氏子。始見弄師子得悟。往見龍華。受印可。旋里。乃合綵爲師子皮。時被之。因號端師子。丞相章公躬請開法。吳山開堂日。僧官宣疏。至推倒回頭。趯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

一。聲之漁父先聞。師止之。遂登座。拈香祝聖罷。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西自東自南北。大眾雜然稱善。師顧笑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上堂。二月二。禪翁有何謂。春風觸目百花開。公子王孫日日醺醺醉。唯有殿前陳朝檜。不入時人意。禪家流。祇者是。莫思慮。坦然齋後一甌茶。長連牀上伸脚睡。咄。到華亭。衆請上堂。靈山師子雲間哮吼。佛法無可商量。不如打箇筋斗。便下座。問。羚羊未挂角時。如何。師曰。怕。曰。既是善知識。因何却怕。師曰。山僧不曾見。恁麼差異畜生。偶病牙。謂衆僧曰。明日遷化去。衆以爲戲語。請說偈。師索筆大書曰。端師子太慵懶。未死牙齒先壞爛。二時伴衆赴堂粥飯。都趕不辦。如今得死是便宜。長眠百事皆不管。第一不著看官。第二不著喫粥飯。五更遂化。閱世七十二。

浮山遠禪師法嗣

開封府淨因院淨照道臻禪師。福州古田戴氏子。十九爲大僧。得旨浮山後。北謁淨因。英宗賜衣號。神宗詔至慶壽宮說法。生平奉身至約。所居衲子四十餘輩。頽然不出戶。三十年如一日。開堂日。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有錢使錢。無錢使貧。曰。恁麼。則月華嫡子。臨濟兒孫。師曰。放你三十棒。問。如何是淨因境。師曰。法廣殿牌。仁宗親寫。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六代祖師天下聞。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萬家烟火外。一枕水雲間。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曰。河南犬吠。河北驢鳴。上堂。拈拄杖曰。柳栗木杖子。善能談佛祖。聾人既得聞。瘡人亦解語。指白石爲玉。點黃金爲土。便恁麼會去。他家未相許。不相許。莫莽鹵。南街打鼓北街舞。卓拄杖一下。宋元祐癸酉八月十七日。語門人淨圓曰。吾更三日行矣。及期。浴畢更衣。說偈而化。世壽八十。臘六十一。

廬州府興化仁嶽禪師。泉南人。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曲彙禪牀。曰。客來如何祇待。師曰。拄杖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臨濟問黃檗。曰。學人不會。師曰。三回喫棒來。問。一大藏教。盡是名言。離此名言。如何指示。師曰。癩馬揩枯柳。曰。學人不會。師曰。駱駝好喫鹽。曰。畢竟如何。師曰。鐵鞭指處馬空嘶。荊州府玉泉謂芳禪師。僧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師拈起拄杖示之。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兩手分付。僧擬議。師便打。

鳳陽府宿州定林慧琛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祇在目前。曰。爲甚麼不見。師曰。瞎。嘉興府本覺若珠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舉起拳曰。學人不會。師曰。拳頭也不識。上堂。說佛說祖。埋沒宗乘。舉古談今。淹留衲子。撥開上路。誰敢當頭。齊立下風。不勞拈出。無星秤子。如何辯得斤兩。若也辯得。須彌祇重半銖。若辯不得。拗折秤衡。向日本國與諸人相見。

開封府華嚴普孜禪師。建州建陽謝氏子。舉進士有聲。觸宿因。出家受具。入浮山室。出住舒之甘露太平二刹。上堂。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客路如天遠。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侯門似海深。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賓中天子敕。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塞外將軍令。乃曰。賓中問主。互換機鋒。主中問賓。同生同死。主中辯主。飲氣吞聲。賓中覓賓。白雲萬里。故句中無意。意在句中。於斯明得。一雙孤鴈。撲地高飛。於斯未明。一對鴛鴦。池邊獨立。知音禪客。相共證明。影響異流。切須子細。良久曰。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後退淨因。宋元豐壬戌。居華嚴。乙丑四月十日。赴詔入禁中說法。歸十四日。令鳴鼓。陞座辭衆而逝。南康府清隱院惟湜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斜街曲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百藝百窮。



長沙府衡嶽寺舉能禪師。上堂。宗風纔舉。萬里雲收。法令初行。千峯寒色。須彌頂上。白浪滔天。大海波中。紅塵滿地。應思黃梅昔日。少室當年。不能退己。讓人。遂使春糠答志。斷臂酬心。何似衡嶽者裏。山禽粟米飯。一桶沒鹽羹。苦樂共住。隨高就低。且不是南頭買貴。北頭賣賤。直教文殊稽首。迦葉攢眉。龍樹馬鳴。吞聲飲氣。目連鶩子。且不能爲。爲甚如此。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寶應昭禪師法嗣

滁州琅瑯方銳禪師。上堂。造化無生物之心。而物物自成。雨露無潤物之意。而靈苗自榮。所以藥劑不食而病自捐。良師不親而心自明。故知妙慧靈光。不從緣得。到者裏。方許你進步。琅瑯與你別作箇相見。還有麼。若無。莫怪壓良爲賤。

安陸府興陽山希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懸崖撒手底句。師曰。明月照幽谷。曰。如何是絕後再蘇底句。師曰。白雲生太虛。曰。恁麼則樵夫出林丘。處處歌春色。師曰。是人道得。上堂。了見不見。見了未了。路上行人。林間宿鳥。月裏塔高十二層。天外星躔五百杪。要會麼。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參。

石門進禪師法嗣

寧波府瑞巖智才禪師。僧問。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好。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隨。曰。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合。曰。三句蒙師指。如何辯古今。師曰。向後不得錯舉。上堂。天平。無不覆。地平。無不載。日月平等。四時常明。涅槃平等。凡聖不二。人心平等。高低無諍。拈拄杖卓一下。曰。諸禪者。者拄杖子。晝夜爲諸人說平等法門。還聞麼。若聞去。敢保諸人行脚事畢。若言不聞。亦許諸人頂門眼正。何故。是法平等。無有高下。

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良久笑曰。向下文長。

### 長壽彥禪師法嗣

蘇州府長壽法齊禪師。婺州丁氏子。始講明門。因明二論。尋置遊方。受心印於廣法。節使錢仁奉請繼其席。開堂日。有百法座主問。令公請命。四衆雲臻。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百法明門論曰。畢竟作麼生。師曰。一切法無我。問。城東老母與佛同生。爲甚麼却不見佛。師曰。不見卽道。曰。恁麼則見去也。師曰。城東老母與佛同生。咸平庚子十二月十一日。示滅。壽八十九。臘七十二。

### 支提隆禪師法嗣

杭州府靈隱玄本禪師。僧問。蚌含未剖時。如何。師曰。光從何來。問。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便棒。此意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見僧看經。乃問。看甚麼經。僧無語。乃示頌曰。看經不識經。徒勞損眼睛。欲得不損眼。分明識取經。

### 雲居齊禪師法嗣

南康府雲居契瓊禪師。僧問。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未審師還受也無。師曰。你甚麼處得來。曰。恁麼則不虛施也。師曰。却且提取去。問。如何是佛。師曰。讚歎不及。曰。莫祇者是麼。師曰。不令人讚歎。杭州府靈隱慈濟文勝禪師。僧問。古鑑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鑑曰。磨後如何。師曰。古鑑曰。未審分不分。師曰。更照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訝荒疎。曰。忽遇客來作麼生。師曰。喫茶去。寧波府瑞巖義海禪師。雪川胡氏子。參雲居。居問。甚麼物恁麼來。師於言下大悟。有頌呈曰。雲居甚麼物。問。

著頭恍惚直下便承當。猶是生理沒。後出住報本。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若到諸方。但道報本不解答話。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無忌諱。曰。忽遇觸忤。又且如何。師曰。不解作客。勞煩主人。問。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毘耶。未審如何示衆。師曰。汝不欲我開談。曰。未曉師機。師曰。且退。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者裏無安排你處。

寧波府廣慧志全禪師。杭州衛氏子。上堂。僧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曰。你莫鈍置我。僧禮拜。師曰。却是大衆鈍置闍黎。便下座。問。賊不打貧兒家時。如何。師曰。說向人也不信。僧曰。怎麼則禮拜而退。師曰。得箇甚麼。

寧波府大梅保福居煦禪師。溫州周氏子。僧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但怎麼會。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禮拜著。

處州府南明惟宿禪師。僧問。法法不隱藏。古今常顯露。如何是顯露底法。師曰。見示大衆。曰。怎麼則學人謹退也。師曰。知過必改。

荊州府清溪清禪師。僧問。古路坦然。如何履踐。曰。你是行脚僧。

南康府廬山萬杉廣智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山家祇如此。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大衆總聞。問。寂默爲宗時。如何。師曰。謾語。問。如何是最先一句。師曰。此問在後。問。世尊三昧。迦葉不知。如何是世尊三昧。師曰。何處得者消息。問。瑞雪滿庭。從何而降。師曰。莫泄真機。問。如何是無價寶。師曰。甚處得來。問。古人捲席。意旨如何。師曰。何不禮拜歸堂。問。如何是文殊門。師曰。千聖皆從此入。曰。入後如何。師曰。想你不

識。僧禮拜。師曰。灼然。乃曰。世尊良久。迦葉起來白椎。馬師纔坐。百丈出來捲席。可謂摩竭陀令已行。不可更教山僧重下注脚。然雖久參高士。莫訝周遮。後學上座。也須著些精彩。更若繁詞。愈恐不及珍重。

寧波府金鵝虛白禪師。僧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鳥道羊腸。問。如何是一體。師曰。駝驢豬狗。曰。恁麼。則四生六道去也。師曰。瘧。

蘇州府翠峯山洪禪師。僧問。如何是翠峯境。師曰。祇聞鶯鳥語。不見報春來。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堪嗟立雪僧。

### 淨土素禪師法嗣

杭州府淨土院惟政禪師。松江華亭黃氏子。幼從錢塘資聖如隸業。且將較藝有司。如使禱大士。師謝曰。豈忍獨私於己哉。郡人朱紹安聞喜。欲啓帑度之。師漠如也。已而遇祥符覃恩。得諧素志。獨擁毳袍。且弊。同列慢之。師亦漠如也。有願輸奉歲時用度。俾繼如之院務。亦復謝曰。聞拓鉢乞食。未聞安坐以享。聞歷謁諸祖。未聞廢學自任。於是提策東引。學三觀於天台。復旋徑山。咨單傳於惟素。素董臨安功臣淨土院。師輔相之。久而繼席焉。名卿巨公。多所推尊。葉清臣牧金陵。迎師語道。一日。葉曰。明日府有燕飲。師固奉律。能爲我少留一日。款清話否。師諾之。翌日。遣使邀師。留一偈而返。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祇合居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坐客皆仰其標致。師識慮洒然。不牽世累。雅愛跨黃犢出入。軍持巾鉢。悉挂角上。市人爭觀之。師自若也。杭守蔣侍郎。嘗與師爲方外友。每往謁。至郡庭下。犢譚笑終日而去。蔣有詩曰。禪客尋常入舊都黃牛角上挂餅盂。有時帶雪穿雲去。便好和雲畫作圖。嘗作山居偈曰。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唯有白鷺鷥。見我常來此。平生製



作三十卷。號錦溪集。書法勝絕。秦少游珍藏尤至。冬不擁爐。以荻花作毬。納足其中。客至共之。夏秋好翫月。盤膝大盆中。浮池上。自旋其盆。吟笑達旦。率以爲常。九峯韶嘗爲師邀看月久之。呼童子使熟炙。峯方饑。意作藥石。頃乃橘皮湯一盃。峯笑曰。無乃太清乎。有問師以禪師名。乃不談禪。何也。師曰。徒費言語。吾懶寧假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爲數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謂造物無盡藏也。皇祐己丑孟夏八日。語衆曰。夫動以對靜。未始有極。吾一動歷年六十有四。今靜矣。然動靜本何有哉。於是泊然而逝。

棲賢湜禪師法嗣

杭州府南山興教院惟一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白雲數重。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青山一朵。問。如何是道。師曰。刺頭入荒艸。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乾屎橛。問。大耳三藏第三度爲甚麼不見國師。師曰。脚跟下看。曰。如何得見。師曰。艸鞋跟斷。

湖州府安吉州西余體柔禪師。上堂。一人把火。自燼其身。一人抱冰。橫屍於路。進前。卽觸途成滯。退後。卽噎氣填胸。直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如今已不奈何也。良久曰。待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揚州府儀真定山惟素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暑往寒來。曰。怎麼則遷去也。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問。達磨心印。師已曉。試舉家風對衆看。師曰。門前有箇長松樹。夜半子規來上啼。問。知師洞達諸方旨。臨機不答舊時禪。如何是新奇。師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曰。學人慙慙於座右。莫不祇此是新奇。師曰。折艸量天問。如何是定山境。師曰。清風滿院。曰。忽遇客來。如何款待。師曰。莫嫌冷淡。乃曰。若論家風。與境不易。酬對多兒指定處所。教他不得自在。曾有僧問大隨。如何是和尚家風。隨曰。赤土畫簸箕。又曰。肚上不貼榜。且

問諸人作麼生會。更有夾山雲門臨濟風穴。皆有此話。各各施設不同。又作麼生會。法無異轍。殊途同歸。若要省力易會。但識取自家桑梓。便能紹得家業。隨處解脫。應用現前。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喚作衲僧眼睛。綿綿不漏絲髮。苟或於此不明。徒自矜塈辛苦。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含齒戴髮。曰。恁麼則人人具足。師曰。遠之又遠。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成家立業。曰。見後如何。師曰。立業成家。問。如何是定山路。師曰。峭。曰。履踐者如何。師曰。嶮。問。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名爲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真如菩提涅槃。未審圓覺從甚麼處流出。師曰。山僧頂戴有分。曰。恁麼則信受奉行。師曰。依倚似曲。纔堪聽。問。十二時中。如何得與道相應。師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曰。恁麼則不假修證也。師曰。三生六十劫。衡州府南嶽福嚴省賢禪師。僧問。如何是福嚴境。師曰。書也畫不及。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子細。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不因汝問。我也不說。曰。恁麼則寶覺分枝去也。師曰。莫亂道。袁州府仰山智齊禪師。初參棲賢。賢問。汝是甚處人。師曰。安州人。賢曰。汝爲甚麼却不安。師曰。今日轉見病源。賢曰。且莫強惺惺。師遂禮拜。有頌曰。有口不能言。無舌能解語。惺惺猶是夢。何處有佛祖。

### 羅漢林禪師法嗣

揚州府儀眞長蘆贊禪師。上堂。僧問。拈椎舉拂。卽不問。如何是喝散白雲底意氣。師曰。且喫棒。曰。爭奈人天大衆何。師曰。罪不重科。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老僧奉聖旨開堂。曰。恁麼則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師曰。知恩方解報恩。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太費力生。曰。恁麼則百雜碎。師曰。祇爲終日區區。乃曰。起動大衆。若於佛法中。也無可得伸剖。諸人盡是久參先德。達佛知見。不可更教者裏談禪說道。實爲舉足動。

步。不離道場。乃至林間宴坐經行。無非佛事。良久曰。參。

福州府支提昭愛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牛兒不識虎。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臂長衫袖短。曰。忽遇客來。如何。師曰。離中虛。坎中滿。

福州府靈峯道誠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那箇恁麼道。曰。祇如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迦葉。又作麼生。師曰。不妨具眼。曰。千聖不傳方是的一言合道。未爲真。師曰。早是不合也。

袁州府仰山擇和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君子不廢游。問。如來藏中。以何爲佛事。師曰。香風吹萎花。曰。皆因今日也。師曰。更雨新好者。問。如何是佛。師曰。眞書梵字。示衆。法本不生。今則無滅。無滅無生。眼中金屑。古佛家風。青天明月。

袁州府崇勝道珍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更向什麼處覓。曰。莫祇者是麼。師曰。沒交涉。

成都府綿州富樂智靜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六耳不同謀。曰。意旨如何。師曰。逢人但恁麼舉。臨江府慧力院紹珍禪師。僧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是何時節。曰。鳴後如何。師曰。却不知時。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在那裏。曰。出窟後如何。師曰。且走開。

南昌府大寧院慶璵禪師。僧問。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山僧罪過。問。如何是佛。師曰。須彌山。上堂。生死涅槃。猶是昨夢。且道三世諸佛。釋迦老子。有甚麼長處。雖然。莫錯會好。拍手一下。便下座。問。承古有言。東山西嶺青。未審意旨如何。師曰。東山西嶺青。雨下却天晴。更問箇中意。鵲鳩生鷓鴣。

祖燈大統卷第四十五終

祖燈大統卷第四十六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十八世之三

功臣軻禪師法嗣

蘇州府堯峯顓暹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一接。師曰。去。問。承教有言。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如何是平等法。師曰。堯峯高。寶華低。曰。恁麼。則却成高下去也。師曰。情知你恁麼會。聞雷聲。示衆。祇者雷聲還知起處麼。若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若也不知。古人道。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不如喫茶去。問。如何是道。師曰。夕死可矣。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曰。者裏用不著。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蒼天蒼天。乃曰。祇如末後。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山僧向他道。蒼天蒼天。且道意落在甚麼處。莫是悲傷遷逝。痛憶道人麼。若恁麼。何曾知他去處。要知去處麼。更不用久立歇去。上堂。冬去春來。樓閣門開。若也入得。不用徘徊。諸上座。還會入得也未。若也入得。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財。若也入未得。自是諸上座狂走。更不忉忉久立珍重。

蘇州府吳江聖壽志昇禪師。上堂。若論佛法。更有甚麼事。所以道。古今山河。古今日月。古今人倫。古今城郭。喚作平等法門。絕前後際。諸人還信得及麼。久立珍重。

杭州府功臣開化守如禪師。上堂。召大衆曰。還知道聖僧同諸人到者裏麼。既勞尊降。焉敢稽留。久立珍重。

雲居舜禪師法嗣

祖燈大統卷第四十六

少林第十八世之三

功臣軻禪師法嗣

雲居舜禪師法嗣



江寧府蔣山佛慧法泉禪師。隨州時氏子。僧問。古人說不到處。請師說。師曰。夫子入太廟。曰。學人未曉。師曰。春暖柳條青。問。如何是急切一句。師曰。火燒眉毛。問。祖師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撐天拄地。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落七落八。問。二祖立雪齊腰。意旨如何。師曰。三年逢一閏。曰。爲甚麼付法傳衣。師曰。村酒足人酤。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西瞿耶尼。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泗州大聖。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髮長僧貌醜。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閉戶怕天寒。問。南禪結夏。爲甚却在蔣山解。師曰。衆流逢海盡。曰。恁麼。則事同一家。師曰。夢裏到家鄉。上堂。來不來。去不去。脚下須彌山。腦後擎天柱。大藏不能宣。佛眼不能觀。諸禪德。漸老逢春解惜春。昨夜飛花落無數。上堂。畫一圓相。以手拓起。曰。諸仁者。還見麼。團團離海嶠。漸漸出雲衢。諸人若也未見。莫道南明長老措大相。却於寶華王座上。念中秋月詩。若也見得。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上堂。要去不得去。要住不得住。打破大散關。脫却孃生袴。諸仁者。若到臘月三十日。且道用箇甚麼。良久。曰。柳絮隨風。自西自東。上堂。古人恁麼。南禪不恁麼。古人不恁麼。南禪却恁麼。大衆。還委悉麼。王婆衫子短。李四帽簷長。至節上堂。拈拄杖。擊法座。一下。曰。以此功德。祝延聖壽。便下座。上堂。時人欲識南禪路。門前有箇長松樹。脚下分明不較多。無奈行人恁麼去。莫恁去。急回顧。樓臺煙鎖鐘鳴處。因雪上堂。大衆。還有過得此色者麼。良久。曰。文殊笑。普賢瞋。眼裏無筋一世貧。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上堂。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若更眼睛定動。未免紙裏麻纏。脚下是地。頭上是天。不信但看八九月。紛紛黃葉滿山川。晚奉詔住大相國智海禪寺。問衆曰。赴智海。留蔣山。去就孰是。衆皆無對。師索筆書偈。曰。非佛非心徒擬議。得皮得髓謾商量。臨行珍重諸禪侶。門外千山正夕陽。書畢坐逝。

甯波府天童澹交禪師。僧問。臨雲閣聳。太白峯高。到者裏如何進步。師曰。但尋荒草際。莫問白雲深。曰。未審如何話會。師曰。寒山逢拾得。兩箇一時癡。曰。向上宗乘。又且如何舉唱。師曰。前言不及後語。上堂。也大奇。也大差。十箇指頭八箇罅。由來多少分明。不用鑽龜打瓦。便下座。

建甯府崇梵餘禪師。僧問。臨濟喝少遇知音。德山棒難逢作者。和尚今日作麼生。師曰。山僧被你一問。直得退身三步。脊背汗流。曰。作家宗師。今日遭遇。師曰。一語傷人。千刀攪腹。僧以手畫一畫曰。爭奈者箇何。師曰。草賊大敗。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孤峯無宿客。曰。不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灘峻不留船。曰。恁麼不恁麼則且置。穿過觸髅一句作麼生。師曰。堪笑亦堪悲。上堂。直須向黑豆未生芽時。搆取良久。召大衆曰。劍去遠矣。

處州府慈雲院圓照修慧禪師。上堂。片月浸寒潭。微雲滿空碧。若於達道人。好箇真消息。還有達道人麼。微雲穿過你觸髅。片月觸著你鼻孔。珍重。

杭州府南山長耳相子良禪師。上堂。僧問。六月休歇時如何。師曰。在家致仕。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爛嚼清風。飽餐明月。曰。學人有分也無。師曰。無下口處。乃曰。鶯啼綠柳。鵲噪花枝。於斯薦得。觸處光輝。更有一般道理。防萌杜漸。居安慮危。是何言歟。

建甯府開元瑩禪師。上堂。有一面鏡。到處懸挂。凡聖不來。誰上誰下。遂拈拄杖曰。者箇是拄杖。那箇是鏡。良久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捥始應知。上堂。倏忽倏忽。東涌西沒。無害無傷。穿皮透骨。平等應用。非心非佛。拶破面門。箇是何物。古人無端。謂遼天鵲。無眼者看。取力口希。咄咄。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大滙有禪師法嗣

南康府廬山歸宗慧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日出東方夜落西。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鐵山橫在路。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船子下揚州。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灰飛火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水出崑崙崙。問。十二時中如何履踐。師曰。鐵牛步春草。問。隻履西歸。當爲何事。師曰。爲緣生處樂。不是厭他鄉。曰。如何是當面事。師曰。眼下鼻頭垂。上堂。心隨相起。見自塵生。了見本心。知心無相。卽十方刹海。念念圓明。無量法門。心心周匝。夫如是者。何假覺城東際。參見文殊。樓閣門開。方親彌勒。所以道。一切法門無盡海。同會一法道場中。拈起拄杖曰。者箇是一法。那箇是道場。者箇是道場。那箇是一法。良久曰。看看。拄杖子穿過諸人髑髏。須彌山拶破諸人鼻孔。擊香臺一下曰。且向者裏會取。上堂。從無入有易。從有入無難。有無俱盡處。且莫自顛顛。舉來看寒山。拾得禮豐干。

德安府大安興教慧憲禪師。上堂。我有一條拄杖。尋常無物比況。采來不在南山。亦非崑崙西嶂。拈起滿目光生。放下驪龍縮項。同徒若也借看。卓出人中之上。擊香臺下座。

饒州府崇福清雅禪師。僧問。如何是崇福境。師曰。磬敲寒月夜。香炷白雲朝。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僧是僧。俗是俗。曰。向上更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毗盧頂上金冠子。曰。重重蒙指示。千古爲流通。師曰。笑殺旁觀者。

育王璉禪師法嗣

杭州府佛日淨慧戒弼禪師。僧問。如何是毗盧印。師曰。草鞋踏雪。曰。學人不曾。師曰。步步成蹤。福州府天宮愼徽禪師。上堂。八萬四千波羅蜜門。門門長開。三千大千微塵諸佛。佛佛說法。不說有。不說無。

不說非有非無。不說亦有亦無。何也。離四句。絕百非。相逢舉目。少人知。昨夜霜風漏消息。梅花依舊綴寒枝。  
杭州府徑山無畏維琳禪師。湖州人。初住大明。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不在然燈前。亦非釋迦後。曰。莫便是育王兒孫也無。師曰。神嶽峯高。尾閭水急。問。如何是大明家風。師曰。神鸞頂上。軒眉坐。黃鵠岫中。昂首行。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會即便會。覓甚意旨。僧珍重便去。師曰。聽取一偈。檣樁火殘。飛白灰。老僧身上白如雪。地爐冥坐人不知。蒼狄山西叫明月。

杭州府臨平勝因資禪師。上堂。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方圓無內外。醜拙任君嫌。曰。心月孤圓。光含萬像。師曰。莫將黃葉作真金。問。菩提不可以心得。和尚從何而得。師曰。齷漢。乃曰。若論此事。如日月麗天。八方普照。盲者不見。盆下不知。非日月不明。乃當人障隔。若據祖師正令。擬議千差。直須打透金鑰玄關。一任縱橫妙用。

溫州府彌陀正彥菴主。一日。謁雪竇良。良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無且置。和尚是有主禪師。無主禪師。良曰。却被葫蘆倒纏藤。師曰。道什麼。良擬對。師拂袖便出。曰。見面不如聞名。良呵呵大笑。

### 靈隱知禪師法嗣

杭州府靈隱圓明正童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夜行莫踏白。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黃張三。黑李四。

### 承天簡禪師法嗣

金華府智者山利元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東方一指。乾坤肅靜。西方一指。瓦解冰消。南方一指。南斗作竄。北方一指。北斗潛藏。上方一指。築著帝釋鼻孔。下方一指。穿過金剛水際。諸人面前一指。



成得甚麼邊事。良久。卓一下曰。路上指奔鹿。門前打犬兒。

溫州府瑞安僧印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體。師曰。頭大耳小。曰。如何是法身用。師曰。南原耕罷者。牽犢負樵歸。曰。恁麼。則三身不分也。師曰。大蟲看水磨。乃曰。將心問佛。如天遠。以佛求心。道轉賒。若遇雲門。行正令。管教棒下辨龍蛇。良久。曰。具眼者看取。宋神宗熙寧丁巳九月十三。沐浴更衣。說偈曰。倚空靈劍冷光浮。佛祖魔軍一刀收。帶月吼風歸寶匣。鐵牛驚散曲江頭。言訖而逝。茶毗。斂骨。獲舍利五色。

九峯韶禪師法嗣

寧波府大梅祖鏡法英禪師。鄞縣張氏子。棄儒。試經得度。肄講延慶。凡義學有困於宿德。輒以詰師。師縱辭辨之。爲衆所敬。忽曰。名相迂曲。豈吾所宗哉。乃參九峯。峯見與語。因痛箴之。師領旨。住後。上堂。至道無在。豈無在也。至言無窮。豈有窮也。得之則皎若目前。失之則毫釐有隔。是故雖一大藏教。不爲多言。一默毗耶。豈曰無語。須知佛祖人天。殊非本有。好惡長短。亦非本無。者箇事須遇明眼證據。貧道今日功不浪施。將此舉揚。上祝皇風。情與無情。得無生忍。上堂。祖師不會禪。諸佛不會道。學道與學禪。空增鬧浩浩。或以玉爲塵。或以石爲寶。參得一肚皮。特地生煩惱。不煩惱。解會如何入荒艸。寄語參禪學道人。頭上白髮年年新。何如來與大梅老。相共開田博飯喫。一生參學事畢。珍重。元旦上堂。三十六旬之始。七十二候之初。末後句。則且置。祇如當頭一句。又作麼生道。拈拄杖曰。歲朝把筆。萬事皆吉。急急如律令。大衆。山僧恁麼舉唱。且道還有祖師意也無。良久。曰。記得東村黑李四。年年親寫在門前。卓拄杖下座。徽宗宣和初。敕天下僧尼爲德士。雖主法聚議。無一言以回上意。師肆筆解老子詣進。上覽。謂近臣曰。法英道德經解。言簡理詣。於古未

有。宜賜入道藏流行。仍就賜冠珮壇誥。不知師意者。往往以其爲佞諛。明年秋。詔復天下僧尼。師獨無改志。至高宗紹興初。晨起戴樺皮冠。披鶴氅。執象簡。穿朱履。使擊鼓集衆。陞座召大衆曰。蘭芳春谷。菊秋籬。物必榮枯。各有時。昔毀僧尼。專奉道。後平道。佞復僧尼。且道僧尼形相作麼生。復取冠示衆曰。吾頂從來似月圓。雖冠其髮不成仙。今朝拋下無遮障。放出神光透碧天。遂擲地。隨易僧帽。提鶴氅曰。如來昔日貿皮衣。數載慚將鶴氅披。還我丈夫調御服。須知此物不相宜。擲之。舉象簡曰。爲嫌禪板太無端。豈料遭他象簡瞞。今日因何忽放下。普天致仕老仙官。擲之。提朱履曰。達磨攜將一隻歸。兒孫從此赤脚走。借他朱履代麻鞋。休道時難事掣肘。化鵬未遇不如鷗。畫虎不成反類狗。擲之。橫拄杖曰。今朝拄杖化爲龍。分破華山千萬重。復倚肩曰。珍重佛心眞聖主。好將堯德振吾宗。擲下拄杖。斂目而逝。

### 玉泉皓禪師法嗣

安陸府林溪興教文慶禪師。上堂。六六三十六。東方甲乙木。嘉州大像出關來。陝府鐵牛入西蜀。參。

### 東山宗禪師法嗣

建寧府定峯曉宣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雲收千嶽翠。曰。如何領會。師曰。雨洗百花鮮。問。學人上來。請師垂示。師曰。江澄秋夜月。風掃曉天霞。曰。一句纔聞。流通萬古。師曰。汝作麼生會。僧喝。師便打。

### 夾山遵禪師法嗣

荊州府福昌知信禪師。閩縣蕭氏子。年十二。便能行頭陀行。二十六得僧服。入夾山室。住後。僧問。一花開五葉。如何是第一葉。師提起坐具。僧曰。雲生片片。雨點霏霏。師曰。不痛不知傷。曰。者箇猶是風生雨意。如何是

第一葉。師將坐具。撼一撼。僧拍掌。師曰。一任踈跳。問。如何是佛。師曰。東家兒郎。西家織女。曰。學人不會。師曰。擲筆拋梭。上堂。召大衆。衆舉頭。師曰。南山風色緊。便下座。元祐戊辰。又十二月示寂。壽五十九。塔于善塔之左。

天衣懷禪師法嗣

開封府慧林圓照宗本禪師。常州無錫管氏子。體貌龐碩。所事淳厚。年十九。依承天永安昇。執爨負春。無少暇。夜則入室。昇曰。頭陀荷衆良苦。亦疲勞乎。師曰。若捨一法。不名滿足菩提。實欲此生身證。其敢言勞。昇陰奇之。始剃度受具。又三年。辭參池陽振宗。宗舉無著。問天親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者箇法。如何是者箇法。師久而有悟。一日。室中問師。卽心卽佛時如何。師曰。殺人放火。有甚麼難。於是名播寰宇。漕使李復圭命師開法瑞光。武林守陳襄以承天興教二刹。命師擇居。蘇人擁道遮留。又以淨慈堅請。移文諭道俗曰。借師三年。爲此邦植福。道俗始從。元豐壬戌。神宗詔闢相國寺六十四院爲八禪二律。召師爲慧林第一祖。旣至。遣使問勞。閱三日。傳旨就寺之三門。爲士民演法。翌日。召對延和殿。問道賜坐。師卽跏趺。上問。卿受業何寺。奏曰。蘇州承天永安。上大悅。賜茶。師舉盞長吸。又蕩而撼之。上曰。禪宗方興。宜善開導。師奏曰。陛下知有此道。如日照臨。臣豈敢怠。辭退。上目送之。謂左右曰。眞福慧僧也。後上登遐。命入福寧殿說法。元祐丙寅。以老得乞歸林下。擊鼓辭衆。說偈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意遊。順風加鱗棹。船子下揚州。旣出都。復誨送者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唯勤修勿怠。是眞相爲。聞者莫不感涕。晚居靈巖。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韓信臨朝。曰。中下之流如

何領會。師曰。伏屍萬里。曰。早知今日事。悔不慎當初。師曰。三皇塚上草離離。問。上是天。下是地。未審中間是甚麼物。師曰。山河大地。曰。恁麼。則謝師答話。師曰。大地山河。曰。和尚何得瞞人。師曰。却是老僧罪過。上元日。僧問。千燈互照。絲竹交音。正恁麼時。佛法在甚麼處。師曰。謝舉示。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大似不齋來。上堂。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拈起拄杖。曰。者箇是塵。作麼生說箇轉法輪底道理。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汝諸人說破。拈起也。海水騰波。須彌岌岌。放下也。四海晏清。乾坤肅靜。敢問諸人。且道拈起卽是。放下卽是。當斷不斷。兩重公案。擊禪牀下座。上堂。看看。燦燦。瑞光照大千界。百億微塵國土。百億大海水。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百億四天下。乃至微塵刹土。皆於光中一時發現。諸仁者。還見麼。若也見得。許汝親在瑞光。若也不見。莫道瑞光不照。好參。上堂。頭圓像天。足方似地。古貌稜層。丈夫意氣。趨倒須彌。踏翻海水。帝釋與龍王。無著身處。乃拈拄杖。曰。却來拄杖上回避。咄。任汝神通變化。究竟須歸者裏。以拄杖卓一下。元符己卯十二月。酣臥而寂。全身塔于蘇州之靈巖。壽八十。坐夏五十有二。開封府法雲寺圓通法秀禪師。秦州隴城辛氏子。母夢老僧託宿有娠。年十九。試經圓具。勵志講肆。妙入精義。因聞無爲軍鐵佛懷往參焉。懷問。座主講甚麼經。師曰。華嚴。曰。華嚴以何爲宗。師曰。法界爲宗。曰。法界以何爲宗。師曰。以心爲宗。曰。心以何爲宗。師無對。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汝當自看。必有發明。後聞僧舉白兆參報慈情。未生時如何。慈曰。隔。師忽大悟。直詣方丈。陳所證。懷印之曰。吾宗異日在汝行矣。初住龍舒四面。移棲賢。遷蔣山長蘆。後赴詔居法雲爲鼻祖。宋神宗上仙。宣就神御前說法。賜圓通號。僧問。不離生死而得涅槃。不出魔界而入佛界。此理如何。師曰。赤土搽牛妳。曰。謝師答話。師曰。你話頭道甚麼。僧擬議。師便



喝。問。陽春二三月。萬物盡生芽。未審道芽還長也無。師曰。自家看取。曰。莫便是指示處麼。師曰。芭蕉高多少。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師曰。者箇是白公底。你底作麼生。曰。且待別時。師曰。看你道不出。上堂。看風使帆。正是隨波逐浪。截斷衆流。未免依前滲漏。量才補職。寧越短長。買帽相頭。難得恰好。直饒上不見天。下不見地。東西不辨。南北不分。有甚麼用處。任是純鋼打就。生鐵鑄成。也須額頭汗出。總不恁麼。如何商量。良久曰。赤心片片誰知得。笑殺黃梅石女兒。上堂。山僧不會巧說。只好應箇時節。相喚喫碗茶湯。亦無祖師妙訣。禪人若也未相諳。踏著秤鎚硬似鐵。上堂。秋雲秋水。青山滿目。者裏明得。千足萬足。其或未然。道士倒騎牛。參。上堂。寒雨細。朔風高。吹沙走石。拔木鳴條。諸人盡知有。且道風作何色。若識得去。許你具眼。若也不識。莫怪相瞞。參。上堂。衲僧家。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未爲分外。祇如半偈亡軀。一句投火。又圖箇甚麼。良久曰。彼彼住山人。何須更說破。上堂。少林九年冷坐。却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祇得麻纏紙裹。還會麼。笑我者多。知我者少。示疾。謂衆曰。老僧住持以來。有煩知事首座大衆。今者四大不堅。火風將散。各宜以道自安。無違吾囑。遂曰。來時無物去時空。南北東西事一同。六處住持無所補。師良久。監寺惠當進曰。和尚何不道末後句。師曰。珍重珍重。言訖而逝。當哲宗元祐庚午八月也。壽六十四。坐。四十五夏。開封府相國慧林院覺海若沖禪師。江寧鐘氏子。上堂。碧落靜無雲。秋空明有月。長江瑩如練。清風來不歇。林下道人幽。相看情共悅。諸仁者。適來道箇清風明月。猶是建化門中事。作麼生是道人分上事。良久曰。閑來石上觀流水。欲洗禪衣未有塵。上堂。無邊義海。咸歸顧盼之中。萬象形容。盡入照臨之內。你諸人築著磕著。因甚麼却不知。良久曰。莫怪山僧太多事。光陰如箭急相催。珍重。

揚州府儀真長蘆廣照應夫禪師。滁州蔣氏子。僧問。古者道。如來禪許你會。祖師禪未夢見在。未審如來禪與祖師禪。是同是別。師曰。一箭過新羅。僧擬議。師便喝。問。識得衣中寶時如何。師曰。你試拈出看。僧展一手。師曰。不用指東畫西。寶在甚麼處。曰。爭奈學人用得。師曰。你試用看。僧拂坐具一下。師曰。衆人笑你。上堂。江山遠檻。宛如水墨屏風。殿閣凌空。說甚神仙洞府。森羅萬象。海印交參。一道神光。更無遮障。諸人還會麼。良久曰。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參。上堂。顧大衆曰。者箇爲甚麼擁不聚。撥不散。風吹不入。水灑不著。火燒不得。刀斫不斷。是箇甚麼。衆中莫有釘着鐵舌底衲僧。試爲山僧定當看。還有麼。良久曰。若無。山僧今日失利。久立。

杭州府佛日智才禪師。台州金氏子。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水冷生冰。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春雪易消。曰。如何談論。師鳴指一下。問。東西密相付。爲甚麼衆人皆知。師曰。春無三日晴。曰。特伸請益。師曰。拖泥帶水。曰。學人到者裏。却不會。師曰。賊身已露。上堂。城裏喧繁。空山寂靜。然雖如此。動靜一如。死生不二。四時輪轉。物理湛然。夏不去而秋自清。風不來而人自爽。今也。古也。不改絲毫。誰少。誰多。身無二用。諸禪德。既身無二用。爲甚麼龍女現十八變。君不見。弄潮須是弄潮人。珍重。上堂。風雨蕭騷。塞汝耳根。落葉交加。塞汝眼根。香臭叢雜。塞汝鼻根。冷熱甘甜。塞汝舌根。衣綿溫冷。塞汝身根。顛倒妄想。塞汝意根。諸禪德。直饒汝翻得轉。也是平地骨堆。參。上堂。嚴風刮地。大野清寒。萬里草離衰。千山樹黯黯。蒼鷹得勢。俊鷲橫飛。頗稱衲僧鉢。囊高挂。獨步遐方。似猛將出荒郊。臨機須扣敵。今日還有麼。良久曰。匣中寶劍。袖裏金鎚。幸遇太平。挂向壁上。參。上堂。諸禪德。還知麼。山僧生身父母。一時喪了。直是無依倚處。以手槌胸曰。蒼天蒼天。復顧大衆。良

久曰。你等諸人。也是鐵打心肝。便下座。上堂。舉柏樹子話。頌曰。趙州庭柏。說與禪客。黑漆屏風。松櫬亮隔。僧問。如何是無爲。師曰。山前雪半消。曰。請師方便。師曰。水聲轉鳴咽。

順天府天鉢寺文慧重元禪師。青州千乘孫氏子。母夢吞佛前金果。誕師。相儀殊特。迥異羣童。十七出家。圓具後。頗涉教乘。一日。宴坐次。忽聞空中有告師。宜學上乘。無滯於此者。翌日。客至。出寒山集。師覽之。卽至天衣。遇衆請益。豁然大悟。衣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出世後。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入籠入檻。僧拊掌。師曰。跳得出。是好手。僧擬議。師曰。了。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上是天下是地。上堂。冬不受寒。夏不受熱。身上衣。口中食。應時應節。既非天然自然。盡是人膏人血。諸禪德。山僧怎麼說話。爲是世法。爲是佛法。若也擇得分明。萬兩黃金亦消得。喝一喝。上堂。福勝一片地。行也任你行。住也任你住。步步踏著。始知落處。若未然者。直須退步。脚下看取。咄。上堂。古今天地。萬象森然。歲歲秋收冬藏。人人道我總會。還端的也無。直饒端的。比他雞足峯前。是甚麼閑事。良久曰。今朝十月初旬。天寒不得普請。參。師四易名藍。緇白仰重。示寂。正盛暑中。清風透室。異香馥郁。茶毘煙焰到處。獲舍利五色。太師文彥博以上賜白琉璃瓶貯之。藉以錦褥。躬葬于塔。何震所獲額骨齒牙舍利。別剏浮圖。

台州府瑞巖子鴻禪師。本郡吳氏子。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開眼覷不見。問。法爾不爾。如何指南。師曰。話墮也。曰。乞師指示。師呵呵大笑。上堂。一不守。二不向。上下四維無等量。大洋海裏泛鐵船。須彌頂上翻鯨浪。臨濟縮却舌頭。德山閣却拄杖。千古萬古獨巍巍。留與人間作榜樣。

南康府廬山棲賢智遷禪師。僧問。一問一答。盡是建化門庭。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

事。師曰。雲從龍。風從虎。曰。怎麼。則龍得水。尤添意氣。虎逢山。更長威猛。師曰。興雲致雨。又作麼生。僧便喝。師曰。莫更有在。僧擬議。師咄曰。念話杜家。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拆東籬。補西壁。曰。怎麼。則今日齋宴。師曰。退後著。上堂。聞佛法二字。早是污我耳目。諸人未跨法堂門。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雖然如是。山僧今日也。是爲衆竭力。禍出私門。珍重。上堂。是甚麼物。得恁頑頑。囂囂。晒晒。睨睨。拊掌呵呵。大笑曰。今朝巴鼻。直是黃面瞿曇。通身是口。也分疎不下。久立。紹興府淨衆梵言首座。示衆。南陽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國師怎麼道。大似掩耳偷鈴。何故。說有說無。盡是野干鳴。諸人要識師子吼麼。咄。安慶府山谷三祖圓智沖會禪師。臨安人。初開堂日。僧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百雜碎。曰。怎麼。則褒禪一會。不異靈山。師曰。將糞箕掃帚來。問。師登寶座。壁立千仞。正令當行。十方坐斷。未審將何爲人。師曰。千鈞之弩。曰。大衆承恩。師曰。量才補職。問。理雖頓悟。事假漸除。除卽不問。如何是頓悟底道理。師曰。言中有響。曰。便怎麼。又且如何。師曰。金毛師子。問。生也猶如著衫。死也還同脫袴。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譬如閑。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因行不妨掉臂。問。如何是天堂。師曰。太遠在。曰。如何是地獄。師曰。放你不得。曰。天堂地獄。相去多少。師曰。七零八落。問。白雲綻處。樓閣門開。善財爲甚麼從外而入。師曰。開眼卽瞎。曰。未審落在甚麼處。師曰。填溝塞壑。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寸步千里。

泉州府資壽院捷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鐵牛生石卵。曰。如何是接人句。師曰。三門前合掌。曰。如何是大用句。師曰。腦門著地。曰。如何是無事句。師曰。橫眠大道。曰。如何是奇特句。師曰。的。

南昌府觀音啓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松長柏短。曰。意旨如何。師曰。葉落歸根。



紹興府天章元善禪師。僧問。大無外。小無內。既無內外。畢竟是甚麼物。師曰。開口見膽。曰。學人未曉。師曰。苦中苦。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師打曰。教休不肯休。須待雨淋頭。問。如何是最初句。師曰。末後問將來。曰。爲甚如此。師曰。先行不到。曰。恁麼。則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秦皇擊缶。上堂。君問西來意。馬師踏水潦。若認一毛頭。何曾知起倒。劫火纔洞然。愚夫覓乾草。寧知明眼人。爲君長懊惱。

揚州府儀真長蘆圓鑑體明禪師。上堂。顧視左邊曰。師子之狀。豈免嘖呻。顧視右邊曰。象王之儀。寧忘回顧。取此逃彼。上士奚堪。識變知機。野狐窠窟。到者裏。須知有凡聖不歷處。古今不到處。且道是甚麼人行履。良久曰。丈夫自有衝天志。豈向時人行處行。

汀州府開元智孜禪師。上堂。衲僧家向針眼裏藏身。稍寬。大海中走馬。甚窄。將軍不上便橋。勇士徒勞挂甲。晝行三千夜行八百。卽不問。不動步。一句作麼生道。若也道得。觀音勢至。文殊普賢。祇在目前。若道不得。直須撩起布裙。緊捎草鞋。參。

上堂。寒空落落。大地漫漫。雲生洞口。水出高原。若也把定。則十方世界恍然。若也放行。則東西南北坦然。茫茫宇宙。人無數。一箇箇鼻孔遼天。且問諸人。把定卽是。放行卽是。還有人斷得麼。若無人斷得。三門外有兩箇大漢。一箇張眉握劍。一箇努目揮拳。參。

蘇州府澄照慧慈禪師。僧問。了然無所得。爲甚麼天高地闊。師曰。窄。上堂。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是蹉過。那堪進步向前。更要山僧說破。而今說破了也。還會麼。昨日雨。今朝晴。

杭州府法雨慧源禪師。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梁王不識。曰。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達磨渡江。

嘉興府石門智澄禪師。上堂。覲面相呈。更無餘事。若能如此。豈不俊哉。山僧蓋不得已。曲爲諸人。若向衲僧

面前一點也著不得。諸禪德且道。衲僧面前說箇甚麼。卽得良久曰。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泉州府棲隱有評禪師。僧問。如何是平常道。師曰。和尚合掌。道士擎拳。問。十二時中如何趣向。師曰。著衣喫飯。曰。別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卽是。師曰。齋餘更請一甌茶。

蘇州府定慧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見之不取。曰。學人未曉。師曰。思之千里。

建寧府浦城大同院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入市烏龜。曰。意旨如何。師曰。得縮頭時且縮頭。廬州府無爲州鐵佛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尋寒木自爲鄰。三事秋雲更誰識。曰。家風蒙指示。爲人事若何。師曰。新月有圓夜。人心無滿時。

湖州府安吉州報本法存禪師。錢塘陸氏子。僧問。無味之談。塞斷人口。作麼生是塞斷人口底句。師便打。僧曰。怎麼。則一句流通。天人聳耳。師曰。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曰。專爲流通。師曰。一任亂道。在天衣受請上堂。吳江聖壽見召住持。進退不遑。且隨緣分。此皆堂頭和尚提耳訓育。終始獎諭。若據今日正令當行。便好一棒打殺。那堪更容立在座前。雖然如是。養子方知父慈。

和州開聖院棲禪師。開堂垂語曰。選佛場開。人天普會。莫有久歷覺場。罷參禪客麼。出來相見。時有僧出。師曰。作家作家。僧曰。莫著忙。師曰。元來不是。僧提起坐具曰。看看。摩竭陀國親行此令。師曰。祇今作麼生。僧禮拜。師曰。龍頭蛇尾漢。問。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學人上來。乞師一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爲你東西不辨。南北不分。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師曰。蘇噓蘇噓。問。如何是道。師曰。放汝三十棒。曰。爲甚麼如此。師曰。殺人可恕。無禮難容。上堂。拈拄杖曰。大眾。急著眼看。須彌山。畫一畫曰。百雜碎。南瞻部洲打一

棒東傾西側。不免且收在開聖手中。教伊出氣不得。卓一下。

福州府衡山惟禮禪師。上堂。若論此事。直下難明。三賢罔測。十聖不知。到者裏高提祖令。橫按鑊錮。佛尙不存。纖塵何立。直教須彌粉碎。大海焦枯。放一線道。與諸人商量。且道商量箇甚麼。良久曰。鹽貴米賤。

杭州府北山顯明善孜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九年空面壁。懺懺又西歸。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美食不中飽人餐。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燈籠挂露柱。曰。甚麼人得聞。師曰。牆壁有耳。

寧波府啓霞惠安禪師。僧問。諸佛出世。蓋爲羣生。和尚出世。當爲何人。師曰。不爲闍黎。曰。恁麼。則潭深波浪靜。學廣語聲低。師曰。棒上不成龍。

紹興府雲門靈倪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佛殿裏燒香。曰。學人不曾。師曰。三門頭合掌。上堂。塵勞未破。觸境千差。心鑑圓明。絲毫不立。靈光皎皎。獨露現前。今古兩忘。聖凡路絕。到者裏始能卷舒自在。應用無虧。出沒往還。人間天上。大衆雖然如是。忽被人把住。問你道。拄杖子向甚麼處著。又如何祇對。還有入道得麼。出來道看。衆無對。乃拍禪牀下座。

台州府天台太平元坦禪師。上堂。是法無宗。隨緣建立。聲色動靜。不昧見聞。舉用千差。如鐘待扣。於此薦得。且隨時著衣喫飯。若是德山臨濟。更須打草鞋行脚。參。

杭州府佛日文祖禪師。僧問。峭峻之機。請師垂示。師曰。十字街頭八字立。曰。祇如大洋海底行船。須彌山上走馬。又作麼生。師曰。烏龜向火。曰。恁麼。則能騎虎頭。善把虎尾。師以拄杖點一下。曰。禮拜著。

兗州府沂州望仙山宗禪師。僧問。四時八節。卽不問。平常一句事如何。師曰。禾山打鼓。曰。莫是學人著力處。

也。無師曰。歸宗拽石。僧無語。師曰。真箇衲僧。上堂。南台烏藥。北海天麻。新羅附子。辰錦朱砂。良久曰。大衆會麼。久立。上堂。你等諸人。還肯放下麼。若不放下。且擔取去。便下座。

瑞州府五峯淨覺用機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十字街頭踏不著。曰。怎麼去時如何。師曰。且緩緩。上堂。清平過水。投子賣油。一年三百六十日。不須頻向數中求。以拂擊禪牀。下座。

廬州府無爲州佛足處祥禪師。僧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琉璃殿裏隱寒燈。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活卓卓地。問。一色無變異。喚作露地白牛。還端的也無。師曰。頭角生也。曰。頭角未生時如何。師曰。不要犯人苗稼。蘇州府明因慧贊禪師。上堂。橫按拄杖曰。若怎麼去。直得天無二日。國無二王。釋迦老子。飲氣吞聲。一大藏教。如蟲蝕木。設使鑽仰不及。正是無孔鐵鎚。假饒信手拈來。也是殘羹餽飯。直須一時吐却。方有少分相應。更乃墮在空亡。依舊是鬼家活計。要會麼。雨後始知山色翠。事難方見丈夫心。

興化府西臺其辯禪師。上堂。舉臨濟無位真人語。乃召大衆曰。臨濟老漢尋常一條脊梁硬似鐵。及乎到者裏。大似日中迷路。眼見空花。直饒道。無位真人是乾屎橛。正是泥龜曳尾。者僧祇知季夏極熱。不知仲冬嚴寒。若據當時。合著得甚麼語。塞斷天下人舌頭。西台祇怎麼休去。又乃眼不見爲淨。不免出一隻手狼藉去也。臨濟一擔。西臺一堆。一擔一堆。分付阿誰。從教撒向諸方去。笑殺當年老古錘。

汀州府開元智譚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無私句。師曰。片月流輝。光含萬象。曰。謝師指示。師曰。指示箇什麼。曰。爭奈言猶在耳。師曰。是什麼言。曰。片月流輝。光含萬象。師曰。學語之流。問。如何是道。師曰。亘古亘今。曰。目前無異路。達者共同途。師曰。汝作麼生會。曰。踏著秤鎚硬似鐵。師曰。猶較些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春



寒秋熱。曰。學人不。會。師曰。秋熱春寒。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曰。贊嘆不及。曰。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風吹不入。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鼻孔大頭向下。乃曰。物我冥契。顯露真機。法法靈通。心心獨耀。卷舒自在。隱顯無拘。有時閒爾無跡。有時廓周沙界。般若光中。悉皆應現。塵塵既爾。念念皆如。說什麼目連。鷲子具大神通。到者裏作麼生摸索。

處州府縉雲縣永泰智覺禪師。上堂。僧問。少林一去無消息。今日殷勤爲舉揚。師曰。月華自照三千界。雲水空隨十萬程。曰。九年面壁。當爲何事。師曰。還提隻履自西歸。乃曰。金風淅瀝。玉露淒清。菊解香苞。稻懸嘉穗。時清道泰。野老謳歌。處處登高。人人歡樂。諸禪德。祇如林間衲子。當恁麼時。又作麼生。拈拄杖曰。翠微深處。不逐四時。一炷旃檀。無恩不報。擊禪牀下座。

杭州府龍華文喜禪師。初住陸蓮菴。上堂。僧問。如何是陸蓮境。師曰。一徑塔前草。數株霜後松。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壁開凡聖路。踏破畫門來。曰。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一條柳栗杖。萬里作風威。乃曰。諸仁者。且道。答伊境不答伊境。若道答伊境。山僧眼在什麼處。若道不答伊境。又道。一徑塔前草。數株霜後松。還相委悉麼。良久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先賢。珍重。

處州府永泰自仁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大難看守。曰。看守卽易。未審作何用。師曰。拽耙牽犁。曰。學人借用得也無。師曰。直饒用得也。祇是別人底。乃曰。松風凜凜。敗葉紛紛。岸柳衰殘。猿啼遠岫。若也善觀時節。方與諸聖相隣。未出得衲僧活計。諸仁者。當此之際。正好橫擔拄杖。高挂鉢囊。到處撞開方丈門。且與老古錐相見。若也一言不契。拂袖便行。豈不快哉。山僧自行脚已來。未嘗逢著一箇半箇。何故如此。良

久曰。土曠人稀。相逢者少。珍重。上堂。金風乍扇。松竹交陰。水月分明。衲僧罔措。還會麼。若有會得。出來通箇消息。山僧與你證據。良久曰。布袋裏錐子。不出頭者。是好手下座。

南昌府武寧延恩法安禪師。臨川許氏子。少事本郡承天慕閑出家。年二十。以通經得度。遊方謁雪竇顯。顯歿。依天衣懷。復遍歷諸方。稱飽參。歸臨川。住黃山如意院。未十年。殿閣如化城。乃棄去。杖笠於南昌上藍。後住武寧延恩寺。草屋數楹。敗牀破簀。師樂之。縣令糾豪右謀爲一新。師笑曰。檀法本以度人。今非其發心而強之。是名作業。不名佛事也。固止之。棲遲十年而叢林成。師與法雲秀爲昆弟。秀嘗以書招師。師讀之一笑而已。或問其故。師曰。吾始見秀有英氣。謂可以語道。乃今而後。知其癡。癡人正不可與語也。問者曰。何哉。師曰。比丘法當一鉢行四方。秀既不能爾。又於八達衢頭架大屋。從人乞飯。以養數百閑漢。非癡乎。師每謂人曰。萬事隨緣。是安樂法。宋神宗元豐甲子七月。以院事付一僧。八月旦示滅。閱世六十有一。坐四十有一夏。

禮部楊傑居士。字次公。號無爲。參歷諸名宿。晚從天衣游。衣每引老龐機語。令研究深造。後奉祠泰山。一日。雞鳴。曙日如盤湧。忽大悟。乃別龐蘊偈曰。男大須婚。女長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書以寄衣。衣稱善。會芙蓉曰。與師相別幾年。蓉曰。七年。公曰。學道來。參禪來。蓉曰。不打者鼓笛。公曰。恁麼。則空遊山水。百無所能也。蓉曰。別來未久。善能高鑒。公大笑。有辭世偈曰。無一可戀。無一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祖燈大統卷第四十六終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十八世之四

偁心宗禪師法嗣

成都府彭縣慧日堯禪師。僧問。古者道。我有一句待無舌人解語。卽向汝道。未審意旨如何。師曰。無影樹下好商量。僧禮拜。師曰。瓦解冰消。

承天宗禪師法嗣

饒州府崇福了禪師。上堂。僧問。大衆雲臻。請師說法。師曰。青蓮不惜親分付。罕遇知音會破顏。曰。一句無私。羣心有賴。師曰。箇中端的旨。沙界共流通。曰。若不臨滄海。焉知波浪寬。師曰。一滴曹溪水。時人被陸沉。乃曰。遲日和風。柳陂桃綻。當萬物發生之際。是般若流運之時。草木芬芳。園林秀媚。且道無影樹子抽條也未。遂拈拄杖曰。看看。築著梵王鼻孔。拶破帝釋眼睛。盡大地全是山僧。諸人無分。若也薦得。盡大地全是諸人。山僧無分。如或未然。打鼓普請看。上堂。雲擁奇峯。水盈巨壑。橫扁舟于古岸。釣皓月于波心。紅尾錦鱗。農家末事。驪珠荆璞。未足爲珍。直饒撮土爲金。何似轉凡成聖。大衆賢愚凡聖。古今條例。且道作麼生轉。良久曰。瑠璃蓋子人皆有。無著當時祇爲麤。

杭州府承天守明禪師。上堂。劍輪飛處。好定綱宗。石火電光。眼中著屑。所以曹溪拈拂。已涉痕瑕。雪嶺輞毬。急須著眼。若是行脚上士。本分禪流。縱教喝散白雲。衝開碧落。總屬建化門中。若也正令提綱。任是三頭六

臂底出來也。須倒退三千里。參。

湖州府鳳凰山護國仁王有從禪師。上堂。僧問。曇花已現。人天仰願。開金口。副羣機。師曰。白雲垂碧落。無處不爲霖。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裂轉鼻孔。曰。不因伸請問。爭辨我師機。師曰。用不著問。箭鋒相拄。笑殺衲僧。啐啄同時。千山萬水。不涉程途。請師速道。師曰。一二三四五。曰。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墮崖落壑。曰。作家宗師。師曰。放汝三十棒。乃曰。宗乘一舉。海辯難詮。祖令當行。要津無路。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爲增語。據此誠實。還可舉揚也無。既陞此座。不可徒然。方便門中。放一線道。與諸人商量。且道十二時中。如何趣向。若向者裏薦得。行住坐臥。任運施爲。見聞覺知。隨緣應用。塵塵彌勒。刹刹善財。山河大地。自己家風。妙明真心。非增非減。雖然。大丈夫前。尙遙遠在。久立珍重。

德安府大龍山德全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聲前撲不散。曰。學人便恁麼時如何。師曰。句後覓無蹤。蘇州府崑山慧嚴海印法安禪師。僧問。柳垂堤畔。花發林間。如何顯道。師曰。兩彩一賽。曰。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師曰。汝向什麼處見靈雲。曰。桃開滿樹。花落枝空。師曰。放汝三十棒。

### 報本蘭禪師法嗣

福州府中際可遵禪師。上堂。昨夜四更起來。呵呵大笑不歇。幸然好一覺睡。霜鐘撞作兩槓。上堂。咄咄咄。井底啾啾。是何物。直饒三千大千。也祇是箇鬼窟。咄。上堂。禾山普化。忽顛狂。打鼓搖鈴戲一場。劫火洞然。宜煮茗。嵐風大作。好乘涼。四蛇同篋。看他弄。二鼠侵藤。不自量。滄海月明。何處去。廣寒宮殿。白銀牀。咄。上堂。八萬四千深法門。門門有路超乾坤。如何箇箇踏不著。祇爲蜈蚣太多脚。不唯多脚亦多口。釘紫鐵舌徒。



增醜。拈椎豎拂。泥洗泥揚。眉瞬目籠。中雞。要知佛祖不到處。門掩落花春鳥啼。順德府開元法明上座。依報本未久。深得法忍後。歸里事落魄。多嗜酒呼盧。每大醉。唱柳詞數闋。日以為常。鄉民侮之。召齋則拒。召飲則從。如是者十餘年。咸指曰。醉和尚。一日。謂寺衆曰。吾明旦當行。汝等無他往。衆竊笑之。翌晨攝衣就座。大呼曰。吾去矣。聽吾一偈。衆聞奔視。師乃曰。平生醉裏顛蹶。醉裏却有分別。今朝酒醒歸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言訖寂然。撼之已蟬蛻矣。

長蘆福禪師法嗣

江寧府清涼廣慧和禪師。上堂。達磨祖師。無端將一杓惡水潑在支那。直得盡天下南北紛紜。亘今亘古。山僧昔年在長蘆。親遭一杓。至今擺脫無門。良久曰。看看。山僧今日將一杓惡水潑向諸人頭上去也。諸人還覺也無。如或不知。更與一杓。祖佛家風。孰與知。西來底意。若何爲。叮嚀四海未歸客。月滿秋天霜冷時。參。上堂。一日復一日。日日催人老。寒則且圍爐。困乃和衣倒。奉報往來人。家中元有寶。家內不曾尋。拄棒沿門討。任使討過半。辛苦徒煩惱。不如歸去來。去却門前艸。諸禪德。盡十方世界是艸。作麼生去。歸堂喫茶。上堂。多日天晴。今朝下雨。大地山河。無不皆普。三時打鐘。二時打鼓。處處分明。急須薦取。復拈拄杖曰。三世諸佛。盡在裏許。拍禪牀一下。

天衣和禪師法嗣

杭州府護國菩提志專禪師。上堂。僧問。遠離嘉禾勝境。已屆海昌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此去禾中不遠。曰。恁麼。則往來無際。師曰。靈利衲僧。僧便喝。師曰。棒上不成龍。乃曰。說即天地懸殊。不說即眉毛廝結。說與

不說拈放一邊。舉拄杖曰。且道者箇是什麼。良久曰。晝見日。夜見星。遂以杖卓兩下。

### 稱心明禪師法嗣

南昌府上藍院光寂禪師。上堂。橫按拄杖曰。大衆。還識上藍老漢麼。眼似木突。口如匾擔。無問精粗。不知鹹澹。與麼住持。百千過犯。諸禪德。還有爲山僧懺悔者麼。良久曰。氣急殺人。

### 寶林月禪師法嗣

金華府寶林用明禪師。僧問。世尊三昧。迦葉不知。和尚三昧。什麼人知。師曰。泥牛穿海去。木馬透雲歸。曰。恁麼。則學人請益。師曰。未敢相許。僧無語。師曰。真個那。

### 廣因要禪師法嗣

福州府妙峯如璨禪師。上堂。今朝是如來降生之節。天下緇流。莫不以香湯灌沐。共報洪恩。爲甚麼教中却道如來者。無所從來。既是無所從來。不知降生底是誰。試請道看。若道得其恩自報。若道不得。明年四月八。還是驀頭淺。

### 雲居元禪師法嗣

杭州府百丈慶善院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問誰。曰。特問和尚。師曰。鷄子過新羅。上堂。說則搖脣。行則動脚。直饒不說不行時。錯錯。拍禪牀下座。

常州府國山善權慧泰禪師。上堂。諸佛出世。廣演三乘。達磨西來。密傳大事。上根者言下頓超。中下流且從漸次。或一言唱道。或三句敷揚。或善巧應機。或敷揚多義。撮其樞要。總是空花。一句窮源。沉埋祖道。敢問諸

人作麼生是依時及節底句。良久曰。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參。

饒州府崇福德基禪師。上堂。者裏會得。便能入一佛國。坐一道場。水鳥樹林。共談斯要。樓臺殿閣。同演真乘。續千聖不盡之燈。騰八面無私之燄。所以道。在天同天。在人同人。還有知音者麼。良久曰。水底金烏天上日。眼中瞳子面前人。

金華府寶林真覺懷吉禪師。上堂。善慧遺風五百年。雲黃山色祇依然。而今祖令重行也。一句流通徧大千。大衆。且道是甚麼句。莫是函蓋乾坤。截斷衆流。隨波逐浪。底句麼。咩。有甚交涉。乃拈拂子曰。自有佛祖已來。未曾動著。今日爲諸人漏泄去也。顧視大衆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

南昌府資福宗誘禪師。上堂。龍泉今日與諸人說些葛藤。良久曰。枝蔓上更生枝蔓。便下座。

南昌府翠巖廣化慧空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荒田不揀。曰。莫便是和尙爲人處麼。師曰。量才補職。乃曰。昨日雨霖霖。今朝日杲杲。文殊與普賢。全身入荒艸。賴得王老師。夜來眠起早。拈起拄杖曰。來也。不見道。春無三日晴。下座。

饒州府密巖淨土德溥禪師。僧問。如何是密巖境。師曰。芙蓉頭上清風起。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雨露巒前野老歌。曰。向上宗乘。如何指示。師曰。新聲調古曲。那個是知音。

南康府雲居山仲和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問處分明。曰。夜來松竹起清風。吹散白雲三兩片。師曰。且莫磕著露柱。僧禮拜歸衆。師噓一噓。

南康府同安崇勝幼宗禪師。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是體。擊禪牀一下曰。者箇是用。直得高低普見。遠近皆

聞。正當恁麼時。且道是分不分。良久曰。柳栗橫挑華藏界。維摩掌上未爲多。下座。

袁州府龍興居嶽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自從達磨分流後。萬派都歸是一家。曰。學人未曉。請師直指。師曰。集雲峯下四藤條。

南康府廬山萬杉子章禪師。僧問。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共唱太平歌。如何是太平歌。師曰。雲盡日月正。雪消天地春。曰。恁麼則雨灑千峯秀。風動萬年枝。師曰。星江水闊連天碧。五老山橫宇宙寬。問。師資未相見時如何。師曰。定光金地遙招手。曰。見後如何。師曰。尊卑定位。

廣信府鵝湖山仁壽德延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鵝湖境。師曰。一泓湖水春來淥。數隻仙鵝天外歸。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松聲來客座。山翠上人衣。乃曰。衆口咸來發問端。當空一點盡酬完。未須大義重宣也。剔起眉毛子細看。久立珍重。

### 智海逸禪師法嗣

瑞州府黃檗志因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得力句。師曰。脚。曰。學人不會。師曰。一步進一步。乃曰。四十九年說。恩潤禽魚。十萬途程來。光分梁魏。者二老漢好各與三十棒。何故。不合胡言漢語。惑亂天下人。雖然。仁義道中且放過一著。

福州府大中海印德隆禪師。上堂。法無異法。道無別道。時時逢見釋迦。處處撞著達磨。放步卽交肩。開口卽齧破。不齧破大小大。上堂。欲以智拔。先須定動。卓拄杖曰。噉。嚇。嚙。啐。娑婆訶。歸堂喫茶。上堂。觸境無滯底。爲甚麼擡頭不起。田地穩密底。爲甚麼下脚不得。譬如天王賜與華屋。雖獲大宅。要因門入。良久曰。門。



響。樊噲踏開眞主出。巨靈擡手錦鱗噴。參。

上堂。平旦寅曉何人。處處南無佛。家家觀世音。月裏麒麟看北

斗。向陽棹子一邊青。

福州府白鹿山仲豫禪師。開堂日。問答罷。乃曰。言中辯的。句裏藏鋒。獨步丹霄。臨機大用。把住則涓滴不漏。放行乃浪涌千尋。踞地全威。壁立千仞。直饒恁麼。衲僧門下猶未許在。且道衲僧有甚麼奇特。良久曰。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下座。

簽判劉經臣居士。字興朝。少以逸才。登仕版。罕信佛。年三十二。會東林總與語。因得醉心祖道。既而抵京師。謁慧林冲。冲舉僧問雪竇。如何是諸佛本源。竇曰。千峯寒色。公於語下有省。歲餘。官雒幕。就參韶山杲。將去。任辭山。山囑曰。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收拾不得。則成失心之患。未幾。復至京師。謁智海。海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時中放光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疎轉遠。公益疑不解。一夕入室。海舉波羅提對香至。國王見性是佛之語問之。公不能對。疑甚。遂歸單就寢。熟睡至五鼓。覺來方追念間。見種種異相。表裏通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因憶韶山所囑。姑抑之。逗明趨告海。海曰。更須用得始得。公曰。莫要踐履否。海厲聲曰。者箇是甚麼事。却說踐履。公默契。乃作發明心地頌八首呈海。海然之。又著明道諭儒篇以警世。詞曰。明道在乎見性。余之所悟者。見性而已。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楊子曰。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見於此。則能明乎道矣。當知道不遠人。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也。唯其迷已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儒曰先覺。蓋覺此耳。昔人有言。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

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者語聲是。此佛者之語道爲最親者。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瞻之在前也。忽焉在後也。取之左右逢其原也。此儒者之語道最邇者。奈何此道唯可心傳。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花。而妙心傳於迦葉。達磨面壁。而宗旨付於神光。六葉旣敷。千花競秀。分宗列派。各有門庭。故或瞬目揚眉。擎拳舉指。或行棒行喝。豎拂拈槌。或持叉張弓。輾毬舞笏。或拽石般土。打鼓吹毛。或一默一言。一吁一笑。乃至種種方便。皆是親切爲人。然祇爲太親故。人多罔措。瞥然見者。不隔絲毫。其或沉吟。迢迢萬里。欲明道者。宜無忽焉。祖祖相傳。至今不絕。眞得吾儒所謂引而不發。開而弗違者矣。余之有得實在此門。反思吾儒自有其道。良哉孔子之言。默而識之。一以貫之。故目擊而道存。指掌而意喻。凡若此者。皆合宗門之妙旨。得教外之眞機。然而孔子之道。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旣沒。不得其傳。而所以傳於世者。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後已。幸余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者。得之旣久。日益見前。每以與人。人不能受。然後知其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嗚呼。是道也。有其人則傳。無其人則絕。余旣得之矣。誰其似之乎。終余之身。而有其人邪。無其人邪。所不可得而知也。故爲記頌歌語。以流播其事。而又著此篇以諭吾徒云。

### 投子青禪師法嗣

開封府天寧芙蓉道楷禪師。沂州崔氏子。幼學辟穀。隱伊陽山。後遊京師。籍名術臺寺。試所習得度。具戒謁投子於海會。乃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爲人處也無。子曰。汝道寰中天子敕。還假堯舜禹

湯也無。師欲進語。子以拂子驀口撼之曰。汝發意來。早有三十棒也。師忽開悟。再拜便出。子曰。且來。闍黎。師不顧。子曰。汝到不疑之地邪。師以手掩耳。後掌衆食。子曰。廚務勾當不易。師曰。不敢。子曰。煮粥邪。蒸飯邪。師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煮粥蒸飯。子曰。汝作甚麼。師曰。和尚慈悲。放他閒去。一日。侍投子遊菜園。子度拄杖與師。師接得便隨行。子曰。理合恁麼。師曰。與和尚提鞋挈杖。也不爲分外。子曰。有同行在。師曰。那一人不受教。子休去。至晚問師。早來說話未盡。師曰。請和尚舉。子曰。卯生日。戌生月。師卽點燈來。子曰。汝上來下去總不徒然。師曰。在和尚左右。理合如此。子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師曰。和尚年尊。闕他不可。子曰。得恁麼殷勤。師曰。報恩有分。元豐壬戌北還沂。閒居馬陵山。初出住沂州仙洞。後遷西洛之招提龍門。郢之太陽。隨之大洪。崇寧甲申。詔住東京十方淨因。大觀丁亥移住天寧。僧問。湖家曲子。不墮五音。韻出青霄。請師吹唱。師曰。木雞啼夜半。鐵鳳叫天明。曰。恁麼。則一句曲含千古韻。滿堂雲水盡知音。師曰。無舌童兒能繼和。曰。作家宗師。人天眼目。師曰。禁取兩片皮。問。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如何是不露底事。師曰。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足下已生艸。舉步落危坡。上堂。晝入祇陀之苑。皓月當天。夜登靈鷲之山。太陽溢目。烏鴉似雪。孤雁成羣。鐵狗吠凌霄。泥牛鬪入海。正當恁麼時。十方共聚。彼我何分。古佛場中。祖師門下。大家出一隻手。接待往來知識。諸仁者。且道成得箇甚麼事。良久曰。剩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上堂。纔陞此座。已涉塵勞。更乃凝眸。自彰瑕玷。別傳一句。勾賊破家。不失本宗。狐狸戀窟。所以眞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衆生。並爲增語。到者裏。回光返照。撒手承當。未免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上堂。喚作一句。已是埋沒宗風。曲爲今時通途消耗。所以借功明位。用在體處。借位明功。體在用處。若也體用雙明。如門扇兩

開不得向兩扇上著意。不見新豐老子道。峯巒秀異。鶴不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直得功成不處。電火難追。擬議之間。長途萬里。上堂。臘月三十日。已前卽不問。正當臘月三十日。事作麼生。諸仁者。到者裏佛也。爲你不得。法也爲你不得。祖師也爲你不得。天下老和尚也爲你不得。山僧也爲你不得。閻羅老子也爲你不得。直須盡却今時去。若也盡却今時。佛也不奈他何。法也不奈他何。祖師也不奈他何。天下老和尚也不奈他何。山僧也不奈他何。閻羅老子也不奈他何。諸人且道。如何是盡却今時底道理。還會麼。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問。如何是道。師曰。無角泥牛。犇夜欄。上堂。鐘鼓喧喧。報未聞。一聲驚起夢中人。圓常靜應。無餘事。誰道觀音別有門。良久曰。還會麼。休問補陀巖上客。鶯聲啼斷海山雲。上堂。拈拄杖曰。者裏薦得。盡是諸佛建立邊事。直饒東涌西沒。卷舒自在。也未夢見七佛已前消息。須知有一人不從人得。不受教詔。不落階級。若識此人。一生參學事畢。驀召大衆曰。更若凝眸。不勞相見。上堂。良久曰。青山常運步。石女夜生兒。便下座。上堂。假言唱道。落在今時。設使無舌人解語。無脚人能行。要且未能與那一人相應。還會麼。龍吟徒側耳。虎嘯謾沉吟。問。如何是兼帶語。師曰。妙用全施該世界。木人閒步火中來。曰。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衆人皆見。曰。未審見箇甚麼。師曰。東壁打西壁。徽宗據開封尹李孝壽奏。賜紫伽黎。號定照禪師。內臣持敕命至。師焚香謝恩罷。上表辭之曰。伏蒙聖慈。特差彰善閣祗候譚禎。賜臣定照禪師號。及紫衣牒一道。臣感戴睿恩。已卽時焚香陞座。仰祝聖壽。訖。伏念臣行業遷疎。道力綿薄。常有誓願。不受利名。堅持有年。如此傳道。庶幾後人。專意佛法。今臣雖蒙異恩。若遂忝冒。則臣自違素願。何以能仰稱陛下。所以命臣住持之意。所有前件恩牒。不敢祇受。伏望聖慈。察臣微悃。非敢飭詞。特賜俞允。臣沒齒行道。上報天



恩。上閱之。付李孝壽躬往諭朝廷旌善之意。而師以願不可違。確然不受。上怒。收付有司。有司知師忠誠。欲寬之。乃問曰。長老枯悴有疾乎。師曰。平日有疾。今實無。吏曰。言有疾。於法可免罪譴。師曰。佛教貴真實無僞。豈敢僥倖稱疾。而求脫罪譴乎。吏太息。於是受罰著縫掖。編管緇州。都城道俗見者流涕。師氣色閒暇。及抵淄。僦屋而居。學者愈親。明年冬。敕令自便。庵於芙蓉湖心。道俗川湊。示衆。夫出家者。爲厭塵勞。求脫生死。休心息念。斷絕攀緣。故名出家。豈可以等閒利養。埋沒平生。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遇聲遇色。如石上栽花。見利見名。似眼中著屑。況從無始以來。不是不曾經歷。又不是不知次第。不過翻頭作尾。止於如此。何須苦苦貪戀。如今不歇。更待何時。所以先聖教人。祇要盡却今時。能盡今時。更有何事。若得心中無事。佛祖猶是冤家。一切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那邊相應。你不見隱山至死不肯見人。趙州至死不肯告人。匾擔拾橡栗爲食。大梅以荷葉爲衣。紙衣道者祇披紙。玄泰上座祇著布。石霜置枯木堂與人坐臥。祇要死了你心。投子使人辦米。同煮共餐。要得省取你事。且從上諸聖。有如此榜樣。若無長處。如何甘得。諸仁者。若也於斯體究。的不虧人。若也不肯承當。向後深恐費力。山僧行業無取。忝主山門。豈可坐費常住。頓忘先聖付囑。今者輒數古人爲住持體例。與諸人議定。更不下山。不赴齋。不發化主。唯將本院莊課一歲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日取一分用之。更不隨人添減。可以備飯則作飯。作飯不足則作粥。作粥不足則作米湯。新到相見。茶湯而已。更不煎點。唯置一茶堂。自去取用。務要省緣。專一辦道。又况活計具足。風景不疎。華解笑。鳥解啼。木馬長鳴。石牛善走。天外之青山寡色。耳畔之鳴泉有聲。嶺上猿啼。露溼中宵之月。林間鶴唳。風回清曉之松。春風起處。枯木龍吟。秋葉凋時。寒林華散。玉堦鋪苔蘚之紋。人面帶烟霞之色。音塵寂爾。消息宛然。一味蕭條。無

可趣向。山僧今日向諸人面前說家門。已是不著便。豈可更去陞堂入室。拈槌豎拂。東喝西棒。張眉努目。如癩病發相似。不唯屈沈上座。况亦辜負先聖。你不見達磨西來。少室山下面壁九年。二祖至於立雪斷臂。可謂受盡艱辛。然而達磨不曾措一詞。二祖不曾問一句。還喚達磨作不爲人得麼。二祖做不求師得麼。山僧每至說著古聖做處。便覺無地容身。慚愧後人軟弱。又况百味珍羞。遞相供養。道我四事具足。方可發心。祇恐做手脚不迭。便是隔生隔世去也。時光似箭。深爲可惜。雖然如是。更在他人。從長相度。山僧也強教你不得。諸仁者還見古人。偈麼。山田脫粟飯。野菜澹黃齏。喫則從君喫。不喫任東西。伏惟同道。各自努力。珍重。有門風偈五首。一妙唱不干舌。曰。刹刹塵塵處處談。不勞彈指善財參。空生也解通消息。花雨巖前鳥不銜。二死蛇驚出艸曰。日炙風吹艸裏埋。觸他毒氣又還乖。閻地若教開死口。長安依舊絕人來。三解鍼枯骨吟曰。死中活得是非常。密用他家別有長。半夜髑髏吟一曲。水河紅焰却清涼。四鐵踞舞三臺曰。不是宮商調。誰人和一場。伯牙何所措。此曲舊來長。五古今無間曰。一法原無萬法空。箇中那許悟圓通。將謂少林消息斷。桃花依舊笑春風。政和丁酉。徽宗賜額曰華嚴禪寺。次年重和戊戌五月十四。索筆書偈付侍僧曰。吾年七十六。世緣今已足。生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身三界外。騰騰任運何拘束。移時而逝。

河南府登封嵩山少林報恩禪師。衛之黎陽劉氏子。俗名欽憲。世皆碩儒。母牛氏。禱子于佛。夢佛指阿羅漢界而妊。生有殊相。未冠。舉方略。擢上第。後厭塵境。請于朝。乞謝簪紱爲僧。上從請。親灑宸翰。賜名報恩。就福壽寺祝髮受具。游心祖道。至投子未久。一日。凌晨入室。子問。天明也未。師曰。明矣。子曰。明則卷簾。師方卷起簾子。頓爾開悟。子曰。汝再來人也。宜自護持。嗣徧參名宿。皆蒙印可。丞相韓縝。請開法少林。未幾。隨州大洪

革律爲禪。詔師居之。崇寧癸未。詔住東京法雲。後復領大洪。終身故衣。略不加飭。上賜紫方袍。卒盤辟不敢當。欲以師號言者。亦無敢措意矣。上堂。五五二十五。案山雲。主山雨。明眼衲僧。莫教錯舉。僧問。九鼎澄波。卽不問。爲祥爲瑞。事如何。師曰。古今不墜。曰。者箇且拈放一邊。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曰。作家宗師。師曰。也不消得。上堂。如斯話會。誰是知音。直饒向一句下。千眼頓開。端的有幾箇是迷逢達磨。諸人要識達磨祖師麼。乃舉手作捏勢。曰。達磨鼻孔在少林手裏。若放開去也。從教此土西天。說黃道黑。欺胡謾漢。若不放過。不消一捏。有人要與祖師作主。便請出來與少林相見。還有麼。良久曰。果然。上堂。拈拄杖曰。昔日德山臨濟。信手拈來。便能坐斷十方。壁立千仞。諸人若能橫擔豎用。徧問諸方。管教水河焰起。枯木花芳。苟或未然。少林倒行此令去也。擊禪牀一下。僧問。一箭一羣。卽不問。一箭一箇事如何。師曰。中也。曰。還端的也無。師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曰。怎麼。則石鞏猶在。師曰。非但一箇兩箇。曰。好事不如無。師曰。穿却了也。問。三玄三要。卽不問。五位君臣。事若何。師曰。非公境界。曰。怎麼。則石人拊掌。木女呵呵。師曰。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譚語。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能得見少林機。師曰。放過卽不可。隨聲便打。上堂。橫按拄杖曰。便與麼休去。已落二三。更若怱怱。終成異見。旣到者裏。又不可弓折箭盡。且衲僧家遠則能照。近則能明。乃拈起拄杖曰。穿却德山鼻孔。換却臨濟眼睛。掀翻大海。撥轉虛空。且道三千里外。誰是知音。於斯明得。大似杲日照天。苟或未明。不免雲騰致雨。乃卓一下。問。祖師西來。九年面壁。最後一句。請師舉唱。師曰。面黑眼睛白。嘗設百問。以問學者。其略曰。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爲甚麼一稱南無佛。罪滅河沙劫。又作○相曰。森羅萬象。總在其中。具眼禪人。試請甄別。上堂。拈拄杖曰。看看。大地雪漫漫。春來特地寒。靈峯與少室。料掉不相干。休

論佛意祖意。謾謂言端語端。鐵牛放去無蹤跡。明月蘆花君自看。卓拄杖下座。素與張無盡友善。無盡嘗以書問三教大要曰。清涼疏第三卷。西域邪見。不出四見。此方儒道。亦不出此四見。如莊老計自然。爲因能生萬物。即是邪因。易曰。太極生兩儀。太極爲因。亦是邪因。若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能生萬物。亦是邪因。若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今疑老子自然。與西天外道自然不同。何以言之。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無欲則常有徼。則已入其道矣。謂之邪因。豈有說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乃破陰陽變易之道爲邪因。撥去不測之神。豈有說乎。望紙後批示以斷疑網。師答曰。西域外道宗多途。要其會歸。不出有無四見而已。謂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也。蓋不卽一心爲道。則道非我有。故名外道。不卽諸法是心。則法隨見異。故名邪見。如謂之有。有則有無。如謂之無。無則無有。有無則有見競生。無有則無見斯起。若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亦猶是也。夫不能離諸見。則無以明自心。無以明自心。則不能知正道矣。故經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又曰。有見卽爲垢。此則未爲見。遠離於諸見。如是乃見佛。以此論之。邪正異途。正由見悟殊致故也。故清涼以莊老計道法自然。能生萬物。易謂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自然太極爲因。一陰一陽爲道。能生萬物。則是邪因。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嘗試論之。夫三界唯心。萬緣一致。心生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而非有。統而會之。究竟寂滅。而非無。非無亦非非無。非有亦非非有。四執既亡。百非斯遣。則自然因緣。皆爲戲論。虛無眞實。俱是假名矣。至若謂太極陰陽。能生萬物。常無常有。斯爲衆妙之門。陰陽不測。是謂無方之神。雖聖人設教。示悟多方。然旣異一心。寧非四見。何以明之。蓋虛無爲道。道



則是無。若自然。若太極。若一陰一陽爲道。道則是有常無常。有則是亦無亦有。陰陽不測。則是非有非無。先儒或謂妙萬物謂之神。則非物物。物則亦是無故。西天諸大論師。皆以心外有法爲外道。萬法唯心爲正宗。蓋以心爲宗。則諸見自亡。言雖或異。未足以爲異也。心外有法。則諸見競生。言雖或同。未足以爲同也。雖然。儒道聖人。固非不知之。乃存而不論耳。良以未卽明指一心爲萬法之宗。雖或言之。猶不論也。如西天外道。皆大權菩薩示化之所施爲。橫生諸見。曲盡異端。以明佛法。是爲正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道。順逆皆宗。非思議之所能知矣。故古人有言。緣昔真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今知理有所歸。不應猶執權教。然知權之爲權。未必知權也。知權之爲實。斯知權矣。是亦周孔老莊設教立言之本意。一大事因緣之所成。始所成終也。然則三教一心。同途異轍。究竟道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孰能知此意也。政和辛卯坐化。藏骨石于南塋。乃師平時欲築室退居地也。壽五十四。臘三十二。

兗州府沂州洞山雲禪師。上堂。秋風卷地。夜雨翻空。可中別有清涼。箇裏更無熱惱。是誰活計。到者方知。纔落見聞。卽居途路。且道到家後如何。任運獨行無伴侶。不居正位不居偏。

口口府福應文禪師。上堂。明明百艸頭。明明祖師意。直下便承當。錯認弓爲矢。惺惺底築著。磕著。懵懂底和泥合水。龜毛拂逼塞虛空。兔角杖撐天拄地。日射珊瑚林。知心能有幾。擊禪牀下座。

滁州龍蟠聖壽曇廣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楊廣山頭雲靄靄。月華庵畔柏青青。曰。恁麼。則投子嫡嗣太陽親孫也。師曰。未跨鐵牛。棒如雨點。曰。今日已知端的。師曰。一任敲甌打瓦。

祖燈大統卷第四十七終

祖燈大統卷第四十八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十九世之一

黃龍南禪師法嗣之一

南昌府黃龍晦堂寶覺祖心禪師。南雄鄔氏子。參雲峯悅三年。苦其孤硬。辭去。悅曰。必往依黃檗南。師至黃檗四年。不大發明。再上雲峯。會悅謝世。就止石霜。因閱傳燈。至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師於此徹見。二師用處。徑回黃檗。方展具。南曰。子已入吾室矣。師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得教人看話。百計搜尋。南曰。若不教你如此究尋。到無用心處。自見自肯。卽吾埋沒汝也。徧謁翠巖真。泐潭月。南使分座。及南化。師繼其席。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身貧無被蓋。曰。莫孤負他先聖也。無。師曰。闍黎見處。又作麼生。僧畫一圓相。師曰。燕雀不離窠。僧禮拜。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始愁人。上堂。愚人除境不忘心。智者忘心不除境。不知心境本如如。觸目遇緣無障礙。遂舉拂子曰。看。拂子走過西天。却來新羅國裏。知我者。謂我拖泥帶水。不知我者。贏得一場怪誕。上堂。大凡窮生死根源。直須明取自家一片田地。教伊去處分明。然後臨機應用。不失其宜。祇如鋒鋞未兆已前。都無是箇非箇。瞥爾爆動。便有五行金土相生相尅。胡來漢現。四姓雜居。各任方隅。是非蜂起。致使玄黃不辨。水乳不分。疾在膏肓。難爲救療。若不當陽曉示。窮子無以知歸。欲得大用現前。便可頓忘諸見。諸見既盡。昏霧不生。大智洞然。更非他物珍重。上堂。擊禪牀曰。一塵纔舉。大地全收。諸人耳在一聲中。一聲遍在諸人耳。若是摩霄俊鶻。便合

乘時止。止。樂困魚。徒勞激浪。上堂。不與萬法爲侶。卽是無諍三昧。便怎麼去。爭奈絃急則聲促。若能向紫羅帳裏撒眞珠。未必善因而招惡果。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人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者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曰。看。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若是覆盆之下。又爭怪得老僧。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悟目前。不悟自己。此人有足無眼。據此二人。十二時中常有一物蘊在胸中。物旣在胸。則不安之相常在目前。旣在目前。觸途成滯。作麼生得平穩去。祖不言乎。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上堂。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冶無人。金沙混雜。還有無師自悟底麼。出來辨別看。乃舉拂子曰。且道是金是沙。良久曰。見之不取。思之千里。上堂。有時開門待知識。知識不來過。有時把手上高山。高山人不顧。或作敗軍之將。向闍黎手裏拱手歸降。或爲忿怒那吒。在鐵額人前敲骨打髓。正當恁麼時。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底麼。有則向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如無少室峯前一場笑具。上堂。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便怎麼休去。停橈把纜。且向灣裏泊船。若據衲僧門下。天地懸隔。且道衲僧門下有甚長處。柳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上堂。一不向。二不開。翻思南嶽與天台。堪笑白雲無定止。被風吹去又吹來。上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明眼漢謾他一點也不得。仁者心動。且緩緩你向甚處見祖師。乃擲下拂子曰。看。上堂。過去諸佛已滅。未來諸佛未生。正當現在。佛法委付黃龍。放行。則七縱八橫。把住。則水洩不通。且道放行卽是。把住卽是。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上堂。虎頭生角人難措。石火電光誰解顧。假饒烈士避還難。懽底那能得回互。手擎日月。背負須彌。擲向他方。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其中衆生騎驢入諸人眼裏。諸人亦不覺不知。會麼。

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上堂。一漚未發。古帆未征。風信不來。無人舉棹。正當恁麼時。水脈如何辨的。君不見雲門老。垂手處。落落清波無透路。又不見華亭叟。泄天機。夜深空載月明歸。莫怪相逢不相識。從教萬古漫漫黑。上堂。馬祖陞堂。百丈卷席。後人不善來風。盡道不留朕迹。殊不知桃花浪裏。正好張帆。七里灘頭。更堪垂釣。如今必有辨浮沉識深淺底漢。試出來定當水脈看。如無。且將漁父笛。閑向海邊吹。上堂。風瀟瀟兮木葉飛。鴻鴈不來音信稀。還鄉一曲無人吹。令余拍手空遲疑。上堂。鏡像或謂有。攬之不盈手。鏡像或謂無。分明如儼圖。所以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祇麼得。還會麼。不作維摩詰。又似傅大士。上堂。夫玄道者。不可以設功。得聖智者。不可以有心。知真諦者。不可以存我。會至功者。不可以營事。爲古人一期應病與藥。則不無。若是丈夫漢。出則經濟天下。不出則卷而懷之。爾若一向聲和響順。我則排斥諸方。爾若示現酒肆姪坊。我則孤峯獨宿。且道甚處是黃龍爲人眼。室中常舉拳問僧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喚作甚麼。宋哲宗元符庚辰十一月十六中夜。示寂。靈骨窆於南公普覺塔之東。諡寶覺禪師。壽七十有六。坐五十有五夏。

南昌府泐潭寶峯眞淨克文禪師。陝府鄭氏子。治平乙巳。坐夏大滙。有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曰。清波無透路話。師聞。豁然有省。往見黃龍。時龍退居積翠菴。三到皆不契。乃曰。我有好處。者老漢不識我。遂往見香城順。順問。甚處來。師曰。黃龍來。曰。黃龍近日有何言句。師曰。黃龍近日。州府委請黃檗長老。龍垂語曰。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有人下得語契。便往住持。勝上座曰。猛虎當路坐。龍遂令去住黃檗。順不覺曰。勝首座祇下得一轉語。便得黃檗住。佛法未夢見在。師於言下大悟。方知黃龍用處。遂回見黃龍。龍問。甚



處來。師曰。特來禮拜和尚。龍曰。恰值老僧不在。師曰。向甚麼處去。龍曰。天台普請。南嶽游山。師曰。恁麼。則學人亦得自在去也。龍曰。脚下鞋甚處得來。師曰。廬山七百五十文唱來。龍曰。何曾得自在。師指鞋曰。何嘗不自在。龍駭之一日。上方丈。龍曰。適令侍者卷簾。問渠。卷起簾時如何。渠曰。照見天下。放下簾時如何。渠曰。水泄不通。不卷不放時如何。渠無語。汝又作麼生。師曰。和尚替侍者下涅槃堂始得。龍顧旁僧厲聲曰。關西人果無頭腦。師指旁僧曰。只者師僧也未夢見。龍大笑。及龍入滅。首衆仰山。熙寧壬子。至高安。太守錢弋先候師。師復謁。有獒逸出屏間。師方少避。弋曰。禪者固能伏虎蛇。乃畏狗乎。師曰。易伏隈巖虎。難降護宅龍。弋喜。請住洞山。開堂日。拈香祝聖。問答罷。乃曰。問話且止。祇知問佛問法。殊不知佛法來處。且道佛法從甚麼處來。垂一足曰。昔日黃龍親行此令。十方諸佛無敢違者。諸代祖師。一切聖賢。無敢越者。無量法門。一切妙義。天下老和尚舌頭始終一印。無敢異者。無異則且置。印在甚麼處。還見麼。若見。非僧非俗。無偏無黨。一一分付。若不見。而我自收。遂收足。喝一喝曰。兵隨印轉。將逐符行。佛手驢腳。生緣老。好痛與三十棒。而今會中。莫有不甘者麼。若有。不妨奇特。如無。新長老謾諸人去也。我大覺世尊。昔於摩竭陀國。十二月八日明星現時。豁然悟道。大地有情。一時成佛。今有釋子沙門某。於東震旦國大宋筠陽城中。六月十三日。赫日現時。又悟箇甚麼。以拂子畫曰。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成佛。僧問。如何是佛。師呵呵大笑。僧曰。何哂之有。師曰。笑你隨語生解。曰。偶然失利。師喝曰。不得禮拜。僧便歸衆。師復笑曰。隨語生解。問。黃龍佛手驢腳。接人。和尚如何接人。師曰。鮎魚上竹竿。曰。全因今日。師曰。烏龜入水。問。新豐吟。雲門曲。舉世知音能和續。大衆臨筵。願清耳目。師以右手拍禪牀。僧曰。木人拊掌。石女揚眉。師以左手拍禪牀。僧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何不脚跟

下薦取。僧以坐具一拂。師曰。爭奈脚跟下何。問。遠遠馳符命。禪師俯應機。祖令當行也。方便指羣迷。師曰。深。曰。深意如何。師曰。淺。曰。教學人如何領會。師曰。點。問。馬祖下尊宿。一箇箇阿漉漉地。唯有歸宗老師較些子。黃龍下兒孫。一箇箇硬剝剝地。祇有真淨老師較些子。學人恁麼。還扶得也無。師曰。打疊面前。搥搥却。曰。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師不答。僧曰。者箇爲上上根人。忽遇中下之流。如何指接。師亦不答。僧曰。非但和尚。懺懺。學人亦乃一場敗缺。師曰。三十年後悟去在。問。承古有言。衆生日用而不知。未審不知箇甚麼。師曰。道。曰。忽然知後如何。師曰。十萬八千。僧提起坐具曰。爭奈者箇何。師便喝。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脚頭脚尾。橫三豎四。北俱盧洲火發。燒著帝釋眉毛。東海龍王忍痛不禁。轟一箇霹靂。直得傾湫倒嶽。雲黯長空。十字街頭。廖鬍子醉中驚覺。起來拊掌呵呵大笑曰。筠陽城中近來少賊。乃拈拄杖曰。賊賊。上堂。道泰不傳天子令。行人盡唱太平歌。五九四十五。莫有人從懷州來麼。若有。不得忘却臨江軍豆豉。上堂。褪無襦。袴無口。頭上青灰三五斗。趙州老漢少賣弄。然則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驕。其奈禾黍不陽豔。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上堂。佛法兩字。直是難得人。有底不信自己。唯憑少許影響。相似般若。遞相印授。不唯自誤。亦乃誤他。洞山門下無佛法與人。祇有一口劍。凡是來者。一一斬斷。使伊性命不存。見聞俱泯。却向父母未生前。與伊相見。見伊纔向前。便爲斬斷。然則剛刀雖利。不斬無罪之人。莫有無罪底麼。也好與三十拄杖。上堂。洞山門下。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鉢盂裏屙屎。淨瓶裏吐唾。執法修行。如牛拽磨。上堂。洞山門下。有時和泥合水。有時壁立千仞。你諸方擬向和泥合水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和泥合水處。擬向壁立千仞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壁立千仞處。擬向一切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一切處。你擬不要見。

洞山鼻索又在洞山手裏。擬瞌睡也。把鼻索一掣。祇見眼孔定動。又不相識。如今也不要你識洞山。但識得自己也得。示衆。新豐古洞。萬疊爭攢。悟本真宗。千林競簇。古今勝地。佛事長興。所以昔日悟本大師有時提唱云。惟有佛菩提。是真歸仗處。復喝一喝曰。猶作者箇去就在。諸禪德。只如大師道。猶作者箇去就在。且道意作麼生。還知落處麼。叢林中多有商量者。有底道。聞佛聞法。似生冤家。况更有歸仗處。故遭悟本大師點檢。有底道。悟本只要人休歇去。有底道。悟本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似恁麼匹配。又何曾夢見他古人。既不如是。又且如何。諸禪德。此箇大事。須子細。不可粗心。一等參禪窮教。到底宗門中。千差萬別。隱顯殊塗。惟大智方明。降茲已往。莫測涯際。而今多是抱不哭孩兒。打潔淨毬子。把索纜放船。抱橋柱澡洗。彼此丈夫。阿誰無分。若便明去。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入火不燒。入水不溺。上堂。汾陽莫妄想。俱胝豎指頭。古今佛法事。到此一時休。休休。却憶趙州勘婆子。不風流處也風流。拈拄杖曰。爲衆竭力。上堂。頭陀石被莓苔裏。擲筆峯遭薜荔纏。羅漢院裏。一年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上堂。師子不食鵬殘。快鷹不打死兔。放出臨濟大龍。抽却雲門一顧。拈起拄杖曰。雲行雨施。三草二木。師晚年退居雲菴。以宋徽宗崇寧改元壬午十月旦示疾。望日乃愈。盡出道具散諸徒。翌日中夜沐浴更衣趺坐。說偈卒而逝。壽七十八。又七日火葬。焰成五色。白光上騰。煙所至處。皆設利。分骨塔於泐潭寶蓮峯之下。洞山留雲洞之北。南昌府泐潭洪英禪師。邵武陳氏子。依曹山雅久之。登雲居。因閱華嚴十明論。乃證宗要。卽詣黃檗。檗與語甚洽。特未許入室。師往往呈語。檗惟嘿然。一日。因取經函失手。墜地作聲。忽頓悟。詣方丈呈所解。檗曰。荷擔大法。盡在爾躬。厚自愛。所至議論奪席。晚游西山。與勝首座棲雙嶺。一日。南昌潘延之同宿。謂師曰。龍潭

見天皇時節。冥合孔子。師驚問。何以驗之。潘舉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天皇曰。汝擎茶來。吾與汝接。汝行食來。吾與汝受。汝問訊。我起手。何嘗不爲汝。師以爲何如。師笑曰。楚人以山雞爲鳳。世傳以爲笑。不意居士此語正相類。何也。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問訊。我起手。若言是說。說箇什麼。若言不說。龍潭何以便悟。此所謂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以世尊之辨。亦不能加此兩句耳。學者但求解會。譬如五色圖畫虛空。鳥窠無佛法可傳授。不可默坐。只拈布毛吹之。侍者便悟去。學者乃云。拈起布毛全體發露。似此見解。本出教乘。其可稱祖師門下客耶。九峯被人問。深山裏還有佛法也無。不得已云有。及被窮詰。無可有。乃云。石頭大者大。小者小。學者乃卜度云。剎說衆生說。三世熾然說。審如此。教乘自足。何必更問祖師意旨耶。要得脫體明去。譬如病眼人求醫治之。而醫者祇能去其翳膜。不曾以光明與之。潘推床而起曰。吾憂積翠法道未有繼者。今知盡在子躬矣。雙嶺順問。菴中老師好問學者。併却咽喉唇吻。道取一句。首座曾道得麼。師爲之一笑。已而有偈曰。阿家嘗醋三尺喙。新婦洗面摸著鼻。道吾答話得腰棍。玄沙開書是白紙。於是順嘆服。以爲名下無虛士。有同參在石門分座接納。師作偈寄之曰。萬煨爐中鐵蒺藜。直須高價勿饒伊。橫來豎去呵呵笑。一任旁人鼓是非。宋熙寧庚戌冬。開法石門。久之。遷泐潭。上堂。僧問。逢場作戲時如何。師曰。紅爐爆出鐵烏龜。曰。當軒布鼓。師親擊。百尺竿頭事若何。師曰。山僧不作者活計。僧擬議。師曰。不啣啗漢。又僧禮拜起。便垂下袈裟角。曰。脫衣卸甲時如何。師曰。喜得狼煙息。弓梢壁上懸。僧却攬上袈裟。曰。重整衣甲時如何。師曰。不到烏江畔。知君未肯休。僧便喝。師曰。驚殺我。僧拍一拍。師曰。也是死中得活。僧禮拜。師曰。將謂是收燕破趙之才。元來是販私鹽賊。僧出禮拜起。



以左手畫一圓相。師以拂子穿向右邊。僧以右手畫一圓相。師以拂子穿向左邊。僧以兩手畫圓相托呈。師以拂子畫一畫曰。三十年來。今日始遇着箇踏土墜漢。乃曰。問也無窮。答也無盡。問答去來。於道轉遠。何故。況爲此事。直饒棒頭薦得。不是丈夫。喝下承當。未爲達士。那堪更向言中取則。句裏馳求。語路尖新。機鋒捷疾。如斯見解。盡是埋沒宗旨。玷污先賢。於吾祖道。何曾夢見。祇於我佛如來臨般涅槃道。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大迦葉。迦葉遂付阿難。暨商那和修。優波鞠多諸祖相繼。至於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語言。豈不是先聖方便之道。自是當人不信。却自迷頭認影。奔逐狂途。至使鈴鐺。流浪生死。諸禪德若能一念回光。返照到自己脚跟下。褫剝究竟將來。可謂洞門豁開。樓閣重重。十方普現。海會齊彰。便乃凡聖賢愚。山河大地。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更無纖毫透漏。山僧如是舉唱。若是衆中有本色衲僧。聞之。實謂掩耳而歸。笑破他口。大衆且道。本色衲僧。門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天際雪埋千尺石。洞門凍折數株松。上堂。釋迦老子當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與麼說話。旁若無人。當時若遇箇明眼衲僧。直教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然雖如是。也須是銅沙羅裏滿盛油始得。上堂。顧視大衆曰。青山重疊。綠水響潺潺。遂拈拄杖曰。未到懸崖處。抬頭子細看。卓一下。上堂。寶峯高峻。人罕到。巖前雪壓枯松倒。嶺前嶺後野猿啼。一條古路清風掃。禪德且道。山僧拄杖長多少。遂拈起曰。長者隨長使。短者隨短用。卓一下。上堂。顧視大衆曰。石門巉巖鐵關牢。舉目重重萬仞高。無角鐵牛衝得破。毘盧海內作波濤。且道不涉波濤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一句不遑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熙寧辛亥六月。因知事紛爭。止之不可。初九日。謂衆曰。領衆不肅。正坐無德。吾有愧黃龍。敍行脚始末曰。吾滅後火化。以骨石藏普同塔。明

生死不離清衆也。言卒而逝。世壽五十九。僧臘四十三。荼毘收骨入塔。別收舍利供養。

袁州府仰山行偉禪師。河朔人。東京大佛寺受具。聽圓覺微有所疑。挈囊游方至黃龍。六遷星序。一日。扣請被喝出。擬跨門。忽頓省玄旨。出世仰山。上堂。大衆會麼。古今事掩不得。日用事藏不得。既藏掩不得。則日用現前。且問諸人。現前事作麼生。參。上堂。大衆見麼。開眼則普觀十方。合眼則包含萬有。不開不合。是何模樣。還委悉麼。久參高德。舉處便曉。後進初機。會須識取。莫祇管貪睡。睡時眼見箇甚麼。若道不見。與死人何別。直饒丹青處士筆頭上。畫出青山綠水。夾竹桃花。祇是相似邊事。設使石匠錐頭。鑽出羣羊走獸。也祇是相似邊事。若是真實的。任是處士石匠。無你下手處。諸人要見。須是著眼始得。良久曰。廣則一線道。狹則一寸半。以拂子擊禪牀。上堂。鼓聲纔動。大衆雲臻。諸人上觀。山僧下觀。上觀觀箇甚麼。下觀觀箇甚麼。良久曰。對面不相識。上堂。道不在聲色。而不離聲色。凡一語一默。一動一靜。隱顯縱橫。無非佛事。日用現前。古今凝然。理何差互。自題像曰。吾真難邈。斑斑駁駁。擬欲安排。下筆便錯。師立身甚嚴。坐忘夜旦。有過師者。虛己座以延之。躬起叉手而立。南聞之。以爲太絕物。非和光同塵義。而誠之。師曰。道業未辦。歲月如流。大根器如雲門趙州。猶曰。我唯粥飯二時。是雜用心。矧偉根器。日劫相倍者乎。元豐庚申十二月二十六日。說偈而化。闍維獲五色舍利。骨石拴索勾連。塔於寺之東。壽六十三。臘三十三。

吉安府仁山隆慶院慶閑禪師。福州古田卓氏子。母夢西僧授明珠吞而有娠。及生。白光照室。年十一。棄俗。十七得度。二十徧參。謁黃龍於黃檗。龍問。甚處來。師曰。百丈。曰。幾時離彼。師曰。正月十三。龍曰。脚跟好痛。與三十棒。師曰。非但三十棒。龍喝曰。許多時行脚。無點氣息。師曰。百千諸佛。亦乃如是。曰。汝與麼來。何曾有纖

毫到諸佛境界。師曰：諸佛未必到慶閑境界。龍問：如何是汝生緣處。師曰：早晨喫白粥。如今又覺饑。曰：我手何似佛手。師曰：月下弄琵琶。曰：我脚何似驢脚。師曰：驚鷺立雪非同色。龍嗟咨而視曰：汝剃除鬚髮，當爲何事。師曰：祇要無事。曰：與麼則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也。師曰：是何言歟。曰：靈利衲子。師曰：也不消得。龍曰：此間有辯上座者。汝須著精彩。師曰：他有甚長處。曰：他拊汝背一下又如何。師曰：作甚麼。曰：他展兩手。師曰：甚處學者。虛頭來。龍大笑。師却展兩手。龍喝之。又問：懽懽鬆鬆。兩人共一椀。作麼生會。師曰：百雜碎。曰：盡大地是箇須彌山。撮來掌中。汝又作麼生。師曰：兩重公案。曰：者裏從汝胡言漢語。若到同安如何過得。時英邵武在同安作首座。師欲往見之。師曰：渠也須到者箇田地始得。曰：忽被渠指火爐。曰：者箇是黑漆火爐。那箇是黑漆香卓。甚處是不到處。師曰：慶閑面前且從怎麼說話。若是別人笑和尚去。龍拍一拍。師便喝。明日同看僧堂。曰：好僧堂。師曰：極好工夫。曰：好在甚處。師曰：一梁挂一柱。曰：此未是好處。師曰：和尚又作麼生。龍以手指曰：者柱得與麼圓。那枋得與麼匾。師曰：人天大善知識。須是和尙始得。即趨去。明日侍立。龍問：得坐披衣。向後如何施設。師曰：遇方卽方。遇圓卽圓。曰：汝與麼說話。猶帶唇齒在。師曰：慶閑卽與麼。和尚作麼生。曰：近前來。爲汝說。師拊掌曰：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龍大笑曰：一等是精靈。師拂袖而去。由是學者爭歸之。廬陵太守張鑒請居隆慶。僧問：鋪席新開。不可放過。師曰：記取話頭。曰：請師高著眼。師曰：蹉過了也。室中垂問。一曰：祖師心印。篆作何文。諸佛本源。深之多少。二曰：十二時中。上來下去。開單展鉢。此是五蘊敗壞之身。那箇是清淨法身。三曰：不用指東畫西。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四曰：十二時中。著衣喫飯。承甚麼人恩力。五曰：魚行水濁。鳥飛毛落。亮座主一入西山。爲甚麼杳無消息。居隆慶未期年。鍾陵太守王公韶請居龍泉。不逾年。以

病求去。廬陵道俗舟載而歸。居隆慶之東堂。事之益篤。宋神宗元豐辛酉三月七日。將示寂。遺偈曰。露質浮世。奄質浮滅。五十三歲。六七八月。南嶽天台。松風澗雪。珍重知音。紅爐優鉢。泊然坐逝。俾畫工就寫其真。首忽自舉。次日仍平視。闍維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煙氣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計其所獲幾數斛。閱世五十三。坐夏三十六。初蘇子由欲爲作記。而疑其事。方臥病。夢有呵者曰。閑稽首三界尊。閑師不止此。憫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子由其知言哉。

長沙府雲蓋守智禪師。劍州陳氏子。遊方至豫章大寧。時法昌遇韜藏西山。師參焉。昌問。汝何所來。師曰。大寧。昌曰。三門夜來倒。汝知麼。師愕然曰。不知。昌曰。吳中石佛大有人不會得見。師惘然。昌使謁翠巖真。久之無省。及謁黃龍於積翠。始盡所疑。後首衆石霜。開法道吾。次徙雲蓋。僧問。有一無絃琴。不是世間木。今朝負上來。請師彈一曲。師拊膝一下。僧曰。金風颯颯。清韻請師方便。再垂音。師曰。陝府灌鐵牛。上堂。緊拈離水靴。踏破湖湘月。手把鐵蒺藜。打破龍虎穴。翻身倒上樹。始見無生滅。却笑老瞿曇。彈指超彌勒。上堂。昨日高山看釣魚。步行騎馬失却驢。有人拾得駱駝去。重賞千金一也無。若向者裏薦得。不著還草鞋錢。上堂。舉趙州問僧。向甚麼處去。曰。採茶去。州曰。閑。師曰。道著不著。何處摸索。背後龍鱗。面前驢脚。翻身筋斗。孤雲野鶴。阿呵呵。示衆。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不可見。先聖恁麼道。且作箇模子搭却。若也出不得。祇抱得古人底。若也出得。方有少分相應。雲蓋則不然。騎駿馬。繞須彌。過山尋蟻跡。能有幾人知。師居院之東堂。政和辛卯。死。心謝事黃龍。由湖南入山奉觀。日已夕矣。侍僧通謁。師曳履且行且語曰。將燭來。看其面目。何似生。而致名喧宇宙。死心亦絕叫把近前來。我要照是真師叔。是假師叔。師卽當胸毆一拳。死心曰。却



是真箇。遂作禮賓主。相得歡甚。至政和乙未三月七日。陞座說偈曰。未出世。頭如馬杓。出世後。口如驢嘴。百年終須自壞。一任天下卜度。歸方丈安坐而化。壽九十一。臘六十六。

福州府玄沙合文明慧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私通車馬。僧進一步。師曰。官不容針。

瑞州府黃檗真覺惟勝禪師。潼川羅氏子。居講聚時。偶以扇勒窗櫺。有聲。忽憶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語。因大悟。白本講。講令參問。師徑依黃龍有年。瑞州太守委龍遴選黃檗主人。龍集衆垂語曰。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若人道得。乃往住持。師出曰。猛虎當路坐。龍大悅。遂令師往焉。上堂。臨濟喝。德山棒。留與諸人作模範。歸宗磨。雪峯毬。此箇門庭接上流。若是黃檗卽不然。也無喝。也無棒。亦不推磨。亦不輓毬。前面是案山。背後是主山。塞却你眼睛。拶破你面門。於此見得。得不退轉地。盡未來際。不向他求。若見不得。醍醐上味。翻成毒藥。上堂。寂兮。寥兮。蟾蜍皎皎下空谷。寬兮。廓兮。曦光赫赫流四海。曹溪路上。勦絕人行。多子塔前。駢闐如市。直饒者裏薦得。個儻分明。未是衲僧活計。大丈夫漢。須是向黑暗獄中。敲枷打鎖。餓鬼隊裏放火。奪漿。推倒慈氏樓。拆却空王殿。靈苗瑞草和根拔。滿地從教荆棘生。

南昌府百丈元肅禪師。上堂。僧問。祖意西來。誰家嫡嗣。師曰。面南觀北斗。曰。黃龍密印親傳得。百丈今朝一派流。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曰。人天有賴。師曰。七穿八穴。問。祖意西來。願垂開示。師曰。泥牛吞巨浪。曰。中下之機。如何體究。師曰。木馬踐紅塵。曰。恁麼。則法輪再轉。祖道重光。師曰。土上加泥。乃曰。文殊在諸人眼睫上放光。普賢在諸人脚跟下走過。且道觀音大士在什麼處行履。夜聞風水響。日聽嶺猿啼。示衆。春去秋來。始復冬。花開花落。幾時窮。唯餘林下探玄者。了得無常性自通。示衆。亘古邁今。包天括地。豈去來之所

易何新舊之能遷。嶺梅發泄。岸柳含煙。榮衰互換。前後交參。諸禪者會麼。法爾非爾。不然而然。示衆。動則應用無窮。靜則虛明寥廓。動靜無二物。我如如。諸人在者裏。阿誰無分。雖然如是。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長沙府大湫山懷秀禪師。弋陽應氏子。僧問。昔日湫山水牯牛。自從放去絕蹤由。今朝幸遇師登座。未審時人何處求。師曰。不得犯人苗稼。曰。怎麼。則頭角已分明。師曰。空把山童贈鐵鞭。

衡州府南嶽福嚴慈感禪師。潼川杜氏子。以嚴冷孤秀。人以感鐵面稱。出住江州承天。上堂。古佛心祇如今。若不會。苦沈吟。秋雨微微。秋風颯颯。乍此乍彼。若爲酬答。沙岸蘆花。青黃交雜。禪者何依。良久曰。筍。居常懸包倚杖於方丈。不爲宿夕計。有太守新下車。以事臨之。師笑以偈投郡庭。不揖而去。偈曰。院是大宋國裏院。州是大宋國裏州。州中有院不容住。何妨一鉢五湖遊。太守追之竟不返。後住福嚴終焉。塔於本山。

長沙府石霜琳禪師。行脚時。與夾山齡同依佛日才。自負罷參。因同遊黃檗。聞檗小參。不喻其旨。師遂求入室。齡大怒。痛毆而去。師獨留。未幾得悟黃龍宗旨。機鋒穎脫。名振叢林。與文關西英邵武齊名。開法石霜。示衆。霜華一境。極目蕭然。枯木堂前。風行草偃。淥水滔滔。無盡白雲。合而還開。往來禪客。飽足觀光。林下相逢。呵呵大笑。且道笑箇什麼。良久曰。煙村三四月。別是一家春。下座。上堂。或談玄。或說妙。德山臨濟拍手笑。更言無說是菩提。多年梁上生芝草。咦。僧問。擎椎舉拂。拈放一邊。請師答話。師曰。高著眼。曰。作家宗師。師曰。脚下踉蹌。僧以坐具畫一畫。師曰。自領出去。問。法王出世。請施號令。師曰。一二三四五。曰。怎麼。則法令施行也。師曰。瀟湘船子。問。石霜枯木重生時如何。師曰。海底金龜走。天邊玉兔明。曰。怎麼。則覺花開有地。果熟自然香。師曰。須彌頂上面南行。師說法類眞淨。然於眞淨不相識。而心敬之。在石霜時。眞淨住洞山。師以頌。

送僧。有憧憧四海求禪者。不到新豐。也是癡之句。蓋見之也。元豐甲子三月八日。淨髮沐浴。至夜小參。遺偈辭世。至夜半。端然示寂。闍維得舍利。葬於本山。

黃州府蘄州開元第一世子琦禪師。泉州許氏子。依開元訥試經得度。精楞嚴圓覺。棄謁翠巖真。問佛法大意。真睡地曰。者一滴落在甚麼處。師捫膺曰。學人今日脾疼。真解顏。辭參積翠。歲餘盡得其道。乘間侍翠。商榷古今。適大雪。翠指曰。斯可以一致苕帚否。師曰。不能。然則天霽日出。雲物解駁。豈復有哉。知有底人。於一切言句如破竹。雖百節當迎刃而解。詎容聲於擬議乎。一日。翠遣僧逆問。老和尚三關語如何。師厲聲曰。你理會久遠時事作麼。翠聞益奇之。翠歿。四祖演命分座。室中垂語曰。一人有口道不得。姓字爲誰。後傳至東林。林歎曰。琦首座如鐵山萬仞。卒難逗他語脈。未幾。以開元爲禪林。請師爲第一世。賜號覺照大師。上堂。虛空無內外。事理有短長。順則成菩提。逆則成煩惱。燈籠常瞌睡。露柱亦懊惱。大道在目前。更於何處討。以拂子擊禪牀。上堂。四面亦無門。十方無壁落。頭鬢鬆。耳卓朔。箇箇男兒大丈夫。何得無繩而自縛。且道透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踏破草鞋赤脚走。僧問。須彌納芥子。卽不問。微塵裏轉大法輪。時如何。師曰。一步進一步。曰。恁麼。則朝到西天。暮歸唐土。師曰。作客不如歸家。曰。久嚮道風。請師相見。師曰。雲月是同。谿山各異。

南昌府上藍順禪師。西蜀人。有遠識。爲人勤渠純至。叢林後進。皆敬愛之。初出蜀。與圓通訥偕行。已而又與大覺璉遊甚久。又善東坡。故黃門後贊其像云。與訥偕行。與璉偕處。得法於南。爲南長子。然緣薄。所居皆遠方小刹。又住景福香城雙峯。學者過其門。莫肯留。師亦超然自得。壽八十餘。坐脫香城山。平生與潘延之善。

將終。使邀敍別。延之至。而師已化矣。其示衆多爲偈。皆德言也。偈曰。夏日人人把扇搖。冬來以炭滿爐燒。若能如此全知曉。塵劫無明當下消。趙州勸婆子頌曰。趙州問路婆子。答云直恁麼去。皆言勸破老婆。婆子無你雪處。黃龍三關頌曰。長江雪散水滔滔。忽爾狂風浪便高。不識漁家玄妙意。偏於浪裏覘風濤。又曰。南海波斯入大唐。有人別寶便商量。或時遇賤或時貴。日到西峯影漸長。又曰。黃龍老和尚。有箇生緣語。山僧承嗣伊。今日爲君舉。爲君舉。猫兒偏解捉老鼠。

安慶府三祖山法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喫鹽添得渴。問。如何是道。師曰。十里雙牌。五里單幃。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少避長。賤避貴。問。如何是善知識。所爲底心。師曰。十字街頭一片毡。曰。如何是十字街頭一片毡。師曰。不知。曰。既不知。却恁麼說。師曰。無人踏著。上堂。明晃晃。活潑潑。十方世界一毫末。拋向面前。知不知。莫向意根上拈掇。拍一拍。上堂。五五二十五。時人盡解數。倒拈第二籌。茫茫者無據。爲甚麼無據。愛他一縷。失却一端。上堂。架梯可以攀高。雖升而不能達河漢。鑄鉄可以掘鑿。雖利而不能到風輪。其器者費功。其謀者益妄。不如歸家坐。免使走塵壤。大衆。那箇是塵壤。祖佛禪道。

黃州府黃梅四祖山法演禪師。桂州人。僧問。如何是心相。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心體。師曰。汝喚甚麼作山河大地。上堂。葉辭柯。秋已暮。參玄人。須警悟。莫謂來年更有春。等閑蹉過巖前路。且作麼生是巖前路。良久曰。嶮。上堂。主山吞却案山。尋常言論。拄杖子普該塵刹。未足爲奇。光境兩忘。復是何物。良久曰。劫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上堂。佛祖之道。壁立千仞。擬議馳求。還同點額。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古聖到者裏。垂一言半句。要你諸人有箇入處。所以道。低頭不見地。仰面不見天。欲識白牛處。但看髑髏前。如今



頭上是屋。脚下是地。面前是佛殿。且道白牛在甚麼處。乃召大衆。衆舉頭。師叱之。

祖燈大統卷第四十八終

祖燈大統卷第四十九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十九世之二

黃龍南禪師法嗣之二

黃州府蘄州五祖曉常禪師。僧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曰。動脣吻得麼。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揀擇得麼。問。如何是法身。師曰。道汝不會得麼。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看不見。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清香滿路。上堂。不是心。兮不是佛。念念更非是別物。六門出入。豈神通。一道光明。無軌則。行便行。坐亦坐。或語或笑。非兩箇。直下如能認得渠。萬里河山芥子大。

衡州府南嶽高臺寺佛印宣明禪師。僧問。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便請拈出。師直上覷。僧曰。恁麼。則人天有賴。師曰。金屑雖貴。落眼成塵。

濟南府靈巖山重確正覺禪師。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針挑不出。匙挑不上。過在阿誰。綠雖千種草。香祇一株蘭。上堂。不方不圓。不上不下。驢鳴狗吠。十方無價。拍禪牀下座。

長沙府大瀋穎詮禪師。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漫漫地。曰。磨後如何。師曰。爍破面門。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廣州上船。曰。意旨如何。師曰。少林面壁。曰。學人不曾。師曰。歸去西天。上堂。山高水冷。游人罕到。牧牛坡下。禪客縱橫。出出入入。莫教落草。怎麼說話。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良久曰。却憶仰山曾有語。一回入草一回牽。呌。

德安府九嶷山法明禪師。上堂。僧問。寶座既登於此日。請師一句露尖新。師曰。言中有響。曰。皐鶴連天叫。金鳥遶木飛。師曰。識取話頭。問。到寶山中。空手回時如何。師曰。用力者失。曰。途中用盡意。懣懣却回歸。師曰。切忌道著。乃曰。心本絕塵。衆生自昧。猶如澄清大海。浪起風生。亦如皎潔太虛。雲興雨作。諸仁者。風未興。雲未起。寒山拾得賀太平。九嶷山嶺松高翠。寺前流水古今清。明眼衲僧須仔細。乃笑曰。久立珍重。

贛州府廉泉院曇秀禪師。僧問。滿口道不得時如何。師曰。話墮也。問。不與萬法爲侶時如何。師曰。自家肚皮自家畫。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掃地澆花。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高枕枕頭。曰。總不恁麼時如何。師曰。鶯啼嶺上。花發巖前。問。如何是衲僧口。師曰。殺人不用刀。

廣信府靈鷲慧覺禪師。上堂。大衆。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盡在諸人脚跟下。各請自家回互取。會麼。回互不。回互。認取歸家路。智慧爲橋梁。柔和作依怙。居安則慮危。在樂須知苦。君不見。龐居士。黃金拋却如糞土。父子團團頭。共說無生語。無生語。仍記取。九夏雪花飛。三冬汗如雨。

南昌府興化法澄禪師。上堂。雲籠碧嶂。雨灑長空。百草鬬青。千山競翠。遮那境界。華藏門開。處處善財。重重彌勒。交參主伴。更互敷揚。大悲無窮。度生不倦。大衆還見彌勒麼。良久曰。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衡州府花藥元恭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通身無障礙。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來往任縱橫。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枝葉甚分明。曰。出水後如何。師曰。一任衆人觀。曰。天地若教出。池塘焉敢藏。師曰。莫妄想。問。兆象未生時如何。師曰。波斯讀梵書。曰。生後如何。師曰。胡僧笑點頭。曰。欲生未生時如何。師曰。洗脚上漁船。曰。怎麼。全因今日也。師曰。梳頭不洗面。

德安府興國院契雅禪師。僧問。請師不於語默裏答話。師以拄杖卓一下。僧曰。和尚莫艸艸忽忽。師曰。西天斬頭截臂。僧禮拜。師曰。墮也墮也。上堂。心如朗月。連天靜。遂打一圓相。曰。寒山子嚮。性似寒潭徹底清。是何境界。良久曰。無價夜光人不識。識得又堪作甚麼。凡夫虛度幾千春。乃呵呵大笑曰。爭如獨坐明牕下。花落花開自有時。下座。

長沙府寶蓋山子勤禪師。上堂。僧問。師今已唱胡笳曲。更將何法示來機。師曰。一字兩頭垂。曰。威光分此夜。照用出何門。師曰。頭上光明烜赫。脚下黑漆顛頂。曰。入水見長人。師曰。傍觀者醜。乃曰。溪山雖異。雲月是同。順應方圓。任自西東。大衆。法不離色。響不離聲。到者裏明明。聲色顯露。如何透得。還有透得底麼。良久曰。鐘鳴鼓響相交應。青山不礙白雲飛。

南安府大庾雪峯道圓禪師。南雄人。依南於積翠。曰。宴坐下板。時二僧論野狐話。一云。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一云。不落因果。又何曾墮野狐來。師聞之。悚然。因詣積翠庵。渡澗。忽大悟。見翠絨未終。涕淚交頤。翠令就侍者榻熟睡。睡起述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玉。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柳栗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翠見爲助喜。住後。上堂。舉風幡話。頌曰。不是風兮不是幡。白雲依舊覆青山。年來老大渾

無力。偷得忙中些子閒。

福州府延慶洪準禪師。桂林人。久從黃龍游。天資純謹。未嘗忤物。暮年謝院事。寓迹寒溪寺。壽八十。日夕惟吟梵音。贊觀世音而已。臨終時。大眾皆遠赴檀供矣。惟一僕夫在。師攜磬坐土地祠。誦孔雀經一遍。歸臥室。安坐而逝。鄉民觀者如堵。師忽開目而笑。使坐于地。有頃。大眾還。師呼立其右握手。如炊熟久。視之。寂然去矣。三日不傾。神色如生。道俗塑其像。龕供之。

衡州府南嶽勝業惟亨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欲行千里。一步爲初。曰。十二時中。如何履踐。師曰。白雲無心。青天有日。示衆。有利無利。莫離行市。王老師賣身。卽不問。且道廬陵米有人酬價麼。若無人。老僧自賣自買去也。良久曰。東行不見西行利。以拄杖卓一下。

桂林府登雲山超及禪師。僧問。未審雲作麼生登。師曰。柳栗橫擔不顧人。曰。山高巉嶮如何上。師曰。直往千峯萬峯去。曰。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看脚下。曰。謝師指示。師曰。嶮。復曰。登雲山太巉嶮。良久曰。山僧今日平地。上喫交。

瑞州府黃檗積翠永庵主。示衆。山僧住庵來。無禪可說。無法可傳。亦無羞珍異寶。祇收得續火柴頭一箇。留與後人。令他烟燄不絕。火光長明。遂擲下拂子。時有僧就地拈起吹一吹。師便喝曰。誰知續火柴頭。從者漢邊烟消火滅去。乃拂袖歸庵。僧吐舌而去。問僧審奇。汝久不見何所爲。奇曰。見偉藏主有個安樂處。師曰。試舉似我看。奇因敍其所得。師曰。汝是。偉未是。奇莫測。歸以語偉。偉大笑曰。汝非。永不非。奇走積翠質之慧南。南亦大笑。師乃作偈曰。明暗相參殺活機。大人境界普賢知。同條生不同條死。笑倒庵中老古錫。



安慶府宿松靈隱德滋山主蜀人。住院二十年。每獨自陞座曰。朝朝相似。日日一般。只者便是。更莫別求。宋神宗元豐癸亥十月四日。陞堂集衆。良久曰。會麼。衆無語。師儼然而逝。

九江府東林興龍寺照覺常總禪師。延平施氏子。久依黃龍。密授大法。出住泐潭。次遷東林。上堂。僧問。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如何是寶。師曰。白月現。黑月隱。曰。非但聞名。今日親見。師曰。且道寶在甚麼處。曰。古殿戶開。光燦爛。白蓮池畔。社中人。師曰。別寶還他碧眼胡。又一僧出提起坐具曰。請師答話。師曰。放下着。僧作展勢。師曰。收。曰。昔年尋劍客。今朝遇作家。師曰。者裏是甚麼所在。僧便喝。師曰。喝老僧那。僧又喝。師曰。放過又爭得。便打。乃曰。乾坤大地。常演圓音。日月星辰。每談實相。翻憶先黃龍道。秋雨淋漓。連宵徹曙。點點無私。不落別處。復云。滴穿汝眼睛。浸爛汝鼻孔。東林則不然。終歸大海作波濤。擊禪牀下座。上堂。老盧不識字。頓明佛意。佛意離文墨。故白兆不識書。圓悟宗乘。宗乘非言詮。故如此老婆心。分明入泥水。今時人猶尙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良久曰。爭怪得老僧。元祐辛未九月廿九日示寂。壽六十七。臘四十九。江寧府保寧寺圓機禪師。福州林氏子。僧問。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師曰。堂中瞌睡。寮裏抽解。曰。便恁麼時如何。師曰。須知有轉身一路。曰。如何是轉身一路。師曰。傾出你腦髓。拽脫你鼻孔。曰。便從今日無疑去也。師曰。作麼生會。曰。但知行好事。不用問前程。師曰。須是恁麼。上堂。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他覓。古人與麼說話。大似認奴作郎。指鹿爲馬。若是翠巖卽不然。也不向己求。亦不從他覓。何故。雙眉本來自橫。鼻孔本來自直。直饒說得天花亂墜。頑石點頭。算來多虛。不如少實。且道如何是少實底事。良久曰。冬瓜直儻侗。瓠子曲彎彎。上堂。春雨微微。百事皆宜。禾苗發秀。蔬菜得時。阿難如合掌。迦葉亦攢眉。直饒靈山會上。

拈花微笑。算來猶涉離微。爭似三家村裏老翁。深耕淺種。各知其時。有事當面便說。誰管瞬目揚眉。更有一般奇特事。末後一著更須知。擊拂子下座。上堂。廣尋文義。鏡裏求形。息念觀空。水中捉月。單傳心印。特地多端。德山臨濟。枉用工夫。石鞏子湖。翻成特地。若是保寧。總不恁麼。但自隨緣飲啄。一切尋常。深遁白雲。甘爲無學之者。敢問諸人。畢竟將何報答四恩三有。良久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示寂。闍維。有終不壞者二。糝以五色舍利。塔于雨花臺之左。

南康府雲居眞如院元祐禪師。信州上饒王氏子。十三事博山晟。二十四具戒。依黃龍十餘年。南歿。乃出住潭州道林爲第一世。次遷南康玉礪。後赴雲居。僧問。如何是道林的旨。師曰。箇曰。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師曰。汝皮袋重多少。曰。高著眼看。師曰。自領出去。問。如龜藏六時如何。師曰。文彩已彰。曰。爭奈處處無蹤跡。師曰。一任拖泥帶水。曰。便與麼去時如何。師曰。果然。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胡天雪壓玉麒麟。上堂。過去諸如來。更不再勸。現在諸菩薩。放過卽不可。未來修學人。謾他一點不得。所以道。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雖然如是。雲居門下。正是金屑落眼。上堂。凡見聖見。春雲掣電。眞說妄說。空花水月。翻憶長髭。見石頭。解道紅爐一點雪。擊禪牀下座。上堂。龜毛箭。兔角弓。那吒忿怒射破虛空。虛空撲落。傾湫倒嶽。牆壁瓦礫放光明。爍破如來大圓覺。擊禪牀下座。上堂。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好箇眞消息。憑君子細看。黃龍先師和身放倒。還有人扶得起麼。祖禪不了。殃及兒孫。擊禪牀下座。上堂。一切聲是佛聲。以拂子擊禪牀曰。梵音深遠。令人樂聞。一切色是佛色。乃拈起拂子曰。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已到之者。頂戴奉行。未到之者。應如是知。應如是信。擊禪牀下座。宋哲宗元祐壬申七月七日夜子。

時。謂衆曰。三處住持。不傳一法。火風聚散。物理常情。吾滅後。不得循世俗情。當依法火葬。歸骨于塔。乃說偈曰。今年六十六。三處因緣足。夜半火燒山。跳入火中浴。言畢示寂。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雲居。

湖州府安吉州報本慧元禪師。潮州倪氏子。十九爲大僧。遍歷叢席。於英宗治平乙巳至黃龍。于三關語有悟。熙寧戊申開法吳江壽聖寺。次遷崑山慧嚴。元祐己巳移住承天萬壽寺。後爲湖人與蘇人爭師之。因又住湖之報本禪院。上堂。僧問。諸佛不出世。達磨不西來。正當恁麼時。未審來不。師曰。撞著你鼻孔。乃曰。白雲消散。紅日東昇。仰面看天。低頭覷地。東西南北。一任觀光。達磨眼睛。斗量不盡。演若何曾認影。善財不往南方。衲僧鼻孔。遼天到此。一時穿却。僧出禮拜曰。學人有一問。和尚還答否。師曰。昨日答汝了也。曰。今日作麼生。師曰。明日來向汝道。上堂。僧問。諸佛所說法。種種皆方便。是否。師曰。是。曰。爲甚麼又道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師曰。且莫錯會。僧以坐具一畫。師喝曰。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今之學者。見恁麼道。便擬絕慮忘緣。杜塞視聽。如斯見解。未有自在分。諸人要會寂滅相麼。出門不見一纖毫。滿目白雲與青嶂。師坐而不臥。餘三十年。元祐辛未十一月十六日陞座說偈曰。五十五年夢幻身。東西南北孰爲親。白雲散盡青山外。萬里秋空片月新。言訖而化。塔全身于視山之陽。後三十年。賜諡證悟禪師。塔曰定應。旨下建顯化寺。歲度僧以奉香火。

揚州府建隆院昭慶禪師。泉州晉江林氏子。出家開元。參黃龍。龍示以三關語。久之盡得其道。出住高郵之乾明。烏江之慧濟。後主建隆。上堂。始見新歲倏忽。早是二月初一。天氣和融。擬舉箇時節。因緣與諸人商量。却被帝釋梵王在門外柳眼中。努出頭來。先說偈言。裊裊颺輕絮。且逐風來去。相次走綿毬。休言道我絮。於

時撞著阿修羅。把住云。任你絮。忽逢西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一句。作麼生道。於是帝釋縮頭入柳眼中。良久曰。參。元祐己巳八月十六說偈而化。塔骨石于建隆。

南康府清隱潛庵清源禪師。豫章鄧氏子。上堂。寒風激水成冰。杲日照冰成水。冰水本自無情。各各應時而至。世間萬物皆然。不用強生擬議。上堂。先師初事棲賢。謁泐潭澄。歷二十年。宗門奇奧。經論玄要。莫不貫穿。及因雲峯指見慈明。則一字無用。遂設三關語。以驗學者。而學者如葉公畫龍。龍現卽怖。還有不怖者麼。設有也。須喫棒。

吉安府禾山德普禪師。絳州蒲氏子。少尙氣節。有卓識。禮富樂靜爲師。靜與語。奇之。事衆爲務。十八得度。受具。秀出講席。解唯識起信論。兩川無敢難詰者。號義虎。罪圭峯疎義多臆說。摘其失處。誠學者不可信。老宿皆數之云。圭峯清涼國師所印可。汝敢雌黃。蚍蜉撼樹。汝今是矣。師嘆曰。學者以名位惑久矣。清涼圭峯非有四日八臂也。奈何甘自退屈乎。乃出蜀。至荊州金鑾。當熙寧戊申也。得老衲激勵。指參黃龍。便問。阿難問迦葉。世尊付金襴外。復傳何法。迦葉呼阿難。阿難應喏。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意旨如何。龍曰。上人出蜀。曾到玉泉否。師曰。曾到。曰。曾挂搭否。師曰。一夕便發。曰。智者道場。關將軍打供。與結緣幾時。何妨。師嘿然。良久理前問。龍俛首。師趨出。豁然有省。大驚曰。兩川義虎。不消此老一睡。乙卯秋。游螺川。待制劉公請住慧雲禪院。次遷禾山。元祐庚午十二月十五日。謂左右曰。諸方尊宿死。叢林必祭。吾以爲徒虛設。吾若死。汝曹當先祭。乃令從今辦祭。衆問。和尙幾時遷化。師曰。汝輩祭絕卽行。於是幃寢堂。坐師其中。致祭讀文。跪揖上食。師飫餐自如。自門弟子下及莊力。日次爲之。明年元日祭絕。曰。明日雪晴乃行。至時晴。忽雪。雪止。師坐焚



香而化。閱世六十有七。坐四十九夏。全身塔于寺之左。

開封府慧林佛陀德遜禪師。福州侯官楊氏子。依東京天寧照出家。造黃龍。久爲侍者。初出世汾陽之淨土。次遷太原之白雲。常坐不臥。奉詔住慧林。開堂日。哲宗遣中使降香。師陞座問答罷。乃曰。傳持此事。豈以搖唇鼓舌馳騁言鋒而可議。然於方便門中。事無一向。是故文殊以無住爲本。曹溪以無念爲宗。無念之宗。爲萬法之宗。無住之本。爲萬法之本。衆生棄本逐末。背覺合塵。一失其源。迷而不復。故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特唱宗乘。只教諸人明見自性。與佛同壽。歇卽菩提。不從人得。佛言。我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若有一法可得。然燈佛卽不與我授記。如是舉唱。猶是化門。且道不落化門。一句作麼生道。冬無寒。臘下看。哲宗升遐百日。入內賜號佛陀禪師。未幾太后上仙。師又被詔入內陞座。舉揚般若。賜賚甚厚。黃龍法道。至是始盛京都。後於大觀間示寂。

南昌府祐聖法唐禪師。潮陽鄭氏子。上堂。此事如醫家驗病。方且雜毒滿腹。未易攻治。必瞑眩之藥。而後可瘳。就令狗意投之。適足狂惑。增其沈痼。求其已病。不亦左乎。法堂前艸深。於心無媿。

南康府廬山歸宗志芝禪師。臨江人。壯爲苾芻。依黃龍於歸宗。領旨有偈曰。未到應須到。到了令人笑。眉毛本無用。無渠底被誚。未幾龍引退。師陸沈于衆。一日。普請罷。書偈曰。茶芽蘼蕝初離焙。筍角狼忙又吐泥。山舍一年春事辦。得閒誰管板頭低。由是衲子親之。嘗結茅絕頂有偈曰。千峯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似老僧閒。

衡州府南嶽山法輪文昱禪師。上堂。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曰。雪上加霜。眼中添屑。若也不會。北鬱單越。

楊岐會禪師法嗣

安慶府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少依茶陵郁。披削參楊岐。岐一日問受業師爲誰。師曰。茶陵郁和尚。岐曰。吾聞伊過橋遭擲。有省。作偈甚奇。能記誦否。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請決。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毆難者麼。師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意旨如何。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巾侍久之。辭游廬阜。圓通訥舉住承天。又遜居圓通。次徙法華龍門。興化海會。所至衆如雲集。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鑊湯無冷處。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水底按葫蘆。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鳥飛兔走。問。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未是衲僧分上事。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死水不藏龍。曰。便怎麼去時如何。師曰。賺殺你。到棲賢。上堂。承天自開堂後。便安排些葛藤來。山南東葛西葛。却爲在歸宗。開先萬杉打疊了也。今日到三峽會裏。大似臨嫁醫癭。卒著手脚不辦。幸望大衆無怪。伏惟珍重。上堂。鳥有雙翼。飛無遠近。道出一隅。行無前後。你衲僧家尋常拈匙放筯。盡道知有。及至上嶺時。爲甚麼却氣急。不見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大衆眼在鼻上。脚在肚下。且道寶在甚麼處。良久曰。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上堂。古者道。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圓通則不然。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上堂。江月照松風吹。到者裏還有漏網者麼。良久曰。皇天無親。上堂。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入鳥不亂行。大衆者是。把纜放船底手脚。且道衲僧家合作麼生。以手拍禪牀曰。掀翻海嶽求知己。撥亂乾坤見太平。上堂。忌口自然諸病減。多情未免有時勞。貧居動便成違順。落得清閒一味高。雖然如是。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

一重關。示衆泥佛不度水。木佛不度火。金佛不度爐。眞佛內裏坐。大衆趙州老子十二劑骨頭。八萬四千毛孔。一時拋向諸人懷裏了也。圓通今日路見不平。爲古人出氣。以手拍禪牀曰。須知海嶽歸明主。未信乾坤陷吉人。示衆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大衆作麼生說箇隨緣赴感底道理。祇於一彈指間。盡大地含生根機。一時應得周足。而未嘗動著一毫頭。便且喚作隨緣赴感。而常處此座。祇如山僧此者。受法華請。相次與大衆相別。去宿松縣裏開堂了。方歸院去。且道還離此座也無。若道離。則世諦流布。若道不離。作麼生見得箇不離底事。莫是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麼。又莫是一切無心。一時自遍麼。若恁麼。正是掉棒打月。到者裏直須悟始得。悟後更須遇人始得。你道既悟了便休。又何必更須遇人。若悟了遇人底。當垂手方便之時。著著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却學者眼。若祇悟得個乾蘿蔔頭底。不唯瞎却學者眼。兼自己動。便先自犯鋒傷手。你看我楊岐先師問慈明師翁道。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師翁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先師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師翁便喝。先師曰。好喝。師翁又喝。先師亦喝。師翁乃連喝兩喝。先師遂禮拜。大衆須知悟了遇人者。向十字街頭與人相逢。却在千峯頂上握手。向千峯頂上相逢。却在十字街頭握手。所以山僧嘗有頌曰。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縑素要分明。山僧此者臨行。解開布袋頭。一時撒在諸人面前了也。有眼者莫錯怪好珍重。示衆昔日靈山會上。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次第流傳。無令斷絕。至於今日。大衆若是正法眼藏。釋迦老子自無分。將箇甚麼分付。將箇甚麼流傳。何謂如此。況諸人分上。各各自有正法眼藏。每日起來。是是非非。分南分北。種種施爲。盡是正法。

眼藏之光影。此眼開時。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羅萬象。祇在面前。不見有毫釐之相。此眼未開時。盡在諸人眼睛裏。今日已開者。不在此限。有未開者。山僧不惜手爲諸人開此正法眼藏。看。乃舉手豎兩指曰。看看。若見得去。事同一家。若也未然。山僧不免重說偈言。諸人法眼藏。千聖莫能當。爲君通一線。光輝滿大唐。須彌走入海。六月降嚴霜。法華雖恁道。無句得商量。大衆。既滿口道了。爲甚麼却無句得商量。喝一喝曰。分身兩處看。上堂。釋迦老子有四弘誓願云。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法華亦有四弘誓願。饑來要喫飯。寒到卽添衣。困時伸脚睡。熱處愛風吹。上堂。古人留下一言半句。未透時。撞著鐵壁相似。忽然一日。覷得透後。方知自己原是鐵壁。如今作麼生透。復曰。鐵壁鐵壁。上堂。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便向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瓊樓玉殿。却被一莖草蓋却。作麼生得汗出去。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會容易舞三臺。上堂。安居之首。禁足爲名。禁足之意。意在進道而護生。衲僧家更有何生而可護。何道而可進。睡一睡。睡破釋迦老子面門。踏一步。踏斷釋迦老子背脊骨。猶是隨羣逐隊漢。未是本分衲僧。良久曰。無限風流慵賣弄。免教人指好郎君。上堂。絲毫有趣。皆能進。畢竟無歸。若可當。逐日退身行興盡。忽然得見本爺孃。作麼生是本爺孃。乃曰。萬福。便下座。示衆。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拈起拄杖曰。山河大地。水鳥樹林。情與無情。今日盡向法華拄杖頭上。作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且道。天台南嶽。說箇甚麼法門。南嶽說洞上五位修行。君臣父子。各得其宜。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天台說臨濟下三玄三要。四料揀。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廬山出來道。你兩箇正在葛藤窠裏。不見道。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大衆。據此三箇漢見解。若上衲僧秤子上。



稱一箇重八兩。一箇重半斤。一箇不直半分錢。且道那箇不直半分錢。良久曰。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卓拄杖下座。宋神宗熙寧壬子遷化。壽四十八。

江寧府保寧仁勇禪師。四明竺氏子。齠爲大僧。通天台教。更衣謁雪竇明覺。覺意其可任大法。謂之曰。央庠座主。師憤悱下山。望雪竇拜曰。我此生道不過雪竇。誓不歸鄉。卽往泐潭。踰紀。疑情未泮。聞楊岐移雲蓋。直造其室。一語未及。頓明心印。岐歿。從同參白雲端游。研極玄奧。後出世。兩住保寧而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近火先焦。曰。如何是道。師曰。泥裏有刺。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切忌踏著。問。先德道。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未審誰是故人。師曰。楊岐和尚遷化久矣。曰。正當恁麼時。更有甚麼人爲知音。師曰。無眼村翁暗點頭。問。如何是佛。師曰。自屎不覺臭。問。如何是保寧境。師曰。主山頭倒卓。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鼻孔無半邊。問。如何是塵中自在底人。師曰。因行不妨掉臂。問。如何是佛。師曰。鐵鎚無孔。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鑊湯無冷處。問。靈山指月。曹溪話月。未審保寧門下如何。師曰。嗔。曰。有花當面貼。師便喝。問。摘葉尋枝。卽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蚊子上鐵牛。曰。直截根源人已曉。中下之流如何指示。師曰。石人脊背汗通流。上堂。山僧二十餘年挑囊負鉢。向寰海之內參善知識。十數餘人。自家並無箇見處。有若頑石相似。自此一生作箇百無所解底人。幸自可憐生。忽然被業風吹到江寧府。無端被人推向十字路頭。住箇破院。接待南北。事不獲已。隨分有鹽有醋。粥足飯足。且恁過時。若是佛法。不曾夢見。上堂。侍者燒香罷。師指侍者曰。侍者已爲諸人說法了也。上堂。看看山僧入拔舌地獄去也。以手拽舌云。阿哪阿哪。上堂。相罵無好言。相打無好拳。大眾直須恁麼始得。一句句切當。一拳拳著實。忽然打著箇無面目漢。也不妨暢快殺人。

上堂。滿口是舌。都不能說。碧眼胡僧。當門齒缺。上堂。秋風涼。松韻長。未歸客。思故鄉。且道誰是未歸客。何處是故鄉。良久曰。長連牀上有粥有飯。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打破太虛空。畢竟尋不得。垂下一足曰。大眾。向甚麼處去也。上堂。若說佛法供養大眾。未免眉鬚墮落。若說世法供養大眾。入地獄如箭射。去此二途。且道保寧今日當說甚麼。三寸舌頭無用處。一雙空手不成拳。上堂。古人底。今人用。今人底。古人爲。古今無背面。今古幾人知。唧唧。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上堂。有手脚。無背面。明眼人看不見。天左旋。地右轉。拍膝曰。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上堂。風鳴條。雨破塊。曉來枕上鶯聲碎。蝦蟆蚯蚓一時鳴。妙德空生都不會。都不會。三箇成羣。四箇作隊。窈窕窈窕。飄飄飄飄。向南北東西折得梨花李花一佩兩佩。上堂。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則頭角生。大眾。頭角生了。也是牛是馬。上堂。無漏眞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喝一喝曰。好人不肯做。須要屎裏臥。上堂。夜靜月明。水清魚現。金鈎一擲。何處尋蹤。提起拄杖曰。歷細歷細。示衆。有箇漢。怪復醜。眼直鼻藍。鑊面南看北斗。解使日午金烏啼。夜半鐵牛吼。天地旋。山河走。羽族毛羣失其所守。直得文殊普賢出此沒彼。七縱八橫。千生萬受。驀然逢著箇黃面瞿曇。不惜眉毛。再三與伊摩頂授記云。善哉善哉。大作佛事。希有希有。於是乎自家懺懺懺懺。懺懺惶惶。藏頭縮手。召云。大眾。此話大行。何必更待三十年後。示衆。大方無外。大圓無內。無內無外。聖凡普會。瓦礫生光。須彌粉碎。無量法門。百千三昧。拈起拄杖云。總在者裏。會麼。蘇嚕蘇嚕。嚕哩嚕哩。示衆。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不曾道著一字。優波鞠多丈室盈籌。不曾度得一人。達磨不居少室。六祖不住曹谿。誰是後昆。誰爲先覺。既然如是。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拍膝顧衆曰。且喜得天下太平。示衆。眞相無形。示形現相。千怪萬狀。自此而彰。喜則滿。

面光生。怒則雙目陡豎。非凡非聖。或是或非。人不可量。天莫能測。直下搆得。未稱丈夫。喚不同頭。且莫錯怪。長沙府石霜守孫禪師。僧問。生也不道。死也不道。爲甚麼不道。師曰。一言已出。曰。從東過西。又作麼生。師曰。駟馬難追。曰。學人總不與麼。師曰。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

長沙府茶陵州定林寺郁山主。本州人。少落髮。惟以應供爲事。院居諸刹往來之衝。一日。楊岐化主至。師問以禪宗。主舉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燈曰。噫。師從是參究。未嘗離念。偶一日。赴外請。騎蹇驢過溪橋。驢陷足。師墜驢。不覺口中曰。噫。忽然契悟。有頌曰。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羈鎖。今朝塵淨光生。照見山河萬朵。走謁楊岐。岐爲印可。白雲端住九江承天。嘗贊師像曰。水月以喻兮。古來已多。我今不然兮。所陳伊何偶。應峯之東兮。涿川之口。三尺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沒山河。顧不游方兮。何游之有。玄沙保壽兮。師其與相去幾千里。父有重牙子無齒。謾勞提耳一爐香。微烟旋逐松風起。端蓋師之落髮弟子也。比部孫居士。因楊岐會來謁。值視斷次。公曰。某爲王事所牽。何由免離。岐指曰。委悉得麼。公曰。望師點破。岐曰。此是比部弘願深廣。利濟羣生。公曰。未審如何。岐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爲人重指處。棒下血淋淋。公於此有省。

祖燈大統卷第四十九終

祖燈大統卷第五十

△少林第十九世之三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翠巖真禪師法嗣

長沙府大潯山真如慕喆禪師。撫州臨川聞氏子。僧問。趙州庭柏意旨如何。師曰。夜來風色緊。孤客最先寒。曰。先師無此語。又作麼生。師曰。行人始知苦。曰。十載走紅塵。今朝獨露身。師曰。雪上加霜。問。如何是城裏佛。師曰。萬人叢裏不插標。曰。如何是村裏佛。師曰。泥豬疥狗。曰。如何是山裏佛。師曰。絕人往還。曰。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一句。師曰。翻譯不出。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寒毛卓豎。曰。見後如何。師曰。額頭汗出。上堂。月生一天地。茫茫誰受屈。月生二東西。南北沒巴鼻。月生三善財。特地向南參。所以道。放行也。怛薩舒光。把住也。泥沙匿曜。且道。放行是。把住是。良久曰。圓伊三點水。萬物自尖新。上堂。古佛道。昔於波羅奈轉四諦法輪。墮坑落壑。今復轉最妙無上大法輪。土上加泥。如今還有不歷階梯。獨超物外者麼。良久曰。出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上堂。阿剌刺。是甚麼。翻思當年破竈墮。杖子忽擊著。方知孤負我。以拄杖擊香臺一下。曰。墮墮。上堂。捫空追響。勞汝精神。夢覺覺非。復有何事。德山老人在汝。諸人眉毛眼睫上。諸人還覺麼。若也覺去。夢覺覺非。若也未覺。捫空追響。終無了期。直饒你向者裏。個儻分明。猶是梯山入貢。還有獨超物外者麼。良久曰。且莫詐明頭。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苦殺人。上堂。白雲澹泞。水注滄溟。萬法本閒。復有何事。所以道。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諸人到者裏。如何履踐。良久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上堂。山僧本無積畜。且得粥足飯足。困來即便打眠。一任東卜西卜。上堂。古者道。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碗脫丘。慧光卽不然。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總是碗脫丘。諸人還知慧光落處麼。若也知去。許你具鐵眼銅睛。若也不知。莫謂幾經風浪險。扁舟曾向五湖遊。上堂。拈拄杖。



曰。一塵纔起。大地全收。卓一下曰。妙喜世界百雜碎。且道不動如來。卽今在甚麼處。若人識得。不動步而登妙覺。若也未識。向諸人眉毛眼睫裏涅槃去也。又卓一下。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解。廬陵米價高。鎮州蘿蔔大。上堂。拈起拄杖曰。智海拄杖。或作金剛王寶劍。或作踞地師子。或作探竿影草。或不作拄杖用。諸人還相委悉麼。若也委悉去。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出沒卷舒。縱橫應用。如未相委。大似日中逃影。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慧光門下直拔超升。不歷科目。諸人旣到者裏。風雲布地。牙爪已成。但欠雷聲燒尾。如今爲你諸人震迅雷去也。以拄杖擊禪牀下座。宋哲宗紹聖乙亥十月八日。無疾說偈曰。昨夜三更風雷忽作。雲散長空。前溪月落。良久。別衆趨寂。闍維設利。斛許大如豆。目睛齒爪不壞。門弟子分塔於京潭。

衡州府南嶽西林崇奧禪師。僧問。一問一答。賓主歷然。不問不答。如何辯別。師曰。坐底坐。立底立。曰。便怎麼會時如何。師曰。舌拄上齦。僧禮拜。師曰。不得諱却。

黃州府蘄州石鼓洞珠禪師。上堂。問答轉多。去道轉遠。何也。道不屬知。知是妄覺。道不屬見。見是妄根。知見不明。觸事崢嶸。聯環不斷。爲生死根。若能擲向太虛之外。自然情念頓忘。真心直露。如斯說話。俯爲下根道友。相逢無可不可。坐則十方俱隱。行則六趣隨緣。雖然。更須知有轉身一路始得。衆中莫有轉得身者麼。出來山僧爲你證據。若無。山僧今日失利。

蔣山元禪師法嗣

寧波府雪竇法雅禪師。僧問。不問西來意。乞師方便指迷津。師曰。霹靂過頭猶瞌睡。曰。謝師答話。師曰。再三

啓口問何人。曰。爭奈學人未禮拜何。師曰。休鈍置。

寶慶府丞熙應悅禪師。撫州宜黃戴氏子。上堂。我宗無語句。徒勞尋露布。現成公案已多端。那堪更涉他門戶。覲面當機直下提。何用波吒受辛苦。咄。

衢州府石門雅禪師。僧問。雷音一震。龍象咸臻。學人上來。請師舉唱。師曰。蓮目瞬時千界靜。金顏笑處一花新。曰。人天盡入羅峯境。今日親聞端的音。師曰。作麼生是端的音。曰。不知。師便打。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東宮玉殿無遺影。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毗藍園畔雨天花。曰。威音王以前又作麼生。師曰。且待別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熊耳塔開空寂寂。惟留隻履冒輕埃。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一條筇竹杖。三事衲幔衣。曰。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酌泉釀點祖師茶。示衆。茱萸鮮嫩菊花香。暢殺陶家沉醉郎。我輩泛觴雖絕分。東籬閒玩正無妨。大衆。閒玩卽不無。且道眼在什麼處。知有底眉毛分八字。未諳者紅黃裏亂走。阿呵呵。今日元來九月九。喝一喝。

廣信府龜峯瑞相子瓊禪師。僧問。如何是博山境。師曰。澗流淥水。路出松門。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身橫宇宙。眼蓋乾坤。曰。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刹竿頭指天。問。青春已過。夏景暄繁。時節因緣。請師爲說。師曰。臘月二十五。未是拜年時。曰。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石人身上不生毛。

### 雙峯回禪師法嗣

保寧府圓中光國文贊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禍不單行。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今朝猊座既登。豈可緘口。師曰。因風吹火。用力不多。曰。恁麼。則佛佛道同也。師曰。貓兒戴紙帽。問。不二之法。請師

速道。師曰。領曰。恁麼。則人人有分也。師曰。了。曰。錦屏天下少。光國世間稀。師曰。退。

兗州府金鄉靈山彥文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缺齒胡僧笑不言。曰。學人不曾。師曰。隻履返西天。問。如何是佛。師曰。問得最親。乃曰。山何青。水何綠。風吹南嶺雲。露滴東籬菊。更添松竹歲寒心。盡是無絃琴上曲。碧眼胡僧拍不足。拍不足。一二三四五六。咦。拍一拍下座。

### 道吾真禪師法嗣

順天府等覺祖印智燈禪師。金華人。嗣道吾。始立之年。遂開法弘道。從者如雲。說法三十載。晚退老都城等覺。有語錄二卷。鄒正言嘗序之曰。頃余在中陶。嘗與李濤師淵論天下之名僧。師淵曰。吾所見有祖印。真有道者也。望其容貌如秋際木。聽其解說如夜半潮云云。語錄惜燈錄不載。僅存正言序數行。亦可以想見其人耳。

### 菩提用禪師法嗣

杭州府臨安淨土善思禪師。上堂。咄咄咄。臨濟德山盡該抹。棒頭薦得不作家。喝下承當未奇絕。山僧宗旨不恁麼。覷面相呈辨賢哲。聲前一句早遲疑。語後持來欠時節。勸禪人。休饒舌。神龍尙自不知源。豈說盲龜跛鼈。不看神光傳祖位。纔見老胡心便歇。真妙訣。堂堂自己可憐生。直下承當第二月。傷嗟末法有多途。邪黨成羣安可遏。初機入門無道眼。佛手生緣徒施設。禪流學得遍參遊。問著元來打不迭。古人開口便知音。尙言弄巧翻成拙。那堪看話得心通。正是虛空裏釘橛。深慚祖道際崩頽。飲氣吞聲共誰說。特將鄙句報同風。本分禪人須辨別。

天童遂禪師法嗣

福州府大中立志禪師。示衆。僧問。握驪珠於掌上。鑒十方於目前。學人上來。請師一鑑。師曰。草賊大敗。曰。學人今日失利。師曰。自知較一半。僧便喝。師曰。強惺惺。問。遠趨丈室。仰慕宗風。學人上來。請師一接。師曰。高挂鉢囊。曰。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盲人摸象。曰。莫壓良爲賤好。師曰。短販樵人。徒誇書劍。問。馬祖陞堂。百丈卷席。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官馬相踏。曰。學人今日小出大遇。師曰。拄杖未曾拈著。乃曰。虎嘯烏山畔。衆獸潛藏。雲生螺渚間。羣峯失色。太阿寶劍。耀日爭輝。樵父般柴。醫王辨價。還有不顧賓主者麼。出來道看。良久曰。水凍魚難躍。天寒草發遲。以拄杖打香臺一下。上堂。法不見法。法不行法。法不知法。大衆者。箇是香爐子。如何是不見不行不知的法。百億恆沙世界諸佛。盡在香爐上放光動地。說法度人。諸人還見麼。直饒見得。也涉踟躕。喝一喝。哲宗紹聖甲戌三月十一日集衆。沐浴淨髮。說偈曰。麒麟掣斷黃金鎖。玉兔衝開白玉關。好是無雲中夜後。一輪明月照鍾山。偈畢。趺坐而逝。茶毗。獲舍利。塔於本山。

福州府乾元了覺圓禪師。上堂。直饒阿那律天眼。未解諦觀。便是千手大悲。焉能提掇。衆中莫有不甘者麼。出來掀倒禪牀。喝散大衆。然雖如是。未是作家。且於第二門中。與衲僧出氣。僧問。少林九年垂一語。直至如今。賺師舉。欲得不賺。請師別道。師曰。噉。曰。摩嗟哩伽。摩嗟哩智。又作麼生。師曰。放你三十棒。問。尊者證果。超越聖流。不涉熏修。請師速道。師曰。落花簷外朵。青柳檻前梢。曰。一雨周沙界。羣心永夜蘇。師曰。水不洗水。一句作麼生道。曰。應知松柏操。不改歲寒心。師曰。且信一半。問。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審是什麼人。師曰。牛頭出。馬頭回。曰。未審是法身報身。師曰。牽犁拽耙。乃曰。還相委悉麼。山僧今日指鹿爲馬。唱九作十。瞞諸人去。



也。摩竭正令。水泄不通。少室真規。風吹不入。聖凡情盡。體露真常。迥絕見知。輝騰今古。良由情存聖量。墮在見知。所以聽不出聲。見不超色。若能回光返照。有何佛道可成。有何衆生可度。向火燄裏藏身。東湧西沒。南湧北沒。於微塵上走馬。坐大道場。雖然。切忌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領。

衡州府南嶽應天萬壽應城禪師。初參天童。童問。上人何來。師曰。毗陵。童曰。我聞毗陵出好草蟲扇子。帶得來否。師作一圓相曰。大善。知識要者。箇作麼。童曰。祇者箇。此間亦要得。師於言下大悟。後住應天萬壽。示衆。山花狼籍。孤負空生。山草離披。拈提室利。驚得嶽神稽首。土地和南。陝府鐵牛。無放處。嘉州石像。露全身。如斯說話。錯會者多。敢問諸人。不涉春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喝一喝。

定慧信禪師法嗣

蘇州府穹窿智圓禪師。上堂。福臻不說禪。無事日高眠。有問祖師意。連擲兩三拳。大衆。且道爲甚麼如此。不合惱亂山僧睡。

玉泉本禪師法嗣

荊州府護國齊月禪師。上堂。僧問。壁立千仞。水泄不通。還許學人請益也無。師曰。汝問什麼。曰。向上事。師曰。維那不在。曰。莫怪觸忤和尚。師曰。正令已行。乃曰。窮外無方。究內非裏。應用萬般。無可比擬。分明向汝諸人道。佛性精魂。總不是。

雲峯悅禪師法嗣

桂林府壽寧齊曉禪師。上堂。觸目不會道。猶較些子。運足焉知路。錯下名言。諸仁者。山僧今日將錯就錯。汝

諸人見有眼。聞有耳。嗅有鼻。味有舌。因甚麼却不會。良久曰。武帝求仙不得仙。王喬端坐却是天。咄。僧問。大衆雲臻。合談何事。師曰。波斯入鬧市。曰。恁麼。則草偃風行去也。師曰。萬里望鄉關。

廬州府澄慧咸詡禪師。上堂。僧問。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去此二途。請師拈掇。師曰。總不恁麼。曰。一言啓口。別是家門。師曰。賴遇拄杖不在手。問。有問有答。善巧分張。向上宗乘。請師別道。師曰。闍黎問得最親。曰。學人會也。師曰。會處作麼生。僧便喝。師曰。作家。僧禮拜。師便喝。乃曰。如來祕旨。豈涉辭鋒。祖師心印。寧容穿鑿。若也向上舉揚。直得海水逆流。須彌倒卓。向下商確。何妨枯木生花。寒灰發燄。雖然。在衲僧門下。白雲萬里。且道衲僧有什麼長處。良久曰。更有一般堪羨處。長連牀上帶刀眠。

### 福嚴宗禪師法嗣

衡州府花藥寺崇勝義然禪師。僧問。臨濟血脈。請師直道。師曰。虛空裏揚眉。默地裏點頭。曰。莫只者便是麼。師曰。是即是。作麼生會。僧却點頭。師曰。者賊好喫棒。曰。賊賊便歸衆。師曰。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示衆。心。心。青山綠水高且深。若人識得無他旨。相對事法總平沉。是你諸人總識得。爲什麼七十二峯儼然依舊。試說看。

衡州府南嶽承天智昱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髮長僧貌醜。曰。意旨如何。師曰。腦門後合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石廩峯高。曰。意旨如何。師曰。遊人罕到。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紙帳繡牀。曰。客來如何祇待。師曰。山中石耳。宋神宗元豐乙丑四月。沐浴淨髮。趺坐而逝。茶毗。齒舌眼睛不壞。

### 太子廣禪師法嗣

祖燈大統卷第五十 少林第十九世之三

雲峯悅禪師法嗣

福嚴宗禪師法嗣

太子廣禪師法嗣

七十一

太原府龍門山勝善清照禪師。僧問。變凡作聖。則不問。點鐵成金。事若何。師曰。直下無私處。觸目盡光輝。曰。恁麼。則清光生掌上。喜氣發眉間也。師曰。既能知自理。何用苦忉忉。問。天高地厚。萬物皆從。未審和尚從與不從。師曰。春來花爛熳。曰。金雞迴碧落。玉兔上長空。師曰。同道方知。曰。學人今日承恩。師曰。且莫錯認。

淨因臻禪師法嗣

福州府長慶文慧惠暹禪師。僧問。離上生寶剎。登廷聖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孤舟載明月。曰。忽遇艣棹俱停。又作麼生。師曰。漁人偏愛宿蘆花。問。長期進道。西天以蠟人爲驗。未審此間以何爲驗。師曰。鐵彈子。曰。意旨如何。師曰。大底大。小底小。

福州府棲勝繼超禪師。上堂。拈拄杖曰。三世諸佛盡在者裏。踉跳大衆。還見麼。過去諸佛說了。未來諸佛未說。現在諸佛今說。敢問諸人。作麼生是說底事。卓一下曰。蘇嚧蘇嚧。

南陽府香嚴慧照洞敷禪師。福州范氏子。氣韻清敏。依東京景德明出家。遍參江淮叢席。末後見淨因。一言頓契。加以學問該博。名動京師。被旨。出住香嚴。十載返故里。住龜山。壽山神光三剎。上堂。西乾四七。道絕語言。東土二三。法無文字。惟傳一印。直指人心。心了則天地全該。印定則絲毫不漏。塵塵絕待。法法融虛。方乃契聖根源。始曰。入佛知見。如斯薦得。落二落三。本色衲僧。如何話會。還道得麼。良久曰。箇中消息。若爲傳。鳳闕龍樓。峭倚天。要會覺城東際事。寥寥千古尙依然。上堂。僧問。遠辭香嚴。近入龜山。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千手大悲提不起。曰。如何是動中尊。師曰。玉殿曾遊歷。金門屢往還。問。如何是龜山境。師曰。千峯來有路。八極淨無塵。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有時開眼有時合。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山寒露骨。水淺見沙。乃

曰。窮經窮論。正如入海算沙。覓法覓心。大似捫空求響。釋尊出世。爲一大事因緣。諸祖傳衣。亦乃廣開方便。發揮教外正法。指示涅槃妙心。作筏渡人。應病與藥。其實說無所說。傳無所傳。縱饒一棒一條痕。一攬一手血。未免拖泥帶水。豈能點瓦成金。大眾。今日只如爲國開堂。還有奇特事也無。良久曰。疊疊青山與流水。舊時顏色舊時聲。示衆。炎風匝地。畏日流空。奇雲當戶。任長舒。白藕飄香。來不斷。林間達士。了無寒暑變遷。塵裏游人。但見光陰迅速。直得燈籠合掌。露柱攢眉。一年又將半。幾個是知音。知不知。路上行人。口似碑。示衆。春無三日晴。風雨時時作。巖下見蟠桃。自開還自落。翻憶靈雲得處親。迄今底事何蕭索。非蕭索。春山春水四寥廓。鷓鴣啼處。百花香。好薦聲前第一著。喝一喝。

### 興化嶽禪師法嗣

長沙府興化紹清禪師。爲薦母上堂。祖師門下。佛法不存。善法堂前。仁義休說。雖然。事無一向。竊聞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深恩。昊天罔極。此魯仲尼之孝也。輪轉三界中。恩愛不能捨。棄恩入無爲。真實報恩者。此釋迦之孝也。得大解脫。運大神通。詣地獄門。尋見慈母。此目連之孝也。作麼生是興化之孝。良久曰。今日不上天堂。不入地獄。唯於善法堂中。燈王座上。爲母說法。以報劬勞。且道我母。卽今在甚麼處。良久曰。下座敢煩大眾。燒一炷香。以助山僧報孝。復曰。既是山僧之母。爲甚麼却煩諸人燒香。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以手椎胸曰。蒼天蒼天。

長沙府智度山定林景芳禪師。僧問。七十二峯。卽不問。如何是法輪境。師曰。峴婁峯尖神禹碑。曰。還許學人識也無。師曰。石青字赤形模奇。曰。今日得遇去也。師曰。吏部當時尙莫窺。曰。端的在什麼處。師曰。何得汝不



狐疑。

開封府襄城首山處珪禪師。僧問。如何是首山境。師曰。白雲片片時來往。汝水潺潺流向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寒山逢拾得。拍手笑呵呵。曰。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虛空藏鳥跡。風過樹頭鳴。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曹谿水急。

玉泉芳禪師法嗣

福州府聖泉寺紹燈禪師。本郡古田陳氏子。生時異香滿室。紫帽覆首。七歲觀諸經論如宿習。十歲辭親出家。禮潭州開福璉爲師。得度受具後。造玉泉。泉一見。針芥相投。嗣還里。深自韜晦。郡守丁公延住陀嶺塔院。忽一日。索浴更衣。鳴鼓陞座。衆集。乃說偈曰。吾年五十三。去住本無貪。臨行事若何。不用口喃喃。儼然示寂。瞑目兩宵。偶聞鐘聲忽復醒。四大輕安後。身常出舍利。元豐中。本郡大旱。太守孫公請令祈雨。次日甘澤大霽。遷住聖泉。上堂。僧問。如何是聖泉境。師曰。目前無異草。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往來無罣礙。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乃曰。般若門中。縱說百千妙義。不增一毫。直饒結舌亡鋒。豈減少分。若論玄中又玄。終非妙門。鳥道魚蹤。早傷途轍去也。蓋爲出此入彼。去者不至其方。來者不到其所。舉一明三。莫窮幽趣。更不用續鳧截鶴。夷嶽盈壑。霄壤相望。去道轉遠。正當與麼時。衲僧門下作麼生商量。良久曰。昨夜三更月到窗。

臨江府慧力善周禪師。上堂。遼天鶻。萬重雲。祇一突。是甚麼。咄。宋元祐丙寅十二月望日。沐浴淨髮。說偈曰。山僧住瑞筠。未嘗形言句。七十三年來。今朝賦歸去。言畢而逝。五日後。鬚髮再生。

韶州府南華重辯禪師。上堂。僧問。祖意西來卽不問。最初一句請師宣。師曰。龍銜黑寶離滄海。鶴側霜翎下玉塔。曰。一輪明月照四海。盡分明。師曰。夜半拆開無縫塔。天明智積抱頭回。乃曰。會麼。五大未明。二儀無跡。威音王覲不見。大悲手摸無蹤。是神通妙用。是法爾如然。於斯明得。便乃高步毘盧頂上。坐斷報化佛頭。於斯未明。祇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咦。

德安府延福智興禪師。西川人。造玉泉。發明心地。初住漸源。次遷黃梅龍華。晚住延福。師語不談玄。行不修潔。身不稟儀。衆不喜見。逝後。靈異不測。縑素追仰。塑像事之。尤能報應如響。

### 靈隱勝禪師法嗣

杭州府靈隱慧明延珊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道遠乎哉。問。如何是真正一路。師曰。絲髮不通。曰。怎麼則依而行之。師曰。莫亂走。乃曰。與上座一線道。且作麼生持論。若也水泄不通。便教上座無捕覷處。當此之時。祖佛出頭來。也有二十棒分。怎麼道。山僧還有過也無。不見世尊生下。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云。我當初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雲門怎麼說話。還有佛法道理也無。雖然。雲門祇具一隻眼。久立珍重。

常州府薦福院歸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耳畔打鐘聲。

杭州府靈隱蘊聰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索喚卽有。曰。未審有箇什麼。師曰。天台柳栗。問。古路重修時如何。師曰。平高就下。

杭州府南院清禪師。僧問。西祖傳來。請師通信。師曰。汝道傳什麼來。曰。怎麼。則不通信去也。師曰。你不妨伶。

利。

祖燈大統卷第五十

少林第十九世之三

大梅煦禪師法嗣

瑞巖海禪師法嗣

龍華乘禪師法嗣

七十六

江寧府保寧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更問什麼。曰。莫只者便是也無。師曰。且莫虛頭。

紹興府石佛有邦禪師。初住南明。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布髮掩泥人盡委。曰。恁麼。則靈隱一枝。南明獨秀也。師曰。杓卜聽虛聲。

江寧府清涼慈化舉內禪師。僧問。一法本無。萬法何有。未審和尚說箇什麼。師曰。汝記得甚分明。曰。恁麼。則一切不存去也。師曰。也不信汝。

大梅煦禪師法嗣

金華府智者寺嗣如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量才補職。曰。補職後如何。師曰。天台杖子。問。如何是真實之體。師曰。今日好寒天。曰。意旨如何。師曰。千山萬山雪。

瑞巖海禪師法嗣

寧波府大梅文慧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少人定當得。曰。報本嫡子也。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問。如何是大梅境。師曰。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喫茶去。

寧波府翠巖嗣元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見錢買賣不曾賒。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好不信人直。

龍華乘禪師法嗣

溫州府靈巖宣密禪師。僧問。優曇花折人皆委。祖令親行事若何。師曰。識法者懼。曰。與麼。則施行有據去也。

師曰。人小膽大。

### 彰江遠禪師法嗣

蘇州府萬壽法印守堅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誰不履踐。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來千去萬。

### 蔣山泉禪師法嗣

衢州府西安清獻公趙抃居士。字悅道。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系心宗乘。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有省。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慧聞笑曰。趙悅道撞彩耳。富鄭公初於宗門。未有所趣。公作書勉之曰。伏惟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康寧如是之備。退休閒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能專誠求所證悟。則他日爲門下賀也。行年七十有二。以太子少保致仕而歸。親舊里民遇之如故。作高齋以自適。題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祇是柯村趙四郎。復曰。切忌錯認。臨薨遺佛慧書曰。非師平日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慧悼以偈曰。仕也邦爲瑞。歸歟世作程。人間金粟去。天上玉樓成。慧劍無纖缺。冰壺徹底清。春風漱水路。孤月照雲明。

### 善果演禪師法嗣

長沙府玉池光教寺冲儼禪師。僧問。以心傳心無說可說。卽不問。如何是可說。師曰。石筍逢時長。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葵花向日開。問。如何是祖師的的意。師曰。泥牛不喫欄邊草。曰。和尚何處安身立命。師曰。直上孤峯頂上眠。



歸宗通禪師法嗣

襄陽府資福素月廣照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不著中間。去却兩頭。曰。如何是和尙的。爲人處。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問。如何是佛。師曰。頂後無圓相。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和風發嫩萼。問。如何是真常道。師曰。著衣喫飯。曰。學人不會。師曰。眞常道。曰。莫謾學人。師曰。想君不見朝官體。祇識皮鞋不識靴。九江府廬山同安慶通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燕子不離舊窠。問。世尊未成佛時如何。師曰。佛曰。成佛後如何。師曰。佛曰。畢竟如何。師曰。佛佛。

福昌信禪師法嗣

德安府法興期禪師。僧問。學人無問。請師不答。師曰。鯨有吞舟騰巨浪。人無消息過滄溟。曰。怎麼則落二落三。師曰。饒君解致千般問。空自言多道轉賒。

祖燈大統卷第五十終

祖燈大統卷第五十一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十九世之四

慧林本禪師法嗣之一

開封府法雲大通善本禪師。漢仲舒董公裔也。大父琪。父溫。皆官于潁。遂爲潁人。母無子。禱佛得師。及長。博

極羣書。唯清修。無仕宦意。嘉祐癸卯。與弟善思往京師地藏院。選經得度。東遊姑蘇。禮圓照於瑞光。照特顧之。經五稔。令依圓通秀。元豐甲子。渡淮。留太守巖。久之。出住雙林。遷淨慈。尋被旨。徙法雲居。凡八載。乃得旨。東還。菴龍山崇德。杜門。卻掃。與世相忘。又十年。師平居作止。直視不瞬。臨衆三十年。未嘗見笑容。或問其故。師曰。不莊敬。無以蒞衆。見畫佛菩薩立像。則不敢坐。饌果以魚。載名者。則不食。其真誠敬事。防心離過。類如此。及陞堂。則左右顧如象王。僧問。寶塔元無縫。如何指示人。師曰。煙霞生背面。星月遶簷楹。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竟日不知清世事。長年占斷白雲鄉。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問。若論此事。譬如兩家著碁。學人上來。請師一著。師曰。早見輸了也。僧曰。錯。師曰。恰是。僧曰。進前無路也。師卓拄杖一下曰。爭奈者箇何。僧曰。祇如黑白未分時。又作麼生。師曰。且饒一著。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險。曰。便恁麼去。又作麼生。師曰。百雜碎。問。九夏賞勞。卽不問。從今向去事如何。師曰。光剃頭。淨洗鉢。曰。謝師指示。師曰。滴水難消。示衆。上士聽法以神。中士聽法以心。下士聽法以耳。且道更有一人來。將什麼聽。乃拈拄杖卓一下曰。高也著。低也著。落落圓音徧寥廓。十方內外更無他。不用無繩而自縛。上堂。案山說法。主山聽。主山說法。案山聽。案山主山一時說。且道將什麼聽。諸人若也善聽。三世諸佛所說妙法。皆悉現前。還有麼。鐵鎚無孔。猶閒事。笑殺毘耶老古錐。上堂。衲僧見處。逆順難該。翛然獨往。應物還來。或高棲於世表。或抗迹於塵埃。把定則冰生水面。放行則錦上花開。盧老不知何處去。白雲影裏笑哈哈。喝一喝。下座。上堂。花心未放。柳眼初開。雁回嗚咽之聲。水瀉潺湲之響。森羅舉唱。法爾常規。更言縛脫同源。大似龍頭蛇尾。上堂。良久曰。會麼。祖佛妙旨。祇在目前。慧日峯前。雲生足下。湖澄浪闊。迥接遙天。晚唱漁舟。夜泛蒹葭。之月。歡遊畫舫。時

聞絲竹之音。更說聞聲悟道。見色明心。大似拋却甜桃樹。尋山摘醋梨。下座。上堂。上不見天。下不見地。畱塞虛空。無處回避。爲君明破。卽不中。且向南山看鼈鼻。擲拄杖。下座。大觀己丑臘月甲子。屈三指謂衆曰。止有三日。已而果逝。其夜有越僧數人。夢師歸兜率天。有異禽翔鳴於庭塔。全身於上方。壽七十五。臘四十五。

安慶府桐城投子證悟修顯禪師。晉州趙城梁氏子。參圓照。因舉無着問天親。彌勒說什麼法。曰。說者箇法。忽有省。出住壽州資福。西京少林。舒城投子。道譽震諸方。因號顯華嚴。上堂。有僧纔出。師曰。錯。曰。甚麼處是錯。師曰。不信道。問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爲甚麼趙州三等接人。師曰。入水見長人。曰。爭奈學人未會。師曰。喚不同頭爭奈何。上堂。僧問。如何是祖祖相傳的心。師曰。三星繞月宮。曰。便怎麼去時如何。師曰。伯樂暫垂鞭。驚駘誇八駿。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百雜碎。乃曰。楞伽峯頂。誰能措足。少室巖前。水泄不通。正當怎麼時。黃頭老子張得口。碧眼胡僧開得眼。雖然如是。事無一向。先聖幸有第二義門。足可共諸人東說西說。所以道。春生夏長。秋落冬枯。四時遷改。輪轉長途。愚者心生彼此。達者一味無殊。良久曰。陝府鐵牛吞大像。嘉州佛向蘄絲藏。上堂。春風鳴古木。曉霧鎖寒波。頭頭皆顯露。顯露亦譎訛。看看直下是沒奈何。明眼人沒白喫。吐不得。嚼不破。一喝。下座。上堂。露滴庭莎。風鳴古檜。皓月瀉千峯。寒色清淮流萬頃。波濤於此薦得。與諸人截斷衆流。若也未然。不免隨波逐浪。譬如恆河中。湍流競奔逝。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遂拈拄杖曰。拄杖子是。諸法是。相知不相知。若相知。早被知縛。若不相知。憑何指註。卓拄杖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復曰。錯。上堂。巍巍少室。永鎮羣峯。有時雲中捧出。有時霧罩無蹤。有時突在目前。有口道不得。被人喚作壁觀胡。

僧。諸仁者。作麼生免得此過。休休。不如且持課。良久曰。一元和二佛陀。三釋迦。自餘是甚。碗躡丘。參。

鎮江府金山法印善寧禪師。江州人。出世萬壽。上堂。僧問。天皇也。怎麼道。龍潭也。怎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曰。手握白玉鞭。驪珠盡擊碎。曰。怎麼則退身有分。師曰。知過必改。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稱尾無星。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斗方有底。乃顧視大眾曰。古人道。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論。在身覺觸。在意攀緣。大小波羅提尊者。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若是金山。即不然。有眼覷不見。有耳聽不聞。有鼻不知香。有舌不談論。有身不覺觸。有意絕攀緣。一念相應。六根解脫。敢問諸禪德。且道與尊者是同是別。莫有具眼底衲僧。出來通個消息。若無。復爲諸人重重注破。放開則私通車馬。捏聚則毫末不存。若是飽戰作家。一任是非貶剝。上堂。撮玄機於掌上。挂古鑑於臺前。有何妖孽。誰敢當禦。可謂昭昭法界。自他境智全收。歷歷真源。彼此聖凡俱寂。以此而推。僧堂佛殿。對現色身。廚庫三門。共揚斯事。但請拗折拄杖。向目前參取。上堂。若也談禪說道。便見有生有滅。更乃舉古揚今。大似不觀時節。昨夜風雨蕭蕭。今朝頓除煩熱。到此善能參詳。達磨迷逢不別。上堂。盡大地未嘗有一人舉揚宗教。若有。盡大地人並須亡鋒結舌。雖然。莫是教諸人杜絕見聞麼。如此見解。譬如螢火燒須彌山。經塵沙劫終不能著。殊不知古聖垂示。祇要後人眼正。眼若正者。斯能振古鳴今。光前絕後。放行則言言見諦。句句朝宗。收來則一縫不留。萬靈側立。汝諸人且向什麼處見古人。良久曰。須知海嶽歸明主。未信乾坤別有天。

嚴州府廣靈佛印希祖禪師。處州周氏子。上堂。靈光鑑徹。物我全收。照體獨存。前後俱絕。由是無爲變化。應量千差。托質殊分。混同一性。故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法以時遇。道在中興。建大法幢。作大佛事。足可稱揚。



所以正觀絕跡。名相互分。寂聽非聞。圓音普應。霜鐘露鼓。主伴交參。寶殿瓊樓。聽說斯顯。六街三市。徧處莊嚴。柳陌花衢。寅昏佛事。聖凡交會。士庶鏗鏘。帝網圓融。虛明互照。何必南方獨邁。徧扣諸門。歷涉艱辛。是非未決。而今重重華藏。無盡法門。觸目見成。未容擬議。然雖如是。鈍置祖風。良久曰。九年少室。誰知己。一句流通。萬古傳。示衆。嚴陵臺畔。七里灘頭。直須釣鰲釣鯨。豈止捭鯢捭蜺。隨流放曠。任性浮沉。停舟月上波心。舉棹漚生水面。敢問大衆。不觸波瀾。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時人祇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蓼紅。

鳳陽府壽州資壽院圓澄巖禪師。上堂。僧問。一大藏教。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祇恐汝不信。曰。如何。卽是。師曰。黑底是墨。黃底是紙。曰。謝師答話。師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乃云。雲生谷口。月滿長川。樵父斫深雲。漁翁釣沙島。到者裏。便是吳道子。張僧繇。無你下手處。良久曰。歸堂問取聖僧參。上堂。乾坤肅靜。海晏河清。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者個是世間法。作麼生是出世間法。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宗乘妙訣。卽今爲說。山高水深。寒風凜冽。祖師西來。道個休歇。敢問諸人。作麼生是休歇事。還會麼。寒則圍爐坐。困時任性眠。

太平府隱靜守儼禪師。上堂。僧問。摩騰入漢。藏教分明。達磨西來。有何意旨。師曰。我法妙難思。龍天盡歸向。曰。未審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兩彩一賽。曰。一言歸有道。萬象自無心。師曰。猶較些子。問。達磨大師相逢如何話會。師曰。罕遇作家。曰。若非朝宰知音。和尚焉肯拈出。師曰。金鎚影動。寶劍光寒。乃曰。春雲春雨。萬物敷榮。暖日和風。巖花競秀。青山疊疊。澗水澄澄。達磨迷逢。切忌說破。復曰。若人點檢得出。山僧今日話墮。以拄杖擊禪牀下座。上堂。一法不通。萬緣方透。於斯明得。眼睛穿過鐵圍山。一口吸盡大海水。遂喝一喝曰。

大海水已吸盡了也。魚龍向什麼處安身立命。衆中莫有興慈運悲者麼。出來救取龍王。上堂。事無一向。山僧今日爲諸人說道理也。不見先聖云。一翳在眼。空花遍界。翳若消除。不出門知天下事。方解穩坐。十二時中。一任七縱八橫。如或未然。久立珍重。

嘉興府本覺寺法眞守一禪師。江陰沈氏子。僧問。如何是句中玄。師曰。崑崙騎象藕絲牽。曰。如何是體中玄。師曰。影浸寒潭月在天。曰。如何是玄中玄。師曰。長連牀上帶刀眠。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放下著。上堂。舉拂子曰。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在者裏。還見麼。見汝不相當。又爲說法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聞麼。汝又不惺惺。一時却往上方香積世界去也。撼拂子曰。退後退後。突著你眼睛。上堂。折半列三。人人道得。去一拈七。亦要商量。正當今日。雲門道底。不要別作麼。生露得箇消息。良久曰。日月易流。上堂。諸人知有道不得。山僧道得不知有。且道此兩語。是一理。是二義。若人定當得出。許你頂門眼正。上堂。本分相見。不在如何。撩起便行。猶爲鈍漢。若也分賓分主。俱爲念話杜家。更乃說妙談玄。不當宗門苗裔。山僧怎麼。已是雪上加霜。汝等諸人。更擬覓箇什麼。以拄杖一時趁下。

鎮江府甘露傳祖仲宣禪師。上堂。建立宗乘。羣魔屏跡。播揚大事。三藏忘言。況阿逸多。未離兜率。黃面老已滅拘尸。大唐國裏無禪師。天下衲僧味糟粕。衆中有英靈衲子。變豹作家。出來掀倒禪牀。喝散大衆。豈不快哉。良久。衆無出。乃曰。瑞獸藏頭角。珍禽惜羽毛。上堂。雨過山青。雲橫水碧。寶陀巖上。瑞草將敷。王舍城中。幽花欲綻。空生宴坐。帝釋奔馳。彼此一時。今古曷異。良久曰。萬般施設。不如常。上堂。住住。百千妙門。同歸一路。青山常在。知識難逢。爭如識取主人公。高聲召云。主人公。復曰。今日自買自賣去也。上堂。顧視左右。

曰。揚子江心。無風起浪。石公山畔。平地骨堆。會得左右逢原。爭似寂然不動。良久曰。堪笑寒山忘却歸。十年不識來時道。

福州府地藏守恩禪師。本州福清丘氏子。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晝眠無益。曰。意旨如何。師曰。早起甚長。問。如何是西來祖意。師曰。風吹滿面塵。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鶯啼處處同。曰。學人不會。師曰。牛羊自傍山。問。菴內人爲什麼不知菴外事。師曰。卻許闍黎具眼。曰。久響和尚。師曰。暗中稱繩。誰辨曲直。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三日一風。五日一雨。曰。向上更有事否。師曰。月明三島靜。樵唱太平歌。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皮枯骨瘦。曰。中下之機。如何體悉。師曰。倒臥橫眠。曰。恁麼。則古佛今佛皆無別理。師曰。更夢見什麼。上堂。雲巖弄獅子。普化打筋斗。叢林將爲向上關。未免笑破衲僧口。休休休。沒來由。卻許象骨峯頭老古錐。逢人便輓出木毬。上堂。豎拳曰。或時爲拳。復開曰。或時爲掌。若遇衲僧。有功者賞。遂放下。曰。直是土曠人稀。相逢者少。上堂。雨後鳩鳴。山前麥熟。何處牧童兒。騎牛笑相逐。更把短笛橫吹。風前一曲兩曲。參。上堂。山僧今日略通一線。不用狐疑。麥中有麵。上堂。拈拄杖擊禪牀一下。曰。有智若聞。則能信解。無智疑悔。則爲永失。三十年後不得道。山僧今日上堂。祇念法華經。參。上堂。衲僧現前三昧。釋迦老子不會。住世四十九年。說得天花亂墜。爭似飢餐渴飲。展脚堂中打睡。上堂。諸人知處。山僧盡知。山僧知處。諸人不知。今日不免布施諸人。良久曰。頭上是天。脚下是地。參。

衢州府靈曜寺佛慈誓良禪師。饒州吳氏子。清獻趙公延開法越州福果。衢州超化海會。靈曜四刹。上堂。僧問。三變禪林。四回出世。於和尚分上。成得個甚麼邊事。師曰。鉢盂口向天。曰。三十年來關板子。而今流落五

湖傳。師曰。那個是山僧關楸子。曰。一言超影象。不墜古人風。師曰。惜取眉毛。乃曰。不知時分之延促。不知日月之大小。灰頭土面。且與麼過。山僧每遇月朔。特地鬪釘家風。抑揚問答。一場笑具。雖然如是。因風撒土。借水獻花。有個葛藤露布。諸人共相解摘。驀拈拄杖。擊香臺。曰。參堂去。

揚州府儀真長蘆淨照崇信禪師。廬州高氏子。十三。依本州承天。出家受具。南造杭州淨慈圓照。投機印證。初住秀州資聖。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家家門首通長安。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上座自何來。曰。莫祇者便是也。無。師曰。碧眼胡僧笑點頭。曰。畢竟如何。師曰。禮拜了退。上堂。淒涼大野。物景蕭條。露滴枯枝。烟籠遠墅。長天極目。萬象昭然。霜月流輝。千江普現。如斯舉唱。帶水拖泥。若也盡令提綱。直須祖佛側立。放過一著。別有清規。喝一喝。

蘇州府瑞光真覺守琮禪師。本州顧氏子。依圓照削髮。印可後。出世闡揚。上堂。僧問。作是思惟。十方佛現。今思惟了。佛在什麼處。師曰。當風一句。起自何來。曰。怎麼。則頭頭撞著彌勒。步步踏著釋迦。師曰。西天與此土不同。乃曰。宗門妙訣。豈在多說。一言括盡。便須頓歇。明眼衲僧。祇自知。金色頭陀。善分別。冬去春來。夏酷熱。若遇寒山拾得時。傳語豐干莫饒舌。

寧國府水西山軻禪師。上堂。僧問。我手佛手。是同是別。師曰。人人有分。曰。任有千般巧。終無兩樣風。師曰。且莫錯認。問。真金須假爐中煨。一鎚便成時如何。師曰。切忌道著。僧便喝。師曰。者漆桶。乃曰。憶得靈山會上末後句子。今日舉似諸人。良久。曰。會麼。任是飲光出來。今日也無伸處。參。上堂。雷聲遠震。廣布慈雲。甘露纔開。普天春色。柳開青眼。花吐芳容。鳥噪幽林。魚遊水面。更說迷逢達磨。大似剗肉作瘡。若言法本如斯。正是



天然外道。怎麼說話。傍若無人。明眼衲僧。一任點檢。

寧波府啓霞山崇梵慧章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你問我。曰。如何是法。師曰。黃卷赤軸。曰。如何是僧。師曰。方袍圓頂。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且待別時。曰。即今便請。師曰。蹉過了也。

紹興府石佛密印曉通禪師。上堂。冷似秋潭月。無心合太虛。山高流水急。何處駐游魚。僧問。如何是頓教。師曰。月落寒潭。曰。如何是漸教。師曰。雲生碧漢。曰。不漸不頓時。如何。師曰。八十老婆不言嫁。上堂。僧問。如何是石佛。師曰。頭戴天。腳踏地。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任經霜與雪。不改舊時容。乃曰。至道冲虛。萬物何宰。真空絕跡。法界如如。若能對境無心。觸目無非是道。良久。曰。晝夜舒光照。有無癡人喚作波羅蜜。

處州府南明仁壽善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南明境。師曰。泉飛一帶雪。峯出半天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策筇看鶴舞。坐石翫雲歸。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登山千里月。度海一帆風。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言前有路。句下無私。問。龍未出洞時。如何。師曰。佛眼覷不見。曰。出洞後如何。師曰。興雲吐霧。

杭州府西湖妙慧文義禪師。上堂。隨機設化。大闡宗風。截斷衆流。不留朕跡。入一乘之闡域。踐向上之玄關。方便門開。分明看取。喝一喝。曰。會麼。已被熱謾了也。上堂。今早起來。下牀著鞋。後架洗面。堂內展盞喫粥。粥後打睡。睡起喫茶。見客相喚。齋時喫飯。日日相似。有什麼過。然雖如是。更有一般令我笑。金剛倒地一堆泥。拍禪牀下座。

河南府韶山杲禪師。上堂。僧問。祖師西來。未審傳個什麼。師拈起拄杖。曰。怎麼。則心外有法也。師曰。心內心外。卽且置。汝喚什麼作法。曰。天台柳栗。師曰。也是第二月。乃曰。七月孟秋。猶熱。古往今來時節。若作佛法商

量。正是弄巧成拙。若作無事話會。又與外道何別。直饒總不如斯。敢保老兄未徹。如來言。祖師訣。無孔鐵鎚。重下楔。自家心地亂如麻。却把指頭喚作月。莫思量。休解說。千年枯骨休咬嚙。從他兔走與鳥飛。飢來喫飯。困來歇。

開封府淨因佛日。惟嶽禪師。福州長嶺陳氏子。七歲投西林出家。參圓照。因侍立次。聞舉劫火洞然。因緣豁然有省。出世常州承天。遷東京華嚴。復遷淨因。開堂日。宋哲宗遣中使降香。師登座問答罷。乃曰。此箇法門。不在筌蹄。豈干問答。直饒盡十方刹土。抹爲微塵。一一微塵盡爲衲僧。各如滿慈鷲子。窮天玄辯。竭世樞機。到者裏一點用不著。何故。爲他人人鼻孔遼天。各各壁立千仞。蓋不知真隨妄轉。法逐緣遷。自昧靈光。枉投異趣。所以破有法王。運無緣慈。駕三乘舟楫。渡五姓波瀾。翻懸澄潭月影。靜夜鐘聲。故使懷州牛喫禾。廬陵米價長。又不免勞初祖達磨。逗器支那。教外菱花。不磨甄鏡。衣中驪嶺。不數他珍。未挂古帆。見成公案。由是悟取無悟底面目。迷是不迷底鄉關。三際無私。十方通暢。自家田地。枯木生枝。古廟香爐。寒灰再燄。一切語言文字。資生產業。莫不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若然者。無影樹下合同船。漁翁鼓舞中。有黃金充一國。野老謳歌。共樂昇平。同躋壽域。自是天長地久。海晏河清。且道共樂昇平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羅浮打鼓韶州舞。久立珍重。建中靖國辛巳。皇太后上僊。被旨同六禪長老。就文德殿陞座。師拈香曰。率土之土。莫非王土。且道此一瓣香。產何鄉土。若也道得。白石有消日。氤氲無盡年。盡虛空。遍法界。爲雲爲蓋。應現無窮。上薦仙遊。徑生佛國。乃敷坐。問答罷。乃曰。最初說法者。不知末後句。末後說法者。不知最初句。最初句。適來慧林禪師已爲諸人說了也。說則說了。末後句且如何說。若約三乘十二分教。偏圓頓漸。半滿一音。不免執指爲月。

入海算沙。直似澄潭月影。後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逐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故乃菩提達磨。涉魏遊梁。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當時神光立雪。斷臂得髓。一花五葉。結果自成。自此中華方信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中下隨根。迷悟相半。信知此事非大根大器不能領悟。何以故。少室峯前。壁立千仞。曹溪路上。水泄不通。雖然如是。法無定相。道假時彰。建大法幢。演大法義。興此一大事因緣。利樂有情。不在他時。今日幸遇大聖出現。廣大流布。廓周沙界。雖古之開方便門。示真實相。闢古佛之家風。發含生之大本者。未可與今日同時而語。何也。釋提桓因與善現。發明般若。唯止真空。波斯匿王爲慶喜。特指不遷。猶存俗諦。惟此教外別傳。向上一著。彰顯當今。豈非希有之緣。應在震旦。然溪山各異。雲月是同。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方知此事。無古無今。無彼無此。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天則爲日爲月。爲照爲明。在人則爲君爲臣。爲忠爲孝。以此而推。百億日月。百億須彌山。百億四大海。根身器界。情與無情。同一體性。共知法輪再轉於支那。帝日長輝於震旦。法無大小。皆被其光。物無適莫。皆蒙其澤。以至草木禽魚。無遠不及者。且置。祇如舍衛國王。欲往靈山見佛。敕諸臣僚。山河大地。草木叢林。須同去見。若一草一木不去。吾則不得見佛。大衆祇今乾坤之內。宇宙之間。山河大地。草木叢林。去亦不去。來亦不來。湛湛無私。巍巍不動。乃文乃武。乃禪乃律。同在九重天上。慈德殿前。同時見佛。諸仁者。同則不無。且作麼生見。良久曰。重瞳日月明無盡。隆準山河秀有餘。時皇情愉懌。賜號佛日禪師。

寧波府天童可齊禪師。台州應氏子。依天台國清道才。出家圓具。游講肆。晚造慧光。記別後。衆請住安樂山。晚遷天童。上堂。僧問。寶華王座。今日師登。祖意西來。如何垂示。師曰。華開巖畔千枝秀。曰。莫便是和尚爲人。

處也無。師曰。水瀉簷前一樣清。曰。空生不解巖前坐。嘗惹天花動地來。師曰。笑破他人口。曰。時來雲散後。不見別山高。師曰。咩咩問。如何是道。師曰。踏不著。曰。踏著後如何。師曰。七穿八穴。乃曰。一問一答。一撈一掠。千眼頓開。澄潭月皎。隨機施設。縱奪臨時。縱之。則句句攢花簇錦。處處釋迦道場。奪之。則一法不留。千聖絕跡。雖然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一竅。還委悉麼。莫謂春殘花落盡。峯前昨夜一枝開。

蘇州府萬壽普懃禪師。上堂。物外無堪老便休。乾城夢質兩悠悠。如何幻事來相逼。却使閒身不自由。然則出家之士。利物爲初。稟先祖之洪規。續慧燈於千古。一心妙法。號總持門。得之者。不立階梯。頓齊諸聖。失之者。塵劫不復。徒自勞形。或若得失兩忘。聖凡情盡。正當恁麼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敢問諸禪德。畢竟是個什麼。向者裏個儻分明。便能獨步大方。橫身三界。握金剛寶劍。破生死魔軍。良久曰。筭。

寧波府香山正覺延泳禪師。上堂。僧問。祖意西來。卽不問。和尚家風事若何。師曰。眼深鼻大。曰。學人便恁麼履踐時。如何。師曰。臂長袖短。乃曰。心隨境現。境逐心生。心境兩忘。是個什麼。拈拄杖曰。且道者個甚處得來。若道是拄杖。瞎却你眼。若道不是拄杖。瞎却你眼。是與不是。一時拈却。且騎拄杖出三門去也。

寧波府雪竇法藏守卓禪師。示衆。好大衆。龍種上尊王佛。爲諸人現銀色世界。瓊林玉宇。剎剎交光。寶殿銀城。光輝相映。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色空空色。休擬議。空色色空。成智慧。耳聞眼見。徧河沙。盡是如來眞實地。不得已。向諸人道。生是苦。受是業。滅可證。道可修。以四諦十二因緣。知苦斷集。證滅修道。又道。有生可知。有業可斷。有滅可證。有道可修。皆爲謗佛。盡同魔說。正當恁麼時。且道作麼生會。雪竇不免與諸人說破。千峯積寒雪。萬徑人跡絕。壞衲擁枯槎。是說如何說。喝一喝。上堂。陽回幾次到新冬。壞衲爐寒也不窮。白鳥靜。



馳天外影。紅顏偷過耳邊風。是非未起名何在。物我兼忘景自空。記取雲巖巖上語。莫教辜負主人翁。喝。僧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進前無路。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退不容身。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對面是何人。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有理無說處。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仰面貪看鳥。回頭錯認人。

湖州府報本常利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披毛戴角。曰。學人不會。師曰。紫磨金容。問。如何得作佛去。師曰。煩惱裏薦取。曰。如何得離煩惱。師曰。對面菩提。問。如何是無相佛。師曰。影臨四海。曰。如何是有相佛。師曰。體絕毫釐。曰。畢竟是有是無。師曰。常憶當年尋海客。一聲羌笛過山西。曰。和尚不近道理。師曰。從來祇與麼。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照。曰。磨後如何。師曰。黑。曰。既是磨後。爲什麼黑。師曰。爲汝要磨。問。如何是無爲。師曰。有作。曰。如何是有作。師曰。無爲。僧擬議。師曰。漆桶者裏不是無爲。乃曰。今日月望打個糊餅。供養大衆。拈拄杖作圓相。曰。諸人細嚼飽飡。不得咬破。參。示衆。大衆有一人無形無相。無學無名。不動人情。能爲變化。或諸菩薩乃至非人。該羅羣象。洞攝大千。截生死流。踞涅槃岸。見今坐斷毘盧。直至一生補處。還識此人麼。若識得伊。共爲洪範。若不識伊。常爲冤對。快識取好。

嚴州府資福道芳禪師。上堂。僧問。德山臨濟。以棒喝接人。和尚出世。將何垂示。師曰。山僧無氣力。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大衆笑你。有僧出禮拜。起。曰。請師答話。師曰。蹉過了也。曰。甚處是蹉過。師曰。五里復五里。乃曰。秋風清。秋水淥。白鷺立寒沙。秋蟬噪幽谷。金風扇白蘋。玉露滋黃菊。流水奏伯牙之琴。涼颺動子猷之竹。聽也聽不盡。觀也觀不足。且作麼生會個佛性義。良久。曰。解空不使離聲色。愛聽孤猿月下啼。

德安府孝感九嶷山圓明著禪師。上堂。僧問。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師曰。展軸光千界。開函萬國春。問。作家不啐啄。啐啄不作家。學人上來。請師作家相見。師曰。袖裏青蛇吼。曰。學人不會。師曰。腦後冷光生。曰。錯。師曰。識甚痛痒。乃曰。烟凝兩岸。黃葉飄空。燕去雁來。古今時節。說生說滅。未爲極則之談。遣有排空。豈是格外之語。黃梅夜半。少室九年。直顯真機。更無別理。所以道。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敢問諸人。作麼生會個直顯真機底道理。良久。曰。參。

開封府慧林慈壽法晝禪師。杭州徐氏子。圓具後。習經論。久之。參圓照於瑞光。得旨。出住北京天鉢。次遷香山。乃被詔住東京慧林。上堂。僧問。山巖水壑。盡是舊日家風。拄杖淨瓶。拈起新來活計。古殿重開。願聞法要。師曰。擊大法鼓。演大法義。曰。怎麼則彌勒門開心。頓曉德雲峯峻道愈尊。師曰。你向甚處見彌勒。曰。雲散長天星斗現。月明沙界物難藏。師曰。太殺費力。乃顧大眾曰。皇帝禪刹。慧林道場。今日宏開爐鞴。全提向上一機。直饒說得天雨四花。地搖六震。到者裏一點也用不著。爲什麼。蓋爲他各各威光動地。人人不欠絲毫。雖然。更須知有向上一竅。三世諸佛不能宣。六代祖師拈不起。且道是什麼物。得怎麼奇怪。還薦得麼。良久。曰。曹溪路坦平。莫強生荆棘。久立。珍重。

揚州府通州狼山法印載儀禪師。上堂。僧問。祥雲綻處。現千朵之危峯。好颭披時。去九旬之炎熱。正當怎麼時。如何是到地頭一句。師曰。一雨普潤。曰。未審如何踐履。師曰。射虎須當機。曰。快便難逢。師曰。要棒喫那。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筵略借看。師曰。莫是南番真舶主那。曰。不獨學人有賴。大眾亦乃沾恩。師曰。元來祇是杜波斯。乃顧視大眾曰。好好。可謂幽顯朗照。物理虛通。爲森羅之寶印。作萬象之真宗。其動也形。其寂

也冥。本淨非瑩。法爾圓成。誰云無價之寶。隱在陰入之坑。大衆山僧。今日對衆特地拈出。乃畫一圓相曰。大衆看看。連城之價。可以並輝。徑寸之圓。堪同其美。直是龍女爭鋒。無垢世界。未當正覺。縱使金輪獨步。立功勳者。權爲重賞。且道是什麼。得恁麼殊異。良久曰。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蘇州府定慧圓義遵式禪師。上堂。僧問。南泉斬猫。意旨如何。師便打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十萬八千曰。忽遇趙州時。如何。師曰。賣金還有買金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萬水千山曰。便與麼去時。如何。師曰。千山萬水曰。專爲流通去也。師曰。南地行人口似碑。乃曰。青山鬱鬱水滔滔。萬浪千波接海濤。提得絲綸漾舟去。鉤頭須要釣鯨鰲。拈拄杖曰。負命者上鉤來。參。上堂。睡來合眼飯來餐。佛祖從教說易難。誰信安心無別法。太湖長浸洞庭山。衲僧家人人盡道我八面四方。縱橫無闕。龍濟爲什麼道。卷簾除却障。閉戶生空闕。若人辨得。許汝向衣鉢下穩坐地。上堂。一月初圓。百川澄影。一燈發彩。萬炷光輝。月無留影之心。燈無傳輝之念。若得如是。可以處于喧嘩。入乎塵俗。運大悲光於沙界。開普門眼於生靈。豈惟同三十二種妙應無方。而具縛凡夫。一一皆能開正法眼。雖然也。須是斬釘截鐵漢始得。其或不然。靜處薩婆訶。

祖燈大統卷第五十一終